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七五册目次

通鑑續編二十四卷 （元）陳桱撰 元至正二十一年顧逖刻本 〇〇一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二十卷 （清）張廷玉等撰 清乾隆刻本 四四一

通鑑續編二十四卷

（元）陳桱撰

元至正二十一年顧逖刻本

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左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舊本題元陳桱撰。桱字子經、奉化人。流寓長洲。後入明為翰林編修。以附楊憲遷待制。見明史憲本傳。題元人者誤也。桱祖著、宋時以祕書少監知台州。嘗作書名歷代紀統。其父泌、為校官、又輯有撰述、世傳史學。桱以司馬氏通鑑、朱子綱目並終於五代、其周威烈王以上雖有金履祥前編、而亦斷自陶唐、因著此書首述盤古至高辛氏、以補金氏所未備、為第一卷。次撫契丹在唐及五代時事、以志其得國之故、為第二卷。其二十二卷皆宋事、始自太祖、終於二王、以繼通鑑之後。故以續編為名。然大書分註、全仿綱目之例。當名之曰續綱目。仍襲通鑑之名、非其實也。況周客座新聞載桱著此書時、書宋太祖云、匡允自立而還。未輟筆、忽迅雷擊其案。桱端坐不慴、曰雖擊吾手、終不為之改易也云云。此雖小說附會之談、亦足見桱以褒貶自任、乃造作此說。今觀其義例、於宋自太平興國四年平北漢後、始為大書繫統。鄭瑗井觀瑣言、稱其本海翁語錄、持論已偏。至於金承麟稱末帝、為之紀年。西遼自德宗以下諸主年號、亦詳為分註。

雖各本史文、然承麟立僅一日、未成為君。西遼並無事蹟可紀、而必縷列其間。亦不免循名失實。蓋委曲以存昺昰二王、使承宋統。故輾轉相牽、生是義例、非千古公評。明史何喬新傳載喬新年十一時、侍父京邸、修撰周旋過之。喬新方讀通鑑續編、旋問書法何如。對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而紀羲軒多採怪妄、似未有當云云。亦未始不中其失也。他如取宋太祖燭影斧聲之譌、載文天祥黃冠故鄉之語。皆漫無考正、輕信傳述。陳燁文學林就正又謂桱誤以范仲淹赴桐廬郡至淮遇風詩為唐介作、又改詩中強起為狂楚、溢字為今日、蛟龍為魚龍。則引據未免疏舛。黃溥簡籍遺聞又謂桱紀其先戶部尚書顯、吏部尚書伸、工部尚書德綱諸事、為宋史所不載。成化閒續綱目者亦皆削去、疑其或出於妄託。則挾私濫載、尤不協至公。然自通鑑綱目以後、繼而作者實始於桱。其後王宗沐薛應旂等、雖遞有增修、而才識卒亦無以相勝。姑存以備參考、亦未為不可也。

通鑑續編序

史學尚矣紀事肇於書編年權於春秋具載類分昉於遷記而歷代則之各有全史書簡而核春秋正而嚴諸史博而該宋司馬文正公睹諸史之汗漫而有國家者不能以盡究而勸戒也慎撮機要銓次年司威烈二十三年訖于五代自成一書名之曰資治通鑑文公朱子取其成書芟繁釐枉一以春秋為法書年以正統書事以提綱又疏其詳而目之猶夫三傳之敘列也名之曰通鑑綱目於是天統以明人紀以修尊卑高下之分剟

柔善惡之別昭乎萬世矣然而前乎威烈者未有編次後乎五代者未有論述前賸後缺疑信厖昧君子病之近世浙東大儒金仁山氏由威烈王而上溯其年代始陶唐氏悉本諸書名曰通鑑前編而陶一前莅焉四明陳君桱子其史學尊承先志纂輯前聞凡冊所載若盤古氏至高辛氏考紀其槩為第一卷以冠金氏之所述又摭契丹遼氏建國之始並于五代為第二卷宋有國三百二十年為二十二卷其建号也系于甲子逮太平興國四年混一中原始大書其年代為正統至國

亡止而遼金之事附見之一以
通鑑綱目為法蓋地有偏全而
統無偏全勢有強弱而分無強
弱揔之為卷二十有四名之曰
通鑑續編是編也不惟續其前
人之業成一家之言實有以盡
夫朱子之志為萬世之計矣有
志於史學者誠能以朱子通鑑

綱目為主取金氏之前編暨陳
氏之續編合而觀之則自開闢
以來歷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
晉隋唐宋至于今上下數千年
治亂興廢之迹洞徹無間如岷
江之流達于東海崐崘之氣貫
于五岳也扶陽抑陰之道陳善
閑邪之義皆隱然見於書法其

於名教出
誥修宋
輩考
從

不能生事定而其稾幸存若神
明祐之者積歲苦貧不能脫稾
今行中書省賓佐海陵馬君玉
麟國瑞甫好古君子也令長洲
時訪子經得其稾以祿米致筆
札飲食之資聚諸生之能書者
編録之始成全書焉松江貳守
昭陽顧君逖思邀甫將鋟梓以

廣其傳請予序之噫此予同志也又將奚辭嘗聞元公周子之言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夫孔子之春秋希天也朱子之綱目希聖也陳氏之續編希賢也與人為善二君有焉子經之大父諱著字子微宋秘監知台州精於史學晚歲隱居檃歷代紀統以淵子菜父諱泌字汝泉嘗為校官有名又傳注紀統千百言至子經蓋三世矣予弱冠客杭與汝泉友善今觀子經所成如此使人歎羨不已子經又嘗集前代事跡為筆記百卷與此互相發明其績學討論非一日夫子所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不其諒哉是為序至正廿一年歲在辛丑孟夏鄱陽周伯琦

伯溫書

宋司馬文正公編次資治通鑑斷自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其旨微矣考亭朱夫子因通鑑舊文别以義例爲綱目以正百王之大統由是千三百六十二年理亂廢興之跡世儒所嘗論議而不能無異者至是而後有以折其衷此作者之事學者所宜世守而勿失者也近世東陽金先生病劉氏外紀之不本於經而是非或繆於聖人乃攟摭通鑑以前由威烈王上至于唐堯者纂爲前編出入經史百氏而一以尚書爲主其事著矣若夫盤古以下逮于高辛述作之家類以爲世遠而難言然百家所記豈無近理而可徵者乎五代而降宋三百季庚越漢唐而其世運有盛衰夷夏有消長帝王將相禮樂刑政有得有失此後之君子所宜執筆而爲之論著者

也然非貫穿古今不足以涉羣籍之涯非總括機要不足以綜萬事之統非深造義理之微不足以識是非之正此吾友陳君子經續編之作所以爲不苟也盖子經之先大父祕監公以宋遺老隱居四明山中嘗推宗綱目著書以紀歷代之統其先君子教授表章家學訓釋惟謹子經束髮受是書即知先志所屬嘗申以爲圖傳諸同志且敷爲筆記一百卷藏于家矣今又上論盤古逮于高辛下據三史會于有宋或近理而有徵或損繁以致約前乎唐堯者既有以補其未備後乎五代者又有以嗣其方來比事於通鑑較義於綱目斟酌前編而不必苟同至於尊正統以定萬世之大分則考亭夫子之特筆祕監府君之遺意子經父子世守而勿敢失焉

者也其攷覈之精取舍之審固非區區諛聞者所能盡識然舉其一而其餘者可以類見昔司馬遷論太史公所次舊聞後世稱為良史子經此編豈非師古人而明先志乎傳之學者當與前編並存然則序而歸之以俟知者余固不得以苟讓為也至正十八年三月甲子臨海陳基序

通鑑續編叙

甚矣史學之難也史之為體不有以本乎經則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史之為言不有以補乎經則不足以為一代之制故太史公之書其體本乎書司馬公之書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韓詩外傳演詩邵子經世書演易亦可謂傑出矣然史遷之書其法言名論散在書志與左氏相頡頏而經世之學可以羽翼六經者則又非諸子之敢比也宋寶祐進士秘監知台州陳公子微晚居四明山中以史學名著歷代統紀傳於家至孫桱字子經始推其志上叙盤古三皇五帝之緊以冠夫

司馬氏之書之首下述遼金與宋之詳
以續司馬氏之書之後所以合史漢通
鑑外紀前編諸書為一家使觀者自
開闢以至宋末數千載之事一覽無
遺述史者未有若是之詳且盡者其
績可謂勞矣至正壬辰余居廣陵始
識子經於逆旅主人蕭條一室度木
榻北牖下書滿案字若蠅皆手親

書子經佔畢其中率然膏以繼晷汲
汲乎若有求而弗得也翕翕乎若有失
而弗知所求也後余避兵齊魯與子經
相失十年當辛丑之十月復會吳中而
其書適成因得詳觀焉其凡以為宋
自建隆至太平興國四年無異於五代
故但以甲子書四年己後方繫之統
以比漢唐遼金繫年宋統之下以比吳

魏之於蜀數簡之中大義凜然其紀
年司馬氏之補遺也而不敢自謂之補
遺書法紫陽先生之綱目也而不敢自
擬於綱目故題之曰通鑑續編其體蓋
亦本於春秋者因憶曩時
朝廷纂脩三史一時士論雖知宋為正統
物議以宋勝國而疑之史臣王理因著三
史正統論推明修端之言欲以遼為北

史金亦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為宋
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其言專其論力
朝廷亦未之從而卒為三國立史正統卒
不能定至今大夫士雖以為慊然終未有
能持至當一定之論以驅天下百世之惑
者愚嘗竊謂李唐篡而朱梁興鄴
周篡而趙宋立趙宋滅而
本朝混一則

也唐之有五代猶晉之有宋齊梁陳也
唐之統中絕而至宋猶晉之統中絕而
至隨唐也然則宋之統所謂跨五代軼
遼金而躋漢唐者也子經之書自唐
而後五代遼金皆為無統至太平興國
四年而後有統蓋得其説矣是可以
驅天下百世之惑矣但恨子經不與史
事於當時不得持此論於

朝而使三史有憾於後也雖然子經
之書得與三史並行於世亦可謂無
愧於心矣書廿四卷盤古至高辛為
一卷契丹建國之始合五代為一卷
宋為二十二卷齊郡張紳為之叙至正
廿二年歲次壬寅二月既望叢桂堂書

余讀歷代史輯事之大者為筆記百卷或見
之曰子之志勤矣然周威烈王而下至于宋興
其取舍之審有逾乎司馬公資治通鑑者乎況
朱子綱目筆削之慎耶泝而至于唐堯則金
先生前編方為世所重子書無乃複乎余曰吾
備吾繙閱而已豈覬與諸書並傳哉雖然
盤古至高辛傳疑之言近理有裁者一二
不知也契丹因俗慕華其國所

存也宋三百年之治亂興亡新史繁而靡
要觀者思約而未得也吾不易舊文直書見
義彷彿通鑑而規模綱目述近理而刪繁辭
使志學之士開卷而上下數千年之事得以
槩見可乎曰此則是也乃取筆記盤古至高
辛為通鑑世編一卷唐虞復至周已遺夏
初事為通鑑外編一卷宋有國至歸于
大元為通鑑新編廿二卷總之為廿四卷合

名曰通鑑續編惟其不敢取前編綱目二書以入其中故於每編之末則舉歷代有國之先後以見意焉其謂之續者取連續之義耳若曰續先儒之筆竊褒貶之旨則非知我者矣至正十年歲在庚寅夏六月甲子

四明陳桱題

通鑑續編序

前無作者非聖賢不能造其端後無作者非君子不能述其事則夫法聖賢之業述君子之志固學者事也昔者聖人因魯史以作春秋以為百王之大經子朱子上法乎春秋下取乎左氏因温公之通鑑以為綱目可謂善述聖人之事矣然世變無窮聖賢不作綱目之書止於五代而宋之統紀無所徵焉是故李燾之長編可以繼温公之志而其體非筆削之文陳均之舉要可以述朱子之事而其文非著作之體有志於斯文者不能無所感矣四明陳君子經因三史之成書取法乎綱目起宋迄

元類為續編凡若干卷槩用宋紀之凡參取遼金之要若乃太平興國之混一本之紫陽語錄之微言建炎紹興之大書法乎晉元中興之特筆上而建隆之

分注有以見統之難得於其始下之祥興之紀年有以見統之不忍絶於終書李重進以謀反而君臣之分明書勀里鉢之世服而夷夏之禍𢓃至於尊先聖而書孔宜之官重道統而書周程之卒雖曰文立義繁簡不同然紀事實書大旨略備後有作者未有能舍是以為書也烏虖温公之為通鑑各有分局然猶歷十九年而後成朱子之為綱目曰其

成書亦必更屬衆手而始就今子經以一人之心力而兼二公之難為其用功亦勤矣温公嘗言吾通鑑成唯王勝之讀一過餘人未半卷即已倦睡漸於是編亦已數過尚未能窺子經之閫奥然則不知子經之用功者其可易而觀之者哉子經以漸嘗獲窺其槩也屬漸為序曰述其得於是編者以復之其未知者則願從子經而卒業焉友生姜漸序

通鑑續編目録

卷第一

盤古氏 至 高辛氏

卷第二

契丹 在唐及五代事

卷第三

庚申 宋太祖建隆元年至 戊寅年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

凡一十九年

卷第四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 己卯 至 至道三年 丁酉

凡一十九年

卷第五

宋真宗咸平元年 戊戌 至 乾興元年 壬戌

凡二十五年

卷第六

宋仁宗天聖元年 癸亥 至 慶曆三年 癸未

凡二十一年

卷第七

宋仁宗慶曆四年甲申至英宗治平四年丁未
凡二十四年
卷第八
宋神宗熙寧元年戊申至熙寧四年辛亥
凡四年
卷第九
宋神宗熙寧五年壬子至元豐八年乙丑
凡十四年
卷第十
宋哲宗元祐元年丙寅至元符三年庚辰
凡十五年
卷第十一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至政和四年甲午
凡十四年
卷第十二
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至宣和七年乙巳
凡十一年
卷第十三

宋欽宗靖康元年丙午至高宗建炎元年丁未
凡二年
卷第十四
宋高宗建炎二年戊申至建炎四年庚戌
凡三年
卷第十五
宋高宗紹興元年辛亥至紹興七年丁巳
凡七年
卷第十六
宋高宗紹興八年戊午至紹興十三年癸亥
凡六年
卷第十七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甲子至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凡十九年
卷第十八
宋孝宗隆興元年癸未至光宗紹熙五年甲寅
凡三十二年
卷第十九

宋寧宗慶元元年乙卯至嘉定三年庚午
凡十六年
卷第二十
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至嘉定十七年甲申
凡十四年
卷第二十一
宋理宗寶慶元年乙酉至紹定六年癸巳
凡九年
卷第二十二
宋理宗端平元年甲午至寶祐元年癸丑
凡二十年
卷第二十三
宋理宗寶祐二年甲寅至景定五年甲子
凡十一年
卷第二十四
宋度宗咸淳元年乙丑至帝昺祥興二年己卯
凡十五年
通鑑續編目録終

書例

大書以便覽非竊有褒貶詳註以載事無竄字蕪文
國之興亡世之治亂帝王將相言政之得失后妃世子
立廢之原本輔臣用舍賢士出處土地分并制度因革
災祥之驗於事者踈議之行於時者則書不然則否
盤古至高辛以世紀遠不可得詳也
契丹阿保機事備于唐宋太祖事備于周志其得國
之故也
契丹建國而繫于梁唐晋漢周尊華夏也
宋建隆至太平興國三年係于中
宋太平興國四年以後繫之統志大
遼年繫于宋統之下尊無二上也其帝稱主外之也
夏稱帝則書與遼同戒夷也
遼年志夏改元乃書大小之别也
金承遼故例同也
宋渡江而猶繫之統同于東晋也
滅金夏有中國而反繫于宋明天命之未絶也
帝王國鎮必志其初備事也

通鑑續編卷第一

陳桱

盤古氏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矣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盤古猶磐固也渾敦未昭晰之謂也皇王大紀曰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爲三才首君於是混茫開矣

天皇氏 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澹泊無爲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十干曰閼逢旃蒙柔兆彊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

地皇氏 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

人皇氏 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是曰泰皇相厥山川分爲九區人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當是時也萬物

群生淳風初穆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玄號九皇氏

附十紀說 按春秋元命包曰天地開闢至春秋魯哀公蔣十四年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氏也古者謂一人爲一頭人皇兄第九人故也二曰五龍紀又謂之五姓兄第五人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在五方司五行布山嶽繼人皇御世者也方是時也世亟巢穴日月貞明三曰攝提紀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治分天下而居爲四曰合雒紀三姓繼攝提氏以治始教民穴居者也五曰連通紀六姓繼合雒氏以治六曰敘命紀四姓繼連通氏以治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自人皇氏至敘命氏凡八十三君自循蜚而後皆有世次可紀禪通則終于炎帝疏仡則始于黃帝以迄于周言雖繁而事不經見聞者疑之夫人靈於萬物亦氣禀不齊其才德出類者則爲衆所宗比君道之始也蠭蟻尚然況于人哉以盤古之先爲無君耶吾不得而知也以人皇之後爲有君耶吾不得而泯也慎

其世而著其號含其怪而存之其常可也故謹列循蜚紀以下附諸人皇氏之末備考覽焉

循蜚紀 循蜚者以其時德厚信施人循其化速若蜚也有號而無世凡二十二氏○鉅靈氏出於汾脽握大象持化權揮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居無恒處而跡蹈于蜀○句彊氏○熊明氏○涿光氏○鉤陳氏○黃神氏○狚神氏○犁靈氏○大騩氏○鬼騩氏○弇茲氏○泰逢氏○冉相氏○蓋盈氏○大敦氏○靈陽氏○巫常氏○泰壹氏是爲皇人調大灝之氣正神明之位蓋范無形嘗無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者○空桑氏○神民氏又曰神皇蓋使神民異業精氣通行者○猗帝氏○次民氏次民之世亢處終矣

因提紀 因提者其世咸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利時也有號有世凡十三氏○辰放氏古初之人卉服蔽體辰放氏作教民揉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民傳四世

○蜀山氏蜀之爲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柏濩魚鳧三君各數百歲同號蜀山蠶叢居瞿上魚鳧治導江建蒲澤俾明時人皆椎結左言不知文字事莫克傳最後望帝杜宇云○豗傀氏傳六世○渾沌氏傳七世○東戶氏子思子曰東戶氏之默載也紹荒屯遺美好蓄精拱默而九家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鴈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饒宿之寵首其歌樂而無謡其哭哀而無聲蓋至德之世也傳十七世○皇覃氏又曰離光氏春秋命歷序曰皇覃氏之世也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害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可相陵傳七世○啓統氏傳三世○吉夷氏傳四世○几蘧氏亢倉子曰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徇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惟知毋不知父鶉居鷇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棄异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豨韋氏傳四世○有巢氏太古之民穴居野處搏生哇華與物相友無有妳傷之心逮乎後世人民機智而物始爲敵爪牙角毒槃不足

史075-014

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構木爲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
號曰有巢氏之民傳二世○燧人氏自有巢氏教民
巢居然猶未知熟食也有聖人作火觀星辰而察五行
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於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而
民利之故號燧人氏以爲燧者火之所生也乃別五
木以改火順四時而遂天之意由是火之功用合矣
時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爲
日中之市與交易之道人情以遂之故又謂之遂皇有
四佐爲曰明由必育成傳隤丘傳四世○庸成氏羣
王之山平阿無隥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
冊府也傳八世

禪通紀 禪通者通于封禪之君也○史皇氏倉帝名頡有睿德生而能書及長登陽虛之山臨于
玄扈洛水之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倉帝受之遂窮
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
掌指而創文字文字成天爲雨粟鬼爲夜哭居陽武
而葬利鄉○柏皇氏○中央氏○大庭氏○栗陸氏

○昆連氏○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
蓬而制乘車樓木爲軒直木爲轅故號軒轅氏○赫
胥氏○葛天氏○尊盧氏○祝融氏又曰祝誦氏是
時天下治和萬物成若祝融聽弇州之鳴爲以爲樂
歌諧神明而和人聲以火施化亦號赤帝故後世火
官因以爲號都于鄶葬檜山之陽○昊英氏○有巢
氏○朱襄氏○陰康氏○無懷氏○太昊伏羲氏○
女皇氏○炎帝神農氏○按禪通紀凡十九氏其軒
轅祝融或當在太昊前餘
合繫太昊之後也

疏仡紀 疏以知遠仡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其世則自黃帝以訖于周

○三皇

太昊伏羲氏 太昊之母居于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作都于陳○教民佃漁畜牧以

充庖廚 人生之始也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其父知有愛而不知其禮卧則呿呿起則吁吁飢則求食
飽則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網罟以佃以漁
以贍民用故曰伏犧氏養犧牲以充庖廚故又曰庖犧氏

畫八卦造書契 太昊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於是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
中觀萬物之宜始畫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爲卦六十
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之制有六
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
曰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作甲歷 起於甲寅支干相配爲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

制嫁娶 上古男女無別太昊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

以龍紀官 太昊因龍馬負圖出于河之瑞始名官而以龍紀號曰龍師命朱襄
爲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爲潛龍氏造甲歷大庭爲居龍氏
治屋廬渾沌爲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爲土龍氏治田里栗

陸爲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源又命五官春官爲青龍
氏又曰蒼龍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
氏中官爲黃龍氏於是共工爲上相柏皇爲下相朱襄昊
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連居西葛天居東陰
康居下分理宇內而政化大洽

造琴瑟 太昊作荒樂歌扶徠詠罔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斲桐爲琴繩
絲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以通神明之德以合天
人之和絙桑爲三十六絃之瑟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而
樂音自是興焉

在位百十五年崩○傳十五氏 女媧氏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佐太
昊正昏姻以重萬民之判是爲神媒太昊沒共工氏作亂
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役其神力以與共工較卒滅
共工氏而誅之以治天下都于中皇之山是爲女皇命臣
隨作笙簧以通殊風娥陵制都良莞以一天下之音用五
十絃之瑟於澤丘以郊天祈神聽之極悲乃破爲二十五
絃以抑其情而樂乃和治百三十載而沒○柏皇氏之在
世也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居于皇人之山○中央氏亦曰
中皇氏○大庭氏之膺鑠也三辰曾輝五氣興色都于曲

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亦曰朱須氏。栗陸氏之爲驕放愎自用民始携叛其臣東里子諫而被殺天下爲之貳栗陸遂亡。驪連氏亦曰昆連氏。渾沌氏。赫胥氏之爲治也導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動夕息渴飲飢食莫知作善而作惡也。尊盧氏之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韋天下之故而世用寧治居殘臺之陽。昊英氏之居位也人民少而草木鳥獸繁蓋衣薪之代也又曰子英。有巢氏昔在上古人多禽獸之難聖人教之巢居人獲安焉及其久也木處而顛有聖人教之編槿而廬縕藿而扉頑金淡關以避其緝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是曰古皇蓋屋廬之始也。朱襄氏之時恒風振蕩果木不實朱襄命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定羣生而天下治又曰子襄。葛天氏之世不言而信不化而行湯湯乎無能名之俗以熙熙其作樂也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謹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是謂廣樂。陰康氏之時水瀆不疏陰凝而易閟人鬱于內陵理滯著而多重膇陰康思

所以利其關節乃制疑爲治于華原。無懷氏之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之民。世傳伏犧氏之後凡十五氏爲天子而後神農氏作今按易繫辭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則相傳者不足信矣況太昊命官而十五氏多稱爲則是皆佐伏犧爲治之臣耶矣豈當其時各君一方以理之民如後世諸侯之國耶

共工氏太昊之沒共工氏曰康回者髦身朱髮任智自神做亂天常竊保冀方自謂水德乃以水紀官師稟于湛樂淫佚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媧氏戮之共工氏遂亡

炎帝神農氏少典氏之君娶于有蟜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焉長曰石年育于姜水故以姜爲姓以火德代伏犧氏治天下故曰炎帝其起本於烈山又號烈山氏亦曰連山氏其初國伊繼國者合而稱之故又號曰伊耆氏**都陳遷曲阜。初藝五穀嘗百草**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

耕稼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始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民居安食力而無夭札之患天下宜之故號神農氏**始爲日中之市**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廣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始列廛于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火紀官**因火德王故以火紀官爲火師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在位百四十年崩于長沙之茶鄉**炎帝之世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炎帝益修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於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從其化也**傳八帝至榆罔而亡**神農氏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訞生臨魁嗣爲炎帝在位八十年臨魁生帝承在位六十年承生帝明在位四十九年明生帝宜又曰

帝直在位四十五年宜生帝來亦曰帝克在位四十八年來生帝裒又曰帝居在位四十三年居生節莖節莖生克又戲節莖克戮皆不在帝位克生帝榆罔榆罔居于空桑爲政東急務乘人而闕其捷於是諸侯携貳其臣蚩尤作亂帝遂居于涿鹿有熊國君曰公孫軒轅實懷聖德諸侯歸之帝之五十五年諸侯尊軒轅爲天子降封帝于路神農氏遂亡。炎帝別子曰柱有聖德佐帝播種五穀後世德之祀以爲稷有子曰慶甲或云嘗嗣炎帝云。戲生器器生祝融爲黃帝司徒祝融生術囂術囂生句龍爲顓頊后土能平九州辟土地之宜以教兆民後世祀之以配社勾龍生岳岳爲共工寔生伯夷封于呂爲舜四嶽其後呂尚周封於齊

黃帝有熊氏初神農氏母弟世嗣少典氏爲諸侯帝榆罔之代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感電光繞斗而有身生帝于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姓公孫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國于有熊故號有熊氏長于姬水故又以姬爲姓**及炎帝戰于阪泉**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代炎帝榆罔弗能征

於是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榆罔欲侵陵諸侯諸侯益叛之軒轅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揄罔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誅蚩尤于涿鹿 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于天下兼并諸侯貪欲無厭炎帝榆罔不能制之命居少顥以臨西方蚩尤益肆其惡出羊水登九淖以攻炎帝于空桑炎帝避居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

諸侯尊爲黃帝代神農氏以治天下 軒轅自涿鹿還諸侯咸尊爲天子以代神農氏因其有土德之瑞故號曰黃帝

以雲紀官 帝初受命適有雲瑞乃以雲名官爲雲師

立六相 帝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以治民劉恕外紀曰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風后明乎天道故爲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爲稟者奢龍辨乎東方故爲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爲李

立占天之官 帝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叙五事命鬼臾蓲占星闕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

命大撓作甲子 帝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剛所建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納音

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 帝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氣運因問於鬼臾蓲曰上下周紀其可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歲三十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太過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己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策得寶鼎冕侯問於鬼容蓲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乃迎日推策造十六神歷積邪分以置閏配甲子而設蔀於是時惠而辰從矣

命隸首作數 帝命隸首定數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

命伶倫造律 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阮

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立宮商角徵羽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變推律歷之數起消息正閏餘

命榮猨作十二鍾 帝命榮猨鑄十二鍾協月筩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位爲

命大容作咸池之樂 帝命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爲雲門大卷著之控揭以道其和中春之月乙卯之辰日在奎始奏之命曰咸池

作冕旒正衣裳 帝作冕垂旒充纊爲玄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於是衮冕衣裳之制興

作器用 帝命寧封爲陶正赤將爲木工以利器用揮作弓夷牟作矢以威天下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以揚德建武

作舟車 帝命共鼓化狐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以攜龍角爲帝車以行四方由是車制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天下制矣

作合宮 帝作合宮祀上帝接萬靈布政教焉

作貨幣 帝范金爲貨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爲輕重之法以制國用而貨幣行矣

作內經 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內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

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 西陵氏之女嫘祖爲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皴瘃之患後世祀爲先蠶

畫野分州經土設井 帝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陣法設旗麾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於是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匠營國邑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爲隣隣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

屈軼生于庭鳳皇

巢于閣麒麟遊于園旁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由是民不習偽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夭枉物無疵癘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蠻夷之人罔不來享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鳳皇巢于阿之閣麒麟遊于苑囿焉在位百年崩于荊山之陽帝採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八月既望鼎成崩焉年百十有一歲葬橋山其臣左徹感思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帥諸侯羣臣歲時朝焉

帝子二十有五人帝元妃西陵氏之女曰嫘祖生昌意玄囂龍苗二妃方雷氏之女曰節生休及清三妃彤魚氏之女生揮及夷彭四妃曰嫫母貌惡德充生蒼林禺陽其衆妾之子十六人總四妃之子爲二十有五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別爲十二姓曰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二姬二酉及有虞氏有天下封帝後爲侯伯者十有九焉〇或云休徭姓黃帝之崩堯侯蕃休爲帝號有熊氏無思無爲不慮不屬而臻至治在位四

十七年而崩葬于雍有子曰白民曰嗜嗜生李格格生帝鬼白民銷姓降居于夷其別子爲防風氏〇又曰帝鴻氏有別子曰縉雲氏不才子曰渾沌縉雲氏娶土敬氏之女曰炎融寔生驩兜兜放之崇山驩兜生三苗堯竄之三危三苗氏有弟曰饕餮〇又曰蒼林生始均是爲北狄之祖

〇五帝

少昊金天氏名摯姓己黃帝之子玄囂也母曰嫘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黃帝之世降居江水邑于窮桑故號窮桑氏國于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〇或云黃帝之子清是爲青陽氏娶于類氏之女曰皇娥生摯于河之湄都于曲阜〇以鳥紀官少昊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九

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作大淵之樂帝之御世也諸福之物畢至爰書鸞鳳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風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淵在位八十四年崩壽百歲葬于雲陽故後世又曰雲陽氏〇帝元妃生倍伐降處緡淵次妃生般爲弓正是制弓矢主祀弘星封于尹城有子曰昧爲玄冥師于高陽之世少昊別子四人曰重該脩熙其不才子曰窮奇

顓頊高陽氏姬姓祖曰黃帝父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僕是爲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年十歲佐少昊年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政初國高陽故號高陽氏〇或云昌意娶昌僕生乾荒乾荒娶于母家曰女樞寔生顓頊都于帝丘〇命五官顓帝之世不能紀遠始爲民師而命以民事以少昊之四子重該脩熙實能金木及水乃俾重爲木正曰句芒該爲金正曰蓐收脩熙相代爲水正曰玄冥又以炎帝之子句龍爲土正而帝之孫爲火正曰祝融是謂五官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

地以屬神民古者民神異業是以福災不至而求用不匱少昊氏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帝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民用安生以斗杓建寅之月爲歷元帝作歷以孟春之月爲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爲歷宗也作承雲之樂帝命飛龍氏會八風之音爲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劾琰於是鑄鴻之鐘作五基六英之樂以調陰陽事上帝朝羣侯名曰承雲在位七十八年崩帝靜淵以有謀既遠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年九十一而崩葬濮陽帝嚳鄒屠氏之女生鼎明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以是又娶勝墳氏之女生老童有子曰窮蟬其不才子曰

史075-018

檮杌自蒼舒至於遂所謂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愷者也○駱明娰姓生伯鯀鯀生禹是爲夏后氏○卷章妻曰女嬌生黎及回黎與回代爲祝融于高辛之世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鏗曰會人曰曹姓曰季連樊封于昆吾籛鏗封于彭是爲彭祖其孫元哲封于韋是爲豕韋昆吾豕韋當夏之世代爲侯伯季連芊姓其後爲楚○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是爲有虞氏或曰敬康之先國于虞非顓帝之裔也○顓帝之裔孫曰女脩生大業大業之妻曰女華生大費是爲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禹薦于天者其長子曰大廉其後爲秦爲趙

帝嚳高辛氏 名夋姓姬祖曰少昊父曰蟜極生而神靈年十五佐顓帝受封于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陽氏爲天子以其肇基于辛故號高辛氏 **都于亳。作九招之樂** 帝命咸黑典樂爲聲歌命曰九招 **在位七十年崩** 以帝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聦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溉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年百五歲而崩葬頓丘帝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棄爲舜后稷其後爲周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爲舜司徒其後爲商三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是爲陶唐氏四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庶子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亮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其不才子曰實沈窮伯

子摯即天子位九年而廢 帝嚳崩摯嗣立荒淫無度不脩善政居九年諸侯廢之而尊堯爲天子

帝堯陶唐氏 見金氏通鑑前編及極歷代筆記

帝舜有虞氏 見前編及筆記

○**三代**

○**夏** 受舜禪 ○**商** 滅夏 ○**周** 滅商

巳上見前編及綱目并筆記

秦 滅周

○**兩漢**

○**西漢** 滅秦 ○**東漢**

○**三國**

○**後漢** ○**魏** 篡東漢滅後漢 ○**吳**

○**兩晉**

○**西晉** 篡魏 ○**東晉**

○**南北朝**

○**宋** 篡東晉 ○**齊** 篡宋 ○**梁** 篡齊 ○**陳** 篡梁 巳上南朝

○**元魏** ○**東魏** ○**西魏** ○**北周** 篡西魏滅北齊 ○**北齊** 篡東魏 巳上北朝

隋 篡北周滅陳

唐 篡隋

○**五代**

○**梁** 篡唐 ○**唐** 滅梁 ○**晉** 篡唐 ○**漢** 代晉 ○**周** 篡漢

巳上見綱目并筆記

通鑑續編卷第一

通鑑續編卷第二

辛酉

唐昭宗皇帝天復元年契丹痕德堇可汗以耶律阿保機為夷离堇

初炎帝之裔曰葛烏兎世雄朔漠號東胡匈奴冒頓單于襲破之餘衆保鮮卑山魏青龍中幽州刺史王雄投其酋比能衆散從潢水至酋莫那遷于遼西九傳而為慕容晃所破分其衆為三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元魏初衆稍滋蔓而契丹酋奇首居潢河土河之間有子八人各自為部高句驪柔然謂擊之大酋莫弗賀勿于懼率部落三千乘請附于魏因居白狼水東唐初大酋號大賀氏有勝兵八萬貞觀中太宗伐高麗首領窟哥來朝詔分其地為十州以其部長為刺史拜窟哥為松漠都督賜姓李氏統領其衆窟哥死其孫盡忠叛武后遣師二十萬連年乃克餘衆附于突厥開元中盡忠從弟失活請降詔復以為都督失活傳沙固沙固為衙官可突干所殺弟鬱于嗣鬱于死弟咄于嗣可突干復逐之部人共立咄于之弟邵固可突干殺邵固而立屈列以附于突厥幽州刺史張守珪討破可突干詔封其別部長過折為北平王以統大賀氏諸部可突干之黨雅里殺過折而立迪輦組里為阻午可汗改號遥輦氏雅里自為迭剌部轄阻午以為政始立制度設官分地刻木為契穴地為牢焉雅里者本奇首之後居潢河濱號審吉氏及易氏迭剌因譯其始與之地世里為耶律而姓之天寶四年詔賜阻午姓名曰李懷秀仍為松漠都督懷秀尋叛詔更封別部長楷落為恭仁王以代懷秀楷落自稱契丹王會安祿山反朝貢阻絕其世次莫得而詳或言其國凡八部常推其一部大人建旗鼓以主號令然其所稱邸瀾可汗屈戍巴剌可汗習爾之類不知何部大人也是年習爾死其族人欽德立是為痕德堇可汗痕德堇之世諸部多微而迭剌部自雅里以後世為遥輦氏夷离堇掌其國政雅里子曰毗牒毗牒生頦領頦領生耨里巴大度寡欲令罷衆附部益盛强耨里思生薩剌德薩剌德生勻德實教民稼穡善畜牧部以殷富勻德實生撒剌的始教民鼓鑄其弟述瀾又善用兵于厥室韋奚霫畏服之初築城邑屋廩以居樹藝桑麻以織組焉阿保機撒剌的長子也小字啜里只生而英異初為撻馬狘沙里猶中國麾從官也數立功國人服之號為阿主沙里至是授大迭烈府夷离堇得專用兵遂大破室韋于厥及奚諸國夷离堇掌部族軍民之政猶中國使相也

壬戌

二年秋七月契丹阿保機寇河東代北陷九郡九月城龍化州

阿保機率衆四十萬寇河東代北陷九郡虜生口九萬五千九月城其始祖奇首故地潢河之南古漢安平縣為龍化州以處所俘中國之民始建郭[illegible]于

契丹作西樓于世沒里

契丹之先草居野次靡有定所阿保機始於遼右八部世沒里之地遠西懷以為遊獵之所

癸亥

三年秋九月契丹阿保機寇河東陷懷遠軍

阿保機攻女真降之獲其戶三百九月寇河東陷懷遠十月東掠薊北而去先是撒剌的俘奚七千戶徙饒樂之清河至是置為奚迭剌部分十三縣

冬十月契丹以阿保機為于越總知國事遂作東樓于龍化州

于越契丹至貴之職非有大功德者不授阿保機乃廣龍化州之東城建東樓以紀功

甲子

天祐元年秋九月契丹阿保機侵室韋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遣師救之敗績

阿保機攻黑車子室韋劉仁恭使養子趙霸救之遇于武州霸兵大敗被執阿保機乘勝大破室韋

乙丑

昭宣帝天祐二年秋八月晉王李克用遣使如契丹九月契丹阿保機會晉王于雲中

李克用遣康令德通好于阿保機九月阿保機以騎兵七萬會克用于雲中約為兄弟業甚歡克用因與會師進擊劉仁恭拔數州盡徙其民復期共擊朱全忠阿保機許之已而或勸克用乘間拘阿保機于會克用不許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既去聞之乃背盟更附朱全忠克用由是怨之

三年春二月朱全忠遣使如契丹。冬十一月契丹阿保機侵奚霫女真諸部降之。十二月契丹痕德堇可汗欽德死

丁卯 梁太祖朱晃開平元年。契丹太祖耶律億元年是歲唐亡。梁代 春正月契丹耶律阿保機稱帝更名億 痕德堇可汗既死其衆請阿保機爲可汗阿保機未從耶律曷魯曰機不可失也。阿保機乃命設壇于如迂王集會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北宰相蕭轄剌南宰相耶律歐里思率其下上尊號曰天皇帝后述律氏曰地皇后阿保機更名曰億以曷魯總軍國事 二月契丹侵黑車子室韋降之。夏四月梁王朱全忠稱皇帝于汴州更名晃廢唐帝爲濟陰王

戊辰 梁開平二年 凡六國五鎮 冬十月契丹作明王樓 樓在世沒里與西樓相近

己巳 梁開平三年 凡六國五鎮 春二月梁使郎公遠如契丹。三月契丹舍利素會滄洲劉守文之師伐幽州敗劉守光于北淖口 幽州節度使劉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義昌節度使劉守文守光兄也發兵討之互有勝負守文乞師于契丹契丹主使舍利素以兵會高史于北淖口守光軍于椹海軍之近淀一鼓破之守光虜去因名北淖口爲會盟口

契丹以韓知古爲左僕射 知古薊州玉田人有識量年六歲爲契丹述律后兄欲穩所虜以媵后后爲奴之未得省快快挺身逃去爲人傭保以自給會其子匡嗣以善醫得幸于契丹主因間言之契丹主召與語賢其才命參謀信任日篤至是拜左僕射總知漢人司事兼主諸國禮儀時儀法疏闊知古參酌國俗與漢儀雜就之使國人易知而可行遂建碑龍化州大廣寺以紀契丹主之功德

契丹以蕭敵魯爲北府宰相 敵魯契丹主后之弟也自是后族世爲此職

庚午 梁開平四年 凡六國五鎮 夏四月梁夏州亂殺節度使李彝昌以其族父仁福代之 初拓跋赤辭以部落歸唐太宗賜姓李氏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析居夏州者號平夏部黄巢之亂夏州偏將拓跋思恭以功復賜國姓拜定難軍節度使有夏銀綏宥靜五州世襲其職至是其將高宗益殺彝昌而立仁福

辛未 梁乾化元年 凡六國五鎮 春正月契丹侵奚霫盡取其地 契丹主攻西部所向輒克遂分兵攻東奚亦平之於是盡取奚霫之地東際海南暨白檀西踰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還次灤河勒石焉 夏五月契丹主之弟剌葛等謀亂盟而釋之 契丹主有弟五人曰剌葛曰迭剌哥曰寅底石曰安端曰蘇剌葛性黠險好亂與諸弟謀反安端妻粘睦姑以事告契丹主不忍加誅乃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爲誓而赦之

壬申 梁乾化二年 凡六國五鎮 冬十月契丹主之弟剌葛等復謀亂釋不治 剌葛復與諸弟謀作亂會契丹主攻朮不姑還次北阿魯山諸弟以兵阻其歸路契丹主乃南趨赤水河諸弟各遣人謝罪命釋之

癸酉 梁主瑱乾化三年 凡六國五鎮 春三月契丹主之弟剌葛等反誅其黨而釋之 三月契丹主次蘆水迭剌哥圖爲[illegible]王與安端擁千餘騎詐言來覲契丹主知其謀至則拘之而分其部隷諸宮剌葛率衆至乙室董淀具天子旗鼓將自立會其拜姑乃偃里巧言契丹主兵且至叚遂驚潰掠居民北走契丹主以兵追之剌葛遣寅底石引兵徑趨行宮焚輜重廬帳縱兵大殺述律后急遣蜀古魯救之僅得天子旗鼓而已其黨神速姑復劫西樓焚明王樓契丹主至土河令秣馬休兵諸將請急追之契丹主曰俟其遠遁

人各懷土懷土既切其心必離我軍乘之破之必矣四月追剌葛及于培只河盡獲其輜重生口遂與擊之剌葛逃戰而敗焚其車乘廬帳而去遇契丹主伏兵復大敗乃遺其所奪神帳於路而奔五月至榆河與涅里袞阿鉢成獲寅底乃自剄不殊契丹主還時大軍久在道輜重不相屬士卒養馬駒採野菜以爲食孳畜道斃者什七八物價十倍器物資貨委棄於楚里河狼籍數百里因更刑名暮生涅里袞按皆而死有司鞫狀連黨凡三百人契丹主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其賜宴一日聽其自爲之使行之酒醴或歌或哭或戲射角觝各極其意明日乃以輕重論刑契丹主猶不忍諸弟於杖剌葛皆赦剌哥而釋之謂寅底石安端性庸懦爲所誘皆赦不治因罵左右曰謀逆若上質朕躬尚可容此曹皆行丁道殘害忠良剽掠庶民皆有罵今皆徒步從以來才十有也不誅生亦何以示戒

甲戌 梁乾化四年 凡六國五鎮 **冬十一月契丹初議朝政定禮儀**

乙亥 梁貞明元年 凡六國五鎮 **冬十月吳越遣使如契丹。高麗遣使如契丹**

丙子 梁貞明二年 契丹神冊元年 **春二月契丹大赦建元** 契丹主在化州迭剌部夷離菫耶律曷魯等率羣臣上尊號曰大聖大明天皇帝述律后曰應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冊述律后名平小字月理朵其先回鶻人也居契丹右大部父曰容我梅里后簡重果斷有雄略契丹主行兵御眾后多預謀漢有母有姑皆踞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時晉王李存勖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以叔父事契丹主以叔母事后云○契丹初因突厥稱后曰可敦譯之曰朕健寒亭稱曰禰斡康蓋以配后土而母之云○契丹之后族多乙室氏拔里氏契丹主慕漢高祖命耶律兼稱劉氏后弟敵魯況爲北府宰相遂自比蕭相國由是與乙室拔里后兼稱蕭氏

三月契丹主立其子倍爲太子 倍小字突欲 **夏四月晉幽州節度使盧國用降于契丹。秋七月契丹主侵突厥吐渾党項小蕃沙陀諸部悉降之** 俘其酋長及戶萬五千六百鎧甲兵仗器服九十餘萬寶貨駝馬牛羊無算 **八月契丹陷晉朔州** 獲節度使李嗣本 **冬十月契丹陷晉蔚武嬀儒州遂盡有代北之地** 契丹既陷朔州乘勝而東攻陷蔚武嬀儒四州新舊萬五千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其地改武州爲歸化州嬀州爲可汗州置西南招討司選有功者領之

十二月契丹取晉山北八軍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薊歲致以爲常早穫清野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又周德威鎮盧龍恃勇不脩邊備八軍遂爲契丹所有渝關之險反爲敵利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楊行密嘗遣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此油然火得水愈熾可以攻城契丹主大喜即選騎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

丁丑 梁貞明三年 凡七國四鎮 **春二月晉新州防禦使李存矩爲其下所殺裨將盧文進奔契丹** 存矩晉王之弟也晉王使募山北部落及劉守光士卒存矩自部送之盧文進爲裨將行者皆憚遠役至祁溝關小校宮彥璋與士卒謀遂殺存矩文進率其麾下以奔契丹焉

三月契丹圍晉幽州夏四月晉李嗣源會師救之秋八月契丹敗走 盧文進導契丹攻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契丹命劉殷守之三月進攻幽州節度使周德威合幽并鎮定魏五州兵拒之契丹主自率眾三十萬赴戰于新州東斬首三萬德威奔還幽州契丹乘勝圍之

史075-022

國告急于晉王晉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于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寶以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不若俟其還而擊之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今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治兵四月命嗣源先進寶以鎮定兵繼後幽州受圍日久沈成方守契丹主見城中有氣如煙火狀曰未可下也會大暑霖潦乃先歸留于越曷魯守之城中危困日甚嗣源等步騎七萬會于易州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力戰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檛三入其陣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以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煙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趣後陣起乘之契丹大敗俘斬萬計嗣源等遂入幽州

契丹剌葛出奔晉幽州

戊寅 梁貞明四年 凡七國四鎮 春二月達旦遣使奉貢于契丹、契丹城臨潢以爲都 契丹既作西樓復於潢西安平之地取天梯別魯等三山之勢于葦甸射金齪箭以識之謂之龍眉宮至是命禮部尚書康默記城之爲皇都其地沃壤負山抱海宜耕植便畜牧

夏五月契丹主作孔子廟親謁之 契丹主問左右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契丹主曰佛非中國教太子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契丹主大悅即命建孔子廟及佛寺道觀既成契丹主親謁孔子廟命其后及太子分謁寺觀

秋七月契丹于越耶律曷魯卒

己卯 梁貞明五年 凡七國四鎮 春二月契丹城遼陽 以漢民渤海戶實之改爲東平郡

庚辰 梁貞明六年 凡七國四鎮 春正月契丹始製大字 九月字成命頒行之 秋九月契丹侵天德節度使宋瑤降之

辛巳 梁龍德元年 凡七國四鎮 春正月契丹主以其弟蘇爲南府宰相 自是宗室世爲此職 夏五月契丹定班爵法律。契丹主命繪前代直臣像爲招諫圖。冬十月晉王都以契丹寇定州十二月晉王救之契丹敗走 晉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以養子都爲嗣其孽子郁怨都冒繼其亡奔晉王討成德叛將張文禮處直以鎮定脣齒恐鎮亡則定孤乃潛遣郁賂契丹犯塞以牽鎮州之圍郁遂邀處直求爲嗣處直許之郁即率所部朔于契丹契丹主時大屠寨闕分兵略檀順安遠三河良鄉望都潞滿城遂城等十餘城俘其民徙于境內因呼州爲子臺其衆于濱水之南而令其大子倍與郁事兵趣定州路如義武軍如怒處直召契丹主都亦恐郁奪其處乃同幽處直而盡殺其子孫心腹以狀白于晉王晉王即以都代處直憂臣憂償而卒十二月契丹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遂圍涿州拔之破其郭擒刺史李嗣弼以城寧契丹進攻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帥兵五千救之至新城半出奉然契丹鶯走晉王分軍丞之契兵衆衆退保望都晉王嗣之退契子將先鋒五千騎爲其所圍力戰數合不能出李嗣昭以騎三百來赴先鋒少却晉王乃得比平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死者相屬晉王羅其後見契丹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嘆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騎二百騎契丹而北戒曰虜出境即還騎恃勇進擊虜爲所擒初王郁說契丹主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述律后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

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及敗契丹主繫郁以歸

壬午 梁龍德二年契丹天贊元年 夏四月契丹陷晉薊州。晉師圍鎮州張文禮求救于契丹契丹迭烈救之晉李嗣昭敗死。

冬十一月契丹堯骨侵薊北 堯骨契丹主第二子也至是授天下兵馬大元帥攻薊北

癸未 唐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是歲唐滅梁凡六國四鎮 春正月契丹堯骨陷晉平州二月契丹以盧國用爲盧龍節度使 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二月契丹主如平州以州爲盧龍軍授盧國用節度使守之國用即盧文進也自是晉幽薊之境歲被殺掠吏民殘弊不能自生矣 夏四月晉王李存勗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契丹堯骨侵晉鎮州陷曲陽。冬十月唐主滅梁

甲申 唐同光二年凡五國四鎮 夏六月契丹主侵吐渾党項阻卜等部 契丹主大舉伐吐渾党項阻卜等部太子倍居守堯骨從行七月曷剌等擊孛昆部山東部族破之八月契丹主至烏孤山以鵝祭天遂次古單于國登阿里典壓得斯山以麃鹿祭天九月次古回鶻城勒石紀功因拜日于蹛林遣騎攻阻卜遂鑿金河水取烏山石輦致潢河木葉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嶽之意命磑闕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漢字紀其功是月破胡母思山諸蕃部次業得思山以赤牛青馬祭天地十月次于霸離思山遣兵踰流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十一月射虎于烏剌邪里山抵霸里山六里且行且獵日有鮮食軍士皆給 冬十一月契丹以韓延徽爲左僕射 延徽幽州安次人初爲盧龍軍節度支使爲劉守光聘于契丹契丹主怒其不屈留之述律后諫曰彼秉節不撓賢者也奈何困辱之契丹主乃召與語大悅因命參軍事攻吐渾諸部延徽之籌畫居多且請樹城郭分市里以處漢人之乞降者又爲之配偶教墾藝以生養之降民安業逃亡者少居久之既然懷其鄉里賦詩見意遂亡歸唐已而與唐將王緘有隙懼及難乃省親幽州匿故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適延徽曰將復走契丹德明不以爲然延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見我必喜既至契丹主問故延徽曰忘親非孝棄君非忠臣雖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所以復來契丹主大喜賜名曰列曰列列契丹語復來也即命守政事令中外事悉令參決遂進左僕射 契丹蕭阿古只寇唐幽薊州 契丹連歲擾唐北鄙唐以李嗣源鎮成德禦之

乙酉 唐同光三年凡五國四鎮 冬十二月契丹主侵渤海 渤海本粟末靺鞨也唐武后時高麗別種大祚榮走保遼東睿宗封爲渤海郡王因自稱渤海國併有扶餘肅慎等十餘國有文字禮樂官府制度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地方五千餘里衆數十萬鄰于高麗而與契丹世讎契丹主既攻西鄙諸部九月還西樓謂左右曰世讎未雪豈宜安處乃大舉攻渤海述律后太子倍大元帥堯骨皆從閏十二月祠木葉山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于烏山進次商嶺丁巳夜圍扶餘城

丙戌 唐明宗嗣源天成元年契丹天顯元年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契丹主滅渤海二月改爲東丹國以其子倍爲人皇王居之 正月契丹拔扶餘城欲括城內戶太子倍諫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徑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契丹主從之遂進兵圍忽汗城大諲譔戰敗乞降契丹受之先遣近侍入城索兵仗渤海邏卒害之諲譔復叛契丹攻其城入焉諲譔請罪馬前契丹主命以兵衛諲譔及族屬出城二月壬辰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大赦改元天顯丙午改渤海爲東丹國忽汗爲天福城冊太子倍爲人皇王以主之復以弟迭剌爲左大相渤海老相爲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賢爲左次相耶律羽之爲右次相而遷寘大諲譔於臨潢之西賜名曰烏魯古人皇王建元甘露稱制置百官于其國一切以漢法爲治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而已 夏四月唐使姚坤如契丹 唐莊宗爲郭從謙所

弑明宗即位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契丹主慟哭曰我朝定兒也朝定猶華言朋友也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坤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言其由曰漢兒喜飾詐毋多談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卹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又曰我於今天子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切諫乃復囚坤

秋七月契丹主億卒于扶餘其后述律氏治國事契丹主自渤海還七月甲戌次扶餘城而疾辛巳殂年五十五述律后稱制決事人皇王倍大元帥堯骨聞訃皆還九月至西樓謚曰昇天皇帝廟號太祖權殯于子城西北○述律后既稱制召諸酋長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

數最後趙思溫當往不肯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往臣請從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

冬十月契丹盧龍節度使盧國用帥其衆還唐

丁亥唐天成二年契丹太宗德光天顯二年冬十一月契丹主德光立尊其母述律氏爲太后八月葬太祖于祖陵既葬太祖議嗣位者述律后欲舍人皇王倍而立堯骨乃命倍與堯骨俱乘馬立帳前謂群臣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者執其轡衆知后意爭執堯骨轡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爲天皇王是爲嗣聖皇帝請改元不許十二月尊后爲應天皇太后國事皆決焉立妃蕭氏爲皇后堯骨更名曰德光人皇王倍以不得立常怏怏太后知之遣歸東丹

契丹城世没里爲祖州以太祖葬其懿及釋里宅以下四世所生之地因名曰祖州而與叛築爲

戊子唐天成三年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契丹以王都爲興國軍節度使

○三月唐義武節度使王都反乞師于契丹夏五月唐招討使王晏球討都及契丹奚秃里鐵剌戰于定州大敗之王都反唐以王晏球爲招討使會師討之都以重賂求援于契丹契丹主遣奚秃里鐵剌以萬騎赴之晏球與戰于定州都及鐵剌大敗僵尸蔽野都鐵剌僅以身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其潰卒殆無孑遺既而契丹復遣惕隱涅里袞都統查剌帥衆援鐵剌晏球逆戰復大破之殺鐵剌獲涅里袞查剌等數十人餘衆散投村落村人以白梃擊之其得脫者不過百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用師以犯唐境

六月契丹行瑟瑟禮契丹自遙輦氏胡剌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柴册儀再生儀情朴用儉後世遵之瑟瑟儀祈雨之祭也

冬十二月契丹以遼陽爲南京命耶律羽之遷東丹民以實之

己丑唐天成四年凡五國三鎮秋九月契丹主祀木葉山木葉山在永州西界潢河北界土河之合處契丹奇首可汗廟居其上故凡有事則必先以白馬青牛告之

契丹主行再生禮契丹之俗凡十二歲其主本命前一年初度之辰行再生儀以祀其先示不敢忘本也

庚寅唐長興元年凡五國二鎮春三月契丹主以其弟李胡爲太弟李胡述律后之幼子也

冬十一月契丹人皇王倍自東丹奔唐唐以爲懷化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贊華人皇王既失職居于東丹建書樓于西宮作樂田園詩唐主聞之遣使浮海持書密召之倍因畋于海上唐使又至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而使晉寧采撫慰我我其危哉不如適他國以成泰伯之名遂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乃載書帥其部曲四十人浮海奔唐唐賜姓名曰李贊華以莊宗妃夏氏妻之使爲懷化節度使鎮滑

禹州

辛卯 唐長興二年 凡五國三鎮 夏四月契丹立中臺省于遼陽

壬辰 唐長興三年 凡五國三鎮

癸巳 唐長興四年 凡五國三鎮 春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彝超嗣

甲午 唐主從珂清泰元年 凡五國三鎮 秋九月契丹主寇唐雲武州

乙未 唐清泰二年 凡六國三鎮 春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彝超卒弟彝殷嗣

丙申 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 是歲晉代唐 凡六國三鎮 夏五月唐河東節度使石

敬瑭反招討使張敬達討之敬瑭乞師于契丹秋八月契丹主赴太原九月敬達及契丹主戰于汾曲敗績走晉安契丹圍之唐主自將救晉安次于懷州 石敬瑭素與唐主不相能在鎮陰為自全之計累表乞解兵柄以嘗唐主之意唐主移敬瑭鎮鄆州以張敬達為西北兵都部署趣敬瑭赴鎮敬瑭疑懼掌書記桑維翰曰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孼代之群臣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乃上表言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從益唐主遂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副之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為謝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遣楚主往桑維翰總之契丹主得表大喜遣蕭轄里報書期以仲秋傾國赴援張敬達之師至晉陽築長圍以攻之八月契丹主將騎五萬自陽武谷而南九月至晉陽陳于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敵可乎敬瑭遣人馳報曰南軍甚厚請俟明日使若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卒三千騎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為二唐兵乘之敬達等大敗死者近萬人敬達等收餘衆走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是夕敬瑭率其僚屬出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歎伏引兵會圍晉安寨置營于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者告敗唐主大懼遣符彥饒將兵屯河陽詔天雄范延光屯遼州盧龍趙德鈞由上黨趣團柏谷與其子趙延壽合勢進擊耀州潘環亦出兵會戰而下詔親征遂發洛陽唐主心憚北行至河陽宰相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使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唐主從之乃遣樞密使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唐主次于懷州以晉安為憂日夕酣飲悲歌群臣或勸其北行自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於精騎種三萬也

冬十一月唐行營都統趙德鈞降于契丹契丹不受 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嘗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乃請將騎由土門西入以解晉安之圍唐主許之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德鈞合趙領澤潞之兵而進與其子延壽遇于西要遂併兵北屯團柏谷口欲得契丹以成己志乃密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約為兄弟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強又以范延光在其東且恐山北諸州邀其歸

頗欲許德鈞之請然已許立石敬瑭瑭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說契丹主曰趙北平父子素蓄異志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其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敬瑭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維翰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于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也

契丹主立石敬瑭為晉皇帝 十月甲子契丹主封石敬瑭為晉王幸其府丁卯契丹主召敬瑭至帳中命之坐從容謂曰吾三千里來赴難一戰而勝殆天意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不許契丹主令有司設壇晉陽備禮冊命十一月丁酉策敬瑭為大晉皇帝親解衣冠授之

閏月唐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以衆降于契丹 晉安被圍八十餘日唐高行周符彥卿等數出內外隔絕芻糧俱盡至羅馬糞屑木以飼馬馬飢至自相啖其鬣尾死則以充食物光遠等勸敬達出降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軍敗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且至當俟之若必力盡勢窮諸君斬我出降未為晚也閏月甲子諸將晨集光遠斬敬達首帥諸將降于契丹契丹主嘉其忠謂左右曰凡為人臣當如此也命以禮葬而祭之焉

契丹主以晉主敬瑭南下唐師潰于團柏唐主還河陽趙德鈞降于契丹 契丹主與晉主南下命晉主兄子重貴守太原以契丹將高模翰為前鋒至團柏唐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萬計唐主聞晉主已立楊光遠等復畢用李崧策引衆南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契丹主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及判官張礪迎謁于高河契丹鎖德鈞延壽送歸國德鈞見述律太后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曰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踰年而死

契丹主次于潞州晉主敬瑭以契丹師南下 契丹主次于潞州其臣勸還國契丹主乃遣晉主還洛舉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令迪離畢將五千騎送汝至河梁臨別謂晉主曰我且留此俟汝音問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反矣因此泣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

唐主還洛陽 符彥饒張彥琦言于唐主從珂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晉主至河陽從簡具舟楫迎降之

唐主殺李贊華 唐主至洛知事窮蹙召李贊華同死贊華不從唐主遣李彥韜就其第殺之

唐主自焚死晉主敬瑭入洛陽追廢唐主為庶人 唐主欲復向河陽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矣晉主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兵皆解甲待罪晉主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命漢軍還營館契丹軍于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十二月晉主追廢唐主為庶人

十二月契丹主自潞州北歸 契丹主命收其士卒戰沒者瘞之汾水上以為京觀桑維翰為文紀之十二月辛卯晉主入洛遣郎君解里德撫問遂射衆比歸明年正月至臨潢

丁酉 晉天福二年凡六國三鎮

夏六月晉使聶延祚請上尊號于契丹契丹主不許 ○ 高麗侵新羅百濟降之 於是東夷諸國皆附高麗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九郡云

戊戌 晉天福三年契丹會同元年

秋七月契丹冊晉主為英武明義皇

史075-027

帝五月晉復遣使請上尊號于契丹契丹主許之七月契丹主使其中臺省右相耶律述蘭迭烈哥使晉冊晉主爲英武明義皇帝

冬十一月晉主使馮道上尊號于契丹契丹大赦改元九月晉主遣守司空馮道左散騎常侍韋勳上契丹述律太后尊號曰廣德至仁昭烈崇簡應天皇太后左僕射劉煦右諫議大夫盧重上契丹主尊號曰睿文神武法天啓運明德章信至道廣敬昭孝嗣聖皇帝十一月契丹主御宣政殿受之因大赦始改元會同晉主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即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繼于道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路遺小不如意輒加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爲恥而晉主事之曾無倦意其後契丹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之禮云

晉使趙瑩歸幽薊瀛莫涿檀順媯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于契丹契丹主以新州爲奉聖州武州爲歸化州

契丹以臨潢爲上京幽州爲南京遼陽爲東京契丹主既得晉賂十六州之地乃更以皇都爲上京臨潢府升幽州爲南京析津府更南京遼陽府爲東京契丹之制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朵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爲務閒暇則以畋漁爲生其地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故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弋獵春捺鉢曰鴨子河濼在長春州夏捺鉢無常所而吐兒山爲多在慶州秋捺鉢曰伏虎林在永州冬捺鉢曰廣平淀在永州蓋其俗重騎每獲熊必祭天故捺鉢多擇河濱之地焉

契丹始定官名多易其俗以漢官

契丹以趙延壽爲南京留守總山南事

己亥晉天福四年凡六國三鎮

秋八月晉初歸幣于契丹帛三十萬匹歲以爲常

庚子晉天福五年凡六國三鎮

春三月契丹主如幽州契丹主如南京至燕備法駕入自拱宸門御元和殿行入閤禮晉遣楊端問起居六月還臨潢

辛丑晉天福六年凡六國三鎮

春二月晉使楊彥詢如契丹契丹執之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耻臣契丹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爲讓晉主遣楊彥詢往遜辭且言重榮跋扈狀契丹留之不遣

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行人拽刺重榮執契丹使拽刺遊掠幽州南境遣使誘吐谷渾奚离董蘇等叛契丹而附晉上表於晉主言吐谷渾兩突厥契苾沙陀各帥部衆歸附党項等亦納契丹告牒辭爲虜所凌暴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爲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乃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而自如鄴都以詔諭安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尔因吾致冨貴吾不敢忘德尔乃忘之耶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

冬十月晉安重榮反伏誅

十二月契丹歸楊彥詢于晉重榮聞晉主在鄴遂與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發兵反晉主以杜重威爲招討使討之重榮敗斬其首函之以獻于契丹契丹乃歸楊彥詢于晉

壬寅晉主重貴天福七年凡六國三鎮

夏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重貴立安重榮之反也誘吐谷渾酋長白承福等叛契丹及劉知遠爲北京留守以重賂招承福降之遷其衆于嵐石之間而收其精騎重榮既敗契丹遣使讓晉以招納叛卒晉主憂悒成疾而殂馮道與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舍晉主子重睿而奉敬瑭兄敬儒之子重貴即位遣使告哀于契丹

秋七月晉使梁言如契丹契丹遣使弔祭于晉晉主遣金吾衛大將軍梁言判四方館事宋崇節往謝大臣議奉表稱臣景延廣請致書稱孫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晉主卒從延廣議

八月晉執契丹行人喬榮既而歸之晉梁言至契丹契丹主怒其不稱臣遣客

省使喬榮讓之景延廣因說晉主囚榮于獄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恐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還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政事令趙延壽謀欲代晉帝中國因力勸南伐契丹主然之自是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侍中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晉主以延廣有定策功寵冠群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劉知遠鎮河東知延廣必致寇而不敢言但益募兵以備契丹

癸卯 晉天福八年 凡七國三鎮 春二月晉主如大梁 晉主聞契丹將南伐乃還東京然猶問遺不絕 冬十二月契丹趙延壽帥師伐晉 晉平盧節度楊光遠有憾于晉主遣人密告于契丹曰晉饑若伐之一舉可克也趙延壽復勸之契丹主如南京命趙延壽趙延昭安端解里等帥衆五萬由滄恒易定分道伐晉謂延壽曰若得晉當立汝爲帝延壽深信之爲之盡力契丹主自將繼進

甲辰 晉開運元年 凡六國三鎮 春二月契丹主伐晉晉主禦之三月契丹師還夏四月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爲西京留守 正月趙延壽延昭次任丘安端入鴈門圍忻代延壽既入貝州契丹主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帥所部屯南樂晉主以高行周爲都部署將兵禦之且遣使請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若必欲如故宜割河北諸州及遣桑維翰景延廣來議之於是晉主自將以景延廣爲御營使遂發大梁時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契丹主次于元城晉主次于澶州二月契丹攻博州博州降之楊光遠密道契丹之師自馬家口濟河晉降將周儒引契丹將麻荅營于河東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至馬家口麻荅戰敗死者萬餘遂西退三月趙延壽延昭率騎數萬攻高行周于戚城契丹主繼之分左右翼以進行周與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復以勁騎突晉中軍晉主出陣待之契丹主望見晉師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軍半已餓死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陣晉師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天契丹稍却兩軍死者不可勝計至暮契丹主以人馬飢疲所向無功乃引還契丹帳中小校亡入晉師言契丹已傳木契收軍北去延廣疑有詐閉壁不敢追契丹所過焚掠民物殆盡四月晉主還大梁延廣既爲上下所惡晉主亦憚之桑維翰疏其罪出爲西京留守延廣鬱鬱不得志日夜縱酒而已 秋七月晉使張暉奉表乞和于契丹契丹執之 自是晉使遂絕 晉以桑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 或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乃罷馮道而用維翰事無大小悉以委之維翰既相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會兵以備契丹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 冬十二月契丹主伐

晉 十一月契丹主徵諸部兵會于溫榆河北十二月伐晉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主以大軍繼之圍恒州下九縣遂建牙於元氏晉遣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趙在禮屯鄴都以備之憚契丹之盛不敢往晉主詔從恩稍却於是衆皆向潰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能復整尋詔在禮還屯澶州全節還鄴都景延廣守胡梁渡張彥澤黎陽也 晉以折從遠爲府州團練使 初晉割地賂契丹府州與焉會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刺史折從遠雲中大族也因保險拒之及晉與契丹絕從遠引兵深入其境拔勝州及十餘寨故命之

乙巳 晉開運二年 凡五國三鎮 春三月晉及契丹戰于白團衛村契丹主敗走晉主還大梁 正月契丹分兵攻邢洺磁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兵拒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慕容彥超將千騎前覘契丹至鄴縣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

契丹大至□□□□□□□今走死無盡矣乃止布陣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却顧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陣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至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二兵不還審琦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大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解去遇等乃得還契丹方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還不再宿至鼓城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少糧盡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不可勝計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曰此夕紛紛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敢踰水環州而虜聞張彥澤兵至乃引北還馬全節不敢追既而全歸守言虜衆不多須

乘其散還□着大舉徑據幽州晉主以爲然徵兵諸道下詔親征遣發大兵行至澶州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三月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丹泰州降之取滿城獲契丹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日入夕當至杜威等懼退時至陽城契丹大至晉兵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結陳而南契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飢乏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壞人馬渴甚至晡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鷂軍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知多少惟力鬭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

□□□□□□□□□大廂副使藥元福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陣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元福彥澤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蒼黃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去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耶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足重難以追寇乃退保定州四月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失利杖其諸將戰不力者各數百晉諸軍引歸晉主還大梁

秋七月晉使孟守中奉表乞和于契丹 桑維翰勸晉主復和親契丹以紓國患晉主從之乃遣孟守中奉表稱臣詣契丹謝過時契丹連歲伐晉人畜多死國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契丹王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群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及晉使至契丹契丹主曰使景延廣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不然不能也晉君臣以契丹語忿無和意乃止及契丹後入大梁謂李崧等曰向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復戰矣

冬十二月晉桑維翰罷○高麗王王建卒子武立 高麗自唐末中原多故始自立高氏爲王唐長興中王建承高氏之位權知國事唐封建爲高麗國王朝貢不替至是建卒子武嗣爲國王

丙午 晉開運三年 凡五國三鎮 **秋八月契丹主伐晉圍恒州** 契丹數諸部兵會于衆秋定遂將而安十一月延暨恒州 **冬十月晉使都招討使杜威會師擊契丹十二月威敗以衆降于契丹** 先是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歸晉意樞密使李

[illegible]節度使杜威致書延壽啖以厚利延壽復書乞發大軍應接辭旨懇密李崧等欣然復遣人諭延壽與為期約於是契丹使其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云城中契丹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騎來襲己為內應契丹主已歸牙帳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杜威因屢奏瀛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劉延祚遂請于晉主以杜威為都招討使李守貞副之中書令趙瑩謂李崧馮玉曰杜令國之貴戚位兼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快快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于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十月晉主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取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蕩平塞北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積雨半載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杜威李守貞會兵于廣晉禁軍皆從宿衛空虛十一月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契丹主在恆州聞之遣精兵斷河橋杜威等退保武強契丹遣南院大王迪輦將軍高模翰分兵由瀛州間道以進杜威遣貝州節度使梁漢璋帥衆二千拒之與模翰戰敗死杜威乃

以張彥澤為前鋒引兵趨中度橋趙延壽高彥溫以步騎前後乘之指揮使王清言于杜威曰請以步卒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鎮州則無憂矣威乃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杜威不從彥筠戰敗走王清獨帥麾下力戰而屢請救兵威不許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諸軍皆奪氣杜威等遂與契丹夾滹沱而軍築壘為持久之計威性懦怯偏裨皆節鎮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恟懼翰獲晉民皆黥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杜威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威又遣使告急還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請見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意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晉主欲自將北征宣

[illegible]止戍乃詔高行周符彥卿共戍澶州景延廣戍河陽契丹遙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乃先遣詣契丹主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諸將駭愕聽命命軍士出陣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為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為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姦邪猜忌於己聞者莫不切齒十二月丙寅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亦以赭袍衣杜威其實皆戲之耳契丹主擁騎數萬臨大阜立馬受杜威等降閱其衆凡二十萬授杜威守太傅鄴都留守李守貞天平節度使餘各領舊職分降卒之半付杜威半隸趙延壽復以晉降將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麻答為安國節度使契丹翰林學士承旨張礪言于契丹主曰今契丹始得中國宜以中國人治之不宜用國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一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不聽

契丹主南下使晉降將張彥澤入大梁

晉主重貴降彥澤幽晉主殺桑維翰

契丹主引兵南下杜威等將降兵以從契丹主遣晉都指揮使張彥澤及其御史大夫耶律解里監軍傅住兒將騎二千持詔先赴大梁諭晉主降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晉主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召劉知遠入援明日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晉主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赴火為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傳契丹主與李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晉主乃命滅火與后妃發泣召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咸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延煦延寶奉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傳住兒入宣契丹主命晉主脫黃袍服素杉拜受左右皆掩泣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晉主令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維翰至彥澤以兵守之彥澤縱兵大掠二日都城為之一空彥

彥自謂有功於契丹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彥澤遷晉主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晉主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遣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使取內庫帛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不往馮玉佞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延煦之母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命厚撫其家壬午契丹主次赤岡賜晉主詔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啜飯之所又以所獻傳國寶非眞詰之晉主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國寶不知所在此實先帝所爲羣臣備知乃止有司欲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于郊外契丹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不許又詔晉文武群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改館晉主於封禪寺

契丹執晉景延廣以歸延廣自殺

契丹主遣將軍康祥以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執之契丹主以牙籌數其八罪且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十萬橫磨劍安在延廣不服契丹主召喬榮使相辨證因以紙所記語示之延廣伏地請死契丹主命鎖之先送歸國夜宿陳橋延廣扼吭死

丁未 漢高祖劉知遠天福十二年○遼大同元年九月世宗阮天祿元年○是歲晉亡漢代契丹改國號遼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丁亥朔契丹主德光入大梁行朝賀禮 正月丁亥朔晉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於封丘門外伏路請罪契丹主不忍臨視撫慰遣之遂備法駕入大梁民皆驚走契丹主遣使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遂御崇元殿受賀日暮復出屯於赤岡云

契丹誅張彥澤 閤門使高勳訴張彥澤以私憾殺其家人契丹主亦怒彥澤擅徙晉主于開封府署殺桑維翰剽掠大梁遂與傅住兒俱斬于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絰杖號哭隨寫以杖扑之勳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契丹降封晉主重貴爲負義侯遷之黃龍府 契丹

主使人至封禪寺存問晉主及太后甚至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其衛者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降封晉主重貴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負義侯遣太子太傅趙瑩太子少保馮玉及李彥韜將騎三百送晉主及李太后安太妃馮皇后高祖子重睿晉主子延煦延寶等于黃龍府安置在途供饋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于路傾竭以獻晉主至中渡橋見杜威故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既出塞契丹毋復供給至祖州令拜契丹太祖之墓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黃龍府渤海扶餘城也初契丹太祖威渤海還次其地得疾見黃龍繚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于行帳是日太祖殂故云

契丹以張礪爲平章事晉李崧爲樞密使馮道守太傅劉煦守太保 契丹引兵入京諸門皆以契丹兵守衛磔犬懸羊皮爲厭勝謂晉羣臣曰自今不脩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以服中國衣冠百官皆知蕃制以張礪爲平章事礪與趙延壽共薦晉樞密使李崧會馮道自鄧州來朝契丹主素重二人乃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祗候又以晉故相劉煦守太保和凝爲翰林學士

晉諸藩鎮皆降于契丹 契丹主遣使以詔賜晉之藩鎮諸鎮爭上表稱臣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以拒契丹而雄武節度使何重建以秦階成降蜀

契丹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 契丹廣受四方貢獻縱酒作樂延壽請給上國兵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煦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劉煦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詭諸州括借皆逼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由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晉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遣使奉表于契丹

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有步騎五萬坐視不救及聞晉亡乃分兵守四境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于契丹主契丹主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拐胡法以優禮大臣如漢賜几杖之比既而知知遠觀望使謂之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孔目官郭威言于知遠曰虜恨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當隨時制宜令契丹新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且觀其所利止於財貨財貨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耳

唐遣使如契丹乞脩復諸陵契丹主不許

南唐主璟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脩復諸陵契丹不許

二月契丹主德光御崇元殿行入閤禮建國號曰遼大赦改元以恒州爲中京命趙延壽爲大丞相中京留守

契丹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二月丁巳朔契丹王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于庭百官朝賀建國號大遼大赦改元大同禮畢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以恒州爲中京大同府趙延壽以契丹王負約心常怏怏因李崧言于契丹主乞爲皇太子契丹王曰吾於魏王雖割肌肉亦不愛但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乃命爲大丞相樞密使中京留守而以張礪和凝平章事

遼封唐鄖公李從益爲許王

從益與其母王淑妃自洛會朝于亦契丹主拜淑妃曰吾嫂也因封從益爲許王復居洛

晉劉知遠稱皇帝于晉陽。遼以耿崇美爲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昭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

分據晉要地也

三月遼以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

初晉置天威軍教習歲餘竟不可用悉罷之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爲節度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猾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滏陽賊帥梁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壯士踰相州城啓關納衆殺契丹數百據相州自稱昭德留後陝州將趙暉晉州將藥可儔[illegible]州將高防皆殺其節度使及契丹使者奉表降于劉知遠澶州賊帥王瓊帥其徒圍節度使耶律郎五於牙城遼主聞之懼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乃即遣泰寧安審琦武寧符彥卿等歸鎮以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爲宣武軍授述律太后兄子小漢爲節度使

夏四月遼主北歸

遼主以晉主劉知遠既立州鎮多所因茲北還乃先遣晉諸司僚吏嬪御宦寺方技百工圖籍曆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諸宮縣鹵簿法物及鎧仗悉送上京寧國都虞候武行德部送之遼王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四月丙辰朔發自汴州馮道李崧和凝李澣徐台符張礪等皆從遼攻梁暉於相州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留高唐英守之遺民僅七百人而髑髏十餘萬武行德行至河陰與將士謀曰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衆以爲然即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遣弟行友奉蠟表詣太原晉主知遠以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契丹主之初入汴也請降者七十六州得戶百九萬百一十八未幾多叛至將黎陽渡顧謂左右曰我此行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縱兵打草穀一失也括民私財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還鎮三失也

遼主德光卒于欒城兄子兀欲立于軍更名阮

戊辰遼主至高邑得疾丁丑殂于欒城年四十六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而北晉人謂之帝羓時述律太后及太弟李胡壽安王述律皆留臨潢唯東丹王倍之長子永康王兀欲在軍中南院大王耶律吼北院大王耶律洼議欲奉之兀欲聞其謀召五院夷离堇耶律安端問計安端請從之會有自臨潢來者安端因詐言太弟李胡死傳報軍中[illegible]皆信之戊寅次于鎮陽吼因洼奉兀欲即位柩前更名阮[illegible]申次定州命天德朔古解里等護柩先赴臨潢述律太[illegible]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之矣初太祖殂于扶餘[illegible]

律后殺從行大臣凡數十百人至是𨻶后復然故皆懼而奉阮云太宗撫定多方遠近向化建號備法章釐庶務閲名實德政卓然爲覺盛王故其世也境內作四京置六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十二屬國六十東漸于海西至于金山暨流沙北及于臚朐河南以白溝爲界幅員萬里焉

遼主阮至恒州執趙延壽以歸

太宗之殂也趙延壽即日引兵入恒州自稱受遺詔令權知南朝軍國事遼主阮既即位延壽未之知也或說延壽曰契丹諸大人聚謀此必有變今遼兵不減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不決下令以來月朔日於行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李崧以實意不同事理難測延壽乃止遼主至恒州召延壽及張礪等飲遼主妃素以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曰與遼主入良久遼主出謂張礪等曰燕王謀反已鎖之矣遂以麻荅爲中京留守居恒州晉文武士卒悉留獲以後宮宦者敎坊自隨勒兵歸國

晉主知遠自太原南下遼崔廷勳耿崇美等皆棄城北走河南州縣悉復爲晉○遼蕭翰立唐許王李從益爲帝于大梁遂帥其師北歸從益避位以迎晉主六月晉主知遠殺之

蕭翰在大梁聞晉主擁兵南下遼將多棄城而去亦欲北歸恐中原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乃矯遼王命以唐明宗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從益與其母王淑妃逃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爲帝而去從益尋避位以迎晉王晉主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入大梁清宮密令殺從益及淑妃

遼蕭翰殺其平章事張礪于恒州

翰至恒州與留守麻荅以兵圍張礪第礪方臥病出見之翰數礪曰汝何故言於先帝曰國人不可爲節度使我以國舅留守汴州汝又譖我與解里好掠人財物子女何也今必殺汝趣令鎖之礪抗聲曰此國家大體安危所繫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爲是夕礪憤恚而卒

遼太后使其太弟李胡帥師禦遼主阮遇于泰德泉李胡敗績

述律后聞

遼主阮自立怒遣太弟李胡帥師拒之遼主至幽州聞之遣夷爲董安端詳隱劉哥爲前鋒遇李胡于泰德泉李胡戰敗走還

晉主知遠入大梁改國號漢○秋閏七月遼太后自將禦遼主阮遇于橫渡太后罷兵遼主入臨潢

李胡敗還述律后乃親勒師禦遼主閏七月遼主次潢河太后李胡整兵陳于橫度夾岸布軍潢上耶律屋質言于后曰太弟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太后宜思長計后乃遣屋質授書于遼主議和遼王初不從屋質譬解之遼主良久曰若何而和屋質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恚而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遼主然之遣宣徽使耶律海思詣后約和往返數日議始定於是遼主與后相見交語責讓殊無和意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后曰太祖遺旨屋質又謂遼主曰大王何故擅立遼主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后牽于偏愛託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遼交戰執萬而退后曰向太祖遭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起庸可再乎乃索籌一遼主曰父不爲而子爲之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慟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在側怒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且大王世嫡也誰敢爭之后顧李胡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愛之子不保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議遂定后罷兵遼主遂入上京尊母蕭氏爲太后

遼主阮幽其祖母述律氏叔父李胡于祖州

李胡以不得立居常怏怏述律后既鍾愛之因與謀廢立遼主遷幽后及李胡于太祖墓側

唐以留從効爲清源節度使

初閩指揮使朱文進與連重遇弒其主曦文進自稱閩王署其黨爲刺史泉州散員指揮使留從効謀興復王氏乃與仙遊人陳洪進等夜踰城劫庫兵殺刺史黃紹頗傳首于殷王延政及南唐滅殷取汀建吳越亦取福州從効知王氏不復可輔乃以兵劫刺史王繼勳執之歸于唐自領漳泉留後唐即以泉州爲清源軍授從効

節度使閩中自是分爲二矣從効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在郡專以勤儉養民爲務自奉甚簡每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民甚愛之部內安治王氏有二女孀爲郡人妻從効謹事之終身焉

晉故將何福進逐遼留守麻荅以恒州歸漢漢以馮道爲太師

麻荅貪猾殘忍民間有珎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焚炙而殺之懸人肝膽手足飲食啓居於其間遼所留兵不滿二千麻荅常疑漢兵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餒胡兵衆心怨憤聞漢主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李榮潛結軍中壯士謀攻遼兵奪守門兵殺十餘人因突入府據甲庫召漢兵及市人給鎧仗焚牙門與諸兵戰榮召諸將并力指揮使白再榮猶疑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麻荅等大懼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一貪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匿八月朔遼兵自北門入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等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遼人寶貨婦女遼人懼而北遁麻荅崔廷勳皆奔走定州與義武節度使耶律郎五合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衆推道爲節度使道曰我書生也宜擇諸將爲留後遂以白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于漢主漢主以馮道爲太師遣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再榮貪昧猜忌恒州人士苦之號曰白麻荅云

九月遼主行柴册禮

九月壬子朔遼主葬太宗于懷陵丁卯行柴册禮羣臣上尊號曰天授皇帝大赦改元天祿遼主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大人由是諸部多叛者矣

遼主追謚其考人皇王倍爲帝封安端爲明王以主東丹

人皇王之見殺也有僧收瘞之晉高祖改葬以王禮遼太宗取而葬諸醫無閭之山至是追謚曰讓國皇帝廟號義宗而以安端主東丹封明王

戊申

漢隱帝承祐乾祐元年　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遼以韓延徽爲南府宰相

遼北南二府宰相掌佐理軍國之大政北府則其宗室世預其選南府則其外戚世居其職非二者不輕

命焉其北樞密院則掌兵機武選羣牧之政凡契丹軍馬皆屬之南樞密院則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屬之所謂北衙不理民南衙不主兵也又改迭剌部夷离菫爲北南二大王掌部族軍民之政此皆遼之宰相也至於偈隱治宗姓林牙掌文告又其貴近之職焉

二月漢主暠殂子承祐立

暠即知遠也

三月遼麻荅焚掠定州而去孫方簡入城據之

遼義武節度使耶律郎五懼華人爲變與麻荅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前義武節度使孫方簡自狼山帥衆還據定州因以其弟行友方遇爲易泰州刺史每遼兵南下方簡兄弟奔命遼人頗憚之由是晉末州將陷于遼者皆復爲漢有矣麻荅至其國伏誅

冬十月遼趙延壽死

己酉

漢乾祐二年　凡五國三鎮

春二月遼遷故晉主石重貴于建州

晉李太后詣遼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外給田耕桑以自贍遼主許之并晉主遷于建州未至安太妃卒于路遺令焚骨南向擲之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令從者耕以給食頃之遼壽安王述律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聶氏二人以去

冬十月遼主侵漢貝鄴深州

庚戌

漢乾祐三年　是歲漢亡

春二月遼建政事省○秋八月故晉太后李氏卒于遼

后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杜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

冬十月遼主侵漢

遼王南伐攻下安平內丘東鹿等城大獲而去

十一月漢郭威弑其主承祐迎武寧節度使贇于徐州○漢郭威帥師伐遼至澶州威自立而還廢贇爲湘陰公○高麗王武卒子昭立

辛亥

周大祖郭威廣順元年　遼穆宗璟應曆元年　北漢主劉旻乾祐四年　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六國二鎮

春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周○周主威弑湘陰公于

宋州。漢河東節度使劉崇稱帝于晉陽崇贇父也贇既被殺崇乃稱帝乃用漢乾祐年號有幷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二月周使姚漢英如遼遼人執之以周用敵國禮也夏六月漢主乞師于遼遼遣使冊漢主崇爲大漢神武皇帝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晉不克遂遣使稱姪乞援于遼遼主遣政事令燕王述軋樞密使高勳冊漢主爲大漢神武皇帝漢主更名旻秋九月遼泰寧王察割弒其主阮而自立壽安王璟誅察割而代之北漢主劉旻遣兵伐周遼王自將會之諸部不欲南行遼主強之行至歸化州祭讓國皇帝于行宮羣臣皆醉明王安端之子泰寧王察割作亂弒遼王而自立壽安王璟小字述律太宗長子也避亂于南山耶律屋質亟遣人召諸王及喻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賊復遣弟沖迎璟璟猶豫不敢出屋質曰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相容大王死羣臣將誰王

事命璟悟乃會諸部討察割[illegible]而殺之璟遂即位是爲天順皇帝改元應曆葬世宗于顯州西山以屋質知國事北漢主旻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伐周世宗年少好遊戲每夜酣飲達旦乃寢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帝冬十一月漢遼會師伐周圍晉州而去遼遣兵五萬會北漢兵伐周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周遣王峻帥諸軍救晉漢軍乏食會遼師解峻至而遁漢主亦還峻入晉州遼師死者什三四漢主始息意於進取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遼貢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多逃于周境

壬子周廣順二年凡六國二鎮夏六月周侵漢遼救之。冬十一月己卯日南至遼行拜日禮。十二月遼明王安端卒。周以折從阮爲靜難軍節度使鎮邠州

癸丑周廣順三年凡六國二鎮夏六月遼太后述律氏卒謚貞烈葬祖陵

甲寅周世宗顯德元年凡六國二鎮春正月周主威殂晉王榮立。二月漢主以遼師伐周三月及周主戰于高平漢師敗績北漢主聞周太祖殂甚喜乞師于遼以伐周遼遣政事令耶律敵祿將萬騎如晉陽漢主自將三萬與遼兵趣潞州周主命馮道奉太祖梓宮赴山陵而自將禦之漢主陣于高平南周主與戰右軍潰周主急冒犯矢石督之馬直軍使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乃與張永德各帥二千人進戰匡胤以身先士卒馳犯漢師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漢師披靡羣將乘勝而前漢師大敗敵祿畏周之強不敢救全軍而退漢主帥其餘兵萬餘阻澗而軍周師乘之漢主復敗僵尸滿谷委棄御物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漢主時以百餘騎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箸或傳周兵至輙倉皇去云要老力備殆不能文從得入晉陽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遣王得中送耶律敵祿還遼且謝之周以趙匡胤爲殿前都虞候匡胤涿郡人四世祖朓唐幽都令生珽唐

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馬軍都指揮使弘殷娶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非常人漢初漫遊無所遇舍襄陽僧寺有老僧善術數顧之曰吾厚資汝北往則有遇矣匡胤從之會周太祖以樞密使討李守貞于河中匡胤應募居麾下太祖即位任補東西班行首再轉開封府馬直軍使高平之戰功冠群校張永德稱其勞故有是命年二十八矣夏四月周符彥卿帥師侵漢五月及遼耶律撻烈戰于忻口周師敗績周主遣行營都部署符彥卿督諸將攻北漢入漢境其民困於重賦爭以食物迎勞願助軍須以攻晉陽亟降漢汾遼憲嵐石沁忻七州周主曰自帥大軍自潞州趨晉陽環城四十里旗幟不絕遼主聞之使南院大王撻烈將騎數千屯忻代之間彥卿擊之撻烈退保忻口彥卿前鋒史彥超恃勇輕追與遼兵戰敗死彥卿收兵還晉陽周主攻城久而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及彥超死乃班師還軍匆遽焚棄芻糧數十萬所得漢州縣復皆失之漢主憂憤成疾以政事悉委其子承鈞

冬十一月漢主旻殂子鈞立遼遣使弔之漢主旻殂子鈞立遣使告哀于遼且求封冊上表稱男遼主遣使弔祭冊命爲漢帝賜詔稱兒周以折從阮爲邠寧節度使其子德扆爲靜難軍節度使父子俱領節鎭時人榮之

乙卯周顯德二年凡六國二鎭春正月周以遼降將張藏英爲沿邊巡檢使遼屢攻周河北輕騎深入周主患之問遼降將張藏英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自請將之隨宜討擊周主從其言自是河北之民始得休息周以曹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沙州自天寶末陷于西羌大中五年張義潮以州歸唐詔建沙州爲歸義軍授義潮節度使領河沙甘肅伊西等州觀察使義潮入朝以從子淮深領留後保切張氏之後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爲帥義金死子元忠嗣至是入貢于周故命之

丙辰周顯德三年凡六國二鎭春正月周主伐唐圍壽州使趙匡胤帥師入滁州復大敗唐師于六合周主自將攻唐淮南圍壽州衆凡數十萬遣殿前都虞侯趙匡胤擊唐兵于塗山匡胤大敗唐師于渦口斬其監軍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千餘艘而還二月周主復遣匡胤倍道襲唐清流關唐守將皇甫暉姚鳳驚走入滁州斷橋自保匡胤擁馬麾兵步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匡胤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匡胤突陣擊暉寫首擒之遂克滁州至夜匡胤父馬軍副指揮使弘殷引兵叩城門匡胤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乃得入匡胤自是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爲敵所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三月周主至淝橋薄壽州城匡胤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如大椽牙將張瓊以身蔽匡胤矢中髀瓊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四月唐元帥齊王景達帥師拒周周主還匡胤帥師屯六合時唐兵攻揚州韓令坤棄城走

匡胤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懼而止遂敗唐兵于揚州城下唐齊王景達帥師濟江距六合二十里設柵不進諸將請擊之匡胤曰吾兵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彼必見吾衆寡矣不若俟其至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兵趣六合匡胤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溺死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將士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匡胤所部兵莫敢不盡死矣冬十月周以趙匡胤爲定國軍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匡胤之入滁也得判官趙普與語大悅之會獲盜百餘匡胤將盡殺焉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者什七八匡胤大奇其才留置左右至是以爲節度推官普幽州薊人也十一月周召華山隱士陳摶至大梁以爲諫議大夫摶不受摶亳州真源人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遂不復干祿以山水爲樂因服氣辟穀日飲酒數杯而已歷二十餘年乃隱華山雲臺觀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主召至汴問以飛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乃遣還華山

丁巳周顯德四年凡六國二鎭春三月周主伐唐使趙匡胤帥師絕唐餉道壽州乃降周主命李重進圍壽州久不克遂復親征軍于紫金山衛命遣匡胤擊唐列寨破之斷其糧道由是唐兵首尾不相救壽州遂降于周吐蕃首領折逋支逐河西節度使申師厚涼州自唐末爲羈縻然據請命于中國至是折逋支等逐申師厚而奉其土人爲帥與中國始絕矣

戊午周顯德五年凡六國二鎭

己未周顯德六年遼應曆九年春二月遼政事令韓延徽卒。夏四月周主伐遼克關南諸州遂趨幽州五月周主有疾乃還周主

伐遼四月次滄州即日率步騎數萬直趨遼境遼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周主命韓通為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為水路都部署周主自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數十里至益津關遼守將終廷輝以城降遂登陸而西趙匡胤先至瓦橋關遼守將姚內斌莫州刺史劉楚信皆舉城降五月遼淤口關及瀛州降於是關南悉平周主宴諸將于營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周主不悅趣先鋒劉重進先發據固安周主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日周主不豫乃罷兵南還孫行友拔遼易州斬其刺史李在欽周主詔以瓦橋為雄州益津關為霸州令陳思讓韓令坤戍之

遼以高模翰為中臺省左相

模翰一名松勃海人善騎射太祖知其才委任心腹之事立晉之功模翰第一太宗南伐其功尤多至是以右相改左相

六月周以趙匡胤為歸德軍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

周主自伐遼還在道閱四方文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點檢永德周懿親有功周主疑之遂以匡胤代永德匡胤以趙普為掌書記

周主榮殂子梁王宗訓立

世宗殂年三十九子梁王宗訓立生七年矣尊皇后符氏為太后

遼遣使如唐周人殺之

唐屢遣好于遼至是遼遣使報聘周泰州團練使荊罕儒募刺客於道殺之自是遼與南唐遂絕

冬十一月漢遼會師伐周

通鑑續編卷第二

通鑑續編卷第三

庚申

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趙匡胤建隆元年○是歲周亡宋代天下宋北漢南唐南漢蜀遼凡六國吳越荊南凡二鎮

春正月周使趙匡胤帥師禦漢遼至陳橋匡胤自立而還

周聞漢遼兵自土門東下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禁兵禦之癸卯發汴京殿前散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門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高懷德張令鐸殿前都虞候王審琦虎捷右廂都虞候張光翰龍捷右廂都指揮使趙彥徽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共以事理譬曉之諸將不可夜五鼓將校軍士集聚門宣言冊點檢為天子甲辰黎明逼匡胤寢所勢甚盛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未起聞其言攬衣

起[illegible]校已露刃列庭曰諸軍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擁之上馬還汴匡義進曰夫定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擾奪匡胤乃誓衆曰我有言諸將能從乎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貰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匡胤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

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為鄭王遷之西宮

匡胤在公署將士擁范質王溥等至質以義讓匡胤匡胤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

史075-038

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國號宋遣使徧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命周宗正郭玘祀周陵廟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論翊戴功以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為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龍捷右廂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遞進爵華山隱士陳摶謁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宋贈周副都指揮使韓通為中書令宋主思通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群臣以建國之始乞肯之宋主猶懲戒終身不得節鉞宋遣使賑貸于諸州○宋主以其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光義即匡義也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宋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請依隋唐以來立四親廟

宋主從之復詔議追尊四代號謚於是判太常寺竇儼上議尊高祖朓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宋主御崇元殿備禮冊命因奉安神主于廟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漢遼師還○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為太后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胤光義光美匡贊匡濟匡贊早卒陳橋之變宋主先遣楚昭輔入亦慰安家人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宋加周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官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廷祚同中書門下二品○宋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及

第出身有差○三月唐吳越遣使如宋賀即位也宋遷周六廟于洛陽廟成遣官奉遷周六廟神主居之仍命郭玘以時饗祀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會北漢師伐宋宋主即位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為訝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宋主手詔慰撫且召守御為皇城使北漢主約閒之乃以懼書皓筠詞舉兵及守節至斥宋主遣歸謂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禦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今幕府為數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進等送于北漢以來求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而據其城北漢主封筠為西平王自帥兵赴之筠見北漢主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裝周世讎不悅其語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兒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公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忠而自引家南向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漢平章事忠敵和爾

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平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宋主圍澤州六月李筠死之五月宋主自將大發討筠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宋主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獲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引兵圍之六月宋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請死宋主嘉其忠以為太府帥北漢主懼引師歸乙酉宋主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宋主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七月宋主至大梁宋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秋七月宋選諸州兵入衛宋主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選悍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

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皆趙普之謀也八月宋立后王氏○宋以趙普爲樞密副使○宋李繼勳侵北漢取石州○宋荊南節度使南平王高保融卒弟保勗嗣保融迂緩國事悉委于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于宋宋主授以節度使而諡保融曰正懿九月宋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反冬十月宋主討之十一月重進自焚死唐主使其子從鎰朝宋主于揚州重進周太祖之甥也與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宋主宋主即位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青州重進聞命下乃陰懷異志宋主得其情遣六宅使陳思誨齎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欲公襄隨思誨朝下左右沮之因言擧不決又自以周室舊臣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以聞宋主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宋主發汴京十一月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今擧族將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宋主入城誅同謀者數百人因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入貢于宋。遼主殺其叔父李胡李胡子宋王喜隱輕慓無恒謀反事覺辭連李胡遂死于獄尋追謚曰章肅皇帝宋以竇儀爲翰林學士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其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因卻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宋主斂容謝之故臣是對近臣未嘗不衽帶宋初作受命寶宋主旣受周二寶又作受命之寶自是遂爲故事凡帝即位必作之而文不同宋鑄宋通元寶錢

辛酉宋建隆二年凡六國二鎮春正月宋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愈弊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三月宋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延釗宋主故人也爲殿前都點檢宋主不欲役人以是職故有是命唐徙都洪州○宋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種雜木百每等減二十爲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人種韭一畦闕一步長十步令佐以春秋巡視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六月宋太后杜氏殂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謂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長君天下豈爲汝有耶汝百歲後當傳位于汝弟四海至廣萬幾至衆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尔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爲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甲午后殂宋遣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等五人罷兵就鎮宋主旣誅李筠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鬭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爲言宋主未之許普乘閒復力言之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孰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閒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

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於是以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張光翰爲江寧節度使趙彥徽爲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居職如故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盛豈可復委以兵柄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

秋七月宋主以其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行興元尹。唐主景殂子煜立于江寧景之初年屬中國多故盧文進李金全皇甫暉等又皆歸之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鄂山鑄錢物力富盛嘗試貢士以高祖入學爲詩題頗有窺覦中原之志及淮甸入于周浸以衰弱揚州臨于宋主日習水舫戰艦於汴京南池景聞大懼遂從豫章會其彭澤令薛良避罪奔宋獻平南策宋主斬良景始安然終以境土蹙弱憂悶成疾而殂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而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奉表于宋請追尊帝號宋主許之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冬十月宋葬明憲太后于安陵。十一月宋主臨國子監初周世宗命營國子監置學舍未成而殂宋主即位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自爲贊書于孔顏之座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矣

宋以李漢超爲關南兵馬都監漢超至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己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耳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妻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自是益參政猛齊州吏民愛之

宋以郭進爲西山巡檢使進至西山賊令嚴肅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何自護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宋主從之

壬戌宋建隆三年唐後主煜元年凡六國二鎮

春正月宋命州縣長吏勸課農桑自後歲首必降是詔

二月北漢主侵宋晉潞州。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

夏四月宋太常博士聶崇義上三禮圖自唐以來禮文多缺崇義善禮學朝廷凡有大事多從其議周世宗嘗命參定郊廟祭玉崇義因取隋開

皇中禮官所撰三禮圖重加考正至是上之宋主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參議於是翰林學士竇儀詳閱定爲十五卷以頒之行焉且圖于國子監講堂之壁

唐清源節度使晉江王留從効卒子紹鎡嗣其將陳洪進執紹鎡歸之于江寧以副使張漢思爲留後從効卒子紹鎡總留務月餘統軍使洪進誣紹鎡將召越人以叛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而自爲副使漢思老頗懦不能治軍務事皆決于洪進

六月宋吳廷祚罷。

冬十月宋以趙普爲樞密使。宋主匡胤遷其故主鄭王宗訓于房州。宋廣東京城宋主欲廣汴城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始壯麗矣

宋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行逢卒宋授其子保權節度使而追封行逢汝南郡王保權年十一矣

十一月宋初班歷于唐。荊南節度使高

保勗卒兄子繼沖嗣繼沖保融子也十二月宋衡州刺史張文表叛襲潭州入之初周行逢病且死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很者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于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邀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而燕飲文表兵至徑入府中簡醉被殺將趨朗以潭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求援于宋

宋以姚內斌爲慶州刺史內斌至郡西戎畏服不敢犯其境

高麗入貢于宋

宋

癸亥宋乾德元年是歲荊南亡凡六國一[illegible]

春正月宋慕容延釗帥師討張文表

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宋以慕容延釗爲都部署率十州兵討文表李處耘爲都監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于平津亭斬文表臠而食之梟首朗陵市

宋慕容延釗入江陵高繼沖以荊南地歸之初宋主遣內酒坊副使盧懷忠使荊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于宋主曰高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于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慕容延釗行宋主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乃命延釗假道江陵以討文表李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沖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沖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沖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荊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沖聞之以爲無虞是夕保寅宴于延釗帳中處耘率親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方俟保寅還遽聞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而率親兵先入城比繼沖還則宋兵已分據之矣荊人束手聽命即發江陵兵

萬餘同趨湖南繼沖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戶一十四萬二千二百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之于宋宋主受之以王仁贍爲荊南都巡檢使而授繼沖馬步軍都指揮使荊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孫光憲爲黃州刺史

宋慕容延釗克潭州及周保權戰于澧江敗之

三月遂入朗執保權以歸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州保權牙校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得入宋主遣使諭之從富等不聽命以兵逆戰于澧江宋師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而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州者入城言被擒者爲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琦帥師獲保權之以歸宋主釋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復聚衆寇餘宋師擊殺之湘湖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宋初定折杖法流刑四曰加役流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杖二十二千五百里杖十八二千里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徒刑五曰徒三年杖二十二年半杖十八二年杖十七一年半杖十五一年杖十三杖刑五曰杖一百爲杖二十九十爲十八八十爲十七七十爲十五六十爲十三杖皆背受笞刑五曰笞五十爲十下四十三十爲八下二十十爲七下笞皆臀受

夏四月宋行應天曆王朴欽天曆推驗稍疏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曆上之賜名應天頒行焉

宋置義倉于州縣五季之亂義倉多廢宋主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小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所收二稅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貸

唐清源將陳洪進幽其留後張漢思而代之漢思患洪進專恣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欲壞坐立皆不自持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投洪進怒之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直兵去漢思方坐於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戶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軍發衆情不可遏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爲即自所門出印與之洪進遂召將吏曰留後

授吾印以蒞事衆皆賀即日遷漢思易墜以兵守之遣使請命于唐唐以爲節度使宋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初宋主既平澤潞欲事河東問計于暉暉曰澤潞瘡痍未瘳軍旅荐興恐不堪命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圖之宋主以爲然至是欲謀蜀乃以暉鎮鳳州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宋以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以朝官知縣革藩鎮之弊也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宋主幸武成王廟歷觀圖壁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宋判大理寺竇儀上重定刑統凡三十卷時稱詳允八月宋王全斌侵北漢克樂平縣以爲平晉軍遼人救漢不及而還。冬十月宋以高繼沖爲武寧節度使鎮徐州十一月宋主有事于南郊赦。十二月宋后王氏殂諡曰孝明祔葬安陵陳洪進入貢于宋洪進以宋日強大而懼遣

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自稱清源軍節度副使入貢于宋且請制命焉宋初置諸州通判宋主懲五季藩鎮之專橫用文臣知州以分節度刺史之權趙普請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矣溪州蠻彭允林附于宋

甲子 宋乾德二年凡六國一鎮春正月宋范質魏仁浦王溥罷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屢來避位至是從之自唐以來宰相入見漢大政事必命坐面議從容賜茶而退質等憚宋主英武每事輒具劄子進呈且言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誤之失宋主從之由是坐論之禮始廢宋以趙普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崇矩爲樞密使普既相以天下爲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

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拜迎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宋主不許明日普復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請宋主怒曰朕固不爲遷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從宋主久得志屢以微時所不足於宋主及己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

言二月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宋折德扆侵北漢衛州執其刺史楊璘以歸。宋以陳洪進爲平海軍節度使洪進事宋甚謹宋改清源爲平海軍授之以其長子文顯爲副使夏四月宋以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宋主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幾與普齊也宋以秦再雄爲辰州刺史自隋以黔中地置辰州唐分爲錦溪巫敘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鈔宋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況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宋主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爲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

甲渡水歷山飛壍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寨
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
湖湘無復邊患六月宋主加其弟光義中書令光美同平章事
德昭貴州團練使德昭宋主長子也冬十一月宋永安節度使折
德扆卒以其子御勳知府州事德扆鎮府州甚得蕃情契丹畏之宋王全
斌劉光義帥師分道伐蜀蜀主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
統軍政太后李氏嘗謂蜀主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
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
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
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荊湖蜀主欲通使昭遠等固
止之宋主詔蜀之鄉吏行卒先在江黃者悉放還而蜀主
遣趙彥韜孫遇為諜入汴規強弱彥韜嘗以蜀主與北漢
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宋主久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
喜曰吾用師有名矣令彥韜等指畫江山出拒之狀及兵

營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十一月以王全斌劉
光義為西川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崔彥進王仁贍劉延
讓曹彬副之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於
汴水之濱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召全斌以圖授之
且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
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光義等由歸州進
十二月宋劉光義克夔州初夔州有鎖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砲具光義
將行宋主示以地圖指鏁江曰我師至此泝流而上慎勿
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卻
卽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鏁江三十里舍舟
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破州城蜀守將高彥儔自焚
死悉如宋主計宋王全斌克蜀興州遂及蜀韓保正戰于三泉獲
之全斌克萬仞燕子二砦遂下興州拔二十餘砦所向克捷獲糧儲不貲蜀主遣韓保正李進等禦之全斌先鋒將史延德與戰于三泉砦禽保正及進等獲糧二十萬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

宋主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峴以王
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製律呂樂始和暢焉
乙丑宋乾德三年是歲宋滅蜀凡五國一鎮春正月宋王全斌克蜀劍門獲
其樞密使王昭遠蜀主孟昶降全斌等次于成都王全斌等乘勝
而前蜀主遣王昭遠趙崇韜等帥兵禦之將行蜀主命左
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
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及行執鐵
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宋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
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砦彥
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
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度桔柏江焚
梁退保劍門宋師進次于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
險者君宜各陳進取之策軍校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
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
有渡自此出劍閣南二十里至清強與大路合可於北進
不足恃也全斌即欲卷甲趨之康延澤曰來蘇

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莫若諸
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清強北擊劍門與大
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乃令史進德趨來蘇而自帥大眾
前進進德至來蘇造浮梁于江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遂
進次清強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眾退屯漢
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進德已克劍門昭遠股慄失次
甲戌全斌至趙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床皇懼不能起
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
悲嗟流涕目盡腫惟誦羅隱詩云運去英雄不自由俄而
宋追者至與崇韜俱被執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
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趨劍門以
禦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又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
但攜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
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壬午
全斌克利州得其糧八十餘萬斛蜀主皇駭問計于左右
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
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
為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效命甲申全斌進

火燬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遣康延澤以百騎先入成都諭以恩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全斌等乃入城時劉光義克萬施開忠遂五州聞蜀主已降乃引師會全斌于成都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九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宋主設氊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偏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三月

宋兩川兵起王全斌等平之

王全斌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厭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宋主詔發蜀兵赴汴州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蜀兵憤怨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百人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各保護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三月蜀兵行至綿州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全斌遣米光緒招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私其橐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田欽祚等分道攻討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廷翰張昀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分守綿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又之曹彬劉廷讓力戰大破師雄於新繁師雄走保郫縣全斌仁贍等復攻之師雄走死于金堂餘黨復推謝行本爲主康延澤丁德裕等分道招輯蜀人始定

宋置封椿庫

宋既平荊湖西蜀儲積充羨乃於講武殿後置內庫以貯金帛爲軍旅飢饉之備名曰封椿

夏六月

宋封孟昶爲秦國公尋卒

二月宋以呂餘慶權知成都府三月蜀主昶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五月乙亥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丙戌宋主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六月甲辰拜昶開府儀同三司撿校大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子玄喆爲泰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庚戌昶卒宋主廢朝五日御正衙備禮冊命爲尚書令追封楚王謚恭孝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宋主令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宋主有志于漢聞之甚喜及昶卒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尔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爲不食數日亦死宋主聞而傷之初宋主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翰林學士竇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嘗有此號宋主大悅曰作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宋主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也

秋七月宋初置諸路轉運使

自唐開元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以降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宋主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于上矣

冬十二月回鶻于闐入貢于宋

丙寅

宋乾德四年凡五國一鎮

春正月宋以孔宜爲曲阜主簿奉孔子祀

宜孔子四十四代孫布文宣公仁玉之子也五季以來襲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

夏五月宋主策賢良方正之士于紫雲樓

宋主承唐制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三科以待天下之才除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悉許應詔對策三千言詞理俱優者則中選謂之制舉是年宋主親試制科人姜涉等於紫雲樓下

占城入貢于宋○宋除進羨餘賞令

時三司令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宋主曰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

食何以致之自今勿復施行 秋七月西南夷董暠附于宋

丁卯 宋乾德五年凡五國一鎮 春正月宋召王全斌等還與官有差

以曹彬爲宣徽南院使 宋主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贓貨殺降之罪命責授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爲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劉廷讓與諡並進爵秩後呂餘慶參知政事曹彬自蜀還橐中唯圖書衣衾又能戢下秋毫無犯宋主深嘉之以爲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宋主曰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爲

二月宋以沈義倫爲樞密副使 義倫爲西川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及歸護中唯書卷而已故有是命

三月五星聚奎

○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宋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

免 或譖重贇私取親兵爲腹心者宋主怒欲誅之咨於趙普普曰陛下必不自將親兵須擇人付之若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敢爲陛下將者宋主然之乃出重贇爲歸德節度使而止

秋九月宋定難節度使西平王李彝興卒子克睿嗣 彝興即彝殷也

戊辰 宋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廣運元年○凡五國一鎮 春二月宋立后宋氏 右衛上將軍偓之女也

三月宋初覆試貢士 是歲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委中書覆試

宋以董遵誨爲通遠軍使 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宋主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宋主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嘗發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躍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排衣起宋主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斷敗宋主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蛇之事乎遵誨皇恐請死宋主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乃自驍武指揮使拜馬軍都軍頭至是以夏州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封羊羅酒宴犒甚至衆皆感泣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賊境俘斬甚衆獲牛馬數萬夷落以定自是各謹封略秋毫不敢犯

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 北漢自晉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憂文奕爲相召抱腹山人郭無爲及五臺山僧繼顒參預國事既又授其樞密使段常而以郭無爲爲相樞務悉以委之宋主遣使責之曰爾不棄我命違改年號助李筠發段常其罪有三漢主遣使謝曰父爲恩顯敎之違主不報而拘留其使漢主益憂憤成疾殂初護聖營卒薛釗娶世祖女生繼恩及世祖鎮太原爵位通顯釗以微賤罕得見其妻居常怏怏一日乘醉求見即引佩刀刺之妻奮衣得脫釗乃自剄繼恩時幼世祖以其主鈞無子命養之薛釗妻乃改適何氏生繼元漢主又養爲子至是繼恩即位遣鈞曰

年知皇帝初宋主嘗因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於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宋主哀之語諜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加兵焉

八月宋李繼勳帥師侵北漢

九月漢侯霸榮弒其主繼恩 宋主遣昭化節度使李繼勳帥党進曹彬何繼筠康延沼趙贊司超李謙溥等以禁軍伐廣九月庚子繼勳敗漢兵于洞渦河初侯霸榮嘗以驍指揮使戍樂平及宋克樂平霸榮以衆降之未幾自宋走還太原漢主鈞復用爲供奉官及宋師大入霸榮謀持繼恩首以獻宋乃乘無備白晝挺刃入漢主喪室反爲其門時漢主懼踰屏見之挺穿環走霸榮推胸賊之

北漢相郭無爲誅侯霸榮漢主繼元立 郭無爲聞漢主被弒遣卒登墻入室殺霸榮而立繼元

遼師救北漢 漢主繼元告哀于遼且乞師遼主大發兵遣兵馬都管撻烈將而赴之

冬十一月宋主有事于太廟 宋主享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

吉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遂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云

大食入貢于宋

己巳 宋開寶二年遼景宗賢保寧元年○凡五國一鎮

春二月遼人弑其主璟于懷州 遼主荒耽于酒好畋嗜殺刑政紊亂嘗以虞人沙剌迭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以死又以楚鴨除鷹坊剌面腰斬之去國人怨之至是田于懷州獲熊而飲甚驩夜分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弒之

遼主賢立 賢小字明扆世宗第二子也聞遼主被弒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群臣尊曰天贊皇帝加耶律屋質于越知國事

宋主侵北漢三月圍太原 宋主命李繼勳等進攻太原復命韓重贇為北面都部署防契丹以光義為上都留守遂發汴二月乙未繼勳敗漢兵于太原城下戊戌宋主至築長連城圍之旁史昭文以憲州趙文度以嵐州降乙巳登分水以灌城中遂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

党進劉一東城中大懼然猶倚遼為援四月己未何繼筠逆遼師于陽曲敗之斬首數千宋主命以所獲遼俘示於城下城中由是喪氣五月韓重贇復敗遼師

夏五月宋初命諸州獄吏恤繫囚 宋主以暑盛詔獄吏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歲以為常

閏月宋師還太原圍解 太原圍久遼援不能進宋主詔繼元降許以青州節度使且許郭無為邢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一日因燕羣臣無為慟哭于庭曰今日以孤城抗宋入數計將安出引佩刀欲自剌奠動衆心漢主以憂降階持其手引升坐而止及南城為分水浙隨水注城中無為請自將夜擊欲自援降宋值天陰晦不克漢主知其意遂殺無為城中紛擾戚而出兵欲戰又為宋所敗死者萬計至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宋主將開壁門八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正可中夜輕出巳而果諫者時宋師頓于甘草地會署云軍士多疾太常博上李光贊言曰蓋尔晉湯豈貴踐計重勞飛鞔取怨黔黎豈若田鑾復都也兵上黨使臭取其麥秋耳其未既寬力役之征便是湯平之策宋主從之乃令趙普諭諸將解圍而還○秋九月宋初令民典賣田宅者輸錢印契

庚午 宋開寶三年凡五國一鎮

春三月宋賜舉人久不第者出身 宋主閱進士諸科得十五舉以上司馬浦等百六人心憐之並賜本科出身特進名科自此始

宋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 昭素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因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于屏几

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五月宋置便錢務 宋因唐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于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至是始置務汴京令入錢者即日輦致而受券付諸州給之

秋九月宋詔備前朝諸陵被盜發者 詔洛陽鳳翔雍耀等州周文成康王秦始皇漢高文景武元成哀後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肅宗代德武宣懿僖昭諸帝凡二十七陵嘗被盜發者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槨重葬所在長吏致祭

宋潘美師師伐南漢冬十二月克韶州 南漢主專任宦者龔澄樞尤貴幸用事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賦斂煩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米斗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瑇瑁飾之內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所游幸無度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宋主聞之歎曰吾當救此一方民乃令南唐主為書諭漢主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諸州錄因唐使而[illegible]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言宋主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崇珂為副以伐之南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賞曹漢主艮以來耽於游宴城壁濠隍往飾為宮館池沼樓觀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往賀州郭崇岳往桂州李托往韶州畫守禦之策九月宋師至富州克之斬其將伍彥柔澄樞遁還十月宋師克賀州十一月遂攻昭桂下之十二月克連州大敗漢兵斬首萬餘乘勝遂下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鎮閫韶

破窮蹙不知為計始令整廣州東壁遣郭崇岳屯馬運以禦宋崇岳無謀勇唯日禱鬼神而已

辛未 宋開寶四年是歲宋滅南漢凡四國一鎮

春二月宋潘美滅南漢執漢主劉鋹以歸 正月潘美克英雄州漢都統潘崇徹以其衆降宋師進次瀧頭漢主遣王珪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止于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舶船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舶船走宋師將薄城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諭以宋主意以為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此五者唯所行之他不敢聞也乃令毀直舟[illegible]家美蕭漼送汴而次師城外漢主欲遣其弟保興奉百官以迎宋師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備美遂進攻保興迎戰而敗崇岳為亂兵所毀城遂宿龔登澄等謀曰宋[illegible]利吾寶貨耳乃盡焚其府庫宮殿美入城擒漢主及保興潘謂李托薛崇譽與其宗屬文武九十七人部送汴京有宦者百餘請見美曰是輩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悉戮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一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夏六月宋封劉鋹為恩赦侯 五月乙未朔鋹至京宋主遣呂餘慶問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于龔澄樞明日有司以帛繫鋹及其宮僚屬于廟社宋主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之鋹對曰臣年十六僭偽號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因伏地待罪宋主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李托薛崇譽斬于千秋門外釋鋹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辨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耶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慚謝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 溫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宋主難其代不許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宋主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授中丞其不輕任人如此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宋知英州董元吉有罪棄市 元吉守英月餘受贓至七十餘萬宋主以嶺表初平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

十一月唐主使其弟從善朝于宋乞降號稱名

宋主許之 唐主事宋甚謹每聞宋有嘉慶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內實脩備及南漢亡懼甚上表於宋乞去國號為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illegible]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客資白金如[illegible]普之數唐君臣皆服宋主之深度

壬申 宋開寶五年凡四國一鎮

春二月宋以劉熙古參知政事○夏五月大雨河決宋主放其宮女百人○秋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宋李崇矩罷 崇矩女為趙普子承宗妻三人相厚善宋主聞之不悅會崇矩客鄭伸以崇矩持之簿上書告其陰事崇矩不能自明遂罷而普由是見疑

癸酉 宋開寶六年凡四國一鎮

春二月高麗王昭卒子伷立○三月宋鄭王郭宗訓卒于房州諡曰周恭帝葬于順陵 鄭王殂宋主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諡曰周恭帝還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焉

宋主覆試貢士於講武殿 宋承唐制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是年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取宋準以下十一人而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甚陋對問失次宋主黜之而濟川乃昉鄉人會有訴昉用情取舍宋主

乃籍終場下第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親御殿給紙筆別試令殿中侍御史李瑩等爲考官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而責昉爲太常少卿殿試遂爲永制宋主語近臣曰昔者科名多爲勢家所取朕親臨試盡革其弊矣夏四月宋命薛居正監修五代史○五月宋劉熙古致仕○交州丁璉入貢于宋宋封璉爲交阯郡王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權有十二州之地南漢攻執之仍置交阯節度使乾德初驩州刺史丁公著之子部領攻節度使吳處玶而據其位自號大勝王以其子璉爲節度使漢既亡璉入貢于宋宋授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阯郡王遼于越耶律屋質卒○宋武寧節度使高繼沖卒繼沖鎮彭門幾十年委任僚佐部內亦治宋使錢文贄還吳越吳越事宋極謹宋主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偫什物無不悉具因召吳越進奏使錢文贄謂之曰朕數年前令陶穀草詔比來城南建離宮今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居之以詔示文贄遣還諭旨秋八月宋趙普免普獨相十年爲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檝以贓論死廷臣多忌之宋主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宋主至倉卒不暇屏宋主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宋主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皇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宋主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三司使趙玭以聞宋主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爲救解得止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其居多營邸店以規利翰林學士盧多遜方以文學得幸而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宋主滋不悅初判大理寺雷德驤以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刑名見宋主言之宋主怒德驤誣毀大臣黜爲商州司戶知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隣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訟普親信堂吏胡贊李可度受賕骫法普復庇二人宋主怒杖贊

可度而召德驤爲秘書丞擢有隣秘書正字普恩益替會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宋主手封其表藏諸宮中九月宋呂餘慶罷○宋主封其弟光義爲晉王兼侍中班宰相上宋主加其子德昭同平章事○宋以薛居正沈義倫平章事盧多遜參知政事多遜博學善文詞給任數詐多奇中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宋主好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預戒吏以令白己知所取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宋主問書中事應答無滯同列皆伏由是有寵冬十二月宋行開寶通禮宋主命李昉劉溫叟本開元禮損益爲書二百卷號通禮行之

甲戌宋開寶七年凡四國一遼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三月宋遣使如遼夏四月遼使耶律昌朮如宋始通也三佛齊入貢于宋○秋七月南丹州蠻莫洪燕附于宋○九月宋曹彬帥師侵唐宋主欲伐唐而無名乃遣知制誥李穆使唐諭唐主入朝唐主辭以疾且言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饒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唐主不從而遣使來封冊宋主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唐主不答迥還具言江南可取之狀宋主遂與普定計伐之且曰王全斌下蜀多殺降人吾思之常耿耿不可用也普曰全武殺掠唯曹彬不從請用之會普多事已至是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都指揮使州兵十萬以伐唐將行宋主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鬭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十月彬等發江陵水陸並進閏月克池州敗唐兵于銅陵遂次

采石磯初唐池州人樊若冰以舉進士不第因歸宋乃為釣於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遣內侍石全振往荊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荊渚而下議者以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聽擢若水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為鄉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十一月若水請試舟於石碑口遂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與唐師遇輒敗之時唐主委兵柄于皇甫繼勳機事於張洎陳喬以徐元楀為傳詔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

冬十月宋五代史成凡百五十卷宋王覽之謂宰相曰梁太祖暴亂若此宜其賊虐於子也

十二月吳越王俶圍唐常州宋今也

宋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從史館修撰扈蒙之請也日曆自是修矣

乙亥宋開寶八年是歲宋越唐凡三國一統

春正月宋曹彬圍唐江寧曹彬再敗唐師于白鷺州遂薄江寧圍之

三月遼使克沙骨慎思如宋結成也

夏四月宋以衛德仁為太樂署令教坊使衛德仁以老乞同光故事求領郡宋主曰伶人為刺史唐莊宗之失也豈可効之宰相擬州司馬宋主曰上佐乃士人所處不可但當於樂部遷轉耳故有是命

吳越王俶克唐常州歸之于宋。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宋使郝崇信如遼報使也

東印度酋長使其子穰結說囉朝于宋。

八月遼使耶律霸德如宋致方物也

西南蕃順化王入貢于宋。

九月宋主狩于郊宋主狩于近郊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

宋師克唐潤州。冬十月唐主使徐鉉求成于宋宋主不許曹彬屢敗唐師于城下潤州復降唐主危迫乃遣其吏部尚書徐鉉等貢方物于宋手書上表以求緩師鉉至言于宋主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唐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宋主反覆論辯不已宋主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人鼾睡耶鉉乃辭歸

宋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用者以聞。

十一月宋曹彬滅唐唐主李煜降初圍唐日久唐王猶不知之一日登城見列柵于外旌旗遍野始大懼知為近習所蔽遂殺皇甫繼勳召朱令贇于上江命建巨筏載甲士十五萬順流而下以斷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櫂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挽不敢進明因移艤渚將精角師兵報之令贇至皖口明合劉遇逆戰大破之擒令贇衆赴水者十五六唐人益懼求成不許并頓師城下後唐兵出則與之戰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彬遣人謂唐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唐陳

喬張洎等每引符命謂玄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比軍旦夕當自引退苟一旦不守即臣當先死唐主深倚洎喬故無降意及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彬稍愈又明日城陷陳喬徑入白唐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唐主曰此乃曆數使然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唐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八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者江南賴以安全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捷至群臣稱賀宋主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宋使宋準如遼。十二月遼使耶律烏正如宋賀正旦也自是歲以為常

宋進封劉鋹為彭城

郡公

丙子 宋開寶九年十月以後太宗炅太平興國元年凡三國一統

春正月宋封李煜為違命侯

正月辛未宋主御明德門以唐主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宋主見而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姪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宋主召徐鉉責以不早勸煜降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問其他宋主曰忠臣也又責張洎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宋主奇之以為太子中允

二月宋以曹彬為樞密使

初彬之總師伐唐也宋主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宋主謂曰本欲授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宋主詰之美以實對宋主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踰月拜樞密使

吳越王俶朝于宋

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入朝于宋宋主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等二月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封孫氏爲王妃留兩月遣還

三月宋主以其子德芳為貴州團練使

德芳宋主子也

宋主如洛陽

宋主如西京遂謁安陵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宋主生於洛陽樂其風土意欲留居之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宋主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據山河之勝且可去冗兵光義力請還汴宋主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四月遂還汴

宋曹翰屠江州殺唐守將胡則

唐州郡皆降宋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舉州般區守宋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取貲財屠其民

夏五月宋使田守奇如遼

賀遼主生辰也自是歲以為常

秋

八月宋党進帥師侵漢九月敗漢師于太原遼使耶律沙救漢

宋主命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叔学信王政忠閻彥進齊超孫晏宣安守忠齊延琛穆彥璋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于遼遼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

○冬十月宋主有疾壬子召其弟晉王光義入侍是夕宋主匡胤殂甲寅宋主光義立赦

十月宋主不豫壬子夜召晉王入寢殿屬以後事宦官宮嬪皆不得近但遙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宋主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俄而宋主殂年五十宋后見晉王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于王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晉王即位號宋后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大赦天下宋主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即位之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哉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爲天下主雖深居閉門何益既而微行數出有諫者輒語之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爲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汴京新宮成御正殿坐令洞開諸門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嘗謂宰相薛居正等曰朕觀爲臣者此多不能有終豈忠孝兼而無以享厚福耶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宋主曰汝服此衆必相效禁之主一日請宋主以黃金飾轎輿宋主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又嘗謂侍臣曰古之人君但能正身自致無遐之地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爲之而使下無間言哉尤註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嘗容貸也晉王嘗病亟親往視之自爲灼艾王覺痛宋主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

吾所不及也書於任使即位之初交廣劍南太原荊湖江表遼夏皆敵國也因注意謀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屬在汴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恐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入朝必召對命坐厚爲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資能養死士使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閒無西北之憂以至平蜀楚析越吳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元年有州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有府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戶三百九萬五百四云史臣曰太祖起介胄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豈人力也耶觀其釋藩鎮兵權縱贓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錄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於太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宋主以其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爲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廷美即光美也初太祖以德昭德芳年幼欲其漸進故不加封爵宋主即位始封德昭釋德芳使相云尋遵杜太后遺教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宋以盧多遜平章事楚昭輔爲樞密使○宋進封李煜隴西郡公劉鋹衞國公○十一月宋封高麗王伷爲高麗國王○宋使馮正如遼告哀也十二月宋大赦改元宋主御乾元殿受朝樂縣而不作大稱改元宋始令諸道轉運使察舉部內官吏○

遼使郎官王六蕭古只如宋郎官王六弔慰也蕭古只賀即位也

丁丑宋太平興國二年凡三國一鎮春正月宋宴貢士于開寶寺宋主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及親試擧人閱其十擧至十五舉者百二十人并進士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諸科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擧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又九經七人不中格宋主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靴笏錫宴開寶寺自爲詩二章賜之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脩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於下第宋主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與京官授將作監丞或大理評事爲諸州通判云宋置江南榷茶場從轉運使樊若冰之請也二月宋主更名炅○三月宋加河陽節度使趙普太子少保○夏四月宋葬太祖于永昌陵遼遣耶律敞會葬秋八月平海節度使陳洪進朝于宋○宋初罷節鎮領支郡之制高保寅知懷州懷故隸河陽而保寅與趙普有隙上疏乞罷領支郡之制右拾遺李瀚復以爲言宋主納之自是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冬十月遼遣使如宋賀生辰也自是歲以爲常宋榷酒酤○十有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

戊寅宋太平興國三年是歲吳越附宋凡三國春二月宋立崇文院初宋置三館于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宋主即位命於昇龍門東北剏立三館書院至是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三月吳越王俶朝于宋○夏四月陳洪進以漳泉二州歸于宋宋以洪進爲武寧軍節度使洪進朝于汴京因以漳泉二州十四縣戶十五萬一

千九百七十八獻之宋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近郡遣之官五月吳越王錢俶以其地歸于宋宋封俶爲淮海國王俶朝于汴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宋主不許俶乃籍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十一萬五千三十六獻之于宋宋以淮南節度管內爲淮海國封俶爲王授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並爲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緦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一千四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凡蔬果箕帚之屬悉收算乞盡釋不取以蠲其弊宋主從之宋定難節度使李克叡卒子繼筠嗣○六月宋詔自今職官受贓雖赦不得復敘太祖之世雖大赦不釋贓吏至是復詔諸職官以贓致罪者雖會赦不得敘永爲定制秋七月宋隴西郡公李煜卒初曹彬令煜治裝方以亡國爲念不及理多取留汴貲不自給言于宋主宋主命增給月奉仍賜錢三百萬年四十二而卒贈太師追封吳王宋以孔宜襲封文宣公宋主召宜問以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宜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因均田遂抑本家爲編戶至今不免詔復其家九月宋宴貢士于迎春苑○冬十一月戊申宋主有事于太廟己酉郊赦宋主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大赦加恩中外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遂肆赦加恩以爲常制

通鑑續編卷第三

通鑑續編卷第四

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遼乾亨元年是歲宋滅北漢凡一中原春正月潘美帥師侵漢帝議伐漢曹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分道伐漢又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遼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以石熙載簽署樞密院事○張思訓獻所製渾儀司天監學生巴中人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作渾儀以獻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人運尤爲精妙焉帝命置於文明殿東南鼓樓下擢思訓爲渾儀丞二月帝自將侵漢○遼耶律沙救漢三月郭進敗遼師于白馬嶺漢主求救于遼遼主遣南府宰相耶律沙爲都統冀王敵烈爲監軍帥師起之三月乙未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遼師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夏四月以石熙載爲樞密副使○師圍太原五月漢主劉繼元降詔封爲彭城郡公潘美等敗漢兵進築長連城以圍太原矢石交下知北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四月庚午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意其城陷殺傷者衆手詔諭漢主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敵帝怒親督諸將衛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城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壬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漢主歎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手詔諭漢主速降當保終始貴富益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兵未夜漢主遣客省使李勲奉表乞降帝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甲申漢主卒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賜以襲衣玉帶召使升臺衆拜叩首謝罪帝釋之己丑授特進撿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祠部郎中劉保勳知太原府祈

術鄉亦攻取嵐憲州岢嵐軍凡得州十縣四十戶十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惲以下官有差

漢劉繼文奔遼遼封爲彭城郡王○帝發太原六月遂伐遼圍幽州秋七月及遼耶律休哥戰于高梁河敗績乃還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遂決五月庚子發太原六月丁卯次東易州遼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戊辰次涿州遼判官劉厚德以城降庚午次幽州城南遼將耶律奚底軍于城北帝攻走之壬申命宋偓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遼將多恐七月遼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遼主遣耶律休哥救幽州癸未帝與遼將耶律沙大戰于高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僅免其貲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自是遼好遂絕

帝至自范陽 帝還汴以石守信劉遇從軍失律貶之

八月皇子武功郡王德昭自殺

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奉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汴故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悼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謚曰懿子五人

九月劉廷翰等大敗遼師于遂城

遼主遣南京留守燕王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伐宋報圍燕之役軍于遂城西方陣宋師請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旅待之匡嗣不聽既而宋將劉廷翰崔彥進李漢瓊等分道前後合擊遼師大潰死者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餘衆走易州獨休哥整兵而戰宋師乃退遼主怒匡嗣將誅之蕭后力救得免以休哥爲南面大王統戍南兵

以楊業爲代州刺史 漢建雄節度使楊業善戰號楊無敵帝聞其名召見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遼人忌之望見旌旗輒引去

冬十月進封

庚辰

齊王廷美爲秦王 論平漢功也

五年 遼乾亨二年 春正月以程羽爲文明殿學士 羽自知成都還帝欲優以清職乃改端明爲文明殿授羽學士事備顧問

二月定差役法 分民戶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從京西轉運使程能之請也

三月衛國公劉鋹卒 鋹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于禁中鋹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帝大笑及卒帝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潘美敗遼師于鴈門殺其將蕭咄李○秋七月交州亂詔孫全興師討之

交阯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繼死璉弟璿嗣爲節度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衆帝聞之以孫全興張濬崔亮劉澄賈湜王僎並爲部署將兵討之全興濬亮由邕州澄湜僎由廉州進桓聞之遣使爲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冬十月

遼主圍瓦橋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于大名遼師退乃還

遼主自將圍瓦橋關宋師陣于水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宋師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一月帝自將禦之癸丑關南諸將與戰大破之戊午帝次大名諸軍復戰于莫州敗績會遼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諫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

十二月遼以耶律休哥爲于越○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辛巳

六年 遼乾亨三年 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 贈中書令岐王諡康惠子三人

詔諸路轉運使察官吏賢否以聞○罷交州師孫全興棄市

三月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知邕州侯仁寶死之會炎瘴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孫全興棄市

高昌來貢○夏六月薛居正卒 居正因服

升以遐壽方奏事疾作遽扶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閒儲水器而已左右取水至不能飲偃閣中吐氣如烟焰輿歸私第薨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察察殁論賢之

歸義節度使敦煌郡王曹元忠卒子延祿嗣○秋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以田錫爲左拾遺錫好言時務既居諫職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爲要機而大體之一乞脩德以來遠宜罷交州之師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軒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職業脩舉則威儀自嚴其三言近者竊聞平寓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加鶴西苑寶御史而尚書省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寓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妨試成王霸是豈太平之制變郛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勅杻鉗鎖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爲枷也昔唐太宗覩明堂圖見五臟皆麗于背遂減徒刑況陞平之時折指刑人不用於赤知餘去之可也疏入優詔答賜錢五十萬以

趙普爲司徒兼侍中普奉朝請鬱鬱不得志者累年至是如京使柴禹錫及趙鎔楊守一俱以嘗給事晉邸得乎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託及昔上表自訴等事帝於宮中訪普前表得之因召見謝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中書舍人郭贄等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不關負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以石熙載爲樞密使○冬十一月楚昭輔罷

七年遼乾亨四年

春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貶秦王廷美爲西京留守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

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殂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而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舒州上玄石石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

夏四月以竇偁郭贄參知政事初帝尹開封偁爲判官以推官賈琰佞諛於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偁之直至是謂偁曰賞偁之叱賈琰也

以柴禹錫爲樞密副使楊守一爲樞密都承旨賞上秦王廷美之變也

盧多遜免趙普復起多遜心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冒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曾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事帝大怒下詔數其罪責授守兵部尚書

罷秦王廷美官流盧多遜于崖州多遜既免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多遜具伏罪遣中書守當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箭多遜受之獄具下詔文武集議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廷美多遜怨望咒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屬薦親于遠禺趙白樊德明閻密王繼勳趙懷祿閻懷忠等並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

沈倫罷坐與盧多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工部尚書

五月崔彥進敗遼師于唐興○定難留後李繼捧來歸銀夏綏宥之地夏州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繼捧率其族入覲帝甚嘉之錫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懟怨乞納其境內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爲遣使如夏州護緦麻已上親赴闕四州既來歸疆土舉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者燕雲十六州耳

貶秦王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事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出乃坐符

旭事流之春州

潘美敗遼師于鴈門。折御卿敗遼師于新澤。

六月定難都知蕃落使李繼遷入于地斤澤以叛

繼遷繼捧族弟也四世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黃巢戰歿贈宥州刺史曾祖仁顏唐銀州防禦使祖彝景父光儼皆嗣防禦使于晉周之世繼遷生而有齒勇悍多智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留居銀州聞宋使者至發緦麻親赴汴乃詐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日衆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

遼主侵滿城。秋九月遼主賢卒于焦山子梁王隆緒立尊母蕭氏為太后治國事以韓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衛兵

遼主幸雲州行至焦山有疾命南院樞密使韓德讓南院大王耶律斜軫承遺詔立長子梁王參署而理隆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既嗣位尊母國事皆決于太后蕭氏后以德讓輔政崇政事

六大于谷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北院大王于越休哥至行軍都統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宗任人不疑賞必罰雖蜀國力以助河東敗軍將而不能救其亡為不知權云

冬十月竇偁卒。行元歷

冬官正吳昭素所造也

十一月以李繼捧為彰德軍節度使

以繼捧鎮彰德復官其兄弟十二人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高麗王伷卒弟治立

八年

契丹聖宗隆緒統和元年

春正月曹彬罷以王顯弭德超為樞密副使

酒坊使弭德超有寵于帝覬代樞密使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于帝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爲不利且誣以事爲激帝害之乃出彬爲天平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爲副使

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以宋琪參知政事。遼以耶律休哥為南京留守

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治

三月置諸王府翊善及侍講。

夏四月弭德超有罪流于瓊州

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怏怏一日詣王顯柴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又在吾上我實恥之言頗侵帝顯奏之詔御問德超具伏遂奪官除禁錮瓊州而死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

帝作戒辭頒于群臣。五月交州將黎桓逐其留後丁璿而代之

桓自稱留後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詔諭桓送璿母子赴闕不聽

河決滑州

河原在西番朵甘思南畫四山之觀有泉足百汁匯閘一逢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從人呼爲星宿海二出後北曰密東海東出曰赤賓河今忽闐出里木二水匯〃東乞哈河其水猶清騎可渡也貴山中行出西成之對崑以闐闐曰陽隄者合納稀河所謂細黃河出水流已潤繞東崙之南斤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擾繞昆合之北氏去德西寧之積石經河州過趣泷合兆河陳比流至黃州站入中南出龍朔方北郡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西後奔門過河中抵臺閱東出三門其津身孟崖馬亮牢以荷之放平演安納小水以百數勢益埒大無崇山至瓊里恒被守康奔貴不度禹績故克宇以東距海口二三千楊劉乾其害自漢以降每以爲憂居睦德勿大央東平之曹清東德以來決者不一是年大決滑州之韓村泊盧蝶流至彰方入于淮壞民田廬今東南賜既威界而入海詔發丁夫塞之

六月以王顯為樞密使

賜顯帝謂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無暇博覽群書能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墻因取賜之

遼復國號曰契丹

六月遼主有事于太廟遂享群臣上太后尊號曰承天皇太后群臣亦上遼主尊號曰天輔皇帝大赦改元統和復國號曰契丹

兗州父老請封禪帝不許

泰山父老及瑕丘等七縣民詣闕請東封不許厚賜而遣之

秋七月郭贄免以李昉參知政事

贄嘗因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下事贄對曰雖以諂勝姦邪至是

以入禁宿酲未解出知制誥侍八月石熙載罷。命中書樞密脩時政記

○溪錦敘富四州蠻來附。冬十月趙普罷普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以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兩全可謂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簽署樞密院事帝謂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朕等之又謂蒙正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良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亦自辯不以盡中心倡黨類而更之以譯協于道然因不以崇高自許使人

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也時人服其量

以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王著爲侍書帝勤于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卒爲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遍庶見吾百遂命文仲著侍讀與書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字學

是歲江河漢睢穀洛瀍澗水溢

雍熙元年契丹統和二年春正月詔求遺書帝謂侍臣曰教化之本治亂之原苟非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遺佚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帝弟涪陵縣公廷美卒于房州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薨年三十八追封爲涪王謚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爲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爲之也

李穆卒穆篤厚忠恪謹言慎行所爲純至無有矯飾帝聞其卒哭謂侍臣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三月以楊延慶等爲知州帝選守臣得延慶等十餘人命之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州教化大行境內多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應之若此況君天下者乎

夏四月泰山父老詣闕請封禪許之五月

乾元文明殿災六月詔罷封禪帝既詔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有事于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矣五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illegible]而罷封禪

詔州縣官上書言事附驛以聞。冬十月賜華山隱士陳摶號希夷先生太平興國中摶來入朝帝待之甚厚至是復來帝謂宰臣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

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設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鍊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白帝帝益重之詔賜號希夷先生放還華山尋卒

尹憲襲李繼遷于地斤澤走之獲其母妻而還夏州尹憲襲繼遷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燒[illegible]獲其母妻[illegible]帳而還[illegible]繼遷族強大西人歸之

十一月有事于南郊大赦[illegible]帝以問趙普普對曰聖朝開創以來[illegible]劉偁偏霸一方何足師法帝從普言

十二月從封淮海國王錢俶爲漢南國王。○立德妃李氏爲皇后后潞州刺史處耘之女也

賜京師大酺三日詔曰王者賜酺推恩與衆共樂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illegible]

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逢多故莫能舉章今仁海混同萬民康泰豐稔始畢爰厚均行宜令士庶共慶休明可賜酺三日至期帝御丹鳳樓觀酺召侍臣賜飲自樓前至朱雀門張樂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又集開封諸縣及諸軍樂人列于通衢音樂雜發觀者溢道遷市肆百貨於道之左右召畿甸耆老列坐樓下賜以酒食明日宴從臣于尚書省獻歌詩頌賦者數十人

二年契丹統和三年春二月交州來貢。李繼遷誘殺都巡檢曹光實于葭蘆川遂襲銀州據之。三月宴貢士于瓊林苑帝親試禮部貢士四百九十七人于崇政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節度推官寵之以詩遂爲定制帝謂侍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問觀其才技而用之庶田無遺賢而朝廷多君子爾後禮部取舍不當兼試若多獲中選

夏四月宴群臣于後苑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頌之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至是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群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置明法科。秋八月遣使按問刑獄察官吏勤惰于諸州。九月楚王元佐有罪廢爲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鍾愛之洎涪陵縣公廷美之遷房州元佐力救焉廷美既死元佐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人疾少間帝喜爲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愈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詔廢爲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于南宮

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韓國華如高麗時將問兵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爲所侵命國華齎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獷悍恃險未即奉詔國華諭以威德始聽伏請命

冬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宋琪柴禹錫免初帝詔褒宮城柴禹錫有別第在表城內上言願易官邸帝不悅禹錫乃陰結琪款因之以請盧多遜纂琪爲白帝帝益鄙之廣南轉運使王延範琪妻高氏族也將謀不軌知廣州徐休復奏之帝因琪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禹錫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強明忠幹帝意其交通不欲累其狀詔琪試苗與大臣與罷守刑部尚書降禹錫爲左驍衛大將軍延範及其黨皆伏誅

南康軍大雨雪江水冰雪厚三尺江水冰合可勝重載

三年契丹統和四年春正月曹彬米信潘美帥師伐契丹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是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然之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都署楊業副之出雁門

李至罷。二月李繼遷降于契丹契丹以繼遷爲定難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特進爲副使

三月曹彬克契丹固安及涿州彬敗契丹兵于固安南克其城進攻涿州攻之殺其將賀斯復會米信敗其師於新城

田重進敗契丹于飛狐克飛狐靈丘重進攻飛狐連敗契丹之師獲其招安使大鵬翼等於是飛狐守將呂行德舉城降以其縣爲飛狐軍遂進圍靈丘降之

潘美克契丹寰朔應雲潘美自西陘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其刺史趙彥章以城降美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舉城降美遂攻應雲州皆克其城

岐國公陳洪進卒。夏四月田重進克契丹蔚州重進又敗契丹之師進至蔚州其牙校李存璋殺其大將以城降

五月曹彬及契丹耶律休哥戰于岐溝敗績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蔚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兵勢大振每奏書

閒帝許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設伏林莽以絶宋糧道彬居涿旬日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會時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與米信援趙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薄宋所伺其營食則擊雖伍單出者且戰且却出是宋師自敵不敗結方陣塹地兩遽布行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承時方炎暑士卒圖壬糧又將蓋會契丹主與其太后自騎羅口東將大兵與援弱不哥旗哉約密耶以留將士而自攻承州復之彬信失勢休哥因出大兵逆戰于岐溝關宋師敗焚皆漸而退無復行伍夜渡拒馬州休哥引涉騎追及溺死者不可勝計彬信南違易州休哥兵復至宋師方食沙橋而覆習之輸賣死者遲半少可爲之不虎奪戈甲如丘山爲如函川行於曹劉保軟死之休哥請東宋弱略地至河爲界悉川兵還無於宋寇爲京觀封休哥爲宋國王雨

歸戍之兵彬信又崔彥進至是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寰朔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等田叛齊賢等曰郵寨共諸設[illegible]六復作如此事吞

契丹耶律斜軫復取寰州

契兵共路兵馬都統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安西宋先錄將買今留遷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于五臺死者數甚人日日攻然州宋師救之斜軫遣都監耶律題子伏兵論攻以侍城中兵聞救至突出斜軫與題子前後夾擊宋餉上在兵輪追至飛伍宋師又敗死者二萬遂取蔚州令意兵雄美復趾師壯甚與斜軫蔵于飛狐宋師敗陸於是宋師在渾源應州者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守城夷李杏餘遷太台以殺歐遂當命建佛事皈閣萬人于上言明設寺

楊業及契丹耶律斜軫戰于陳家谷敗績死之契丹復取雲應朔州及諸城

潘美既敗于飛狐乃引兵護雲應寰朔四州內徙東民南還至斷州狼牙村關耶律斜軫已入寰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不可謂業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

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拔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其便以立尺寸功以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敢尚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師麾下陣于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凜伏兵于路業至斜軫擁衆爲戰勢業麾兵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登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又契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文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騎至敗即麾兵却走貫傷浦敗没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乃再率帳下大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遂皆殁無一生還者以是寰雲應朔等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皆棄城走斜軫盡復取之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而除侁名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以辛仲甫參知政事○秋七月貶曹彬崔彥進米信爲諸衛將軍

治其違詔失律罪也

以張齊賢知代州

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齊賢請行乃命之令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八月以王沔張宏爲樞密副使○冬十月以黎桓爲靜海軍節度使

桓復上表求正旄節鉞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丁氏自是遂亡

十二月劉廷讓及契丹主戰于君子館敗績契丹誘執賀令圖以歸遂陷邢深德州而去

十一月契丹主及蕭太后大舉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爲先鋒統十二月休哥敗宋師於望都宋瀛州部署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

合兵與趙燕休哥闘之先以兵扼要害而逆戰于君子館天方寒宋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契丹主兵大至乃圍廷讓數重廷讓時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爲後援而繼隆退保樂壽於是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身南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哥諜紿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遣以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麾下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哥據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乃今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鬭志契丹乘勝長驅而深入陷深祁易三州殺官吏俘士民所在焚掠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

張齊賢大敗契丹于土鐙堡 契丹自胡口寇代州城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陳南門外衆寡不敵代州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遂却先是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師會戰使爲契丹所執兵騎人尹月既瀰且寘美衆爲契丹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

柏井得密詔東師衂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是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美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旌旗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列哥宮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筭

以劉繼元爲保康節度使○李繼遷誘[illegible]

契丹契丹以耶律襄女歸之 繼遷率五百騎款契丹境言願婚大國永作藩輔契丹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女號義成公主歸之

丁亥

四年 契丹統和五年 春二月改封漢南國王錢俶爲許王 詔改封俶南陽國王俶固讓國王之封乃改封許王

三月安守忠及李繼遷戰于王亭敗績

○夏四月張宏免以趙昌言爲樞密副使 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守位而御史中丞趙昌言多條上邊事乃免宏而以昌言代之

五月遣使市馬于諸路 國子博士李覺上言乞於邊郡中取牝馬而華息之增蓄騎將卒之月給俟其納馬即止是貨不出中國而馬增倍矣由是牧馬頗蕃焉

以李繼捧爲崇信軍節度使 李繼遷數寇邊或疑繼捧泄禁中事於繼遷乃出學信徙其弟克憲爲道州防禦使遣克文歸博州

戊子

端拱元年 契丹統和六年 春正月帝耕籍田赦 詔陝耕地于朝陽門七里外祀先農如南郊禮以后稷配是親耕籍田數十步乃止還御丹鳳樓大赦改元百官內外並加恩賜民年七十以上爵一級

二月改補闕拾遺爲司諫正言○從錢俶爲鄧王 食邑九萬七千戶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戶

以李繼捧爲感德軍節度使○李昉罷 布衣翟穎性險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爲作大言使穎上之因改姓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穎詣登聞

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罷昉及籍田禮畢遂罷爲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温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平章事王沔參知政事張宏爲樞密副使楊守一簽書樞密院事 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爲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爲太保兼侍中謂之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矜但能謹法度舉賢能明賞罰弭愛憎何憂不治卿勿固從古人恥其君不如堯舜卿其念哉普頓首謝蒙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皆時議史家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隱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雅重之

趙昌言有罪貶爲崇信軍節度行

軍司馬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與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善日夕會語京師爲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旦既爲翟穎作大言穎方以訟[illegible]助二人益相得穎益肆誕毀斥時政上書自薦且歷舉所善數十人爲公輔胡旦書爲内應事覺穎流海島旦貶團練副使昌言責爲崇信行軍司馬象與儼皆罷

夏五月作祕閣于崇文院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以三館書籍真本并内出古畫墨迹等藏之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輩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賜李繼捧姓名曰趙保忠復以爲定難軍節度使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請復命繼捧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遣焉且謂曰若能令繼遷歸款當授以官也

内侍侯莫陳利用有罪賜死商州利用以變幻之術得幸于帝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賜死商州

秋八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鄭王錢俶卒俶薨輟朝七日御正衙備禮追封爲秦國王謚忠懿命中使護喪葬洛陽自錢鏐至俶世有吳越而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者四十年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者三十五年既以地歸朝四徙大國始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然自奉甚儉素好書喜吟性謙和未嘗忤物世以是重之七子皆貴顯

九月楊守一卒。契丹主復取涿州冬十一月遂陷祁州九月契丹主攻涿州破之宋師引還城遂降十月契丹克沙堆驛十一月破長城宋士卒潰圍南走契丹主遂擊之殺獲殆盡因攻城拔祁州及新樂皆拔之

十二月以李繼遷爲銀州刺史李繼捧上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刺史充洛苑使然實無降心也

契丹初置貢舉放高第一人

己丑

二年契丹統和七年春正月契丹主陷易州而去契丹主克易州遷其民于燕京

而還二月作方田。夏四月不雨五月戊戌遣使決獄于諸州是夕雨。秋七月以張齊賢爲樞密副使張遜簽書樞密院事。彗出東井八月丙辰赦是夕彗滅彗出東井帝避正殿減常膳八月丙辰大赦是夕彗不見詔曰朕以身爲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稼穡之艱難恤物安人以祈玄祐

尹繼倫大敗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契丹復至邊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契丹耶律休哥瞯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緣邊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微延路邀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南出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殘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但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淩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自是邊境兵少息焉

庚寅

淳化元年契丹統和八年春正月趙普致仕普自再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許之授太保兼中書令西京留守將發帝幸其第

詔貸江州義門陳兢粟初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唐右補闕兼生祕書以監京京生監官令褒褒生高安丞灌灌孫伯宣避地江州之德安嘗以著作佐郎召不起伯宣生江州長史崇自兼至崇未嘗分異崇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群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唐僖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之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江州司戶袞袞子奉禮郎昉昉之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

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建書樓于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唐亡州上其事詔仍舊免其徭役昉弟子鴻鴻弟競競之世子姓益衆常苦乏食至是知州康戩言于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共後競死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共為歲歉粟貴或勸旭全受而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群從千口軫其乏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耶帝聞深加歎奬旭後世守家法久而不隳

二月置昭文史館集賢院于禁中因唐制也昭文館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皆以宰相兼之

夏五月鑄淳化元寶錢帝親書錢文作真草行三體自是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為文

冬十二月契丹封李繼遷為夏國王。不雨

二年契丹統和九年春正月不雨蝗三月雨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禱雩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辛仲甫罷。閏二月辛未朔日有

食之。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參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為樞密副使恕有心計為鹽鐵使帝深器之親題柱曰真鹽鐵陳恕初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至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為可大任遂有是命焉

張宏罷。五月初置諸路提點刑獄。秋七月李繼遷降詔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曰趙保吉繼遷與趙保忠戰于安慶澤敗遇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翟守素帥兵往援守素至繼遷乃歸款奉表謝罪故有是命且以其

子德明為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繼遷既受詔即以詔命獻于契丹

秋九月呂蒙正罷王沔陳恕免蒙正為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于沔沔聰察善敷奏有適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進退非允人胥然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叶及二人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意僚屬有以中書稽事告齊賢等會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自今宰相樞密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請沔喜即奏行之左正言謝泌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帝追還前詔沔遂罷沔見帝漸近不頓離左右未幾鬢髮皆白時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問密以語之既其修學知古訴于帝帝怒恕漏言亦坐免會度支判官宋沆伏閣奏疏請立太子帝怒疑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故罷為吏部尚書三日之間連罷三相因有奏錢者帝語之曰蒙正責大臣體沔甚明斂發者怒而止

以李昉張齊賢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王顯免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知樞密院事同

知樞密院事日三人始冬十月趙保忠降于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復姓名曰李繼捧。彭城郡公劉繼元卒贈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是歲大旱

三年契丹統和十年春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三月詔試舉人自今糊名考校。京師大蝗翳日。夏五月己酉遣使決獄于諸州是夕雨。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時穀價太賤帝遣使臣於京城四門增價糴以貯之命曰常平俟歲飢則減價糶與貧民遂為永制秋七月太師魏國公趙普卒普晚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普性深沉有岸谷剛毅果斷雖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故其當揆惟義之從偃武修文慎罰薄斂以立宏規於後世其功大矣少習吏事

寡學術及相太祖勸以讀書遂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陳橋之事普實定策事定之後未嘗以勳舊自伐亦難能矣獨廷美盧多遜之獄大為太宗盛德之累君子惜之

八月宴群臣於新祕閣○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洛陽人种放沉默好學父詡卒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結草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資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放得辟穀術別為堂於峰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換程之絕止食芋栗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泝長流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連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衫林至所取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着紫書及嗣禹說表孟子上下甚大一祠錄人頻稱之多為歌詩自辭退七作傳以述其志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息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

巳亥

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所在時加存問焉

冬十一月闍婆來貢闍婆國在南海中自宋元嘉中朝貢中國後絕不通至是其王穆羅茶遣陸湛來貢且云中國有眞主故來耳

契丹伐高麗契丹遣東京留守蕭恒德伐高麗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奏表請罪契丹主詔取女直鴨祿江東數百里地賜之

置磨勘院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莫能辨別命官考課號曰磨勘院

四年契丹統和十一年**春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改磨勘為審官院**金部員外郎謝泌言磨勘不出於典訓故也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則別置考課院主之

封黎桓為交阯郡王○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競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衆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

齊元振旁邑響應焉

夏五月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

六月張齊賢免初王延德與朱貽業同僚欲求補郡貽業與李沆有姻婭託之以請沆為之言于張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貽業皆訴不以實對齊賢不欲累沆為坐免

張遜寇準免遜與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並轡跳歸有狂民迎馬首拜呼萬歲街使王賓與遜雅相厚善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進自歸寶與仲舒同行蓋遜令賓詰奏斥至辭氣甚厲因互發其私帝惡之乃左降遜為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州準既罷帝念之不置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

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呂端參知政事劉昌言同知樞密院事○置銀臺通進司主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隸門下蓋給事中之職也

秋七月置諸路茶鹽制置使○帝觀欹器翰林學士蘇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欹器卜黃門密奏焉帝召問之易簡曰江南徐甚所造者即取至便毀帝觀試之嗟賞再三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帝納之

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分天下州縣為十道是年三月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判三司魏羽請依唐制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兩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為左計京西為右計魏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遣則署判官以領其事

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罷○以呂蒙正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殘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循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春

午

遇異常帝嘗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之欲盡[illegible]制使天下捻其名望而後正位台輔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敏中明辨有才略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敏中莫不周知帝器之

以陳恕爲三司總計度使 以恕爲總計度使判左右計事凡議論計度並令恕參預恕以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

周太后符氏卒○趙保吉寇環州 轉運副使鄭文寶議禁鹽池用困保吉保吉遂帥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爲所敗

以陳靖爲京西勸農使未行而罷 帝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乞先命大臣兼屯田制置令京東西捻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室器候田成然後量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利爲定以頒行天下帝乃以靖爲勸農使皇甫選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陳恕亦以爲不可遂出靖知婺州而罷其法

冬十二月王小波死其黨李順陷蜀邛州永康軍 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小波戰于江原縣死之小波亦中流矢死其黨推卜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衆至數十萬

五年 契丹統和十二年 **春正月李順陷成都知府郭載出奔梓州**

詔以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帥師討之 李順攻陷漢彭州乘勝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斬關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振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

趙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爲河西都部署帥師討之 保吉徙綏州民于平夏部將高文經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保吉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李繼隆帥師討之

饑 時大饑民持杖相率投券冒室取其粟坐強盜死者甚衆知蔡州張榮獨取爲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乃遣使分詣諸道巡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餘糧以圖活命爾宜悉從末減不可從強盜之科由是全活者甚衆

二月李順寇劍州上官正大敗之 順遣楊廣寇劍門都監上官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衆以忠義勇氣自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大破之斬馘數萬餘衆三百走還成都順怨其殘衆盡斬之自此沮氣矣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擾遠爲憂正以孤軍力敗以挫賊鋒銳於是蜀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

李順寇梓州圍之 知梓州張雍自王小波起即訓練士卒募驍勇守城運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伐山木爲竿銷鐵鏈爲箭鏑紐布爲索守械悉備至是李順遣相里貴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才三千雍悉智力拒之

三月李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歸于京師 保忠聞李繼隆將至先遣其母妻子女壁于野外乃上言與保吉解仇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率及師壓境保吉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衆保忠方寢聞譟作單騎走還城其指揮使趙光嗣閉於別室開門迎繼隆入夏州城獻之繼隆執保忠送于京待罪帝詰責而釋其罪尋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賜第于京保忠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居環州奉朝請常怏怏不自得

夏四月詔削趙保吉所賜姓名○詔隳夏州城遷其民于綏銀 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爲關右爲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遂詔墮之

五月王繼恩復成都獲李順誅之其黨張餘寇嘉戎渝涪瀘忠萬開等州陷之 四月王繼恩師過綿州賊潰走追殺及溺死者甚衆遂復綿州曹習敗賊于老溪復閬州胡正遂復巴州西川行營擊賊于研口砦敗之復劍州五月行營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復成都獲李順其黨張餘復攻陷八州都巡檢使盧斌解閬州圍復遂州詔磔順等八人于鳳翔市降成都府爲益州

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 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問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曰何故坦曰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正言

左右患之教王稱疾帝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撿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王為善耳今乃如此欲使我逐去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深慰諭之

王繼恩救梓州賊乃潰

梓州被圍近三月張雍固禦之王繼恩遣石知顒往援賊遁責去

六月契丹行大明歷

可汗州刺史賈俊所造也

秋七月李繼遷使其弟廷信來朝貢

繼遷獻馬謝罪又遣弟廷信入覲且獻馬橐駝帝遣使慰諭之

八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

中書以討蜀宿功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為賞典帝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位昭宣使上以授之

以張詠知益州

以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剽掠恣橫餘寇匿山谷恃險結集勢復張大州縣多陷詠至以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具餞之酒酣舉觴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橫詠奏請命近臣分屯師旅帝即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馮守規安撫西川時寇掠稽誘民多脅從詠移文喻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有赴訟者詠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皆歡服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化就其業論之引年不審矣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嘗有學行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三人悉登第士由是知勸

以趙昌言為川峽馬步軍都部署詔次于鳳翔

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士無鬭志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前畫攻取之策帝喜命昌言為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既行寇準密奏昌言有反相不宜遣擁兵入蜀乃詔昌言駐鳳翔昌言至鳳州留欲館不復進

上官正敗張餘于雲安

五月賊攻夔州白繼贇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六月上官正復破賊于廣安又破賊帥張罕二萬衆于嘉陵江口又破之于合州西方乘高擊張旦亦敗賊于陵州七月賊攻居州不克至是正等大敗張餘于雲安軍復其城

九月罷榷酤

自國初以來諸州置酒務官釀官得利無幾而味薄惡帝知之詔募民自釀而輸官錢

以折御卿為永安軍節度使○契丹尚父室昉卒

昉自保寧以來為相與韓德讓耶律斜軫同心輔政務在息民薄賦慎刑由是法度修明國無異議

遣使如契丹

求成也尋遣使往而契丹不許於是莫人況無賜女真及兀惹等部叛之二部不從

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乞早定太子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鳳翔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以寇準參知政事○冬十一月宿翰敗張餘于眉州

九月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邛榮等州帝以蜀盜亦平下詔罪己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撫我烝民起為狂寇閱者感泣十一月賊攻眉州宿翰敗之

契丹令郡邑舉明經茂材異等之士○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以陳恕為鹽鐵使

總計使果不便乃罷之復以三司兩京十道復歸二部各置使一員以恕為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于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廿七事下恕等議可否賜溥等金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帝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

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以錢穀利病彼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爾等但假以顔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有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以錢賞之錢盡更給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賈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每便殿奏事帝或未深察必形誚讓恕斂板踧踖退至殿壁其立若無所容俟帝意稍解復進懇執前論終不改易帝以其忠多從之

至道元年契丹統和十三年**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自唐以來常以正月望日爲上元七月望日爲中元十月朔日爲下元三元前後各一夕開坊市門然燈以宴嬉帝罷中下二元然燈而上元之夕盛是歲帝御乾元門樓以觀之民京師繁盛因指前朝坊巷省署以諭近臣令拆廣道路長衢遂大設燕張樂帝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司空李昉對曰晉漢之事臣所備經何可與聖朝同日而語今四海清晏民物阜康皆陛下恭勤所致也呂蒙正進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

以趙昌言知鳳翔府。契丹韓德威侵邊折御卿敗之于子河汊。劉昌言免。以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遷遣使來獻馬。二月宿翰等至嘉州獲張餘蜀盜平餘爲嘉州軍士所殺宿翰等至嘉州函餘首送于行營其黨由是皆散

夏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蒙正在中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

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及罷相判河南日引親舊遊林園歡宴政尚寬簡委任庶務事多總裁而已

以呂端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趙鎔知樞密院事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居位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慮與寇準同列先已升正台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帝從之遂爲故事時同列奏事參有異議惟端宰所是明一日帝手札戒令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詳乃得關奏端愈謙遜不敢當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所於將時告詩論議爲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洎[illegible]當有文藝[illegible]今尚皆學江東士人之冠也學士之職清貴重非他官可比朕昔恨不得爲之甚見寵遇然[illegible]性陰險好攻人短每[illegible]準心伏之以兄事[illegible]其才故至大[illegible]與準同列承迎悉達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皆專信時政記甘言嘗宋而已

何承矩敗契丹于雍州。開寶皇后宋氏崩后崩遷梓宮于故燕國長公主第皆羨于習齊衛含諡曰孝章皇后

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開寶皇后崩群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責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己任不爲流俗所容故屢見擯斥

六月以李繼遷爲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初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翹關超乘引強奪槊下後庭俾浦等觀且令兵士皆挽兩石弓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繼遷上表乞禁邊寇掠詔從之至是遣閤門副使馮訥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張浦爲鄭州防禦使留京繼遷不受命

秋八月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

殺官中皆慶帝害復出延準欲極醉而罷以尚書左丞李至吏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九月封牂牁蠻酋龍漢瑭爲歸化王其部凡十一州皆依山險以冠族爲事 李繼遷寇清遠軍張延敗之 ○冬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並爲西川招安使○契丹置義倉○契丹冊王治爲高麗國王[illegible]于契丹契丹主遣使冊之王治遂遣其童子十人往習契丹語 十二月契丹韓德威侵府州折御卿禦之卒于師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韓德威諜知御卿有疾遂率衆攻府州御卿力疾出禦之德威聞之不敢進會疾甚母召之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棄士卒自便不可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翌日卒 新渾儀成秋官正韓顯符造銅渾儀成詔司天臺置之 契丹以韓德讓爲大丞相

丙申

二年契丹統和十四年 春二月以李昌齡參知政事帝謂昌齡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衆議以正道公議臨之即怨謗無由生矣 三月高麗請婚于契丹契丹許之高麗與契丹接壤數被侵擾以受封中國不即臣服之嘗上表求援帝以北鄙甫寧不欲爲外夷復開邊隙但賜詔慰撫之高麗遂與中國絕而附于契丹既受封事之益謹因求婚焉契丹以東京留守駙馬蕭恒德女妻爲越國公主許之未成婚而女死 夏四月李繼隆等帥師討李繼遷初帝命洛苑使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于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爲所奪帝怒令李繼隆爲環慶十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四方館使曾致自河西還言遷聚萬餘方至靈武城中告急使爲繼遷所得則傾兵不去矣吕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或云暑歲旱海無水泉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

帝不聽報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麟州五路進討直趨平夏 秋七月寇準免是歲正月祀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知者即序進之彭惟節馮拯俱爲廣州通判惟節素列拯下及是惟節轉屯田員外郎拯轉虞部員外郎章奏列銜惟節猶在拯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上章極陳準擅權且悖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洎揣知帝旨準慢一旦同罷乃奏準退朝誹謗帝益不悅會廣東轉運使康戩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德之洎能曲意承奉而昌齡畏懦不敢與抗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始大然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拯事準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留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知鄧州 以丁惟清知西涼府涼州周回二千里東界京州南界雪山吐谷渾蘭州西界甘州北界吐蕃領姑臧神烏番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七百三十口十三萬城周回十五里李繼所築久不內屬至是請帥從之 八月李繼隆不見虜而還范廷召遇李繼遷于烏白池敗之繼隆以環州道迂乃自青岡峽遵靈武道趨平夏兵行數日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無所見乃引還張守恩遇之不戰而還王超范廷召遇之于烏白池大小數十戰獲其未幕軍主吃囉指揮使二十七人繼遷遁去超廷召欲追擊諸將失期士卒又困乃亦引還繼遷復令軍主史叱駐棄馱口以阻歸師繼隆遣田敏等力戰敗之諸將乃得濟師 大有年

丁酉

三年契丹統和十五年 春正月張洎罷。以溫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葬孝章皇后于永昌陵。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江東江西浙東浙西淮南荊湖福建劍南東劍南西廣南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三月帝崩于萬歲殿皇太子即位帝不豫宣

[illegible]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illegible]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恭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議所立端[illegible]鎖繼恩於書閣使人守之而入后問端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太宗沉謀英斷儉勤納諫閱獄慎刑好學重儒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遇災知懼避舉能悔是以民窮而不能兵罷而弗戰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喪後世不能無識焉契丹封李繼遷為西平王

○夏四月尊皇后曰皇太后。赦。○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

○進封交阯郡王黎桓為南平王。○五月李昌齡有罪貶為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昌齡為司馬降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李繼勳以使相赴陳州而釋其餘黨立秦國夫人郭氏為皇后后宣徽南院使守文之女太宗為帝聘之至是立焉六月追復涪王廷美為秦王

○詔諸州勿得獻祥瑞。○復封兄元佐為楚王。○錢若水罷。○秋八月趙鎔李惟清罷以曹彬為樞密使向敏中夏侯嶠為副使。○以孔世延襲封文宣公雍熙中伐契丹文宣公宜督饋餉溺死于拒馬河延世其子也至是詔襲封焉冬十月葬永熙陵。○十一月高麗治卒姪誦立誦繼立嘗遣兵校徐遠來候朝廷德音不得達而還遂與中國絕十二月追尊太宗賢妃李氏為皇太后帝生母也李繼遷請降以為定難節度使復賜姓名曰趙保吉

通鑑續編卷第四

戊戌

通鑑續編卷第五

真宗皇帝咸平元年契丹統和十六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營室詔求直言[illegible]彗出營室北呂端言彗出之應當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耶甲午詔求直言避殿減膳釋杖罪以下之囚丁酉彗滅三月詔知貢舉官親屬別試于有司

夏四月遣使按吏民逋負于天下悉除之於是除逋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始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呂端李至溫仲舒夏侯嶠罷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宮庭陛峻特令梓人為納陛焉以疾罷相以張齊賢李沆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為樞密

副使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為志嘗從容為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且云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報帝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帝嘗問沆以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對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之自敗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嘗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十一月契丹冊王誦為高麗國王。○契丹于越耶律休哥卒休哥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鎮燕十有七年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鄙以寧

二年（契丹統和十七年）夏六月曹彬卒（彬疾帝臨問因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瑋及寵帝實之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蜀還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還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彬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世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彬為宋良將第一）秋七月初給外任官職田（以官莊遠年逃田充之）以王顯為樞密使。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初置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也尋詔昺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孝經論語爾雅公羊穀梁春秋傳）八月楊礪卒（礪卒帝謂侍臣曰礪介直清苦何遽亡也即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中車駕不能入帝為步進）九月契丹樞密使耶律斜軫卒（斜軫有經國材明敏忠慎國人重之）冬十月契丹主侵瀛州康昭裔宋順死之十一月帝自將禦契丹十二月次于大名府（契丹主大舉南伐十月次瀛州與宋師戰康昭裔宋順皆敗死獲器械無算遂次遂城臨水列陣以待宋師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子也集衆登陴固守以俟援至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為冰堅滑不可上契丹兵不能登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時鎮定高陽關行營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屯中山畏懦不進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聞遂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怒因詬潛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爾鈐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等令逆擊于高陽關仍許出師為援十一月帝親禦之戊午次澶州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戰圖甲子次大名府射御鎧甲於中軍契丹攻威虜軍不克）

三年（契丹統和十八年）春正月帝在大名府。契丹主侵河間康保裔死之契丹師還范廷召追敗之于莫州（范廷召等與契丹兵力戰而傅潛援師不至契丹掠德棣度河湊淄齊諸將告急于潛潛不遣兵而抑有功者不以聞帝知之大怒詔并代都部署高瓊等分屯冀那州而召潛還流之房州以葛霸代其任既而契丹犯河間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與戰敗死契丹知帝親征乃引還范廷召追敗之）宋湜卒于師。帝至自大名。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為帥都巡檢使劉紹榮死之知州牛冕棄城走均遂陷漢州以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帥師討之（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二指揮以領之福御衆有法部下皆優足均縱其下飲博軍裝亦以給費及帝幸河朔兵馬鈐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于東郊蜀人爭觀之二軍衣服鮮弊不等均衆由是觖憤益州知州與鈐轄二廨並集旅為牙隊嚴除冕以酒肴犒部士而昭壽驕恣侵虐軍士怨之冕方寬健集政衆心不附正月朔旦神衛卒趙延順等八人為亂逆殺昭壽是日益州官吏方賀正且闔實皆卒寓見與鬪逼使張遂健械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紹榮乃格闘叛寨不敵莫能成功旋卒南來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擒弓矢為曰我本燕人棄契主歸本朝豈能與汝同逆可速見殺終不負朝廷也衆未敢勸監軍王繹與都虞候王均適至乃請均曰汝所部為亂盡自姓相失均既姓叛卒即辦之為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稱署置官稱設責舉以張錯為謀主三日均率衆攻陷漢州進冠隸州不下運劍州為知州李士衛所敗還保益州朝廷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為川峽招安捉賊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為招安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招討之上官正李繼昌高繼勳主阮孫王辭等皆隸焉）知蜀州楊懷忠會師討益州（懷忠聞王均作亂即調鄉丁會十一路巡檢兵討之乙卯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均黨魯麻斬馘自晨至晡凡數合懷忠不利而退乞師于嘉眉等七

州二月懷忠合諸州兵復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南十五里砦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城東門以自固

二月王顯罷以周瑩王繼英知樞密院事王旦同知院事

○雷有終敗績于益州 有終等至益州令石普先復漢州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丁卯均開城僞遁有終與上官正石普帥兵徑入因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林操干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爲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焉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爲賊黨分騎追殺或囚繫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焉日數百人

宴群臣于後苑 二月晦宴群臣賞花習射于苑中帝作仲春賞花釣魚詩儒臣皆賦盡歡而罷自是設宴賦詩遂爲永制

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貢士于崇政殿 擢第者千八百餘人其間有晉天福中閬試者裁羹之詳推恩之廣未之有也帝連三日臨軒初無倦色

以梁鼎制置陝西青白鹽事 初解州池鹽通商販易鼎請官自鬻朝廷是其議故用之鼎至解池禁止商販官運赴鄜延環慶等州公私大擾

冬十月雷有終入益州王均走死 四月賊由升僊橋分路攻王師有終帥兵進擊大敗之均單騎還城遂撤橋塞門王師進至清遠江爲栰而渡有終與石普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兩城所不能上有終命爲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樓賊由是消沮九月均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氈秉燧以入悉焚其望樓機石先還東西南三砦鼓譟齊進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與其黨二萬餘南出萬里橋門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詰朝執當受僞署者數百人悉斃殺之時詔究酷均既走廣合水尾由廣都略陵榮趙富順監所過斷橋寨路焚倉庫而去有終遣楊懷忠追之十月均至富順其將校以筏渡江趨戎瀘蠻境懷忠及之大敗其衆因張旗幟譟入城均方在監署中兵趣省斂其黨多解不能枝梧

均乃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僞法物旗幟甲馬甚衆斬其黨六千餘人逆徒殲焉均本謀愚嘗言官軍若至殺富先路出迎自陳被脅之狀裴錯聞之擇軍中子弟署宿班以防守均令不得與人接見官軍至均不與聞自事起至敗所守止一城而已詔進有終懷忠等秩而流牛冕及張適於儋連州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梁顥往安撫之

十一月張齊賢罷 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帝御朝元殿受朝而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

辛丑

四年 契丹統和十九年 春二月詔群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敢諫者○分川峽爲益利梓夔州四路○以呂蒙正向敏中平章事○行儀天歷 司天少監史序所撰也

王化基罷以王旦參知政事馮拯陳堯叟同知樞密院事 初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由是決意用之

夏四月回鶻來貢 回鶻可汗祿勝員王勒殺名人馬寶器願以兵助討李繼遷 以王欽若參知政事○五月以大同軍留後桑贊領河西軍節度使○六月汰冗吏 天下凡汰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二人選曹爲清 詔賜九經于州縣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契丹主冊其后蕭氏爲齊天皇后○秋九月趙保吉陷清遠軍 保吉復擾邊麟府副部署曹璨邀其輜重于柳撥川敗獲甚衆九月保吉復攻安定州懷遠縣及堡靜永州清遠軍保吉勢益張大

冬十月契丹主侵遂城王顯敗 之契丹主南伐朝廷聞之以王顯爲鎭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王超副之十月甲寅契丹主至遂城顯與戰大敗之衆二萬餘人契丹主進次滿城而還

以西凉府六谷首領潘羅支爲靈州西面都巡檢使 知鎭戎軍李繼和言潘羅支願戮力討李繼遷請授以刺史仍給廩祿經略使張齊

賢又請封爲六谷王兼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羅支已爲首領授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授部巡檢使會西涼使至言六谷分左右廂乃以左廂副使折逋游龍鉢實參潘羅支軍事宜授以官乃以爲龍鉢領宥州刺史

五年二十年契丹統和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保吉大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爲西平府而居之知州裴濟死焉初保吉兵衆日盛靈州孤絕方之議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繼遷未死靈州非朝廷有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及城陷始悔之夏六月趙保吉寇麟州知州衛居實敗之○周瑩罷○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九月召終南山隱士种放爲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咸平初放毋卒帝詔賜以粟帛錫錢四年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孝行純至可厲風俗詔朴足靜無業古人帝遣召之放不起齊賢復以爲言下詔褒美遣使召之放辭不允乃詣京師九月戊申對于崇政殿賜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辭不許賜緋衣銀魚犀帶象簡昭慶坊第宅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御製五言詩寵之時召對號明年四請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帝賜詩三章放既還帝遣使撫問圖其林泉居處趣令入覲以曹宗壽爲歸義軍節度使沙州大將曹宗壽殺其節度使曹延祿自知留後遣使入貢方物詔授宗壽本軍節度使冬十月向敏中免薛居正之子惟吉既死其孫安上不肖有詔不許貿易居第敏中違詔貿之會惟吉妻柴氏以已無所出而早寡盡畜其貨產欲改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誣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助安上帝以問敏中敏中言近喪妻不復議昏未嘗求娶柴氏帝置不問柴又伐登聞鼓訟之遂下御史臺按

居因併得敏中貿宅之狀時鹽鐵使王嗣宗與敏中會入對上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但未納采耳帝詢諸王氏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爲妄罷知永興軍而右僕射判永興軍張齊賢亦坐柴事責授太常卿分司于洛

六年二十一年契丹統和春二月加潘羅支朔方節度使羅支遣蕃官吳福聖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倔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出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亦國家之利也詔許之故有是命夏四月趙保吉寇洪德砦蕃將慶香敗之○王繼忠及契丹耶律奴瓜戰于望都敗績契丹執繼忠以歸契丹遣南府宰相耶律奴瓜南京統軍使蕭撻凜南伐至定州之望都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奴瓜等戰自日昳至乙夜敵勢少却遲明復戰繼忠陣東偏爲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就擒先契丹主于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繼忠因言南北通好之利契丹主然之復以張詠知益州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詠剛方自任威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謝濤傳旨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趙保吉陷西涼府丁惟清死之潘羅支會蕃部救西涼五月保吉敗死子德明嗣保吉攻西涼陷之知府丁惟清沒焉潘羅支集六谷蕃部合擊保吉保吉爲流矢所中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遂死年四十二德明嗣位年二十三矣尊保吉曰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墓號裕陵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贈繼遷尚書令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賜德明詔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

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從以寇準爲三司使

陳恕罷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常命恕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恕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耳恕薦準爲代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以爲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遵其舊貫恕精于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秋九月呂蒙正罷蒙正以疾力辭乃拜太子太師萊國公宋自有天下三居相位者韓王趙普耳

侍御史田錫卒錫居諫署盡言不諱封章五十二奏藁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存副以賣直邪及卒帝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邪

除天下逋租逋物八萬三千釋繫囚四千一百六人

景德元年契丹統和二十二年春三月皇太后李氏崩。夏六月宥

罪侯趙保忠卒。秋七月李沆卒時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參知政事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爲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以謂才薦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語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沆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及薨帝驚惻謂左右曰沆爲大臣忠良純厚終始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沆性直諒內行備謹居位慎密不求祿譽道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

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以畢士安參知政事。契丹冊李德昭爲西平王德昭即德明也

趙保吉故黨戕潘羅支于者龍族李繼遷既死其黨迷般嘼及日逋吉羅丹二部亡歸者龍族欲僞寓羅支以復讎乃會部人攻者龍者龍族人多降之潘羅支聞者龍族會率百餘騎赴援一族與者族降人定謀戕之于帳六谷諸家共立潘羅支之弟厮鐸督爲首領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平章事王繼英爲樞密使馮拯陳堯叟簽署樞密院事初畢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任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嫉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事此相疾與守正小人日思所以陷之士安每爲申辨帝始不疑

閏九月契丹主侵定州遂次于望都契丹主奉其太后南下命統軍使蕭撻凜攻威虜順安軍北平砦保州皆不利乃與契丹主合衆攻定州王超拒于唐河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然每與宋師遇戰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鬥志寇準聞之曰是狃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以參知政事王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會虜將王繼忠以書詣莫州部署石普言契丹欲講和普以聞于朝朝臣皆以爲不可信畢士安請羈縻之許其平帝曰數年朝如此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得志陰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其人衆盡入其巢風請死不惑繼忠之奏臣請任之於是帝手詔諭繼忠出曰朕豈欲窮兵惟思息戰如許通和即當遣使

葬明德皇后。冬十月以厮鐸督爲朔方節度使。曹利用如

契丹十月高繼勳擊敗契丹數萬騎於岢嵐軍李延渥力拒契丹于瀛州又敗之契丹主欲還群臣不可復令王繼忠附奏議和意欲宋先遣使帝乃遣崇儀副使曹利用奉書詣契丹軍蕭太后見之欲求關南地利用備言其地乃前朝事不敢聞命太后不從

作龍圖閣閣在會慶殿西偏北連禁中閣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殿閣上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夫宗正所進屬籍初置待制以杜鎬戚綸爲之

十一月契丹主侵澶州帝自將禦之十一月契丹敗宋師于洺州破德清軍冀州遂次于澶淵北邊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願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軍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之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計幸澶州庚午發汴京畢士安寇準王欽若皆從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

十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帝次于澶州暨契丹平帝在道適甚寒左右進貂裘帝却之曰將士皆然朕安用此耶王繼忠數馳奏請和帝曰繼忠言雖可信然河冰已合且敵情多詐不可不備壬申契丹兵直犯前軍西陣未接戰蕭撻凜出按視地形時威虎軍頭張瓌守牀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撻凜死焉契丹主大懼欲引去而宋師數十萬方盛由是和議益決丙子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于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乃復入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

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度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踊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不能成列帝悉以軍事付寇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太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戊寅曹利用自契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則宜許之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方厭兵欲羈縻不絕乃曰數十年當有捍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十二月庚辰朔契丹遣飛龍使韓杞持書來請盟準欲不從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勅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以無還地之意謂利用曰晉德我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人以地畀契丹周人取之我朝不知也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複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不得而息非國利也契丹備覩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絹三十萬兩匹成約而還甲申契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乙酉帝御行營南樓觀河遂宴從官及東之等丙戌放河南北強壯歸農遣監西京左藏庫李繼昌持誓書如契丹軍稱其太后爲叔母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詔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丁亥遣使安集河北流民瘞暴骸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兩軍解嚴庚寅契丹主引兵歸壬辰赦河北諸州及兵過所死罪以下甲午帝發澶州自是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

帝至自澶州○契丹太后賜其大丞相韓德昌姓耶律氏進封晉王德昌即德讓也

二年契丹統和二十三年春正月大赦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散河北諸州強壯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為一省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河北戍兵十一之五緣邊三之一罷霸州安肅軍榷場詔緣邊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禁入其境掠奪弛邊民鐵禁葺河北城池招流亡廣儲畜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契丹主歸次燕京大享將士班賞有差以李允則馬知節孫全照楊延昭知雄定鎮保州畢士安請擇邊要選守將易置之故有是命它所擇任各當其才置國信司以與契丹通和則吉凶軍嘉慶事之使歲月相繼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云二月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生辰也夏四月以王欽若為資政殿學士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授之而罷其政以馮拯參知政事。六月達旦國九部致貢于契丹。以楊億為翰林學士億清忠耿亮博覽強記典章法度為時取正文章精奓有規裁當時學者宗之尤喜誨誘後進因以成名者甚衆然剛介寡合王欽若等惡之趙德明遣使乞降詔許之德明以父遺命再遣使歸順帝遣夏居厚持詔答之因命河西諸蕃部族各守疆場秋七月復置賢良方正等六科以舉士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畢士安請復之仍增置為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被應選之士歸幣于契丹自是歲以為常冬十月韓國華如契丹賀正旦也畢士安卒士安晨朝至崇政殿廬暴疾作帝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薨世謂士安之德端方沉雅嚴正公亮人所難及十一月契丹使阿果來賀承天節也十二月以王欽若為資政殿大學士始置大學士為欽若也

契丹使合住及盃奴來契丹主使其太保合住太后使其太師盃奴來賀正旦也周漸如契丹賀契丹主生辰也初詔致仕官給半俸唐制致仕者非特勑則不給俸國初循之至是始有此詔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四年春二月以宋州為應天府以太祖舊藩也王繼英卒。寇準罷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它日又除官同列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自矜其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其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準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為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以王旦平章事趙安仁參知政事旦拜相帝謂之曰寇準多許人官以為己恩俟當深戒之旦謝不敢以王欽若陳堯叟知樞密院事韓崇訓馬知節簽署院事。置常平倉于諸州詔京東西河北陝西江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自三二千貫至一二萬貫令轉運使司每州俾清幹官主之領於司農寺歲以夏秋視市價量增以糴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荊湖川峽廣南皆置焉以丁謂為三司使林特為副使謂機敏有智謀險狡過人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特尤善附會而有心計南平王黎桓卒子龍廷嗣

拒死中子龍鋮立龍鋌兄龍全朝庫財而遁其弟龍廷殺龍鋮而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寨攻戰連月知賓州兌策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平之帝以桓素脩職貢豈宜伐喪不許而以邵曄爲緣海安撫使令以詔書曉之曄至廣上邕州至交阯水陸及控扼宜州山川等圖帝曰祖宗闢土廣大惟當慎守不必貪無用之地苦勞兵力命遵前詔安撫不得擅興

秋九月趙德明降。冬十月以德明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德明復遣牙將劉仁勗奉誓表請藏盟府且言父有遺命帝嘉之乃以左右班都知張崇貴等充使授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責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唯獻駝馬以謝恩而已

沙州曹宗壽致貢于契丹

丁未

四年契丹統和二十五年春正月帝如西京帝次永安鎮素服詣諸陵詔置永安縣及三陵副使都監二月己巳至洛陽命祭周八廟甲戌幸上清宮録白居易後利用爲河南府助教賜酺三日帝御五鳳樓觀也召父老五百人賜飲樓下作太祖神御殿于西京復置武成王廟及國子監三月帝至自西京。契丹城遼西爲中京大定府大定秦爲遼西郡漢爲新安平縣漢末步奚居之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阻險足以自固唐初置饒樂都督府契丹主嘗過七金山土河之濱南望雲氣有郛郭樓闕之狀因議建都擇良工於燕薊徵鳩漢置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擬郛郭實之以漢户號曰中京夏四月皇后郭氏崩。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增置孔子守塋户九二户王中正言聖祖降于其家并州縣卒王捷自言于南中遇道人姓趙氏授以小鐶神劒言司命真君也宦者以其事聞賜捷名中正是年五月十三日真君降于中正家之新堂是爲聖在而祥瑞之事起矣六月葬莊穆皇后。秋七月交州黎龍廷來貢詔以爲静海軍節度使交阯郡王賜名至忠

邵曄曉諭明護以朝廷意德明護懼罪奉龍廷主軍事龍廷自稱節度使開明王古于綠欲遣使入貢帝嫌令削去僞官龍廷遂稱權安南靜海軍留後遣使入貢帝賜龍建九經及佛氏書而授以爵命且贈黎桓爲南越王八月以杜鎬爲龍圖閣直學士鎬傳聞強記每得異書必手號本末以解者過其草始置是職以鎬爲之韓崇訓罷。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録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爲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太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切詔準漢制上計之法每歲三司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每歲天下緡錢總入至一萬五千入十五萬一百而出方相近之至是丁謂著會計録以獻區分經費及吉凶大禮已狀者以參較優詔獎之冬十二月有年淮蔡間麥斗十錢米斛二百錢初詔禮部糊名考校舉人

戊申

大中祥符元年契丹統和二十六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之鴟尾大赦改元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爲辱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雪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爲此可已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然後可爲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沉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莫與籌之者會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視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成矣正月乙丑有黄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守門卒塗榮以聞帝因謂群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黄籙道場一月將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命筆識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

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illegible]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南角有黃帛曳鴟尾上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道封處有字隱隱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之親奉安輿導至道場付陳堯叟啟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恆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緘書甚森扶以判刀寸落帝跪受復授陳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韜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王旦等稱賀於殿之北廡丙寅群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有司設大大于朝元殿之西載黃麾仗宮縣置獻文武官呼欠帝服降乾升殿酌獻三清天書檳畢步導入內是自崇雲見如龍鳳覆宮殿成展大赦改元斷臣加恩碣宗師踏攻左承天門為承天祥符分建中使六人揚曁豆實欽若之討就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並以經義所知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夏四月詔以十月有事于泰山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

三月甲戌兗州父老千二百人詣闕請封禪丁卯兗州并諸路進士等八百四十人復詣闕以請壬午王旦等率文武將校蕃夷耆壽僧道二萬四千三百七十餘人詣闕請東封不允表五上帝意未決召三司使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四月甲午詔以十月有事于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廟嶽瀆諸祠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以王旦為封禪大禮使王欽若趙安仁為封禪經度制置使馮拯陳堯叟分掌禮儀丁謂等計度糧草既而契丹遣使請歲給外別假錢幣王旦曰東封近彼以此覘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天書復見于功德閣。○以王欽若趙安仁並判兗州。○五月泰山醴泉出

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

置天書儀衛及扶侍使

提天書儀衛使副扶侍使副都監吏

侍奉殿凡有大禮即命宰執近臣兼之禮畢罷

六月衛天書于泰山群臣遂上帝尊號

王欽若言六月乙未泰山西南垂刀山上有紅紫雲氣斷成華蓋至地丙未散其日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素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欽若具威儀奉華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群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賜天書于泰山宜齋戒祗受朕雖荷降告未敢宣露惟密寶王欽若等亦有祥異卽上闕啟分得其契果與夢協上天登占懽瞿不屏王旦等曰陛下至德勤天感應昭着臣等不勝大慶再拜稱賀壬寅乃迎導天書奉安于含芳園之正殿帝家衣備法駕詣殿再拜受之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曆遐處讀訖復奏以升敢執而雲五色見以須賓雲如典駐點上帝再拜佳瑞圖示百僚於是群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作昭應宮以奉天書

初帝議卽宮城乾地營昭應宮以奉天書左右有諫者帝召三司使丁謂問之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論之已而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對告之旦不敢復言乃以謂兼修昭應宮使宦者劉承規副之

秋九月以天書告于太廟

王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萬芬等不可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甲子奉天書告于太廟悉陳諸瑞物於仗駕巳乃以天書置于朝元殿建道場扶侍使上香疾中奏法由將行禮諸御殿鹵獻詣奉以玉輅中設凡得夾侍立旁兩以黃麾仗前後部鼓吹道冊威儀扶侍使以下前導自是凡舉大禮皆如之且製行數供物定儀仗凡千六百人

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

九月乙酉帝習封禪儀于崇德殿十月辛卯車駕發京師扶侍使以玉輅載天書先道丁未至乾封縣奉高宮齋于穆清殿戊申王欽若等獻太山芝草三萬八千餘本庚戌備法駕至山門黃雲覆輦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于山下辛亥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

書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帝衮冕奠獻以寧王元偓亞獻舒王元偁終獻命群臣享五方帝及諸神于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于石𥓓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𥓓帝登圜臺閱視訖還御幄宰臣率從官稱賀山下傳呼萬歲聲動山谷即日伏還奉高宮百官奉迎于谷口帝復齋于穆清殿壬子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還次奉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癸丑帝被袞冕御封禪壇上之壽昌殿受群臣朝賀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服勤詞學經明行脩舉人其浮才拔萃者于丁仕及高年不仕德行可稱者所在以聞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爲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于殿門賜以時服茶帛甲寅發奉符次于太平驛改奉高宮爲會眞宮詔王旦撰封祀壇頌王欽若撰社首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

十一月帝如曲阜謁孔子加謚爲玄聖文宣王十一月戊午帝來曲阜縣謁文宣王廟鞾袍再拜幸叔梁紇堂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遣官祭以太牢追封孔子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顔氏魯國太夫人妻幷官氏鄆國夫人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以四十六世孫聖佑爲奉禮郎主祀事

追謚齊太公望爲昭烈武成王立廟青州追謚周文公旦爲文憲王立廟曲阜帝至自泰山。有年諸路米斗七八錢契丹蕭圖玉伐甘州回鶻降之

己酉

二年契丹統和二十七年夏五月詔追封玄聖文宣王廟配享從祀者爲公侯伯詔封兗公顔回爲兗國公費侯閔損以下九人爲郡公郕伯曾參以下六十二人爲侯命兩制以上文臣爲贊又封先儒左丘明等十九人爲伯加號聖祖爲司命天尊以王中正爲左武衛將軍。秋七月以昭應宮爲玉清昭應宮

。冬十月詔天下州軍作天慶觀詔以正月三日爲天慶節命天下立觀以答神貺十二月契丹太后蕭氏卒承天皇太后自中京還臨潢行柴冊禮事畢遂南幸未至燕而殂遣使告哀于宋夏高麗謚曰聖神宣獻皇后后北府宰相思溫之女明達治體閑善必從故群臣咸竭其忠習知軍政凡有大役親御戎車指麾三軍賞罰信明將士用命契丹主遵其教訓遂爲盛主罷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舉

庚戌

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八年春正月王隨王儒如契丹弔祭也二月契丹使蕭合卓來致太后遺物也契丹使蕭齊烈來謝弔祭也遣使如契丹會葬也交州李公蘊逐其節度使黎至忠而殺之自稱留後

三月詔以公蘊爲靜海軍節度使封交阯郡王至忠年少苛虐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尤爲至忠親任嘗令以黎爲姓是年遂至忠出城而殺之併夷其兄弟自稱留後遣使貢奉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焉雖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授以官爵賜之器幣故有是命夏四月契丹賜其大丞相耶律德昌名曰隆運契丹主既葬太后因賜德昌名曰隆運賜宅及陪葬地于后陵之旁五月契丹蕭圖玉伐甘州回鶻俘肅州之民而還圖玉破肅州盡俘其民修土隗口故城以實之高麗康肇弑其君誦而立誦兄詢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弑誦立詢契丹主謂群臣曰康肇弑君誦而立詢因而摭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群臣皆曰可國舅詳穩蕭敵烈曰國家連歲征討士卒疲弊況陛下在諒陰年數不登創痍未復島夷小國城堅完固勝不爲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陛下服除歲

豐舉兵未晚也不聽**秋七月以杜鎬爲龍圖閣學士**始置是職也**八月詔明年春有事于汾陰**河中府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列狀請祠后土于汾陰帝不許寧王元偓率文武官三上表以請帝從之**以王旦兼汾陰大禮使**王欽若爲禮儀使陳堯叟爲經度制置使儀同封禪**旱**將有事汾陰而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才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不聽**九月契丹冊李德昭爲夏國王○冬十一月陝州河清○契丹主伐高麗討康肇誅之王詢出奔平州**契丹主伐高麗先遣高正韓杞宣問王詢十月詢遣使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月乙酉契丹軍渡鴨淥江康肇帥衆禦之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擊肇分兵爲三一營于州西據三水之會肇居其中一營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契丹先鋒耶律盆奴率詳穩耶律敵魯擊破三水砦擒肇及副將李立追亡數十里獲所棄糧餉鎧仗不可勝計會契丹主軍至斬首三萬餘級郭霍貴寧等州皆降都統蕭排押復大敗高麗于古遼蠻王詢遣使上表請朝許之遂禁軍士俘掠以馬保佑爲開京留守王八副之遣乙凜將騎兵一千送保佑赴京高麗守將卓思正殺契丹使者韓喜孫等十人帥兵出拒保佑不得入而還契丹主遣乙凜將兵擊之思正出奔西京契丹兵圍之七日不克契丹主次于城外王詢使其禮部郎中渤海陀失請降群臣議皆請宜納之耶律質曰詢一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詐耳納之恐墮其計宜待彼勢窮力屈未晚也契丹主乃使蕭排押等進攻開京遇高麗兵敗之王詢棄城走平州契丹遂焚開京宮室府庫民廬俱盡至清江而還契丹師既行諸降城復叛至貴州南峻嶺谷大雨連日馬駝皆疲甲仗多失霽乃得度鴨淥江**十二月陝州河復清**集賢校理晏殊獻頌**夏州饑**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斛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王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

辛亥

廷有人遂止**四年**契丹統和二十九年**春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正月乙酉帝習祀后土儀丁酉奉天書發京師二月壬子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祠西嶽癸丑次河中府丁巳至寶鼎縣奉祇宮已未襄泉湧有光如燭辛酉祀后土地祇禮同東封配以太祖太宗是夜月重輪還奉祇宮命作大寧宮壬戌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文武進秩建寶鼎縣爲慶成軍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群臣於穆清殿而還初將祀汾陰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諫曰今之奸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負未寧數一議書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戚已禁爵始息於保吉請主屏臣死爲室言以睦下民上爲以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宴且倪偉之賀此臣所並長嘆痛昔也時群臣争奏祥瑞羹上言方沴野獻山望以形泰蕭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欺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三月帝過洛陽遂謁永昌陵夏四月帝至自汾陰○召陝州隱士魏野不至**野嗜吟咏不求聞達居陝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繞旁對雲山景趣幽絕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遊嘯咏終日野每着紗帽白衣見客出則跨白驢爲詩精苦有唐人風格帝自汾陰還次陝州遣使召之不起乃命工圖其所居觀之**契丹大丞相耶律隆運卒**隆運重厚有智略明治體喜建功立事輔政三十年國以右強之**五月詔州城作孔子廟○秋七月馮拯罷○九月以向敏中爲五嶽奉冊使**十月帝御朝元殿發五嶽冊**五年**契丹開泰元年**夏四月以向敏中平章事**時舊相出鎮州郡不以吏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張齊賢倜儻任情惟敏中盡心民事帝由是有復用之意使還遂拜爲相**高麗**

王詢乞降于契丹 高麗王詢遣徐忠順奉表如契丹乞稱臣如故契丹主命詢親朝詢復以疾爲辭初契丹伐高麗取其地築六城曰興鐵通龜郭州皆有女直鴨渌江東及高麗臣服復以賜之至是契丹主怨詢不朝命復取六州地於是有女直人知高麗事者進言以爲自開京東馬行七日有大寨廣若開京凡旁邑所貢珍異皆在焉其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寨所積如之若大軍自入直北渡鴨渌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可取也

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 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其後逋爲墓於廬側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謚和靖先生

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作五嶽觀 以奉五嶽後改曰會靈 九月趙安仁罷 爲王欽若所構也 以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爲樞密副使 時天下又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數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競講隆興大清宮宇以林特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幹財利時人目爲五鬼王旦欲諫自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自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目爲癭相性傾巧敢爲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以是有寵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冬十月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 帝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可也翌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凝燈燭覩靈仙儀衛九天司命天尊至朕再拜致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陛升見六人從在東陛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上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丘後

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命旦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是詔告天下肆赦加恩命丁謂及李宗諤陳彭年等禮官等修崇奉儀注

閏月上聖祖尊號 閏月己巳上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加太廟六室尊號並先天降聖[illegible]宮於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吉之丙子群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

作景靈宮太極觀于壽丘 奉聖祖聖母也月詔天下天慶節並增建聖祖殿而製二舞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降真觀德云

十一月享玉皇于朝元殿○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作景靈宮于京師○改謚孔子爲至聖文宣王 以玄字犯聖祖諱也

契丹改幽都府爲析津府○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爲皇后 后父通爲虎捷都指揮使太平興國中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攜之至京師得入襄王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性警敏曉書史由是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如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帝欲得翰林學士楊億革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因請三代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爲后既立以無宗族因以龔美爲兄改其姓爲劉氏闕李迪之謨大根之后能記憶每聞朝廷事每言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庫有問輒傳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六年 契丹開泰二年 春正月置玉牒所 修屬籍也 三月以丁謂兼迎奉聖像使 詔於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至是成以丁謂爲迎奉使 夏五月奉安聖像於玉清昭應宮○秋七月除農器稅○八月詔明年有

甲寅

事于太清宮以王旦兼大禮使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詣闕請[illegible]太清宮詔許
之詔以來春親謁遂命旦兼亳州太清宮大禮使丁謂爲奉祀經度使孫奭上言陛下事事纂效唐明皇豈以明皇
爲令德之主邪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皐老子非始于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其遂作解
疑論以示群臣焉
上老子尊號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十二月戊午朔日
有食之。獻天書于朝元殿十一月判亳州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十二月扶侍使
趙安仁等上奉天書車輅鼓吹儀仗壬審款天書于朝元殿遂告玉清昭應宮
七年契丹開泰三年春正月帝謁老子于亳州太清宮正月壬寅車駕奉天
書發京師丙午次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己酉朝謁太清
宮是夜月重輪曲赦亳州及車駕所經流以下罪升亳州爲集慶軍節度改奉元宮爲明道宮賜酺三日[illegible]城
西朝拜聖祖新殿以應天府爲南京。作鴻慶宮于應天府奉安太祖

太宗聖像二月帝至自亳州大赦辛酉帝至自亳辛未享太廟壬申恭謝天地大赦天下
夏四月以曹賢順爲歸義軍節度使沙州曹宗壽死子賢順自爲留後奉貢請
命于朝故有是命沙州自宗壽以來通使契丹五月以王旦兼兗州景靈宮朝修
使天書刻玉使王欽若爲同天書[illegible]玉使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
免知節素薄欽若之爲人遇事未嘗少屈欽若不悅會廬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知節因面
誣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旦質之旦至欽若猶諠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
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
外國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宜示陛下含容之意但戒勵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帝曰非

乙卯

[illegible]詔[illegible]同[illegible]州遂如旦請月餘始罷欽皆知節併及堯叟欽若仍爲[illegible]三副使以寇準爲樞密使
○契丹伐高麗契丹連歲遣中丞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六州舊地高麗不從乃遣國舅詳穩蕭敵烈
討之秋七月以王嗣宗曹利用爲樞密副使。八月以向敏
中兼景靈宮使。高麗來貢高麗爲契丹所阻不通中國者累年至是復遣其御事工
部侍郎尹證古入貢詔登州置館于海次以待之冬十一月玉清昭應宮成初議營宮
料功須二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製度宏麗屋宇少
有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十二月作元符觀。戶
部獻天下民數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折惟
昌卒以其弟惟忠知府州事

八年契丹開泰四年春正月帝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大天帝聖
號大赦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表上玉皇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遂以
所奉刻天書玉版奉安于寶符閣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illegible]受賀大赦命刻玉使日赴殿行香副使已下日莅事
[illegible]誓文刊石寘于閣下[illegible]欽承寶訓述以示中外二月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將
興元牧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夏四月寇準罷準以三司
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以特能斡財利以佐與造閣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
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進而準不能此其所以短也非[illegible]之主孰能容之然竟以與林特忿爭罷初爭數短旦
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銓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理固當然臣往相位久政事缺失少多準對陛下無隱
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illegible]究事進詔格準以上聞曰欲貴第拜東堂吏皆被罰

不踏用例陛有罪遂中書亦違詔撫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託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準至鎮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帝意解曰然此正是其騃爾遂不問

以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五月契丹伐高麗蕭敵烈伐高麗無功而還契丹主復命樞密使耶律世良帥師伐之

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秋九月吐蕃唃厮囉請伐夏州不許唃厮囉吐蕃贊普之裔生於高昌磨榆國年十二河州羌何郎業賢奇其貌挈之歸吐蕃置于貲心城大姓聳昌厮均又徙諸移公城欲於河州立文法於是宗哥僧李立遵邈川大首領溫逋奇掠取唃厮囉如廓州尊立之部族寖強乃徙居宗哥立遵自爲論逋佐之論逋者國相也立遵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與涇原鈐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不利衆益北之唃厮囉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邈川以溫逋奇爲論逋有勝兵六七萬而立遵自居宗哥畢表請贊普之號朝議以贊普乃戎王也立遵位在唃厮囉下不宜妄授止命爲保順軍節度使唃厮囉與西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以希朝廷賜予至是唃厮囉始立文法聚衆數十萬上表請討平夏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

王嗣宗罷○知陳州張詠卒詠卒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

冬十一月种放卒放自還山後數朝京師封岱祀汾莫不預爲帝眷遇有加勞頗倨至人或嘲放當處之近放不答祿賜既豐晚節頗飾輿服廣置良田于長安至強市爭訟門人族屬因依何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遂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詆目放爲歷貶會赦恩而止放不遂自安徙居嵩山天封觀側帝閱之召丐侍說與書觀基起

賜以然猶往來嵩南披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算糧具之直時議鄙薄之嘗陪曲宴帝令群臣賦詩杜鎬誦北山移文以譏放放不之愧及卒帝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祭之特贈工部尚書

九年契丹開泰五年春正月以丁謂兼會靈觀使○契丹大敗高麗于郭州耶律世良蕭屈烈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斬首數萬獲其輜重而還

二月詔皇子壽春郡王受益就學于資善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爲王友士遜一日謁王旦稱皇子學書有法旦曰公爲王友職止於是耶士遜媿謝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后養爲己子與淑妃楊氏同撫育之

夏五月以向敏中兼宮觀慶成使○六月蝗飛翳空京畿大蝗帝遣人至郊得死蝗以獻帝信之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包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帝以郊叢旱蝗召翰林學士李迪曰旱蝗荐臻將何以濟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馬元方爲三司使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之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之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迪又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深然之

旱○秋八月曹瑋敗吐蕃于伏羌

○九月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參知政事張旻任中正爲樞密副使彭年附王欽若以成天書群祀之事詳纊儀典雖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衆伏其該辨帝甚寵遇之及李宗諤楊億相繼罷彭年獨任翰林事務叢委形神皆耗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一日謁王旦旦辭不見向敏中爲持所上文字示之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及視之果然

詔罷諸營建帝以旱蝗停京城工役禁舉樂罷秋宴督諸路捕蝗遂罷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甲寅得雨蝗散戊辰青州飛蝗赴海死積海岸百餘里

詔民能賑貧者官

之（詔民有出粟賑貸之者二千石至八千石第授助教文學及上佐）

天禧元年（契丹開泰六年）春正月帝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及聖祖寶冊大赦（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清昭應宮薦獻上玉皇大天帝寶冊衮服壬寅上聖祖寶冊己酉上太廟謚冊庚戌享六室辛亥謝天地于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冊號乙卯宰相請天書於天安殿壬戌詔以四月旦日爲天祥節命王旦爲兗州太極觀奉上冊寶使）二月進封李公蘊爲南平郡王○陳彭年卒（彭年敏給強記尤好儀制沿革刑名之學然性奸諂時號九尾狐）夏五月以王旦爲太尉侍中五日一至中書旦固讓許之（旦素羸多疾連年求解機務不許至是拜太尉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愈畏避上遣求退固辭新命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邑）契丹蕭合卓伐高麗不克而還○

秋八月以王欽若平章事（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疾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九月王曾免（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疑曾自異不悅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曾令人舁土置門外賀氏訴于朝遂罷）以李迪參知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太尉侍中王旦卒（旦爲首相會天下無事謹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貧客恒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不復與之相見遇有差除必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奏入無不俞允丁謂因是數譖其事而莫知其故也旦凡薦人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爲旦言之旦曰旦熟安得有人毀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張士遜轉運江西見旦求發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羨利人稱士遜識大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辭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及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惶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復力求避位宗觀真形瘞閣之乃以太尉兼侍中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半俸帝謂之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旦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以臣所不知也因辭退疾益篤帝親臨問手自調藥并薯蕷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帝臨悼不已）張旻罷○饑

二年（契丹開泰七年）春二月進封壽安郡王受益爲昇王○夏閏四月馬知節罷○作祥源觀○五月契丹以張儉爲政事令（儉端慤不事外飾爲雲州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契丹主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先是契丹主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及聞儉名始悟亟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皆合上旨由是眷注日隆竟至爲相）六月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秋八月立昇王受益爲皇太子更名禎赦○冬十月契丹

蕭排押伐高麗十二月戰于茶陀二河契丹師敗績。張知白罷

三年 契丹開泰八年 春正月契丹冊曹順爲燉煌郡王 曹順即曹賢順也 二月契丹以王繼忠爲南院樞密使。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判永興軍寇準得天書于乾佑山詔迎入禁中 巡檢朱能所造也中外咸識其詐帝獨信之迎入禁中魯宗道孫奭知能所爲咸諫不聽準由是得召用矣 夏六月王欽若免 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詰欽若欽若謝罪遂免 以寇準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 謂因準稱參得致詩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大慙恨深成隙

秋七月群臣上帝尊號大赦 以天書再見也 八月大會道釋于天安殿 凡萬三千八十六人 冬十一月帝朝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己巳帝謁景靈宮庚午享太廟辛未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加恩文武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圜丘必同輿爲永制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赦下帝謂翰林學士李昌武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左僕射今命敏中應甚喜也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昌武往候敏中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及見賀之與敘禮命之異敏中但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瞯其庖中亦寂無一人明日昌武入對具以白上上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十二月以曹利用丁謂爲樞密使任中正周起爲副使。高麗乞貢方物于契丹契丹許之

四年 契丹開泰九年 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 瑋沈勇有謀馭軍嚴明約 外捍禦西陲能幹知名聞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能綏懷遠人恩威畏懷之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三月向敏中卒 敏中性端厚恪謹多智知人善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帝深倚信雖老恆疾不待謝事而薨 夏四月兩月並見于西南。復以楊億爲翰林學士 億去翰林六年而復入是歲卒 高麗求成于契丹契丹許之 王詢上表請稱藩納貢如故事且歸所拘人只剌里契丹遣使報許之 六月寇準罷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爲憂一日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丁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準竟以是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秋七月以李迪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 迪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爲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耶迪乃受命 以丁謂平章事。內侍周懷政伏誅。貶太子太傅寇準知相州 入內副都知司懷政失寵懼誅素附寇準以帝疾而準罷因謀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以其謀告丁謂謂即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計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丁謂與皇后謀遂貶寇準爲太常卿知相州而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他日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群臣畏謂威莫敢對 八月以任中正王曾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副使。周起曹瑋罷。貶知相州寇準爲道州司馬 丁謂請再貶準帝意欲謂諸江淮間謂退竟除道州司馬同僚莫敢言王曾擬以帝語質之謂顧曾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九月

帝疾瘳○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詔謂復相翰林學士劉筠請罷從之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副迪復沮之謂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迪加尚書左丞依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爲左丞者及迪入對于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門上弄權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兄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戶部侍郎知鄆州謂戶部尚書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罵臣爾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進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迪謂罷制既而謂復留命別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於樞密院南門殊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爲楊億所識拔景德以來竟與億同居文翰之府時人號爲楊劉

詔太子決事于資善堂

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引決太子固讓不允進丁謂太子少師馮拯少傅曹利用少保十二月太子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以聞言之后深納焉

以馮拯平章事○作天章閣藏御集也十二月帝有疾

辛酉

五年契丹太平元年春正月帝疾瘳○以張士遜爲樞密副使○二月以孔聖佑襲封文宣公○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九月吐蕃唃廝囉來降○冬十一月貶王欽若爲司農卿分司南京

欽若在河南有疾表乞歸京師丁謂使人謂欽若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故貶

契丹立梁王宗真爲太子

宗真字夷不堇小字只骨宮人耨斤所生齊天皇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己出耨斤不悅焉

高麗致貢于契丹

壬戌

乾興元年契丹太平二年春二月群臣上帝尊號○帝崩于延慶殿皇太子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淑妃楊氏爲皇太妃

帝崩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朝亂之耶請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

矣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爲太妃兩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聽政太后坐右帝居左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密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簽閣訖乃進王曾曰兩宮異處而權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丁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王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赦○薛貽廓如契丹告哀

夏四月薛由如契丹告即位也

貶故相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

丁謂怨準而太后惡迪之嘗諫立己也遂坐以朋黨貶之凡與二人親善者皆逐故曹瑋亦謫知萊州學士宋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罷此衆鐫遂致元制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于馬前至道[illegible]見州東有至舟年十里數日吾少時

嘗[illegible]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耶在雷踰年病薨

六月契丹使耶律僧隱等來契丹使都點檢耶律僧隱充祭奠使林牙蕭日新充太后弔慰使金吾耶律諧充帝弔慰使復爲飯三京僧數萬人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丁謂爲山陵使雷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入白其事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惜不可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丁謂言之謂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乃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總之以水衆議日宣淮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前侍命謂其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奏之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前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耳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越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宰輔乃與宦者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及允恭嘗干求管勾皇城司并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馮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王曾曰謂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耶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中正爲太子賓客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即殿廬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以拯爲山陵使

秋七月以王曾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

錢惟演爲樞密使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甚謂曾曰此

[illegible]殊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祀汾陰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謂之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帝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而崩太后知真宗眷注遂擢居政府宗道嘗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及入中書太后嘗問曰唐武后何如主宗道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

丁謂有罪貶爲崖州司戶參軍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中勿洩數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請與準相見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群僮縱博毋得出俟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文字累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尤善爲詩至於圖畫博弈音律無不洞曉每休沐會賓友盡陳之聽人人自便而謂從容應接於其間莫能出其意者祥符天禧中營宮觀奏祥瑞多誕與王欽若發之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爲書自克責叙國恩戒家人毋輒怨望之遣人致于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聚賓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咽遂徙雷州亦出於揣摩也

八月帝及皇太后初同御承明殿垂簾聽政從王曾之議也

冬十月契丹使耶律僧隱來賀即位也

葬永定陵以天書殉

十一月錢惟演罷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熏灼因附之與爲婚姻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使題名獨削去準名曰逆準削之而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豈可爲姦黨所誣哉帝遂令磨去之丁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己因擠謂以自解馮拯由

是惡其爲人上言惟演以妹妻太后兄劉美則是外戚姻家不可與機政以營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侍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獎勵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求入中書爲時議所鄙

吐蕃李立遵來附。以張知白爲樞密副使。初賜兗州學田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奉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以爲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以孫奭馮元兼侍講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儒者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孫奭馮元講論語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由是帝每竦然聽之

十二月高麗王詢卒子欽立。加馮拯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曾集賢殿大學士自是上相必加昭文監史次相加集賢若上相罷免則以次而升如除三相則分監脩國史於次相云

通鑑續編卷第五

通鑑續編卷第六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

契丹太平三年

春三月行崇天曆司天役人張奎運所造也

罷榷茶行貼射法初榷茶之法擇要害之地置榷貨務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其淮南蘄黃廬舒光壽六州官自爲場置吏謂之山場凡十三所六州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其出鬻皆就本場而官所收茶則送六榷貨務鬻之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其利既博商賈爭轉致于西北天積末乃桀茶出境凡民茶析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直論罪園戶白是歲數敗茶樹是歲命李諮等較鹽茶等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總之請行貼射法于淮南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且如獅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其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其入錢以射六榷貨務茶者如舊制豪商大賈不能有所輕重反爭言其不便矣

夏五月行陝西河北入中芻糧見錢法初雍熙中用兵西北穀於餽餉乃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爲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荊湖給以茶及顆末鹽官私便之至道初楊允恭爲江淮兩浙制置茶鹽使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自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而茶無滯積然商人急於得鹽而鹽不可復得其輸邊粟者持交引詣京師坐賈置鋪隸名榷貨務之求轉鬻茶貨而去及西北通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漸減而交引愈賤虛錢未致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于數年之外京師收引者價愈賤商人病之景德中鹽

錢副使林特崇儀副使李溥上茶法二十三條令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歲入新引二百依五歲則漸儲皆給足諸榷貨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爲次大商判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齎券詣官率多先焉刼禁准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既而商利浸薄陝西交引益賤入中者日少邊備不給茶法亦壞是歲改行貼射法令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虛估之弊稍革

秋九月馮拯罷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多迎合上意然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也至是以疾罷

以王欽若平章事○冬十一月置益州交子務初唐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號曰飛錢太祖因其制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太中祥符四年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

榷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爲額

作奉真殿于景靈宮奉安真宗御容也

甲子

二年契丹太平四年春二月契丹改鴨子河爲混同江○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冬十一月立郭氏爲皇后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也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疏

乙丑

三年契丹太平五年秋九月契丹主如燕契丹雖立五京而往來無恆月至是次南京宴于內果園燕人聚觀爭以土物來獻契丹主禮高年惠鰥寡賜酺至夕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遊焉求進士得七十二人命賦詩第其工拙以張昱等十四人爲太子校書郎韓[illegible]等五十八人爲崇文館校書郎

冬十月以晏殊爲樞密副使○十一月復榷茶罷貼射法商賈以貼射利薄而

論者謂邊糴償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不便會江淮計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茶積李諮具言新法之便辟有增緣邊糴儲積二府亦言舊積之茶乃累年壞敗者新法之利功緒已見蓋積年倖蠹之府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爲游說頗力行之帝亦疑言所易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貼射之法善者歸商粗惡入官故人莫肯售且函戶資少力不能給故歲輸不足今使入息頻擾益甚不可不革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以售之茶法後壞

王欽若卒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稱五鬼姦邪險僞誠如聖諭

十二月以張知白平章事張耆爲樞密使耆卽張旻也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眾倚之故長樞府

丙寅

四年契丹太平六年春三月契丹阻卜叛阻卜契丹西北注爲寬頑阻諸部侵擾至是益甚

夏六月京師大水大雨震電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方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焉

秋九月以周後柴元亨爲三班奉職元亨世宗從孫也

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丁卯

五年契丹太平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遂御天安殿受朝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晏殊免殊從太后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爲御史所論出之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素尚風節每論朝廷事書感激思奮殊奇器之薦爲祕閣校理

以夏竦爲樞密

史075-087

副使[illegible]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由是世以姦邪目之龍圖閣學士孫奭上無逸圖奭侍講久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畫書無逸爲圖以進帝命施于講讀閣下

六年契丹太平八年春二月張知白卒知白爲相慎名器每以盛滿爲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然體素羸憂畏日侵在中書忽感風眩輿歸第帝臨問疾已不能言三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以張士遜平章事姜遵范雍爲樞密副使○夏五月楚王元佐卒○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甘州取之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按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illegible]臣事中國及契丹於本國則稱帝由是立元昊爲皇太子焉

七年契丹太平九年春正月曹利用罷時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爲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怨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耶太后頷之會利用從子汭爲兵馬監押於趙州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汭杖死內侍羅崇勳江德明請併罪利用后問諸執政衆觀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爲力言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乃罷爲衛將軍二月魯宗道卒時有小臣方仲荀上書請太后依武后故事立劉氏七廟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大安輦先帝而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后遽命輦後乘輿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耶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輔政七年剛正疾惡遇事

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張士遜罷士遜在政府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至是以救曹利用罷以呂夷簡平章事夏竦參知政事陳堯佐爲樞密副使○以薛奎參知政事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陛下宜勤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誠無事然安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帝深納之及拜參政入對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不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開安置衛將軍曹利用于房州行至襄陽自殺內侍等必欲報利用以快志故遣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懷敏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縊而死利用性悍梗少通力義悻悻而其親信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居位忠藎有守終始一致死非其罪聞者冤之復賢良方正等科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蹈丘園科沉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其先以藝業上之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祕閣中格進帝而親策焉

夏四月南平王李公蘊卒以其子德政爲交阯郡王追封公蘊南越王六月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丁未夜中宮內火起大雨震電至曉宮屋盡燬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燔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遺旨故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矣非所以祇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齋祠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亦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而下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爲萬壽觀王曾罷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止供帳便殿太后已不悅會復以太后左右姻家私通請謁多裁抑之太后滋不能堪會玉清昭應宮災曾以首相免秋七月

庚午

罷諸宮觀使○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以陳堯佐王曙
參知政事夏竦爲樞密副使○契丹大延琳據遼陽以叛
冬十月契丹蕭孝穆帥師討之
自神冊以來遼東無榷酤
鹽麴之征馮延休韓紹勳
相繼爲戶部使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地饑戶部
副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諳海事者漕粟以振之水路
艱險多至覆沒雖訴朴搒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
延琳因之爲變遂囚留守蕭孝先及其妻南陽公主殺韓
紹勳王嘉等以快衆情僭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道
平踰城走詣契丹主於黑嶺告變契丹主徵諸道兵命南
京留守燕王蕭孝穆爲都
統以討之延琳嬰城固守
十一月癸亥日南至帝朝皇太
后于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率百官上太后壽于
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帝之將朝會寧也祕閣校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

同列北面而朝之可乎非所以垂後世也帝不納既又
上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爲河中府通判
以周後柴詠爲三班奉職
復後柴氏子姓十一人官及賜
緡帛因命自今三年一郊祀錄周
世宗後一
人著爲令
八年
契丹太
平八年
春二月詔梁唐晉漢周朝三品以上官子孫
依律敘蔭
告身不存者不援御史臺主
簿不介上疏以爲不可宜罷
夏五月賜信州龍
虎山道士張乾曜號澄素先生
後漢張道
陵之後也
秋八月罷榷
法復通商
自諸國降附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其解池引水
而成者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井或熬成者曰
末鹽初許通商賈易咸平中梁鼎始請自解鹽未
公私煩擾復舊商販帝初即位置計置司議茶鹽利害
法發爲驗射而鹽則官自鬻官得利微而民不便雖
鹽爲上六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數於是詔翰林學士盛度

辛未

御史中丞王隨等苦更其法度上通商五利方禁運商時
伐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
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逃匿不悉罷之二利也
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弊苦惡疾
生於腹令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
富家多藏鹽不出民用益饒今歲得商人出緡錢以助經
費四利也歲減監官兵卒畦夫鋪作之給五利也於是詔
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于京師榷
貨務給鈔受鹽于解
池而申私販禁之
契丹蕭孝穆執大延琳以歸○九月
姜遵卒○以趙稹爲樞密副使
時政出宮掖稹厚結劉美
家婢以下進用命未下有
馳告者稹曰東頭西頭蓋意
在中書也聞者以爲笑談
初置武舉
其法先閱騎射而
試之以策爲去留
弓馬爲高下每
遇制舉則試焉
高麗來貢
九年
契丹大平十一年六月
興宗宗真景福元年
夏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太子

宗真立其母蕭耨斤自爲太后治國事
三月契丹主如長
春河有疾六月殂
于大福河之北太子宗真立其母蕭耨斤自立爲皇太后
聽政聖宗理冤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勳勞振貧乏
弭兵以息民設科以取士政令
平壹國以富强契丹之賢主也
契丹太后耨斤遷其主母
齊天后蕭氏于臨潢
初聖宗疾革元妃蕭耨斤詈齊天后
曰老物寵亦有既耶令左右扶后出
宮於是護衛馮家奴喜孫等希耨斤旨誣齊天后弟北府
宰相蕭浞卜詳穩蕭匹敵謀逆耨斤令有司治連及齊天后
契丹主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眇躬當爲太后
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契丹主
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
爲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
秋七月王隨等如契丹
王隨
致祭
王號梅詢弔慰范諷賀即位孔道輔賀其太后册禮契丹
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徑出主客者因邀
道輔還坐且令謝契丹主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
以禮文相接今伴從之使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

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因酬大卮謂曰天寒飲此可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時太后專政綬以爲言故罷之契丹使耶律翥等來耶律翥謝弔慰高德順致遺物耶律遜耶律元謝賀即位及太后冊禮十二月契丹封李德昭子昊爲夏國公以女歸之

明道元年契丹重熙元年春正月契丹主帥群臣朝其母契丹太后專決國事契丹主不得預聞至是御正殿受契丹主及群臣朝二月以張士遜平章事○尊真宗婉儀李氏爲宸妃是日卒婉儀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甚至帝亦盡孝道所以奉太后太妃者無不備而婉儀寂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婉儀所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是日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時爲首相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后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如其言三月契丹太后耨斤弒其主母齊天后蕭氏于臨潢太后慮契丹主懷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蒐于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齊天后死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死可乎使者退比復至則后已殂矣諡曰仁德秋七月王曙罷○八月以晏殊參知政事楊崇勳爲樞密副使○以吐蕃唃厮囉爲寧遠大將軍○宮中火詔求直言癸亥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啓輔臣請對上御拱宸門進班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拜上使人問其故曰宮中

有變群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布天譴也程琳亦以爲言上爲罷獄詔群臣直言闕失丁卯大赦殿中丞滕宗諒祕書監劉越請太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九月復作受命寶帝寶并爲宮火所焚故也冬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以其子元昊爲定難節度使西平王德明卒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仍遣楊吉授元昊三使封西平王初元昊數諫其父毋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既襲位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裹冠頂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微中國置文武班立蕃學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避父諱改明道爲顯道稱於國中謚德明爲太宗光聖皇帝墓號嘉陵進尊謚還爲太祖廟號武宗契丹冊李元昊爲夏國王○以楊崇勳爲樞密使

二年契丹重熙二年春二月皇太后有事于太廟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袞衣去劍爲初獻皇太妃爲亞獻皇后爲終獻禮畢群臣上太后尊號曰應元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皇太后帝耕籍田大赦○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后有疾帝爲大赦天下甲午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止以后服斂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后稱制十二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釦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常服絁繒練裙侍者見帝左右簪珥珍麗欲效之后戒曰彼皇帝

履御飾也洛安得學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曹使劉綽還西京言在庚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官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

尊皇太妃楊氏爲皇太后 太后遺誥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國事閤門趨下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母追班而入白于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右司諫范仲淹復上疏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由是止尊太妃爲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

帝始親政 帝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江德明等中外大悅劉太后受帝蹴于己出帝亦盡孝故終始無毫髮閒隙之可議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曹琮等如契丹 曹琮告哀章得象致遺物

吐蕃唃廝囉徙居青唐 溫逋奇囚唃廝囉于穽中而出兵伐不附己者守穽人出之唃廝囉因集部衆討殺溫逋奇而徙居青唐

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 帝與呂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得居政府欲悉罷之夷簡以爲然帝退以語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閻文應詗之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矣

以李迪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爲樞密副使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追尊生母宸妃李氏爲皇太后 荊王元儼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始知爲宸妃子因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乃葬于永定陵

契丹使耶律壽寧等來 壽寧來祭奠耶律[illegible]耶律嵩弔慰帝及皇太后

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八月以宋綬爲端明殿學士 復文明爲端明置學士在翰林侍讀學士之上以待學士之久次者首以綬爲之

冬十月葬莊獻明肅皇后○張士遜楊崇勳免 士遜爲首相無所建明會群臣詣洪福院上莊懿太后冊退而入慰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勳園飲日中期不至中丞范諷劾之坐免

以呂夷簡平章事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爲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爲副使 初德用爲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帝親政聞太后閤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遂拜簽樞德用謝曰臣武人幸得以馳驅自效賴陛下威靈待罪行間足矣且臣不學不足以當大事帝遂使者趣入院由是眷注益隆

十一月贈寇準中書令○詔自今宰相不得進擬臺臣 帝曰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有是詔

十二月薛奎罷 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嘆咤不食家人笑曰何以如是答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爾

廢皇后郭氏爲淨妃玉京沖妙仙師居長寧宮黜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十人于遠州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將廢后夷簡教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

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出道輔等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毅挺特達遇事躁動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至是名益重

景祐元年契丹重熙三年**春正月以賈昌朝等爲崇政殿說書**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等自代遂特置說書四人日輪二員祗侍爲昌朝講說尤爲明析帝多所質問**二月罷書判拔萃科○夏五月契丹太后蕭氏有罪遷于慶州契丹主始親政立重元爲太弟**契丹太后耨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于契丹主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於慶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以重元爲皇太弟

閏六月燬無額僧舍○秋八月王曙卒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潔自檀抑然剛抉浮圖法恒齋居蔬食云**以王曾爲樞密使○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詔淨妃出居瑤華宮賜美人尚氏爲道士居洞真宮安置美人楊氏于別宅尋賜淨妃號金庭教主沖靜元師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益悔恨焉**九月立曹氏爲皇后**彬之孫女也**趙元昊反寇環慶州**元昊改元開運或告以石晉敗亡之號也乃改廣運

二年契丹重熙四年**春正月作邇英及延義閣**寫蔡襄所書無逸篇于邇英閣之屏**二月育汝南郡王允讓子宗實于宮中**允讓太宗之孫父商王元份也帝未有儲嗣以宗實入宮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李迪罷○以王曾平章事蔡齊參知政事王隨李諮知樞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院事○趙元昊寇慶州**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嵬逋攻破後橋諸砦破之元昊遂以其衆入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峰伏兵發執宗矩去久之始放還**秋九月李照進新雅樂**初判太常寺燕肅乞以王朴所造律準考定樂器帝乃命李照照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昔伶倫截竹爲律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比不刊之法也臣請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簇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乃下潞州求上黨羊頭山秬黍懷州河內縣葭莩取葭莩之以黍累尺制律呂以定樂既成進之雖律合古音而所造鐘磬才中大簇樂與器自相矛盾議者非之乃復令官較焉而詔天下有通達鐘律音者所在以聞於是知杭州鄭向薦鎮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矣**冬十一月廢后郭氏薨寘內侍閻文應于嶺南**后居瑤華帝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者須百官立班受册方可乃止屬小疾帝遣入內都知閻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薨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斂葬而停諡册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十二月加唃廝囉保順軍留後○詔孔宗愿襲封文宣公**自文宣公聖佑卒無子除襲封者且十年衛真令聚太初言于蔡齊齊白于帝故有是命宗愿聖佑弟也

三年契丹重熙五年**春二月詔胡瑗阮逸較定鐘律**瑗逸極言李照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横黍累尺及成則律圍徑與古不合猶以瑗爲校書郎逸知城父縣而遣之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而罷李照所製者**三月罷榷茶復行貼射法**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乃訪利害於商人遂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官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舊必得交引鋪爲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

猶留為姦今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趍榷貨務驗實立償之而三説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三説法者募商人入中芻粟於邊給券以茶賞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齒也夏五月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脩于外詔戒群臣越職言事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也曰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曰仲淹越職言事離閒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曰仲淹以刺譏大臣至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

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麤疎漢皇吳主孰聞譽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靖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唐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救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怨上其書脩坐貶夷陵令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脩而譏若訥人士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夷簡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以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秋七月置大宗正司○八月班民間車服之令○冬十月契丹主試進士于元和殿九月契丹主獵黃華山獲熊三十六十月幸燕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于廷賜馮立趙歆四十九人及第以立為右補闕微以下皆為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遂大宴契丹御試進

士自此始丞相張儉等又請幸禮部貢院歡飲至暮而罷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謚曰莊惠祔葬永定陵李諮卒諮明辨知務在樞府慎爵賞抑僥倖號為稱職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折惟忠卒以其子繼宣權知府州事○遼中書令張儉致仕儉居相位二十年清約謹慎裨益弘多契丹主深重之

四年契丹重熙六年春二月祠赤帝于宮中祈嗣也夏四月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初夷簡事曾甚謹曾亦力薦其才遂至宰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時外傳王繼明納賂夷簡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與曾交論帝前曾語亟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惜盛度不得志於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齊問有異綬惟夷簡之是而度依違其間事涉不決及是帝問度曰

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腹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薦齊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曾資端厚在朝廷進止皆有常度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職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耶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少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亮言以立于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曾可謂社稷之臣矣以王隨陳堯佐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鬷同知院事○趙元昊侵吐蕃遂取瓜沙肅州元昊遣其令公蘇奴兒將兵攻唃廝囉敗死略盡奴兒被獲元昊聞之乃自將衆攻貓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唃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絕歸路元昊晝夜角戰二百餘日子羅敗元昊乘勝遂取瓜沙肅三州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

瓜沙衆而沃少哀龍皆即堡鎮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始設五殺宜稍婆始大建官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午臘蒻山七萬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勝兵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平夏兵不在其數也卜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設十六司于興州以總庶政改元大慶元昊自製蕃書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復以教國人紀事

冬十二月并代忻州地震 吏民壓死者二萬二千三百八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畜擾死者五萬餘

寶元元年 契丹重熙七年夏景宗元昊天授禮法延祚元年

春三月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免 隨爲相無所建明而數與堯佐億中立爭事會忻代地震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非輔弼才億子綜爲群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兒綱爲代遂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云

以張士遜章得象平章事王鬷李若谷參知政事王博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 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臨朝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群臣邪正朕皆默識卿清忠無所阿附又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夏四月王博文卒○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詔戒百官朋黨 中外論薦范仲淹者衆帝謂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柰何乃下詔戒敕百官毋得朋黨

趙元昊稱帝國號曰夏 元昊遣使詣五臺山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遂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遣使奉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其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從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伏望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謹奉表以聞

十二月以夏竦爲涇原秦鳳路安撫使知永興軍范雍爲鄜延環慶路安撫使知延州備元昊也

加唃厮囉保順軍節度使邈川大首領 自西涼爲李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唃厮囉回紇降者數萬唃厮囉居青唐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掣元昊以援其勢因授節鉞唃厮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立大功

二年 契丹重熙八年

夏四月募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王德用罷 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又有言其市馬府州者上其募乃市於商人言者猶不已乃奪知隨州家人惶懼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六月詔削趙元昊官爵屬籍 正月元昊表至群臣皆曰元昊小醜也故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許置之示不足責且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而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之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娘族而去朝廷乃遣使體量安撫陝西

以夏守贇知樞密院事○秋七月以夏竦知涇州兼涇原秦鳳經略安撫使 朝廷遣轉運使龐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繼捧入朝之後曹光實掩襲之餘遁迹窮處而太宗累歲不能勦滅先皇帝鑒追討之弊戒

疆安謹烽候嚴六貳牙防逐之去鈔追捕也然拓跋之境自靈武陷沒之後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什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綏邊家寇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猶軟當今自守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與國習戰之師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亦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也若浮橐挽綆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喻廝囉父子并力攻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户以備城守八並邊小砦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關中民坐累若追悞者許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兵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昧爲怯

契丹主迎其太后于慶州 太后居慶州五年契丹主悔之乃親御奉迎還京事之益謹而后常不懌

冬十一月盛度程琳免 時有告開封府吏馮士元姦利事知府鄭戩窮治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市材木買婦女等事初張遜有第在武成坊遜曾孫偕宗室女所出也年才七歲家貧不自給乳媼擕出券鬻第琳欲得之使士元密諭媼以偕幼宜得御寶許琳乃售媼以宗室女故入宮見太后得御寶琳遂市取之於是士元流海外度知揚州琳知潁州而御史中丞孔道輔天章閣待制龐籍等十餘人皆坐朋黨免官補外初張士遜惡琳而疾道輔之不已附也欲去之會士元獄起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盍見上辨之道輔不悟入言于帝曰琳罪薄不足深治也帝怒道輔始知爲士遜所賣至鄆州發憤而卒

以王曙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 天聖中曙使契丹過真定時曹瑋爲總管曙見之瑋從容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曙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道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才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從而役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曾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也日必爲邊患曙未以其言爲然及在樞府帝歎訪以邊事曙不能對始歎瑋之明識

折繼宣有罪貶爲楚州都監以其弟繼閔權領府州事 繼宣苛虐掊克種落嗟怨故也

种世衡帥師城青澗 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綏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

庚辰

康定元年 契丹重熙九年

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除越職言事之禁 正旦日食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爲朝廷羞既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元昊寇延州執副總管劉平石元孫以歸

二月貶范雍知安州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而砦柵疏士兵寡弱又無宿將至是先遣人通款于范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環慶副都總管劉平鄜延副都總管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守城兵才數百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自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萬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兵分屯外境范雍皆召還爲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皆爲偃月陣相向有頃敵兵涉水爲橫陣郭遵擊退之賊復鼓陷爲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左耳右腿皆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功及其獲馬平曰戰方急尒各誌之皆當重賞語未已敵以輕兵薄戰官軍引却二十步黃德和居陣後決

望見軍部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幷力抗敵柰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趨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鬪三日敵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敵夜使人叩柵問大將安在士不應復使人偽爲戍卒送文移平平殺之夜四鼓敵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已敵首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平遂與元孫等皆被執會大雪敵退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腰斬范雍貶官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雍爲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

詔陝西轉運使明鎬募强壯備邊○以夏守贇爲陝西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以韓琦爲陝西安撫使時益利等州饑琦爲體量安撫使琦至蜀逐貪殘不職吏寬賦調上供物活饑民百九十萬而還適元昊反琦上疏論西師形勢甚悉卽命安撫

詔改元許中外臣庶言事以西事日擾甲午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陝西馬丁酉詔樞密院同宰臣議邊事辛丑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市糴軍儲訪知邊事者丙午降德音釋罹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是日改元去尊號寶元二字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事三月丙子大風晝暝

詔中外言闕政○王鬷陳執中張觀免時邊事大急而鬷等無所建明每有議事又多不合故免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

夏四月遣使籍陝西强壯及增補河北强壯軍○五月張士遜致仕初西事方劇國簡蕃官爲禁軍蕃官攜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將朝馬驚墜地士遜移告家居諫官韓琦論士遜既不能有建明政府又非養病之地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至是以太傅鄭國公致仕宰相得謝自士遜始

以呂夷簡平章事○以夏竦爲陝西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爲副使○元昊陷塞門安遠承平等砦執塞門砦主高

延德以去

六月以夏守贇知樞密院事○增置陝西河東北京東西五路弓手○秋七月郭稹如契丹告將伐夏也八月劉渙如邈川命唃廝囉以兵助討夏也夏守贇罷○以杜衍同知樞密院事○九月以宋綬晁宗慤參知政事鄭戩同知樞密院事○以晏殊爲樞密使王貽永杜衍鄭戩爲副使○李若谷罷○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延州諸砦多爲元昊所陷仲淹請自行詔命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由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將三千人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仲淹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

至于

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砦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相踵歸業元昊寇三川等砦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又圍師子定川堡戰士死者五千人遂陷乾溝乾河趙福堡

冬十二月宋綬卒綬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議論多所裁決鑄當十錢詔出內藏緡百萬及常平緡錢助糴軍儲又命倣淳化二年鑄當十錢去以銅爲之權助邊費

辛巳

慶曆元年契丹重熙十年春正月加唃廝囉河西節度使○詔鄜延涇原會師討元昊未行而罷帝以元昊勢盛猶豫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大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杜衍曰徼倖而成功非

萬全計也帝不聽詔鄜延涇原同出兵進討琦遣洙趨延州謀之期以正月會師同進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則賊馬瘦人飢勢易制也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經略判官田況亦請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即出兵邀擊或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用輕舉如此則全我制勝有利無患也帝從二議由是中國之師卒不出塞尋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之

元昊遣人議和于延州范仲淹以書諭之

元昊遣陷將高延德還延州與仲淹約和仲淹不聞諸朝自為書反覆戒諭令其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約行邊

二月元昊寇渭州任福敗績于好水川貶韓琦知秦州

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盡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仍戒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則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度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槖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川與能家川隔在籠山外觀英屯籠絡川相距隔籠山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墮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追奔至籠竿城北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數不多兵乃益進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遂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傅山欲據勝地俄而夏人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許懌等莫測及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鬭搶中左頰絕其吭而死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律將瓦亭寨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事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律珪傅皆死內殿崇班訾贊西頭供奉官王慶侍禁李簡李禹亨劉鈞及任福子懷亮皆戰殺死者又數十人士卒死者萬三百朱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趣利是以致敗奏至帝震悼為之旰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徙知秦州

三月元昊復遣人至延州貶范仲淹知耀州

元昊得仲淹書復遣使持答書至語多不遜仲淹對其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止降為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

夏四月以夏竦判永興軍陳執中知永興軍○五月宋庠鄭戩罷

庠天資忠厚練習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不合罷凡革與善者悉蔄兇指為朋黨斥之

以王舉正參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為樞密副使○詔夏竦帥師屯鄜州陳執中帥師屯涇州

竦與執中議事多異同詔令互出然疊於是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不見從及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秋七月置萬勝軍

凡二十指揮

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八月元昊陷豐州冬十月招討使夏竦免

元昊寇金明寧遠二砦破之遂圍豐州豐孤城無援故陷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破之于柏子又破之于兔毛川築

十路捍河外路陝知陳防張方平言豐州之陷將校偶戰死而謙爲主帥獨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也乃改判河中

分陝西爲四路以陳執中知永興軍兼永興軍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龐籍知延州兼鄜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知秦州兼秦鳳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范仲淹知慶州兼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龐籍至稍葺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法無敢犯之籍命將狄青帥萬等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主信築龍安砦復於元昊者十一城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覺范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中國用矣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城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仲淹在延州紀律嚴明所部皆精兵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適各得其材

箭手○有事于南郊大赦西方用師帝爲之旰食然元昊事亦于南郊知諫院張方平言曰國家財費斯有白海之費會于將較手領因張方平引於示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家猶乃於頭郊啟引信下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乃於赦文通其善意

十二月行崇天萬年歷○詔天下立義倉

二年契丹重熙十一年春正月復京師榷鹽法內元昊反鹽兵西部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鹽由是

一方元木之數一切以鹽易之請廢貪吏大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爲鹽二百二十行復方師旅不可以計鹽直鹽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王文法凡商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立輸錢官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軍路十一州商鹽官自輦運以備前主之又禁蜀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罵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榷云

二月初置義勇軍詔選河北河東強壯及民丁以爲軍剌手背爲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奉廩分番訓練

三月晁宗慤罷○契丹使蕭特末來言關南之地契丹主年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叛中國旰食欲乘釁求宋舊割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乃集群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南院宣徽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其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河東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而令諸將會師以幽州命南境太勇重元及蕭惠以臨南之師爲言伐宋及

夏四月富弼如契丹蕭特末至帝命使中知制誥富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托疾不拜弼曰吾嘗北使病臥車中聞命起拜今中使至而不拜何也特末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不覺心服亦不復隱其情曰子知之否竊欲割地者事亦可從其主所欲得者惟地耳弼以末等聘使且寓以宗室女嫁之兵之爵亦可從其主之所欲耳遂具奏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弼聘契丹主即興宗人國家有急義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曰主憂臣辱臣不敢以學士爲官爵○以太名府爲北京

五月以太名府爲北京朝廷聞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議者請城洛陽呂夷簡曰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弱我可也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益我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河北大名爲北京

伯

真宗駐蹕之所城焉

秋七月任布罷○以呂夷簡章得象爲樞密使 帝聞契丹將見使命河北河東皆爲邊備出內藏銀紬三百萬助軍資置北平軍知諫院張方平以西北用師乞合樞密之職於中書以通謀議帝以爲然欲以宰相兼判樞密院事王舉正曰判名重不可不避乃改兼樞密使

置宣毅及保捷軍 呂夷簡請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宣毅保捷軍聚于西北張方平力爭之夷簡不聽既而兩軍合一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而大爲國害

富弼還自契丹 六月弼至契丹見契丹主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藉民兵將以何爲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居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旣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反覆陳兵不可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姻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

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乃還入對具以白帝

富弼復如契丹 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易書而行

九月富弼暨契丹耶律仁先來 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旣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則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故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漢人副行宮部署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匹兩歲送至白溝和好復定

元昊寇鎮戎軍葛懷敏會師禦之次于定川師潰懷敏走死元昊遂大掠渭州而去 元昊數入寇掠輒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點集財用不給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知延州龐籍上疏言夏竟貿食椽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㖡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㖡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青澗城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而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爲書置蠟丸中遺剛浪㖡諭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而致疑剛浪㖡笑曰种使君年亦長矣何兒戲尚爾囚嵩窖中知渭州王沿涇原副總管葛懷敏亦使僧法淳持書往剛浪㖡乃使其教練使李文貴持書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懷敏會諸將兵禦之保于定川元昊以

縱騎薄之懷敏輕率昧於應變出是大潰懷敏與諸將學馬東南馳至長城濠路已斷敵圍之懷敏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爲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退初陳執中安撫京東與賓佐論當今名將共推懷敏獨駐泊將郭逵曰懷敏易與爾喜功徼倖徒勇無謀他日必敗朝廷事至是執中始嘆服其言

冬十月梁適如契丹 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耶律仁先等如契丹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且繳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十一月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爲之置司涇州罷諸路經略使 初翰林學士王堯臣爲陝西體量安撫使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委文彥博秦州滕宗諒慶州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乃復置陝西路安撫等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益屯涇原以琦仲淹籍分領陝西之地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徙文彥博帥秦州滕宗諒帥慶州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爲陝西四路經略等使而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四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各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天下稱爲韓范

以泰山處士孫復爲國子監直講 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直講石介有名山東師事之因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有是命

以富弼爲翰林學士固辭不拜 初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

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然成兩國之好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爭故恐死爾敢受賞乎

三年 契丹重熙十二年

春正月元昊更名曩霄上書請和 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欲招懷元昊詔龐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復使文貴與王嵩以野利剛浪唆書至延州議和然猶偃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使呼剛浪唆爲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用浪唆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朝廷從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李文貴至延州上書闕下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知可汗號籍不敢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籍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怨然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

二月立四門學○三月以呂夷簡爲司空平章軍國重事 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因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與以前夷簡辭遲久之詔給扶毋拜改授司徒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兩府同議

以晏殊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召判蔡州夏竦爲樞密使○以蔡襄歐陽脩王素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 時增置諫官以蔡襄等四人爲之襄喜言路開而應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諫非難陳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正諫必造爲禦之之說其弊之不遲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脩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施小人翕然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

[illegible]人於是朋黨之論起及仲淹日受眷注[illegible]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勢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争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爲人君者但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邵良佐如夏州 賀從勗至都帝采龐籍言令保安軍判官邵良佐及張士元張子奭王正倫等更往議且許封冊元昊爲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余靖言元昊臣契丹不臣我則是契丹爲無敵於天下矣宜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汝吾祖凡卒特以侮玩朝廷使朝廷稱之詔而[illegible]吾祖是何等語耶不可許其請皆不聽及良佐至[illegible]元昊方遣如定聿舍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

以

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 以元昊請和故召還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獻於用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可帝多納之

夏竦至京師罷知亳州以杜衍爲樞密使 諫官歐陽脩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用力無之拔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拔於政事首用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令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而拜杜衍爲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從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辨乃徙判并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庭民歌于路至飲醻叫號以爲歡臣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堅非徒愈病

[illegible]責改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及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杜衍同時登用而歐陽脩蔡襄余靖王素並爲諫官夏竦既拜即罷介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以頌諸賢而指夏竦爲大姦詩且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此矣

司徒呂夷簡致仕 夷簡以疾罷議軍國大事因請老尋以太尉致仕朝朔望[illegible]竟帝謂群臣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擇命使二邊以寧當國既久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數爲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反斥言者故能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爲世名相獨加幣契丹聚兵西北爲後日之患又以私憾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爲可罪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帝禱于西太一宮是日雨 自正月不雨至于四月遣使祠禱於嶽瀆臣請帝親禱下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是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悚然更召諸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特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氣翳空比車駕還未至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耳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宮而[illegible]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詔諸路轉運兼按察使 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丞郎中選強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之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中材之人以墨書之疏其官吏能否以聞詔從之

秋七月王舉正罷 御史臺舉李徽之爲御史舉正格不行徽之訐曰舉正妻悍不能制如謀國何諫官歐陽脩余靖亦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

八月詔諫

官日赴內朝 從知制誥田況之請也 **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 帝以歐陽脩之言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帝不許乃受命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對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爲者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脩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弼見帝言曰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脩政以誥納帝前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奉使故也弼乃受命時帝以平右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之矣

詔韓琦宣撫陝西 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其失同列或不悅帝獨識

之曰韓琦性直琦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以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群盜張海郭邈山等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脩鄜延城障而敎悉歸所役地乃許和且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脩洛都密定討伐之計

九月任中師罷○冬十月以張昷之王素沈邈爲都轉運按察使 富弼范仲淹請詔中書樞密二府遍選逐路轉運按察使既得人即委使自擇知州不任事者罷之知州擇知縣令考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故有是命

更定磨勘百官法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戒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真宗即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勳階爵邑至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獲蔭者衆乃令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有過者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有闕乃補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其法始密于昔矣

契丹北院樞密使蕭孝穆卒 孝穆位高益長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辟則大事凝滯矣自蕭合卓以吏才進位宰相其後韓紹不知大體孝尊數曰不能移風易俗偷安竊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時稱爲國寶臣

十一月上清宮火○更定蔭子法 太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曾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詔所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再考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illegible]是奏薦之恩濫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其制凡選[illegible]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

聖節奏蔭恩例是任子之恩殺矣

十二月契丹改政事省爲中書省

通鑑續編卷第六

通鑑續編卷第七

四年契丹重熙十三年**春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以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儁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爲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人以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脩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由是州郡奉詔興學而士有勤服儒術者不可勝數矣**更定科舉法**科舉進士明經諸科之外又有特奏名別頭試之目特奏名者始於晉天福中以士之貢于鄉而屢絀於禮部或廷試所不錄者積前後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徑許赴試至咸平三年是科至九百餘人焉別頭試者士有親

戚仕本州或爲發解官及侍親遠宦距本州二千里令轉運司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以貢焉宋之取才惟進士諸科名卿鉅公皆由此選帝自即位以來尤儒用之登上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范仲淹參知政事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宋祁等言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飭矣乃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契丹党項諸部叛附于夏**元昊使党項契丹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元昊不聽命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戶歸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皆叛契丹降于元昊**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爲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旣備帝謂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云**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曩霄來降**元昊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鐮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倘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六月詔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帝以其士望所屬拔起而大用之倚以

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與富弼同心輔政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欲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藉藉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夏竦旣怨石介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杜衍歐陽脩及仲淹爲黨人且偽作介爲富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旣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契丹命耶律谷欲耶律庶成等修國史**○**秋七月契丹使耶律高家奴來**契丹主以夏援党項之故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延昌宮使高家奴告于宋曰請爲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爲備富弼曰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乃止**八月詔富弼宣撫河北**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旣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余靖如契丹**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召群臣議之知制誥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乃命靖諭聘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

國封冊不發

九月晏殊罷 殊平居好賢及爲相務進人材故館院臺閣皆極一時之選至是歐陽脩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蔡襄因上言殊爲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殊剛簡清儉善於知人博學治聞文章贍麗應用不窮爲世推重

以杜衍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爲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 衍在樞密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還有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倍所封還也

契丹主伐夏冬十月曩霄誘而敗之契丹及夏平 九月契丹主會師于九十九泉遣太弟重元將騎七千爲先鋒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六萬出北路契丹主自帥騎兵十萬經進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得勝寺南壁以待蕭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上表謝罪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使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元昊賜之酒許其自新蕭惠以爲大軍既集宜加討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行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之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蕭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砦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十一月契丹主班師還十二月部親歸契丹

遣使如夏州 遣使賜元昊誓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爲胙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閔來誓一皆如約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契丹城雲州爲西京大同府 雲州即雲中也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十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契丹之至盛也

十二月余靖還自契丹

乙酉

○冊曩霄爲夏國主 余靖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天下樂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綬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宴坐朶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歲賜銀綺茶綵共二十五萬五千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宋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五年 契丹重熙十四年

春正月范仲淹富弼罷 仲淹內剛外和政尚忠厚汎愛樂善及其去也咸惜其當朝不久莫能成先憂後樂之志性至孝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宗族海內之人無不敬慕其德焉

杜衍罷 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群小咸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黨尤嫉之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慷慨有大志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衆不能容時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拱辰聞之以二人皆范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壻親欲因是以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疏上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盡黨章得象晏殊不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上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故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下拱辰遂見黨於公議及諫官錢明逸論范仲淹富弼帝欲罷二人而衍獨左右之帝不悅二人既罷翰林學士丁度有憾於衍因置書指衍與二人爲朋比衍竟坐是出知兗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以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王貽永爲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吳育龐籍爲樞密副使○罷磨勘蔭子新法○三月韓琦罷 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

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爲此憂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召滬等還滬又不至洙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稗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脩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群邪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脩罪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爲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爲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脩復振起之爲文簡而有法及昊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爲練習未幾卒

罷科舉新法 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爲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天子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曰科貢舊條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其悉罷之

夏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章得象免 時帝銳意天下事進用群賢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不得已乃上章求去 以陳執中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爲樞密副使○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罷宰相兼樞密使

六年 契丹重熙十五年 春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日食帝謂宰相曰謫見于天顧歸罪朕躬御宜救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賈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敢不拔技以奉陛下帝曰人主懼天而脩德猶人臣畏法而自勅也昌朝頓首謝 秋八月以吳育爲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 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至是知永靜軍向綬疑通判江中立譖己因誣以罪迫令自縊育欲坐綬死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前左右皆失色育論辨不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訥附昌朝議綬竟減死一等帝亦以昌朝故徙育樞密而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 冬十月不雨○高麗王欽卒子徽嗣

七年 契丹重熙十六年 春二月募人中糧于秦州 詔取益州交子三十萬於秦州募人入中糧粟 大旱帝避正殿詔言闕失三月賈昌朝吳育免 時大旱帝避正殿減膳許中外臣僚實封條陳失政賈昌朝引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上言曰大臣喧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於是賈昌朝以使相出判大名吳育歸給事中班未幾以育判尚書都省因侍讀帝謂曰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卿所當慎也育對曰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讒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道也 乙未以夏竦平章事丁酉改授樞密使 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脩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命 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爲樞密副使○壬寅帝禱于西太一宮是日雨夏四月甲辰帝御正殿○秋八月分河北爲四路○冬十一月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中以叛以明鎬爲河北體量安撫使 初涿人王則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冬至日知貝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司理王獎判官李浩清河令齊州主簿王奕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刑田京任黃裳持印穿其家縋城出保南關入

戊子

殿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懾服不敢叛故閫得不陷則僭稱東平郡王以張巒爲丞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牓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廡庫皆立名號改元得聖以十二月爲正月民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宜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令民伍伍爲保一人縋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爲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自引致官兵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爲內應夜垂絙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衆拒戰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初官軍先登者欲專其功斷絙以絕後來者及賊來拒衆寡不敵故敗

八年契丹重熙十七年**春正月以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明鎬副之閏月執王則歸于京師誅之**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爲距闉將成爲賊所焚鎬

乃即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朝廷以則未下命彥博宣撫鎬爲之副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或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賊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死檻送則京師磔于中市則據城中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爲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

以文彥博平章事○衛士作亂伏誅帝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遷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衛卒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媼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不可滋蔓俾反側不安丁度曰宿衛有變事聞社稷請付外臺鞫治因爭于帝前帝從竦議自是懷敏止降官須內職如故

二月夏

己丑

主曩霄卒子諒祚立元昊卒年四十六子諒祚立生十月矣養于國舅訛龐訛龐遂與其三大將分治國政遣使告哀于宋契丹諡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曰泰陵詔遣開封府判官曹穎叔祭奠六宅使任保弔慰之契丹亦遣永興宮使耶律褒里慰奠焉

夏四月冊諒祚爲夏國主朝儀並同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委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拔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衰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刑部員外郎任顓往冊諒祚爲夏國主議者謂惜朝廷之失機

罷丁度爲觀文殿學士度以與夏竦議事不合懇辭政事罷爲紫宸殿學士御史何郯言紫宸非官稱所宜乃改延恩爲觀文殿置學士以授之度性淳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

以明鎬參知政事文彥博數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故也

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殿中侍御史何郯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

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竦在樞府深忌石介之譏己欲報之而介已卒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耳請發棺驗之詔下兗州詰介存亡杜衍知兗與其僚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然猶錮介子孫而貶擇後監處州稅

以宋庠爲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六月明鎬卒鎬沈鷙有謀能斷大事其卒也帝深惜之

河北京東大水

皇祐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夏毅宗諒祚延嗣寧國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固辭不受**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之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

籍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小於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日曰叢冢及募大與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承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也敢受賞卒固辭不受

六月以賈昌朝爲觀文殿大學士兼判尚書都省初置觀文殿大學士自是宰相求閑即命是職以寵之秋七月契丹主伐夏不見敵而還○八月陳執中罷以宋庠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爲樞密使梁適爲副使○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寇邕州儂氏自唐初即嘗於西原與黃氏周氏儂州十有八而儂氏尤强世爲廣源州首領唐末交阯强盛廣源服屬之及儂全福爲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阯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歲中國以求內附朝廷不許智高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怨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乃數出弊衣易穀食紿言峒中飢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爲設備智高得以肆志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紿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所焚無以爲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必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罷武舉○夏人襲契丹蕭惠敗之契丹北院樞密使韓王蕭惠爲河南行營都統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仗自弊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冬十月契丹耶律敵魯古獲夏主嫡母于賀蘭以歸

二年契丹重熙十九年夏天祐垂聖元年春二月夏人侵契丹○三月契丹蕭蒲奴伐夏○詔即大慶殿爲明堂秋九月大享天地赦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而已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冬至日當親祀圜丘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然自漢諸儒論議駁而不同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今之親祀不當尚於郊遺寓祭也其以大慶殿爲明堂分五室於內仍詔有司詳定儀注以聞於是新作明堂禮神玉製樂八去九月己酉朝享景靈宮庚戌享太廟辛亥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圜丘大赦百官進秩一等自是凡事明堂皆寓於大慶殿折繼閔卒以其弟繼祖領府州軍事○冬十月夏主諒祚請平于契丹契丹不許諒祚母沒藏氏遣使乞依舊稱藩于契丹契丹因其使還詔別遣信臣至當除畫之十一月諒祚母復遣使上表乞依舊臣屬契丹主乃遣北院都監蕭友括等使夏索党項叛戶沒藏氏乞代党項推進駝馬牛羊等物而求唐隆鎮及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而實置所獲元昊妻屬于蘇州十一月詔外戚毋得任二府○閏月置詳定大樂局于祕閣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同定雅樂瑗與作雅樂其法下李照一律由是黃鍾律短而所奏樂音高又其鍾弇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羲叟曰此謂害金瘠將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契丹主策進士于金鑾殿

三年契丹重熙二十年春正月分淮南爲東西路○三月宋庠免庠天資忠厚人稱爲長者然在政府無所建明會張貴妃毋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僞造敕牒爲人補官事覺論死庠弟龍圖閣學士祁之子與彥方遊諫官包拯吳奎等言庠不戢子弟庠遂求去以劉沆參知政事○夏六月詔州郡自今勿得獻瑞物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帝命免孝

辰土

罷而戒州郡自今勿復獻

以張堯佐爲宣徽等使知河陽府貶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爲英州別駕文彦博免 時張貴妃寵冠後廷堯佐其伯父也以故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且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衆以爲朝廷眞欲出堯佐于外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彦博爲首相介遂劾彦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閹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跽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譴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彦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可乃薦弼時彦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彦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彦博知許州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褒美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眞御史必曰唐子方

冬十月以龐籍平章事高若訥爲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王堯臣爲樞密副使○十一月以房庶爲校書郎 益州鄉貢進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二卷其說以爲晉書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漢鍾之長九寸加一爲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格官而遣之

四年 契丹重熙二十一年 夏五月資政殿學士范仲淹卒 謚文正 儂智高陷邕橫貴藤梧康端龔潯等州遂圍廣州詔余靖楊畋等討之 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珙等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輒下遂陷八州乃進圍廣知州魏瓘拒之事聞命知桂州陳曙討之八月以余靖爲廣西安撫使知桂州與同提刑李樞及陳曙經制賊盗事復以楊畋體量安撫廣南提舉經制盗賊事發廣東鈐轄司兵赴之

戶部員外郎范鎮上書議樂 鎮言陛下制樂二年有司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今有形之物皆相失而不合則紙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眞黍然後可爲准繩自謂得古法司馬光不以爲是數與論難竟不能決

帝觀欽器于邇英閣 帝出欽器陳于邇英閣諭丁度等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等拜曰臣亦頗錄假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眞宗嘗著論帝遂製後述以賜度等

以狄青爲樞密副使 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元昊反擇衛士從軍以青爲三班差使時士卒畏法獨青每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無不披靡以是數立奇功尹洙與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遷馬軍副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驟貴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契丹主追帝其遠祖 追尊轉畢思爲玄祖簡獻皇帝薩剌的爲德祖宣簡皇帝妣皆爲后復加謚太祖以下帝后

儂智高自廣州寇昭州陷之 智高圍廣兩月知不可拔乃引衆去鈐轄張忠與知英州蘇緘邀擊于白田忠敗死智高遂攻賀州不克乃攻昭州鈐轄王正倫戰死州遂陷

九月以孫沔爲湖南江西安撫使余靖提舉廣南兵甲經制賊盗事○以狄青爲荆

湖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智高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爲宣撫使明日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對曰青起行伍若用爲主帥以文人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以范祥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罷榷法復通商自復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州郡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帑藏益虛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嘗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於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務錢幣以實中都由是罷責貧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冬十月知制誥王洙上新雅樂詔詳定之洙等上樂而議者以爲鍾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詳定而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作鍾律以獻然終無所成焉

以孫復胡瑗爲國子監直講翰林學士趙槩言通判陵州孫復經爲人師乃命復與胡瑗同爲直講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不合常相避不見

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十二月陳曙帥師討儂智高敗績于金城驛狄青執曙誅之狄青至賓州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指使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瞬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雨雪時冬無雪帝責躬減膳每見輔臣憂形于色龐籍等言臣等不能燮理上貽聖心願賜罷黜以避賢路帝曰是朕誠不能感天而惠不能及民非卿等之過也是夕大雪

癸巳

五年契丹重熙二十二年夏福聖承道元年春正月會靈觀災○狄青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士休十日智高遣人覘之以爲軍未即進覘者去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山下賊氣銳甚孫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掠者悉遣之奉師宓等于城下殺之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於是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卿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與都監蕭注等追捕智高而召青丙還朝後二年余靖遣使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歸于京師伏誅智高不知所終

夏五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副使賞平廣南功也龐籍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長密府帝不聽

秋七月龐籍罷籍姻甥道士趙清貺與堂吏皇甫淵受賂事覺刺配遠州道死諫官韓絳因論籍陰諷吏杖殺清既以滅口覆按無實害者猶不已罷知鄆州籍長於吏事持法深峭士卒長服及爲相聲名減於治郡時

以陳執中梁適平章事○九月夏及契丹平諒祚遣使進降表于契丹契丹主使其林牙高家奴持詔撫諭之自是貢獻如常時

冬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作鎮國神

寳時奉宋庫有良玉廣八寸[illegible]之迹不欲爲服玩之器命[illegible]世十二月以曹陳許滑鄭州爲輔郡

至和元年契丹重熙二十三年春正月貴妃張氏薨追謚爲溫成皇后二月孫沔罷自郭后廢楊尚二美人斥貴妃寵傾後宮至是薨其父堯封爲郡王世父堯佐仕至太師姻戚矣不踰歲及卒帝哀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而追冊爲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均摭非禮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冊宰相梁適奏當從之沔曰此翰林學士職也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時陳執中爲首相奉行唯謹且引洙爲員外翰林學士全斌領觀察使士論由是爭發執中以田況爲樞密副使○三月王貽永罷貽永尚真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姻輔政者恒懼寵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以王

德用爲樞密使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拜樞使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是日雷雨至申時見所食九分之餘宰相率百官拜賀秋七月以程戡參知政事○立溫成園○梁適免契丹嘗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爲宋受之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乃止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力而多挾智數貪黷怙權不戢子弟御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論之出知鄭州八月以劉沆平章事○冬十月葬溫成皇后丙午祔于太廟且製樂章焉

二年契丹道宗洪基清寧元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後文宣公世襲爲衍聖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宜更定美號乃改封焉仍令世襲及知仙源縣如故夏四

月契丹來致其先世繪像以求帝容契丹主嘗謂近臣曰朕與宋主約爲兄弟歡好歲久欲見其繪像可諭其使至是因遣使來賀乾元節持其二世畫像來致其上命以求御容定衙前五則法初太祖[illegible]制定諸州戶爲九等上四等給役下五等免之以衙前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illegible]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以[illegible]當[illegible]隨時升降淳化末始令諸[illegible]以[illegible]一等戶[illegible]第二等戶爲戶長里正督稅[illegible]運官[illegible]衙[illegible]爲至重民多破產者蔡襄韓絳等[illegible]乃立五則法令相替易然[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以趙抃爲殿中侍御史抃[illegible]御史[illegible]不避權幸[illegible]京師目爲鐵面御史抃言[illegible]次朝廷[illegible]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遏絶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illegible]公成[illegible]其[illegible]進拜職中丞御史時吳充鞠真卿[illegible]馬遵呂景初吳中復呂[illegible]奉[illegible]吳奎韓絳皆以[illegible]言居外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論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悉得召還六月陳執

中免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中丞孫抃殿中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旱錄囚范鎮言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天下之望令臺臣不以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illegible]斥以責宰相而捨大索小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所以明等叙辯堂陛也孫抃復與其屬郭申錫毋湜范師道等合班論奏執中過失詔令輪日入對執中竟免然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云以文彥博富弼平章事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脩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秋八月契丹主宗真卒子燕趙國王洪基立復以重元爲皇太叔契丹主如秋山次于南崖之北峪有疾召長子燕趙

國王洪基諭以治國之要因大赦縱五坊鷹鶻焚釣魚之具翌日而殂洪基即位於樞前以皇太弟重元為皇太叔免拜不名大赦改元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遣使告哀于宋夏高麗洪基字涅鄰小字查剌沉靜嚴毅有居人之容興宗早年居位不能制其母致有殺逆專擅之事既又不善派講遂有慶州貽海之舉然能感富鄉之言申南北之好許諭作之盟息忿報之師於是政治內脩餘數宣明使無禽荒之失則何讓於聖宗焉

九月遣使弔祭于契丹

帝聞契丹主殂發哀成服于內東門幕次遣使祭奠弔慰及賀即位

冬十月下溪蠻彭仕羲反知辰州宋守信帥師討之不克而還

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十一州為二十州馬氏有湖南溪州刺史彭士愁等以溪錦獎州歸之馬氏立銅柱為界建隆末彭允林以其地內附於是二十州悉置刺史命其士首世襲之而下溪州則兼都誓主以統十九州蠻謂之誓下州將世襲則都誓主率其群酋議子孫若弟姪親黨之當立者具名移辰州為保證申鈐轄司以聞乃賜敕告印符受命者隸江北望再拜射因下溪州則自彭允殊文勇倨狂仕端四世打總為剌史及仕端死後命其弟仕羲累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至是仕羲子知上溪州師寶起父取其妻乃赴辰州許之仕羲嘗殺誓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并其地貢奉賜予悉專之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蠻將起兵隔知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為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伐仕羲竄入他峒不可得[illegible]又餘任而官軍數死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官是蠻傍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

十一月南平王李德政卒子日尊嗣

詔贈德政侍中南越王

葬契丹興宗

○十二月契丹初置五經博士助教

契丹主自即位以來求直言者再親御清涼殿策進士張孝傑等四十四人後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詔李仲昌脩六塔河

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為一大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都及門討往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通判策判官益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河隄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渚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東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二三月桃花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花水四月麥苦寶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盛夏朔地堅水消釋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于河謂之礬山水七月豆秀謂之豆花水八月荻薍華謂之荻苗水九月重陽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復道謂之復槽水十一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以遣塞頻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之郭固詔發丁壅之而同勞猜壅致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河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會六塔可以回河道以知澶州李瓘為總管李仲昌提舉[illegible]內侍張懷恩為都監王從善為鈐轄龍圖閣直學士施昌言總領其事翰林學士歐陽脩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丙申

嘉祐元年

契丹清寧二年

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乃罷

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未罷疾暴作扶入禁中文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尒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尒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設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復命近臣請于寺觀諸州長吏禱于嶽瀆亂天下被突田祖而降赦死罪以下罷上元張燈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有言辨卒告都虞候欲為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願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

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乃已然既而議違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數之者乎繼隆懼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甲辰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獨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意乃解

閏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程戡為樞密副使戡以文彥博親故改授副使

知諫院范鎮請建太子詔罷鎮諫職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鎮知諫院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疾則未嘗言及帝暴疾三皇子皆早夭雖育宗實宮中而未有建儲之意中外莫不寒心無敢先言者文彥博因請于帝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卿上殿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奉陛下是愛死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顧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援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鎮以實告客曰如是何不與執政諫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諫於執政或以為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執政曰[illegible]入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illegible]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illegible]易開者陂衆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論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

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乃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退復上疏以請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改鎮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脩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以唐介知諫院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閒雜有風聞之謬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夏四月河決六塔流李仲昌于英州罷回河役四月壬子李仲昌等命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詔二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犯已禁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車斬非便詔罷其役而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州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進約以致決潰或足張懷恩流潭州仲昌決英州施昌言李璋等譴謫有差

大雨京師屋壞江河溢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都城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

六月雨社稷壇壞詔求直言六月乙亥雨壞太社太稷壇詔群臣實封言闕失而分遣使賑鄉被傷者於是翰林學士歐陽脩知制誥吳奎侍御史呂景初皆以帝未立儲副為言而知制誥劉敞言之尤力

秋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狄青罷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夸至壅馬足不得行又其家數有光怪會京師大水青避于相國寺行上殿上人情頗疑之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陛辭言曰陛下寧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當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未嘗尊賞敵下故人皆樂為之死

以韓琦為樞密使○九月命宰臣攝事于大廟大赦○冬十一月王德用罷德用將家

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經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戰[illegible]行名聞四夷閨閤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杞公云

以賈昌朝為樞密使○十二月劉沆免沆初以附張貴妃得徙由是數為御史范師道趙抃等論列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抉人陰私曖昧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以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既又欲出師道抃于外中丞張昇曰天子耳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于帝沆遂出知應天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

以曾公亮參知政事○

以包拯權知開封府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舊[illegible]貴戚宦官為之斂手吏畏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人以其笑比黃河清

二年契丹清寧三年夏奲都元年

春三月親試舉人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一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推道義積于中英華發于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惡其然屢下詔書戒教而學者樂于放逸罕能自還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胸臆[illegible]陳他事驅扇浮薄重辭雜俗宜取賢斂才備治具之資積其增習勸體豐優不合程式悉乞考著雖屢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是年翰林學士歐陽脩知貢舉痛抑新體仍嚴禁挾書者凡為時所推譽皆[illegible]被黜[illegible]由[illegible]薄之士候脩晨朝聚譟于馬首街司邏卒不能禁上至為祭文投脩家求其主名卒不能得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為之變奇險之辭始革矣三月癸卯帝御殿親試舉人及第出身者凡八百七十七人舉人殿試免黜落自此年始

契丹使耶律防來初與宋以其先世繪像來求御容會祖事乃已至是復使耶律防陳

覬來求成先志

以張昇如契丹報使也

秋八月置廣惠倉于諸州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留勿粥募人耕以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以田租百石以是為差戶寡而田有餘則糶如舊

九月契丹使蕭扈來謝御容也胡宿奉帝繪像如契丹○冬

十二月詔間歲舉士置明經科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沈淪十數年以此數行于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擇進者衆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減請易以間貴之法則無滯才之歎屢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且人少則有司易於撿察冒濫自不能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人

契丹太后蕭氏卒耨斤本諡欽哀

三年契丹清寧四年

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昌朝知諫院陳升之等恐昌朝復代為相乃廉得[illegible]上言昌朝建大第別啟客位以待宦官者宦官有婚制者樞密院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侍從中多得名譽及執政始不為正人所與云

以韓琦平章事

宋庠田況為樞密使張昇為副使時帝春秋高且以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而儲嗣未建范鎮雖解言職請之益切每入對未嘗不言冀以感動帝意而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

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昇爲中丞指切時政無所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秋八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王堯臣卒○下溪蠻彭仕羲降仕羲復乞內附奉朝貢歸連叛所掠甲仗士卒詔辰州還其孥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桀驁甚

冬閏十二月詔使吏毋得知州軍及提點刑獄○詔定制科進士選次之格時議歲舉士登第者衆職致顯擢欲稍裁抑之下詔曰朕惟國之取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久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爲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當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監官甚亡謂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人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人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緣廕人視此若夫高才異行施於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異恩擢焉帝之世十有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官不至公卿者五人而已

四年契丹清寧五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帝避殿不受朝○二月罷榷茶自茶爲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歲觸刑辟不可勝計園戶困於征取官司旁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其禁帝曰茶盤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衆顧仁發尚廣未能弛其禍既而葉清臣請令通商收稅以免輦運之勞弭刑辟之盜又茶與鹽均爲人用宜以口定賦三司議以爲不可行於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號利源而寬民力富國課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頃擾爲患園戶輸以

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衆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下詔曰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民爲困誅求官積濫惡犯法者繁情所不忍是以江湖數千里爲穽以害民也其弛舊禁俾通商利以休吾民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省刑其意良善然茶戶先時受錢于官而今也顧使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買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商賈爲國遷貿而州郡收其稅今商賈以利薄不行致稅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脩劉敞皆主是說而帝力行前議交阯寇欽州○夏四月大祫于太廟○封周世宗後柴詠爲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鬲之請也以范鎮知制誥鎮入諫首言建儲事且曰陛下許臣今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復獻祫享賦以諷帝雖未許田況罷況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

冬十一月汝南郡王允讓卒追封濮王諡安懿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慍不見于色嘗知大宗正寺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以其子宗實育于宮中故卹典有加以牧地賦貧民

五年契丹清寧六年春正月鑿二股河○夏四月程戡免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爲言帝不悅之殿中侍御史呂誨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免以孫抃爲樞密副使○五月以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撫州臨川人王安石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乃調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脩爲學士薦安石爲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爲辭脩以其振祿養復言于朝召爲群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

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是職聞者莫不喜悅焉

六月曾公亮上新唐書帝以自商周以來爲國長久者惟漢與唐而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不足以起其文使唐之君臣功烈不足以動人耳目乃命翰林學士歐陽脩端明殿學士宋祁刋脩之范鎭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等爲編脩官參知政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文則省於舊紀志表則歐陽脩撰之傳則宋祁撰焉脩以祁先進且位重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秋七月交阯寇邊詔發諸州兵討之○冬十

一月宋庠免庠再登用浮沉固寵又不能教子縱其與小人遊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陰求援助徇私恩法罷判鄭州以曾公亮爲樞密使張昇孫抃參知政事歐陽脩陳旭趙槩爲樞密副使○以薛向爲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事范祥卒故也

六年契丹清寧七年春三月富弼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弼固辭弼爲首相守典故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由是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母喪去位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許之夏四月陳旭罷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旭亦請罷乃知定州而介等皆外補以包拯爲樞密副使○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是日

京師陰雨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兩群臣欲援至和例稱賀中丞王疇言若受賀則失祗畏奉天之意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應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帝從之以司馬光同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況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者復上疏言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明武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且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王安石知制誥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脩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賫敕就付之非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境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秋八月以曾

公亮平章事張昇爲樞密使胡宿爲副使宿爲人清愼忠實聽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止其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及入政府群臣多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扶紛紛無益於治也閏八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于崇政殿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以母喪去職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是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强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以歐陽脩參知政事○以范鎭爲翰林學士○冬十月起復濮安懿王子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群臣以儲位未定爲憂言者雖切而

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諭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為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乞終喪不允凡十八表而後許之帝使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十二月復豐州

七年契丹清寧八年春三月孫抃罷抃篤實無威儀居政府年耄善忘舉止語言傳者為口實御史韓縝論罷之以趙槩參知政事吳奎為樞密副使槩與韓琦曾公亮歐陽脩同心輔政槩精以治倫以軍民官吏財穀政之先務乃掇百司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焉夏五月包拯卒○秋八月以皇從兄濮安懿王子宗實為皇子賜名曙封鉅鹿郡公宗實既終喪帝復起之使力辭韓琦言於帝曰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議既定中書召翰林侍讀學士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進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之歎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援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會司馬光進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

重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歎為皇子慎靜恭默無所敢為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云冬十月詔賜諸路常平糴本錢詔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助糴天下常平倉折繼祖卒以其兄子克柔襲領府州事○召福州處士陳烈為國子監直講不至侯官人陳烈性介僻篤於孝友學行端飭動遵古禮平居終日不言御童僕如對賓客里中敬之從學者常數百人賢父兄訓子弟必舉烈言行以示之公卿交薦其賢朝廷屢召之固辭不起人問其故烈曰吾學未成也

八年契丹清寧九年夏拱化元年春三月帝崩于福寧殿夏四月皇子鉅鹿郡公曙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赦三月辛未帝暴疾崩于福寧殿皇后

門之委欲諸門鑰實于前召皇子入以遺詔令嗣位皇子驚拜言曰曙不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被留之四月壬申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與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人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刑乎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于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乙亥帝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覆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及聽政多援經義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紀綱要有

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撿柙曹氏及左右臣僚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立高氏爲皇后

后侍中瓊之曾孫祖太尉繼勳父北作坊副使遵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于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爲配既長遂成婚生三子至是册爲后

五月以富弼爲樞密使

○秋七月帝疾瘳

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成嫌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耳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脩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正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自六月不御殿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契丹太叔重元及耶律仁先敗之重元自殺

契丹主宗寵太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志是歲契丹主田于麻木之太子山重元子楚國王涅魯古與陳國王陳六衛王貼不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宮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許王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涅魯古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爲備臣請飭衛士以計焉涅魯古黨知事已遂誘脅弩手軍陣于行宮外仁先出表及介馬賊黨已犯帷殿契丹主急欲走南北院仁先曰陛下若捨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乃止仁先環車爲營拆行馬爲兵仗帥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柢柝外使北院樞密使趙王耶律乙辛等率宿衛士卒扈夫弩手傘子等

三百餘人與涅魯古戰方合賊衆多降涅魯古知事不濟躍馬突出爲近侍渤海阿厮等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散前點撿耶律撒剌謂樞密同知蕭胡覩等曰行宮無備宜乘夜劫之庶或有濟若俟明日外援必至其誰與我胡覩曰第圍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爲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從之令四面巡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以胡覩爲樞密使而率奚人二千薄行宮五院部節度蕭塔剌兵遂至仁先使俟成氣逼背營而陣乘便奮擊塔剌自外援之賊徒大棄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走大漠嘆曰涅魯古使我至此乃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力也加尚父進封宋王乙辛等加賞有差乙辛五院部人美風儀外和內狡家素貧爲人牧羊稍長爲文班吏掌太保印得入宮仁懿皇后見其詳雅如素官者令補筆硯吏興宗亦愛之遂累擢至樞密與北府宰相張孝傑貴寵用事于國

冬十月葬永昭陵○十二月命侍臣講讀經史于邇英閣

翰林侍讀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竦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作寶文閣

藏仁宗御集也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

契丹清寧十年

夏四月放宮女還其父家

凡三百二十五人從知諫院司馬光之言也

五月浚五股河

河流派別于魏州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寬二百尺經魏恩德博之境有三十里東至德滄入海轉運使韓贄請浚之以紓恩冀之患至是詔役五股河治之

皇太后還政于帝封韓琦爲魏國公

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太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封魏國公

作孝嚴殿于景靈宮

奉仁宗御容也

秋八月錄周世宗後○內侍任守忠有罪蘄州安置

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恩益累擢內侍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

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語言謬妄交搆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又覆交搆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以謝天下呂誨亦上疏論之然猶未即加罪一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脩已簽趙槩難之問脩曰何如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塡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咸快之

九月復武舉○冬

十一月刺陝西民爲義勇軍 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科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各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踈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帝示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

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之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十二月西番木征以河州來附 初唃廝囉娶李立遵女生瞎氊及磨氊角又娶喬氏生董氊立遵既與唃廝囉不協李氏寵亦衰斥爲尼于廓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母奔宗哥城唃廝囉不能制磨氊角因擁有宗哥寶元中磨氊角死部人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擢孤弱不能守乃復請屬唃廝囉瞎氊則居龕谷而死瞎氊二子長曰木征居河州少曰瞎吳叱居銀川而董氊與母別居歷精城號令嚴明人俾服之有衆六萬日以益强獨有河湟之地由是唃廝囉所部分矣至是木征率其衆以河州乞內附

吳奎以父喪去位○以王疇爲樞密副使

二年 契丹咸雍元年 春正月契丹立梁王濬爲太子 濬契丹主長子生八年矣

二月王疇卒○三月行明天歷 周琮所造也 夏四月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 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蓋欲稱爲考妣也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衆以爲然議成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

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考之古今爲宜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奏詔下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六月甲寅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五月以陳旭爲樞密副使○詔宗室封王者子孫襲爵○秋七月富弼罷 弼以足疾求解政乃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 張昇罷 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

毋蹈舜司馬光亦疏昇忠讜清貞□□□以私請留于朝而昇家去盡力乃□□□

以文彥博爲樞密使呂公弼爲副使彥博自河南入對帝曰□□□□下之功此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乃先帝貴是大臣多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陛下□大極之時臣乃在外羣臣等求聖之受顧命臣無預焉帝曰備閣小議未□□恐彥博辭不敢當樞密曰頃部西□□召置矢乃改夫不得已遂召爲樞密使

京師大雨壞屋漂民詔求直言八月庚寅大雨京師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念溢不可勝計是日兩御學士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溺湖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殿侍班屋皆人爲多溺死官爲衰於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乙未以召言溺乞官王令罷宴減膳禱於山川

冬十一月吐蕃唃廝囉卒以其子董氈爲保順節度使

三年丙午遼咸雍二年

春正月契丹復國號曰遼○詔立濮安懿王園廟以王子宗懿爲濮國公主祠事貶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翰林學士范鎮上言曰陛下既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細凡漢之稱皇考稱帝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法宜如王珪等議執政惡之侍御史呂誨范純仁趙瞻監察御史呂大防同知諫院傅堯俞等復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誨遂劾韓琦不忠五罪曰指陵之土余乾盡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後陵小宗而絕大宗言者論辯累月琦猶遂非不爲改正中外憤薦萬口一辭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純仁大防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亦不報既而太后手詔中書門下曰吾聞群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事方依行帝即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其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祀事如皇太后□乃以塋爲園置守衛吏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懿爲濮國公奉王後詔臣民避王諱呂誨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帝命閤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歐陽脩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范純仁請同貶遂通判安州呂大防知休寧縣范鎮知陳州於是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即上疏乞同貶乃出請通判汾州帝眷至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上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光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黜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寖衰

夏四月胡宿罷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夏主寇大順城趙明敗之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詔令門見使者不從至怒天門且欲累魚役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宿一夕絕其供饋宗語不遜宜折之使如故事良久乃諭入及謁食又訴于押伴張觀詔命罪赴廷州與宜雖□□□理原不復乞□制之召諒祚德納宗諒祚不韋記而出兵秦鳳涇原抄勸尸獲恩塞殺標人畜以萬計邊從大頓姊圖李遠若蓄□範明華退之知延州陸詵謂由積習致紲不加折請則圖威不立困留英請時服使者及數賜而移省州問故帝閉之喜口西知詵能辯此詰詐問而罪遂報言邊吏擢興公詠之炙困遣使貢万物以謝罷初詔作宼大頓韓琦義第其敢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或寒實元里完時亨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遽甚亟詰之必服不從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秋九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以郭逵爲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判渭州○詔三歲一試舉人○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潁王頊爲皇太子大赦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

社稷帝顧之既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言曰必穎王也適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立太子太子既立而因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四年（遼咸雍三年）春正月帝崩于福寧殿皇太子即位大赦（帝崩年三十六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群臣意表雖以疾疚不克大有所為然使後世欽仰稱詠漢至德何其盛哉）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吳奎為樞密副使○以韓琦兼侍中文彥博兼中書令（宰執群臣進秩有差）二月立妃向氏為皇后（后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女帝為穎王納為妃）進封李日尊為南平王○三月歐陽脩罷（脩既以議濮王典禮為呂誨紛詆惟蔣之奇以脩言為是及誨等斥而脩薦之奇為御史衆已目為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會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帝初即位欲加治[illegible]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為脩辯釋脩亦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所從來皆辭窮乃黜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稅脩亦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為平生與人盡言無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及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論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illegible]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鎪刻駢偶[illegible]學者靡然從之[illegible]於是獨為古文然力不足以變士習脩遊隨州得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心探賾至忘寢食與尹洙[illegible]文章名冠天下其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崇義公柴詠致

仕以其子若訥襲爵○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固辭不許（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光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是職非卿其誰能堪之光乃就職）以吳奎參知政事○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illegible]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然自以[illegible]士寡援中朝因結韓呂二族以取重於是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潁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illegible]召之安石不至[illegible]）夏四月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光為中丞上疏論心術之要三[illegible]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言甚切至[illegible]）秋八月葬永厚陵○以周後柴貽廓為三班奉職○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illegible]安石[illegible]）韓琦罷（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illegible]）

琦之知人以奬拔人材爲己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爲多選能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惟顧義之所在無適莫心與富弼並著勲業故時人稱賢相者必曰富韓

吳奎陳旭罷奎罷知青州司馬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今爲王陶絀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韓維亦以爲言帝乃召奎還中書及韓琦罷相奎與旭亦去奎博學清重達於從政嘗言于帝曰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至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也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近地耳帝然之

以呂公弼爲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邵亢爲樞密副使抃爲政嚴而不苛所至鎮治帝聞其名自知成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得大用者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及命下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詔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既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廷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帝嘉其忠恒褒答之

復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呂公著乞解知通進銀臺司從之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邪正臣罪遂解銀臺司而光還翰林

冬十月張方平以父喪去位方平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名重當時所至有政績然乏公輔之望

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

○种諤襲夏嵬名山以歸遂城綏州夏監軍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知青澗城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欵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

河北也夕楚川臣步以數夷之衆知土容可受若已以衆衆清隱未可知且安於置之衣還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詰召諤詔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說言名山欲能據橫山以扞部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爲守固爲中國之利今無孟我而啓西疊非謂也乃共畫三策今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陰受句指讒言人可成帝意說不協力徒之泰風諤不待命惡起所部兵長醒而進圍名山之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户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陣誅勃詐臣與之罪欲捕治之夫果而從奉之命毛西方用兵自此始矣

通鑑續編卷第七

戊申

通鑑續編卷第八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 遼咸雍四年

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帝不受朝詔羣臣極言闕失○趙槩罷 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寬婁師德以老求罷 以唐介參知政事 先是宰相者閱所進文書于侍漏院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

二月以孔若蒙襲封衍聖公○三月夏國主諒祚卒子秉常立 秉常年七歲矣諡諒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遣使來告哀帝遣劉航冊命秉常為夏國主遣使冊為夏國王諒祚之世嘗去蕃禮從漢儀服中國不私姓以漢官命其臣且數上表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宋正旦冬至朝賀儀仁宗以九經賜之

夏四月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 安石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及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心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辯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詔安石越次入對

六月詔錄唐魏徵狄仁傑後○河決恩冀瀛州○秋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 故事樞密院與知院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弼既為使帝以升之三至府省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升之即旭也以避帝嫌名改為

京師地震○八月復行崇天曆○京師地震○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 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楚康惠王德芳孫舒國公從式為安定郡王奉太祖祀世世勿絕明年復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

作英德殿于景靈宮 奉安英宗神御也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赦 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京師地震○十二月邵亢罷○夏人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詔种諤隨州安置以韓琦知永興軍經略陝西郭逵為鄜延宣撫使詔夏人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綏州 种諤既受嵬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部巡檢使侍其臻等殺之遂責罪起釁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機宜文字趙卨上疏以為不可乃貶諤四秩隨州安置而以韓琦知永興軍經略西事從郭逵宣撫鄜延尚又為逵移書執政曰責提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衆族未歸何以處之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朝廷不從賜夏主秉常詔許納塞門安遠二砦歸我綏州故壞

壘○以王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遂上平戎策 三

俞龍珂帥其衆內附

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策三篇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河湟一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於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孫唯董氊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種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其族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為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鎮雖盛不過一延州之李士彬環州之蔡挺耳於漢有附破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略王安石且為奇請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至秦會諸將以番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謂須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部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

曉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

二年 遼咸雍五年夏惠宗秉常乾道元年

春二月以富弼為司空侍中平章事

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帝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扶以入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以

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

以王安石參知政事

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因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宜自知之帝問判少府監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耳帝曰然則卿所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

詔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以蘇轍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為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

王安石言古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illegible]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收事石遂變所國此所以少取事也至是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執論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illegible]人難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之修例司多以[illegible]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論之之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illegible]奏請朝臣以為不便者則[illegible]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

以少胥吏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益於是鄉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而天下騷然矣安石與劉攽友善欲引實三司條例措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恤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與之絕

夏人寇秦州 夏人寇秦州劉溝堡殺守將皆公死者不可勝計

夏四月大旱詔群臣言闕失。唐介卒 介簡伉敢言居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辯而安石強辯帝主安石介不勝其憤疽發背而卒

以薛向爲江淮發運使 向制置解鹽多變其祥之法淮南轉運使張靖論其罪王安石右向抵靖于法而擢向爲

立免役法詔劉彝等八人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 初帝即位問天下遺利于三司使韓絳絳請盡地力因言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役者其父告子曰吾當求死使汝免於凍餒因自經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戶等者望博訪利害集議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患聞知諫院吳充亦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爲重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故近年上戶寖少中下戶寖多役使頻仍生資不給則轉爲工商不得已而爲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會帝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逾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泉顧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願降諸路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泉以助役計戶產業若家貲之貧富上下分爲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定降其等其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者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輕重制祿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眾稽其物產考其貧富察其詐偽爲之升降若故爲高下者以違制論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爲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爲法既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爲令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爲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

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於是先令開封府試用其法而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舍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虞唐楊炎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兼之矣今二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胄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疏不聽

五月罷宣徽北院使王拱辰 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安石惡之會富弼曾公亮有故遂出拱辰判應天府

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滕甫 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至是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高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自說之甫恕事解合不少輒隱于安石方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也因出之鄆州尋徙知定州至鄆言新法之實上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乃親見之願下一明詔罷之弗納

罷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 薛向請罷永興軍買賣鹽場以歲費錢十萬緡儲永興爲鹽鈔本而罷通商從之

罷知諫院錢公輔 公輔言滕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絀拂王安石意出知江寧府

以韓維爲翰林學士 維言百執事各有職惟當責任若代之行事最爲失體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設施自有先後帝嘉納之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 王安石執政帝倚任之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深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

宜會者作估郎章倂光上言帝第峻王熙寧二居外郢皇太后大怙帝令台其雖間之罪王安石謂無罪誨請下疏光吏帝不從誨劾狀石曰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陛下悅其才辯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辭光之誥本安石呂惠卿所奏辟光攝言朝迷若安罪哉我如不置此二人故安石力加營救頗察於所伏貫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春王安石還其章跡誨逐去去中請售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汙置陛下變之有義臣何敢以多逆自嫌狗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上之論曰安石雖有時名於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疏其言則義施於用則蹤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稱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敢因事此乃履心之疾救之惟恐不患顧可緩耶黜既斥安石並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脩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以呂公著為御史中丞

王安石嫉呂公弼不附己乃白用公弼弟知開封府公著為中丞以傾之公弼累力求去帝不許公著言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為邪說所亂矣帝曰善

罷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鄭獬

獬不肯行新法王安石惡而出之杭州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行均輸法以薛向領其事

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斂散之權使輸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懋遷其說始於桑弘羊至是發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于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荊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illegible]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意其為擾多言不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為從之蘇軾言均輸付賈說殿所定易遠然廣置官竊多出增錢會商大買皆[illegible]不啟勤以為難不明言數費既亡[illegible]之變易變易既於[illegible]不與商賈弟手者夫之開也夫商買之事由折難行其[illegible]也先所而寧錢莫而亞後辨百取直多方相齊奏曲以遠信稱之也由出而得入先設官買吏籍籍糜祿為貴已等未見不售非路下行是官買之傅比民必貴及其賣也數復好[illegible]吉賈之引打[illegible]而得朝徙人知意此乃悄五百萬時以于亡北錢[illegible]示何賈撿使其問簿未所獲而松富之錢所於為多大方或於王欲石不納其言以如輸法方流可[illegible]

八月貶侍御史劉琦御史錢顗監處衢州鹽酒稅

[illegible]劉述與王安石守居名奇是安石述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逐率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

月中外人情囂然胥動蓋以專肆紛騰輕易法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退逆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為己切開舊設官用入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遂文通飾非妄議自首接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陂立新議唯下不察熟詔自令謀設已傷按間於舉自首者成罪二等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發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學者欽士人之心罷不歸向謂之為賢陛下亦闕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違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為客悅言行爭戾一至於此則戾自任則又甚焉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懟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主以自固寵久妨贊諸亦宜斥免趙抃則指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既上安石奏先貶琦顗逐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顗監衢州鹽稅公亮疑太重安石曰薛昌朝以論歐陽脩不實亦貶監當官帝從之司馬光上疏

諫曰夫食鷹鶉者求其搏也鷙而烹之將安用哉今斷絆謹諭恐臣下自此以言爲諱乞還其本資以靖群聽不報

貶殿中侍御史孫昌齡通判蘄州論新法忤王安石也

罷判國子監范純仁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有邀功生事外之患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喜曰卿善論事宜古今治亂可爲鑑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加同脩起居注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遠小臣咨訪朝夕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己深於恤物憂疾

異於憂邦致主憂身二者背失爵與先臣素負臣在諫省不敢私謀以發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爲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純仁每上章疏語多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顥河南人舉進士再所皆誠令[illegible]少

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知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爲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弗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貶判刑部劉述知江州開封獄具述三問不承王安石欲置之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議貶通州帝不許以述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貶通判復州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坐言許遵所議刑名不當貶監安州稅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莫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爲河南府推官焉

九月立常平給斂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審訂其缺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而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於陝西運司行青苗法春散秋斂朝廷從之民甚便焉於是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以上斂散未得其宜故爲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斛斗半爲夏料半爲秋料內有請本色以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斂積滯必待年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斂補助之意也

[?][?]運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內乃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倉轉移法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給河北常平粟所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初王安石[?]與呂惠卿議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一如陝西出令所具出示轍[?][?]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

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司

條例司言常平新法宜付司農司選官主判兼領農田差役水利詔以祕書省著作佐郎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兼判司農寺集賢校理胡宗愈同判之二人異政法[?][?]失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眾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以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冬十月富弼罷

王安石用事雅不與之合[?]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恭儉孝敬好善嫉惡常守偶子與六人並愛其勢必不誘告不

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排陷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平章事

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參政[?]人國[?]何以更得淳厚[?][?]王安石何如[?]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郭逵城綏州

夏主秉常[?][?]奉[?]復上誓表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延宜[?][?]逵上[?][?]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二砦不可與發朝[?]以[?]號賜以撫詔令以一若來歸當嚴接州夏主得詔遣其臣[?][?]說來言欲光得綏[?]逵命[?][?]趙尚筆如夏交所勤二砦且定地界夏手使堡[?]乞對[?]朝廷本角得二砦地界非所約萬同非劉塞門安是二壞城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當為畢西平王裕符移移書固在也問諭說語蕃處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逵從之故名綏德城

以嵬名山為供備庫使賜姓名曰趙懷順○十一月詔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陳升之既相詔以絳代其任王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安石恃以為助

頒農田水利法

頒農田水利約束於諸路由是爭以水利為言矣

置交子務于潞州

以河東運鐵錢公私勞費故也已而轉運司言其法行則盜鑄不售有害入中懼[?]罷之

罷開封府判官趙瞻

帝問瞻曰青苗法便乎瞻對曰唐行之於末世擾攘中以濟民財者豈可為長久計[?]王安石[?]出為陝西轉運副使

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

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及議置提舉官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餘萬貫石乃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以朝官為之管當一員京官為之掌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水利差役事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迎合安石之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廣郭在市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嗟然以為不便[?]料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

官李常御史程顥論賈淵拘配抑克迎朝廷行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賈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不行

十二月知青州鄭獬乞罷從之 獬上言青苗之害不忍無罪之民陷于憲綱乞罷官從之

下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秀州獄貶為忠正軍節度副使 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銜一家所餽潤筆物其人因不受安石取寘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逮無擇在杭州令鞫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逮赴秀州獄遂誣伏以奏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是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為時名卿拔涵致棄士論惜之

遼加耶律乙辛太師 北院樞密使魏王乙辛用事久勢張中外門下饋路不絕凡阿順者必薦擢忠直者輒斥貶至是加太師詔四方有軍旅許以便宜從事

王韶乞治秦州閒田許之罷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 師中在秦持重總大體王韶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臨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為不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原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為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占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讓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為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知秦州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既而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為請舜卿而以韓縝知秦州縝遂附會韶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初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三年 遼咸雍六年 **春正月判尚書省張方平乞罷許之** 變更法制力請外任出知陳州陛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為之憮然

二月陝西安撫使

乞罷常平新法王安石遂稱疾不朝詔諭之乃復視事 路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坊郭戶有物業抵當者亦依鄉戶例支給且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illegible]條約雖禁抑勒然須上戶為甲頭以任之民愚不慮久遠請時甚易納時甚難故自詔下以來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均陪之患若謂陝西嘗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行於一時者今乃建官置司以為每歲

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乞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由是連日不決安石因求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為巽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對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今姦人欲敗先王之王道以沮陛下之所為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為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安石令翰林學士兼三司使曾布條析其不然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亦切且論安石安引[illegible]

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為助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商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之

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光以朋友責善之義與書反覆開陳其不然至于再三安石不悅會帝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不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卿侍從皆在此顧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時又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許價支錢復請其米於倉名曰坐倉帝以問光光對曰倉有儲粟軍無見錢非利也惠卿曰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

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幾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輾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本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

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書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不許

授河州刺史瞎欺丁木征金紫光祿大夫

○**陝西四路安撫使韓琦請罷許之**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四路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三月始策試舉人罷詩論賦三題帝篤意經學深閔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言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乃下詔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繇貢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于誦數趨鄉舉者狃于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盭矣今下郡國招徠雋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

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會親試舉人遂專以策罷詩賦論三題策定限以千字於是賜第者八百二十九人策祖治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遂擢第一帝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人才然愈於以詩賦取人尒舊制進士入謝恩賜銀百兩至是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

立刑法科

立試刑法及詳刑官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按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

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

帝初即位將大革積弊覺時為右正言上疏論弊政因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帝稱其知理當與語及知人之難覺曰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陛下欲與太平之治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受月長景征濫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去正人日遠其為患禍尚可以一二言之哉願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既而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為助自知通用召還累攻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言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奏條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國服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絕將補耕助斂顧末作而征之可乎間有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除貸之法而舉之纔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疏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政而不行諫官請罷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眾報請之胸胸動搖朝廷鈞直于變非國家之福也安石覺之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苛青苗錢有出呼抑配之漫安石遣覺行視審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罷遂坐奉詔反覆不實貶知廣德軍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潁州監察御史王子韶等皆罷

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其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貶知潁州且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暴其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數陳失實安石怒白于帝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由是御史王子韶等皆罷去

趙抃罷

自新法行抃數言其非便會安石稱疾帝將改其法而抃請出安石出而持初議益堅抃始大悔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為流俗違眾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小大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抃長厚清脩為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以惠利為本韓琦稱為人中標表己不及也

以韓絳參知政事

○監察御史程顥乞罷許之

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為非攻王安石甚力顥以御史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當因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易貴以邪妨正者乎正使僥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青苗等法行顥與呂公著孫覺李常張戩等上疏極諫不聽遂乞去言職安石素與顥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之但出為京西路同提點刑獄顥固辭乃改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

貶知諫院李常通判滑州

青苗法行常請勿收息王安石不從常上疏曰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

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illegible]實不尚本勸民出息亦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遂落職通判滑州**監察御史裏行張戩知公安縣**戩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趙抃從傍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爲無罪抃有愧色戩又言不聽稱病待罪遂貶知公安尋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戩載之弟也**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及同知諫院胡宗愈**李定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詔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往白王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上爲上道之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同知諫院胡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及丞雜論薦又須官博士員外郎今定以幕職得之不可會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等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資冒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令皆知制誥敏求以右諫議大夫奉朝請頌歸工部郎中班大臨出知汝州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胡宗愈復力爭之安石於帝出宗愈通判真州**以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王安石之姻家也安石以論紛言於帝而用之**知金州張仲宣有罪詔免刑流海外**仲宣坐枉法贓法官援知台州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判審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乃辱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黥而流海外因著爲令**五月詔罷制置三司條例以其**[illegible]

中書王安石復稱疾不朝詔諭之乃起視事初陳升之欲傅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患正論盈廷引升之爲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于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宜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于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帝意未決會判大名府韓琦上言條例司雖大臣所領然止是定奪之所今不關中書而徑自行下則是中書之外又一中書也由是罷制置三司條例司以其事歸中書而常平新法則付司農寺命呂惠卿同判之東領農田水利差役帝恐傷安石之意以手札開諭安石自是與升之不協因稱疾久不起帝敦諭數四安石乃出世亦以是薄升之爲人稱曰筌相**遼立賢良科**時遼放進士至百四十人復設賢良科令進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進**六月以李定爲崇政殿說書罷監察御史陳薦**御史陳薦言定頃爲涇縣主簿聞庶母仇氏死匿不爲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爲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行追服王安石力主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爲崇政殿說書**秋七月呂公弼罷**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宜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稾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爲家賊云**以馮京爲樞密副使○罷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徙李定檢正中書吏房**昌朝旦育論定乃不孝之人豈宜居勸講之地并論王安石之罪章六七上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說書乃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月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爲陝西宣撫使**先是夏人築閙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三千遣將李信种詠劉甫等襲之信等大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即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

而還豐州大啓矣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淮安鎮東西谷業樂鎮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于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爲陝西宣撫使弊事不可待報者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身命聽河東宣撫使

判司農司呂惠卿以父喪去職以曾布代之。以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居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而不可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耶卒不往而上頗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卿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

九月曾公亮罷公亮方厚莊重沈深周密謹繩墨明練文法習知朝廷典憲初嫌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與安石同輔政知帝方向之陰爲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之者嘗遣其子孝寬矣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之以老求去遂拜司空兼侍中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

三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世譏其不忠

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爲樞密副使京爲中丞嘗一疏論王安石更張失當累數千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帝不從而亟用之

策賢良方正之士罷台州推官孔文仲還故職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與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此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讀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推官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事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啓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帝不欲范鎮上疏曰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罷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敢法實曰可朝從求賢如訓視有如止人而不晃綠宜其論大呂石難合所言大衆所取怨卿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司馬光言仍乃間以兮安石用真

吾雖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茲一舉矣

作東西府居執政也

翰林學士司馬光乞罷許之光力求去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貶知山陰縣陳舜俞南康軍鹽酒稅青苗法行舜俞不肯奉令上疏深陳其害且力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可穀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鋤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許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爲償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畢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老成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貫貸爲苦祖宗之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乃官自出舉請之以便利暫十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治謂根民乏絕亦抑兼并使之戶爲甲詳良與根革若毋得給像則之矣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爲兼并地尒何以古之下之有當北能人人計口受餘但糧殺價貴賤括天積對者不得深當以避利耳入散爲青苗唯恐不盡一錢謹務至見有乘時害轉君未知行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鏹坐行鄰里遠矣之時

田宅妻孥隨欲所得是豈不爲棄井利哉雖分爲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款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歛之期等不還長轉計息以給爲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爲一賦以救海內非王直之舉也奏上議監南康軍鹽酒稅時又有知陳留縣姜潛到官才數月青苗令下皆即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押人至遂議榜竹吏曰民不願矣府寺疑潛蘊令令其屬按驗無遠今者皆如不免即多來去山陰陸佃嘗受經於王安石至是因應舉入京師安石聞以新政佃口法非不善但粹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爲乃尒吾與患聊議之又訪外議佃口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聞頗以爲拒諫安石文口吾豈拒讀者但和說皆營顯無足既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曰召佃謂之曰惠纲言私家取債亦從一雜半縣已遣李承之使淮甸質穿矣既而承之還論言民帝閒無不便佃說遂不行

宣徽北院使張方平乞罷許之

祖宗禦戎之要方平對口大相不勤遠警如震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詞之世辭環州畫道脚西山郡邊興南李莫超

皆優其材賜貴其文法諸將共用豐而威令行問諜精者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捷百萬之用及太宗講派然銳又內從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宸與之亢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六宵如此近歲謂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徼倖不成貽患不可畏又曰王安石變累朝之令與一旦削降之其意安在陛下何不詰之帝頗采其言安石度惡之方平乃力求去乃出判應天府

冬十月陳升之以母喪去位。○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從之

鎮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于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謝宮孔文仲劉恕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李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者不是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摘據其過謫改不究孔又仰則意之竊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戢非孔彌森失其能進聖德乎因復極言請留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口醜詆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司馬光嘗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十一月夏人寇大順城燕達敗之。○十二月立諸路更戍法

舊以兵雜戍若遣還本路

立保甲法

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於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大抵三者而已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

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兵其外則蕃兵也及帝即位論祖備調法而善之王安石對曰此法近井田後世立事祖得之王遺意則無不善令不無不可爲顧難決成耳人曰人主哉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謂害者制法而加於兼并之人則人自不敢欲過限之田以其所利者制法而加於力耕之人則人自勸於力耕而授田不能具限然此須斷乃能成法使人主誠知利害之權因以好惡加之則所好何遠人之不從所惡何患人之不豈若人主無道以吹之關多遠異議所奪雖有舊法何由立哉帝言府兵與租庸調相須安石對曰令義勇士軍上番供役既有廩給則無會□□可以入衛出戍雖無祖肅假法亦自可爲帝又言高封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令若練募兵而鼓舞河北陝西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自募兵之法誠當變革於是變募兵而立保甲之法十家爲保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蓋以捕盜賊相保任而肄武事也於是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于天下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頗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第五等戶得免

以韓絳王安石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時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即軍中

拜之尋命安石提舉編修三司條爲翰林學士承旨與方外制十八年嘗因蘇宮以詩有所感嘆帝聞而排之後拜參知政事

行免役法於天下

免役法行于開封府既罷衙前八百三十人歲縣鄉役數千呂惠卿林旦曾布相繼主其事遂行於諸路於是兩浙提舉常平張靚率民助役錢至七十萬餘何爲帝言之帝問王安石安石對曰提舉官擴數收之朝廷以恩惠科感於體爲順既而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超升等第不受遂突入安石私第安石諭以相府不知訴之御史臺臺亦不受詣令衆去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對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夫治民當知其情爲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臺省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未幾酸棗縣升戶等皆失實帝問安石曰酸棗縣有自下戶升入上戶則以等有免輸役錢之名而無其實安石言書取諸縣新舊籍對覆升降對外闕弱稱役去者謂爲多必有蠹弊若群訴以可免彼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遣察訪使偏行諸路促成役書民上之司農乃頒募役法於天下華夷多以爲言帝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耶司馬光曰上等人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也下等人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也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者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故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不責民所無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是以免役法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知長葛縣樂京知湖陽縣劉蒙皆以助役故投劾去職詔皆奪其官

折克柔卒以其弟克行權知府州事

四年遼咸雍七年　夏天賜禮盛國慶元年

春正月韓絳使种諤帥師襲夏人于囉兀大敗之遂城囉兀

韓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運籌軍爲七軍復以种諤爲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任信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諤謀取横山乃帥師襲夏人于囉兀大敗之因以衆二萬城焉自足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言者以諤擅興邊患不便宜以之帥陝已而將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遣使撫問

罷廣惠倉

廣惠倉田本絕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鬻之以爲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常平倉本錢詔從之

二月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

詔議科舉咸謂宜變法便判官告院蘇軾獨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于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間嘗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之財以養游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爲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於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讀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王安石言於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目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之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

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第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

詔治吏沮格青苗法者○三月夏人寇撫寧堡陷之詔种諤潭州安置諤旣築永樂川賞逮嶺二砦分兵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世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怖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尋再貶賀州別駕

詔給諸州學田增置教官始命諸州置學官給田十頃贍士初置小學教授

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韓絳免初絳與种諤謀出兵鄜延安撫使郭逵曰諤狂生爾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奏逵沮撓軍事召還之至是坐興師敗衄罷知鄧州

夏四月以司馬光權判西京留臺光旣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開封府推官蘇軾乞罷許之軾自直史館判官告院及議貢舉與意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軾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諫止之旣以新法不

便上疏極論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而創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臣以爲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如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方水濁決自生民以來下以稀稚令欲破而詰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上虞將寧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故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斂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乎異日天下恨之國史書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

其利淺風已成多開躁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惟陛下以簡易爲志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自茲以往習貫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因用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專任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illegible]安石不悅使御史謝景溫論奏軾[illegible]丁憂歸蜀乘舟商販朝廷下六路捕篙工水師窮治卒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時新法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

以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寺

初綰以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且上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復以安石書[illegible]其實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驛召對會夏人寇慶州綰於帝前敷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對曰未嘗一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illegible]練習邊事復知寧州綰不樂爲言曰急召我來乃使還耶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綰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曰王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尋同知諫院時常平水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而呂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綰以威衆故有是命

五月高麗來貢

高麗爲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至是福建轉運使羅拯命商人黃真洪萬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真還移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遼乃令拯諭以供[illegible]之意王徽遣其民官侍郎金悌等[illegible]登州入貢自是與中國復通聘問

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韓維乞罷許之

維知開封保甲法行[illegible]鄉民憂弓矢之貴無錢買之加以傳言徙之戍邊父子聚泣甚以爲憂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illegible]安石對曰日力可階會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部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維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俟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紛驚異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所惑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耶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illegible]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等義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爲使則雖有勢指以與丁者不皆然也況保甲不特除盜固可衛習爲兵敵人有代射不爲[illegible]故寔其耳目且從以免乾上當代巡檢矣又白正又而上能捕賊者獎之以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漸募兵驍志且省財費此宗社長久之計也下果議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陝西路義勇如府兵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爲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在政府力辭之安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允其請乃[illegible]知開封兼群牧使[illegible]文彥博求去[illegible]韓維[illegible]毀中以言不用力請外帝[illegible]曰維東宮舊人當留[illegible]維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乃出知襄州

六月知青州歐陽脩乞致仕許之

脩以風節自持旣連被污衊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安石惡之脩求歸益切[illegible]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貶判亳州富弼官從判汝州

弼判亳州青苗法行[illegible]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illegible]格詔旨乞付有司鞫治乃落使相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

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易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色**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知亳州御史劉摯監衡州鹽倉遣察訪使促成役書于諸路**繪上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户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又言孫迪張景溫體量不願出錢之民欲困以重役皆不聽繪身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乃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脩年六十有一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罷而罷之命劉摯為安石所薦擢監察御史裏行摯甫職即奏言亳州獄乃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追擾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户使納役錢督迫過人情惶駭復上疏言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

言愛君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敵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其要曰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故舊法上户之役類皆數而重下户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户槩出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户以為幸而下户苦之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缺則是歲有時或闕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户為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既招顧恐止得浮浪姦偽之人則帑吏場務綱運不惟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衆弓手者其承符散從手力胥吏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為擾擾也疏上會摯論提刑趙子幾怨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致使詣助役事按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而致縣令於罪也因具助役之利一而難行者五其利以民輸田多寡輸錢無央射之患而難行者以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土著而有姦細田税有多少不同者長顧人則盜賊難止衙前顧人則失陷官物摯亦上言趙子幾摭拾賈蕃是欲箝天下之口乞按子幾挾情之罪於是安石大怒命知諫

既張琥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至無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琥辭安石怒出琥知蔡州而改命曾布為之布既作十難且劾繪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辨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為諸司提舉官而行之於外臣恐勢不易矣失灑日覲年終奏有定論者為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上民之說以聞職也分乃令分析是使之報是非爭勝負交口訂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方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付臣言者定當否如臣言有取乞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不報明日摯復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動躬蹈德禮夙夜勤精以說無攻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天下為已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聞閭閻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illegible]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

之事興至於水利行於田畔州縣與事起新雜以編舉其議財則市片署政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任則下至胥吏而官自將之撮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為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營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决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耗竭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既貶繪知亳州摯監衡州鹽倉遣察訪使編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為免役不願就募而強之者論如律**八月復以春秋三傳試貢舉士**王安石嘗戲言春秋經為斷爛朝報故貢舉不以春秋取士至是帝命復之**議取河湟置洮河安撫司命王韶主之**

○**九月以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副使**帝詔監司各定所部以役錢數利用

路鈔運使考琮欲定四十萬斛官斷于究□利州民苦以
猜半此可矣增八從遂各為夢時諸路後書尚未就存長
侁議論司農曾布使啖以乃式因輿論而羅斥副使侁兼提
舉常平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獨
其治數要吾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
侁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也
息台體而及民怨者不可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不□毀
知之言已有章奏在安石乃不取言既為亂使部民不請
青苗錢安石豈吏諸之使曰青苗之法頭取則與民自不
破官法強之哉蘇軾補出一大害法中不廢收下不納民
三ノ難為○**募民粥坊場河渡** 虔新法諸路坊場[illegible]
百九十八萬[illegible]
匹有奇既而司農[illegible]
為崇政殿說書 [illegible]
可與[illegible]使西夏[illegible]
留王詔[illegible]可議因力三之未完[illegible]十萬[illegible]舉進
皆吟十八

士調旋億計和方氣悍鞭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
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
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用之乃以雱所作策論天下事
者二三餘篇及雱所注道德經鐫版鬻于市遂傳達于帝
始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
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凡言不誅異議
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
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
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
市則法行以父任得官當上書言奉二世不行趙高乃失之
別駕 弱非失之強帝忱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之
貶同知諫院唐坰為潮州
異議如韓琦老數人乃安石才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
為崇文校書帝薄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復令鄧綰舉為
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己
乃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坰果怨安石
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坰乃因百官起居
扣墀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坰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坰至
[illegible]

陛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
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前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
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進坰大聲宣
讀凡六十條大抵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
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
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
石爪牙薛向陳繹安石廝役使令無異僕隸元絳張
雖不肯為安石顧盼者鄧綰李定等附之者
自告不暇不退讀至此帝屢止之坰慷慨
附門斜其[illegible]非[illegible]臣[illegible]尊
言天陰星[illegible]
冬十
月立太學生三舍法 [illegible]
人之資異者[illegible]
偕學以天下郡縣皆有學[illegible]時月各
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
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優為內舍生二百人
舍[illegible]

帝斷增至九百人至是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
講書堂四諸生總舍掌事者直講始從是用自主判官外
增置直講為十人[illegible]率二員[illegible]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
[illegible]學生[illegible]三等始入太學外舍定額為七百人
外舍升內舍[illegible]二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
[illegible]之學[illegible]優等上之中書[illegible]錄學諭以上舍
[illegible]之[illegible]行卓異者[illegible]
[illegible]
律令法 **十二月安定郡王從式卒** **立選人及任子出官試**

通鑑續編卷第八

通鑑續編卷第九

五年遼咸雍八年春正月置卒察謗時政者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

二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挺知渭州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效然諸習深險在渭歲久鬱鬱不得志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句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于禁中帝聞而憫之故有是命

三月南平王李日尊卒子乾德嗣乾德幼母黎氏燕燕太妃與宦者李尚吉同主國事

判汝州富弼乞致仕許之弼至汝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以司空致仕進封韓國公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其敬之也如此云

立文武換官法○置市易務于京師以呂嘉問提舉其事自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要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賜內藏錢百萬緡為本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輒取利帝去一安石執不可已而帝聞其太損碎人皆怨謗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人言碎廢已自是諸州上供薦席黃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于都司焉

夏四月置弓箭手于兩河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illegible]人習慣便利與吏人無異乞下本路[illegible]州縣蓋令[illegible]公人及成耶鄉村百姓有武勇願習弓箭者自為之[illegible]毋為之春長吏就閱試之北人勁悍慣上可所從之[illegible]

月以古渭砦為安遠軍以王韶知軍事帝志復河湟會定州駐泊都監張守約請名古渭為軍以報本隴右帝從之尋古渭為安遠軍以王韶知軍事知秦州郭逵奏韶盜貸市易錢王安石以為不足按徙逵涇州

以青唐首領俞龍珂為供奉官賜姓名曰包順

○論辟田疏水功加賜知唐州趙尚寬等秩○立保馬法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於是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初行于開封及陝西遂遍諸路

六月詔分經義論策為四場以試貢士初大經義次兼經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四日成

立武學○遼于越耶律仁先卒仁先為耶律乙辛所忌出為南京留守者數年能扵孤惸禁益畏服者以休戚之後惟仁先一人耳

秋閏七月詔章惇察訪湖北經制蠻事帝意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酋刻剝無度蠻衆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湖北路經制蠻事時北江則彭氏主之有州二十南江則舒氏有四州田氏有四州向氏有五州皆自太祖已來受朝命隸辰州入貢者及惇往經制蠻相繼納土願為王民始創城砦比之內地矣

八月王韶大敗羌人遂城武勝以為鎮洮軍韶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蕃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捨險來鬭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趣抹邦山壓敵軍而陳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鬭

降小部弱抜甲內屬羌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北西大羌合木征度北爲之援餘黨復集部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宣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韶言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以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王者善計日有什度出爲工師所欺彥博不復敢言由是韶遂計數肆欺紈之不與計財也

詔求歐陽脩所撰五代史是歲脩卒

王韶取西蕃木征于鞏令城降其部落二萬

以吉鑑知辰州助章惇經制南北兩江也

立方田及均稅法帝患田賦不均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其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九月少華山崩○冬十月置熙河路升鎮洮軍爲熙州以王韶知州事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以韶知熙州兼經略安撫使時河洮岷三州猶未能復也

十一月河州首領瞎藥來降以爲內殿崇班賜姓名曰包納○張商英有罪貶監荊南稅商英附王安石得除御史裏行因劾樞密院吏徇私語侵文彥博彥博求去帝黜之

○分陝西爲永興秦鳳二路○章惇開梅山置安化

縣梅山峒蠻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辰北接鼎澧至是章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九戶田二十六萬百三十六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築武陽開峽二城置安化縣隸邵州自是鼎澧可以南至邵州

十二月以陳升之爲樞密使○王韶築熙州諸關砦

癸丑

六年遼咸雍九年

春二月王韶取河州獲木征妻子

以呂惠卿爲翰林學士○以鄧綰爲御史中丞○三月置脩經局以王安石提舉其事○置諸路學官訓詩書周禮義以呂惠卿王雱同脩撰

詔進士及授官者先試明法○封李乾德爲交阯郡王○文彥博罷彥博久居樞府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己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爲害雖然乃西戎之俗何益于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不官監賣彥博以爲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嶽山崩爲帝堅言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彥博因求去益力遂以司空判河陽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

夏四月甲戌朔日當食不見司天奏四月朔日當食帝自三月丁巳避殿減膳降天下囚罪一等庶以可禳之至日不食始御殿復膳

置律學學設法律凡命官舉人皆得入學聽讀

貶同知太常禮院劉攽通判泰州時呂惠卿考舉士列阿時者任高等訐直者居下劉攽覆考反之惠卿不快會攽附書王安石論新法不便安石怒遂斥其與同院若當子介弟罷事任通判泰州攽博記於文章政事亦兄敞及敞子奉世名相埒世稱三劉

置疏浚黃河司以范子淵爲都大提舉台芇初命度二股五股以經恩贊之患及帶即位河決益埜歆水臨及下之詩先甚蘖累贏等判都上閱三百六十七里以竿河於是都水丞宋昌言與屯田

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詔司馬光等乘傳相度光還請如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東流漸深北流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之患王安石然之帝曰欲作簽河議蓋安石若及時爲之河可東行北流可閉遂詔光都大提舉脩二股呂公著言光乃近臣不可遣光得不往而二股之役命河北轉運司督之三越月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當夾之時河則稍障及水入河則決下塞會河溢北京夏津帝明執政曁京東調夫脩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若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漠爲沃壤庸非利乎況急夫已減于去歲若簽籌理堤防則河北流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製濬川

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浚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于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者帝乃實開大提舉命公義界室從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欲附會遂言法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喜以子淵爲屬知河州都水監丞提舉疏濬黃河司中書檢正官差官提舉石公弼與大名府安撫使韓琦措置濬川杷後使臣等

紅木鐵工匠皆取之諸埽

五月播州夷酋楊貴遷來貢貴遷遣子光震來貢以光震爲三班借職

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以其地來降永晤光銀以其部內籍保長本元賜十九州叙求降

瀘州夷羅晏叛詔熊本察訪之遣中書檢正官熊本察訪梓夔措置夷事

六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初名敦實以犯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與辨不聽乃委手板歸取告身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州桂陽令爲政精密嚴恕知南昌縣又爲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後守虔州熟視其所爲乃大悟曰吾幾失君矣熙寧初知郴州擢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華峯下年五十七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

功於學者爲多可理時通判程珦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故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既至南康即築室于蓮花峯下前有溪合于盆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遂稱爲濂溪先生

大蝗。秋七月分河北爲東西路。不雨。八月復周制比閭族黨之法。九月置和糴倉于兩浙宋歲漕江淮荊浙米七百萬石以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廣中郎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以供兵食者曰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曰均糴皆非常制其募商人輸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受鹽于兩池謂之入中入中利既厚商賈趨之由是惡以見錢和糴而縣官之費省矣及是置倉于兩浙歲遂爲以

常呂惠卿復請令諸軍餘糧願糶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謂之坐倉其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咸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後狄成博糴者謂之博糴又有所謂結糴俵糴兌糴皆王安石所建大抵欲省漕費而已然皆為民害是時王明熙河章惇營溪峒運鄆興師民不暇給

詔興水利

自水利之說興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頃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援

初策武舉之士

初樞密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從之遂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為額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使臣未參班與門蔭草澤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馬應格聽入學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陣隊者量給兵伍在官三年具藝業考試第等推恩未及格者給年再試春秋各一試步射以一石三斗馬射以八斗矢五發中的或習武技副之策略雖弓力不及學業卓然亦為優等補上舍生毋過三十人試馬射以六斗步射以六斗策一道孫吳兵義十道五通補內舍生馬步射馬戰應格對

策精通士行可稱者上樞密院審察試用雖不應格而曉術數知陣法智略可用或累試策優等悉取旨補上舍武藝策略累居下等復降外舍凡武舉試義策於貢院武藝于殿前司及殿試又試騎射及策于庭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使殿侍究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木征復入河州王韶伐取之岷宕洮疊首領皆以其城降帝受賀于紫宸殿賜王安石玉帶

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木征以其閒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險捨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川復下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城降韶入之然共宕洮疊三州亦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奏至帝以□□河岷疊宕六州御紫宸殿受群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

初收免行錢

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祗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雜買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為至是行之

冬十月詔浚直河于大名

是時河北河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用浚川杷疏浚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作雖二股上流可使行地中矣

章惇討懿洽州蠻降之○不雨

七年（甲寅遼咸雍十年）

春正月熊本討瀘夷降之

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為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導介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慄願矢死自效本請於朝寵以刺史遷

撿之狄明示賞罰皆踴躍順命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強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悉力拒戰之于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爭質悉馬歸之公上以受貢職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從風而靡願世為漢官奴本是常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徹奏許明近世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矣

不雨○王韶自熙州入朝○景思立知河州事○二月詔三司歲會天下財用出納之數以聞

唐自天寶以後舞內多事户口凋耗租稅日削方鎮擅重兵皆留財賦自贍其上供者殊少五代疆境偪蹙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私有焉太祖周知其弊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吏不得以售其姦兵既聚于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及吳蜀江南荊湖

趙皆竊據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積守以恭儉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眾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盛外無金繒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盈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外國耗蠹中土賜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即位始大裁損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工不與加以仁宗資性恭儉尤務約己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擾不取閭民之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所吝及用兵陝西調度百出縣官之費始廣議者或欲省吏兵奉賜帝謂祿廩皆有定制安處變更以搖人心西兵久而不解財用益屈詔減后妃宗室之賜以助之於是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罷兵屈意撫納歲賜繒茶二十五萬而契丹亦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費彌有所加縣官所入僅足充費仁宗深慮之屢命官裁節而有司卒無所建明及帝即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王安石執政益講錢穀之法特天下承平方圖開邊每以財用不給日夕講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歲費皆節為定式帝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引特件石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于新法者皆謂吏祿與軍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賦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害至是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法益密矣

瞎征寇白踏城景思立敗死三月木征遂寇岷州高遵裕敗之木征復圍河州王韶入朝木征合兀哥首領青宜結鬼章之衆寇踏白城知河州景思立與戰敗死瞎征勢復熾遂寇岷州知州高遵裕遣包順敗焉木征去寇河州圍之

遼使蕭禧來言疆事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

劉忱如遼議疆事也

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癸酉詔罷新法是日雨呂惠

卿請復行新法詔從之遂下監安上門鄭俠御史獄帝以久旱避殿減膳且知麥苗枯槁五種不入民無生意憂形于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師獨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為安石所獎拔俠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秩滿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病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及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楸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以安石不可諫乃繪所見為圖奏疏詣閤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且云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閒之讙呼相賀先是帝語翰林學士承旨韓維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對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因上疏極言青苗及閒遏之害帝感悟即命維草詔書躬以求直言詔下人情大悅會俠疏至帝嘆然行之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閒始知所行之由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翰林學士呂惠卿御史中丞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木征乞降于王韶韶歸于京師韶自京師還至興平則景思立敗羌圍河州其勢方盛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

偏將又奪山木征知援絶拔栅去初恩立之要衝也羌勢復蹙朝議欲棄熙河帝為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詔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二萬餘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詔受之送木征及其妻子赴京師

王安石有罪免以韓絳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

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少年超進用事天下怨之乃帝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留之安石請益堅乃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盛其意因乞韓絳代己而惠卿佐之許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欲去者乃作書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於不以尹違法之敎為之法故安石所建辭所更復

遼復使蕭禧來言疆事

容詔遼蕭禧來議疆界于代州境上遂下詔樞密院議之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判河南府文彥博司空富弼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絶朝貢乃因商賈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illegible]保甲四也諸州築城壘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今恐起疑不得不然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詆肆軍詔所至下之明錢及大戰自此留新法月下不敢復言令韓拔詔命事係安危言及[illegible]有餘貪臣嘗[illegible]始為望下誅者必曰右國之本當先罪財稽殺募兵于民

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為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追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夫怨於賦斂商賈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擯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理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啓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復故疆場累朝之所慎矣

置沅州 即懿州也

五月罷賢良方正科

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于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耶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乞罷之遂詔罷制舉而更以策論試館職云

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免

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嫉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瑣細市易鬻及果實棟樸脂麻米炭太傷國體安石為之力辨至讒帝為蓋雖不知帝王大畧上曰非嘉問孰敢不避左右近習臣執為嘉問辨帝曰卿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illegible]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此皆百姓情願不如人言也嘉問言朝廷所以許民發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與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以人祇承又吏胥祿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illegible]應申重法[illegible]有時而歷隸官為給事則三司經贊有然今取民於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講者乃欲除大是始不然民未嘗不畢吏方以其行役錮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令吏之祿可謂厚矣然夫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初而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為使懷不能平會省出手札詢布布訪于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攘其功列其與初議異者布得實異上嘉問多收息于家扶官亦方辰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忍忽於是云而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據布至三司召繼宗及亦賈問狀其辭同乃督繼宗放

詔布語言增加纖悉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
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設亦易本爲平準以便民
□□泉府者今顧使中人□□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
然也宜□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
天下今市易之爲虐□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
書于牘不獨惠賈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
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
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
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
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出知常州 六月作渾儀浮漏 □時
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皆不能知至是沈括提舉司天
監括博學洽聞貫于幽深又極閱□於天文方志律曆
蔡卜筭無所不通始制渾儀景表五壺浮漏募天下
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伎科爲五後皆施行 授瞎
征榮州團練使賜姓名曰趙思忠 ○秋七月立手實法 □時
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
法其法官爲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

價自占仍并屋宅分有無蕃息立等凡居錢五當蓄息之
錢一非用器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賞以三分之一充
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藉之以其價
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
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明書其數示衆兩月使悉知
之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
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災傷五分以上不
預荊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
官爲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天
下之良法也然災傷五分不限焉臣以爲使民自供初無
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
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
以韓絳兼提舉
絳建言三司總天下財賦而無考較盈虛
之法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
場務坑冶河渡祖額年課及一路錢出入之數去其重
複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樁管計嬴闕之類使有無相通
而以任職能否爲黜陟則
國計大綱可以省察從之 以王韶爲樞密副使○淯井長

寧夷十郡及武都夷內附○遼生女直部族節度使烏古
迺卒子劾里鉢嗣
女直之先出于勿吉居古肅慎地元魏
時勿吉有七部曰粟末曰伯咄曰安車骨
車曰拂涅曰號室曰黑水曰白山至隋勿吉改號靺鞨唐
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二部皆附于高麗其五部則無
聞爲李勣之破高麗粟末部去保東牟姓大氏是爲渤海
國黑水部居肅慎地東瀕海南鄰高麗開元中入朝置黑
水府以其部長爲都督賜姓名李獻誠及渤海盛強因役
屬之朝貢遂絕于中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
于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遼號生女真生女真之地
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地
已而遼避興宗諱改曰女直云函普者始居高麗年六十
餘別其兄阿古迺而與弟保活里適生女直居完顏部
僕幹水之涯久之完顏部人有殺他族人者兩族交鬭衆
莫能解完顏部人謂函普曰若能爲部人解怨使兩族
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爲同部函
普曰諾乃往諭之曰殺一人而鬭不解損傷益多曷若止

誅首亂者一人部內以物納償汝可以無鬭而且獲利焉
怨家從之乃爲約曰凡有殺傷人者徵其家人口一馬十
偶牸牛十黃金六兩與所殺傷之家即兩解不得私鬭衆
曰謹如約女直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既當償如
約部衆信服之謝以青牛一并許歸六十之女函普即以
青牛爲聘禮而納之并得其貲產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
曰斡魯一女曰注思板遂爲完顏部人烏魯生跋海跋海
生綏可黑水舊俗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
夏則出隨水草以居冬則入處其中遷徙不常綏可乃徙
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爲納
葛里納葛里者漢語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按出虎水之
側矣綏可生石魯石魯剛毅質直生女直無書契約束不
可檢制石魯欲稍立條教諸父部人皆不欲將坑殺之已
被執叔父謝里忽亟往彎弓注矢射于衆中劫執者皆散
走石魯得免由是稍以條教爲治部落寖強遼以惕隱官
之諸部猶不肯用條教石魯耀武至于青嶺白山□者撫
之不從者伐之所向克捷遂至遏剌紀村而死載柩以行
至孩懶水烏林答部人石顯與完顏部人窩忽窩出邀于

乙卯

路攻而奪之柩因揚言曰汝輩以石魯爲能而推尊之吾今得之矣石魯之徒亡于蒲馬太彎募兵追及與戰復得柩而還石魯之世生女真稍用條教然尚未有文字官府不知歲月晦朔是以年壽脩短莫得而考焉石魯生烏古廼烏古廼能役屬諸部自白山耶悔統門耶懶土骨論之屬以至五國之長皆聽命會皇之邑民逃入于女直遼使曷魯林牙將兵索逋戶烏古廼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以計紿之曰兵若深入諸部必驚擾變生不測逋戶亦不可得非計也曷魯然之遂止其軍與烏古廼行索之烏古廼怨石顯乃說以石顯阻絶海東青路告于遼遼主遣使責讓石顯石顯入見遼主因留之于遠地既而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畔遼鷹路不通遼將致討烏古廼畏遼兵入其境乃告遼曰拔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非歲月可平也遼從之烏古廼因陽與拔乙門爲好而以妻子爲質襲而擒之獻于遼主遼主召見于寢殿燕賜加等授生女直部族節度使將刻印與之烏古廼不肯繫遼籍辭曰請俟他日遼主終欲與之遣使往諭烏古廼陰使部人揚言曰都太師若受印繫籍部人必殺之

遼使乃還烏古廼既爲節度使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生女直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來鬻者必傾貲厚價以與貿易亦令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烏古廼爲人寬恕能容物平生不見喜慍推誠與人無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然嗜酒好色飲啖過人或呼之爲活羅漢語者慈烏也北方有之狀如大雞善啄物若飢不得食雖砂石亦食之烏古廼聞其討亦不介意敵人益任服乎至足五園沒撫部訓野勃華畔遼鷹路不通烏古廼伐之陵重錄辛鄉大戰謝野敗走拔里遷中時方十月水忽鄉鄉將千能準鄉皆請去烏古歸亦還遼亡罷正險陸書孫注戰比至部巳備即拄遣覺將兵遠遠將達魯骨自守求舉野之功行次來流水有橫不復辛子家年方十四有子大人曰劾者曰劾里鉢曰劾持曰頓刺復曰家歌曰勁自保曰麻嗚曰阿離合懣曰畏報河烏方罷嘗勃者柔和劾里鏗有苟謂故其卒劾果辭許之

八年（遼大康元年）春正月蔡挺罷。編管鄭俠于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祕閣校理王安國于田里（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姦壅蔽乃取唐）

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惠卿奏爲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俠于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馮京在政府數與王安石論辨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安石忌之及惠卿議罷制舉京力爭以爲不可惠卿銜之會楊忠信事覺惠卿從嗾侍御史張琥劾京與俠交通有迹令奉禮郎舒亶往擅與曹追俠于陳州搜其家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於是京與王安國丁諷王堯臣等皆得罪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京罷政出知亳州安國奪祕閣校理放歸田里俠至英得僧屋將廢者居之英人無貧賤富貴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爲築室還居之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

至京師帝以安石弟之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早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嘗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

二月復以王安石平章事（呂祈）

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致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乃陷安國于鄭俠之獄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安石聞而怨之韓絳時獨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來七日至京師）

三月遼使蕭禧來（言代北疆事也）韓縝如河

東會遼人議疆事○沈括如遼

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知制誥沈括往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論之帝以休日開天章閣召對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括行至遼遼相與議不能屈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澆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

夏四月以吳充爲樞密使○閏月陳升之罷

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至是以足疾不能立朝罷

行奉元歷

翰林學士沈括所造也

六月頒王安石所脩詩書周禮義于學官以取士

安石既受詔脩經至是以所訓釋詩禮書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焉帝又以字學久不講爲言及安石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傅會其流入于佛老云

以王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許之

雱辭新命呂惠卿勸帝許之由是嫌隙尤甚

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魏國公韓琦卒

諡忠獻

秋七月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

初帝得韓琦疏善其策會王安石復相而蕭禧等又來韓琦亦薨帝問于安石安石對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帝乃詔以分水嶺爲界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遼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云

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

壽昌父巽守京兆將妾室有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致無不爲者及知廣德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嫁黨氏有數子年七十餘矣壽昌迎還京兆守臣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以母故求通判河中府詔

許之數年其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

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韓絳免

絳與王安石議事不合會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擢用之絳執不可議于帝前不決絳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絳對曰小事尚不伸況大事乎帝爲逐佐至是以三司會計事多濡滯免相出知許州絳臨事果敢故韓琦以爲有公輔器而薦用之特以廣安石爲清議所少

罷三司會計司○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

御史蔡承禧論呂惠卿姦惡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王安石安石子雱復深銜惠卿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惡出知湖州

罷手實法

中丞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無所措手足不兩服食器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有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嚚訟者貪賞報怨以相告訐畏法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其法

有星孛于軫詔求直言以王安禮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乙未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敕天下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傅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訛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亦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不出帝并二慰勉起之復出視事其實詳口今不取上亦不

喜若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自安石然之帝嘉其出凡所進用無不從之安石弟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乘權射利者用力肆於溝瘠取利究於閭夫是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賤技禱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御條具朕嘗謂不憲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令以一王揖赦日鑑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須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十一月交阯大舉入寇陷欽廉州知邕州蕭注磊落有大志喜言兵見王韶等以開邊獲高位乃上疏言交阯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失今不取必爲後憂會交人爲占城所敗或上言其餘衆不滿萬取之易也詔以注知桂州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以爲難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乘之理乃以起代注知桂起遂一意攻擾交阯始貳朝廷復罷起而以劉彝代之初廣州屯北兵走十指揮以備還交人畏之彝至奏罷正兵而用槍杖手分戍陸偏裨言以爲交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遏絕表疏上訴又不得達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

熊本平渝州獠置南平軍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奉陣都轉運使熊本安撫之本遣晉佛佰堪抗其亢焚積聚以破其黨木斗氣索舉瀘州地五百里來歸爲四砦九堡建銅佛壩爲南平軍召本還爲知制誥因上疏曰天下之務有因有革期於趣時適治而已議者徒用持盈守成之說文苟簡因循之治天下之吏因以安常習故爲除蠹言紬忠者悠悠之徒相與變亂是非而議焉之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勢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群閑視四起交驕而合謀或爭于廷或誇于市或設動引去害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是容陛下深念之切使諫謹之衆有以窺其間而終臨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專以取媚王安石也

遼主殺其后蕭氏后小字觀音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好音樂生太子濬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時而忌后明敏於是宮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高長命私通乙辛以聞詔乙辛鞫狀遂族誅惟一長命而賜后自盡歸其尸於家後追謚宣懿

十二月

以元絳參知政事曾孝寬簽書樞密院事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而安石寄德曾公亮之助己欲引公亮子孝寬於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以趙卨爲安南招討使宦者李憲副之帥師討交阯王安石聞欽廉陷已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益怒自草敕牓諭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爲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視師爲勞效爲多

王韶免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路轉運判官馬瑊據官吏細故而韶欲罷瑊王安石右瑊韶由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諭安石勉留之韶不從帝亦不悅其爲人乃出知洪州韶起孫生鑿空闢邊歸諭政地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罷直學士院陳襄襄福州侯官人少與周希孟陳烈鄭穆爲友時學者溺於[illegible]雕琭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於高之闢而莫之講四人者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爲迂之不爲寶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再調知仙居縣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惰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民□以□史吹知河場縣留意教化進聚子郭於學或勸之□判所宜弼得甚論邑子以□過客辨及稀人角費設但各以案誘不從久之得以語賢襄曰自郭而綸雖千高往笑八尚有奧志何名知己貴乘不少解之虫是益奇之交從扣薦諸郭史挾作術史上疏論青苗首窖曰臣觀制胃同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所稱□以取于事體甲削賄中外幾笑是對答夷吾高敦之術卒□山所介行攻將汙主於石語進歸以謝天下戚綽絳□忙大臣爭利而進者下聽襄乃請外帝不許安石屢欲

出之而帝眷待益深三遷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材之可用
者褒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
人對安石益惡之遂…書詔自薛向立
小人失誣御史劾之遂出知陳州 **更定解池鹽鈔法** 鹽鈔本其
後多匿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有遏糴之患於
是詔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領其事趙瞻同罷以內藏錢二
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買鹽引仍令秦鳳求
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爲至是中書奏陝西鹽鈔利害求
及立法八事大抵謂鈔本錢有限而出鈔過多買不售
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商人欲變易見錢而
官不爲貴即爲東并抑則鈔價益賤而邊境有急鈔未
免多出故當置場以市價平之今當定買兩路實費鹽二
百二十萬緡以當用鈔數立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
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緡河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軍秦
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久用市易務
除請法募人除鈔變易助民間鈔多而滯以法解池與之
詔從其請然有司給鈔溢額續視其故時多言官賣不便
先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出賣解池公事張景溫之言至課

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重
給賞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
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 **誠州蠻來降** 誠徽
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州傳
溪峒州世爲楊氏所據號十峒首領以其族姓散掌州峒
至是謝景溫招諭之其首領楊光富率其族姓二十二
州峒歸附 **遼賜其北府宰相張孝傑姓耶律氏** 孝傑以進
詔旨官之 士第一得
幸遼主漢人中貴無比至是賜以國姓寄侍燕遼主
曰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賢智也朕用孝傑乙辛不在仁先
化葛下議爲得人然爲人
狡貪乙辛倚之爲某上

丙辰

九年 遼大康二年 夏大安元年 **春正月交阯陷邕州知州蘇緘死之** 交人
圍邕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殺其家三
十六人因自焚死城中一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
交人盡屠其民
五萬八千餘口 **○下溪州刺史彭師晏來降五溪悉平** 北江蠻酋

彭師晏常侍向湖北轉運使孫構言詔名勇於建立開
向水蠻酋彭儒武與師晏有隙撥使攻之師晏窮急乃率
其部內及誓下州峒張景謂等各以其地乞降于湖北
提點刑獄李平知辰州陶弼平弼受之遣師晏詣京師詔
授師晏禮賓副使京東某州都監官
其下六十有四人自是五溪皆平 **○二月召李憲還以郭逵**
爲安南招討使趙卨副之帥師討交阯 詔占城占臘合擊之 **○吐蕃宗**
哥首領鬼章寇五年谷蕃將蘭氈逋訥支大破之 ○鬼章復寇
五年谷韓存寶敗之 ○以种諤知岷州 ○夏五月分兩浙
爲東西路 ○城茂州 ○靜州蠻酋董整白來降 ○六月以
木源等峒蠻酋偶有等七人爲將軍 ○秋七月城下溪州
名曰會溪城 **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 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齊之獄久不成王雱令撿

正中書戶房呂嘉問及練亨甫共取中丞鄧綰所列惠卿
罪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以告惠卿于陳惠
卿上書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
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倡逆
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以示安
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
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爲綰再以安石去失勢乃上言宜
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
司直而爲宰臣乞恩賜臣極欲體當黜之帝亦知綰操
心傾險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罷靖**
州 ○八月罷粥祠廟錢 司農粥祠廟於民鬻天府宋閑伯
一至於此往見判府方千曰僞不能爲朝廷言之耶方
平曰奏判府不知此事…
所乘聖世爲大祀…
命建業所因又有變廟乃唐張巡許遠孫…
息令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
實損司之大體欲望爵…

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釐祭**冬十月王安石免**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以吳充王珪平章事**充子安持雖娶王安石女而充深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數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弊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開言路令別利害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以馮京知樞密院事**京昔與王安石同在政府議論不合及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故召用之**十一月包順敗鬼章于多移谷○种諤大敗鬼章于鐵城。十二月郭逵敗交阯于富良江李乾德降**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賊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禹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偽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桄榔縣而還群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故乾德鄂以逵玩寇貶左衛將軍治劉彝沈起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置威戎軍。詔宦者李憲措置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受節制

十年遼大康三年**夏四月置憲州。遼主廢其太子濬為庶人幽之于臨潢**濬小字耶魯斡幼而好學善騎射既立為太子兼北南院樞密使時耶律乙辛擅政猜害宣懿皇后而立其黨蕭霞抹之妹為后遂欲害太子會護衛蕭忽古知乙辛之姦狀伏橋下欲殺之適值暴雨橋壞

所謀不遂乃下忽古獄太子亦以母后之故憂見顏色詔提點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公非閥閱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乙辛然之乃與同知北院宣徽事蕭得裏特謀構太子以罪陰令護衛太保耶律查剌告都宮使耶律撒剌知北院樞密事蕭速撒護衛蕭忽古等謀廢立按驗無狀詔不治而出速撒等三人于外既而乙辛復令牌印郎君蕭訛都斡等誣首查剌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乙辛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覺連坐遼主信之遂詔乙辛及耶律孝傑等鞫治撒剌等誣伏皆殺之杖太子幽于宮中太子具陳枉狀謂耶律燕哥曰吾為儲貳尚何所求公當為我辨之燕哥乙辛之黨也因易其言為款伏遼主大怒乃廢太子為庶人徙于上京太子將出曰我何罪至此蕭十三叱使登車命衛士闔其扉而去**秋七月河決澶州**自闢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脩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上固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逐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九月立義倉。○初封濮安懿王子宗樸為濮陽郡王**奉王祀也**河南逸士邵雍卒**雍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業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脩脩之易受於种放而放受之於陳摶摶而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自秦漢以來鮮有知音之才攝共城令雍時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古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

蘊與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事親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曰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則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爲鄉里所慕向父子兄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强以誨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年六十七而卒贈著作郎賜謚康節先生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既卒顥爲銘墓稱雍之道淳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于世

冬十月濮陽郡王宗樸卒以其弟宗誼爲濮國公 郡自今濮安懿王子以次襲封以奉王祀

十一月以西蕃宗哥首領青宜結鬼章爲廓州刺史阿令骨爲松州刺史○遼耶律乙

辛弑其故太子濬及其妃蕭氏 濬至上京幽于圍堵乙辛蕭達魯古等夜引力士入囚室紿以有赦召濬出殺之函首以還年二十以疾薨聞遼主命有司葬于龍門山既而乙辛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遼主知其寃悔恨無及追謚濬曰昭懷太子

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載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顥程頤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之意帝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以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禮又論定井田發斂學校之法皆欲詳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正蒙西東銘行于世程頤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戊午

元豐元年 遼大康四年 春正月以王安石爲集禧觀使 封舒國公

閏月曾孝寬以父喪去位○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 初固與王安石

議新法不合出知眞定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二月濮國公宗誼卒弟宗暉嗣

○夏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秋七月詔韓存寶經制瀘州夷瀘州納溪夷乞弟不奉職貢詔西上閤門使韓存寶經制之存寶至破其後城十有三囤兵死者亦甚衆焉九月交趾來貢交趾李乾德遣使來貢表求所掠夫州縣詔不許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公著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默然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歷陝西轉運副使入年所入鹽馬芻粟數累萬民不益賦其課爲最帝知其才以爲發運使改三司使北河用兵資用二繁向未嘗乏供給用心至到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錐御史有言不聽也故益得展奮其才至於論兵帝前通暢明決丞由文俗吏得大用冬十二月以李稷都大提舉成都茶場

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至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爲不便而更亦之意則主於優民帝即位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通商之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河湟之策委以經畧熙寧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詔言西人頻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乏茶與市即詔趣杞據具茶許以陸運致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錢亦視其賤民賣茶貴衣食與農業田無異而稅額定息三十萬杞被命經度又詔行調舉官屬乃即蜀諸州所設官場歲增息爲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法加急矣逾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劉佐代之茶運積滯歲課不給佐坐免而蒲宗閔建議川峽路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榷民始病焉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比東南十不及二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卻爲禁地虧損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

己未

川蜀茶園皆己物與解鹽晉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二年爲率今茶場司務重立法盡榷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二而以李稷代佐佐坐措置乖方罷而呂陶亦得罷侍御史周尹利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皆以論榷茶病民被收李稷益以是要功建言州郡毋得越職論事而稷得暴劾官吏以重其權與蒲宗閔務後利劾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十餘增帝謂稷能推原法意且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位遂以爲都大提舉茶場司司范純粹同提舉徙因秦州錢以陸師閔幹當公事自韓

二年遼大康五年春二月瀘州夷乞弟寇邊詔王光祖會師討之○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參知政事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舉調監察御史因爲之用知帝有厭安石意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賈直及文彥博言浚川杷非爲河之興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彥博言爲是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事說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仍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皆議其手舍太學生虞蕃訟學士受賕確承其事遂連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參知政事元絳子耆寧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榻其中飲食旋溷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哉飯餅暴投其中以杓混勻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詰乞絳辰十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知諫院爲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唾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稍欲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紛紛工於文辭而無特操仕已顯猶謂是晚時論鄙之秋八月增太學生舍太學生舍爲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於是中丞李定上區千巡

敕式令并學令凡百四十條云。**冬十月，立水居戶賦役法。**詔立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為一甲，以輸賦役。**以順州賜交阯。**交阯歸所掠民也。**太皇太后曹氏崩。**帝事太后致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佾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佾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下知湖州蘇軾御史獄，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定等媒孽以為誹謗時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翰林學士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貰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眾，恐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詠檜詩云：根到九重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以為不臣。帝曰：彼自詠檜耳，何預朕事。獄遂得輕比。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輩公然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轍坐累，自應天府判官謫監筠州酒稅。王詵、王鞏謫貶有差。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初，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士人不得志，侁數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從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軾至黃，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云。

庚申

三年遼大康六年。**春正月，遼耶律乙辛有罪，貶知興中府。二月，遼主封其故太子濬之子延禧為梁王，置兵衛之。**乙辛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魏國王和魯斡之子淳可為儲嗣。羣臣畏乙辛，莫敢出言。北院宣徽使蕭撻不也、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黑山，次于平淀，遼主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始惡其專。遂改乙辛知南院大王事。既而詔惟皇子仍一字王，餘並削降。由是乙辛自魏王改封混同郡王。乙辛入謝，遼主即日出之于興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梁王，為設旗鼓拽剌六人以衛護之，生六年矣。**以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充罷。**充欲有所為，每為王珪、蔡確所沮。至是諫官蔡確論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六。故安南無功，充既遭同列困毀，素病，積憂畏，疾益侵，遂罷為西太一宮使。踰月薨。充為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為而不能勇退，為世所譏。**葬慈聖光獻皇后。南丹州蠻來貢，**以刺史印賜之。**夏四月，進封濮國公宗暉為濮陽郡王。瀘夷乞弟寇戎州，**兵官王宣戰死。**五月，詔韓存寶經制瀘夷。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宋承唐制，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任三省長官，尚書、門下並列于外，又別置中書于禁中，是為政事堂，與樞密對掌大政。天下財賦，內庭百司，中外管庫，悉隸三司。中書省但主冊文覆奏考帳，門下省主乘輿八寶、朝位版、流外考校、諸司附奏挾名而已。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分莅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之所寓十無二三。故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郎

給事中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中書舍人門下平除常侍同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於僕射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爲差遣以治內外之事故士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重輕時人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虛名不足以砥礪天下若此之類眞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帝自即位頗欲正其制乃命館閣校唐六典以摹本賜群臣遂置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領其事承旨張誠一主其事而詔中書門下以王制條其事於中書且罷省寺監官之領空名者

詔祕書監致仕劉几定雅樂于大常時將有事于明堂大臣言几知音詔几入常定雅樂凡言律呂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可隨變律以古冠服加於今人安得而稱者呂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公且季用雌而於

廢請增之帝許焉樂成遂用于明堂然所學雜于鄭衛云

秋七月河決澶州河決澶州北外都水監丞陳祐甫言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塡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溢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澶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于海口從之

九月詳定官制所上寄祿格官制成丁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階因以制祿謂之寄祿於是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自是以下至承務郎易校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有差檢校僕射以下不及階散官銜並罷議者又欲罷檢校官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事命官以總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既退確謂珪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爲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果不召光焉

有事于明堂赦明堂禮成近臣遷秩即用新制於是省臺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

以薛向孫固爲樞密副使○作神御殿于景靈宮神御殿原廟遺制也帝以奉安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殿于景靈宮而在京宮觀寺院神御皆迎入于禁中以時王禮祠之

以馮京爲樞密使呂公著爲副使○薛向免向養威持重同列賀以西北事多默不對會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欲改議御史舒亶論其反覆無大臣體罷知潁州

冬十月遼北府宰相耶律仁傑有罪黜爲武定軍節度使仁傑久在相位贖貨無厭嘗與客會飲昌言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家至是以附耶律乙辛敗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四年遼大康七年

春正月詔步軍都虞候林廣經制瀘夷韓存

寶伏誅以存寶逗遛無功也

詔試進士加律義○馮京罷京再執政初爲王安石不容後見傾於呂惠卿而中立不附人服其賢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京爲名執政不愧科名云

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時議復肉刑欲取死囚試以剕刑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

三月章惇免朱服爲御史惇使客達意服不納之智惇父俞方郎中令修占民田服因論之併奏惇事惇遂知蔡州

以張璪參知政事○夏四月河決澶州詔李立之築隄捍之自大名至于瀛州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自澶入衛河詔東流已塡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漢見大河已爲患久矣今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又爲患久矣後以事台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

如至它已而立之言臣如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循立東西堤詔從其議遂自北京南樂館陶宗城魏縣淺口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分立東西堤五十九埽立之在恩冀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既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藉其才然每卻之棄費財用而無成功

五月追封晉程嬰爲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絳州報其存趙武也

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宦者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鄜延副總管种諤知慶州俞充皆上疏言秉常遇弒國內亂宜興師問罪此其巢穴千載一時也帝然之遂遣宦者王中正往鄜延環慶詔募兵從者將之復詔宣慶使熙河經制李憲等以秉常見囚大舉征

討而否种諤入對誇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以諤爲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制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耳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者爲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乎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從

詔大理卿崔台符議選格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與選之職分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帝自即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爲典銓與今選殊異雜用其制則有留滯煩紊之弊乃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敕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街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授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應注擬升移敘復蔭補封贈酬賞隨所分隸校勘合格商甲以上尚書省若中散大夫閤門使以上則列選敘之狀上中書省樞密院得畫旨給告身祖宗以來中書有堂選百司歸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皆隸于有司王安石言于帝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除選從留滯不能精擇宜歸諸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苟得其人安有不能擇百官者哉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除亦廢

九月李憲敗夏人

于西市遂復蘭州憲總熙秦七軍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復襲女遮谷破之斬獲甚衆將董氈故會伐於是遣其首領洛熱軍篤喬阿公等將兵三萬從憲進攻遂復蘭州古城蘭州新有首領巴令謁等三族來降部攻夏嶽遣宗嶽大敗夏人

种諤大敗夏人于米脂降其城諤率鄜延兵及畿內七將凡九萬三千人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圍之三日夏人八萬來救諤擊破之復與戰於無定川寫伏兵衝其首尾大敗之降其守令介訛十月米脂皆降

劉昌祚敗夏人于磨哆隘昌祚帥蕃漢兵出慶州至磨哆隘遇夏人與夏統軍梁大王戰敗之

冬十月高遵裕復通遠軍環慶行營經略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戰敗夏人復通遠軍

曲珍敗夏人于安定堡种諤遣曲珍率兵通黑水安定堡與夏人遇大敗之

王中正入于宥州中正帥涇原兵出麟州度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餽糧不能繼遂入宥州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高遵裕之師潰于靈州遵裕會師攻靈州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才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焉种諤之師潰于索家平諤留米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入宥州敗夏人于黑水降橫可平人戶破石堡城斬獲甚衆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會直大雪乃引師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至奈王井而還中正至奈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乃引還十二月詔李憲帥師趨靈州不至而還時詔憲節師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使知熙州苗授出古渭破定西蕩為歲於麻諸族降戶二萬大敗夏人遂踰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㖫丁敗之于葫蘆河凡師行百日轉鬬千里時五路之師會攻靈州獨憲不至靈而還劉昌祚帥師還涇原○林廣敗乞弟于納江○以吳居厚為京東都轉運使居厚初為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按閩口以六路海山場計勞得補司農官擢轉運判官河北常平提舉役五十一條遂擢守東轉運副使特大子方與鹽鐵居學楊心計籠絡收羨息錢數百萬即建拜利國二冶官自鑄錢人先權轉運使前使者皆以不法職委遣居厚至與河北寇司李南公爭以上議鹽法復別與貴居厚起州縣凡充寇閣勸庸徒以言利得幸由是嗜進之士效尤而鬻當時功利之臣所在成衆居厚最為培克盡王沖因民不聚衆數千欲乘其不設至徐冀取居厚投諸冶以流其忌居厚聞之遁還貶宣徽南院使陳玼知鄆州玼言西師不宜以宦者為主帥帝以為沮撓故貶

五年遼大康八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為郢州團練副使討其敗師也初夏人聞朝廷大舉國母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有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鈔絕其糧餽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國母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

矣環慶掌書記張舜民賦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之句坐謫監邕州鹽米倉以李憲為涇原熙河蘭會安撫制置使李浩副之憲欲以開蘭會功贖後期之罪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況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也帝以憲有功但詰其擅還之由而已至是詔再議伐夏故有是命以曾鞏為中書舍人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為一時所重帝嘗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至是以官制將行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未戰卒二月封西蕃董氈為武威郡王以其遣師會伐夏也三月幽珍敗夏人于金湯○夏四月壬子朔日當食不見帝以四月日當食避殿減膳至日不見乃御殿復膳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亶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為錄目奪而秩勸學遠近稱快初行官制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官制既改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確說帝曰三省長官位高恐不須置只以左右丞抽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言雖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時王珪雖為首相拱手而已然二人本以次敘同不加禮遇屢困毀失罰金毋罰二人歸門議罰金門禁前此未有人皆訟之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懼甚以為容將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詩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啖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才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惟裴度謀議與王同

將不出於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平甘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猶引天下之兵力楚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愚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

呂公著罷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作尚書省。知延州沈括請城永樂詔給事中徐禧往議之种諤西討不能如志沈括欲盡城橫山瞰平夏城永樂於是諤遣其子朴上還橫山之策于朝帝以爲然遣禧往及內侍押班李舜舉使鄜延議之

環慶遣師敗夏人于境上。六月曲珍敗夏人于明堂川。秋七月以蔡京爲起居郎。八月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詔自今朝獻景靈宮孟春用十一日孟夏擇日孟秋用中元日孟冬用下元日天子常服行事薦聖祖殿以素饌神御殿以膳羞器服儀物悉從今制畢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宗室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大廟

徐禧帥師城永樂使曲珍守之而還种諤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徐禧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爲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柴砦各六州言若城覺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積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而自率諸將先築之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禧括及李舜舉等還米脂以兵萬人留曲珍守永樂

九月夏人寇永樂徐禧帥師救之敗死詔

沈括隨州安置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徐禧既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趨新城曲珍使報禧禧欲往援之或止禧曰初被詔相城禦寇非職也禧不從是與李舜舉李稷俱往獨沈括留守米脂時夏人三十萬已屯涇原北遣人來告者十數禧等皆不之信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日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不可守也禧以爲沮眾械送延州獄禧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尔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眾分策進攻遑黃成丁曲珍兵陳於水際官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眾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坐旗門執黃麾令眾曰視吾旗進止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眾潰之珍錄卒捿戟而致奔畏驟後浦夏人乘之珍眾大潰死及棄甲案奔老幾年將校寇偉李口古甚世才夏儼程博古等皆死之珍收餘眾入城崖峻徑窄騎卒緣崖而上棄馬八千匹夏人圍城者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沈括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既而夏人蟻附登城珍度不可詠白禧請突圍而南高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能皆死亂兵所害惟珍與王湛李浦呂整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堡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爲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沈括爲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曲珍爲皇城使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謂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率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遂竟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疏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欲盡爲是也

冬十二月新樂成劉几所定

也遼主廢其后蕭氏爲惠妃徙之乾陵

六年遼大康九年春正月追封楚三閭大夫屈平爲忠潔侯。

二月夏人寇蘭州王文郁敗之貶李憲爲熙河都總管夏人數十萬攻蘭州鈐轄王文郁副總管李浩率死士七百餘人擊走之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略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敗問遊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爲右千牛衛將軍熙河安撫經略都總管三月薛義敗夏人于設蘆西嶺。郭忠紹敗夏人于七離抑部。高永翼敗夏人于真鄉流部。夏四月李浩敗夏人于巴義溪。遼大雪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五月夏人寇蘭州。夏人寇麟州知州訾虎敗之。閏月夏主秉常上表乞復修貢詔許之夏人亦弊於兵西南都統昂星嵬名濟移書于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還來貢上表曰臣自累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憸人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構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効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遣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征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其守先盟復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徼循兵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秋七月孫固罷。以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八月蒲宗孟免御史論其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故也以王安禮李清臣爲尚書左右丞。高麗王徽卒子勳嗣徽居位三十八年治尚仁恕爲東夷良王及卒諡曰文遺以其子三韓國公勳權知國事九月癸卯朔日有

五百七十三 通鑑續編卷九 三十九

食之。夏人乞還侵疆不許。冬十月追封孟軻爲鄒國公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揚雄像于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爲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爲非是而止至是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爲鄒國公遼耶律乙辛伏誅乙辛在興中坐以禁物鬻入外國減死幽于萊州其黨耶律仁傑削爵爲民至是乙辛復謀奔宋及私藏兵甲事覺伏誅十一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以太師致仕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居于洛陽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永興路茶場李稷既死以師閔代其任榷利尤刻稅息倍於舊詔茶場司大提舉視轉運使以重其任十二月高麗王勳卒諡曰順戶部獻今歲民數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曰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東西曰江南東西曰荊湖南北曰成都梓利夔州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東南際海西盡巴僰北控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七年遼大康十年春正月復封太祖後世準爲安定郡王世準藝祖王德昭四世孫也自從式卒安定王之封久絕至是復封以奉太祖後夏人寇蘭州李憲敗之。二月進封濮陽郡王宗暉爲嗣濮王。夏四月夏人寇延州呂真敗之。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追封荀況揚雄韓愈爲伯從祀廟庭況爲蘭陵伯雄爲成都伯愈爲昌黎伯六月夏人寇德順軍。秋七月王安禮罷。九月夏人寇定西城秦貴敗之。冬十月夏人寇熙河。詔定交阯界以六縣二峒

五百七十九 通鑑續編卷九 四十

還之。夏人寇靜邊砦彭孫敗之。十一月夏人寇清邊砦。夏國主秉常遣使入貢。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及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表疾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光於是編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校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爲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八年遼大安元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爲皇太子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帝疾甚群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高氏權同聽政許之三月甲午朔立帝第六子延安郡王傭爲皇太子賜名煦與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先是岐王顥嘉王頵日問起居太后既出藥命二王毋輒入且陰敕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爲踐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者詩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沖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恕知計不行反宜言太后爲意雍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紹珪入問疾陽欲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無所施及太子已立恕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于外帝崩于福寧殿皇太子即位大赦帝崩年三十八太子即位生十年矣神宗孝友謙抑厲精圖治將大有爲而感於王安石之偏見曲學輕天下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殆盡卒成禍亂惜哉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德妃帝生母也太皇太后臨朝同聽政太后既聽政下詔曰先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頗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忠安元元之意於是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庭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須知也蔡確罷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全歲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得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忘天下公議乎確悚懼而退詔以孟軻配享孔子。蠲逋賦。司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百官言政闕失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

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赴闕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所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詩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王珪卒珪以文學見推流輩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以蔡確韓縝爲尚書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事。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詔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

以蘇軾知登州○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帛米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衾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也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中年屏處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昔還之借者紿言書中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辨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聞者敬服及卒賜謚節孝先生

詔中外臣庶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

七十年

○秋七月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己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因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既至拜爲左丞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服與革而未定者一二舉行之民讙呼鼓舞稱便矣

罷保甲團教法保甲法行於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會校都保二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民有舊募兵錢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二緡而民間憲諷不勝其苦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閒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

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光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罷沅州增修保砦○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至卒顥既罷御史出知扶溝縣會內侍王中正案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及改判武學中丞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數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也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及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七百七十七

冬十一

月詔置諫官詔倣唐六典置諫官令侍從各舉諫官以負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言從侍御史劉摯之言也罷義倉○詔寬民力有司或致廢弛以監司御史糾劾之河決大名時河決雖北流徙什低下賀私霖雨漲水往往之小吳之決既未塞至是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郡皆被其灾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浚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隄置約復故東流之道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矣葬永裕陵○罷方田法○十二月召執政侍臣講讀于經筵時開經筵講尚書論語三朝寶訓等書遼立王運為高麗國王運勳子也罷市易法呂嘉問有罪貶知淮陽軍言者交論市易之害被天下本錢本息千二百萬緡等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貨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於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取雖曰平均物價而其實不免皆入取利誠使有贏亦如所亡果何事也竊疑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降知淮陽其當時準罷保甲養馬法○邢恕有罪貶知隨州恕博貫經籍能文章從程顥學又與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然天資反覆謂進與蔡確謀立岐王顥為儲副事既不成會王珪卒恕遂與確及悖因宣言太皇太后及王珪有廢立議賴確擁護而止以自為功至是復為高論其姦乞尊崇帝生母朱太妃為高氏異日計太后黜知山起居舍人黜知隨州高麗來貢

通鑑續編卷第九

丙寅

通鑑續編卷第十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遼大安二年夏天安禮定元年春二月遣川首領董氈卒養子阿里骨嗣○閏月蔡確免右司諫王覲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竄王珪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呂公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其名仕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用苛煩不苛確言皆已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等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詔詳定役法免役法行歲收緡錢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如神宗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過苦差役而病投之係重行違者尤甚特與免役雖均數謳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募故舉議雜起意不為實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王用觀直為額而展數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群臣每以為言屢鼓屢詰而安石持之益堅由是驟敢小人桑此曾取歲入加多民罹其害司馬光執政遂上言稱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僑前盍山野愚藉之人不能幹事或民水火損敗官物或為上下使欵乞取蹉致欠折備償不及有破產者至於長名僑前在公積熟每經重難別得便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冒何破產之有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往今使之一衆輸錢則是賦飲愈重自行免役法以來官室差得自實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頗役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蠶恩賞又青苗免役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豐歲追

限出失半價若值凶年無穀可糴賣田不售遂致殺牛伐桑來年生計不暇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為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差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凡免役之法縱富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不利於貧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已下許著為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定額外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書戶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而迺為之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元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應募無顧籍受賕侵陷官物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繳納官提舉常平倉司唯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此至[illegible]今莫若直降敕命盡罷天下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顧代有適逃失陷額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固有因而破產者為此始作助役法令衙前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法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月收僦直可十五千莊田中歲所收及百石以上者並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自錄物產約此為準每州椿收候有重難役使即以支給尚應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當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許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關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之敦務要曲盡然免役行之歲久富戶習於優利一旦變吏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衆官專以多斂役錢為功必競言免役錢不可罷當此之際願勿以人言輕壞良法章惇取光所奏跡略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詔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給事中范純仁及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滑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政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請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以呂公著為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為尚書左右丞。以安燾知樞密院事。以李常為戶部尚書常為戶部或言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于司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

章惇免言者論惇欺罔肆辨兇悍輕侮[illegible]以安及蔡確累攻昔蒞力會與司馬光爭辨役法于太后簾前語甚悖戾后怒斥知汝州

罷諸州常平管勾官。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時司馬光將盡改熙豐之法純仁曰去其泰甚者可也

三月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顧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推該募者得募餘免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范純仁謂司馬光同差役當難議而復行不然議為民病須盡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迴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特之益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

諭鄧綰李定罷放于滁州言者論其姦也

諭

范子淵罷貶知峽州 初御史呂陶劾司農少卿范子淵脩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不成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算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再改峽州中書舍人蘇軾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

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 頤顥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置訴理所 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

罷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夏四月韓縝免 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蘇轍王覿朱光庭等連章論縝才鄙望輕不可居相位遂出知潁昌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

王安石卒 安石罷相累加司空封荊國公薨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作辨姦論以剌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然安石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故神宗排衆論而力倚任之而安石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不克令名以終朱熹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焉

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詔太師致仕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 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言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彥博年八十一矣

詔舉經明行脩之士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脩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及贓私罪必坐舉主毋有所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已不敢不謹惟懼玷缺外聞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舉經明行脩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焉

五月以韓維爲門下侍郎 神宗崩維以提舉嵩山崇福宮赴闕哀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遂命知陳州召爲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及詳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維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盡信司馬光不從

六月置春秋博士 從禮部之請也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惠卿知太原志鬱不伸又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世思求散地朝廷未許右司諫蘇轍王覿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蠧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時蔡確章惇鄧綰李定蒲宗孟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欲下詔慰安反側

呂公著懮勤焉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概所問言以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

宋制銓法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擇才故予奪升黜之外又責官以保任之法秩遷資必視舉往有無以爲應否至其職任優殊則又事立目往往特詔公卿部刺史監司長官即所部所知其才識而任其能否上自侍從臺諫館學下暨銓敘兵武之職亦得薦塞其後被舉者多除吏僉難神宗即位首而府初入舉官法日以客既而以所舉官往往錄求請之乃革去奏舉而聚以定格遂詔內外舉官法皆罷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帝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此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遷而不可以見人材中外病之於是不得已而別爲之名以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之申薦之日踏逐買麾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雖名也况委人以雖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爲通術遂後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使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知見彼士有恬退常廉或孤寒遭遺豈能周知若事以知識則雖於私若上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是官各舉所知令後是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數攷按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試之有勞又著

之轄內外官附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按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所責人人連愼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入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蓋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僞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識知薦舉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知所舉謹責無所宜有則不敢安舉矣詔皆從之

以呂大防爲尚書左丞○陸師閔有罪貶主管東嶽廟

中丞劉摯右司諫蘇轍論都大提舉成都永興路權茶陸師閔增損茶其害過於市易乃貶師閔而遣戶部郎中黃廉使蜀按察廉言師閔所爲誠病民若悉以予之則邊計不集蜀貨不通國[illegible]受其被請權熙秦茶勿改而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匹朝廷從之

吳居厚有罪黃州安置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

京東轉運使吳居厚掊斂虐害東人不堪詔貶成州團練副使漢州安置以鮮于侁代之司馬光言于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弊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見侁重臨如得慈父母於是悉宜苛細官無廢事而民獲安其生焉

夏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

初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帝即位秉常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砦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宜斷而不與彼必曰新天子即位我卑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恥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爲國家之憂願決聖心爲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欲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耶邢恕亦以爲言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才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濱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

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匹肆謨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畫以給還遂遣楊從先吊祭尋遣使封乾順爲夏國主

八月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

司馬光以疾在告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斂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爲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併納者上出息一分臺諫蘇轍上官均王巖叟等交章極言其非光請先朝報青苗本兵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吏要見功務求多散今禁抑配則無害也中書舍人蘇軾不書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爲害也至此民家量入爲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今若許人情願則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臺諫王巖叟朱光庭王覿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請對太后從之節常平錢穀上令州縣依舊法趣辦糴糶青苗緡更不支使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緊見欠多少分料次道二敘酴納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

時兩宮虛己以聽光爲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多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哭之慟與帝卽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年六十八京師人爲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子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兗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疾子病願往也積行至則康疾不可爲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淡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剗革略盡或謂光曰元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予光書曰昔

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若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罷置之事是以百說而下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變罷論去必搖不凡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頓去者皆可復行矣可不煩治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其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一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實天子從而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其直然後所論新法者然可永罷而不可安矣昔安石之居位之中外莫知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捄前日之散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萬臣用六七君手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散爲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難罷且役見況未罷乎役縱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散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見弟嘗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蹙然後竟如其言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爲政數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所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欣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繇其者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矣方不克終治惜哉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

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冀覬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也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

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衆非者必喜若未必能齊君之謀而怨者或己毀君之事矣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兵人危身觸諱以逭其間殆洊抱石而救溺也轍不能從

張璪免 諫官王覿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言璪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姦小人而在高位憲之賊也中丞劉摯亦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章不可不遠去之疏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鄭州

冬十月以王令圖領都水事 河北水災詔秘書監張問相度又以知澶州王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為言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未幾令圖死以王孝先代之

改封孔子後衍聖公若蒙為奉聖公 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繼帛以奉先祀至於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子孫世襲公爵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為不正請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預他職給廟學田萬畝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宗翰道輔子也

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 摯為中丞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嘗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作宣光殿學士黃履營 奉安神宗神御也

以范鎮為門下侍郎鎮辭不拜 鎮時以端明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命下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復勸上之遂固辭不拜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封蜀郡公鎮青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人主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任天下之重而鎮凝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使之易地則皆然也

丁卯

二年 遼大安三年夏崇宗乾順天儀治平元年

春正月詔毋以老莊列子命題試士 時科舉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中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請令禁主司不得以老莊列書命題舉子不得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詔從之

夏四月詔太師文彥博十日一朝議事都堂 彥博累表乞致仕故也

以徐州處士陳師道為亳州司戶參軍 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傳學善文家貧或經旬不炊晏如也以蘇軾薦授是職

復賢良方正等科○李清臣免 時議變元豐之政清臣固爭以為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五月夏人寇南川砦圍之○以劉摯王存為尚書左右丞○六月以安燾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夏人寇鎮戎軍○進封李乾德為南平王○韓維罷 維被讒出分司南京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為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然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由是有洛蜀二黨之說右司諫王覿言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爾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逐望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會

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呂公著問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公著奏之帝不悅乃罷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蓋義之與比惟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授西蕃首領心牟欽氈錄州團練使溫溪心瓜州團練使○夏人寇三川涇原師敗之○西蕃阿里骨誘鬼章青宜結據洮州以叛种誼執之歸于京師阿里骨通鬼章使帥其衆據洮州岷州行營將种誼等帥師之執鬼章檻送京師詔令招其子結呪龊及部屬歸以自贖而留鬼章于秦州論復洮州功誼等遷秩賜賚有差阿里骨懼上表謝罪

冬十月貶知懷州賈易知廣德軍易爲右司諫會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請倂逐二人且論呂陶黨軾語侵文彥博太后怒罷易諫職出知懷州及頤罷臺諫劾易諂事程頤故有是命

三年遼大安四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夏四月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時遣劉奉世冊夏主乾順御史張舜民言夏政亂臣強不宜遽加爵命語侵文彥博太后怒罷舜民御史於是臺諫傅堯俞王巖叟孫升上官均韓川梁燾皆論舜民罷而右司諫賈易論毀中侍御史呂陶不爭之以爲黨附蘇軾凡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大怒將加罪譴公著以爲言易止罷出知懷州同列問之公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腴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衆莫不歎服至是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比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寵禮也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揣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以駭笑惟識微見遠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捷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虔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偶也今用賢如倚狃揀援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以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僕射孫固爲門下侍郎劉摯爲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爲尚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大防朴厚惷直不植黨朋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華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應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覿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雖於簾前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覿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秋九月詔觀察使以上給永業田○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冬十一月遣吏部侍郎

范百祿等行河王孝先領都水請從王令圖議修減水河王覿言其不便安燾深以東流爲是上疏言之於是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宜興役回之范純仁王存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成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輕舉也文彥博呂大防安燾守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王存言方今公私匱乏柰何興此大役以圖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豈無黃河爲阻耶純仁又陳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時西夏本不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於是收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視百祿等上言東西二河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願罷有害無利之役況河流轉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弊一定於是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

閏十二月蜀郡公范鎮卒○初置六曹尚書權官○戶部獻天下民數天下上戶部主戶一千二百一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三萬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戶六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二丁三百六十二萬九千八十三

高麗王堯卒叔父熙嗣謚堯曰懷王

己巳

四年遼大安五年

春正月罷回河役○二月呂公著卒公著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闕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

三月胡宗愈免中丞孫覺右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也

翰林學士蘇軾乞罷許之軾以論事爲衆所忌趙挺之王覿攻之尤力軾恐得罪乃請外遂出知杭州而以其弟轍代爲學士

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欲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干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公著薨始得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脩身之要在太皇太后曰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安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則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說而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則其異當執政不宜崇長又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爲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

夏四月定科舉法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己說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叙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語孟子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春秋爲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如詩賦者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令天下學官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

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實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

五月安置光[illegible]蔡確于新州貶御史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于遠州 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爲謗訕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於是臺諫言確怨謗大不敬乞正其罪詔確具析自辨甚悉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乃貶確爲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章攻議實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爲不可爭之不決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乃不復言越六日貶確爲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與王存闢之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閒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日擧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

聽中丞李常言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常坐貶知鄧州中書舍人彭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封還詞頭汝礪坐貶知徐州侍御史盛陶言不可長告訐之風亦坐貶知汝州確至新未幾卒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 呂大防、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言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存確所擧也故亦出知蔡州

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許將爲尚書左右丞 忠彥琦之子也

秋七月安燾以母喪去位○冬十月御邇英殿講三朝寶訓 呂大防見帝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坐右又摘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至是帝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

庚午

尔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擧其略因踐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以進且曰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帝深然之

十一月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傅堯俞爲門下中書侍郎○以范祖禹爲翰林學士 初祖禹爲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媼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媼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已事言于未然則誠過矣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宜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五年 遼大安六年

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還之 夏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太師文彥博復致仕 彥博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詆彥博至和建儲之議爲不然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于玉津園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知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所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爲尚書左丞 忠彥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然殊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蓋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闕惡大過令就職太后從之

[illegible]

夏四月孫固卒 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

弘受厲夷階而不爲人所疾害當心入當以堅貫爲師一
師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
傅堯俞每言孫公之厚兩司馬公之清之御
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堯太后深惜之
五月詔具役法利害以聞
初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顧以役
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
幾年一役較之灼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官
吏百端蠶食比之顧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
籍不明重輕無準寬鄉戶多者僅得更休狹鄉戶寡者頻
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限差顧二法便者
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
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劉安世同
看詳具利
害以聞
以蘇轍爲御史中丞
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
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
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
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
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
內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

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
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
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
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
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
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
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
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
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
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
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甚中
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秋七月夏人來議疆事
○冬十一月罷提舉修河司。十二月許將罷
六年
遼大安七年夏
天祐民安元年
春二月以劉摯爲尚書右僕射蘇
轍爲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
巖叟居言職五年正
諫無隱及拜簽樞入

轍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
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少西進言于帝
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
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上下
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進曰或言有以君子小人參用
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
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
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
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
基也不可不察太后深然之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承旨
軾
治
杭甚有惠政民感其德家有畫像且作生祠以報
之召爲吏部尚書未至會弟轍拜右丞故易是命
三月呂
大防上神宗實錄
史官范祖禹趙彥若
黃庭堅等所脩也
夏四月復置通禮
科
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爲通禮熙寧中嘗
罷是科至是禮官以爲言乃復置以試士
夏人寇熙河
蘭岷鄜延等路。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六月罷翰林

學士承旨蘇軾
中丞趙君錫侍御史賈易與軾有隙力攻
訐其詩語譏刺太后怒罷君錫及易而出
軾知
潁州
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詔糾察群臣久不葬親者
詔御史臺臣僚親亡十年不葬
許依條彈奏及令吏部檢察
八月夏人寇懷遠砦。
九月夏人寇麟府州。冬十月帝臨國子監釋奠于孔子
帝朝獻景靈宮還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
再拜聽祭酒豐稷講無逸終篇乃還或謂呂大防曰祖宗
視學必有爵命金帛之錫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
也吾欲天子時一幸焉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
服
建小學于京師
以教諸
王子弟
十一月劉摯罷
摯性峭直有
氣節通達明
銳遇事輒發不爲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爲相修嚴憲法
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請謁與呂大防
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
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

蔡確之既邢恕丌鋪黜戊以司私以書牒摯摯故與如差皆其書有永州佳處第性僕沐役之語排岸宮指東府傾險人也布衣於摯不得昇其書陰詔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揚畏二人方附呂大坊嘗交章論擊及得書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依優着詔出司易以俟汴復者俟他日大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傳諸子攻與擊子存擊亦聞與之接維畏請廷見接納爲牢籠之討以觀後福且論王襲史踝壽靈安世朱光疑韓小趙君錫祿升王視曾筆賈易揚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業伸起鉤之盧陵擇原劉縣陽國寶社稷杜公警適涂爲朱京馬傳厚錢世論弁路王子韶吳之禮等三十人皆其西友太后於是面章擊同言者謂鄉交通匪人爲與日地如當一乙王室若采奉者鋼以宰相處之末人興也摯皇忍是上章自辨所排書王暴受果上跡論枝之不踪六后宋身廬之初擊斥事喪非實當足直但以二事非分面君也迷羅知郵州給叙中未光庭以之曰擊也義自奮朝廷推之大位一曰以而器天丁不見其過言者以元庭爲冀亦罷其職知嵩州

行觀天曆。蘇轍罷。○傅堯俞

卒

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署無所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素與王安石善惠寧初自知盧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欽之堯俞字也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遠至是卒

遼生女直屬部畔節度使劾里鉢平之

劾里鉢之初立也其叔父跋黑有異志劾里鉢慮其爲變不使將兵但爲部長跋黑遂誘國相雅達之子桓赧散達及烏春窩謀罕爲亂且閒屬部使貳會劾里鉢市故甲九十子加古部烏春將託此爲兵端劾里鉢聞而還其甲於是部人派言曰欲生則附跋黑欲死則附劾里鉢劾里鉢聞是語思察向背乃佯爲具裝欲有所往者陰使人揚言曰冠至部衆閻者莫知虛實有保於跋黑之室者有保於劾里鉢之室者劾里鉢乃盡得兄弟部屬向背彼此之情閒數年烏春攻

劾里鉢會天寒大雨冰凡殺地不能進桓赧衆遂亦舉衆而至劾里鉢遣其弟頗刺淑與桓赧于南而自拒烏春于北頗刺淑屢敗請和于桓赧不獲命烏春以久而辭去劾里鉢乃率衆襲桓赧散達之家焚滅之殺百餘人而還與頗刺淑合桓赧散達大集諸部復至劾里鉢乃遣頗刺淑來變于盤辭不失借兵于海姑兄淑會跋黑食於愛妾之父家向依因而死海姑兄弟貳于桓赧劾里鉢欲攻之桓越散遠之兵已至劾里鉢謂辭不失曰汝先陣于勝鎔跋原待吾三揚旗三鳴鼓即棄旗決戰死生惟在今日命不足借固馳至陣時桓赧散達盛強劾里鉢之士未戰而懼皆植北與人色劾里鉢濁湯如平常令士卒解甲少憩以水沃固詞旋水飲之有頃訓勵士卒軍勢復振乃避衆獨引其弟盈欲謂曰今日之事若勝則已萬一有不勝吾必無生汝令介馬遷觀勿預戰事若我死汝勿收吾骨勿顧懇親哀丞馳馬奔告皮兄頗刺叔于遼擊緒受印乞師以報此歸語畢袒袖不被甲以組袍垂襲前後心龍弓提劍三揚旗三鳴鼓奪雄搏戰身爲軍鋒突入敵陣衆從之辭不失從後奮擊大敗之乘勝逐至北隘旬死者如仆麻破

多壯水水爲之赤棄車甲馬牛軍食如山劾里鉢曰今日之捷非天不能及此亦可以知足矣雖縱之去敗軍之氣沒世不振乃引還劾里鉢視其戰地馳突成大路羂且三十攤手殺九人自相重積人皆異之桓赧散達自此不能復聚遂各以其屬降于劾里鉢於是舊部悉歸惟斡勒部人盃乃不從結烏春窩謀罕舉兵頗刺淑與戰敗之獲盃乃歡之于遼臘醅麻產復叛劾里鉢敗之擒獵臨及石顯子婆諸刋皆獻諸遼遂與歡都合兵嶺東會烏春死窩謀罕敗走因破其城盡俘獲之以功差次分陽諸將校軍士爲

壬申

七年 遼大安八年 春三月以程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頤辭遂差管勾崇福宮

頤服闕擬除判登聞鼓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故改是命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寀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以呂大防兼皇后六禮使 夏四月

立孟氏爲皇后 后洺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閤門祗候在之女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爲皇后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策使蘇轍趙宗景充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范百祿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冊爲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三月王巖叟罷 言者論巖叟挾劉摯爲朋黨出知鄆州

遼生女直部節度使劾里鉢卒弟頗剌淑嗣 劾里鉢自嶺東還疾篤弟頗剌淑請後事劾里鉢曰汝惟後我三年頗剌淑曰吾見至此亦不與我好言乃叩地而哭劾里鉢妻拏懶氏哭不止劾里鉢畢曰勿哭汝惟後我一歲耳換呼弟盈歌謂曰烏雅束柔弱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頗剌淑襲

爲節度使劾里鉢嚴重多智謀寒不綴粟動止不回顧每戰未嘗被甲嗣位之初內外潰叛劾里鉢因敗爲功變弱爲強既破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自此始大初建官屬役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烈云劾里鉢有子十一人長曰烏雅束曰阿骨打曰斡帶曰吳乞買曰斜也曰斡賽曰斡者曰烏故乃曰闍母曰查剌曰烏特明年挈懶氏果死○頗剌叔在父兄時號國相自幼機敏善辨及居位盡心拜其兄諸部之叛立功爲多尤能知達人同政民情劾里鉢畀委以遼事頗剌叔每白事於遼遼官皆令淹跪陳辭譯者傳致之性性爲譯者錯亂胡吏汝欲得自崩委曲言之故先不以實告譯者譯者惑之不得已引之前使自言乃以草木瓦石爲籌校數其事而嗾之官吏聽者皆愕然問其故則爲卑辭以對曰鄙陋無文故如此遼人以爲實然不復疑之是以所訴無不如意及嗣位時麻產尚擒直屋錯水頗剌淑遣烏雅束阿骨打攻殺之獻馘于遼遼以盈歌爲詳穩由是部內平壹日益富強矣

六月以蘇頌爲尚書右僕射梁燾鄭雍爲尚書左右丞 [illegible]

僉知樞密院事劉奉世僉書院事蘇轍范百祿爲門下中書侍郎。置廣文館 以待四方游士之試京師者 秋九月以蘇軾爲兵部尚書兼侍讀 自知揚州召還 冬十二月以蘇軾爲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學士貶賈易知宣州 侍御史賈易劾軾在揚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爲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豐之政其弟轍早應制科試文謬不應格幸而遇進與軾昔皆謗先帝無人臣之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爲喻太后薄易之爲人出知宣州蘇頌上言易右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爲州與呂大防力爭太后不聽

八年 遼大安九年 春三月蘇頌罷 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附呂大防劾頌右賈易事爲稽留詔命頌遂力求罷頌器局闊遠以禮法自持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

戒邊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要然力爭之見帝年幼者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帝帝或有所宜諭必告諸臣以熟理語高深重之范百祿罷。詔御策進士復兼賦詩論 中書請御試復用祖宗法試詩賦論策三題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負抱一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者纔八十二人耳逮下是詔 夏四月夏人乞以蘭州易塞門砦不許。五月貶董敦逸黃慶基爲[illegible]運判官 敦逸慶基爲御史言蘇軾昔爲中書舍人草制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轍指爲衷囊以素朝政呂大防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謗毀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輒捷不癡一時群臣辨頌太過故事武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採致盛[illegible]理當然爾昔漢武帝如用兵器歛傷民弗帝嗣位增[illegible]萬多所竊罷明帝向奪寶奧學從宗字改之以寬享六一悅服來有以爲謗毀也至如太朝眞宗所位施爲之父人

旨民以仁宗即位上德宮經以自民力凡此由閔時施臣以補明失觀開政先未臣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詩變先帝者也比惟元楊以來言事宮用此以中傷士人推欲動招哲是意極不言蘇軟復於曰臣曾取兄職所謀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之予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蘇然另孔子之學不信寧于兄說方豈是諱援先帝者所臣閣先季未年亦白深匈已行之政但未暇致六元梓更改蓋退逆朱寧美意太后曰先帝追侍性重至於江下大防曰先帝時遇舉非其本意太后曰生帝宜於知於足退夜遠變蓋爲朝北福建路轉連者官

六月梁燾罷

夏人自得四光以地界來定界通使以爲吉認二成議責與同歹語不合道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事乂立許以引後人物爲意曾作篤士錄兵戰姓名成同公所臨他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書笑曰壽出入件從民仁執政入年之聞所萬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曾令必力人材專曰信住不篤言不見聽而尚間人才非臣所敵當也德附之款曰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爲國任舊人中黎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章左右好

忠之旨以移紀意天丁宰甚帝貿之

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

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任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沮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既相呂大防欲以畏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太后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苟故舉無若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冊寶于文德殿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冬十月帝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司

家留艶之本社稷甚危之獗生民休疾之惜先于下人進進消甚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雖合之時也可不畏衰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不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政先帝之政心先平之臣爲寺以事密開不可不字出先后因天人而變而更化既政其云貝个法之人宥罪當良下旦言之逐之是皆上賓先帝川萬民天丁之所難夷所象未芒也豈未間惡於貝肖哉唯對析是非八拒邪或欲以等感聰若什之與刊無憋一人以對皆公帖此布事言既該元高又欲習任亍天下之事出堪小人出如被以簽蘇誠方具蹟椊識及見松禹奏曰雜世之文也逆於此詩進疑已薄跡入才殺曾有旨子內侍置稷等六附曰司軾諫曰陳丁貨政以在寸聞訪一賢侍布所人人名職侍四存及謂吹下私夬近昌不可弟跡范祖禹召乃後內軍之外王安凸東衍志云新去足變祖宇之請對先人以誤閣軌憲匝乖帝不用包正之七相總攻多引仁關佗結能八天下杜昔百姓乏然類先示豐悟又雨爲人而所不群小已布津天下不可復法澤稗連起大宿王部窒取典

可章悖明五以也起遷交管光於徐禧俞充种諤與造西事亦與死復台不了二十萬先帝臨朝淳涪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哲以矣居子鹽右之去于京吏王子京行茶六于福建蹇居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下西川劉定救保甲才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輔陛下與先后起而蘇之天下之民如銅制起推是向來所所意之人窺何事變妄意坐下不以條此先度爲是如侍至左右太進數言萬一遇聽而復用之臣鹽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宣仁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以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隆入觀帝聞先謂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然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會群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薦織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盡蕭

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誠薄俗韓忠彥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群臣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狀請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進曰太皇保佑九年陛下尊而報之唯恐不盡萬一亦亥邪不正之人謂其人宜復用其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帝不納

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罷許之○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 畏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遂進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任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

詔復章惇呂惠卿官秩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 安世諫不可復二人官故也

紹聖元年 遼大安十年 **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右丞** 潤甫嘗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葬宣仁聖烈皇后○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呂大防罷 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譽執政八年終始如一宣仁后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大防為山陵使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遂罷

策進士于集英殿蘇轍罷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問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蓋黜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罷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已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間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群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滅其過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

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詞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為第一自是紹述論與國是變矣

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 初司馬光諭曾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變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五徙知江寧府過京留拜承旨

翰林學士范祖禹乞罷許之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

抵文語義理明白粲然次蘇軾稱爲講官第一以張商英爲右正言元豐末商英爲開封
推官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
爲孝乎復屢詣執政求進且爲慶詞貽蘇軾有老僧欲住
烏寺呵佛罵祖覬薦于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爲河東提
刑帝親政召爲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
力攻之且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后至比呂武云
夏四月貶知定州蘇軾知英州御史虞策言軾行呂惠卿詔詞訕謗先帝詔貶軾知英州
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
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已八
年矣策等即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
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帝不納
詔改元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
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時帝有復熙寧元豐之志首起惇爲相惇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
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
謀朋姦報復仇怨矣惇之被召也道山陳瓘從衆道謁之
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
爲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
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纘述
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
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
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悅
范純仁罷帝召章惇純仁請去益力乃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群邪間之不能盡
行其言凡所薦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
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其門下純仁曰
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耶
以蔡京爲戶部尚書自成都召還以林
希蔡卞爲中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
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起成都過闕惇乃命之俾典書
命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

焉凡元祐名賢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矣
復熙寧免役法三省言役法尚未詳備乞置局裁
定之右司諫朱勃言輸錢免役有過數多數者用錢雇役
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必給
頗言請許爲裁省中書言自行差役法十年民間苦于差
役前後議者紛紜變更不一未有底止章惇請復行免役
法已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請取熙寧成法
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役遂定差雇兩役司馬光
章惇所見不同蔡京再任其事成於反
掌兩人相倚以爲盡者有以見其姦
蔡卞請重修神宗實錄從之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脩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帝之聖蔡卞安石婿也上疏言先
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冊而實
錄所記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使後世無惑詔從之
同脩國史重脩之下遂從安石從子昉所又安
石黨作日錄文飾欺偽焚落事實盡改正史
閏月復以陸師閔等二十三人提舉常平等事。罷十科舉士法從并
亮采之言也
以安燾爲門下侍郎。復義倉。貶吏部尚書彭
汝礪知成都府章惇惡其不附己復熙豐之政故也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詩賦群臣多言元祐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乃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廷試仍對策云
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立宏詞科帝謂制科試策
與進士無異欲罷之會殿中侍御史郭知章校制科策因
言先朝既策進士即罷制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裨與帝意
合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
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患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
之士遂改置宏詞科歲許進士及第者詣禮部請試如見
守官則受代乃請率以春試上舍生附試不專立院也所
試章表露布檄書用駢儷體頌箴銘誡諭序記用古體或
駢儷惟詔誥赦敕不以爲題凡試二日四題試者雖多取
無過五人中程則上之三省覆試分上
中二等推恩有差詞藝超異者奏特命官
劉奉世罷奉世天賞

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
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
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
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張商英請看詳元祐奏疏
從之
張商英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
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
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勘當戶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論列
詞臣之所作命無非指擿抉揚鄙薄蚩笑剪除陛下之羽
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
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
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於是命
官編類司馬光等改變法度論奏事狀
鄧潤甫卒○嗣濮
王宗暉卒以其弟宗晟嗣○復以黃履為御史中丞
元豐
末履
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
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
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
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
六月以許將為尚書左丞

○安置知英州蘇軾于惠州
來之邵論軾譏斥先朝也軾
至惠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
愚皆得
其歡心
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除進士用王安石字說
之禁
從太學博士
詹文之言也
高麗王運卒子昱嗣○秋七月追奪元
祐宰執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
梁燾官詔諭天下
臺諫黃履周秩張商英翟思劉拯上官
均來之邵井亮采等交章論司馬光等
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
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
追奪光公著贈諡仆所立碑奪巖叟贈官貶大防為秘書
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貪為
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
及章惇至心甚不悅乃與立異博既與司馬光等又籍文
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
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
無中道耶合揭牓朝堂置餘人不問乃下詔大臣朋黨司
馬光以下各輕重議罰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
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
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
頌獲免而轍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
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
恨正慮在報復法
令益峻奈天下何
八月遼生女直部節度使頗剌淑卒
弟盈歌嗣
頗剌淑病將死嘆曰我兄具多智哉既卒
盈歌襲節度使以兄劾者子撒改為國相
九月
復罷賢良方正等科○罷廣惠倉○罷廣文館○以呂惠
卿知大名府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
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以
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上納
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而泣帝正色不答乃去
冬十
二月重脩神宗實錄成以蔡卞為翰林學士安置元祐史

臣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于永澧黔州
卞進神宗實錄於
是祖禹等並坐詆
誣降官安置遷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脩實
錄數與祖禹等爭辨以隱王安石之過庭堅曰如公言蓋
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
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

乙亥

二年
遼壽隆
元年
春二月居秘書監呂大防于安州
以監脩神
宗實錄詆
誣貶分司南
京安州居住
三月嗣濮王宗晟卒以其弟宗愈嗣○夏
四月置律學博士○秋八月嗣濮王宗愈卒以其弟宗綽
嗣○九月有事于明堂赦○冬十月鄭雍罷○以許將蔡
卞為尚書左右丞○貶內侍陳衍監郴州酒稅
初衍以梁
惟簡薦主
管當韓工宅累轉左藏庫使宣仁后崩出為真定路都監
侍御史來之邵方力詆元祐政事首言衍在垂簾日怙寵

驕肆交結庶里進退大臣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呂大防詞臣蘇軾衍坐貶惟簡以援引除名安置全州梁知新張士良以黨附皆貶

高麗王昱有疾遼命其子顒權知國事。

贈蔡確太師謚忠懷論定策功也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安民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游說邪惇益怒安民復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數十上度終不能回帝意迄乞外帝不許安民又言曾布之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為比帝為漢靈帝帝怒安民不辨賴安燾力故得免安民復論翰林學士蔡京姦足以惑眾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宮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以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寤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未著人多未測而安民獨言之未見信也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上言教坊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出監滁州酒稅安燾營救不克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商英黨章惇以攻安燾帝不直之遂免

十一月安燾罷燾與章惇為布衣交惇覬其助己而燾不下之遂有隙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僚燾言于帝帝疑之鄭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按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益深及燾救常安民惇遂言燾與之表裏出知鄭州

貶知陳州范純仁知隨州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肆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為上疏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三年遼壽隆二年

春正月韓忠彥罷。二月嗣濮王宗綽卒以其弟宗楚嗣。夏人入寇圍塞門。遼生女直伐紇石烈部阿踈阿踈奔遼盈歌襲節度使星顯水紇石烈部阿踈勃堇有異志盈歌賜以鞍馬深加撫諭阿踈受其賜而驕益甚盈歌召之阿踈不往與同部人毛睹祿勃堇等作難盈歌自將由馬紀嶺伐之復遣撒改由胡論嶺以進撒改攻鈍恩城克之盈歌至阿踈城阿踈聞之與弟狄故保往訴于遼遼為之遣使止盈歌勿攻盈歌不得已留劾者守阿踈城而還會陶溫水徒籠古水紇石烈部人阿閙版及石魯阻五國鷹路執殺遼捕鷹使者遼命盈歌討之入其城出遼使存者數人

秋七月夏人寇順寧砦。安置元祐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賀英州元祐中民間譌傳宮中求乳婢祖禹安世聞之同入諫宣仁后曰無之乃止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卞怨二人欲害之乃言乳婢斥婕妤也請治之於是坐二人構造誣謗之罪詔貶昭新州別駕賀英州安置祖禹平居向緘口不言人過至其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平生論諫

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析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能過也

八月遼生女直伐其屬部留可等平之烏古論部留可詐都敵庫德鈍恩四部乞兵作難盈歌使都統撒改副都統辭不失阿里合懣斡帶乞伐留可詐都等還稱討石土門伐敵庫德阿骨打伐鈍恩獲鈍恩敵庫德留可奔遼於是諸部悉平

九月廢皇后孟氏為仙師出居瑤華宮時劉婕妤以明達寵冠後庭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訶之婕妤不顧閣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取座與后等后閣中不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撤婕妤座矣婕妤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

常情耳后即薨狩於帝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聞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搒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爲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沖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踰兩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臣嘗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布曰陛下以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之何以取信中外乃止

邈川首領阿里骨卒○冬十月夏主寇鄜延陷金明砦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十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國主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鄜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砦折恐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皇城使張俞死之帝聞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即引退

以龔原爲國子司業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引原自助及原爲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四年遼壽隆三年**春正月以瞎征爲邈川首領**瞎征阿里骨子也性嗜殺部族携貳大酋心牟欽氊等有異志以瞎征季父蘇南党征武譖殺之其黨皆死獨篯羅結得逃以董氊疎族溪巴温居隴逋部河南諸羌多附之乃往依焉遂奉溪巴温之子杓拶據溪哥城瞎征攻殺杓拶篯羅結奔河州爲

李清臣免帝幸楚王似第有狂婦人遮道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氏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當帝親政之初見廣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彌讒俾日迩忠讜疏絕回遹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隳國是群姦嗣之重爲薦紳之禍首

二月追貶元祐宰執呂公著司馬光王巖叟趙瞻傅堯俞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有差三省言呂公著司馬光等倡爲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爲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遣表恩

夏人寇綏德城

○復元豐榷茶法○復罷春秋科○安置元祐宰執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于嶺南貶韓維劉奉世及王汾等以下三十人有差大防行至虔州卒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渭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兇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爲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摯爲舒鼎州團練副使轍燾爲化雷州別駕純仁爲安武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爲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郴州貶韓維王汾落職致仕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官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復命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吳安詩秦觀十一人于通虔峽鼎蔡襄單饒均池信和金光灃連橫等州居住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爲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

憂州信豐而卒贄嘉皆本于貺所天下謂之○純仁時
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純仁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
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
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illegible]
役法不同為請寬役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
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
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之嘗戒諸子曰不
可小有不平也每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
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
豈章惇為之哉蓋以為命也

贈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是歲卒

左司諫張商英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
馬光故也是歲薨年九十二彥博逮事四
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
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
大臣風功成退
居朝野倚重焉

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林希同知樞密院事

初布附
章惇惇
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贊紹述甚力惇忌之
于樞府由是不平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
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
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
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初布為中書舍人凡推明紹述
黜元祐群臣希皆密預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
摯蘇軾蘇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斥宣
仁后為老姦擅國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

徙蘇軾于昌化軍范祖禹劉安世于賓高州

坐元祐黨再
安置也昌化
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軾至僦官舍以居有司
以為不可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因與幼子
過著書以為樂時從其
父老游若將終身焉

三月夏人寇麟州遂嚴[illegible]敗之

○蹇序辰請編類元祐宰相司馬光等章疏從之

章
惇
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
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

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
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其
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跡深祕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
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按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歲[illegible]
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
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章惇蔡卞請帝命序辰及
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司馬光等改變法度論奏事狀凡一
時施行文書擴拾附著纖悉不遺凡四十三帙上之由是
經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薛昂林自又乞毀資治通鑑大
學博士陳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
行
免

章楶帥師城平夏

楶知渭州以夏人狃數上言城葫蘆
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
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illegible]理他砦數十所以示
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
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illegible]楶迎擊敗之二旬
有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
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
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夏人大懼

高麗王昱卒子顒嗣

○夏四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

初恕久斥外郡心懷憤恨
自河陽道謁蔡確于鄧
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之事以明確與己定策之功謀
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要康
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從臾須確功於
奏且出康書為證及確卒帝臨奠確子渭於喪次闕訴乃
贈確太師起恕知青州章惇將甘心元
祐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

追貶元豐宰相王珪及司馬光呂公著為司戶參軍

邢恕嘗置酒請高遵裕
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
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
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
珪為相欲立徐王偶遣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公知否士
京曰不知恕因喻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
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及恕為中丞遂以北齊婁太后
宮名宣訓嘗廢[illegible]少帝立子演設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
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illegible]為高士京作奏
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

高士京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京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蔡祖洽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為萬安軍司戶司馬光崖州司戶呂公著昌化軍司戶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貶朝議大夫致仕韓維為崇信軍節度副使 以其朋附司馬光也踰年卒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嗣濮王宗楚卒以其弟宗祐嗣。秋八月以世開為安定郡王 燕懿王德昭曾孫也 王愍復宥州 愍鄜延將也 冬十一月編管元祐講官程頤于涪州 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迫遣欲入內別叔母亦不許 復立市易務。戶部上天下民數 主客戶一千九百四十三萬五千五百七十丁三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一百六 播州夷楊光榮內附

元符元年 遼壽隆四年 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有光照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 二月嗣濮王宗祐卒以其弟宗漢嗣。三月下文及甫同文館獄遂殺內侍陳衍于崖州錮元祐宰執劉摯梁燾子孫于嶺南安置元祐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進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初劉摯呂大防同相文彥博之子及甫居喪于外然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

陰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命翰林學士蔡京諫議大夫安惇辨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為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盡陷諸人以族罪遂上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交通內侍陳衍張士良輩變先帝成法懼陛下一日觀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察為傾搖之計於是既陷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以去陛下腹心廢顧命大臣蔡確等以蔑陛下羽翼縱釋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所棄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為馬比詢究本末得其情狀大逆不道死有餘責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劉摯王巖叟已薨于貶所京等所奏不及考驗乃下詔誅陳衍于崖州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三人以罪詔從祖禹于化州安世于梅州光庭巖叟並勒停諸子官職祖禹未行而卒安世獨赴貶所章惇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齊安

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蔡京覬求執政故治同文館獄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京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准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帝不許 惇卞恐元祐諸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結內侍郝隨為助誣蔑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誣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寤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然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 夏四月安定郡王世開卒。林希免 初章惇薦曾布在樞密時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恨惇不引居政府頗有怨隙邢恕承惇意論免之 作顯謨閣 藏神宗御集也 五月受天授傳國受命寶于大慶殿赦

六月改元四月壬寅學士院上寶璽知井判軍章五月戊申朔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詔賜段義結二日丙戌投右班殿直六月戊寅朔改元秋八月改熙河蘭岷路爲熙河蘭會路○九月編管杭州通判秦觀于橫州秘書省正字坐觀黨蒙俟善文爲當籍出通判杭州又坐增損實錄序居橫州徙雷州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楶大敗之獲嵬名阿埋夏人陷平夏知渭州章楶之復其勇將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斬獲甚衆夏主震駭逐至帝爲御紫宸殿受賀夏人肆暴邊吏畏之宗言夏者制畏寇不有然艾提原不得息宜稍取其上疆知古制地之制以固吾圉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淳與宗言多見采由是會州一城若九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敗夏人不復振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敗夏人而諸路多

二年遼壽昌五年夏永安元年春二月詔許高麗遣士賓貢○夏國母

梁氏卒遣使來告哀詔卻之○三月遼遣使蕭德崇來夏人告敗于遼以求援遼主爲遣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請復師仍獻玉帶也夏四月郭知章如遼使報五月置西安州即南牟會新城也秋七月王贍克邈川首領瞎征自青唐來降詔以胡宗回爲熙河經略使蕃羅結之奔河州也誅之知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惇許之贍引兵總噶阿成以城降贍留之瞎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于贍詔以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八月初城會州元豐中加熙河爲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之會州以西安城北六砦隸之建蕃會屋砦爲會寧軍○特授呂惠卿檢校司空惠卿時知杭州九月夏人來謝罪也子茂昭生立其母賢妃劉氏爲皇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妃多挾夔有感

初既廢孟后章惇與內侍加寵方謀欲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子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爲右正言論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當眞宗立章獻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故其小疵恥帝覽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命付史右豫左膚約之乃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擢拔擢之故敢披瀝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爲戒誰復爲陛下論得失乎奉與善地不聽久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及浩爲正言晝適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上思舉臣未嘗假以辭色於浩羞告相毒天下律故不昧言章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及劉后立書詔人曰志究不言可以絕交矣浩賦得罪書也諸逆浩由弟書正色責之曰使忘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矣不汗五日死矣豈獨惜言之外能死人哉頓君毋以此乎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愀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又告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忠爲孝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窺回斂交進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聞者以爲難詔逮縱衆爲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謀不敢歟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留誕者當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誣作王山主人者對客閒以遏浩不能力不知孟后之廢而後朝廷遏絕浩乃言爲不知孟后之廢御史中丞邢恕免內恕懷情亦搢帝稍厭之恕亦外持正論因屢白其短搆陷以其罪人出知汝州以安惇代爲中丞閏月黃履罷坐救浩也鄒青唐復叛王贍討之首領隴拶以城降詔以青唐爲鄯州王贍知州事邈川爲湟州王厚知州事宗哥爲龍支城苑尋叛贍棄鄯州而

庚辰

還贍征既降于王贍所贍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於朝於是青唐大酋心牟欽氈迎溪巴溫入城立木征之子隴拶為主其勢復張贍征大隴自兇為僧以祈免愍河卻胡宗回督贍進師贍遂攻隴拶隴拶與心牟欽氈等皆出降贍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為鄯州贍知州事邈川為湟州王厚知州事贍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衆携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反贍擊破之殺心牟等九人為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既而贍又詔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籛羅結欽氈纂因請歸帥本路為僧贍許之籛羅結歸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各帥所部兵來援力戰敗之圍始解贍因棄青唐而還羌酋郎阿章復叛胡宗回遣王吉紳朴等討之相繼陷沒將士奪氣於是轉運使李譓劾贍盜取二州財物因此致變曾布亦言贍創造事端謫子房州

廢廓州為寧塞城○安惇請看詳元祐訴理事從之中丞安惇言神宗勵精圖治明審庶獄而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仍斷旅行之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皇子重茂卒○冬十一月以綏德城為軍○暨夏平夏人屢敗遣其令能嵬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獲少安

詔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三舍法蔡京既上內外學制頒諸天下矣然三舍之法獨行于太學至是初令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三舍法考選升補每州上舍生一人內舍生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生三試不升舍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至則補外舍生諸路選監司一員提舉學校守貳董幹其事

三年遼壽隆六年春正月帝崩于福寧殿皇弟端王佶即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家國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似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不同諸王於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群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哲宗中幼歲陰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章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及舊姦復用假紹述以反前政報復善良黨籍編與國政以賊焉

以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二月立順國夫人王氏為皇后后開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黃履為尚書右丞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進焉

三月詔追封宣祖以下子孫三十三人為王女為公主以西蕃隴拶為河西軍節度使知鄯州賜姓名曰

趙懷德瞎征為懷遠節度使知湟州貶胡宗回知蘄州安置王贍王厚于嶺南王贍既棄青唐溪巴溫與其子溪賒羅撒據之群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不能支朝廷度二州不可有乃復以命二人而貶贍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贍自縊死

詔求直言以崔鶠為相州教授以四月丁酉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鶠上書曰方今政令煩苛風俗險薄未暇一二陳之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臣生於草莽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也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

荊所以杜天下之言捨沮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歟着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總賞遷罰賞緣罰濫往人倘佯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歟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吁曰惇賊貴極窜相人所其贓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賞非以其狐負主恩玷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耶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塡竭其兄忍害人報乎天生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隕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聚詔令共持暗默以爲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爲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天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

夫伐鼓用幣素服撤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以世雄爲安定郡王世雄燕懿王德昭曾孫也三月召龔夬爲殿中侍御史陳瓘爲左正言鄒浩爲右正言韓忠彥曾布共薦之也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以韓忠彥爲尚書右僕射李清臣爲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大赦大赦天下應元符二年已前係官逋負蠲之詔復元祐黨人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制詞有曰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

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因遣上醫視疾尋薨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略曰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大曰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曰未解疑揚之嚴毅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必耕吉不及私門年正月卒于鄧年七十五謚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逭之所在擬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之坐隅○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朝奉郎提舉玉局觀明年七月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文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爲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罷編類臣僚章疏局。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還居禁中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焉蔡卞有罪免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殿中侍御史龔夬論列卞之惡且曰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卞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

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御史中丞安惇有罪免惇為中丞屢興大獄士大夫或至千里赴逮訴理書牘被禍者至七八百人天下怨疾為二蔡二惇之謠至是召鄒浩為右正言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之何為不可復用惇懼乞罷遂知潭州

詔追復元祐宰執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六月邢恕有罪均州安置恕知南安軍右正言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

秋七月皇太后詔罷同聽政。八月作景靈西宮奉安神宗神御也復建重光殿于其西以奉哲宗

葬永泰陵。九月章惇有罪免惇秉柄專國復怨任蔡卞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臺諫之任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為山陵使靈輿陷濘中露宿而行臺諫豐稷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其不忠免知越州

冬十月夏人來貢。○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歸田里時元祐訴理之人咸被昭雪凡七百餘家右正言陳瓘上言無罪者既蒙昭雪則看詳之官如蹇序辰安惇等傳致語言指為謗訕安可不加罪乎序辰與惇受大臣誣論迎合紹述之意因謂訴理之事形迹先朝遂使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有罪免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蔡京蔡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衰矣龔夬亦言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日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懷姦附會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收寘門下賴其傾險以為腹心立起狂獄多斥善士天下究之皆京與天若為之也須考鑑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異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章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

章惇有罪貶為武安軍節度副使居之潭州陳瓘等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取宣仁后垂簾時臣僚陳述及訴理得罪于熙豐之間者章疏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之罪責其受禍者八百三十家加以刋皮刻骨斬頭板香之刑其慘刻如此宜加深譴於是貶惇武安節度副使居於潭州

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惇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止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人主威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欲竄黨治正進忠賢布因力排擠[illegible]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扶正道以杜惇卞

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以首引之以為國任計思之可以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罷平準務。林希有罪貶知揚州右正言陳祐論知大名府林希寔附權要託意詞命肆言醜詆之罪故也

十一月詔改明年為建中靖國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

以安燾知樞密院事。黃履免。置春秋博士。以范純禮為尚書右丞。出宮女六十九人。遼封高麗王顒為三韓國公。遼生女直部伐阿踈城取之劾者守阿踈城毛睹祿降之阿

跡在遼遼遣使使命盈歌罷兵乎未至盈歌使烏林荅石魯往佐劾者戒之曰遼使來罷兵但換我軍衣服旗幟與阿踈城中無辨勿令遼使知之因戒劾者曰遼使可以計却勿聽其言遽罷兵也遼使果來罷兵盈歌使胡魯邀遮二人與俱至阿踈城劾者見遼使詭謂胡魯曰我部族自相攻擊干汝等何事誰識汝之太師乃援劍刺殺胡魯邀遮之馬遼使驚駭遁走不敢回顧徑歸居數日破其城執故保殺之阿踈復訴于遼遼遣奚節度使乙烈來盈歌至來漲水見之乙烈問阿踈城事命盈歌曰凡攻城所獲存者復與之不存者備償且徵馬數百匹盈歌與其下嘗曰若償阿踈則諸部不復可號令任用也乃令主隈禿荅兩水之民陽爲阻絕鷹路復使鷲故德部節度使言于遼曰欲開鷹路非生女直節度使不可遼不知其爲盈歌謀也告之命盈歌討阻絕鷹路者而阿踈城事遂止盈歌詐言平鷹路畋于土溫水而歸遼使使賞其功盈歌令家奴以遼賜物給主隈禿荅之民且修鷹路而還

通鑑續編卷第十

通鑑續編卷第十一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巳辛 遼天祚帝延禧乾統元年 **春正月皇太后向氏崩○遼主洪基卒孫燕國王延禧立**

遼主卒于混同江之行宮年七十遺詔立其孫延禧延禧即位是爲天祚皇帝二月改元詔爲耶律乙辛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以張孝傑家屬分賜群臣追宗即位之初求直言訪治道勸農興學救荒郵恤祭然可觀既而行誘訓之令重告訐之賞群邪並興魂巧競進踐及骨肉諸邪多報甲兵之用無寧日爲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尚足與論治道哉

二月貶章惇爲雷州司戶參軍

右正言任伯雨論惇久竊視怪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入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論之乃詔貶惇爲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初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語耶惇默然而上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伯雨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爲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動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以趙懷德知湟州○夏四月辛卯朔日有

食之。五月葬欽聖憲肅皇后。作觀成殿于景靈宮奉安哲宗神御六月范純禮罷時韓忠彥雖爲首相而柔懦不決曾布遂專政漸迄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適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嘗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盡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間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會左司諫江公望上疏言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己爲同忠於君爲異一語不合時學必自爲流俗一誠不倖時事又指爲横議借威柄以使私隙乃以亂君臣父子之名感動人主使天下驗狀表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遺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鈞斬祛之讎也先帝信仇人而斟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

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以示純禮純禮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向亦足以華小人徼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怨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詆其誣斥御名遂罷知穎昌府秋七月安燾罷。罷左司諫江公望時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故罷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楶同知院事陸佃爲尚書右丞。冬十月李清臣免清臣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惟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罷權給事中陳瓘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晦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將投之以決去就

次其甚之但郊祀不遠彼不相容則渾不及次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竊得書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瓘就席還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箕踞詐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瓘知泰州遼主追尊其考妣爲帝后遼主尊其考昭懷太子濬爲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曰貞順皇后尋誅乙辛黨徙其子孫於邊發乙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十一月以陸佃溫益爲尚書左右丞益初知潭州凡逐臣在其境內如鄭俠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等率爲所侵困用事者悅之復召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蔡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屛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之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學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衆口

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西蕃賒羅撒爲邈川首領賒羅撒隴拶之弟也詔改明年元爲崇寧曾布主於紹述請改元崇寧帝從其言鄧洵武獻愛莫助圖詔以爲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洵武爲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鄉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

（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意相京矣乃進陶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壬午

崇寧元年（遼乾統二年 夏貞觀元年）春二月以蔡確配享哲宗廟庭。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三月詔宦者童貫製御器于杭州。夏五月韓忠彥罷（忠彥為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於是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出知大名府）復追貶元祐黨籍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諫官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素籍俱在但可據而行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與奪有差）詔籍元祐元符及今黨人不得與在京差遣（詔元

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軾范純禮劉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跂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曾君貺陳瓘龔夬汪衍余爽湯馘程頤宋光庭張彥臣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譚扆楊偁陳佝張琳等並令三省籍記不與在京差遣）內侍請以金飾宮宇詔黜之（帝新即位思節冗費後苑嘗欲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為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令罰內侍請者）陸佃罷（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鐫元祐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卒）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諤善諤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諤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德安監鎮黃庭堅言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館職學士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挺之由是深銜二人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六月詔脩神宗所定官制。追封商逸民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閏月曾布免（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壻父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怒爭辨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遹言布呼吸立成禍福

喜怒遷變炎京鈞致齊人之罪言欲破紹聖之信史於是布竟罷出知潤州）安置知越州鄒浩于永州。秋七月詔內外官並以三年成任。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焚元祐法。詔置講議司於都省命蔡京提舉（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章粢罷。復罷春秋博士。八月初置安濟坊于郡縣養民之貧病者。詔天下興學貢士（蔡京請天下州縣並置學州置教授

二員縣置小學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至則附試別立號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等上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州給常平或係省田宅充養士費縣用地利所出及非係省錢凡州縣學生曾經公私試者復其身內舍免戶役上舍仍免借借如官戶法凡州學上舍生升舍以其秋即貢入辟雍長吏集屬郡官及提學官具宴設以禮敦遣限歲終悉集闕下自川廣福建入貢者給借職券過二千里給大將券續其路食皆以學錢給之如有孝弟睦姻任恤中和若行能尤異為鄉里所推縣上之州免試入學州守貳若教授詢審無謬即保入貢不實者坐罪

作辟雍

蔡京請建外學以待州縣學之貢士乃詔將作少監李誡即京城南門外相地營建外學外圓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可容三千人是為辟雍京又奏古者國內外皆有學周成均蓋在國中而黨庠遂序則在國外臣親承聖詔天下皆興學貢士即國南郊建外學以受之俟其行藝中率然後升太太學凡此聖意悉與古合今上其所當行者太學專處上

舍生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其教令格式悉用太學見制國子祭酒總治外學事官屬司業丞各一人稍減太學博士正錄員歸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又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

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

商英為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經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九月初置居養院於京師以處鰥寡孤獨者

仍以戶絕財產給養

詔中書籍元符三年日食上書人為正邪黜陟有差

初元符末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至是蔡京與其黨葉夢得強浚明強淵明等議請下詔籍其章疏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等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凡四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四十一人為邪

等降責有差

治議復元祐皇后者及元符宰執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官安置侍從臺諫曾肇豐稷等十七人于遠州以馮澥為鴻臚寺主簿

內侍郝隨諷蔡京再廢孟后會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言先帝既終則后無罪立之義禮之逆須陛下無立嫂之禮妾之終始皇太后所不得伸姑婦之恩雖已遂之事難從之夫既感悟追正名何不可於是侍御史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等乞治元符末大臣首請復元祐皇后而發元祐皇后事乃詔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為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為祁州團練副使而竄翰林學士曾肇中丞豐稷諫官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以澥為鴻臚寺主簿

蔡京籍元祐及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侍從蘇軾等文臣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宦者張士良等百二十人為姦黨請帝書之遂

刻石于端禮門

時元祐元符末群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吳安詩黃庭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

冬十月蔣之奇罷。詔責降人不得同州居住。復廢元祐皇后為仙師出居瑤華宮

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后聽政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事以己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因之洶洶乃至踵遜小臣謂疑上書忠義啟切則天下公議以可一以今朝謂既已貶見忠彥等及之憐大王狀因則元祐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

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叅名爲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爲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事之師言則大以爲不然況既爲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事薦享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萌歇數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亟正亟事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於是蔡京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祔揆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帝從之乃加賜后希微元通知和妙靜仙師復出居瑤華宮

罷元符臣僚劉奉世等二十七人祠祿坐元符末黨與變法也以蔡卞知樞密院事。遼蕭海里叛入于阿典部生女直部節度使盈歌誅之蕭海里叛劫乾州武庫器甲遼主命北面林牙郝家奴捕之海里亡入于係案女直陪术水阿典部遣其族人斡達剌至生女直結和約同衆兵盈歌執之會遼主命盈歌捕討海里盈歌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水蓋先是女直甲兵未嘗滿千也及與海里遇時遼兵追海里者數千而不能克盈歌謂遼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遼將許之盈歌使阿骨打與海里戰阿骨打策馬而進海里中流矢墮馬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海里首遣使獻于遼遼主大喜錫予加等盈歌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十二月議復湟州貶元符宰執韓忠彥曾布安燾范純禮蔣之奇等官蔡京蔡卞請復湟鄯且薦高永年王厚爲帥於是治棄湟州罪貶忠彥及燾爲節度副使布爲賀州別駕純禮分司南京奪蔣之奇職凡預議者皆貶黜有差追謚哲宗子鄧王茂爲獻愍太子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問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及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爲浩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爲太子而貶竄浩等詔元祐學術政

事並勿施用。沅州猺入寇

癸未

二年遼乾統三年春正月安置知越州鄒浩于昭州。安置元符末臺諫官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閒以黨事同日貶竄陳瓘廉州任伯雨昌化軍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溫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知荆南府舒亶平沅州猺取誠徽州亶平辰沅州猺賊復誠徽州改誠爲靖州徽爲蒔竹縣以復峩湖疆土曲赦兩路溫益卒益仕宦從微至顯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諂傅會蓋天性也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爲皇太后宮名崇恩更榷茶法置諸路茶場茶自嘉祐通商至熙寧中

李稷請復榷法而利復歸于官至是蔡京請仍舊禁榷官買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令商人於京榷貨務及所在州郡自買於場戶茶貯於籠篰官爲抽盤循第叙收息訖批引販賣歲入百萬緡以進御命京城所主之自是盜販公行民滋病矣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擅到闕下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策進士于集英殿賜及第出身五百三十八人其嘗上書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蔡京請之也夏四月詔毀范祖禹唐鑑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文集。以趙挺之爲中書侍郎張商英吴居厚爲尚書左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除直祕閣致仕程頤名頤自涪徙峽復直祕閣言者希蔡京意論其學術頗僻素行譎誕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乞下河南盡逐學徒詔內侍

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王厚復湟州羌人多羅巴奉溪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蔡京因言内客省使童貫嘗使陝右審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爲最悉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川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還納靴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與厚督兵而陰戒行羌偹益弛乃與知岷州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赦囚罪一等秋七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見充三舍生者罷歸○詔自今戚里宗屬勿得爲執政官○詔責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差遣○八月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彥安燾范純禮

蔣之奇等官○大蝗詔有司酺祭○張商英罷商英與蔡京不合數詆京才爲輔相志在逢君御史以爲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祭司馬光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詔入元祐黨籍九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並與外祠選人不得改官置醫學○詔建崇寧寺于諸郡○始正吏部選人階官國初以來選人階官七等其一曰三京府判官留守判官節度觀察判官其二曰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防禦團練判官其三曰軍事判官京府留守節度觀察推官其四曰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其五曰縣令錄事參軍其六曰試銜縣令知縣事其七曰三京軍巡判官司理戶曹司戶法曹司法參軍主簿縣尉七階選人須三任六考用奏薦及功賞乃得升改凡改官其第一階進士則授太常丞餘人太子中允第二階進士則授太子中允或秘書郎餘人著作佐郎第三階進士授著作佐郎餘人大理寺丞第四至第七階進士授大理寺丞餘人衛尉寺丞推判司主簿縣尉七考乃授改官其不及考者遞降一等凡非登科及特旨者年二十五方注官凡三班院二十以上聽差使初任皆監當次任爲監押巡檢知縣凡流外人三任七考有舉者六員移縣令通判有班行舉者三員與磨勘凡進納人六考有職官或縣令舉者四員移注四任十考有改官者五人舉之與磨勘大率反以職爲階官而以差遣爲職名實混淆元豐雖定官制而此亦未正刑部尚書鄧洵武極言之遂定選人七階曰承直郎曰儒林郎曰文林郎曰從事郎曰通仕郎曰登仕郎曰將仕郎以易前弊後改通仕爲從政登仕爲修職將仕爲迪功而事用通仕登仕將仕三階奏補未出官人承直至修職須六考迪功七考有官保任而驗司居其一乃得磨勘坐循犯則隨輕重加考及舉官有差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于州縣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

愧之高麗使人如生女直部女直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醫者來盈歌遣人送之還境上醫者至言于高麗王曰女直居黑水者部族日強兵益精得王乃遣使于女直自是來往不阻盈歌既破蕭海里使人報捷于高麗高麗復使人賀之盈歌遣其族弟斜葛報聘高麗待之甚厚冬十月遼生女直部節度使盈歌卒兄子烏雅束嗣盈歌死劾里鉢之長子烏雅束襲自烏古迺以來兩世四人志業相因卒定離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盈歌又用阿骨打之請令諸屬部不得擅置信牌馳驛訊事由是號令始一遂闢土東南至于乙離骨曷懶耶懶土骨論東北至于五國主隈禿荅矣十一月詔禁以元祐學術政事授業者○遼主謁太廟遼羣臣上尊號于遼主遼主受之因謁太廟更玄祖撒里思爲肅祖昭烈皇帝德祖薩剌的爲懿祖莊敬皇帝遼以宋魏國王和魯斡爲太叔徙鄭王淳爲越王和魯斡興宗之子也淳小字涅里和魯斡

之子篤好文學昭懷太子之得罪道宗嘗欲立淳為太子群臣不可而止遼主即位寵待加厚自北平郡王進封鄭王至是徙封越王留守東京 **遼主召監脩國史耶律儼等纂諸帝實錄** 遼主召知樞密院事漆水郡王耶律儼纂太祖以下諸帝實錄儼撰成七十卷儼本姓李父仲禧為南院樞密使賜以國姓儼以進士莅政廉能國人莫不譽之 **更鹽鈔法** 初陝西芻糧不足募商人入中雖有數倍之息而苦於回貨於是官為積鹽于解池積錢于在京榷貨務積鹽鈔于陝西沿邊州郡商人以物解至邊入中即請鹽鈔以歸徑請鹽于解池故商人無滯而邊備不乏蔡京欲盡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強而固恩寵乃更其法俾商人先輸錢于榷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授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失提點淮東刑獄章綽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綽官 **蔡府銅融州邵州蠻內附**

三年 遼乾統四年 **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毋得至京師○鑄當十大錢** 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而未嘗鑄當十也至是蔡京請鑄於諸路與小平錢通行于時 **以蔡攸為秘書郎** 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攸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至是自鴻臚卿賜進士出身拜秘書郎 **鑄九鼎** 元豐中知禮院楊傑言樂音多症詔范鎮劉几與傑參定几傑所奏下舊樂三律鎮以為聲雜鄭衛且律有差宮商易位事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以為定樂當先正律乃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圜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鐘而劉几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元祐中鎮請太府銅造律度量鍾磬等式上之其樂復下李照樂一律有奇外鍾律之議司馬光與范鎮論辨者三十餘年終不能相一周敦頤程頤張載皆有樂論亦未究其要及帝即位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欲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擢其客劉昺為大司樂付以樂政昺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取帝指三節為三寸三三為九而黃鍾之律成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帝從之漢津本剩員兵士自云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師而黍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以李良授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 **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庫○三月置文繡院○高麗侵生女直部** 高麗既與生女直部通好會烏雅束遣石適歡以星顯統門之兵往乙離骨嶺徇曷懶甸之地下其七城高麗使人謂石適歡欲有議事乞遣使焉石適歡使盃魯往而曷懶甸亦使二詳穩如高麗高麗執二詳穩而遣盃魯還於是五水之民皆附于高麗高麗攻女直石適歡大破之殺獲甚衆追入其境焚掠戍守而還高麗復攻之石適歡以五百人禦於闢登水又大破之追入闢登水逐其殘衆踰境於是高麗王懼遣還所俘而請和烏雅束命石適歡立撫內於瀕水察其嘗陰與高麗往來為亂階者即正其罪餘無所問由是使好復通 **夏四月王厚復鄯州** 厚帥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別將張誡將右軍由宗谷而南自將中軍趨綏遠期會宗哥川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背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從東南來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鄯州城門以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詔改鄯州為西寧州隴右節度 **罷講議司○五月更知開封府為牧尹○改六曹名** 改定六曹以士戶儀兵刑工為序增其員數倣唐六典易胥吏之稱 **王厚復廓州加蔡京守司空封嘉國公** 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

州詔以復鄯廓加京官封而超拜厚武泰軍節度觀察留後鄯廓湟州雖復而府藏困匱秦中騷然矣**置京西北路交子所**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倣川峽路立僞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為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賜辟雍殿名曰大成以荊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增諸州學未立者○置書畫算學**書學習篆隸草三體明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篆以古文大小二篆為法隸以二王歐虞顏柳真行為法草以章草張芝九體為法畫學之業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鳥獸曰花竹曰屋木以說文爾雅方言釋名教授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畫意與否仍分士流雜流別其齋以居之考畫之等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為工算學之業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兼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算法并曆算三式天文書為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略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刻石于朝堂**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用彈奏**詔內外官毋得越職論事○秋七月行方田法○八月許將免**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劾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罷知河南謂蔡京之黨也**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拔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遂拜左丞復以其兄康伯代為學士**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初東南六路糴斛自江浙起綱

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畜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至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羨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般之法壞矣**詔諸州學別置齋以養材武之士○冬十月夏人寇涇原遂會西蕃圍宣威城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貶王厚為郢州團練使**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為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樂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以金帛招之夏乃點兵挺渭慶三路各數千騎遣使求援于朝廷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軟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於是羌酋溪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無恥所遂殺之探其心肝以食為羅撒復焚大通河橋新讀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勅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黨至秦仲武等因服聽命蒙諭之曰君輩皆侯伯毋庸以獄吏辱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而死是自戕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團練使**立九廟**復祀翼祖宣祖也**十一月帝臨太學**官論定之士十六人為**帝臨辟雍**賜司業吳絪蔣靜四品服學官推恩有差**詔專取士于學校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

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十二月升通遼軍爲肇州。復封孔子後奉聖公端友爲衍聖公。是歲大蝗。王祖道言黎洞王古蠻楊晟免等內附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徼利乃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奉木其辭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峒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之百蠻以武臣爲守置溪峒司主之安惇卒

乙酉

四年遼乾統五年春正月築溪哥城。立武學試藝法。邦潘疊三州蕃落來歸。蔡卞罷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翁王安石所行爲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將用童貫爲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以內侍童貫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二月築御謀城。以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逵同知院事何執中爲尚書左丞。閏月令州縣倣尚書六曹分六案。鑄夾錫鐵錢自太祖以來閩蜀陝西多用鐵錢每十文當銅錢一文至是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言遼夏以鐵錢爲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而不可用請改鑄之乃詔置陝西河東河北京西監鑄當二夾錫鐵錢云趙懷德來降以爲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三月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詔建王古砦爲懷遠軍從王祖道之請也置二砦爲立學復鋹州。牂牁夜郎首領以其地內附。夏人寇塞門。遼歸女于夏夏主連歲請昏于遼遼以其族女南仙爲

成安公主嫁之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溫叟等撰開元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至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脩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析攬蕃國變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爲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事罷左司諫黃葆光葆光爲左司諫始莅職即言三省吏員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損之計貶爲符寶郎夏四月遼使蕭良來爲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也夏人寇臨宗順寧砦及湟州劉延慶辛叔獻等敗之。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林攄如遼報聘也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號虛靖先生漢天師張道陵三十代孫也且詔龍虎山張氏自今相襲爲山主令授法籙者即度爲道士六月趙挺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射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大蝗蔽日。秋七月置四輔郡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潁昌府爲南輔升襄邑縣爲拱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盖蔡京欲兵權歸己故也還上書流人。八月置提舉溪峒司從王祖道請也改懷遠軍爲平州。定鼎于九成宮帝鼎及八鼎成詔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賜魏漢津號沖顯處士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坪垸壇如方色外築垣環之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爲大閭北方曰寶鼎其色黑祭以冬至東北方曰牡鼎其色青祭以立春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以春分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立夏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分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八鼎

皆爲中祠樂用登歌享用素饌復於帝鼐之宮立自鼎星祠尋復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鐘云

大晟樂成帝受賀于大慶殿新樂成加號魏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賜樂名大晟置府建官司之推樂頒之天下播之教坊

九月以九鼎成受賀于大慶殿賜方士魏漢津號嘉成侯作寶成宮帝以九鼎成受賀于大慶殿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祠黃帝夏禹司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魏漢津賜漢津號嘉成侯漢津尋死于京師年九十矣

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惟不得至畿甸

冬十一月安定郡王世雄卒。林攄還自遼有罪貶知潁州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溷亦以矢溺使飢局無所得如是者三日乃遣還凡賚餽阻輟皆發歸復命議者以爲然鄭主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之

以朱勔領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初蔡京過蘇州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須州人朱冲不可京卽召冲語之冲願獨任居數日冲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器其能踰年京召還朝遂挾冲子勔與俱寓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於蘇州命勔總其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其黨徐鑄等數人輔之竭縣官經常以爲奉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之加封識焉指爲御前物未卽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卽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子女以供其須斲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舵師倚勢貪橫淩轢州縣道路以目相視廣濟卒四指揮盡

給撓士猶不足於用

以陶節夫經制環慶涇原河東事節夫知延安府寧城鹽州興知渭州鍾傳畫陳取興靈之策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有是命

詔分平州爲允格州知桂州王祖道言黎人爲患六十年道路不通今願爲王民得地千五百里乞以安口隘爲允州中古州爲格州詔分州置允州格州

高麗王顒卒子俁嗣

丙戌

五年遼乾統六年

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長竟天。以吳居厚劉逵爲門下中書侍郞。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初鄭貴妃寵冠後宮而家世微居中直學士院乃自言於妃爲從兄弟因緣此相倚爲重及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已無所賴乃叶宦者黃經臣計以外戚秉政辭改授中太一宮使

詔求直言毀元祐黨人碑復謫者仕籍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帝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罷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各以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二月蔡京有罪免京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中託紹述之名以紛更法制貶斥群賢增脩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因覩帑藏盈溢遂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琖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爲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事者甚衆朕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黨人言之與以富莫辨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

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爲功而花石綱之害爲尤甚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爲中太一宮使留京師言者論不已中丞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臣當全體親帝爲京下詔戒飭言者乃已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復拜右揆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厲民之事稍稍釐正之然挺之多智意後患每建白務闊其端而使逵畢其說逵亦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初挺之首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隙一開禍拏不解兵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恤物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

三月罷求直言。以世福爲安定郡王世福燕懿王德昭曾孫也廢銀州爲銀川城。許夏人平。夏五月行紀元歷劉昺所造也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冬十二月劉逵罷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禀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感其說復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之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客鄭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逵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得鎮國寶有以王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黎洞蠻韋晏閙等內附詔復以其地爲地文蘭郴州

大觀元年遼乾統七年春正月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爲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爲尚書左右丞子美初爲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北珠

出於女直子羨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直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直深怨之而子羨用是顯二月復行方田。三月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爲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美朱諤爲尚書左右丞。以蔡攸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立八行取士科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誥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爲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則是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以葉夢得爲起居郎夢得附蔡京得爲祠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曰陛下前日所建立者出於陛下乎出於大臣乎豈可以大臣進退而有所更張也上悅故有是命

夏五月以蔡薿爲給事中薿以諸生試策端蔡京意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績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闢至言收實用也而凡爲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閒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爲疑動搖國是不以爲懼顛逆靈其末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爲第一以所對不須天下甫解禍即除秘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鄧洵武免時妖人張懷素謀反朝士多株連者而洵武與其黨連昏坐免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蔡尤力班大晟樂于天下。詔自今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六月以梁子羨爲中書侍郎。以黎洞地爲庭孚州。朱諤卒。秋八月以徐處仁爲尚書右丞林攄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貶侍御史沈畸監信州酒稅寘御史蕭服于處州蔡京惡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強抑從承服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

代時至蘇卽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數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尙富貴乎逵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時監信州酒稅服竄管處州而縱竟寬海島

前直秘閣程頤卒 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爲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絢力學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籲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徹則顙有泚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曰是子可謂力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有論語說行于世○酢初與兄頤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漢州○繹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所致耳卽發憤力學遂以文名謂科舉之習不足爲將祝髮爲僧周行己官河南謂之曰何爲舍聖人之學異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頤自涪還河南繹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晩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大鈞大防之弟也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大鈞之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矯俗嘗與兄大忠大防相切磋論道考禮一本於古仕終祕書省正字

冬十月貶張商英爲安化軍節度副使

○閏月以林攄爲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 擧以言樞

寄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于用親黃經臣力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京不已援遂怨京乃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擺主之殆不可具帝命棄龜金明也謂居中愛我故中前命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群臣稱賀

建鎭州於黎母山 知桂州王祖道請於黎母山心立鎭州爲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于水口

王祖道伐南丹蠻其酋莫公佞建觀州 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世爲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道欲承之乃誣公佞阻文蘭州不令納土遣劉惟忠發兵討之擒莫公佞以南丹州爲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洞報復侵掠城邑遂圍新萬安州及觀州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

徐處仁以母喪去位○十二月召王祖道爲刑部尚書以張莊知桂州 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誘諸夷建城邑調兵鎭戍輦輸內地錢帛鹽粟無復齊限地廣爲戍者什亡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於縣官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實與祖道表裏至是祖道以功召莊以代其任祖道莊既鑿空起取顯羨由是龐恭孫趙遹程鄰相與效之邊壞益多故矣

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 領庭孚平允從觀宜柳融九州蔡京以功加太尉

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請誅蔡京下軫于獄流之嶺南 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謀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自元符末坐下嗣服忠義之士發黜者無自無之京分爲邪等黠配編置不齒仕籍則進肯爲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戲欲慮陛下使不知天下於叱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京上詔宜示京京下軫獄沉之嶺南

夏人來貢○涪州夷駱世華駱文貴內附○乾寧軍言黃河清

戊子

二年遼乾統八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加蔡京太師時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受命鎮國唯封禪用之二月作徽猷閣藏哲宗御集也三月班金籙靈寶道場儀範于天下○夏四月童貫復洮州五月加貫檢校司空賜蔡京玉帶○童貫復積石軍溪哥王子臧征撲哥降遂復積石軍貫頗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蔡京不悅張莊言安化蠻蒙氏蠻內附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地土及思廣監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丹團黃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六月以涪夷地爲珍州○以平夏城爲懷德軍○秋八月梁子美罷○九月以林攄爲中書侍郎余深爲尚書左丞深爲中丞時與知開封府林攄治妖人張懷素獄事多連蔡京二人曲爲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焉皇后王氏崩○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于永裕陵○張莊言寬樂等州蠻內附詔以莊兼黔南經略安撫使莊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源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洞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謂混中原風俗之殊當天下與地之半詔莊兼黔南經略使渝州蠻趙泰等內附以其地爲溱州○涪夷任應舉湖南徭楊再晃內附○詔孔伋從祀孔子廟庭○折克行卒以其子可大知府州事克行在邊久善拊士卒戰功最多羌人號爲折家父夏人入貢

通鑑續編卷二十一　廿四

己丑

三年遼乾統九年春正月以涪夷地爲承州○二月播州楊文貴內附以其地爲遵義軍文貴南平夷也來獻其土建爲遵義軍領播川琅川帶水三縣三月張康國暴卒于待漏院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寖爲崖異時帝惡京專愎陰令康國狙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爲中丞執中即劾京客劉昞宋喬年帝嘉執中之不阿康國曰是乃爲逐臣地耳已而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退朝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貶禾監信州酒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搢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擁泣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併黔南入廣西路○夏四月林攄有罪免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卿誤耶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猶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厚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爲中書侍郎薛昂劉正夫爲尚書左右丞昂與余深林攄附蔡京爲至久昂至舉家爲京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笞或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五月流孟翊于遠方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六月詔修樂書○管師仁罷○蔡京

通鑑續編卷二十一　廿五

庚寅

有罪免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坐免公弼始與京有連故得進用及居言路遇事利害輒言不憚京始忌之既免京政復上章言吏員猥冗庚元豐舊霄於是詔堂選歸吏部者數千員罷宮廟者千員都水知埽六十員縣非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歸之戶部諸道市舶歸之轉運司仕途爲清以何執中爲尚書左僕射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爲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蔽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駭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爲非法若蔡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藏府受病已深豈庸膏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實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以瀘夷地爲純滋州○秋八月嗣濮王宗漢卒兄子仲增嗣。冬十一月詔蔡京以楚國公致仕仍提舉哲宗實錄留京師詔筭學以黃帝爲先師風后等八人爲配享巫咸等七十二人爲從祀罷東南鑄夾錫錢。禮書成凡二百四十七卷瀘州夷王募弱內附

四年遼乾統十年春正月詔士庶拜僧者論以大不恭罪。夏人入貢。以余深張商英爲門下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蔡京既免帝自峽州召商英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創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三月詔罷醫筭書畫學官詔醫學生併入大醫局筭生入太史局書生入翰林書藝局畫生入翰林書圖局學官等並罷詔元符上書邪下等人依舊錄用。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

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有星孛于奎婁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爲太子少保出居杭州京留都中丞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無去志其餘威震于群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京拜居元宰毀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黨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恃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爲腹心交權冀與以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黨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帝老不聽唯罷夢得而遷注爲侍御史河復檢論京安孟胡妖姦之書與逐人張懷素挂藪引岳朋林謹置政府等事大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不報及彗出奎婁間帝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公弼等遂極論京罪侍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修塔以杜賂平之山託言推田而夫木以行興化之議去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國土驟徙郡之惡及不執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謫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咸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益不可以僂數陛下去黨與以開自新之路京疵其異己而別爲禁防陛下頃明詔以求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己而重致於法以蔽刑嚴罰脅持每内以義官重保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費不行適事數與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乎今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出之

余深罷深與蔡京結爲死黨京既去國深不自安上疏乞罷乃出知青州追貶王祖道爲昭信軍節度副使放張莊于永州計安司拓地之罪也六月以張商英爲尚書右僕射時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爲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以賜之薛昂免。秋七月罷方田。八月以劉

正夫爲中書侍郎侯蒙鄧洵仁爲尚書左右丞吴居厚爲門下侍郎。閏月以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閣受杭州之命思所以固寵乃因辭曰乞領花石綱事應奉益繁矣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爲皇后后開封人初帝爲端王常朝欽聖太后于慈德宮后時爲押班太后命后供侍帝即位太后因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爲后鄭居中罷蔡京之免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不果用至是復以外戚罷以吴居厚知樞密院事。南丹州首領莫公晟內附。戶部獻今年民數主客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

政和元年遼天慶元年春三月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夏六月復蔡京太子少師。秋七月廢平從州爲砦。八月復蔡京太子太師。張商英罷商英爲政持平謂蔡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爲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損議至是惡商英出己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惠州初帝在潛邸方技郭天信言當履天位及即位頗睠寵之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居中遂疏中丞張克公論之商英罷政出知河南九月王襄免坐薦引近侍也鄭允中童貫如遼童貫既得志於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爲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謂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

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冬十月貶張商英爲崇信軍節度副使○徙陳瓘于台州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意杭州守蔡嶷執正彙送京師下開封府獄併逮右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苟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以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蒞鞫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令所過州縣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執中又起還人石悈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悈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悈失指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宰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慚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悈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童貫以遼李良嗣來以爲秘書丞賜姓趙氏燕人馬植本遼大族植仕至光祿卿行污而內亂不齒於人童貫使至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直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直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見問所來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遺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弔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直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二年遼天慶二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

二月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遼主如混同江生女直部阿骨打等朝之遼主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阿骨打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跋扈如此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以貽後患奉先曰彼麤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骨打之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嘗從遼主獵能呼鹿刺虎搏熊遼主喜加以官爵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荒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直趙三阿鶻產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遼主命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召阿骨打阿骨打不至一日率五百騎突入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起詣詳穩司與趙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閱狀一夕遁去遣人訴于遼主言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矣奉先遼主元妃之兄也外寬內忌因元妃故遼主深倚任之夏四月復行方田○蔡京至自杭州帝宴之于太清樓京自杭赴召帝宴之於內苑太清樓京為樓記以進侈言宮室服玩之盛加何執中司空○五月詔太師蔡京落致仕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議己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群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六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罷戶部尚書陳顯知越州顯因對言拜罔蔡京士民失望帝怒故貶顯不復仕歸隱四明秋七月訪遺書于天下○置禮制局掌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昏喪冠祭沿革制度及更置郊廟禪祀之器劉昺領之九月更定官名蔡京專意日用以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脩六尚為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以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而以太尉冠武階亦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撫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大慶殿赦進封蔡京為魯國公時民間有得玉圭來獻者以何執中為少傅太宰兼門下侍郎十二月加童貫太尉○宴輔臣于延福宮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諭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挹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禽蹄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綴傳群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脩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壕作二橋東為景龍門橋西為天波門橋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蜀夷董舜咨等內附置祺亨州

癸巳

三年遼天慶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復封安石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庭時新儀成於正月元日舍菜仲春仲秋上丁舍奠以兗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頒辟雍大成殿名於諸路州學吳居厚罷居厚久居政府以周謹自媚鮮有大惡可言然一時聚斂者推為推首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二月罷文臣勳

官○崇恩皇太后劉氏有罪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爲左右所逼即簾鉤自縊而死年三十五

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濮人王老志初爲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閒爲人言休咎多驗大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大甚焚以爲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洪州人王仔昔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遂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蔡京薦之帝得召見賜號沖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寖加輒臣戚里寅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之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聞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遷安中翰林學士

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作保和殿總爲屋七十五閒工致其巧人致其力上飾純綠下漆以朱無文爲繪畫五采垣墉無粉澤淺墨作寒林平遠禽竹前種松竹枉樞梅檜蘭蕙後列太湖石引滄浪水陂池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別縈紆清泚左實典謨訓誥經史右藏三代鼎彝俎豆卣盤尊罍東序置古今書畫第其品秩西挾收琴阮筆硯焉

鄧洵仁罷○營方澤○作玉清和陽宮在福寧殿東以薛昂爲尚書右丞○班五禮新儀五禮新書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禮直官許士庶就問新儀詔開封尹王革編類通行者刊本給天下使悉知儻意其不奉行者論之以罪閏月改公主爲帝姬○五月葬昭懷皇后○班新燕樂○秋七月加何執中少師以燕樂成進執政官一等故也冬

十月閱新樂器于崇政殿出古器示百官以詔祀大禮並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詔天神降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作天眞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詔求道教僊經于天下○遼生女直部節度使烏雅束卒兄子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十月烏雅束夢逐狼屢發不能中阿骨打前射中之以問左右皆曰言兄不能得而弟得之兆也是月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爲都勃極烈遼使阿息保往詰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他日阿息保徑至烏雅束殯所閱賵馬欲取之阿骨打怒將執而殺焉烏雅束之長子謀良虎力止之乃已

四年遼天慶四年春正月置道階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置道階先生處士等名凡二十六級夏四月閱太學辟雍諸生雅樂○五月初祭地祇于方澤○六月以廣西溪洞地置隆兌州○秋八月置延康述古二殿學士改端明殿爲延康殿置學士以樞密直學士爲述古殿直學士冬十月

遼生女直阿骨打叛陷寧江州遼主好畋獵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崩上遣出生女直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直怨苦之及阿踈奔遼女直烏雅束屢以爲請遼主不遣烏雅束遂以爲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復遣蒲家奴索阿踈久而不還阿骨打乃使習古乃銀朮可復至遼主執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實備衛要建城堡修戎器遼統軍司聞之遣節度使

捏哥問阿骨打曰汝等有異志乎脩戰具飾守備將以誰禦阿骨打答曰設險自守又何問哉遼主復使侍御阿息保往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阿骨打因以嫚語答之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踈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使僕聒剌復如遼索阿踈實觀形勢僕聒剌還言遼兵多不知數阿骨打曰彼初詔兵豈能遽集如此復使胡沙保如遼胡沙保歸言惟四院統軍司與寧江州軍及渤海八百人耳阿骨打曰果如吾言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粘沒喝胡舍等議遼集所屬諸部兵以銀術可婁室闍母等爲率而使盧火徵移懶路迪古乃兵斡魯古阿魯撫諭斡忽急賽兩路係遼女直實不迭往完睹路執遼障鷹官達魯古部副使辭列寧江州勃海大家奴九月阿骨打率兵進次寧江城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數遼之罪告于天地曰世事遼國恪脩職貢定烏春窩謀罕之亂破蕭海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踈屢請不遣今將問遼之罪天地其鑒佑之遂命諸將傳梃而誓曰汝等戮力同心有功者奴婢部曲爲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進輕重視功苟違誓言身死梃下家屬無赦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遇勃海軍耶律謝十墜馬遼人前救阿骨打射救者斃之并中謝十謝十拔箭走阿骨打射殺之獲所乘馬阿骨打之子斡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隨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自倍遼師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別部聞之使宗子粘沒哥及谷神至軍勸其稱帝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塡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使温迪痕阿徒罕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略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蕭大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又使勃海梁福斡荅剌僞亡以招諭其鄉人且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我興師伐罪不濫及無辜也又使婁室招諭係遼女直而引兵還初女直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

爲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也謀克者百夫長也從其所率多寡爲號猛安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從曰阿里喜部卒之數初無定制至是始命以三百戶爲謀克十謀克爲猛安凡以衆降附者率以猛安謀克之名授之粘沒喝或化爲粘罕云

十一月遼蕭嗣先帥師伐女直敗績于混同江遼主免嗣先官而釋其罪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陶蘇斡曰女直雖小其人勇而善射自執我叛人蕭海里勢益張大我兵久不練若遇强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爲今之計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庶可服也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蘇斡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骨打聞之自將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阿骨打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以衆繼進遂登岸甲士二千五百至者才二之一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弟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仍見凡戰軍敗逸止免官而不加罪於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鬭志遇敵輒潰散矣

阿骨打報敗遼蕭敵里于斡鄰濼東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直兵若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矣

十二月詔廣南歲貢真珠犀角象齒

女直敗遼師于賓祥咸三州遂陷其城○遼鐵驪王奚回離保以所部叛降于女直回離保奚王或斷之後也

以童貫爲陝西經略使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哆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多凌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既盡秋庾未積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秋士有飢色若擐甲而趨徑擣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

我儲穀累歲闕地而藏之所在如是大兵之來十擾無齎可坐而餓也多嗾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民盡發窖穀多嗾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詭移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臧底河城遂詔童貫經畧之

通鑑續編卷第十一

通鑑續編卷第十二

乙未

五年 遼天慶五年○金太祖完顏旻收國元年○夏雍寧元年 **春正月女直完顏阿骨打稱皇帝更名旻國號金** 阿骨打既屢勝遼吳乞買撒改辭不失等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阿离合懣蒲家奴粘沒喝等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稱號無以繫衆心阿骨打曰吾將思之吳乞買等復以為言正月朔遂即皇帝位更名旻且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況所居按出虎水之上乎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其國語謂金為按出虎故云

晏州夷反以趙遹為瀘南招討使帥師討平之 知梅嶺堡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金王器飲晏州夷酋卜屚等屚心豔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歛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卜箇旁等罪夷人咸怨屚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若奪公老妻及其罵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遹行部昌州聞之倍道趨瀘劾宗諒罷之

詔康延魯代宗諒聽遹節制遹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矣於是詔發陝西軍三萬以遹為招討使遹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屚據輪縛大囤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夷為還敵貴者悉趨之乃壘石為城外樹木柵當道穿所附仆巨拚布梟答夾以守陣俯瞰官軍矢石所中皆壁碎遹力攻之不能進巡驗抑攻自所部多思黔土丁背山險而山多猱遶道土丁拕之伐去蒙密緣崖石挽藤為而上得猱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猱背暮夜復遶土丁負繩梯登崖額乃縋綿引下人人徐枝挈猱燔附而上比雞鳴交自等悉力癱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然炬猱熱狂跳既寨舍皆茅竹保竇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撲益驚火益賊官軍鼓譟破擁遞望見火壁軍踴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屚突圍走至輪多囤追獲之晏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遹請建城寨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

遼使耶律僧家奴如金議和金主旻不從 遼主使僧家奴持書往議和書斥阿骨打名且使為屬國

阿骨打遣賽剌復書云若歸叛人阿疎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

遼耶律幹里朶帥師次于遼會古城金主旻來戰遼師敗績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幹里朶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監蕭謝佛留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持久計金主聞之留妻室銀朮可守黃龍而自率衆趨遼會古城金主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兵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婁室銀朮可衝遼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粘沒喝請以中軍助之金主使幹本往爲疑兵謀良虎已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金人乘勝追擊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殪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以給諸軍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并其耕具皆失之

童貫使劉法敗夏人于古骨龍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二月立定王桓爲皇太子赦桓帝長子顯恭皇后所生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

三月遼使耶律張家奴諭降于金遼主使張家奴等六人齎書使金斥阿骨打名冀其速降金主以爲書辭慢侮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報書亦斥遼主名

夏四月作葆眞宮○改集賢殿爲右文殿○置宣和殿學士○五月金主拜天射柳金承遼俗凡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行拜天禮畢則射柳于毬場○遼復使耶律張家奴如金張家奴還遼主復遣持書往斥金主名金復書亦斥遼主名諭使速降

六月作三山河橋蔡京以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夫數十萬民

不耶生

遼使蕭辭剌如金金人執之張家奴還遼主復使蕭辭剌往金主以書辭慢留之不遣

秋七月戊戌朔日有食之○金主以其弟吳乞買爲諳班勃極烈諳班尊大之稱也又以烏古廼之孫撒改及斜也爲國論勃極烈國論貴稱所謂國相也

遼耶律幹里朶及金人戰于白馬濼遼師敗績○八月作明堂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曰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寓于殿寢禮蓋云闕崇寧之初嘗詔建立去古既遠歷代之棟無足循蓋朕剌經稽古度以九筵分其五室達以八風上圖下方參合先王之制相方視址于寢之南僞二鳩材自我作古以稱朕祗事上帝率見昭考之心宣示圖式于宣政殿且以明堂宜正臨天方近東以纁極德之以乃徒秘書省于宣擇門東而以省地營之以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嗣濮王仲增卒○遼主伐金遼主下詔親征以阿不爲中軍都統張家奴爲都監率蕃漢兵十萬蕭奉先充御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軍貴族子弟千人爲硬軍扈從百司爲護衛軍北出駱駝口以蕭胡覩姑爲都統柴誼爲副將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自長春州分道而進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直

八月有星流出于柳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爲天子宗廟有喜國家遠造宮室之象蔡京師百官表賀

九月金主旻陷遼黃龍府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先人則其渡處深不得其底九月朔遂克黃龍府而去

金主遣蕭辭剌還遼金主既陷黃龍乃遣賽剌與辭剌還遼書辭曰若歸我叛人阿疎即當班師

以仲御爲嗣濮王○遼師渡混同江先鋒部署耶律章奴反伏誅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章奴與魏國王淳妃弟蕭諦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謀迎立淳誘將士亡歸上京遣諦里以其謀告淳遼主知之還馳馬

蕭昱帥兵詣廣平定誅后妃而使行宮小底乙信持書馳報淳師里至淳所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比南面諸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乙信等至偕言章奴之謀淳即斬訛里等攜其首單騎詣廣平淀待罪遣主遇之知初章奴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師其賞告太祖廟數遼主過兵天下土崩及攻立之淳攻西至慶州復祀諸京移撫州縣遼結勸群盜至數萬趙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趙降易山順國女直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實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其妻子部役爆院或散諸近侍為婢餘得脫者皆奔女直章奴詐為使者欲奔女直為者所獲納送行在勝斬于市剖其心以獻祖廟支解以體掬于五踐

劉仲武王厚帥師伐夏敗績于臧底河仲武厚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什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冬十月召陳顯爲宣和殿學士不至○十一月高麗使子

弟來就學○十二月遼師至駝門都監耶律張家奴反遼主引還金主旻追之遼師敗績于護步答岡金人聞遼主親征粘沒喝兀术等以書至遼陽為卑哀之辭實欲求戰遼主怒下詔有女直作過大軍翦除之語金主聞之乃勢面仰天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令主上親征奈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十一月遼主遣駙馬蕭特末林牙蕭察剌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親軍七十萬至駝門十二月己亥金主至爻剌與其臣謀曰遼兵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乙巳遼都監張家奴反遼主引兵還丁未金主自以騎兵候遼主軍獲督餉者知遼主西還其下請乘怠擊之金主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以此為勇耶衆皆悚愧請自效金主曰誠欲追敵約齊以往無事餱餉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奮躍遂追遼主及于護步答罔金兵止二萬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兵數交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金兵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死者枕藉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帝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還初女直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戈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觀陣之虛實四面結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為戰所以恒勝

金夾谷撒喝陷遼開州金主詔曰自破遼兵來降者衆宜加優恤向今諸部官民已降或為軍所俘獲迺過而還者勿罪仍官其酋長且使從宜居處

丙申

六年遼天慶六年金收國二年春正月遼高永昌據遼陽以叛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甗口見遼政日衰金

兵方強遂覬覦非常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乙薛高興順招之不從閏月貴德州耶律余覩以廣州渤海叛附于永昌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

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溫州人林靈素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於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左元仙伯書罰仙吏褚慧等八百餘官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吏盛章王革即園苑寶華吏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己即褚慧下降也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賓贅無算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閒禱雨有小驗而已

以童貫為陝西河北宣撫使○劉法帥師

伐夏克仁多泉城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守援不至乃降法殺而屠之种師道帥師伐夏克臧底城○閏月立道學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博士二員二月詔增廣天下學舍○詔修御河及廣京城○夏四月會道士于上清寶籙宮初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家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及聞林靈素之言復於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多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金斡魯攻高永昌敗之遂

陷遼東京州縣高永昌使撻不也杓合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國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以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帥諸軍攻永昌還遼兵敗之遂取瀋州永昌聞之大懼使家奴鐸剌至金師請去僭號稱藩斡魯知其詐進兵攻之永昌遂殺胡沙補等率衆拒金遇于活水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逐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恩勝奴仙哥執永昌妻子以城降撻不也亦執永昌以獻金主命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直皆降于金金主詔除遼法省賦稅置猛安謀克以斡魯爲南路都統斡論知東京事何執中致仕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寛告他日造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遂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任時入見帝曰自相位致爲臣數十年無此矣執中對曰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過同帝曰當時恩禮恐未以爾執中頓首謝未幾卒贈太師清源郡王諡正獻執中嘗爲端王侍講故終始恩

遇不替然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順主意贊飾太平而已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事時人稱爲公相五月以鄭居中爲少保太宰劉正夫爲特進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爲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六月遼以秦晉國王淳爲都元帥○秋八月詔天下監司搜訪巖谷之士雖夾詭譎怪自號者悉以名聞幸蔡京第○金撒喝陷遼保州保州本高麗地撒喝攻之久不克高麗使謂金曰保州本吾舊壤願以見還金主曰爾其自取之而益撒喝兵令與合高麗至是拔之以薛昻爲尚書左丞侯蒙爲中書侍郎○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赦

九月辛卯朔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蓋以詔者析玉皇大天帝昊天上帝言之不能致一故也又詔天下洞天福地脩建宮觀塑造聖像西內成赦京西路○加童貫開府儀同三司○冬十一月以白時中爲尚書右丞○十二月遷九鼎于圜像徽調閣初方士王仔昔言九鼎神器不可藏于外乃改帝鼐爲隆鼎彤鼎爲明鼎阜鼎爲皛鼎晶鼎爲蘊鼎魁鼎爲建鼎牡鼎爲和鼎蒼鼎爲冝鼎岡鼎爲宷鼎惟寶鼎如舊自九成宮徙于天章閣至是又爲圖像徽調閣閣上神像左周鼎星君中帝席星君閣下鼎鼐神像各守逐鼎布列帝詣閣奉安明日復詣閣行香百官陪位學詔九鼎新名乃任人妄改皆無依憑宜奠舊名劉正夫致仕正夫由博士入都翰致宰執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至是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茂州夷鄧求壽內附以其地爲壽寧延寧軍

七年遼天慶七年金天輔元年春正月遼春州及遼東渤海叛降于金○金斜也陷遼泰州。二月封段和譽爲大理國王和譽大理國主也會道士于上清寶籙宮二月甲子會道士二千人于宮詔林靈素諭以帝君降臨事焉策高麗進士于集英殿賜權適等四人上舍及第改天下天寧萬壽觀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以僧寺充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令士庶入殿聽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捷給嘲誚以資媟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趍之三月以宦者童貫權領樞密院○夏四月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於是群臣及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用於教門章疏內而不施於政事升溫州爲應道軍爲林靈素也五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地祇徽號詔曰王者父天母地乃者祇率萬邦黎庶強爲之名以王冊王寶昭告上帝而地祇未有稱謂謹上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地光大后土皇地祇詣宮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命蔡攸提舉秘書省并左右街道籙院○祭地于方澤○改玉清和陽宮爲玉清神霄宮○六月明堂成進封蔡京爲陳魯國公辭不受詔自今季秋大享親祠明堂如孟月朝獻禮罷有司攝事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有應奉又有不行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官若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胡

相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珎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閒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欲以便民而擾害如故作定命寶時得于闐大玉踰二尺色如截肪乃製爲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大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於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爲九詔以九寶爲稱以定命寶爲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聖於定命乃我所自製也八月鄭居中以母喪去位居中與蔡京不相能及居喪京懼其起復以居中王珪之壻乃使蔡確子懋重理定策事以沮之遂追封確清原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而擢用居中諸子于朝懋即渭也高麗使蒲馬如金以請保州金人不許金之拔保州也高麗兵已在城中金人入守高麗王使蒲馬如金以請之金主曰保州近尒邊境聽爾自取今乃勤我師徒破敵城下不可九月有事于明堂赦○遼置怨軍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直號曰怨軍凡八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曰乾曰顯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帥冬十月乙卯朔初御明堂班朔布政○侯蒙罷蔡京惡之也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起復鄭居中爲太宰以余深爲特進少宰白時中爲中書侍郎十二月以薛昂爲門下侍郎○下方士王仔昔獄殺之仔昔微而隨帝侍以客禮故遇宦侍若僮奴又欲群道士皆宗己林靈素忌之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詔天神降于坤寧殿○以童貫領樞密院事○作萬歲山于京師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象餘杭之鳳皇山號曰萬歲周十餘里焉

安置祕書丞黃葆光于昭州時大旱帝以為念於是黃葆光上疏言蔡京彊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上不報且欲再上章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貶知昭州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詔揭示其章而竄之

遼耶律淳帥師次于蒺藜山金斡魯古來戰淳敗走金人追之遂陷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秦晉國王淳會四路兵馬防秋遣金成州都統斡魯古書議和斡魯古告于金主金主曰歸我行人及賽剌及送阿踈等則和議可成淳軍至蒺藜山斡魯古及知東京事斡論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師郭藥師乘夜襲走之斡魯古遂與淳戰淳敗走斡魯古追至阿里真陂遂援顯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之

金主旻遣使求封冊于遼遼東鐵州人揚朴言於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從之使至遼時遼東路諸州盜賊蠭起掠民自隨以充食餱糧使

蕭奉先等以為自此可以弭兵勸遼主許之

戊戌

重和元年遼天慶八年金天輔二年春正月受定命寶于大慶殿赦元符上書邪中等人亦得準依無過人例

以王黼為尚書左丞黼美風姿有口辯才踈雋而寡學術然多智善佞初為左司諫時張商英為相寖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已歲中三遷為御史中丞黼欲京專國遂疏何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由是怨之故為戶部尚書冊陷以罪黼以智復免還為學士承旨遂入政府

遼使耶律奴哥議和于金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

遼饒州降于金○二月詔馬政浮海如金豫請燕雲之地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直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遣武義大夫馬政同呼慶由海道如金致書於金主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勍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

三月遼復使耶律奴哥如金中前議也

夏四月築靖夏及制戎城○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為通元沖妙先生帝惑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正晝臨壇及火龍神翊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因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以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尋賜靈素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使夾衣王食者幾二萬人

遼使耶律奴哥如金妥以駒神之也

金使耶律胡突衮如遼胡突衮報使表守前議

立元成節時詔以老子生日為貞元節復以青華帝君八月九日生辰為元成節

六月遼使耶律奴哥如金索宋夏高麗書詔表牒往

秋七月加鄭居中少傅余深少保鄧洵武特進以西師有功也

金使耶律胡突衮如遼金主使胡突衮與奴哥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割州郡歲幣之數且曰如能以兄事我冊用漢儀可以如約

八月加宦者童貫太保○遼使耶律奴哥議冊禮于金遼使奴哥及突迭使金議冊禮至金金主留突迭而遣奴哥還謂曰書如不從勿復遣使

掖庭大火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爇屋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九月薛昂罷以白時中王黼為門下中書侍郎馮熙載范致虛為尚書左右丞○遼使耶律奴

哥如金奴哥至金復與宋迭俱還作神霄九鼎帝用方士言鑄神霄九鼎鼎成名曰太極飛雲
洞劫之鼎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山嶽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
耀煉神之鼎蒼龜火蛇蟲魚金輪之鼎奉安於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帝如上清寶籙宮帝如
宮度玉清神霄祕籙會者八百人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貧下之人多
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作道史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
名道史鄭居中乞終喪制許之○閏月立周恭帝後以為宣
義郎詔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為宣義郎監周陵廟世世為國三恪冬十月置道
官道職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有諸殿侍宸故籍授經以擬待制脩撰直閣之名馬政以金
散覩來馬政至金金主與粘沒喝等共議乃遣散覩與政來報使復書曰所請之地今當與大朝夾攻得者

有之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十二月置裕民局○遼使耶律奴哥如金
議定冊禮遼大饑乾顯宜錦與中等路斗粟直數縑民削榆皮食之
宣和元年遼天慶九年金天輔三年春正月詔更號佛為大覺金僊僧
為德士寺院為宮觀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詔改佛號大覺金僊餘為僊人大士僧
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金李
善慶來○趙有開如金不至而復○以余深為太宰王黼
為少宰黼賜第城西日賞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
圖燕會諜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聞畫學正陳堯臣善丹青精人倫因薦堯臣使遼堯臣即挾畫學生二人與俱繪
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

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帝耕籍田○罷裕民局○封
占城楊卜麻疊為占城國王占城在中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一月程北
至交州四十日所統大小聚落一百五大略如州縣自上世未嘗通上國周顯德中始入貢自是朝貢不絕然與交
州相近互相侵擾焉詔封為王始與交阯加恩均矣金使烏林荅贊謨如遼迎封冊也二
月加鄧洵武為少保○三月以馮熙載為中書侍郎范致
虛張邦昌為尚書左丞○遼使蕭習泥烈冊金主旻為東
懷國皇帝金主弗受○詔馬政復如金議夾攻遼以取燕
雲政與散覩復如金議同攻遼童貫使劉法帥師伐夏敗績于統安城
法走還夏人追殺之童貫使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強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

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
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飢馬渴死者甚多法衆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峗守兵見追之
墜崖折足為一別路軍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法名將既死諸軍恂懼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
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常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
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劉仲武何灌等赴之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救自築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
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曰勿攻此城留作南朝病境乃自引去宣撫使司以捷聞受賞者數百人諸路所築城
岩皆不毛為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為之蕭條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五月
有龍見于京師初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踞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
自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

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感召之實望求直言採而用之以答天戒詔毀綱一宮與縣去

六月追封周莊周列禦寇為真君封莊周為微妙元通真君列禦寇為致虛觀妙真君仍行冊命配享混元皇帝夏人來詔童貫罷兵閔右既困童貫調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欵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強之使持還及邊境棄之道中而去貫竊得而上之貫始大沮金辭列曷魯來○秋七月加官者童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媼相金使烏林荅贊謨如遼遼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言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及有渠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遙芬多戩等言皆非善意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乃復使贊謨如遼議且責之八月范致虛以母喪去位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會母喪去位竟不起復金頒女直字女直初無文字及從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烏野謀良虎谷神等學之謀良虎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遂與斜本等立法定制凡與遼宋往來書問皆謀良虎谷神主之金主遂命谷神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行之九月宴蔡京于保和新殿○幸蔡京第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翛鞗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鞗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所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因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加淮康軍節度使蔡攸開府儀同三司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攸鬍看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謔浪之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中攸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遂數微行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為白

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焉遼使蕭習泥烈如金遼主使習泥烈先持冊藁使金而後遣使送烏林荅贊謨還安定郡王世福卒○冬十月以紹述熙豐政事書告天下○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安中附童貫王黼為中丞因論蔡京罪為帝所知遂居政府放太學生鄧肅歸田里肅以朱勔花石綱害民進詩諷諫詔放歸田里十二月帝微行寘秘書省正字曹輔于郴州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編出日為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之中郊坰之外極遊樂而後返道途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為常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蓋愚之民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大逆包藏禍心雖神靈擁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顧視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庶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召楊時為秘書郎時南劍將樂人幼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于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

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懋言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京問其人懋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祕書郎

二年遼天慶十年○金天輔四年○夏元德元年春正月罷道學○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事益肆橫恣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踰制罪詔徙安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二月趙良嗣如金議取燕雲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同金使錫剌曷魯往議取遼燕京西京之地金使烏林答贊謨如遼本金主使贊謨持書及冊文副本至遼且責其乞師于高麗三月遼使蕭習泥烈如

金復議冊禮金主旻不許遼以金人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器械具數以聞將以四月二十五日進師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闍母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絕夏五月竄布衣朱夢說于池州上書論宦寺權太重也金主旻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撻不野以城降之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習泥烈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于胡土白山聞金舉兵命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五月壬子金主至臨潢城中持禦備因守甲具金主命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噪而進自旦及巳闍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六月詔蔡京致仕猶朝朔望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

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邪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罷禮制及他局五十八所○復僧寺額○秋七月罷醫算學○八月趙良嗣以金勃堇來議伐遼及歲幣良嗣請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與遼同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堇偕良嗣還以致其言九月復德士為僧○詔馬政如金報師期許歲幣帝使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逖聞為慰雖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冬十月

戊辰朔日有食之○加內侍河東節度使梁師成太尉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隸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時中外泰寧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儁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污多寶書畫卷軸于外舍悉賓客縱覽得其題識合意者倖容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辭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詭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建德軍清溪民方臘作亂清溪民方臘世居縣堨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臘益得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

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領應奉局于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别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詭祕事相煽誘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爲兵人安于太平不識兵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于息坑

十一月余深罷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

以王黼爲少保太宰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四方翕然稱爲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爲邪多蓄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因請置應奉司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于黼家

十二月方臘陷建德軍歙衢杭州以童貫爲江淮荊浙宣撫使帥師討之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南攻衢殺郡守彭汝方北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遘上言臘衆強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蔽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

以鄭居中權樞密院事○封真臘金裒賓深爲真臘國王真臘一名占臘在占城南東際海地方七千里有戰象二十萬政和中始通中國至是遣郎將摩臘摩秃防來明詔封之比占城

三年遼保大元年金天輔五年春正月鄧洵武卒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蔡京尤甚京之敗壞天下相源自洵武始

童貫至蘇州承詔罷蘇杭州造作局及

御前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罷之罷進奉諸局蠲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方臘陷婺州○二月罷方田○罷天下學校三舍法及宗學辟雍諸路提舉學事官

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寇京東州郡知海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宋江起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海州知州張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瀕劫掠以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鬭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初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不許

方臘寇秀州官軍敗之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還據杭州

遼主殺其文妃蕭氏南面都統耶律余覩叛降于金遼主有四子長曰趙王習泥烈次曰晉王敖盧斡次曰秦王定次曰許王晉王文妃蕭氏瑟瑟所生出爲大丞相耶律隆運後性樂道人善而矜人不能一時號爲長者及長積有人望內外歸心女直作亂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疏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見而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王許王之舅也以冨人望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妹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覩一日其妹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告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覩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主爲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獨未忍加罪晉王余覩在軍中聞文妃等死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遐買蕭德恭耶律諦里姑蕭和尚等將兵追之及諸閭山蕭遐買等議曰主上信蕭奉先言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覩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余覩他日吾當皆余覩也不若縱之還[illegible]紿曰追襲不及奉先既見余覩

之亡恐後日諸校亦叛乃繳加遐賞等爵賞以結其心余覩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覩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事以俟師期毋忽

以陳遘為江淮經制使 命遘經制七路治于杭州以供軍餉羨以財用不給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遂為東南七路之害

夏四月童貫執方臘歸于京師 二月貫遣兵前鋒至青河堰水陸並進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遁還淳安幫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將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于幫源洞臘眾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興宗領兵截洞口掠其俘遂為己功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梓峒石穴中殺賊七萬其黨皆潰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于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五月以鄭居中領樞密院。大蝗。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于黃州 過庭以睦寇竊發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聞而憾之遂陷以不舉劾之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黃州安置

金曷魯來。閏月復應奉局命王黼梁師成領之 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臘之起由茶鹽法也而童貫入數言歸過陛下帝怒遂復諸應奉局朱勔復得志矣

秋七月廢純滋等十二州。黑眚見于禁中 元豐末眚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廑丈餘彷彿如龜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為驢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至是浸少時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搶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云

八月加宦者童貫太師封楚國公 賞平方臘功也

方臘伏誅 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

九月加王黼少傅鄭居中少師。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 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太傅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田復不可減號為西城所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亦立租算船納直犯者盜執之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天資狠愎委兵工賦表立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為天荒輒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別州京東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寄任歸彥李士渙王湖州毛孝立王隨江淳呂坦錢棫宋憲皆助彥為虐如奴事主民不勝忿蒲前執政庭帶攬芍迎詔馬百而彥發之自知發物無供奉抵賴朱勔凡竹數竿用一大車牛載之十頭其數無秋皆責辦于民經時踰月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犁殫財靡畬力竭饑死或自縊綠靴聞如龍靖薛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忽刑楣楣轄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搢昌兵馬餘轄范寒不為取竹彥誣以刊蘇軾詩文于石為十惡竟坐勒停彥所至州郡偃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證有言于帝梁師成遣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為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冬十月詔童貫復領陝西河東河西路宣撫使。十一月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為尚書左右丞 邦彥本銀工子也俊爽美風姿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為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

壬寅

浪子以善事中人爭薦舉之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

余覩以金斜也侵遼中京

初耶律余覩奔金金粘沒喝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已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爲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乃命諸部戒備軍事至是粘沒喝復言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壯健宜乘此時進取中原群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粘沒喝斡本斡离不蒲盧虎等副之耶律余覩爲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以孔端友襲封衍聖公

四年 遼保大二年 金天輔六年

春正月加蔡攸少保梁師成開府儀同三司○金斜也陷遼中京及澤州遼主田于鴛鴦濼余覩以金人襲之遼主殺其子晉王敖盧斡遂走雲中遺玉璽于桑乾河

金陷中京遂下澤州遼主時獵于鴛鴦濼余覩引婁室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覩自回矣會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敖盧斡事覺遼主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爲名若不除法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竟無一言申理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敖盧斡亡敖盧斡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敖盧斡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覩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幸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初秦始皇得藍田玉作傳國寶六面螭紐其正面刻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魚鳥篆也秦王子嬰奉以降漢至王莽篡漢平帝皇后投璽于毀缺螭角微玷至獻帝失之孫堅得于井中傳至孫權以歸于魏魏文帝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傳晉宋齊梁陳隋唐五代至石晉亡歸之于遼興宗重熙七年試進士以有傳國寶者爲正統命題至是失之遼主以金師爲憂蕭奉先曰女直雖能攻我中京終不能遠離巢穴越三千里直擣雲中也

二月金粘沒喝敗遼奚王霞末于北

安州遂陷其城○三月金粘沒喝襲遼主行營遼主走夾山蕭奉先伏誅

金粘沒喝駐兵北安遣谷神畧近地獲遼護衛習泥烈始知遼在獵于鴛鴦濼殺其子晉王衆心益離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弱不可用粘沒喝使耨盌溫都移齎保報斜也曰遼主窮迫于山西猶事田獵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兵之策幸遠見膂若有異志此當以偏師討之即整兵以矣和也怒沫夬斡本勸從之斜也乃出青嶺粘沒喝出獻濱鄖會于羊城濼三月遼主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濼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之遼主至女古底倉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蕭奉先請趨夾山遼主遂乘輕騎入夾山既至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今欲誅汝何益於事恐軍心忿怨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國並賜死

遼主逐其樞密使蕭得里底

遼主居夾山侍從俱亡元妃蕭氏得里底之姑也謂得里底曰爾任國事致君如此何以生爲得里底但謝罪而已明日遼主怒逐之爲耶律高奴所執送諸金人得里底伺守者怠脫身亡歸復爲耶律九斤所得送之耶律淳得里底自知不免絕食死

帝臨太學○遼李處溫等以秦晉國王淳稱帝于燕京降封遼主爲湘陰王奉表乞附于金金人不許

遼主之走雲中也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處溫等曰主上蒙塵中原擾攘若不立王百姓何歸宜熟計之淳方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已而從之群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普賢女爲德妃加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

徒賣義勇知樞密院事虞仲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李處能直樞密院李奭為少府少監餘與計謀者授官有差以蕭幹為北院樞密使駙馬都尉蕭旦知樞密院事奚回離保知北院樞密事軍旅之事悉委大石遂降遼主為湘陰王淳擾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六路遼主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報宋免歲幣結好亦遣安奉表于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云

遼主淳改怨軍為常勝軍。金粘沒喝陷遼西京

金人攻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敗績粘沒喝謀良虎斡本等繼至粘沒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遂陷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以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蔡攸為副使師師巡北邊以應金

朝廷既與金人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不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乘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宦打平帶亦每於用兵王黼進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使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迷決意興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專領其事他執政皆不得預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遼耶律淳自立乃以貫為宣撫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先是童貫欲圖北方與熙河鈴轄趙隆論之隆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擢隆曰某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謝責貫心不悅

夏四月置補校文籍局

詔置補完校正文籍局歸三館書置官和

敗及太清樓秘閣又令郡縣訪遺書

金使徒單吳甲來議師期。金闍母婁室陷遼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獲阿疎以歸

阿疎至金金主杖而釋之

遼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頂降于金。遼主奔訛莎烈

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部族遂走于訛莎烈金谷神追之不及北部謨葛失贐馬駝食羊都統馬哥收集散亡會于諸里建

五月童貫師師伐遼敗績于白溝貫退保雄州貶都統制种師道為右衛將軍致仕

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盡護諸將分道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之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之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嗣濮王仲御卒以其弟仲爰嗣。六月遼主淳死蕭幹等尊淳妻蕭氏為太后主國事遙立秦王定為帝

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犒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定拒湘陰王之說集蕃漢百官議之從其議者東立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西立處溫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拒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相顧微笑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欹枕長歎曰彼忠臣

也奚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尒後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死年六十蕭幹等乃立淳妻德妃蕭氏普賢女爲皇大后攝主軍國事奉遺命遙立秦王定爲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謚淳爲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

遼李處溫伏誅　遼主淳疾亟時自以不起密授處溫番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案執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爲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后聽政幹以后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知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能懼招及落髮爲僧尋有永清人傳遣說號郭藥師入燕破擒具言處溫嘗遺易州富民趙履仁書達宋將童貫欲爲內應挾蕭后納土歸宋后執處溫問之處溫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世蒙宥寧可使因讒獲罪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向使秦晉國王如周公則終享親賢之名于後世汝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霸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爲宰相數月間所取遼人快之

夏人救遼金斡魯敗之于宜水　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次于天德之野谷金朮斡魯婁室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詔童貫伐遼以劉延慶爲河北河東宣撫都統制　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代种師道爲都統制

八月金主旻襲遼主于石輦鐸遼主敗走　金朮也使斡离不言于金王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遼主在陰山天德之間而担里自立于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同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大魚濼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蕭家奴斡离不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馬多疲乏追及遼主于石輦鐸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蕭家奴與諸將議耶律余覩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斡離不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蒲特烈諭軍士以君臣之義於是士皆殊死戰遼主謂斡离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皆自高阜下平地觀戰余覩指遼主日月旗以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若乘而薄之可以得志斡离不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主兵敗潰斡离不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斡离不以騎兵千餘追之至烏里質鐸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

九月朝散郎宋昭上書諫伐遼詔編管于海州　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金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金使徒孤且烏歇來　金人聞童貫擧兵恐宋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使來議訂燕

高麗王俁卒子楷立　初高麗之俗兄死弟及俁卒諸弟爭國其相李資深立俁子楷詔遣路允迪弔祭先是俁求醫於朝詔二醫往留二年而還指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于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爲邊扞女直虎狼耳不可交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爲備醫還奏之時已無及矣

趙良嗣如金　辨使也且言不負訪約

遼涿州留守郭藥師以城來降　常勝軍帥郭藥師爲涿州留守以蕭幹專政忌人多貳猜所部曰天祚失國女直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挾所部八千人奉涿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遼易州守將高鳳以城來降○冬十月改遼燕京爲燕山府西京爲雲中府　詔山前收復州縣合置監司以燕山府路爲名山後方名雲中府又勑涿州曰涿水郡威行軍檀州曰橫山郡鎮遠軍平州曰漁陽郡撫寧軍易州曰遂武郡營州曰平盧郡順州曰順興郡薊州曰廣川郡景州曰灤川郡并燕山府爲山前九州雲中府路則領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媯并雲中府所謂山後九州也

童貫使劉延慶及郭藥師帥師伐遼藥師敗績于燕山延慶退保雄州　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藥師爲鄉導涉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先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

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次于涿州與蕭幹對壘閉營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請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三將軍謂光世也己酉延慶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涿易降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下令納燕人降而盡殺契丹雜霄藥師遣人諭蕭后使赦降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援巷戰光世出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之以爲信然明旦延慶見火起以爲敵至即燒營而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堅詩以誚之

以蔡攸爲少傅判燕山府○十一月金使李靖來言燕地十二月趙良嗣如金求營平灤三州

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所獻以求援者王黼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吏蒲家奴婁良翰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復往且求營平灤三州之地

郭藥師及遼蕭幹戰于永清敗之詔加藥師武泰軍節度使○金主旻陷遼燕京遼主淳妻蕭氏出奔天德

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以求知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翰爲不率兵七千先之迎古乃出擊掇口銀术可出居庸關婁室爲左翼要處火爲右翼遂居庸關粘罕遇盛南暗口旋潰竄比牛口遼德妃蕭氏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承少關兵守居庸襲戊子金師至關壓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戴而貢金師度關而南庚寅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京高六等開門待之遂自南門入使銀术可妻寶陳于城上金主次于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勇義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降辛卯遼百官詣金主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復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爲金有金主遣騎來送趙良嗣還且獻遼存

遼主奔四部族

遼主聞南京陷遂由燭里關出居四部族詳穩之家

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

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噰噰亭北直絳霄樓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洲東爲蘆渚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東出爲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蘿雲亭半山北衍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散漫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斯閣北岸有隊爲庵蕭雲臺蕭閑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數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乃罘華宮火最其燈作大池名曰曲江也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安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爲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也蔡絛謂初名鳳凰山後因神降其詩有艮嶽排空霄因名艮嶽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乃至會初得燕地故號昭功敷慶神運石工于爲嶂山其上植兩檜一夭矯者名曰朝日升龍之會一假壘者名曰臥雲伏龍之槍皆玉牌填金字書之麓曰玉京獨秀太平嶽峯曰御雲萬態奇峰又作繪霄樓勢極高峻在雲霄表盡工藝之巧其後群閣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殫紀四方花竹奇石咸

史075-217

萃于斯玖禽異獄無不畢有矣

戶部獻今年民數 時天下分爲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理雖廣而戶口皆不及可謂盛矣

五年 遼保大三年○金天輔七年八月太宗晟天會元年

春正月遼奚回離保自立爲奚帝 金兵入燕知北院樞密事奚王回離保即箭笴山自立爲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爲二王分司建官遼主命都統耶律馬哥討之

金使李靖來趙良嗣如金 金使李靖來議許六州代租錢詔遣良嗣報聘且求西京等州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府事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爲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天顏帝深褒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忠解所御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翦盆分給之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邊控遠其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五事危急帝怒命褫官而職任如故

金以遼平州爲南京命張瑴留守 遼平州人張瑴爲遼興軍節度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瑴撫定亂者州民推瑴權州事天錫帝殂瑴知遼必亡乃籍丁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爲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瑴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瑴情狀于康公弼弼曰瑴狂妄寡謀雖有鄉兵彼何能爲示之不疑圖之未晚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加瑴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既而粘没喝又欲先下平州擒張瑴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遂見瑴瑴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于粘没喝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爲南京加瑴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瑴一作覺

遼興中歸德府宣錦乾顯成川豪懿來隰遷潤等州皆降于金○二月以李邦彥趙野爲尚書左右丞○遼主追廢故秦晉國王淳爲庶人殺淳妻蕭氏 蕭德妃見遼主于四部族遼主怒殺之追降天錫帝淳爲庶人除其屬籍而放其黨蕭幹奔奚

三月金使銀朮可來盧益如金 趙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不必欲平營等州則并燕京不與汝家兵因以答書先行良嗣諭王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固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没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遂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請增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遂命良嗣與請借使良嗣至燕請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佑遼錯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常勝軍亦當還我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若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費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意斷度肅以比燶梁焚次合以防之良嗣行至州以金書通奏其略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己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援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營灤等州不在許與黨務侵求難解信義仍德遣過界之兵王斷紋切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遣人議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定租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

金主大喜遣使銀朮可鐸剌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馬宏等持誓書觀之責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凡至汴京更易者至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者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牒送溫訊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夏四月金人來歸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童貫蔡攸入燕曲赦河北河東燕雲路遂班師金人既得所欲乃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庚子貫攸入城時燕之金帛子女職官富民皆爲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帝爲之曲赦兩河燕雲而令即日班師乙巳貫等還

金斡魯及斡离不襲遼主營于青塚獲秦王定及族屬從臣以歸遼主與戰于白水濼遼師敗績趙王習泥烈復爲金人所獲遼主走雲內乞附于金金人不許金主以斡魯爲都統斡离不副之使襲遼主于陰山青塚之間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大石悉降其衆又獲嗚禹實于白水濼斡魯使斡离不銀朮可婁室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四月戊戌將至青塚遇泥淖不能追斡离不與當海四騎以繩繫耶律大石使爲鄉導遂直趨遼主營時遼主在應州其嬪御諸女見金兵奄至驚駭欲走斡离不命騎下執之有頃斡魯等大軍至秦王許王及諸妃女與大叔胡盧瓦妃秦晉國王淳次妃升從臣皆被執獲輜重萬餘乘遼硬寨太保特母哥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公主特里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貴室銀朮可獲遼主左右興假斡魯兵至歸里門爲書招遼主遼主答書請和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于白水濼斡离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虜遼主長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寶追奔二十餘里盡得遼主從騎照里特末胡巴魯背答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皆獻于金主金主曰此群臣之功也遂寘傳國寶于懷中東面恭謝天地因錄諸將功加賞焉遼主使押印郎君謀盧瓦持元紐金印偽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斡离不受之視其文乃元帥燕王之印也斡离不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爲弟若子量賜土地斡离不不許

五月以楊時爲邇英殿說書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黨籍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乞罷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出入之數帝首肯之除邇英說書

以收復燕雲加王黼太傅封楚國公鄭居中

太保蔡攸少師封英國公進封童貫徐豫國公以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居中辭不拜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伐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宰執皆進位所賜王黼玉帶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詔王黼總治三省事〇

遼主奔夾山蕭特烈等以梁王雅里走西北部立爲帝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度河次于金肅軍北遣使冊乾順爲夏國皇帝人情怕懼不知所爲特烈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爲計奈社稷何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爲帝改元神曆雅里性寬大惡誅殺逃亡者笞之而已有自歸者即官之因謂左右曰欲附來歸不附則去何須威逼耶每取唐貞觀政要及林牙資忠所作治國詩令侍從讀之烏古部節度使糺哲迭烈部統軍撻不也都監突里不等各率其衆來附自是諸部繼至而雅里日耽荒色好擊鞠特母哥切

諫乃不復出以特烈爲樞密使特母哥副之從行有疾國者輒振給之直長保德諫曰今國家空盡賜之賚若此將何以相給耶雅里怒曰昔畋于福山卿誣獵官今復有此言若無諸部我將何取不納初令群牧運鹽濼倉粟而民盜之議籍以償雅里乃自爲直每粟一車償一羊三車一牛五車一馬八車一駝左右曰今一羊易粟二斗且不可得乃償一車雅里曰民有則我肯若令盡償民何堪焉

奚回離保爲其下所殺 回離保爲郭藥師所敗一軍離心其黨耶律阿古哲等遂殺回離保

六月遼張瑴以平州來歸 金人以燕地與宋以遼宰相左企弓爲中書令虞仲文曹勇義爲樞密使康公弼簽中書省事驅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瑴曰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罹難無所安集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必能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瑴遂召諸將耆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中興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蕃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有平山之軍外得宋爲之援又何懼焉瑴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可召與議石至其言與之合瑴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至灤河西岸遣議事官趙祕校往數企弓等十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皇叔秦晉國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降封湘陰三也天祚遣知閤王有慶來議事而殺之四也檄書始至有迎秦拒湘之議五也不謀守燕而降六也不顧大義臣事于金七也根括燕財取悅于金八也使燕人遷徙失業九也教金人發兵先下平州十也今有十罪所不容誅企弓等無以對遂皆縊殺之瑴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恆產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勢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瑴總練之才足以懷金人安燕境宜招致之毋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與黨至汴以聞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還

加安燕與免三年常賦敎閣之自謂得計

嗣濮王仲爰卒以其弟仲理嗣○鄭居中卒○以蔡攸領樞密院○秋七月童貫致仕○以譚稹爲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禁元祐學術○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遼蕭幹復景薊州遂伐燕京及郭藥師戰于峰山幹敗走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金主旻卒弟諳班勃極烈吳乞買立更名晟 金主去燕京六月有疾命粘沒喝爲都統蒲家奴斡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遼而還八月戊申至部堵濼而殂年五十六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吳乞買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以斜也斡本同輔政斡本太祖庶長子也九月葬太祖於海古城西太祖豁達大度知人善任衆樂爲用雖不克滅遼以遺後人然其規摹皆其創制也

冬十月遼主復渡河東居于突呂不部 耶律大石自金來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大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于他人耶遼主無以答賜酒食而赦之

遼主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朮烈爲帝 雅里獵于查剌山一日而射黃羊四十狼二十一因致疾殂年三十蕭特烈欲擇可立者耶律元直言興宗孫朮烈才德純備衆以爲然遂立之

張瑴敗金闍母于兔耳山詔加瑴泰寧軍節度使 犒賞銀絹數萬

十一月幸王黼第觀芝○貶轉運使乏上供錢者二十二人○金斡离不襲平州張瑴奔燕山守將張忠嗣張敦固以城降金使入城敦固殺之 初金聞平州歸宋納師攻之而敗金主援使斡离不代闍母斡离不遂自廣寧進趨平州會張瑴聞宋犒賜將至而遠迎斡离不乘其無備襲之城中人與戰

而敗歸不得還乃胥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都統張忠嗣張敦固以平州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則殺其使者閉門固守詔王安中殺張瑴以畀金人斡离不遣人以納叛來責王安中諱之金人索之益急安中取貌類瑴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瑴也遂欲以兵攻無詔安中以瑴與金安中不得已縊瑴殺之函其首并殺二子送於金師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因宣言曰金人欲瑴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矣當奈何安中奏其言且力求罷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遼主朮烈及蕭特烈爲亂兵所殺○金人來歸武朔州宋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會粘沒喝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鎭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令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有經畧或難持以請

勿與之金主遂遣使上以武朔二州來歸金斡离不追[illegible]如夏斡离不趣天德遼耶律慎思降之因言夏國迎護遼主度大河矣斡离不乃以便宜與夏議和其書略曰奉詔有之夏主遼之自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茲已與遼國若能如事遼之日以效職貢當聽其來毋致疑貳若遼主至彼可令執送且許割地蓋欲沮其援遼之心也十二月金使高居慶來賀正旦也召王安中爲上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金主以其弟斜也爲諳班勃極烈○金使李靖來告哀也

六年遼保大四年金天會二年春正月罷書藝所○連南夫如金弔祭也遼主居于都統耶律馬哥營金人襲之遼主奔烏敵烈部遼主棄營北走馬哥爲金人所執謨葛失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時從兵乏糧咸以衣易羊得至烏敵烈部封謨

葛失爲神于越王夏主遣使稱藩于金金以遼地界之夏得金書遣把里公亮來持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割賜之地粘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二月以令盜爲安定郡王令盜秦王德芳四世孫也帝耕籍田○李邦彥以父喪去位○遼耶律大石自立爲王率衆西走遼主時得大石及謨葛失之兵自謂有天助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則車駕不幸廣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幸雲中自雲中而播遷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漢地皆爲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大石遂殺知北院樞密事蕭乙薛及坡里置北南面官屬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宵遁而西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金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兪宣撫司未嘗有許糧之文[illegible]曰去年四月趙良嗣許之矣稹曰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怨怒

皇孫諶○閏月金使王阿海如夏賜以誓詔也自是兩國信使不絕夏四月起復李邦彥爲尚書左丞○五月金使高木高與輔來高木致遺留物與輔告即位六月金闍母克平州殺張敦固○秋七月許亢宗如金賀即位也置璣衡所○遼主復取天德東勝寧邊雲內等州至武川遇金人戰于奄遏下水而潰遂走山陰居于余都谷○八月譚稹罷以童貫領樞密院爲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赦以復燕雲也九月以白時中爲特進太宰李邦彥爲少宰趙野宇文粹中爲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更名良

獄爲壽獄以金芝産於艮嶽萬壽峯故也時帝患死囚之衆力不能支數有瀰惡之言由是群閹與禁之議稍息

金使烏不乃來賀生辰也

冬十月詔毁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文集詔有收藏習用蘇黃之文者並令焚毁犯者以大不恭論罪

遼主以突呂不部人訛哥爲本部節度使遼主納訛哥之妻諂[illegible]故有是命

十一月王黼有罪詔令致仕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爲畫奪宗之計未成會其家言芝産堂柱帝臨觀之而黼第與梁師成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㮚論黼姦邪專權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免

詔蔡攸講議財利于尚書省罷應奉司自蔡京以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奢侈靡久而帑藏空竭以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括天下之財以爲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歲諸局及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於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請究[illegible]上[illegible]請內侍職掌事于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藏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貢

十二月詔百官遵行元豐法制○復詔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王黼既致仕朱勔力請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决于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爲之至代京入奏事每造朝侍從已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按從後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婦兄韓梠爲戶部侍郎媒蘗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爲天子之私財白時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河北山東盜起○金使高居慶來賀正旦也

乙巳

七年遼保大五年西遼德宗耶律大石延慶元年金天會三年是歲遼亡金代西遼建國

春正月遼主如党項二月至應州城東金婁室獲之以歸党項小斛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戊子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却之乘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己丑遇雪無禦寒具護衛太保蕭术里者以貂裘帽進途次絕糧术里者進麨與棗遼主欲憩术里者即跪坐倚之假寐术里者輩惟齧冰雪以濟飢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號而大慟遂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斛祿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二月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遼[illegible]史臣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殺外齊表同胡[illegible]番領漢何其壯與太祖太宗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英謀睿略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才穆宗殘暴連遘弒逆而神器不搖蓋由祖宗威令猶足以震疊其國人也聖宗以來內修政事外拓疆宇申固盟好四境乂安降臻天祚既丁末運又觖人望崇信姦回自椓國本群下離心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之謀叛亡之迹相繼蜂起[illegible]可哀也

兩木冰○

歸粟于金詔京師運米[illegible]十萬石至燕山令工部侍郎孟揆[illegible]措置蓋欲致之金也

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大石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林古兒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遂西至可敦城駐于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及十八部王諭之曰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蕃翦我仇敵復我疆宇惟尔衆亦有軫我國家憂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濟生民於塗炭者乎遂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遺書假道于回鶻王畢勒哥畢勒哥得書即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駝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爲附庸遂至境外所過獻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駝馬牛羊財物不可勝計軍勢日盛銳氣自倍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衆兵號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兩軍相望三

里許大石諭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必勝乃遣蕭斡里剌耶律松山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右蕭剌阿不耶律木薛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左大石自以餘衆攻其中三軍俱進忽兒珊大敗殭屍數十里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兒漫二月甲申群臣共冊立大石為帝改元延慶年三十八號葛兒罕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世因謂之西遼既而追謚其祖考為帝立妻蕭氏為昭德皇后因謂群臣曰朕與卿等行三萬里跋涉沙漠夙夜艱勤賴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大位爾祖爾父宜加卹典共享尊榮乃加蕭斡里剌四十九人祖父封爵

夏四月保和殿大學士兼侍讀蔡絛有罪免詔蔡京復致仕

蔡絛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絛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姦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為請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梠于黃州褫絛侍讀毀賜出身敕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讒說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制從之

復元豐官制

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名虛而勿授三公但為階官毋領三省事

六月封宦者童貫為廣陽郡王

詔用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故有是命

加蔡攸太保○秋八月金主晟降封故遼主延禧為海濱王

癸卯金西南北路都統斡魯以遼主延禧至來沠河甲辰告于太祖昊廟丙午見金主晟遂降封為海濱王以蕭木里者忠甚加禮遇

九月金使李孝和來

以獲遼主來告慶也

有狐升御榻而坐

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為乃於獄中盡之

冬十月金斜也等分道南侵

初宋兵三千自河道破金九寨殺馬城縣戍將節度使盧鉢取銀牌兵仗及馬而還斡离不在平州遣人來索戶口宋人弗遣且聞童貫郭藥

師治兵燕山斡离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兵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數隨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斷得要領何耶律余覩劉彥宗又言不必用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乃決意伐宋以諳班勃極烈斜也領都元帥粘沒喝為左副元帥谷神為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覩為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撻懶為六部路都統闍母為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斡离不監闍母彥宗兩軍職事置樞密院於平州以劉彥宗知院事置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知院事

十一月以种師道為河東河北路制置使○童貫次于太原使馬擴如金師十二月金粘沒喝使王介儒至太原童貫逃歸粘沒喝遂圍太原知府張孝純卻之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亦遣宣撫使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賀以交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兩縣既還金國前鋒軍作粘沒喝嚴兵以待延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訖擴首以後事粘沒喝曰先帝與宋人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變不謂宋違約陰納張瑴收燕京去官民本朝貴牌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併是非擴曰本朝緣諸將昧大計輕從張瑴之請上深悔之竊相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胸中乞交蔚應飛狐靈丘之地粘沒喝笑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何論汝家別割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如宣撫司矣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險本朝結納張瑴又為無冊籍臣所納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拇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不納叛事且言今已興兵辭語甚倨貫留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拇曰兵已興何告為相國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入不戮一人上傳檄而定耳馬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戚契冊之亦藉本朝之力今一旦渝盟舉兵相向豈不顧南朝積累之國若稍踰邊備安能遽侵撒離拇曰國家若以貴朝為可憐則不長驅矣復為且來公必見之莫若勸童大王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

界用右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驚懼不知所爲即與所屬以赴闕稟議爲名欲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以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懦抱頭鼠竄何面目見天子乎粘沒喝既入朔代州中山府遂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金斡离不入檀薊州郭藥師迎戰于白河敗績遂還燕山執知府蔡靖以降金盡取燕山州縣

藥燕師熠初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藏有序藥師不從常勝軍士橫暴度不能制第廷爲其交惡命奉請代度安中坦懷待之藥師亦重精稍爲抑損及王安中疲召請代知將事於是良械精甲藥師令其部出待以留易於他道爲奇乃之抱以衷權貴寵侍譽言日賊於帝之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以契丹服飾朝論頌以

爲疑進加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于易州再拜庭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但拜我父安知其他貫釋然隨然貫視師至于迴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旋前揮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帶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恭欣前從中力主之謂兵一倚故內地不俟防制覺有告要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極不今君變亦言勞師嚐視非常挺向懷異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斡离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敗績而還藥師遂劫所部兵叛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斡离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斡离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

罷浙江諸路花石綱延福宮西城租課及內外製造局○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

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內侍寧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速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稱精銳以北萬有一不拔括何以善吾後盡留以衛根本不從

以皇太子爲開封牧

帝以金師日迫爲憂議避兵之計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存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默然曰奈何時東宰計已定命李棁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悅遂罷行而以太子爲開封牧

詔臣庶極諫天下勤王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諸局

初宇文虛中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議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之王黼大惡進不見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思朝帝以虛中爲保和殿大學士至是金兵日逼帝甚憂置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人兩路並進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前帥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曰朕獲承祖宗之託于士民君王之上二紀于茲雖兢業存於中心而

形于汗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寤眾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募勇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定大業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雖有失當亦不加罪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應奉等差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以宇文虛中爲河北河東路宣諭使

時欲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令其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謂虛中曰卿宜以一使名護其軍遂命爲宣諭使虛中以撫召姚古种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以

吳敏爲門下侍郎

帝采宰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

任今紛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使之效死然敏曰監國可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盍不爲上言使公言萬一得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乎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覽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遂除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皇太子

帝傳位于皇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居龍德宮庚申帝下詔禪位太子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辛酉太子即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以李綱爲兵部侍郎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紀壞弛蕩然無統陛下即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安然後盡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拜爲兵部侍郎

赦○立妃朱氏爲皇后后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

以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南仲帝東宮舊僚也

李鄴如金師告內禪且請修好鄰主虜顯斡離不欲退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之

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請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以謝天下時天下皆知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通鑑續編卷第十二

通鑑續編卷第十三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

丙午

春正月詔中外臣庶實封言得失。○金人入相濬州。○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濟河方平將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斷橋纜金兵未得濟既而方平師潰奔還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聞方平潰亦棄師歸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敢拒已已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庚午金師取滑州

詔罷內外官司局所凡一百五處

以蔡攸爲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爲副使太上將東幸也

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棁同知院事○王黼有罪永州安置行至雍丘盜殺之開封尹聶昌有怨于黼遣人殺之也

李彥伏誅○朱勔有罪放歸田里自勔以花石取媚而州郡被其害者踰二十年勔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第蘇州其園池擬禁籞服飾器用上僭乘輿焰熏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監司郡吏朔望皆拜庭下邪人穢夫候門奴事自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爲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爲之扼腕至是放歸田里凡由勔得官者皆罷

以李綱爲東京留守李棁副之金斡离不既濟河宰執議請帝幸襄鄧以避敵鋒吳敏曰京師百萬生靈奈何棄之臣願留守以救一城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言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也

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留守

道君皇帝幸亳州 庚午道君皇帝如亳以避敵於是百官多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爲親軍環列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爲自全之計

以李綱爲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 綱既受留守之命復爲帝力陳不可出幸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令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言于帝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過知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拜伏呼萬歲乃命綱爲右丞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

白時中免 ○ **以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趙野王孝迪爲門下中書侍郎蔡懋爲尚書左丞** ○ **遣使督諸道兵入援** ○ **金斡离不圍京師詔張邦昌奉康王構爲質于金以請平** 斡离不既取滑州即遣吳孝民至汴以詔書問納張瑴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而以黃河爲界納質奉貢癸酉斡离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聞道君皇帝內禪而城中有備欲退師帝召群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請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縋城而出未至軍遇金使吳孝民因與偕還孝民至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

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怯懦誤國事也不聽是夜金人來攻宣澤門李綱敗之斬獲百餘人至旦始退甲戌命李梲使金軍梲至斡离不盛兵南向坐梲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斡离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疋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因出事目一紙付梲而遣還梲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汭等皆來索賂要質凡金人所爲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梲至李邦彥等勸帝從之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敗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宋國皇帝全幣割地遣質吏監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以唐恪同知樞密院事 ○ **李綱敗金人于通津景陽門** 乙亥金兵攻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死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將校十餘殺其衆數千何灌力戰而死

道君皇帝幸鎮江府 ○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 ○ **金師退次于孟陽** 斡离不從康王之請解圍退師也

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外 金騎大掠於城下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于順天門金師遂收斂爲

一西路粮通援兵得達路允迪如河東金粘沒喝軍。种師道帥涇原秦鳳之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爲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

初朝廷聞金師南下以師道爲制置使得便宜檄兵食師道時致仕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過熙河姚古之子平仲率步騎七千師道遂與之俱赴汴至洛聞斡离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敵勢方銳須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祗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趙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遊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衛金使王汭在廷頓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梁師成有罪貶爲彰化節度副使行至八角鎮死

師成晚年益通賄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爲名今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囁嚅升降之師成勢若不能言外容實遇閤則發王黼審爲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太上皇帝東幸變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上書衣護汭歷數其罪惡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次八角鎮臨殺之以暴死聞

二月詔姚平仲帥師襲金營不克而逃金人復圍京師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

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爲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已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幾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丁酉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藏營欲生擒斡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尊旨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斡离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金師復圍汴以會李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遂戰于幕天波以神臂弓射之金人少却

罷李綱以謝金人

斡离不遣王汭來問聚兵之故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耳非朝廷意也因罷綱以謝

廢親征行營司。金斡离不使王汭來

斡离不召宋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請更以他王爲質而以兵送鄭望之等於粘沒喝

會宇文虛中如金師

虛中聞汴京急馳檄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令李邈領之次于汴河上從門外及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辯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太學生陳東及都人上書乞復用李綱詔復以綱爲尚書右丞充京城防禦使

辛丑太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白時中李邦彥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庸謬忌嫉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今邦彥等疾綱恐其成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之且欲敺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方舁登聞鼓撾壞之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臠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

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明日詔諭士民發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于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東爲太學錄先是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憤懣綱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皆奮躍金人懼稍挫引卻

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追封范仲淹魏國公贈司馬光太師廢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以楊時爲國子祭酒時自邇英殿說書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吳敏乞用時以清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金斡离不使王汭來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斡离不辭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王汭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虛中還帝止許以肅王代質

更以肅王樞爲質于金康王構還。以徐處仁爲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蔡懋罷。宇文虛中復如金師帝以金師未退令虛中再往斡离不固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斡离不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金人必欲得之虛中還復命帝許割三鎮載書稱但廷命虛中復往斡离不乃許之

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畀金人金斡离不退師北去京師圍解乙巳斡离不既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赦戊申赦天下且詔諭士民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復罷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李邦彥

可不務而定帝從之

召姚古等師還宰臣斜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乃急欲還諸將諸將已追及斡离不於邢趙間聞命無不扼擊比綱力爭復遣則將士解體矣

三月李梲免。張邦昌免。議者以邦昌私於敵故抵汝唱復至社稷之賊也遂免

以徐處仁爲太宰唐恪爲中書侍郎何㮚爲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對曰國不競亦陵且定武陛下之潛藩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格言于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道君之心哉京收貫黼之徒既從寬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因賜東宮舊書萬卷

宇文虛中免言者劾其議和之罷出知青州

以种師道爲河南河東路宣撫使屯滑州李綱以三鎮爲不可與金乃詔師道爲宣諭使屯滑州而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滑衛孟以備金人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乃止

詔金人叛盟遣姚古种師中帥師往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斡离不至北鄙而還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念已黜罷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梲李鄴鄭望之等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姚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或謂師中自磁相而北金人若下太行則勢不能自還此既殘師于河上比也時大臣立議矛盾相塞王破敵而三者令護送出之師中渡河即上言粘沒喝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還朝廷疑不用斡离不行至中山河間三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追之斡离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詔李綱迎道君皇帝于南京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殿既而太上皇后先還或謂后將由端門

直入禁中內侍輩頗勸帝嚴備帝不從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已召吳敏李綱綱請往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方艱難時兩宮隔絕朝廷遲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獨之耳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盜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借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耶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王帶金魚象簡賜綱曰行宮人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曰卿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喜釋

金粘沒喝還雲中留銀朮可圍太原粘沒喝還雲中令銀朮可將兵以圍太原銀朮可爲鎖城法以困城中自是內外不通

籍朱勔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

蔡京有罪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夏四月夏人陷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八館鎮威城金兀室襲取之先是粘沒喝遣撒拇使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兵馬監押朱昭力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納尸井中復率士拒戰死之城遂陷既而金將兀室以數萬騎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

道君皇帝至京師居于龍德宮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因求去

立子諶爲皇太子○以耿南仲爲門下侍郎○置春秋博士○置詳議司于尚書省討論祖宗法制以革弊政從吳敏之請也趙野免○童貫有罪郴州安置○以种師道爲太尉同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宣撫使○復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朱勔有罪循州安置○召河南處士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洛人尹焞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留之不報

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廷國子祭酒楊時致仕國子祭酒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楊時目爲邪說群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時因乞罷諫職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承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

詔种師中進師救太原至殺熊嶺及金活女戰敗績死之太原圍不解詔

种師中由井陘道出師與姚古掎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五月平未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活女所敗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官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古衆潰責故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

姚古及金拔離速戰于隆州谷敗績○罷講議司○六月詔諫官極論闕失

右正言崔鶠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固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今京與辯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己爲正異己為邪廢與京同者也故列於王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黨破壞耶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徒則又甚焉願斬之以謝天下

种師道罷以李綱為河南河東路宣撫使劉韐為副使以救太原

時金兵退道君皇帝還京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議惟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太原圍益急南仲等請割三鎮以賂金綱言祖宗之地不可棄帝從綱議欲遣將援太原南仲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劉韐副之以代种師道又以解潛為陝西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為大臣避戰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寬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紫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行次懷州綱以二萬人分為五軍以備擬請銀絹于朝各百萬僅得二十萬欲營行而不能帝遣使趣之綱將至軍遣解潛屯威勝劉韐屯遼州王以寧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以三道並進會于城下劉韐兵先進金人集之韐敗績解潛與金人戰于南關王以寧以十七萬衆戰于汾州皆敗

路允迪免○貶左司諫陳公輔監合州酒務

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辭位積陳三事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往必敗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州酒務

天狗星隕有聲如雷○有星孛于紫微○高麗遣使稱藩于金金以保州界之

高麗王楷遣使奉表稱藩一依事遼之禮金遣高伯淑報之且以保州與焉自是朝貢不絕

金以斡离不為元帥○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竄蔡京 [illegible] **行至潭州死**

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詔下十日京死于潭州年八十京天資凶譎

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類狃何爲因任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姦蠹敗壞起且擡京不合者執政以梲之京每聞將退輒入見祈哀請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爲秦越暮年即家爲府營進之徒擧集其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社之禍雖以讁死人猶以不正刑以謝天下爲恨

及竄蔡攸于雷州童貫于吉陽軍。

童貫趙良嗣伏誅于貶所

詔數貫大罪命御史張澂迹其所至莅斬之於是御史胡舜陟論良嗣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至侵陵禍及中國乞戮之市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所至斬之梟其首徙妻子于萬安軍敕追貫及于南雄斬之函首赴闕梟首都市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敕有爲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勁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寀以白且貂以他事劾反得罪逐一死貫狀魁梧偉視頤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疏財後宮自妃嬪已下皆餽餉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燴龠嬌庭戶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廝養僕圉官諸使者至數百輩窮姦稔禍開邊隙以覆宗社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金初立省院寺監等官

初金太祖用漢官貴左企弓等因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而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直官號至是斜也斡本當國勸金主用漢官制度遂立省寺府司一如唐宋矣

八月復以种師道爲宣撫使召李綱還

綱行至懷州有詔罷裁所起兵且日促解太原之圍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實不稟命綱具論之不報會以議和詔止綱進兵綱即乞罷乃代還

金粘沒喝斡离不分道南侵

斡离不解汴圍而還也所輸金帛未足三鎮又背盟固守會金使蕭仲恭來使朝廷以蕭王爲彼所質亦留仲恭以相當於是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許以情告于館伴邢倞曰金有耶律余覩者領契丹兵甚衆獻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斡离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覩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余覩使爲內應仲恭素[illegible]

無反覆心還見斡离不即以蠟丸書獻之斡离不以聞于金主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爲粘沒喝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以粘沒喝爲左副元帥斡离不爲右副元帥分道伐宋而使揚天吉王汭持二帥書來責背盟構叛之事且索金幣三鎮及上金主尊號獻車輅儀物等庚戌粘沒喝發雲中癸丑斡离不發保州

張思正及金人戰于文水敗績

死者數萬人

折可求師潰于子夏山

於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降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金人遂乘勝攻太原

王雲如金

遣王雲使金國許以三鎮賦入之數又使馬識遠劉岑李若水分使其軍

許翰罷

翰主用兵而吳敏耿南仲欲和論議不合罷知亳州

徐處仁吳敏免

敏主和議處仁欲用兵議論不合爭于上前處仁怒擲筆中敏面鼻類爲黑唐恪耿南仲聶昌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論之於是俱罷

以唐恪爲少宰何㮚爲中書侍郎陳過庭爲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簽書院事

吳敏以聶昌猛厲可使助己自衡州召知開封府不數月拜同知入謝即陳扞禦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畀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撤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雖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寘吾網中矣臣願斂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其不意擣其營以報帝社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

九月金粘沒喝入太原執張孝純以歸

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執孝純以去副總管王稟通判方笈皆死之

安置吳敏于涪州

敏初因蔡京進用言事者論其比京父子故貶

种師閔及金斡离不戰于井陘敗績金人遂入天威軍真定府。

蔡攸蔡翛伏誅

言者論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泆載籍所無於是遣使即三人所至斬之

以王寓爲尚書右丞。李

綱罷貶中書舍人劉珏胡安國于遠州安國初為太學博士蔡京惡其與己會安國舉永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二人乃范純仁鄒浩之客置獄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即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日晏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間于帝帝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罷知揚州舍人劉珏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為綱遊說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㮚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以知大名府趙野為北道都總管知河南府王襄為西道都總管知鄧州張叔夜為南道都總管知應天府胡直孺為東道都總管何㮚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於是四方勤王之兵大集唐恪耿南仲爲昌信和議相與謀曰方議好息民而詔發不已使金人聞之奈何亟檄止之令勿前於是諸軍皆反旆而去黃譯浮海如金議和金師日逼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遣譯由滑道往以議之夏人陷西安州○冬十月安置提舉洞霄宮李綱于建昌軍○金婁室入汾州知州張克戩死之○貶御史中丞呂好問為吏部侍郎好問累言時政帝深嘉納金師之退也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復大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報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好問請亟作治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

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閔其忠下遷吏部侍郎集從官于尚書省議三鎮棄守王雲至真定使從吏李裕先還言金人不復來求地但索五輅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帝悉從之先遣車輅往而命馮澥副康王使金軍王未行而東輅至長垣金人却之王遂不行既而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乃詔羣從官于尚書省議三鎮棄守百官多請與金以紓國禍何㮚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㮚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豈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曰善种師道罷以范訥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師道未至太原而城已陷乃巡邊師道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召還而罷以馮澥知樞密院事○詔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尊號○王寓免命寓副康王使斡離不軍寓辭故也十一月夏人陷懷德軍○金粘沒喝復入威勝軍隆德府澤州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皆降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等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金粘沒喝至河外折彥質師禦之而潰金人遂渡孟津西京留守王襄棄城走城降于金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速取戰鼓擊之達旦甲戌彥質之衆皆潰乙亥金洛安帥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至河陽知府燕瑛棄城去至河南留守王襄亦走金遂入之於是永安軍鄭州皆降詔康王構復如金師至磁州民殺副使王雲王乃還次于相州遣刑部尚書王雲副康王使斡離不軍許割三鎮奉袞冕王輅尊金主為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王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

相勸兩郡拋近城民舍運粟入居爲青野之計民怨之又是夕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眞姦賊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王見事勢洶洶居之不安會斡离不軍濟河克懷州游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恐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櫜鞬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爲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兵復還理矣初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韐宣撫眞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劉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爲承信郎

馮澥李若水如金粘沒喝軍粘沒喝自各遣人來言欲盡得河北諸郡畫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使之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夜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死耳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恃乞申飭守備及見粘沒喝議多不拔

罷何㮚爲開封尹㮚主戰守與唐恪耿南仲不合故罷

以陳過庭爲中書侍郎孫傅爲尚書右丞傅爲兵部尚書上書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傅對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吏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

孫傅使成忠郎郭京選六甲正兵以禦金人初孫傅讀丘濬感事時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以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擣擊至陰山乃止孫傅何㮚尤篤信傾心待之或上書於傅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傅怒曰京殆爲時而生敵中纖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傅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揮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率效京所爲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李

回之師潰于河上回以萬騎防河衆潰而歸

金斡离不使楊天吉來議疆界詔耿南仲如河東斡离不軍聶昌如河北粘沒喝軍許以兩河界之昌爲絳民所殺南仲至衛遂奔相州斡离不使楊天吉王汭撒离拇等來責金幣及割地帝許以畫河爲界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爲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出河東昌出河北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爲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鈴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目而臠之初南仲爲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己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幵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汭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發汭汭遁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諭康王盡取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

以孫傅同知樞密院事曹輔簽書院事○以范致虛爲陝西五路宣撫使督勤王兵入援○金斡离不之師次于京城下斡离不自眞定趨汴二十日至城下屯于劉家寺時援兵皆爲唐恪耿南仲遣還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以備緩急救謨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京畿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爲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悚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李回免○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帥師入衛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二萬餘人與金師轉戰而前己丑至都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暫詣

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金斡离不使劉晏來。詔三省官名悉依元豐舊制。以何㮚爲門下侍郎。閏月唐恪免恪從帝巡城爲都人所遮擊策馬得脫遂閉家求去御史胡舜陟劾恪知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罷以何㮚爲尚書右僕射。金粘沒喝之師次于京城下癸巳粘沒喝至屯于青城馮澥以金蕭慶來金人攻城日急粘沒喝使馮澥與蕭慶等來議帝會盟帝不許以馮澥爲尚書左丞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金人入懷州知州霍安國死之。馮澥曹輔如金師求成金人不許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濋與金人戰于城下敗死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瓊分兵禦之遂見金兵甚衆皆奔還自相蹈籍死者以千數乃遣間使召諸道兵兵無至者城中唯衛士三萬又什失其七因時拒戰以示敵金人復來請親王詔越王往稍行而粘沒喝以兵來逆王乃止久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詣如粘沒喝斡离不兩軍以請和粘沒喝不許金斡离不使劉晏來邀親王帝拒出盟也詔康王構爲河北兵馬大元帥師師入衛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而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㮚以爲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賫詔如相州拜王爲河北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速領兵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兵民感動何㮚孫傅使郭京出擊金師京敗走金人遂入京師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度河冰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甲寅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㮚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

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遂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師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亂兵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陷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奔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衆數百欲挾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傅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傅詰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衆與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何㮚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㮚乃止金師以請平帝聞金人欲和而退丁巳命何㮚及齊王栩使其軍以請求和粘沒喝斡离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祇在割地而已帝如金師戊午何㮚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辛酉帝如青城粘沒喝軍奉表請降十二月金蕭慶入居尚書省。康王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遂帥師入衛次于東平十二月壬戌朔康王開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乙亥王發相州丙子度河未知所向汪伯彥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王從之丁丑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度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汪伯彥請移軍京平從之庚寅次東平帝至自青城癸亥帝還京甲子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二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振民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爲薪詔陳過庭劉韐如

河割地以畀金人○范致虛會師入援潰于鄧州 陝西宣撫使范致虛聞汴京圍急會西道總管王襄陝西節制使錢蓋之師凡十萬入援至潁昌聞汴京破襄蓋遁去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師步騎號二十萬命馬沾昌紀之以趙下以僧趙宗印為參議官致虛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為一軍號尊勝隊童行為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己以聽于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壘關

金定牛頭稅法 每牛一具賦粟五斗其制以牛三頭為一具故又謂之牛具稅

二年 五月高宗皇帝構建炎元年○金天會五年○西遼康國元年○夏正德元年 **春正月辛卯朔帝朝太上皇帝于延福宮○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 遣使徧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無旬止得石州甲午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

詔孫傅輔太子監國帝復如金師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 庚子金人索金銀急且遣使再趣帝至營帝有難色何㮚及吏部侍郎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何㮚李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帝至金營金人遏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于地衆皆散留鐵騎十餘守視粘沒喝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昨雖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王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還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沒喝召計事若水因歷數而罵之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若水謂其僕謝寧曰我為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從破其脣噀血罵愈切至以刃抉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歸具

其狀金人亦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

河東割地使劉韐縊于金師 劉韐至金營金人館之僧舍其僕射韓正謂之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韐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窗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

宗澤敗金人于衛州 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度所將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敗之

太學生徐揆上書乞請帝還營金人取而殺之○西遼建都于虎思 西遼主引兵東還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改元康國以蕭斡里剌為都元帥率騎七萬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誓衆與穫斡里剌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歸西遼主曰皇天弗順數也奈之何哉

二月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諸妃諸王公主駙馬都尉如金師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之不遣其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金主不許竟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人心大恐已而金人遣吳幵莫儔持文書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惟何㮚李若水毋得預議孫傅大慟曰吾唯知吾君可君中國爾苟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

趙氏不許丁卯金人邀太上皇至青城面議且以内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盡取之上皇即與太上皇后同如青城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宫有位號者皆從獲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丁卯上皇至金軍

皇后太子如金師孫傅從之金人復令以上皇命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旣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徽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傅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宫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宫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鬬以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尚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开莫儔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言聾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死生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求見二酋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傅寓皇城司其子來省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雖汝百輩來何爲揮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殉國兒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辛未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之傅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不還金人召之以去

金人大索金帛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中安扶死之時金帥邀索金帛每日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梅執禮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盡以軍法結罪償室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帥怒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枵空無以塞命耳金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帥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俱各杖之百執禮猶爲之請儀遣還將及營門呼四人下馬擊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聞者莫不隕涕懷歎

康王構師次于濟州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

又中書舍人張徵賫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

金人遣吳开莫儔入京集百官議立異姓執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御史中丞秦檜以去金帥遣翰林承旨吳开吏部尚書莫儔入城推立異姓开儔召百官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乃曰今日當勉强應命舉在軍前一人吏部尚書權留守王時雍問於开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且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因移書金帥請立天子以從民望金人執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書名唐恪既書名仰藥而死已而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言于衆曰吾曹職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以存趙氏乃與御史吳給約御史中丞秦檜共爲議狀於金帥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專事燕游黨附權姦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去吳开莫儔持狀詣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

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宣贊舍人吳革死之金人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令欲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寶至丁酉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之邦昌但東面拱立閤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内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焚所居聚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縶之殺百餘人補軍併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吳开莫儔范瓊輩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以王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开權同知樞密院事權簽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

自邦昌見百官稱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以去年號獨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未以帝禮事邦昌唯王時雍每言事邦昌前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時雍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呂好問曰宮省故吏駭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乃止王時雍復議肆赦呂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已而金人辭還邦昌詣譬祖之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王時雍吳幵莫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黃潛善聞邦昌已立勸康王駐軍宿州謀渡江左王不許

金斡离不自汴北還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如金

庚子斡离不以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北去張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

夏四月金粘沒喝自汴北還帝及皇后太子如金

四月庚申朔粘沒喝退師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司馬朴秦檜等北遷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秘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爲之一空宗澤在衞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度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初斡离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宋勤王之師有以乘之阨退之後爲宋計者宜爲遠謀而乃上下遷尔相慶以爲無復可虞矣於是迎上皇於東南散西兵於關陝勤王之師盡歸諸道堅守之詔徧告多方拘粘沒喝之使忽李綱种師道之言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已罷而措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帥皆出於童貫王黼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者如李邦彥張邦昌吳敏徐秉仁唐恪聶昌耿南仲唯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有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適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呼可惜哉

金人圍中山知府陳遘爲其下所殺城遂降

中山爲金人所圍者半歲外無援師汴京既陷知府陳遘盡括城中兵力驅部將少振不悅懷刃入府刺遘殺之家人殲焉振出帳下卒執而捽裂之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師入城見遘尸曰忠臣也斂而葬之

張邦昌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遣使奉迎康王構于濟州

呂好問謂張邦昌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若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寢宜寓直殿廬毋令衞士俠陛敵所遺袍帶非戒人在傍所施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聞之即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迎擊不然則宜遠避及金人還議留兵以衞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孛堇統之可也好問曰孛堇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好問復言于邦昌曰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會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癸亥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入御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好問又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耶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張浚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遣蔣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耳非敢有他也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爲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應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請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呂好問亦遣人來言曰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王然之丁卯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之寶于濟州戊辰邦昌手書上延福宮太后尊號曰元祐皇后入

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為奉迎使皇后亦使衛尉卿孟忠厚持書奉迎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兵扈衛御營前軍統制張俊將所部兵逆于道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在京百官勸進于康王而退居于資善堂謝克家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甲戌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廣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請幸之以圖大計王遂決意趨應天府庚辰王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來會王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辛巳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知應天府朱勝非皆以節至癸未王至應天乙酉邦昌見王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群臣勸進者益眾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

五月康王構即皇帝位于應天府大赦改元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即位于應天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之張邦昌及應天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叙仍敕刑部不得報赦文于河東河北陝之蒲解盖懼金也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遙尊乾龍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作景靈宮于江寧府。以張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遙尊生母賢妃韋氏為宣和皇后。遙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耿南仲免。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

行次長沙被命即師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趨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覘沮其至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言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帝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莅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馮澥免。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拜右丞兼門下侍郎從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死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王法懼者衆矣綱乃止立御營司以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兼副使時王淵揚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群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潛善伯彥領之而以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為左軍統制張俊為前軍統制而以楊惟忠主管殿前司公事王時雍有罪黃州安置。論靖康主和誤國奉使割地罪安置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梲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等于遠州。加張邦昌太傅詔以邦昌知幾達變勲在王室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議大事詔脩正宣仁聖烈皇后事跡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等官詔史官辨宣仁聖烈皇后誣謗遂追貶之道君太上皇帝至燕山。以宗澤知襄陽府靖康中澤見帝應天帝欲留任之黃潛善等沮焉故出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以蠟書傳諭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

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用拒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曰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貶所官安置江州

詔成都京兆襄陽荊南江寧府鄧揚州儲資糧脩城壘以待巡幸○以周望爲二聖通問使如河北金師○詔王襄趙野永邵州安置論勤王稽緩罪也金婁室入解綏慈隰石州河中府○金撻懶入密州○金迪虎入單州廣信軍○六月以仲湜嗣濮王嗣王仲理北行以黃潛善爲門下侍郎○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六月己未朔李綱至入對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備外懷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帝命岐奉祠出范宗尹知舒州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

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勸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譎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下

治僭逆罪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李綱以所議僭逆僞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爲得計偃然正位歸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邦賊之人德邦昌者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人怨邦昌者謂其不待征討而還使奉迎若天下之憤疾邦昌者則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帥府怨之私也天下懷疾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釋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位號人

所共知旣已自歸唯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然亥乃降御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乃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并安置受僞命臣條王時雍吳幵莫儔李擢孫覿于高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

贈劉韐爲資政殿大學士李若水爲觀文殿學士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安國延康殿學士劉韐等皆贈官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以李綱兼御營使

甲子帝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涕泗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睦于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

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宜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命危民怨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措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illegible]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illegible]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及傅亮爲焉

皇子旉生大赦

皇子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觖望夫兩河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被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乎願因今赦賁示惠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聞有復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矣

還元祐黨籍人官爵○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團結軍民互相應援

李綱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並依此法團結有所呼召便令按牌以遣綱又申明軍政合更改者數十條多施行之

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以傅雱爲二聖通問使如河

東金師

黃潛善白遣宣義郎傅雱爲祈請使李綱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但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脩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以雱爲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

置河沿淮沿江帥府

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千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舟江淮諸路州郡

置賞功司

李綱請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販者行軍法遇敵退潰因而爲盜賊者誅及家屬

以張愨同知樞密院事兼措置戶部財用

初愨爲計度都轉運使帝爲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愨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爲戶部尚書至是拜同知兼措置戶部財用建言兩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不寓兵于農使合力抗敵

謂之廵社其法精詳詔集爲書行之**呂好問免詔封爲東萊郡侯**行朝史王實錄好問當汚僞命不可以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帛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也好問自懇力乞退罷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賫書於陛下跪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封東萊郡侯卒**淵聖皇帝渡白溝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死之**叔夜從淵聖北行在道中不食粟惟時飲湯至白溝河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矍然起仰天大呼扼吭而卒**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澤在襄陽會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

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賊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號沒角牛衆三十萬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帝還京俄有詔荊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耳既而

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奏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欺誑爲可憑信不置疑不虞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懷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所爲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方是來覘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禮遇臣恐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眞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將相大臣恬不爲虞不脩武備澤以爲憂乃度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又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濬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守禦之備既具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

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澤謂之曰爾智勇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金右副元帥斡离不卒**斡离不又名宗望**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入衛○以張所爲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統領**賜內府錢百萬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陳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司河北盜賊愈熾而民間若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李綱言張所今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而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究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徠豪傑推王彥爲都統制於是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

赴招撫司以降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充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遣戰車于京東西路李綱奏步兵不足以勝騎兵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括買官民馬勸出財助國。以錢蓋爲陝西經制使。秋七月以王𤫙爲河東經制使傅亮爲副使。詔諸路忠義巡社隸安撫司。淵聖皇帝至燕山尚書右僕射何㮚不

食卒㮚至燕仰天大慟不食而卒年三十九詔奉元祐太后如東南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元祐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己未發京師以許翰爲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有罪棄市齊愈附于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疑章將再上其鄉人嗤齊愈者竊其草示綱綱方論僭逆附僞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於是逮齊愈獄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大夫第承不過謫嶺爾齊愈引伏遂命戮于東市詔議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亂跲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illegible]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可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常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脩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議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乎分吾當以去就爭之遣使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所帝將幸揚州遣使迎奉太廟神主于汴京罷四道都總管。曹勛以太上皇帝手書自金太上既渡河十餘日謂管幹龍德宮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

康王否因出御衣綃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之毋以我爲念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入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國東境奉二帝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盜史斌稱帝于興州。八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于杭州執帥臣葉夢得詔以錢伯言知杭州帥淮浙兵討之。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御營使張愨兼御營副使一日綱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致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皆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頗傾心聽受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往往留中不報更號

元祐太后爲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罷河東經制使司召副使傅亮還行在所李綱乞避位不許**有旨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傅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難之帝不納竟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李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筆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廢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李綱罷**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黃潛善汪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熾關輔殘毀中原盜賊蠭起而國不可爲矣**殺前太學錄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辭官歸丹陽帝即位五日遣使召之東至南京未得對會李綱罷相乃上書乞留綱而黜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方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臨宜以後說爲正必遷罷潛善輩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南京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激怒帝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而顧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二尸瘞

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許翰罷**李綱之罷也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得罪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爲東澈著哀辭而八上章求罷遂提舉洞霄宮**金以訛里朶爲右副元帥**訛里朶太祖子也一名宗輔**九月詔擇日巡幸淮甸**黃潛善汪伯彥力請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水軍許景衡以建康天險可據請幸之遂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脩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脩城池遣徽猷閣待制孟忠厚迎奉太廟神主赴揚州**罷買馬○封皇子旉爲魏國公○以王圭爲河北招撫判官安置招撫使張所于嶺南○宗澤復上表請帝還京師不報○王彥渡河大敗金人于新鄉進次大行金人圍之彥師潰走保共城**張所使彥節岳飛等十一將凡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岳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又戰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統制彥以屢捷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太行諸將各散去彥獨保共城西山復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虜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驍兵撓彥饟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募民入貲授官○盜趙萬陷常州鎮江府○罷諸路經制招撫使**

○張邦昌伏誅初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披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于獄詞伏詔馬伸如遷數邦昌之罪賜死并誅王時雍等

金闍母入河間府雄州撻懶入祁保州永寧順安軍自是兩河州郡多屬金矣

冬十月帝如揚州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爲黃汪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爲狂於是帝決意幸揚州十月丁巳朔帝登舟時兩河雖多陷于金而其民懷宋思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畏而引去者衆及聞帝南幸由是解體

隆祐太后至揚州。罷帥府要郡次要郡及新軍水軍。以王淵爲杭州制置盜賊使。以劉光世爲滁和濠州江寧府招捉盜賊制置使苗傅爲御營使司都統制。帝至揚州。王淵誘趙萬誅之。金徙太上皇帝淵聖皇帝于大定府大定金中京也十一月居提舉洞霄宮李綱于鄂州。盜張遇陷池州。以王倫爲金國通問使倫旦之族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至雲中見粘沒喝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粘沒喝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有南人陳忠密語倫以二帝在黃龍府倫弁乃以金遺忠往黃龍潛通意由是二帝始知康王即位以張慤爲中書侍郎

顏岐許景衡爲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權知密州趙野棄城走軍校杜彥據州追野殺之。十二月王淵入杭州執陳通誅之。金粘沒喝訛里朶兀朮婁室分道南侵西京留守孫昭遠帥師南走河東經制使王𤫙自同州帥師入蜀金人取淄青趙濬滑同華汝州金聞帝如揚州遂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命將分道南伐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以攻河南至汜水關孫昭遠南走訛里朶取淄青趙州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以攻山東且分兵趨淮南將謀侵汴宗澤聞之命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朮遂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自同州渡河以攻陝西於是訛里朶取濬滑賽里取同華汝遂破潼關王𤫙遠自同州帥師入蜀避之盜丁進降于宗澤

通鑑續編卷第十四

高宗皇帝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 春正月帝在揚州。金銀朮可取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金兀朮侵汴京留守宗澤敗之 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方對客圍棊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

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兵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復明法科。金人取永興軍經略使唐重死之。東平府軍校孔彥舟叛寇黃州 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刼發居民燒廬舍掠財物而南渡淮犯黃州 金人取均房青雒鄭州。張遇焚真州遂陷鎮江府王淵招降之。金銀朮可取鄭州。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 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邵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焉

護諸將入襄陽。以劉豫知濟南府 豫景州人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州張慤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 二月金拔滑遂取唐蔡陳州潁昌府。河北盜楊進降于宗澤。金人取淮寧府知府向子韶死之。以王貺充金國軍前通問使。同知樞密院事孫傅卒于燕。馬擴聚兵奉信王榛于真定五馬山以總制諸砦 和州防禦使馬擴奔五馬山砦聚兵得上皇子信王榛于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 金遷河南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于河北。三月金粘沒喝焚河南府而去翟進復西京詔以進為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夏四月金兀室

復入河南府翟進復取之 兀室聞洛陽為翟進所復率衆來攻進與其子忠迎戰而敗於北忠被矢如蝟力戰得免乃收餘兵南歸兀室入西京進復集鄉兵與金人戰屢敗之擒其將翟虜乘勝入洛陽金人帥隗孟蒲衛之衆後至斧門而入進與巷戰金人引去 以信王榛為河外都元帥。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 以老疾求去也 五月宗澤請帝還京師詔許之。許景衡罷 宗澤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金首渡河捍敵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若規規為偏霸之謀豈非可鄙之甚乎尋復上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

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帝得疏又聞信王榛將渡河入汴乃降詔擇日還京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以請間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異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爲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洲得暍疾卒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旣卒帝思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耳**立詩賦經義分試貢士法**帝念時方用武士人不能至行在下詔諸路提刑轉運司選官卽置司州軍引試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且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立詩賦經義分試法殿試仍對策二道第一甲第一人授左宣教郎第二第三人授左宣義郎第四第五人授左儒林郎第六人以下並授左文林郎第二甲並授左從事郎第三甲以下並授左迪功郎學究出身著授登仕郎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巳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以朱勝非爲尚書右丞○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降于金**虛中時寓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

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伯金人方與兵南伐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之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留時金國初建制度草創類多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卽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河北制置使王彥帥師還次于沙店**彥治兵剋日大舉告于宗澤澤召彥會議彥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旣至汴澤大喜令彥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張愨卒**愨善理財論幾穀利害纖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議論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其同列之歡時論善之**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爲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與之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而迫秋高必大舉盡仗節率兵舉義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積

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澤始招集群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剋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者什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不許**以杜充爲東京留守**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宗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八月作皇帝金寶**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尚存至是帝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殿中侍御史馬伸乞罷黃潛善汪伯彥詔黜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卽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濮州監酒稅

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冤之伸學于程頤勇於爲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二帝至金會寧金主晟以太上皇帝爲昏德公淵聖皇帝爲重昏侯**金主命二帝赴上京八月丁丑二帝至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于乾元殿金主封之**九月郭三益卒○金斡里朶襲信王榛于五馬山砦取之**初馬擴詣行在受密旨使幾察信王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斡里朶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下砦絕其汲路諸砦皆陷榛亡走不知所終**冬十月金徙二帝于韓州**韓州在燕京東北一千五百餘里**金粘沒喝斡里朶會師圍濮州詔韓世忠等帥師救之○詔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如杭州**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

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后如杭州，苗傅、劉正彥為扈從都副統制。以楊進復叛寇汝洛，知河南府翟進敗死之。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而楊進遣騎致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為賊所害。賊因乘勝大敗官軍。十一月，安置提舉嵩山崇福宮吳敏于萬安軍。中丞王綯論之也。金蒲察婁室取延安府，王庶由端帥師救之，端次于襄樂，庶至甘泉而還。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之，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金人諜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會諸路兵進禦。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終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攻華州，自引兵遷延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毛璞亦將所部兵趨之。比庶至甘泉，

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璞，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度望端，端欲倚以自副，端獨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會庶上章自劾，端即拘庶，其官屬奪其使印，庶乃得去，還京兆。金以烏野掌國史。女直初未有文字，粘没喝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其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復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左右，文學之士稍見拔擢。至是詔求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烏野與耶律迪越掌之。烏野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函普以下至太祖紀，為三卷上之。以趙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開善心計，好詢問天下利病，每有通變救弊之志。宣和末為成都轉運判官，多所革。至是陳榷茶買馬五害，朝廷是之，即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掬傭納，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户自相貿易，不二年，茶引收息至百七十餘萬緡，買馬踰二萬匹。金粘没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粘没喝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没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

酉己

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死之。金兀朮取開德府、相州。○吳玠敗史斌，誅之。○以魏行可充金國軍前通問使。○朝享祖宗神主于壽寧寺。○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始郊也。知府州折可求以城降于金。折氏自五代以來據有府州，控扼西北，中國賴之。故自德扆傳子御勳、御卿，御卿子惟正、惟昌、惟忠，惟忠子繼宣、繼閔、繼祖，繼祖兄子克柔、克行，克行子可大、可求，可求世知州事，累功建節，為國藩衛。至是知晉寧軍徐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婁室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之，而其宗族仍仕中朝。十二月，太后至杭州。○金撻懶侵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撻懶圍濟南，劉豫遣子麟出戰，撻懶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金斡里朶取大名府，提點刑獄郭永死之。斡里朶入大名，守臣張益謙、轉運判官裴億降。斡里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郭永不從為辭。於是斡里朶遣騎召永，謂曰："國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斡里朶欲用之，永罵曰："無知犬彘，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斡里朶怒，并其家屬皆殺之。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顏岐、

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横行山東，羣盜蠭起，潛善、伯彥既無謀畧，而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四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議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晏然不以為慮。御營司參贊軍事張浚極言金人必來攻，請為備，潛善、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金粘没喝入襲慶府。士卒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没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殺軍士，於是獲存。三年金天會七年。春正月，帝在揚州。○以翟興為京西北路招

討使河南尹。河北制置使王彥朝于行在。詔免對彥致仕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府。金粘沒喝取徐州。韓世忠之師潰于沭陽。金粘沒喝遂入淮陽。次于泗州平寇將軍韓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以援徐州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帥大軍迎戰世忠不敢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沭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趨淮東戊申入泗州二月。詔劉正彥帥師衛皇子六宮如杭州。金人至天長。劉光世師御之。師潰而還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帥兵屯淮以拒金人金騎兵掩至天長光世迎敵未至而軍潰光世奔還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帝南渡江。入于鎮江府。金人追至揚子橋而去粘沒喝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辛亥陷天長軍至帝內侍鄺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而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蒼黃乃戎服策馬南馳見帝于鎮江揚州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癸丑金游騎至瓜洲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決不誤事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皆不能濟淵怨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詰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自是失諸將心太常少卿季陵自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金人追之。太祖神主亡將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

數里回望城中煙焰燭天陵泣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帝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群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趨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唐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浩為江淮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控扼江口又以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府是夕發鎮江次呂城鎮甲寅次常州丙辰次平江府戊午次吳江縣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禮部侍郎張浚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已未次秀州庚申次崇德縣呂頤浩從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俊以兵八千守吳江金人入泰州。劉俊民如金師。詔錄用張邦昌親屬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藁以行金婁室取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死之婁室破晉寧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擒之使之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俱被害帝至杭州。赦壬戌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宮乙丑降德音放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金人焚揚州而去戊辰金兵焚揚州士民皆死存者才數千人庚午金兵引去黃潛善汪伯彥有罪免潛善伯彥自知不為衆所容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又求退中丞張澂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很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書諫內侍言者隨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而帝不悟伯彥則居位日淺故論者或未滅其罪云以葉夢得張澂為尚書左右丞。呂頤浩復揚州金人既去頤浩遣將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以王庶知京兆府。曲端知延安府。三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淵制下諸將籍籍帝乃命

淵免進呈書押本院文字

葉夢得罷。詔禮部侍郎張浚師次平江府。以呂頤浩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知江寧府。

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僉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奉皇子魏國公旉即位請隆祐太后臨朝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居顯寧寺大赦改元明受

苗傅自負世將且有勞於王室以王淵驟得君超遷樞職心不平之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恣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疾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苗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脩亦疾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必由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癸未劉光世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

俟淵退朝即捽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凡無鬚者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專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止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百官皆從軍校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傅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俞時傅兵不退浙西機宜文字時希孟曰中官之爲患至此極矣不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帝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不以慰三軍帝不得已命吳湛執履與之傅即於樓下腰斬履臠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并捕擇斬之編管藍珪于遠州帝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即立樞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至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爲汪伯彥黃潛善所誤今已竄逐統集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於簾前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固請太后曉譬百端傅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之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乎勝非還白帝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乃即坐上作詔禪位于皇子而請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

於是皇子旉即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以張澂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爲秦鳳路總管分其兵與諸軍又以王孝迪爲中書侍郎盧益爲尚書左丞加傅爲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爲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二相舉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刃王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德之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耶無一人如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柔吉皆燕中名人嘗獻策感燕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及君盍早爲朝廷効力乎鈞甫唯唯勝非又謂王世脩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識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脩喜時時從來道軍中情乃擢世脩工部侍郎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傅等乃止

張浚呂

頤浩會師勤王苗傅帥群臣朝帝于顯寧寺改元赦書[illegible]平江張浚[illegible]守臣湯東野祕不宣旣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敍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私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豈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為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齎書於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乃留楊惟忠屯江寧以安人心且命控扼江上以防苗傅等挾帝渡江會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頤浩上書言金人乘戰勝之威群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數誓衆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傳等居中欲得辦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轜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傳等折以王議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轜約浚至杭張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恭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懼不可以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舉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戊戌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紿傅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為也張浚復遣馮轜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

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馮轜謂朱勝非曰主上受淵聖詔為兵馬大元帥嗣聖宜易稱皇太姪同太后垂簾聽政大元帥征伐于外最為得策召百官赴睿聖宮議稱帝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嗣君為皇太姪監國諫議大夫鄭穀與監察御史王庭秀上疏言睿聖皇帝承正統已二年一旦尊為太上皇於理猶順今乃欲降為臣稽之於古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實逆天道且將二十日內而降二天子古未之有也力爭之乃止頤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迓之咨以大計頤浩曰頤浩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賊壘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傳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乙巳太后降旨同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張俊劉光世發平江丙午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鄴鄭瑴並同僉書樞密院事是日浚頤浩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傳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是聞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而賜傳正彥鐵券傳等遂帥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傳黨張逵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

盜邵青陷泗州。金人取京東諸郡。

金撻懶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

趙立復徐州。詔以立權知州事初金人破徐知州王復死之都虞候趙立戰死而復蘇求復尸瘞之陰結鄉民為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乃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并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

夏四月帝復位尊隆祐太后為隆祐皇太后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

御副使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詔還政朱勝非帥百官詣睿聖宮覲披帝乘馬還行宮與太后御前殿垂簾
復以建炎紀年。以張浚知樞密院事。呂頤浩張浚敗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彥南走頤浩浚至杭州誅其逆黨有差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爲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卻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趣都堂取所賜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閩中辛亥頤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頤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覆手念卿被譴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留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瓊范仲熊時希孟皆貶

隆祐皇太后撤簾。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免朱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即當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疏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俱免

以呂頤浩爲尚書右僕射李邴爲尚書右丞鄭瑴僉書樞密院事。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詔尚書左右僕射並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中書侍郎爲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太后覺其不便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治省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三省始合爲一

以李邴參知政事。帝如江寧府。詔韓世忠劉光世追苗傅劉正彥韓世忠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帝從之

立魏國公旉爲皇太子。盜薛慶陷高郵軍。金婁室取鄜坊州。五月以張浚爲川陝京西湖南北路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乃以浚爲宣撫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川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焉

以滕康同僉書樞密院事。帝至江寧府居于神霄宮改江寧府爲建康府。張浚如高郵薛慶降慶擁高郵有衆數萬浚親往招之入慶壘從者不滿百慶感其恩意遂降因留浚三日以歸賞傳者謂浚被執呂頤浩等請罷浚帝從之越十日浚還請去帝不許

以洪皓充大金通問使金人執之帝遣皓如金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之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爲皓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管也

韓世忠獲劉正彥于浦城苗傅于建陽歸于行在所

世忠自儀信進討至沛城之魚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逆窮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劉人詹標執之獻于世忠世忠悉送于行在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之

翟興誅楊進 楊進居鳴皐山北與興子琮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棄輜重南走與要擊于魯山進中流矢死餘衆數萬悉潰去河南平

六月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 時久雨恒陰呂頤浩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後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闗陝以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失莫大于此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illegible]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于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者萬無是理也

○罷賞功司○隆祐皇太后至建康府

○罷右司諫袁植 植請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等九人詔朕方念咎責己豈可盡以過失歸臣下邪罷植出知池州

金人取磁州○秋七月苗傅劉正彥伏誅遂削朱勝非顏岐路允迪等職居張澂于衡州 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顏岐路允迪並落職張澂衡州居住

金撻懶取濰萊州○皇太子旉卒 謚曰元懿 鄭瑴卒○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僉書樞密院事○范瓊有罪下獄死張浚發建康 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illegible]

之詩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以至是自洪州入朝見帝倨慢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乞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以來因召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麾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瓊既誅張浚乃發建康

升杭州為臨安府 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為道遠餉難乃變前論會帥康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然之遂升杭州為臨安府將定都焉

崔縱如金不屈死之 通問二帝也縱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于金

詔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皇太后如洪州 太后至建康會防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淛衛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命滕康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除辟功賞之類皆隸焉又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過著星寺舟覆宮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

盜郭仲威陷淮陽軍○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 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宜假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八月李邴罷以劉珏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陝西節制使王庶罷以王似代之 庶至京兆會金人大入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且傳檄諸路會

朔伐金金人詭道陷丹州延安事聞乃罷廢而以似代之盜劉文舜陷舒州○杜時亮如金師時金人將渡江而南朝廷聞之遣時亮使金師以請和致書于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諰諰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又命呂頤浩以書遺劉豫俾陳此意閏月以呂頤浩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充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帝聞金師將至召諸將議移蹕之地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

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充守建康王瓊綠之世忠光世皆受充節制充將發汴京統制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從皇太后至洪州○帝如臨安府帝發建康如臨安自是不復議防淮矣張浚次于襄陽招兵分屯襄郢唐鄧○金人取密州○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金人取單州興仁府遂侵南京知府凌唐佐降之○以周望爲兩浙荊湖等路宣撫使守平江諜報金人治舟師由海道窺江浙留韓世忠守圌山福山望總兵守平江罷起居郎胡寅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捍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脩戰略

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曰都荊襄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以張守同僉書樞密院事○徙劉光世守江州杜充嚴急光世不樂屬之會金師至淮西朝議以隆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徙光世于江州以屛蔽之以張邵爲金國軍前通問使金人囚之邵至濰州見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具書言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後窮兵不已何也撻懶怒取國書去送邵密州囚于柞山砦金人取沂曹州○高麗請脩貢詔果許○冬十月金婁宿取永興軍鞏州○盜鄭瓊陷光州○帝至臨安府○郭仲威詣周望降○帝渡浙居于越州帝至臨安七日復渡浙如越州李成陷滁州○張浚治兵

于興元以劉子羽參議軍事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又以曲端爲都統制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爲統制兼掌帳前親兵自蜀有西師益利諸司已用便宜截上供及常平本皆盡浚以爲患知趙開善理財即承制用之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己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咨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錢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爲便舊錢引才二百五十萬開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萬人不厭其多宣撫司一日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爲眞黥其徒使治常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從之

開復大變鹽法卯鹽引每斤納錢二十五而買賣輿茶法倘時浚荷重寄旬稿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關開悉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贍財常有餘

金當海入壽春府黃州遂濟江以趨江西劉光世師師走南康金人入江州光世至江州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金兵薄城下光世遂引兵自信州趨南康金人入城由大冶趨洪州

十一月金兀朮入廬和州無爲軍。張浚出行關陝浚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贓以搜攬豪傑爲先務諸將惕息聽命

隆祐皇太后如虔州金當海又洪吉撫袁州臨江軍滕康劉珏聞金師至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洪州走丁巳金人陷臨江戊午陷洪州撫袁二州降之丁卯陷吉州

孫悟如金師致書請和也

盜劉忠陷舒州。金兀朮入太平州。主管步軍司閻勍西京奉祖宗神御至越州詔奉安于天慶觀。帝還浙西以禦金師至錢清復如越州。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守平江。以范宗尹參知政事。以趙鼎爲御史中丞鼎自右司諫拜侍御史所言凡十事已行者三十有六及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等三策拜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荊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爲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金兀朮入建康府守臣杜充降通判楊邦乂死之時江浙倚重於杜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由馬家度渡江充始遣都統制陳淬及飛帥師迎戰王𤫊以軍先遁淬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兀朮至建康守臣陳邦光

戶部尚書李梲迎降充渡江保眞州諸將然充之嚴刻欲乘其敗以害之充聞不敢還營居長蘆寺兀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陳邦光率官屬迓金師拜兀朮于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然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乞死遂報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爲人久之得任

帝如明州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艤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韓世忠師自鎮江退守江陰。張浚至秦州。盜桑仲陷襄陽府。十二月帝至明州。金兀朮入臨安府遣阿里蒲盧渾追帝于明州帝孫于海兀朮自建康趨廣德殺守臣周列遂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誠棄城走兀朮聞帝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度浙追之帝乘樓船入海次于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于明州以俟金使又謂張俊曰若能扞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已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衛癸巳帝舟次于昌國縣

皇太后至虔州太后至吉州金人追之急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滕康劉珏皆遁兵衛不滿百遂自萬安陸行如虔州后及潘賢妃以農夫肩輿而行至虔府庫皆空衛兵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鬭縱火肆掠三日土豪陳新率衆圍城楊惟忠部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后稍得安

岳飛敗金人于廣德飛率所部自建康邀金人于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飢秋毫無犯金所藉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

金阿里蒲盧渾入越州遂渡曹娥江進侵明州張俊使

庚戌

楊沂中師師迎戰于高橋敗之戊戌阿里蒲盧渾入越州宣撫郭仲荀奔溫州知府李鄴降之遂趨明州敗宋兵于東關濟曹娥江壬寅至明州西門之高橋張俊使統制劉寶與戰而敗統制楊沂中田師中等復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知明州劉洪道帥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使來召人至砦計事俊使小校姓金人與語欲如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處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閉關自守金人屠洪州。周望及金大臭戰于秀州敗績

四年金天會八年春正月帝舟居于海次于昌國縣金阿里蒲盧渾復侵明州兀朮以師會之張俊走台州金人遂入城屠其民甲辰朔西風大作金師乘之復攻明州乙巳張俊劉洪道坐城樓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退屯餘姚而遣人請濟師于兀朮庚戌阿里蒲盧渾復攻明州兀朮引師會之張俊懼帥其師趨台州劉洪道亦遁已未金師入城屠其民

金阿里蒲盧渾襲帝舟于章安張公裕敗之帝遂如溫州泊于港口金人乘勝破定海縣聞帝在章安以舟師追之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却之辛酉帝發章安如溫州甲子泊港口金婁室取陝州知州李彥仙死之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石壕尉李彥仙保三觜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絳解諸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彥仙至陝蒐軍實增埤濬隍益爲戰守備遣邵興復虢州金游騎魯來攻彥仙敗之婁室閉之自蒲解悉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婁室嘗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于張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援彥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既而食盡告急于浚浚檄曲端以涇原兵援之端素疾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室奇其才誘啗百端彥仙恚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赴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婁室怒盡屠其餘民而去滕康劉珏免。金以韓企先爲尚書左僕射兼侍中企先遼中書令知古九世孫世爲大官至是金主召見于上京甚驚異之曰朕常夢此人今果見之時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二月酈瓊降于劉光世。詔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以盧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金人入潭州屠其城。金兀朮自明州還浙西遂入秀州兀朮還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金人取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爲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歿于金鼎州盜鍾相自稱楚王。赦以金兵退故也李成陷舒州。金人至平江周望走太湖兀朮入城焚掠而去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知府湯東野

棄城遁兀朮入城縱兵焚掠死者甚衆城中殆空鍾相陷澧州。孔彥舟詣營降。張浚帥師入援。三月金兀朮入常州鎮江府。使盧益奉迎隆祐皇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己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慰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及辛企宗潘永思等奉迎于虔州孔彥舟獲鍾相歸于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陽。軍賊戚方陷廣德軍方江淮軍校也夏四月張浚行至房州聞金人退復還秦川。帝還越州金師退帝將西還召群臣議駐蹕之所且曰會稽止可暫駐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臣謂若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陝之事則兩得之決擇取舍不可不審帝曰善三月辛酉發溫州四月癸未至越州甲申下詔親征巡幸浙西韓世忠大敗

金兀朮于江中兀朮走建康撻懶遣師救之兀朮復入于江世忠敗績兀朮遂濟江次于六合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陰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三月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於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朮之壻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謂之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孛堇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語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以祭天四月丙申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而舟上皆有五緉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五緉皆自焚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于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呂頤浩免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中丞趙鼎嘗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頤浩請帝幸浙西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鼎異己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而上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而宰相扶挫沮言臣之威堅卧不出上諭頤浩過失凡千餘言頤浩因求去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爲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而復命鼎爲中丞諭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金當海自荊門北去牛皐敗之于宋村金人犯江西者聞兀朮北還亦自荊門引兵而去留守司統制牛皐潛軍邀擊敗之于宋村五月以范宗尹爲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金人焚建康〔　〕岳飛敗之于靜安兀朮既濟江金人在建康者焚掠執李梲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岳飛邀擊于靜安鎮大敗之以張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王綯罷○以翟興孟汝趙立劉位趙霖李成吳翊李彥先薛慶並爲鎮撫使分土處之時京畿東西荊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蠭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群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九人並爲鎮撫使分地界焉興河南府汝唐州立楚泗州漣水軍位除豪州霖和州無爲軍成舒蘄州翊光黃州彥先海州淮陽軍慶高郵天長軍與襲便宜從事俾立願功許以世襲然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守六月周望有罪連州安置○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滁濠鎮撫使劉位爲盜所殺○以陳規解潛程昌㝢陳求道范

之才馮長寧爲鎮撫使觀德安府復州漢陽軍潛荊南府歸峽州荊門公安軍昌寓鼎澧州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之才金均房州長寧淮寧順昌府蔡州以呂頤浩爲建康路安撫大使朱勝非爲江州路安撫大使劉光世爲兩浙路安撫大使○以郭仲威爲真揚州鎮撫使○戚方降于張俊○張浚使吳玠帥師復永興軍金兀朮自六合趨陝西張浚以金兵萃于淮上懼其復擾東南思牽制之且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乃遣秦鳳副總管吳玠帥師復永興軍兀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以爲援僉書樞密院事陳過庭卒于燕○秋七月以孔彥舟爲辰沅靖州安撫使○張浚使呂世存復鄜州○金徙二帝于五國城去金上京東北千里又名鶻里改路洪皓自雲中密

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麵等獻二帝于五國始知康王即位焉以岳飛爲通泰州鎮撫使詔諸將討戚方飛與戰數十合方窮乃降于張俊俊選敵言飛可用乃以爲通泰鎮撫知泰州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不聽八月以謝克家參知政事○隆祐皇太后至越州后至帝親迎之于行宮門外因問所過守臣治狀入居行宮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城下死之○盧益罷○吳玠復永興軍○張浚承制安置其都統制曲端于萬安軍端者善撫士卒長於兵略然性剛愎既迫逐王庶而奪其印又欲併王燮軍朝廷疑其欲反及使張彬至渭州察之彬至屑謂端曰今兵合財備裏實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術士精銳且因糧于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敵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必取恨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

嘗一極舉從憂方大彬還以白浚浚不以爲然及金人大擾環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店而自將屯宜祿玠敗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爲援端亦請玠前軍已敗故不得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玠由是怨端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擣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怒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以桑仲爲襄陽鄧隨郢州鎮撫使○以范沖直史館重脩神宗哲宗實錄初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悵然乃召范冲直史館重脩神宗哲宗實錄冲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爲哲宗辨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盡著矣冲祖禹之子也九月太上皇后鄭氏崩于金之

五國城○金立劉豫爲齊帝于大名府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度江北還乃議立其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而請立己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粘沒喝未之許享懷心大同府尹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邦昌死後有河南之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風俗不更者豈非欲推邦昌故事耶元帥盍不早建言而使思歸仰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省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越次請立豫讓遜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主用立張邦昌故事以舊河爲界遣高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爲大齊皇帝世脩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其詔有曰今立豫爲子皇帝既爲鄰國之君又爲大朝之子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九月戊申豫即位赦大名府豫既立復還東平以張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丞鄭億年爲工部侍郎李儔爲監察御史王瓊爲汴京留守子麟爲提領諸路

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為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改明年為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偽仕于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

桑仲陷均房州○金撻懶侵楚州鎮撫使趙立死之立天性忠義知人善戰視敵如仇自金人犯中國能與之抗者立為之首故能以區區之衆為江淮障至是登城為飛砲碎首左右馳救之立曰吾終不能與國殄賊矣言絕而死

金婁室取延安府保安軍○張浚使劉錫帥五路之師及金婁室戰于富平敗績浚退保秦州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赴敵決戰前軍統制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本根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illegible]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

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軍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師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于合州命諸軍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金諳班勃極烈都元帥斜也卒斜也又名杲金撻懶入楚州淮陽鎮撫使李彥先救之敗死○冬十月秦檜還自金師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為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伐以為參軍事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趣漣水軍丁禩水砦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求見帝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

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妻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及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呈帝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自兵賊自檜也蓋檜首倡和議于金故撻懶陰縱之使還也

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馮長寧以淮寧叛附于劉豫○十一月趙鼎罷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罷奉祠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以秦檜為禮部尚書范宗尹欲薦檜以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尚書故有是命金婁室取涇原渭州鎮戎軍○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王彥敗桑仲于長沙平遂復房

州時所在盜賊蠭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官儲巨萬往往竊發桑仲既陷均房遂乘勢直擣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知金州王彥故仲將也仲以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隊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門立為先鋒擊之賊欽甚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權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illegible]金而至梁洋則陵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萬兵總長沙平阻水據山迎伏以待他見官軍少嘯附押賊平救旗一毫士殊死戰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少[illegible]遂復房州捷浚以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

張浚退守興州命吳玠守和尚原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盡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震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遠窺蜀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歸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

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之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十二月金斡里朶取熙州。金金源郡王婁室卒。建州盜范汝為降。定差役法帝在河朔嘗歎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叢乃定差役法以村疃三十戶每料輪差甲頭一名催納租稅以二十五家為一保十大保為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之盜賊煙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一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大學生及得解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通鑑續編卷第十四

辛亥

通鑑續編卷第十五

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 **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遙拜二帝不受賀。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以張俊為江淮路招討使**時孔彥舟據武昌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志多造符讖蠱惑中外以叔圖江州朝廷以俊為招討使帥兵進討俊請岳飛同往許之 **李成陷江州。謝克家罷。盜曹成陷漢陽軍鄂州。詔有司舉太祖後宜襲封安定郡王者**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今其封久不舉有司其上歷嗣封人名依故事施行 **二月邵青寇宣州。以秦檜參知政事。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極其褒崇於是學者翕然尚之 **三月張俊大敗李成于樓子莊俊復筠江州**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尚遠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軍士登城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報之遣以俊為怯俊謀知賊以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岳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敗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鶚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於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援筠與俊夾河而營楊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遂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群盜皆遁 **金兀朮取鞏洮河**

樂蘭廓積石西寧州於是涇原熙河二路皆爲金有張浚退守閬州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次于益昌王庶爲利夔兩路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金人破福津與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令張深劉子羽趨益昌夏四月金撻懶屯于宿遷縣○劉光世復楚州○隆祐皇太后孟氏崩年五十九桑仲陷鄧州○盜李忠陷商州○五月以張用爲舒蘄鎮撫使○作大宋中興主寶○劉光世使王德襲揚州執郭仲威歸于行在斬之○邵青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盜趙延壽據分寧縣呂頤浩招降之○張俊大敗李成于黃梅縣成奔劉豫張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蘄州黃

梅縣及之成大敗其衆數萬皆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于劉豫江淮諸郡悉平岳飛功第一李忠窮亢降于張浚○張用復叛寇江西岳飛招降之用寇江西岳飛與用同郡人乃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帥衆降于飛六月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乞選太祖後以備儲嗣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懬選太祖後將育宮中至是寅亮上書曰先王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

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欑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詔權欑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以俟軍事寧歸葬哲宗陵張琪陷徽州○張浚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于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豫置招受司誘宋逋逃金人立豫以舊河爲界恐兩河之民陷沒者逃歸下令大索或轉徙他鄉或繫送雲中盡防擇也秋七月以岳飛爲右軍副統制帥師次于洪州彈壓盜賊○封太祖後令話爲安定郡王○金撻懶自宿遷北去○范宗尹免宗尹爲政多私屢爲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爲人會侍御史沈與求奏其罪狀二十遂落職知溫

州宗尹有才智年三十爲相銳然以國事自任八月以孔彥舟爲蘄黃鎮撫使○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浚既敗于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于閬州將任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于張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侍浚立時舉以示焉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爲用庶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乃深憾之會浚以隨提點夔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縶維端以紙糊其口燎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以汪伯彥爲江東安撫大使時黃潛善已死張守罷○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

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擒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帝即用之

范福棄蔡州。以李祐代為鎮撫使。復置賞功房于三省樞密院。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以孟庾為江東西湖東等路宣諭制置使

呂頤浩入對首言先平內寇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已降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與邵青兩寇非久必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而數廖郡富惠掠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早除為害不細帝深然之故命庾帥師進討江湖盜

詔能建策還二帝者賞以王爵。冬十月李回罷。王德殲邵青之衆于崇明沙獲青歸于行在所

青聚其黨于崇明沙上劉光世令王德討之叛擒以入青軍大潰餘黨復至或言青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陳俟至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以孟庾參知政事。吳玠大敗金兀朮于和尚原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筈嶺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誓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宋軍相拒十月癸酉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逆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亟剃其鬚髯而遁金自南侵未嘗有此敗衂深以為愧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焉

初置見錢關子

時命張俊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以給軍食商執關子于榷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榷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升越州為紹興府。關師古復秦州。劉豫使王世冲寇廬州知州王亨斬之。金兀朮自河東還留撒離喝于鳳翔遂取慶陽。慕容洧以環州叛降于金。十一月以孟庾為福建江西荊湖宣

撫使韓世忠為副使。富直柔罷。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桑仲寇復金州。金以陝西地與劉豫

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二年

金天會十年

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

帥百官遙拜二帝不受朝賀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

辛企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熾韓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戮其謀主謝響施逵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毋下臨民自相別貲給牛穀糜費拖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咸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帝如臨安府

從呂頤浩之請也

帝至臨安府。二月詔劉光世帥師次于揚州經理淮東。

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置御前忠銳軍以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爲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經密奉旨不許調遣三月桑仲爲其黨所殺李橫復郢州仲上疏願協力恢復京師乞正劉豫之罪且乞兵爲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移事勢發兵所臨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荊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黃州孔彥舟舒王直相爲應援毋失事機仲至郢州調兵其黨霍明執而殺之襄鄧鎮撫李橫擊走明復其州金人侵隴安吳玠敗之。河南鎮撫使翟興爲其下所殺劉豫欲遷汴以興屯伊陽之鳳牛山畏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其使而焚其書豫復陰啗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教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子琮嗣職夏四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曹成陷賀州。詔呂頤浩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帥師如鎮江頤浩信秦檜之言要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以復中原秦檜因風人言周宣王內脩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節度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浚劉光世岳飛王𤫊楊沂中等皆隸焉凡十餘萬人帝嘗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幾響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終不可倚帝然之劉豫徙于汴京豫至汴尊其祖考爲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竿折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西皆屯金軍留麟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凋沙官凡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賀郡遣使命岳飛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追至

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盤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愼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張浚以王庶知成都府王似爲利夔制置使。金主以其太祖孫亶爲諳班勃極烈自斜也卒諳班勃極烈之位久虛至是粘沒喝兀朮谷神皆會朝上京謂斡本曰儲嗣久曠合剌先帝嫡孫當立若不早定恐授非其人斡本然之遂相與請于金主金主不得已許之合剌即亶也太祖之孫父曰豐王繩果繩果一名宗峻在太祖諸子中爲最嫡云金主以其子蒲盧虎爲國論勃極烈蒲盧虎一名宗磐金以粘沒喝爲都元帥兀朮爲左副元帥。閏月衍聖公孔端友卒以其子玠嗣。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帝感婁寅亮之言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育于宮中命張婕妤撫之生六年矣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反頤浩遂次于常州頤浩至常州趙延壽兵叛于呂城鎮遂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因稱疾不進王德追獲延壽于建平誅之。罷脩政局秦檜提舉秦檜以周宣王內脩外攘爲言乞置脩政局從之以檜爲提舉凡條[illegible]獄訟官吏差除土木營繕皆領之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群賊不虞世忠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旼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因率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進詣行在六月詔岳飛屯江州。以李橫爲襄鄧鎮

撫使李道為鄧隨郢鎮撫使。頒黃庭堅所書戒石銘于州縣。翟汝文罷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輔政然汝文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為濁氣故不得久居位孔彥舟叛降于劉豫彥舟暴橫不奉法朝廷將以兵執之彥舟遂叛秋七月以翟琮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呂頤浩還自常州。八月以孟庾兼權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安定郡王令話卒。以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以給事中胡安國提舉仙都觀。是夕彗星見。罷給事中程瑀等二十人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卹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龍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謂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不至安國辭新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知呂頤浩不為公論所容乃多引知名士列于清要以自助欲傾頤浩而專政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信之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朝誠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席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闈宜先去之會頤浩為知怨與府朱勝非代己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

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渚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爵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見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寖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劾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天以為非豈不以時辭不肯盡棄乃欲求擬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彗出胃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琦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矣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實並落職罷官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為之一空安國强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在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常若痛切于身雖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故渡江以後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首謝良佐嘗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就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着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措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誠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會呂頤浩諷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崇禮入對語以是事及王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于訓

詐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忠走降于劉豫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栅相望世忠欲急擊之孟庾不可世忠請期半月致捷遂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挺驃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罷脩政局。王倫還自金倫既被執久之粘沒喝使烏陵思謀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為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費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頒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賢必復古盖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賛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義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執人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詎元帥察之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繳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賞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以潘致堯為金國通問使至楚州通判劉晏劫其幣奔劉豫。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以韓世忠為江南東西路宣撫使守建康他帥臣稱宣撫使者並罷世忠置背嵬軍皆勇鷙絕倫者以王似為川陝宣撫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玠開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以令時為安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後相代襲封自是始定燕王之後金元帥右都監耶律余覩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冬十月禁私酤。祫享于溫州。十一月詔李綱劉洪道程昌㝢解潜會師討楊太太年少楚人謂少為幺故又曰楊幺王彥復秦州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兵仲既死劉盜王闢董貴祁守中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等州軍馬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綱至潭時流民潰卒群聚為盜敵處荊湘之間多者數萬人綱悉平之因上言荊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臨荊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源之術不報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遂罷提舉崇福宮川陝宣撫司以便宜賜類試陝西舉人周漠等進士出身。初置江浙湖南月樁錢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樁錢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樁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蓋不得用所樁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横賦自此大為東南民害召張浚知樞密院事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及王似同治司事浚屬王似來乃上疏未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南平王李乾德卒以其子陽煥為交阯郡王。以孔端朝為秘書省正字錄孔子之後也詔孟庾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金撒離喝取金州王彥奔石泉金人久窺蜀以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其志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遂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撒離喝乘勝而進

三年（金天會十一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府（率百官遥拜二帝不受賀）劉子羽之師潰于饒風關吳玠走西縣子羽走三泉金撒离喝遂入興元府而去（金人長驅趨洋漢興元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引兵援之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离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關一人先登則二人繼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軍之三泉撒离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揚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户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壘壘方成而金兵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立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在閬川子羽移書謀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上金兵由斜谷北出子羽邀之于武休不及撒离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師預徙粟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饑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後腹背受擊之死傷者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自潰斜谷置與元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間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計本謂玠在西邊故步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川而失不償得）李橫復潁順軍潁昌府。造渾天儀。以李橫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京西招撫使。詔春秋望祭諸陵。二月權邦彥卒。

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吳璘築殺金平移師守之（吳璘尚守和尚原而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而別營壘于仙人關右興州最要害之地名曰殺金平令璘帥和尚原之兵以守焉）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僉書樞密院事。三月李橫傳檄收復京師劉豫乞師于金金人救之及橫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豫復陷潁昌府。以韓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夏四月朱勝非以母喪去位。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以震為商虢陝州鎮撫使。以劉光世為江南東路宣撫使。李成復陷虢州。楊太僭號大聖天王（么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子儀為太子么以下臣事之甚謹）水軍統制徐文叛降于劉豫（文勇力過人揮巨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為徐大刀以功為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其材勇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潘致堯還自金以韓肖胄為金國軍前通問使禁邊兵犯齊境（致堯還言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而遣肖胄及胡松年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王彥復金州金人棄均房而去。詔李橫等班師還鎮（以與金講和也）五月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張浚發閬州（張浚雖被召而以劉子羽等軍敗訟其事而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閬至是詔周聽亨李瓊宣押王似盧法原赴鎮而罷宣撫司便宜黜陟浚及劉子羽王庶劉錡等遂赴行在所）以陳規知池州（規守）

德安七年賊不敢犯至是召入對首乞罷鎮撫使帝納之自是不復除鎮撫使六月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來歸人以議和也詔王𤫊會師討楊太○岳飛大敗盜彭友于雩都虔吉平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州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從二部侍郎李擢之請也上等改京官陞館職中等減二年磨勘下等減二年並與堂除以制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爲題以試初許任子亦得就試起復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八月翟琮奔襄陽劉豫遂取伊陽劉豫盡有梁衛之地琮不能立乃棄伊陽之鳳牛山寨圍奔襄陽沂王㮙有罪金人殺之㮙與駙馬劉文彥誣告道君皇帝謀反按驗無狀伏誅九月呂頤浩免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宜奮斷早定大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集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數病二州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頤浩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頤浩過惡遂罷頤浩有膽略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之爲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讐爲戒頤浩不能用以劉光世爲江東淮西宣撫使次池州韓世忠爲淮東宣

撫使次鎮江府王𤫊爲荊南府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軍制置使次鄂州岳飛爲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次江州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千萬得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冬十月李成陷鄧州進寇襄陽李橫奔荊南成入據之遂陷隨唐郢州信陽軍○罷諸路類省試舉人○十一月韓肖冑還自金○禁沿淮兵擅侵齊境○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之言也金兀朮取和尚原○十二月金李永壽來自帝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之使報聘至是粘没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嘗膺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從容語及武臣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劉豫以孔子後璠襲封衍聖公主管祀事

四年金天會十二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府率百官遙拜二帝以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金始定制度頒之○二月席益罷○三月吳玠及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大敗之兀朮撒离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吳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脩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

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顧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以趙鼎參知政事

○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張浚還自閬州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與殿中侍御史常同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奉祠福州居住浚即日行

以王似爲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爲副使○夏四月安置宣撫司參議官劉子羽于白州○吳玠復鳳秦隴州○熙河蘭廓路安撫使關師古以洮岷叛降于劉豫○徐俯罷與趙鼎議不合故也

知壽春府羅興叛降于劉豫

五月以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時么劉豫遣欲須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陽等六郡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么會帝命諸將爲之備及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諮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

岳飛復襄陽飛至郢偽齊守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襄陽追去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金人侵金州王彥敗之○復育太祖後子彥之子伯玖于宮中吳才人以張婕妤鞠瑗亦請于帝乃復取太祖後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母之

岳飛使牛皐復隨州○

秋七月以胡松年僉書樞密院事○岳飛使王貴張憲復鄧唐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師次于德安於是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車駕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

章誼還自金師誼至雲中與粘沒喝兀室論事不少屈還至應天劉豫留之以計得歸持粘沒喝答書約以淮南毋得屯軍馬蓋欲盡畫江以益劉豫也

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然敘道知白是爲朱勝非所忌除鼎知院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乃奏參更宜後爲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受則有之分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一等之異受不御之禮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毀譽是時蜀士素於醲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經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閔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

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爲擊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

以魏良臣爲金國通問使。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毀之從呂聰問之請也復以王似知成都府。以岳飛爲湖北荊襄潭州制置使次于鄂州趙鼎上言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於是授飛清遠軍節度使充制置使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九月朱勝非乞終喪制許之時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矼劾其同僚非亦請解官持餘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爲多然誤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之

安定郡王令時卒。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淮南金主與粘沒喝議南伐會兀朮還力言其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遣乞師于金請自泗州趨滁廬昌圖以攻取宋之樓船從通州城下奪取宋主御船直抵錢塘江口金主乃命訛里朵撻懶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會金師南下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金師渡淮

韓世忠自承州退守鎮江。以趙鼎爲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鼎將赴川陝辭時淮報驟至舉朝震恐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御下朝士相慶以沈與求參知政事。冬十月詔韓世忠進次揚州。金人圍亳州。召張浚于福州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之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自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

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陳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爲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世忠得命進駐揚州手勑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復如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朝廷使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竟即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整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宋師動息則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大喜即起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宋師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士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鵶口擒解元至高郵北門是敵設伏水軍交河陣一日合戰十三相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後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府金齊之師日迫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𤫊爲江西沿江制置使命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劉光世遣人謂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也人任患韓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攸成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旅從己亥韓世忠捷

奏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度江决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爲止不行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自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始聲其罪

金人入濠州○金人入光滁州○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鎮江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詔拜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諭于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术擁兵十萬約日渡江决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

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皐救之金師引去皐追敗之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悆嬰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遣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衆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金師渡淮北歸撻懶屯泗州兀术屯竹塹鎮爲韓世忠所拒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术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术色變遂有謀歸之志會雨雪金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蓄漢軍皆怨又聞金主病篤乃夜引師還兀术等既去劉麟劉猊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挾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眞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群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赤縣陷于敵國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尚使彊敵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待議者或謂敵馬既退宜[illegible][illegible]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illegible][illegible]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備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請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鋭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固敵世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備之後即議攻計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得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也今當以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援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東路以揚州爲帥府而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爲帥府而以江西財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爲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之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合然在陛下聖意先定於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盡與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成法兵待於言而數陣之閫因敵决勝臨事制度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須國也臣願竊以爲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鑾輿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爲可都顧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爲自治自彊之計使中原陷溺之民知所依告蓋堅戴宋之心又言臣竊觀陛下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畜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

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弊而責戎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以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師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將復退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禮以來之其不推誠以見信决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亦又數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强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歸詔褒諭之而不能用

乙卯

五年年金熙宗亶天會十三年。夏大德元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帝在平江府。張浚還自鎮江。以韓世忠爲淮東宣撫使帥師次于鎮江劉光世爲淮西宣撫使帥師次于太平張俊爲江東宣撫使帥師次于建康。酈瓊復光州。金主晟卒。諳班勃極烈亶立太宗以斜也非本知國政粘沒幹商不懋戎事滅遼舉宋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續武脩文經國規模於是始定在位十三年無宮苑臺池之過用大臣之言捨子立亶使太祖世嫡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難矣二月帝如臨安府。詔太常少卿張銖奉迎太廟神主于溫州。帝至臨安府。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卒于閬州。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浚相得甚驩及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聞之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矣以岳飛爲荊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帥師討楊太于洞庭湖王𤫉討么連年不克朝議以爲招之便胡閎休獻致寇禦戎二策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其討之會飛入覲遂以命之飛以閎休爲機宜文字吳玠復秦州。金撒離喝來救。楊政敗之。作太廟于臨安從禮部員外郎江端友之請也侍御史張致遠言初建太廟其失與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府爲久居之計不復有意中原不納詔張浚如江上議邊防。初封劉光世妻許氏等爲孺人從光世之請妻之有封自此始也閏月胡松年罷。王𤫉免。置總制司。命孟庾領之命戶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孟庾提領號總制司初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斂之於細而積之甚衆一歲得錢近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諸路細處數百萬計邊事未寧苟不出此緩急必至暴斂與其斂于倉卒曷若積於細微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爲總制錢大爲東南之害三月

張浚乞視師于潭州詔許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么滋蔓爲害請乘其怠討之具疏請行帝遣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諜者給以文牒俾招諭諸砦皆讙呼而去於是相率請降

金以粘沒喝領三省事。初粥民間田宅契紙。夏四月罷鎭撫使。封周後柴叔夏爲崇義公。奉安神主于太廟。太上道君皇帝崩于金之五國城太上自離汴與淵聖及后妃族屬備極窘辱至是崩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内地金主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焉史臣曰徽宗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其失國也特以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泆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爲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與石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爾

行朝獻景靈宮之禮于射殿。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自帝南渡時奉祠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諡文靖○羅從彥南劍人初爲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爲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詠而歸充然自得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其門人李侗最著○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侗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甚重之侗卒業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飢食或不充而怡然

自適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鄕人處飮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學者稱爲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者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五月何蘚如金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乞罷許之初建炎中胡寅爲起居郎嘗上疏請絕和議專意講武以使命之資爲養兵之費庶幾夷狄知我有含忍必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東南萬事不競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不報及何蘚奉使寅爲中書舍人復上疏言女眞者驚動陵寢戕伐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讎也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眞之要領因請和而能息勇兵者誰歟但見丙午而後願和之使來且月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眞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所後語也天下共謂自是段慮必矣何爲後出比謀計耶有曰姑爲是豈有偷書辯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然歲月益久虜情益驕必無可通之理也適幾何蘚之事恐和議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蹤入詔寢論之又張浚自廬州還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關地復土終歸于和未可遽絕帝遣遣蘚行宮因乞外知郡州

以孟庾知樞密院事。封貴州防禦使璩爲建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讀趙鼎請名行宮教作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就堂聽讀且爲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二人皆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岳飛嘗詣資善堂見璩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

以令懬爲安定郡王。行統元曆常州布衣陳得一所造也金左副元

帥訛里朶卒。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受命討么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撫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哉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會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上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乃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飛以王燮無功皆其統制任士安不受燮令度故也鞭之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矣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之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眾凡二十餘萬巨舟千艘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里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書至單張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楊么首挾鍾子儀周倫至詣浚降湖湘悉平初么恃其險官軍自陸擣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識云

孟庚罷。韓世忠復鎮淮軍。八月論詆誣宣仁聖烈皇后罪追貶章惇為昭化軍節度副使蔡卞為單州團練副使子孫不許在朝。

九月金主追尊其考妣為帝后金主追尊其考豐王宗峻為景宣皇帝廟號徽宗妣蒲察氏為惠昭皇后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帝賜浚書謂上流定則川陝荊襄形勢接連事力省浩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及浚奏遣岳飛屯荊襄以圖中原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遣使賜詔趣歸及至帝勞問曰卿暑行甚勞寇既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力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座隅以席益為四川制置大使時吳玠專治戎事於財計盈虛未嘗問一切以軍期趣辦于趙開遂與開異趣玠數以饋餉不繼訐于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朝廷為之交解乃以益為制置大使仁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聽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與置令民自實田畝間架于官責之令州縣造戶帖出責民間自行開具地宅田畝間架之數立為定價九六等第一季足其錢令周以府孫管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為崇政殿說書初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生舁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脅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純拜而受之因止于涪涪頤讀易地也焞乃闢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沖舉以自代以趙開為四川都轉運使。詔張浚視師于襄漢川陝浚以金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乃具奏請出視師從之浚以知鄂州劉子羽參議軍事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張浚為其忠也以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六年金天會十四年。西遼咸天后蕭氏咸清元年春正月己巳朔帝在臨安府。以伯玖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璩。安定郡王令衽卒。

二月置行在交子務印交子錢引給諸路令公私同見錢行用從都督府措置財用張澄之請也以折彥質僉書樞密院事。韓世忠圍淮陽軍金元术救之世忠還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度淮旁將號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擒其京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术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浚浚以世忠上有相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沈與求罷。張浚會諸將于鎮江命張俊進屯盱眙。三月以韓世忠為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屯楚州岳飛為京西湖北路宣撫副使屯鄂州張浚每預

二人可倚以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战者世忠遣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數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焉金以粘沒喝幹本蒲盧虎並領三省事。夏四月劉豫陷唐州。京湖宣撫副使岳飛以母喪去官詔起復之。五月復造見錢關子罷交子務有司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失其本意改為交子官無見錢民何以信於是罷交子務令權貨務儲見錢印造關子六月張浚撫師淮上命劉光世進屯廬州岳飛進屯襄陽楊沂中進屯泗州浚命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沂中領精騎以佐張浚飛屯襄陽以窺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飛扶母櫬還廬山累表乞終喪詔不許以令廣為安定郡王。秋七月以郭浩為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知金

州邵隆知商州經理商虢。以陳公輔為左司諫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安石之政事既壞人才學術則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定分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不能死于王莽之篡而稱之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仁合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追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司諫賜三品服劉光世復壽春府。八月召四川都轉運使趙開還以李迨代之席益在四川頗侵用軍期錢趙開訴于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贍饋餉軍用無乏一時賴之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榷酤

奇零絹布之征遂為蜀之常賦則開作俑之責不能逃焉岳飛使牛皐復鎮汝軍。以秦檜為行宮留守孟庾同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請即幸之以撫三軍而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有南寇之志趙鼎建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庾留守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擢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始用事張浚進屯泗州。岳飛復蔡州飛累戰告捷遣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復遣為齊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克其城金主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魯曰德帝跋海曰安帝綏可曰獻祖烏古迺曰景祖劾里鉢曰世祖頗刺淑曰肅宗盈歌曰穆宗烏雅束曰康宗妣皆為皇后復定景祖

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九月帝如平江府○岳飛使王貴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蹤進師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飛遣王貴郝晸董先復虢州盧氏縣獲糧十五萬石中原響應會劉豫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等攻破之焚其營飛因奏進兵以取中原不許於是孤軍無援引還鄂州

帝至平江府

權奉安神主于能仁寺

冬十月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張浚使楊沂中帥師禦之戰于藕塘猊大敗走麟自順昌引去沂中追至南壽春而還

劉豫聞浚命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恐懼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寇而乞師救援金主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闢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也從其請則豫受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從其議遂不許豫而遣兀朮引兵黎陽以觀釁於

是役發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道而南子麟由中路兵由壽春趣廬州以犯合肥姪猊率東路兵取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趨光州以犯六安朝廷大懼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州韓世忠屯楚州岳飛屯鄂州劉光世屯廬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合以保合肥浚以爲然乃遣楊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濠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剿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保逆賊也官軍與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度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張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令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頃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而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中諭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者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乃還駐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到猊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度次于濠壽之閒張俊以兵拒之甲辰猊率衆數萬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聚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襲乃引兵趨合肥欲與麟合而後進行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猊從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猊以首抵其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猊與精騎數輩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請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退北方大恐

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西遼主大石卒其妻蕭氏權國事

大石殂子夷列年幼遺命其后塔不烟權國稱制號感天皇后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趙鼎罷

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請事語意傲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朝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一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回人心解體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進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將請罷之鼎言擒劉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爲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益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爲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左右次第奏行之故利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復尊程頤之

學一時學者皆聚于朝然鼎不及見頤故有僞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崇推用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析彥質罷。以張守參知政事。以呂頤浩爲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
○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詔從之左司諫陳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而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謬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布告中外使知朕意
七年金天會十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府。○金初用大明歷天會五年命司天楊級造大明歷至是始用之以陳與義參知政事沈與求同

知樞密院事。張浚改兼樞密使以秦檜爲樞密使。何蘚還自金始聞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帝成服張浚請遵以日易月之制詔外朝從之宮中仍致喪三年何蘚范寧之還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己亥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致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群臣外朝勉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之喪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咸動而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讎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恥惟爾是屬而臣終不成功

使敵無擇令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時帝遇朔望猶率群臣遙拜淵聖中丞廖剛言禮有隆殺兄爲君則君之已爲君則從之見之可也望但歲時行家人禮於內庭從之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以王倫爲奉迎梓宮使如金倫陛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以岳飛爲湖北京西宣撫使飛自鄂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而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進拜太尉宣撫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復詔德瓊曰聽飛節制如朕親行時韓世忠張俊皆久貴立功而飛少事俊爲列將一旦拔起爵位與齊俊深忌之始與之有隙矣三月帝

如建康府。以呂祉爲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議軍事。帝至建康。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帝一日號慟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寧處屈己講和正爲此耳翰林學士朱震引唐建中故事請遙尊爲皇太后從之以呂頤浩兼行宮留守孟庾罷。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免以其兵隸都督府命呂祉節制之光世在淮西軍士多降盜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乞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張浚因分其兵爲六軍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不從夏四月作太廟于建康。京湖宣撫使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飛留

張浚見帝數論恢復之略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至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帝請詔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擢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揚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發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時飛毋喪未終屢請持服而不見許及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毋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于墓側浚怒奏飛積慮在于并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以都督府參議軍事張宗元權其判官實監其軍

張浚如太平州淮西視師○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貶知永州衆變爲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請乞禁程氏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韓氏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故貶

六月沈與求卒○詔岳飛入朝遂遣還鎮累詔起飛不得已趣朝待罪帝慰遣之飛遂復職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鋭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上奏言比者寢閤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

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

秋七月嗣濮王仲湜卒○金晉國王粘沒喝卒粘沒喝內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風

八月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屯盱眙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屯廬州時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統劉光世之軍酈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而命沂中時置司廬州

召淮西副統制酈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于劉豫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死之呂祉復至廬州酈瓊又訟王德祉諭之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誣殺張丞相但養人向前嘗能立功雖有大過亦將略況此小嫌耶當力爲請公揮之保無他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其書吏漏語于瓊瓊令人邀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怒會朝廷命張俊楊沂中等爲大帥而召已赴行在大懼遂叛諸將早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上見之大驚欲返走不及爲瓊所執祉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之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逆祉三塔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東林下謂瓊曰劉豫逆臣豈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虎祉遂碎首折齒而死時有得祉括賊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經以殉葬聞者哀之劉錡吳錤以兵追瓊不及而還

九月詔張俊屯廬州岳飛屯江州酈瓊叛張浚始悔不用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沒喝而兀朮惡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

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劉兵期封股納書戒勿泄諜還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

張浚免罷都督府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恥之大反復再三帝未嘗不改容而聽時天子方厲精克己戒勅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酈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浚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以劉錡知廬州。冬十月安置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于永州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爲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竄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爲言秦檜感浚不出一語上意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金以撻懶兀朮爲左右副元帥。

閏月以尹焞爲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焞承召命以疾辭不行范沖奏給五百金爲行資令漕臣奉詔至洛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遂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命爲秘書郎兼說書

張俊秉盱眙還建康。金襲汴執劉豫以歸廢爲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以復舊壤不報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而得立故奉二人特厚諸將多憾之粘沒喝既死豫兵屢敗穢聲金人欲廢

之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曰俟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豫辟意沮而猶曰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而以東援爲元帥左都監屯大原太撻不也爲元帥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潁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僞解伐宋以龍之將至力馬河二帥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京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自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因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或安用國爲乃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曰自今不簽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汝敢殺親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此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於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于遠近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頗乞相州韓琦宅許之十二月與家屬徙臨潢岳飛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十一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母喪去官。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倫將還撻懶送之謂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大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梓宮及太后其餘一切非所較也適五日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

交阯郡王李陽煥卒子天祚嗣

通鑑續編卷第十五

通鑑續編卷第十六

八年（金天眷元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府。張守罷（考功員外郎樓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其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以胡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金班女直小字（金主所製也遂謂谷神所製爲大字）二月帝如臨安府。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帝至臨安府（自是定都矣一日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帝曰恭人獻錢耶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三月以仲偏爲嗣濮王。以劉大中參知政事王庶爲樞密副使。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檜因憾之及鼎再相檜在樞府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陳與義罷（時朝廷議與金和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帝然之至是以疾出知湖州）金以韓昉爲翰林學士。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五月王倫及金使烏陵思謀來（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群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完顏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完顏宗憲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時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撻懶宗雋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料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矼以爲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爾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三二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己議和此人主之孝也見主卑[illegible]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朝臣多言其不可者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天之讎今屈己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群臣憤懟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帝從其言群議遂息）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以奉先聖祠事（凡五頃時玠僑寓于衢也）王庶自淮南還（庶素有威嚴及視師坐壇上自大將已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岳飛自鄂州與庶書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閒矣庶甚壯之）以張宗顏知廬州徙劉錡屯鎮江。秋七月以王倫爲奉迎梓宮使如金（秦檜請復遣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以國恥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乃以母疾求補外詔從之）八月金始頒行官制。金以所都會寧爲上

京改遼上京臨潢府爲北京會寧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初稱爲内地至是升爲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爲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

九月金改燕京樞密院爲行臺尚書省○冬十月劉大中罷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蕭振爲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也

趙鼎罷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户部侍郎向子諲奏事久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爲之辨帝欲并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黄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既而御筆除宗子璩節度使封國公鼎奏建國公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社稷大計也在今禮數不得不異所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帝曰姑徐之奏檜復留身不去不知所言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句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誣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言劉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傷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也

以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群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預遂排趙鼎劉大中而一意議和然猶以群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

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率成檜志

王倫及金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倫至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僉書宣徽院事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地與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爲封冊欲帝屈己以受之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於是朝論籍籍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此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家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誑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於禁中人情始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先是王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

知平江府向子諲致仕金詔諭使至平江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乞致仕且言和議之非秦檜計之

韓世忠乞奏事行在所不許初秦檜主和議命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張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

十一月以孫近參知政事○詔侍從臺諫詳奏和金得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乞斬秦檜詔貶銓監廣州

都監君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非是論之不兼聽遂請罷改兼侍讀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敢聞也復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illegible]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illegible]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冀群言乃招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具詳思條奏和好得失於是從官曾開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行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以有赦

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患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

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

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鋟其書于木金人募其書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尊國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

王庶罷庶屢言和議非是不聽因乞免僉書和議文字且累疏求罷秦檜從之

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榜諭及金通和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

以韓肖胄僉書樞密院事

充金國奉表報謝使。以施廷臣爲侍御史莫將爲起居郎不敢拜監察御史施廷臣司農丞莫將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用之朝論大駭吏部尚書張燾率侍郎晏敦復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之使樓炤諭以美官燾終不易前論作慈寧宮以皇太后韋氏將還命作宮以待之

九年金天眷二年春正月大赦以金國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略曰乃上穹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釁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離天屬盡歸河南還後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盡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厲意兵政與將士激昂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比有

遣使接武未盟小大將帥競不解體陛下方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嘗委質夷狄可以削平禍亂遠而石晉近而叛擾著人耳目歷歷可考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遂令千載之下為之痛心由決之不早也漢高祖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為今之戒矣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至鄂岳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秦檜益怒遂成讎隙吳玠在鄜州其幕客疑爲賀表璘慨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幸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知廣州連南夫監明州比較務揚煒皆上書並言和議之失秦檜深怒之以王倫同僉書樞密院事充奉護梓宮迎請皇太后及割地界使。遣判大

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秦檜力建和議以書責檜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朝陵寢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幡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㒟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己益怒如圭遂謁告去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固辭不拜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嘗歎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焞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爲非固辭不拜加岳飛開府儀同三司飛固辭不許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之飛乃受命以王倫爲東京留守。以吳玠爲四川宣撫

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至是議和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聽命初賜內侍藍安石謚宦者有謚自安石始也二月以周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見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惡之以李綱爲湖南安撫大使張浚爲福建安撫大使。以鄭浩爲陝西宣諭使。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璩爲崇國公聽讀于資善堂。王倫至汴金人以三京及陝西河南地歸之王倫至汴見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祁州渡河而還移汴臺于大名府以樓炤僉書樞密院事。夏人陷府州

○夏四月命樓炤宣諭陝西諸路。以孟庾爲西京留守路允迪爲南京留守。○五月鄜延副將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

綏德青澗人李世輔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略王庶募間者世輔應募與張琦俱往有敵人夜宿閏穴顯忠繼閏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歷副將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耶會劉豫令世輔部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劉豫喜之授以南路鈐轄乃容遣其客雷燮以蠟書赴行在及撻發兀术以萬騎馳獲淮上與世雜獨立馬圖畧闊世輔戒吳俊生探淮水可度馬處欲執兀术歸宋後還世輔馳問之爲竹勅傷馬而止兀术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教世輔曰同州入帝山乃金人往來諜路吏可勝此奏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即遣黃士六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撒离喝來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度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登高原望追騎益多與撒离喝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离喝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壽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离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夏世輔亦得帥爾共萬天之歸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而還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移兆爲陝西招撫使世輔爲延安招撫使是年二月也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宋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蔣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移兆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所見詔知赦書召撫可以本部軍歸國移兆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所移兆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于河池玠遣詣樓炤于長安炤承制以爲護國軍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行在世輔乃率部下三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六月皇后邢氏崩于金之五國城。○夏國主乾順卒子仁孝立。○吳玠卒

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若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萬下先後不以親故帶責抗之卒年四十七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爲作廟以奉祠

竄灃州推官韓紘于循州

上書論講和非計也

以孟庾兼東京留守。○士㒟還自河南○以兵部侍郎張燾知成都府

士㒟至鄆岳飛請以輕騎從灑掃實欲觀釁以伐謀秦檜白止之士㒟出蔡鄭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爲宋民遺老入柏城披榛拜舞讀宣請治禮畢而還詔封士㒟齊安郡王張燾奏流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讎也因極言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讎之大事帝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患之出燾知成都府

樓炤承制以揚政爲熙河經略使吳璘爲秦鳳經略使屯興元以保蜀郭浩爲鄜延經略使屯延安以守陝。○東京留守王倫如金金人執之

兀术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辭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

守父金人執之秋七月以胡世將兼權主管四川宣撫司事于河池○金蒲盧虎等謀反伏誅金宋國王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孫屬尤尊兗國王宗雋為左丞相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蒲盧虎宗雋皆伏誅以撻懶屬尊釋不問出為行臺左丞相居燕京金以兀朮為都元帥○金以杜充為行臺右丞相○樓炤還自鳳翔○八月金撻懶等復謀反伏誅金魯國王撻懶至燕愈驕肆不法復與翼王鶻懶等謀反事覺金主且疑撻懶與宋陰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撻懶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黨官元蘇符如金賀正旦也冬十月金徙王倫于河間遣副使藍公佐還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答而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攸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御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人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嗣濮王仲偁卒○十二月李光罷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十年金天眷三年夏仁宗仁孝大慶元年春正月以莫將為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卒綱薨于福州年五十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身雖在外知無不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少變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

或挾之二帝何至於此行而宋亦何至為南度之偏安耶惜哉二月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李顯忠為南京副留守○夏四月金蜀國公銀朮可卒○韓肖胄罷○五月作敷文閣奉安徽宗御製也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東京留守孟庚以城降之河南州縣皆復為金兀朮以歸地于宋為非計而張通古又以宋置戍河南言於斡本請及宋部署未定當議收復斡本然之及撻懶誅兀朮遂與許李定謀集國中兵於祁州金主乃如燕京命兀朮自黎陽趨汴撒离喝出河中趨陝西聶离攻山東李成攻河南於是兀朮與孔彥舟趙榮鄜瓊等攻汴孟庚降兀朮入居龍德宮遣兵攻河南州縣皆降之金冊李仁孝為夏國王○金烏祿侵南京留守路允迪以城降之葛王烏祿太祖之孫許王斡里朶之子也金李成侵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金撒离喝取永興軍陝西州縣皆降之○金烏祿圍順昌府劉錡敗之六月兀朮來戰錡復大敗之兀朮走還汴順昌圍解劉錡以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人及殿司卒三千為四萬人自臨安泝江絕淮至為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聞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攜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以東京已陷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遣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

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士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與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游兵已涉潁河至城下五月壬寅金人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許青輩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着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號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唱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於是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亦聞之即索靴上馬與孔彥舟酈瓊趙榮等帥十萬衆來援遣淮軍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我曹耶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二人論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而械成等還錡錡壬子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

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耿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請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敵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昧死戰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錡乙卯兀朮拔營去錡遣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自隨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直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强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拔衆還汴是役也錡雖以寡擊衆而能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吳璘使李師顏敗金人于扶風拔之

撒離喝自長安趨鳳翔陜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吳璘隨胡世將在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官孫渥言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關璘厲聲折之曰儒語且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乃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亦遣姚仲拒敵于石壁敗之金鵰眼以三千騎衛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遂援扶風擒三將及女直百十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娑

仲力戰破之岳飛將牛臯敗金人于京西。郭浩使鄭建充敗金人于醴州拔之。樓炤以父喪去位。王彥敗金撒离喝于青谿嶺撒离喝走還鳳翔。詔齊安郡王士㒟主奉濮王祠事。使李若虛諭岳飛班師飛遣將分布經略西自率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志因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而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諭飛軍諭指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可韓世忠使王勝成閔大敗金人于淮陽軍。岳飛及金人戰于蔡州敗之復其城。閏月張俊使宋超敗金人于朱家村。胡世將使田晟大敗金人于涇州。岳

飛使張憲敗金韓常于潁昌復潁昌及淮寧府。岳飛使郝晸敗金人于鄭州復其城。知河南府李興復汝州遂敗金人于河清復伊陽等八縣李成遁去。韓世忠使王勝復海州金人來救勝大敗之。王德復宿州遂會張俊于城父金烏祿及酈瓊棄亳州遁去俊入亳留二日而還次于壽春俊遣王德援潁昌兵還就撤德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金游騎遇遂入城偃旗卧皷游騎引去德因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遂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逆謂金人曰吾與尒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糜碎今何爲者金將遂投兵降守將馬秦猶閉門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遂降宿州平德乗勝趨亳州與俊會于城父時酈瓊與葛王烏祿在亳聞德至曰夜乂未易當也即引衆去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勢進取俊不從而還初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以獻于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乂耳由是人呼爲王夜乂安置秘書少監趙鼎于潮州秦檜機鼎深恨外和而中異惡鼎居越偪已諷中丞王次翁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徙鼎泉州鼎自泉還後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次翁等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詔降官爲秘書少監分司西京興化軍居住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秋七月岳飛使張憲會李興復永興軍。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爲中丞故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爲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朮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也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檜德其言遂引同列岳飛大敗金兀朮于郾城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

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兵布野兀朮以楊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楊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以楊沂中爲淮北宣撫副使劉錡爲判官。金兀朮侵潁昌岳飛使王貴敗之兀朮既敗于郾城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其尸焚焉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兀朮引兵還汴岳飛使梁

王

興渡河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大行道絕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岳飛大敗金兀朮于朱仙鎭兀朮走還汴飛遣使脩治諸陵飛進軍朱仙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而還岳飛奉詔班師遂自郾城還鄂州金復取潁昌淮寧府蔡鄭州飛固辭職不許梁興會太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帥衆歸岳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汾隰衛之境皆期日與兵興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餱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將烏陵思謀素號勇梟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鎭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金龍虎大王之將忔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金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因上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畢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與金爲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初兀朮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八月以張九成喻樗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盟七人謗訕和議貶官有差秦檜之謀也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且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驚憂自沮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懷悅于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擢寘首選及爲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楊沂中之師潰于宿州遂自壽春渡淮而還金人屠宿州○九月使李易諭韓世忠罷兵還鎭○

金人復入西京知府李興出走○以郭浩知金州節制陝西河東軍馬○冬十月金撒离喝取慶陽府河東經略使王忠植死之忠植本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以復石代等十一州功授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及撒离喝犯慶陽知所宋萬年以城降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送于撒离喝撒离喝使諭城降忠植至慶陽城下大呼曰我太行忠義也爲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歷撒离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爲衍聖公時金主方興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郎璠遂封之十二月金以阿离補撒离喝爲左右副元帥○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金既復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

播種春秋量給其衣君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鄭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于村落間

十一年（金皇統元年）春正月金兀朮入壽春府遂渡淮入廬州

兀朮自敗後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又聞秦檜召諸軍還乃攻陷壽春遂度淮入廬州而進

詔楊沂中師師赴淮西岳飛進師江州。金主初服袞冕。二月王德復和州金兀朮退師昭關德又敗之遂復昭關

兀朮自合肥趣歷陽游騎至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狹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固請而行即夜率石俊督軍繼之宿于江中德自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保昭關尋復來爭和州俊擊敗之既而德又敗韓常于含山縣東又敗兀朮于昭關復含山及昭關金人來爭德復敗之

詔韓世忠師師援淮西。楊沂中劉錡及金兀朮戰于柘皐大敗之遂復廬州

初兀朮攻廬州詔劉錡自太平州援之錡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已陷錡乃與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衝引兵出青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皐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何待宜撫也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揮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敵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于東山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保于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兀朮復觀師兵逆戰于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

金命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金改封道君皇帝為天水郡王淵聖皇帝為天水郡公故遼主延禧為豫王。金主親祀孔子

戊午金主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焉一日宴群臣于瑤池殿適兀朮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賀金主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又嘗謂侍臣曰朕觀貞觀政要見其君臣議論大可規法韓昉對曰皆由太宗溫顏訪問房杜輩竭忠盡誠其書雖簡足以為法金主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對曰古之賢君金主曰成王雖賢亦周公輔佐之力後世疑周公殺其兄以朕觀之為社稷大計亦不當非也

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三月金人取濠州俊使沂中救之敗績遂皆師師還鎮

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乃棄淮西而歸會金人圍濠州濠守王進告急俊乃復邀沂中錡會于黃連埠同往援之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錡謂沂中曰何以處此沂中曰戰爾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請俊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詐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預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眾韓世忠帥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自宣化渡江錡時軍轉猪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柰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毋恐錡請以步卒禦之宣撫試勸為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潰哉軍何苦撰戰錡曰頃昌孤城害與余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覆以待俄而俊至曰諜者妄

也乃戢方殿後之軍耳乃還岳飛帥師救廬州不及遂還舒州飛奏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弊帝不從飛復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卻帝乃詔飛會師蘄黃飛至廬而城已陷遂還兵舒州以俟命金兀朮自渦口渡淮北去。張俊還師建康。劉錡還師太平。楊沂中還師臨安。夏四月。孫近罷。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密奏柘皋之捷召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後檜用王次翁計俟之七日既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赴樞府治事而進范同為翰林學士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金人不敢犯檜至是以其軍儲錢米百萬斛石歸于國罷三宣撫

司以其兵隸御前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秦檜深喜之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五月置兩淮江東西湖廣京西四道總領軍馬錢糧官自張俊以趙開總領四川財賦掌措置移運應辦諸軍錢糧至是收三大將兵權以其兵分屯諸處乃置三總領所以朝臣為之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遂預聞軍政其後鎮江諸軍錢糧淮東掌之鄂州荊南江州諸軍錢糧湖廣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淮西掌之與四川總領凡四所而江東西京西二道則廢詔張俊岳飛如楚州巡視邊防俊至楚州以海州城不可守毀之遷其民統韓世忠軍還鎮江惟背嵬一軍赴行在金太師領三省事斡本卒斡本自天會初即當國事議禮制度興學選士治曆明時皆斡本啓之六月以秦檜為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罷劉光世兵以為萬壽觀使光世尋卒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

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御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方之韓世忠岳飛不逮遠矣張俊岳飛還自楚州。秋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沂中嫉之至是二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知荊南府張俊如鎮江措置軍務。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祀晉趙武及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罷知溫州王居正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力辨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溫州居正知不為檜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事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据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岳飛罷初飛在諸將中年最

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飛不聽及同如楚州俊以韓世忠嘗抗論和議忤秦檜意欲與飛分背嵬軍飛義不肯俊怫俊又欲修楚州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惡先是飛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書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至舒蘄而不進及與張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遂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九月吳璘復秦州楊政復隴州郭浩復華陝州詔班師遂皆還鎮吳璘拔秦州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

兵五萬屯劉家圜請于胡世將而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見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截拔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弩齊發敵驚擾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將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臺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肥馬亞亳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皆領爭來附之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

詔至璘即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胡世將惟居數而已

莫將還自金。詔以劉光遠為金國通問使

元朮欲議和縱莫將南還以道意秦檜請遣光遠往

冬十月，金人入楚泗州。○劉光遠還自金。詔以魏良臣為金國稟議使

元朮遣光遠還要重使會議秦檜奏遣良臣往

下萬壽觀使岳飛于大理獄

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後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雕兒以姦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即許諾於是檜俊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康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俊使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鞫之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為樞院無推捕法俊不聽親行

鍛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械憲至行在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遣使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大理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殺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遛事為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金日月皆可致乃取其御札送官歲之以戚道卨又使于鵬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儀請以百口保飛無它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韓世忠罷

世忠素以和議為不然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曰中原士民淪于腥膻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民伐罪之師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比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尋進封咸安郡王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與秦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語嗜義輕財持軍嚴整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莫不精絕

金人取濠州。○邵隆復商虢陝州。○十一月，范同罷

秦檜惡之也

安置提舉洞霄宮李光于藤州

秦檜忌光諷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與孫近朋比也

魏良臣及金蕭毅來

元朮以蕭

歎飛具贖爲審議使與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及金平書淮水中流爲疆以唐鄧二州界之蕭毅入見帝悉從其所請命宰執及議搢撰文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立盟書約以淮水中流爲界割唐鄧二州界之休兵息民各守境土詔川陝宣撫司毋出兵生事招納叛亡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表略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爲弊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弊邑永有憑焉鑄至汴見兀朮遂如會寧詔周聿莫將鄭剛中分畫京西唐鄧陝西地界以畀金人金既與宋畫界其壤地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疃謀克地爲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州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州西南四十里取淮之中流與宋爲界凡十九路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亦云盛矣宋既失中原陝右于金東盡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大散關爲界其所存者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四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其羈縻之州不預焉秦檜殺萬壽觀使岳飛于大理寺獄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秦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于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元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云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饋乃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東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壬戌

十二年金皇統二年　西遼仁宗夷列紹興元年春正月張俊還自鎮江○金衍聖公孔璠卒子搢嗣○二月進封建國公瑗爲普安郡王○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行在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往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輕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之喪及帝母韋氏金改封劉豫爲曹王○三月放判大宗正寺齊安郡王士㒟于建州以其救岳飛秦檜惡之也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夏四月策進士于射殿賜陳誠之秦熺等及第秦檜無子取妻兄王喚孽子熺養之至是進士南省擢爲第一檜以爲嫌故以誠之爲首而熺次之誠之之策專主和議云以孟忠厚爲迎護梓宮禮儀使

王次翁爲奉迎兩宮禮儀使○金使劉筈來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袞冕圭冊冊帝爲大宋皇帝且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金主立其子濟安爲太子金自太宗及金主皆自諳班勃極烈即位至是始正名位定制度焉脩臨安府學爲太學○五月以鄭剛中爲川陜宣撫副使置司利州沈昭遠如金賀金主生辰也初置榷場于盱眙其後又置于光州棗陽安豐軍金亦置場于泗漣州郡金主燕群臣于五雲樓金主自去年荒于酒諫者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明日當戒然未嘗止也至是燕群臣于五雲樓盡醉乃罷六月安置提舉臨安府洞霄宫王庶于道州秦檜意也以吳璘爲階成岷鳳四州經畧使○秋七月竄福州判官胡銓于新州秦檜諷司諫羅汝檝論銓飾非橫議故竄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坐流庾州以死八月何鑄罷秦檜以鑄不得會岳飛之獄怨之諷万俟卨論其通欽寘請橫奏帝不許遂出知徽州以万俟卨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居于慈寧宫后有智慮切聞金人許還二梓宫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時方暑金人實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金中無虞鄭剛中以商秦之半畀金人棄方山和尚二原以大散關爲界○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至自金帝易緦服奉安于龍德別宮九月以孟忠厚爲樞密使充攢宫總護使○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以和好成也以王次翁充金國報謝使○以郭浩爲金房開達四州經畧安撫使

○楊愿如金始賀正旦也金置榷場于壽鄧州鳳翔府○冬十月葬徽宗及顯肅皇后于永固陵以懿節皇后祔之尋改曰永祐以程克俊僉書樞密院事○進封秦檜爲秦魏兩國公辭不拜以太后回鑾推恩也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十一月貶何鑄爲秘書少監以其援岳飛也張俊有罪免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諸將已罷和議已定而俊居位無求去之意檜諷臺臣江邈論之俊乃求去遂以靜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十餘年而卒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而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爲世所鄙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詔秘書少監秦熺脩建炎以來日曆秦檜自知不爲士論所與乃乞以子熺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爲己功自頌其事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孟忠厚罷忠厚始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僚婿也未嘗親附世以此重之至是山陵畢檜諷臺諫引故事外戚不預政罷之十二月金太子濟安卒○西遼感天后蕭氏卒子夷列立籍民十八歲以上者得八萬四千五百

十三年金皇統三年春青作景靈宫于臨安初東京奉先之制太廟以奉神主歲五享之宗室諸王行事朔祭而月薦新則太常卿行事景靈宫以奉塑像歲四孟皇帝親享帝后大忌則宰相率百官行香后妃繼之遇郊祀明堂大禮則先期二日帝親詣景靈宫行朝享禮至是群臣乞擇爽塏之地倣景靈宮舊規隨宜建置俟告成有日迎還晬容奉安新廟庶幾四孟朝行獻禮用副罔極之思帝從之乃築三殿聖祖居前宣

祖至諸帝居中[illegible]與諸后居後殿凡上元寒食七夕及誕辰忌辰用道釋作法事三月築太
社太稷壇○築圜丘○夏四月頒鄉飲酒儀于諸州○閏
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嘗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以邢后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檜累表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為言帝從之
王次翁罷時秦檜當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去始終不貳於檜者惟次翁一人而已五月金
初立太廟社稷○六月程克俊罷○秋八月行人洪皓張
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至是以和議成許使人還餘皆物故惟三人得歸既而金人畏為己患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留冷山距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兀室聚落也兀室教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食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燎麵食之或獻取蜀策兀室持以問皓皓力折之兀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復辯之兀室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為辭可也兀室義之而止和議將成兀室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兀室曰汝性直不誑我乃與如燕及兀朮殺兀室黨與皆死獨皓與異議得免屢因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舉師進擊每遇貴族名家子姓流落于北者盡力拯救之嘗求得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數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初宇文虛中薦皓于金主欲以為翰林直學士皓力辭因欲北歸請于韓昉乞就真定大名居止以自養昉知其情乃以為中京留守判官皓迄不就職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遂除皓徽

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被囚于柞山踰年捷懷送于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從之會肇及還入見除秘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致台州崇道觀○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紹興二年金遣宇文虛中至雲中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追弁仕劉豫且訹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汝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爾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餓待盡誓不為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于耶律紹文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眾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奏送徽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慟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嚴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彌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

既知於始廢圖歐終帝曰善并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爲獻奏擅竊其事啟擢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祕閣丙午卒遣汪藻奉迎累朝神御于溫州。九月宗室左朝奉大夫子偁卒詔普安郡王瑗解官持服。冬十月奉安累朝神御于景靈宮。十一月有事于圜丘赦。十二月癸未朔日食不見。金使完顏暉來賀正旦也初營田于關外。建祕書省。求遺書

通鑑續編卷第十六

通鑑續編卷第十七

十四年金皇統四年夏人慶元年春正月行人王倫爲金所殺金欲以倫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倫拒盡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厚賂使少緩遂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污以僞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縊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聞者哀之作太學及國子監即岳飛第爲之太學九十三齋二月万俟卨罷以樓炤僉書樞密院事初卨自金還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囑卨以聞卨辭之怒曰卨奏事退檜坐殿中批上旨除所學者官吏鈔怒厲進卨曰不聞聖語卻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方銳言官李文會啓大論之卨遂求去三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國學大成殿成司業高閌請帝視學從之止輦于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賜閌直胡寅以閌阿旨文飾經書責之夏四月作渾儀。禁野史秦檜慮人譏著作郎周執羔阿其意上言訪聞私意之人竊伺朝廷作爲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檜從其言五月樓炤罷以李文會僉書樞密院事。置經界局于平江府以李椿年領其事秦檜之請也金使爲延和來賀天申節也六月黜配太學生張伯麟于吉陽軍伯麟嘗題壁有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秦檜怒故也九月以吳璘爲利州西路安撫使治興州階成和鳳文龍與七州隸焉以楊政爲利州東路安撫使治興元府利閬洋巴劍大安軍隸之徙趙鼎于吉陽軍秦檜怨鼎不附和議凡鼎所善者如張九成折彥質張戒尋皆辛承宗皆指爲鼎黨貶斥之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先是鼎論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之待陛下終無子也宜深懲

子乃立於是御史王鎡言帝未有嗣宜祀高禖乃築壇于圜丘東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沖謀密計轉相窺感以徼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沖嘗為翊善故也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强猶昔

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右正言何若指程頤張載遺書為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之官力加禁絕秦檜從之

十一月徙李光于瓊州。十二月李文會免以楊愿僉書樞密院事愿附秦檜得為翰林學士一時書命藉張擴潤色擴詠二毫筆詩愿以為譏己訴于檜擴坐斥及為中丞迎合檜意以擊劾至是以論李文會逐代其位檜當國每薦執政必擇柔佞易制者以備員而已然猶忌之故往往不久而去

刻帝書六經于國子監

十五年金皇統五年春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受朝。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二月封崇國公璩為恩平郡王出就外第與普安郡王官屬禮制相等號東西府

夏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帝幸秦檜第先是知處州薛弼言州民析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付史館於是修飾潤文以粉飾治具為苟安餘杭之封祥瑞之奏日至矣凡所其奮者無陷以罪曾惇獻詩稱為聖相得知台州由是凡投獻者以皋夔稷契為不足必曰元聖至是賜第一區帝親幸之加檜妻俤子孫官封尋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以賜之

冬十月楊愿罷以李若谷僉書樞密院事。以秦熺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恩數視執政

十六年金皇統六年春正月行籍田禮。二月毀淫祠。作秦檜家廟。三月作武學。夏五月作景鐘高九尺親祠上帝則用之

秦檜製銘焉

金右丞相韓企先卒企先為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勸後進為己責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之臣號多君子稱賢相焉

高麗王楷卒子晛立。六月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金人重虛中之才號為國師而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直人輒以礦鹵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能平至是唐括酬斡等告虛中謀反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耶有司承順成旨并殺士談於是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死士談瓊孫也

秋九月以何鑄為金國祈請使請國旟也

金劉豫死。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放萬壽觀使張浚于連州彗見浚自福州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心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居住

十七年金皇統七年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僉書樞密院事。以秦熺為資政殿大學士。二月李若谷罷。三月何若罷。以段拂參知政事。夏四月以汪勃僉書樞密院事。五月安置知饒州洪皓于英州閩浙大水害者白鍔宣言燮理乖戾洪尚書名聞天下初不用秦檜怒黥配鍔于吉陽軍而諷諫官詹大方論皓與鍔為刎頸交更相推譽責官安置

秋七月召鄭剛中還以知成都府李璆權四川宣撫司事剛中治蜀頗有方略秦檜忌之

八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于吉陽軍鼎謫居吉陽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餽醪米會秦檜奏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

本軍尺具存亡申鼎遺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尔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爲相專以固國本爲先以爲本固而後敵可圖餘可後惜其見忌于檜齎志以沒然中興賢相則鼎爲稱首焉

冬十一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戊辰

十八年 金皇統八年 春二月段拂罷。三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罷秦熺爲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僕射 熺乞避父子共政也 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 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奉檜怒之降官奉祠台州居住 罷四川宣撫司以李璆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六月金以完顏亮爲平章政事 亮本名迪古乃太祖孫宗幹之子也爲人僄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己與金主同爲太祖孫遂懷覬望及爲中京留守專務立威以厭伏小人猛安蕭裕傾險敢決亮結納之每爲論天下事裕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宰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爲右丞進平章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爲省臺要職引裕爲兵部侍郎 秋八月汪勃罷以詹大方僉書樞密院事。金以完顏宗賢爲左丞相 宗賢請州郡長吏當並用本國人金主曰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豈能致一自今本國及諸色人量才通用之 九月詹大方卒冬十月以余堯弼僉書樞密院事。金太師領三省事兀朮卒 金自粘沒喝死撻懶蕭盧虎等皆有自爲之意斡本獨立不能如之何使無兀朮則日就衰弱矣故其國論功以爲粘沒喝後惟兀朮一人耳 十一月徙胡銓于吉陽軍 新州守臣張棣承秦

檜旨論銓與客唱酬怨望故也 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爲右丞相 金主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斡本兀朮輩初年國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兀朮既沒其后裴滿氏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嫡嗣爲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酗怒至於手刃侍臣亮嘗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二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興國亮母族也遂因之以竹亂

己巳

十九年 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海陵煬王亮天德元年 夏天盛元年 春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金以完顏亮爲太保領三省事 亮既得政益邀譽引用勢家子弟結其懽心 夏五月金黜完顏亮行臺尚書省事 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入金主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大風壞民居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爲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然金主不悅故出亮亮行過中京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 秋八月金主殺其左司郎中三合 近侍高壽星等當遷屯燕南入訴于裴滿后后以白金主且激怒之金主召議者治罪遂殺三合而杖平章政事秉德壽星竟不遷秉德由是怨望 九月金復召完顏亮爲平章政事 亮行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以爲平章由是謀逆益甚 冬十月金主殺其弟胙王常勝 金主杖秉德又杖左丞唐括辯二人怨之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其謀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辯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辯曰胙王常勝乎亮問其次辯曰鄧王子阿懶亮曰阿懶屬疏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曰辯等公餘竊竊聚語臣深怖之后以白金主金主怒召辯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

庚午

常勝阿懶且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剌亮乘此構常勝查剌阿懶達懶等殺之**十一月金主殺其后裴滿氏**金主積怒於后遂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納于宮中**十二月金亮弑其主亶而自立**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嘗受斡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大興國俱給事寢殿時時乘夜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以爲常興國嘗以李老僧爲亮得爲尚書省令史亮因使老僧結興國爲內應興國遂與亮定約會金主獵還殺其妃四人亮因群臣震怒十二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是夜興國取符鑰納亮及左丞相秉德左丞唐括辯大理卿烏帶徒單貞李老僧等入宮亮懷刀與其妹婿特廝隨辯至宮門守者以辯乃國婿亮又爲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金主殞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亮坐稱萬歲秉德遂與群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

國王宗敘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爲左丞相唐括辯爲右丞相烏帶爲平章政事僕散忽土阿里出虎爲劉提點徒單貞爲左衛將軍大興國爲廣寧尹蕭裕爲秘書監追裴滿后爲悼平皇后大赦改元熙宗之世亮內無事敬禮大臣委以國政故其治有足觀者末年酗酒妄殺人懷危懼自致凶禍焉**金主亮追廢其故主亶爲東昏王○金主追謚其考遼王宗幹爲帝**廟號德宗

二十年金天德二年**春正月施全刺秦檜于道中不克檜殺之**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于道遮檜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于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爲太后**斡本正室徒單氏與子次室大氏生金主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謹相得至歡而金主自以二母有嫡妾之分心不自安及弑熙宗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及入宮見金主不賀金主銜之至是二母俱尊爲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后方與坐客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自是嫌隙成矣**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巫伋僉書樞密院事○余堯弼如金**賀即位也及還金主以太上皇帝玉帶附遺于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金主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矣**以秦熺爲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治私史編管右承務郎李孟堅于峽州**李光在貶嘗作私史其仲子右承務郎孟堅爲所親陸升之言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編管峽州於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允

中吳元八人皆紛坐黜降有差**安置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于新州**秦檜嘗以白金與寅寅報書云願公修政任賢尊王攘狄檜怒遂陷以李孟堅之獄後令右正言章夏劾之故貶**夏四月置力田科○金主大殺其宗室以蕭裕爲尚書左丞蕭玉爲禮部尚書**初金主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恐國人以秉德等皆懿親大臣無罪而死人心不服於是裕教尚書省譯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辯判大宗正寺胡里甲等偕覲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五月秦檜上中興聖統詔奉安于景靈宮**王曮所檢討官王曮等所撰中興之讀也**六月加秦熺**

少保。秋七月除薪米稅。八月徙張浚于永州秦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金以蕭玉參知政事金主又使玉子尚主謂之曰朕始得天下嘗患太宗諸子方強頗社稷之璽卿發其姦朕無以報此功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九月竄太常主簿吳元美于容州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蛙蝗也其鄉人鄭煒告之以為譏毀大臣且言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有心于黨李光無意於事秦相故竄冬十月金主殺其左副元帥撒离喝平章政事孛吉工部尚書謀里野及其族金主後已斜也諸子盛強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譖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撒离喝及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孛吉於是斜也子孫百餘人謀里野子孫二十餘人皆死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十二月甲子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二孫塤堪扶掖升殿不拜

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初置國子監。二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請淵聖及皇族也三月金營宮于燕京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審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頌上京僻在一隅官艱於轉漕民難於赴訴不若從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詔廣燕城建宮室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金主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為遂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十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焉夏五月金主納其宗婦于宮羣臣請益嬪御金主命徒單貞語之曰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焉遂納孛吉子莎魯剌宗固子胡里剌胡失打秉德弟糺里四人之妻于宮而糺里妻高氏尤美以為修儀金主為人善飾

暫未即位驕妄不過三數人既即位遂欲無厭秋七月以曹勛為四川安撫制置使。九月巫伋還自金伋還言金不許所請冬十一月余堯弼罷

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春三月編管王庶子之奇之荀于梅容州秦檜意也貶直龍圖閣葉三省于筠州竄監都作院王遠于高州通書趙鼎王庶力沮和議也夏四月巫伋罷以章夏僉書樞密院事伋與秦檜居同里一日檜問伋曰里中有何新事伋曰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命檜色變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恐而罷中丞章夏明之即劾伋陰懷異意遂罷秋七月金主使唐括定哥殺其夫崇義節度使烏帶以定哥為貴妃。九月章夏罷冬十月以宋樸僉書樞密院事。竄從政郎楊煒于萬安

軍初煒嘗草書議和戎非便欲獻李光未上先見蕭振言之會光罷不上及煒為黃巖令振知台州而秦檜從子昺時提點浙東刑獄以其事聞于檜乃大索煒家得其書草遂竄煒而部李光永不檢舉居振于池州

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春三月金遷都于燕三月金主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百三十人充後宮金改燕京為中都汴京為南京中京為北京廢上京為會寧府金主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遂改為中都大興府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大定府為北京遼陽府為東京惟西京大同府如舊以王循友知建康府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錫故也金以蕭裕為右丞相。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于會寧徒單后嘗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謂金主曰永壽宮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為恨將死

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求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五月以蕭振爲四川安撫制置使。金主殺其弟西京留守蒲家。冬十月宋檜罷。以史才僉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金主納其叔母阿懶爲昭妃召葛王烏祿妻烏林答氏于濟南烏林答氏自殺金主恣於淫泆壽寧縣主什古斡离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剌及習撚兀朮之女也師姑兒宗雋之女也昆同郡君莎里真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金主之從姊妹孀闍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而金主之姪也張定安妻奈剌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金主無所忌恥皆與之私至是唐括定哥與其奴通金主殺之而納其叔父曹王宗敏之妻阿懶爲昭妃既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剌補出其妻蒲察又察而納之又察金主妹之女子也又召葛王烏祿妻烏林答氏于濟南烏林答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行至良鄉自殺凡妃主宗婦嘗私之者皆分屬諸妃出入禁中實帶及莎里真輩得幸爲金制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金主欲率意幸之盡遣其夫往會寧有人皆不聽出外常誠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率首者刓其目凡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男女倉卒誤相觸先帝言者賞三品官徒言者死齊言者則皆免罷

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西遼承天后耶律氏崇福元年春正月金蕭裕謀反伏誅裕在相位持功專恣勢傾朝廷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金主猜忌忍殺恐將及禍遂與蕭馮家奴等謀立故遼主豫王延禧之孫事覺伏誅三月竄何兌于英州兌上書訟其師馬伸發檜上金人書乞存趙氏秦檜以其與已分功編管其州夏四月以孔搢襲封衍聖公搢玠子也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金始置交鈔庫金以銅少循宋交子法造鈔引

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諸路置官庫受之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公私便焉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僉書樞密院事。秋七月貶四川制置使蕭振于池州以符行中代之振在蜀以寬而總領財賦符行中附秦檜以急斂爲務故振貶而行中用以秦塤脩撰實錄院塤檜孫也是年二月以敷文閣待制試進士舉省試殿試皆爲第一檜從子焯姻周寅沈興傑皆登上第及廷試知貢舉湯思退以塤第一帝讀其策以其皆檜熺語遂擢張孝祥第一而降塤居第三至是脩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之有也冬十一月魏師遜罷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僉書樞密院事。加秦熺少傅封嘉國公。金毀會寧舊宮及大族第宅夷其址而耕之。十二月竄

知饒州洪興祖京西轉運副使魏安行于昭欽州秦檜疑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講解譏己而興祖嘗爲序安行爲鏤板至是毀之而加罪於二人竄通判武岡軍方疇知雷州王趯于永辰州疇通書于胡銓趯求內徙李光也西遼王夷列卒遺命其妹普速完權國事子幼故也自號承天皇太后

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春二月竄常州通判沈長卿仁和縣尉芮燁于化州武岡軍長卿舊與李光啓論和議又與芮燁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故皆編管夏四月施鉅罷。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六月鄭仲熊罷以湯思退僉書樞密院事。改岳州爲純州秦檜惡同岳飛姓也秋七月進封李天祚爲南平王。八月下趙鼎

子汾等于大理寺獄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制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獲釋以董德元參知政事。冬十月秦檜有疾詔進封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令致仕是夕檜卒檜爲相屏塞人言蔽帝耳目一時臺諫非爲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恐緝忌諱畏言國事則止言乞禁銷金鋪翠虎胎冠子以塞責百官當輪對者多託告避免群小媚檜無所不至呂愿中李寶作共戲秦城王氣詩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及病帝幸其第問爲檜與一語惟流涕而已其子熺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與不當與帝還官命沈虛中草檜及熺制並令致仕熺猶遣子塤與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柟夜見其黨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謀請己爲相帝不聽檜卒遺表有云願陛下堅鄰國之懽盟謹國是之搖動贈申王諡忠獻檜居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之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臺諫識之者曰老秦筆也察同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帝前者又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調者自其專相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率自冗散以拔之或自言官承旨彈擊鄉以攻府報焉然甫入即出惟孫德王次翁故歷四年而始去之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陰除罷以與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焉以湯思退兼權參知政事初秦

檜病篤乃董德元湯思退至卧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爲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爲非檜黨遂信任之治秦檜姻黨曹泳鄭億年于遠州竄莫汲等九人于嶺南免林一飛等二十三人官。金主迎其太后徒單氏至燕金主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爲山陵遷右丞相僕散思恭等如會寧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徒單后至沙流河金主親迎之且命左右納杖二束自隨跪於太后前謝罪曰亮不孝久缺溫凊願太后痛笞之不然不安太后親扶起叱杖者退后曰今庶民有克家子亡百金之産尚且愛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是寧忍笞乎既至燕居于壽康宮金主事之惟極恭順后起則自扶掖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然太后亦信其誠十一月以魏良臣參知政事。以士俴爲嗣濮王令詪爲安定郡王嗣濮王安定郡王自令蕙士偘卒後秦檜不與請封凡十餘年至是始復十二月詔復張浚折彥質万俟卨段拂及洪皓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于郴州胡銓于衡州召孟忠厚奉朝請。董德元免以沈該參知政事。以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錡知潭州。復以蕭振爲四川制置使将行中免。金汴京火金主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爲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丙子

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春正月追復趙鼎孫近鄭剛中汪藻舊官。安定郡王令詪讓封于其兄令衿詔從之。金以蕭玉爲右丞相。二月魏良臣罷。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使

以邊事已定也以万俟卨參知政事。竄東平進士梁勛于遠州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爲之備帝怒編管勛千里外州軍而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典憲夏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爲尚書左右僕射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卨爲相主和固位無異秦檜上論薄之六月以程克俊參知政事。淵聖皇帝崩于金。秋七月彗星見詔求直言○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參知政事綱初爲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卧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九月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復安置特進張浚于永州浚去國二十年

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焉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己令臺臣有所彈劾語必及浚謂爲國賊必欲殺之檜死乃起判洪州會有母喪念天下事爲和議所移邊備蕩弛且聞金主將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有星變求直言浚護喪還蜀行至江陵聞之上言金人數年間勢必南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金可信蕩然莫爲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惟欲受命于金蹤進万俟卨湯思退大懼言于帝曰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衆莫不笑其妄卨使臺諫湯鵬舉凌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得爲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搖動遠方遂復安置永州金主亮葬其始祖以下十主于燕之大房山

丁丑

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三月万俟卨卒。夏六月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四川制置使蕭振卒。秋七月以李文會代之振再治蜀甚有惠政士民思之八月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月張綱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冬十月金初鑄銅錢先是止用前代錢也十二月湯鵬舉免。孫道夫如金賀正旦也

戊寅

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春正月金主杖其諫議大夫楊伯雄金主使小底東勝家保養其次子矧思阿補至是病死追封宿王楊伯雄語同直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宮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金主聞之怒召伯雄謂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爲豈得言風俗禁中事豈汝當言朕或體中不佳間或不視朝輒是少得人幾拜耳而庶事皆奏決便殿縱有死刑不即論決蓋使囚者得緩其死至於吟詠宜教雖復措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閒暇頗閱教坊聲樂聊以自娛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

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於此者耳如朕雖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遣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賕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公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對曰陛下至德明聖臣無竊議者愚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乃杖而釋之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綸同知院事。孫道夫還自金道夫將還辭于金主金主使宣徽使敬嗣暉謂道夫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民皆即發還我民有叛逃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且馬特人而後可用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爲我亦豈能無備且我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接納叛亡盜買鞍馬皆爾國楊太尉所爲常因俘獲閒知其人無能爲者也蓋欲南侵故先設此二事爲辭道夫還具奏之湯思退不以爲然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初金主召

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習失入使殿侍坐金主與張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爲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爲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珫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姿質美艷蜀之華蕊吳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擧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彼將出兵何地欽等對曰不過淮上耳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擧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强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爲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張仲軻馬欽梁珫及近習群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導之金主信其說以通爲謀主遂遣使籍其諸路猛安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許也 九月

以王剛中爲四川制置使。以士輵爲嗣濮王。作損齋 帝以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乃作損齋屏去玩好置經史古書于中以爲燕居之所自撰記文 冬十月金營宮室于汴京 金主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禮部侍郎蕭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 十二月安定郡王令衿卒

己卯

二十九年 金正隆四年 春正月禁科賣鹽 帝曰鹽雖民間常用之物不可一日缺至於科賣則爲大害盜賊往往緣此以起而計口食鹽之法尤非所當行也 二月金造戰艦于通州 將南侵也 三月立限田差役法。金大造兵于諸道 金主決意南侵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燕時方建宮室于汴脩城郭于燕其財用皆賦于民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夏五月以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 道夫自使金還累奏敵有窺江淮之意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沈該不以爲慮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黜 六月以王綸爲金國奉表稱謝使 帝疑金主有南侵之意使綸往覘之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擧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陳誠之罷。沈該免 貪冒也 秋七月以賀允中參知政事。復以令詠爲安定郡王。八月金調馬于諸路 詔諸路調馬以戶口爲差計五十六萬疋富室有至六十疋者仍令戶自養飼以俟 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爲尚書左右僕射 康伯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帝謂爲眞宰

相嘗命與湯思退論事俾其勿憚商確必當理乃已康伯言大臣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比暱夫患失者臣所不能 皇太后韋氏崩 帝事后甚謹先意承志唯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嘗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性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闕愼毋令知第來白朕至是崩年八十 十一月葬顯仁皇后。十二月以王綸知樞密院事。金主殺其太醫使祈宰 上疏諫南侵也

庚辰

三十年 金正隆五年 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二月立普安郡王瑗爲皇子進封建王更名瑋 時建安恩平二王並在禁中名號未正中外籍籍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以纂輯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襃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 三月以皇姪恩平郡王璩判大

辛巳

宗主寺名號始定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師舟師平之旺反金主遣都水監徐文帥舟師九百浮海討之命文曰朕意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夏六月王綸罷○秋七月丁丑朔日有食之○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同知院事朱倬參知政事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為憂倬策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州教授檜死倬知連州陛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如此倬言為檜所厄帝歎然慰諭目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賀允中致仕○冬十月虞允文如金賀正旦允文至金見運報造舟者多及辭還金主謂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奏之十二月湯思退免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宜寘之寬典遂奉祠初行會子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于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初行于兩浙後通行于諸州徐度如金賀生辰也

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帝不受朝○二月詔復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三月以楊椿參知政事○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僕射○徐度還自金金主南侵之議既決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己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遣使撒諸道兵其女直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起之凡二十四萬以其半強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漢兒渤海之丁合二十七萬遂遷都汴京命尚書右丞李通諭徐度曰朕昔從梁王于軍樂南京風土常欲巡幸今營繕將畢功將以二月末先往河南帝王巡狩自古有

之以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從兵不踰萬人況朕祖宗陵廟在此安能久于彼乎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度還言之夏四月金使高景山來求漢淮之地始聞淵聖皇帝之喪金主遣其僉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來賀天申節金主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當聲詰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詔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知淵聖崩慟起發哀而罷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陳康伯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因建四策一增荊南兵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保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可恃四沿江諸郡備城積粮以固內地帝多從之及聞王全一言即詔以其語告諸路統制帥守監司議宜應變毋失機會時宿將無在者唯劉錡在荊南因召之又以璘為四川宣撫使仍命王剛中同治軍務六月以劉錡為淮南江東西浙西制置使帥師屯揚州○金西北路契丹移剌窩斡反初金主徵兵伐宋使牌印燥合如西北路盡僉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與讎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係累矣牟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復與牌印耶律鄰等皆起西北路兵契丹選男子當盡起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八與部眾殺招討使完顏沃側及燥合等而執耶律鄰取招討使司符甲三千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眾推都監老和尚為招討使山後四群牧山前諸群牧皆應之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平牲完器甲出府庫財物聚兵以應撒八其勢益張金主使僕撒忽土等討之撒八鋒方強然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西由撒八既行而將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偽署六院節度使移剌窩斡兵官陳家殺撒八執老和尚等窩斡自為都元帥陳家為都監擁眾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

使移剌扎八等招之扎八等見窩斡許以爲祿意諭之窩斡已特降已而復謂扎八曰若降尔能保我輩無事乎扎八曰我知招降耳其他豈能必哉扎八見窩斡兵衆強盛來張蒲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等不能有爲今觀兵勢強盛如此汝等欲如群羊爲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等亦不復還矣其黨有前字特本部族節度使逐斡者言昔谷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說西北部族他日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窩斡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

金主遷都于汴二月癸亥金主發燕京六月癸亥備法駕入汴所過安野皆空

徐嘉如金至盱眙金人卻之乃還帝遣嘉賀金主遷都金主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

秋七月金大括驘馬于諸路大括驘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藉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車馬夫役調河南州縣所貯粮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驘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爲請金主曰此方比歲民間儲蓄尚多今禾稼滿野驘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發亦何傷乎於是國內盡蕪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賊盜事聞者金主輒杖而黜其官由是群臣不敢言

金主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內者於是趙氏耶律氏子男被害者百三十餘人

周麟之有罪免初陳康伯聞金將敗盟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當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時帝雖發親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喧傳幸蜀閩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周麟之受命賀金遷都辭不欲行康伯獨以爲己任奏曰金人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韙周麟之以國事戲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爲宰相當自行之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辭行遂坐免

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漣水軍及海州宿遷

人魏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聚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郡守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師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之即開門以降勝擊殺州兵千餘而執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權知州事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即具其事報境上帥守冀給軍裝器甲帥雖知金將渝盟未有發其端者莫肯以聞勝復飭所部千餘攻沂州入其城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其器甲數萬

以成閔爲湖北京西制置使

○金主亮弑其太后徒單氏徒單后聞金主欲南侵數以言諫之金主不悅每朝見還宮必恚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閱金主起居金主幸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爲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金主金主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爲己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弑后且指名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后方樗蒲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金主命焚后于宮中棄骨于水并殺壽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忽土等還皆殺之封高福娘爲鄖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有敢諫者矣

九月金主大舉南侵金主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軍置總管置左右領軍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樞密使奔睹爲左大都督李通副之尚書左丞紇石烈良弼爲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工部尚書蘇保衡爲浙東道水軍都統制益都尹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趣臨安大

原尹劉蕚為漢南道行臺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荆襄河中尹徒單合喜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九月庚寅金主召諸將授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皇后徒單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參知政事敬嗣暉留治省事甲午金主戎服乘馬具裝發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絶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米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

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上淵聖皇帝廟號曰欽宗。

金徒單合喜侵黃牛堡吳璘敗之復秦隴洮州

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抵大散關遊騎侵黃牛堡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援以方畧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璘將王彥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璘又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大寨破之乘勝復秦隴洮三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幕李蘩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蘩嘆曰身皆戰而功成不居遷人遠矣

夏復泗州。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府遣使入朝

博州高平人王友直幼從父仕游志復中原以歸宋聞金主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于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置都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馮穀赴行在奏事

冬十月

金人圍海州李寶救之金人引去寶遂及魏勝敗金舟師于膠西之唐島殺其將鄭家

金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攻海州距州北二十里新橋魏勝出兵迎戰大敗之殺鎮國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附勝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州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守滕獲告急于勝勝提兵鼓之東于山下金人躡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

殳広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闘戰移時身被數十創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勝步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猪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作金人攻益急屬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趍城中金人衆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勝為矢所中自舁貫齒不能食督戰益力金兵死傷多乃引去金主渡淮慮勝躡其後分軍數萬攻海州圍之會浙東副總管李寶遣其子公佐覘敵至海州具知其狀而寶方帥舟師由海道拒敵于膠西公佐遣人報之寶趣風至東海據撫勵士赴援金人不意寶至乃引去勝出城迎寶寶與勝洪至膠西之石島與敵舟師遇敵舟次于唐島壁隔一山初金主命舟艦擣蘇杭悉以中原民操舟楫民家送衣裳者相告語王師至此背之及寶入島中遙北颶勁舟不進有頃反風金舟艤于岸操舟者望見寶舟驚云此金國兵也俾皆入舟中寶舟忽至金人不知寶縱火焚之其府以赤油絹為帆風順火熾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坐以待縛擒其水軍副都統制鄭家奴等六人獲虜無算寶還東海

金人自渦口渡淮劉錡師次于淮陰

劉錡兵至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河口以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辛丑金人自渦口渡淮乙巳錡次于淮陰

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

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授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朵之子而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沉靜明達衆心歸之金主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弒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與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丙午烏祿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金主亮罪惡數十事烏祿初封葛王

劉錡將王權之師潰于昭

劉錡師還揚州。金主亮遂入廬州。錡遣大將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引兵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金蕭琦入滁州。吳拱復唐州。武鉅復鄧州。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令存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金徒單貞入眞州。遂侵揚州。王彥復商州。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存中即浙中也。王權自和州退屯東采石。金主遂入和州。金主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更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煮死人膏爲油用之。因築臺江上，金主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左都督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副都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金主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明日，遣總管阿鄰、阿撒二人率舟師先濟。溫都奧剌、大馬欽習失三人皆從戰。金主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既濟江，兩舟相遇，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久之，金舟矢盡而敗，遂還和州。會尚書省令史左司郎中兀不喝報曾國公已即位於東京，改元大定。金主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金主然之。以李顯忠爲御

營先鋒都統制，屯蕪湖。劉錡使員琦禦金人于皂角林，大敗之，斬其將高景山。劉錡有疾，詔錡還鎮江。錡以舟渡員揚之民于江之南，留屯瓜洲。時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錡既南渡，兩淮不可守矣。成閔復蔡州。王彥復虢州。卜月，召張浚判建康府。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藎，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將至，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焉。召王權還，以李顯忠代將其師。金人侵瓜洲，劉汜禦之，敗績。葉義問自鎮江如建康。葉義問至鎮江，聞金人攻瓜洲，劉汜以克敵弓射卻之，乃督鎮江兵渡江，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汜請出戰，劉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汜先退，李橫以孤兵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橫與汜僅以身免。錡聞汜敗，因憤悶疾益甚。義問聞之，乃遣陸續建康市人皆驚焉之。虞允文大敗金師于東采石。金主亮遂趨揚州。乙亥，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刑白黑馬祭天，誓明日濟江。晨，次王令先濟者與黃金一兩。會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王權已去，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金主踞坐其下。兵號四十萬，馬倍之。宋軍才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金主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七十艘，直

灘宋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宋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敵兵不死于江者金主悉敲殺之允文搞將士曰敵今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緣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遁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一戰以決雌雄金主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過烏江謁項羽祠歎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癸未金主至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沒答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者皆殺之因出內府飾以金龍題曰御前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言宋遣人焚燬汴京宮室及沿邊買馬諸中原人今興師問罪義在吊伐大軍所至必無秋毫之犯欲以招誘宋人

金主雍追尊其考許王訛里朶為帝廟曰睿宗

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帥師還鎮江顯忠至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兵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閘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凡二十餘萬惟海鰌戰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又以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改治馬船為戰艦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苗定駐下蜀援之

劉錡罷疾篤故也虞允文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明年錡以劉汜敗發怒不已嘔血數升卒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校衆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借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憤而沒焉

以成閔為淮東制置招討使李顯忠為淮西制置招討使吳拱為湖北京西制置招討使。金人入泰州。金人弒其主亮于瓜洲庚寅金主至瓜洲居

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金主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金主怒杖之五十乃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金主命衆刃剮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甲午令軍中運鴉鶻船及運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敵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於浙西路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歿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如何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乙未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金主營金主聞亂以為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金主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局副使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金主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爭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裹其尸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珫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金主在位每飾情貌以御臣下嘗尚食鷰以示儉及游獵頓次不時需索一鷰一鵝民間或用數萬售之有以一牛易一鵝者或以弊衾覆衣以示近臣或服補綴令記注官見之又取軍士陳米飯與尚食同進先食軍士飯幾盡或見舁个陷泥淖令衛士下挽候車出然後行與近臣燕語輒引古昔賢君以自況顯責大臣使進直言而直諫者輒死比親群小官賞無度左右有曠僚者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顯官常置黃金裀褥間有喜之者令自取之淫嬖不擇骨肉刑殺不必有罪殫民力如馬牛費財用如土苴欲為君則弒其君欲伐鄰則殺母欲奪人妻則使人殺其夫三綱絕矣復何他論哉

金都督府遣使來輸平完顏元宜既弒金主乃退屯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

十二月楊椿復廬州

○以李寶為浙西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金劉萼自荊

襄師師北去。明朝復鄧州。成閔渡江收復淮東。李顯忠渡江收復淮西。王選復楚州。帝如建康府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金師渡淮北還。罷督視府虞允文還自鎮江允文入對帝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裴度劉錡復泗州。李顯忠復和州。金主雍入燕金主雍聞金主亮死遂入燕京帝次于鎮江府。王友直自壽春來歸以為忠義軍都統制

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帝在鎮江。帝至建康府壬申帝至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辛棄疾來朝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自稱天平節度使以濟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歸宋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金使高忠建來金主下令歛南征之衆而以建忠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以耿京為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以楊存中為江淮荊襄路宣撫使。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允文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帝還臨安府時將祔欽宗于太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瘞欽宗重于臨安之招賢寺。金人取蔡州。金以張浩為尚書令金主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於已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為心又曰朕常慕古之帝

王虛心受諫卿等毋緘默以自便也又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敷奏朕深居九重正賴卿等贊襄各思所長以聞不可公餘輒從自便優游也又曰臣民上書者多尚書省詳閱而不即具奏天下將謂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又曰百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位居樞要畧無獻替可乎聽訟獄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吾堯之聖猶務兼覽博訪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亡朕晝夜孜孜冀聞讜論也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張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復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為秦始皇乎事遂寢金放蕭玉敬嗣暉許霖等于田里誅特末哥及其妻高氏討輔金主亮為虐者也閏月祔欽宗主于太廟。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尚原金人退守寶雞。楊椿罷。張安國殺耿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歸于臨安斬之張安國殺京降金棄疾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等徑趨金營即衆中縛之獻于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陰判官棄疾懷議俠獲拚論功直不為迎合衆壯之吳璘復德順軍環州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華惠逢收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仲合軍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于瓦亭大敗之俘其千戶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璧于險且治夾河戰地辦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皆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士空壁羅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之璘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洪邁如金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起

居即洪遵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書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遵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患建責事以旦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遵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遵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遵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遵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遵張浩不可乃遣還

吳璘使姚仲等復河原會熈州永安鎮戎軍。夏四月以汪澈參知政事。金人圍海州張子蓋帥師救郤之。金追廢故主亮爲海陵郡王諡曰煬五月詔張浚措置兩淮事務。立建王瑋爲皇太子更名昚初金主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爲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于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爲草奏請衛從以共子職帝亦欲瑋偏識諸將遂命扈蹕李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昚

金立楚王允恭爲太子。罷三招討司以李顯忠主管侍衛馬軍司成閔主管殿前司吳珙主管侍衛步軍司金主初立山東河北豪傑盡起且聞太行忠義多欲挈地歸宋金人懼乃議和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爲內應請出師谷自京畿亦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鄭延一路執知郾忠義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罷楊存中爲醴泉觀使

。六月追封皇太子所生父子偁爲秀王母張氏爲王夫人詔集議子偁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諡安僖母爲王夫人朱倬罷帝還自建康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大遽盍姑徐之及太子立倬心不自安力求去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即位大赦乙亥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處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退帝即駕之德壽宮太子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帝止太上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于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以龍大淵爲樞密副都承旨曾覿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二人帝潛邸內知客也以胡銓知饒州始復用也秋七月吳挺復鞏州。召張浚入朝

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不當人心自歸敵國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爲宣撫使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搗山東命諸將出師掎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復撼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

詔汪澈視師湖北京西。劉珙如金告即位也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趙撙復光州。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川陝宣諭使虞允文罷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棄三路允文

上言恢復莫先於陜西陜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召允文還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筋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去太平

金完顏思敬獲移剌窩斡斬之窩斡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往討者多為所敗金主遣右副元帥謀衍討之遇于長濼窩斡大敗率衆西走謀衍復追敗于霧霖何金主復以僕散忠義為右副元帥代謀衍經畧契丹忠義至軍窩斡時居花道尚有衆八萬忠義及紇石烈志寧追之至裊嶺西陷泉大敗之窩斡以數騎僅免收合散卒萬餘入奚部其黨多降窩斡自知勢窮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右都監完顏思敬送于中都斬之其黨悉平唯札八不服頗為邊患金人甚苦之

冬十一月葉義問罷。加恩平郡王璩少傅。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金蒲察世傑侵德順軍金以重兵犯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駐德順以備之已而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以拒之

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為都元帥帥師次于汴京紇石烈志寧為左副元帥帥師次于睢陽金主以宋不稱臣且陜淮多為宋所復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置諸軍復令志寧經畧宋事駐軍睢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十二月以陳康伯兼樞密使。以魏勝知海州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號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粜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勢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敵至士卒精銳有自北方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其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矣以沈介為四川制置使

通鑑續編卷第十七

通鑑續編卷第十八

孝宗皇帝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

春正月壬辰朔帝受朝于文德殿遂朝于德壽宮歲以為常置十科以舉武士。詔四川宣撫司班師吳璘還河池金人復取新復十三州三軍史浩議棄陜西三路詔吳璘班師璘得詔以帝初政不敢違即退師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二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慟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

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浩既相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從之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以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帝以議和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將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兩淮朝廷震恐浚言比敵詭詐不當為之動宜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備之詔從焉栻浚長子也嘗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栻年少為機宜文字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帝大異之

二月黃祖舜罷。三月金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事不然當會兵相見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脩城將為南攻計

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為右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廢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彈劾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

棄義問之嘉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故渡江以後直言之臣以次斥為首

以龍大淵知閤門事曾覿同知閤門事張震罷

制下張燾切諫不從於是中書舍人張震周必大繳其命殿中侍御史胡沂劉度上疏極論之帝怒俱坐罷最後給事中金安節復諫命得寢

張燾罷

以論龍大淵不聽遂以老辭位

夏四月張浚使邵宏淵師師次于盱眙李顯忠師師次于定遠

浚乞及金人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度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擣虹縣靈璧之策浚遂赴行在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璧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五月李顯忠復靈璧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泗州守將蒲察徒穆降

顯忠自濠梁度淮至陡溝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璧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璧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

李顯忠敗金蕭琦于宿州獲之復其城

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禦之顯忠大敗其衆復蕭琦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揚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度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士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

史浩免

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朝含冤萬世復陳三策一謂不可舍近而謀遠二謂不可棄實而慕名三謂不可見利而忘害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所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為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已恐失機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為哉不去尚何待乎一日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至中原侍御史王十朋因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乃罷知紹興府

張浚如盱眙○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邵宏淵為副使○

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張浚還揚州

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卻之金孛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及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百餘合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

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鬬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呼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不直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壘復來攻城顯忠悉力捍禦斬首二千餘人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既斧所之敵始退卻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攘我軍不退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吒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且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役所喪軍資器械殆盡棄所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汪澈罷○以周葵參知政事○以楊存中為御營使節制殿前司軍馬○以張浚為樞密使充江淮

宣撫使徙治揚州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為宣撫治揚州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脩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防兩淮守備帝復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特至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安置招討使李顯忠于筠州**顯忠以師退責授果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興城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至是又爲宏淵所忌竟無成功惜哉帝嘗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辛次膺罷**次膺以疾丐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御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圖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事耳**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金以孔總襲封衍聖公。八月復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以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可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置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金紇石烈志寧復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詔盧仲賢如金師**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

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督府張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欺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書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能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同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復以龍大淵知閤門事曾覿同知閤門事。九月楊存中罷。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為皇后**帝初納郭直卿之女為妃生鄧王愭慶王愷恭王惇邵王恪而薨袁州宜春人夏協有女奇之以資納于宮中爲吳太后閤中侍御郭妃薨太后以夏氏賜帝遂立爲后協既納女資匱居貧乃歸客袁州之僧舍號夏翁而死后訪得其弟執中補閤門祗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爲動他日后親爲言執中以宋弘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十一月盧仲賢還自宿州**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王之望如金師**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如金師議和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爲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盧仲賢有罪削其官**

甲申

秋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聞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詔侍從臺諫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今欲遣王之望為使命下之日議論洶洶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講和體數土貢四事帝從之群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復誰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窃為陛下憂之不聽以胡昉楊由

義為金國通問國信所審議官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之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遂有是命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以汪應辰為四川制置使

二年（金大定四年）春正月金僕散忠義以書來議和。詔王之望次于境上胡昉先如金師金人執之張浚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矣昉至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月胡昉還自宿州僕散忠義以宋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當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得書昉遂還三月詔張浚視師于淮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帝感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琮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詔王之望以幣還。詔荊襄川陝

帥臣嚴備邊事。竄盧仲賢于郴州。以錢端禮王之望為淮東西宣諭使夏四月召張浚還罷都督府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撙之代為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為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罷張浚判福州行次餘干卒尹穡復上疏劾浚用兵之失浚亦八章乞致仕乃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贊然是年八月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

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而薨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一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俘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唐僻在一隅易以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故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識之疏所以不及亮也

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洪遵罷○錢端禮還自淮東端禮還極言淮東守備疎略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詔海泗州撤戍兵○罷城壽春○散弓弩營兵○八月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以魏杞爲金國通問使次于

盱眙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宋皇帝某再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帝盡可陛辭奏曰臣若銜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虞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需不可和臣恐一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金以完顏守道爲尚書左丞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一日章實務主者以實年置於內省堂上金主怒曰此寧惟縣事豈置書律勳邪痛責其人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罷因擢穡諫議大夫旦是命都督江淮思退固辭乃以楊存中爲同都督冬十月賀允

中罷○以周葵兼權知樞密院事王之望兼同知院事○

金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帥師渡淮侵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走忠義志寧以和議久不決會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忠義等遂議度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覲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達使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川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劉寶遁十一月知楚州魏勝及金徒單克寧戰于淮陽敗績死之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糧自青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四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擊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騎軼境生勝帥諸軍拒于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

盡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金師入楚州○金師入濠泗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詔魏杞以所持幣犒都督府之師杞弗從詔杞以所齎禮幣犒軍杞奏金若從約而金增不具豈不辱國體格不奉詔於是帝復詔令還鎮江以俟旨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謂議之於是始更相爲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湯思退有罪免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免尹穡晁公武繼論之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招致敵人乞斬之以謝天下并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龐茂良張栻劉珙查籥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而始終不合浚以雪恥復歸爲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爲宰而

已

王抃如金師錢端禮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持周葵書如金師請正皇帝號爲叔姪之國易歲貢爲歲幣十萬之數割商秦二州地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誓日大略與紹興同詔擇日視師

○復以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金師犯淮人情驚駭時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乃自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蕃樊文好謹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乘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署以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湯思退既貶帝思允文之言故用之詔王之望勞師江上○閏月周葵罷○王抃還自金師抃至金師致國書于二師二師許之取其報書而還金人侵揚州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揚存中不敢度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王之望有罪免時金師將退帝詔督府擇利害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免之

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王抃如金師錢端禮勸帝悉如金報書所需之式復之且曰謀國當思遠圖姑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脩內治若爲公兵未見其可帝從之以王抃爲奉使金國通問國信所參議官持陳康伯報書以行十二月魏杞自盱眙如金○以錢端禮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知院事王剛中簽書院事剛中在蜀時吳璘姚仲王彥皆以大將建節鉞于一方守師以文治則玩於手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於暴而下情不過惟剛中撿身以去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金高景山取商州○及金平赦帝曰比遣王抃遠抵頓資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抵書題之儀正皇帝之辭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還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災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

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適官吏不赦外雜犯死罪情輕者減一等餘並放遣洪适如金賀金生辰也金主命以女直字譯經史

乙酉

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春正月召楊存中還○魏杞至金金主命元帥府罷兵歸國杞至金主許之命元帥府諸新舊軍以六萬人留戍餘並放還以宋歲幣犒師罷兩淮招撫司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二月帝朝德壽宮遂從太上皇帝幸四聖觀○罷江淮都督府以楊存中爲寧遠昭慶軍節度使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孝勇敢而寡過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衄上皇最眷念之後二年卒陳康伯卒康伯以乞免不許至是退朝出殿門端處輿至第薨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嘗曰大臣事君若依阿植黨則鄙夫患失矣故於事無所屈焉三月以虞允

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杞見金主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聳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不發歸正人而還帝慰藉甚厚夏四月金使完顏仲來金主既許和乃遣仲來報問其書稱大金皇帝致書于姪宋皇帝不書名不稱闕下不書尊號吳璘入朝五月封璘爲新安郡王改判興元府○金以僕散忠義爲尚書左丞相紇石烈志寧平章政事復成河南○六月王剛中卒○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适拜簽書帝謂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可與洪适共議自是東西府始同班奏事以令德爲安定郡王○秋八月立鄧王愭爲皇太子大赦

愭帝長子也虞允文罷以洪适參知政事葉顒簽書樞密院事

○錢端禮罷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覬之甚急太子愭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生還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吏部侍郎陳俊卿言本朝不以戚屬爲相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于建寧及太子立端禮不得巳引嫌奉祠先是恭王傳夫人李氏生子而端禮女亦生子恭王府直講王淮白端禮曰恭王夫人子是爲皇長嫡孫端禮不懌翌日奏嫡庶具載禮經講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爲此邪說遂以傾邪不正爲淮罪與外任九月以汪澈知樞密院事○冬十二月以洪适爲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汪澈爲樞密使葉顒參知政事

丙戌

二年金大定六年春二月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忠義勳由禮義謙以接下敵篤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爲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三月洪适罷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逾引咎乞免帝從之金命女直人習進士業翰林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等金主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人令編脩官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焉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汪澈罷澈在樞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賤貴弗渝五月葉顒罷以魏杞參知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簽書院事○秋八月林安宅免安宅劾葉顒子受金失實出居溫州詔吳璘復判興州○冬十一月詔兩淮總領所得自造會子○罷諸路營田○十二

月以葉顒知樞密院事○以葉顒魏杞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使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其宰相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原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三司使矣於是詔理財之要裕財爲重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丁亥

三年金大定七年春二月出龍大淵爲浙東總管曾覿爲福建總管大淵覿侍寵擅權與龔茂良劉度胡沂張震周必大皆以論二人姦罪坐斥洪邁言於陳俊卿曰大淵覿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俊卿以邁言質于帝帝怒遂出二人于外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帝從太上皇帝幸玉津園○三月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秀王夫人張氏薨帝成服于後苑夏五月四川宣撫使吳璘卒詔制置使汪應辰主管宣撫司事徙治利州璘剛毅喜大略苟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上皇嘗問璘破敵之術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遺人宿將之心怠矣六月以吳挺爲興州都統制利州安撫使挺璘子也以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皇后夏氏崩○秋七月皇太子愭卒謚曰莊文攢安恭皇后于臨安府之脩吉寺○冬十一月丙寅合祀天地于圜丘戊辰雷葉顒魏杞免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顒杞相顒爲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遇大事則毅然不可奪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初爲翰林學士言帝曰世儒多病漢高

不從學輕儒生臣以爲漢高帝所不悅者特病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上此因陳瑩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至是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于帝

十二月金主以蒲察通爲肇州防禦使賜以金帶金主賜通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輩不可謂無才所欠者忠實耳又謂宰臣曰海陵不辨人才優劣惟徇己欲多所陞擢朕以此爲戒止取實才用之近聞蓋州同知移剌延壽在官汚濫詢其出身乃正隆時鷹房子如鷹房尉人之類可與城牧民耶自今如此苟分不得授以臨民職任又曰朕治天下方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以輔朕之不逮愼毋阿順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直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爲今日之幸後世以爲何如又謂致[illegible]凡爲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譽必愍忠節矣謂平章政事完顏思敬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體訪外任職官廉能及草萊之上可以助治者以聞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己所知識以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隸爲疑忠也又曰每覽時政記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錄之

戊子

四年金大定八年西遼王耶律直魯古天禧元年春二月以蔣芾爲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詔蔣芾常朝贊拜不名芾辭許之○以王炎簽書樞密院事○三月以晁公武爲四川制置使○夏四月禮部員外郎李燾上所脩續通鑑長編燾博極群書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倣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至治平爲一百八卷上之于朝五月行乾道曆○金主命自今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金主性尚儉事嘗謂秘書監移剌子敬曰唐虞之時未有華飾漢惟孝文務爲純儉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脩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暫建矣如宴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飲之亦未嘗至醉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食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常思貧民饑餒猶在己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如海陵以張仲軻爲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事非王不言卿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也又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

六月蔣芾以母喪去位○召福建總管曾覿入見尋遣還浙東總管龍大淵卒帝憐之因召覿覿至帝欲留之劉珙諫曰此曹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侍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陳俊卿亦曰自二人出外天下大快若復留之恐失衆望帝然之覿快快而去秋八月劉珙罷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請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珙乞罷與帝不悅珙遂罷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帝不聽冬十月起復蔣芾爲尚書

左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時有密旨欲今歲大舉芾奏天時人事未至帝不悅以陳俊卿爲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十二月蔣芾乞終喪許之○西遼承天太后普速完弒其夫蕭朵魯不其舅蕭斡里剌起兵誅之復立仁宗子直魯古爲帝普速完與朵魯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朵魯不爲東平王而殺之朵魯不之父斡里剌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迎仁宗次子直魯古立之

己丑

五年金大定九年春二月以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以王炎參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炎代之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夏五月帝不視朝以射弩弦斷傷目故也六月帝始

寅典

視朝陳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伏武猛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疊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以虞允文爲樞密使○秋七月召曾覿入見復以爲浙東總管陳俊卿虞允文諫故復出之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制國用使俊卿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于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六年金大定十年春二月詔均役限田○三月以王抃知閤門

事○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罷四川制置使司以晁公武與王炎不協也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爲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應辰家也五月陳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之大事須萬全使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逆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鄉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不可輕遣俊卿天資忠孝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所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其居中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以先哲爲法非他相所可擬也夏相任得敬分其國以自封夏主爲請命于金金主不許初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爲得敬求封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于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繁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諭爾得敬遂寢得敬通宋以求助宋以蠟丸書答之夏人得之得敬計無所施始有懼心仁孝乃謀誅之閏月以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迓使也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揖使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

成大口以爲請成大乞并載于書中帝不從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頃聽成大忽奏曰兩朝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主遣使宣旨取奏成大未之起也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旨還至指鞏洛以爲言既云發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到闕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哉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飢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卹

正名以絕之乃欲甲辭厚禮以求於彼以為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蹈絕金人不通使命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以治其實而不為虛文矣必勝之形隨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法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以梁克家參知政事○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冬十月高麗翼陽公晧廢其君晛而自立晧晛弟也以讓國告于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晧篡之耳詰其使而命有司詳問晧復取晛表言稱父遺訓傳位於晧金主乃封之十一月以趙雄為中書舍人起居舍人趙雄請置局議恢復帝喜故進用之召曾覿提舉佑神觀○趙雄如金賀生辰也別遣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而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舉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國葬之耳

七年金大定十一年夏乾祐元年春正月丙子朔上太上皇帝尊號○金主命群臣勿得相饋獻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又謂宰臣曰五品以下闕員甚多而難於得人三品以上朕則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曾無一言見舉者欲畫久安之計興百姓之利而無良輔佐所行皆尋常事耳雖日日視朝何益之有卿等宜思之帝作敬天圖取書中所載天事也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從封慶王愷為魏王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己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為魏王判寧國府詔僧寺道觀毋免稅役○三月金葬欽宗皇帝于鞏洛之原以一品禮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

未拜而罷說妻吳氏皇后女弟也說因攀援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會殿中侍御史李慶全乞遣說按行邊戍以息衆論中書舍人范成大乞不草詞說遂奉祠夏四月以曾覿為安德軍承宣使○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詔皇太子領臨安尹○五月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為荊襄宣撫使珙辭不拜○秋七月加四川宣撫使王炎樞密使○九月帝從太上皇帝幸東園○安定郡王令德卒○冬十月金烏林荅天錫來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虞允文請帝還內命知閤門事王抃諭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見天錫沮而退明日會慶節天錫隨班入見

金主幸太子宮金主幸東宮謂太子曰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經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衆愛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謂其子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其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群臣拜萬歲八年金大定十二年春二月詔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姚憲如金賀受尊號也附請更受書之儀金人不許以虞允文梁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罷左司員外郎

癸巳

兼侍講張栻宰相陰主張說欲申前命故出栻知袁州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執近習皆憚之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直學士院周必大給事中莫濟李衡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必大不草荅詔濟封還錄黃帝詔翰林學士王㬊草制權給事中姚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以曾懷參知政事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

三月詔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以左右丞相充其位○夏四月金尚書右丞相紇石烈志寧卒金主嘗宴群臣於太子宮顧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卒金主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六月以令檟為安定郡王○秋七月以曾覿為武泰軍節度使○金罷保安蘭安榷場金主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故罷之罷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二人對皆疑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覿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允文慷慨磊落有大志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為任重之器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至老愈篤冬十二月金聽民採金銀坑冶勿收稅貢○鬻官田

九年金大定十三年春正月王炎王之奇罷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夏鄭聞簽書院事○鬻營田○二月贈蘇軾為太師○三月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夏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病

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學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故其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主於居敬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研窮聖賢之經而注釋之紹興末以輔臣薦召不起帝初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隆興初復召入對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又與洪适論不合而歸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令主管崇道觀○憲安國從子也生而靜慤不妄笑語平居危坐植立脫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化之未嘗教紹興中與劉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之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易學于頤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與學者訓接以為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翬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為久得其學為多仕終祕書省正字○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即邑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唯與胡憲劉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材品為說聖賢之道門人號白水先生朱熹得道統之正自勉之始○劉子翬字彥仲子羽弟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不出者十七年與胡憲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學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朱熹而已初熹從

甲午

子羣遊子羣以易之不㴱復三古
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爲屛山先生金禁女直人毋得譯爲
漢姓金主嘗謂宰臣曰宗室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淳昔親親之道有所未弘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廩祿末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琚曰陶唐之親九族周家之內睦九族見於詩書皆帝王美事也又嘗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之也秋七月金
復以會寧府爲上京金主嘗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寖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盖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也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耳至是復以會寧爲上京
冬十月梁克家罷克家將獨相貴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議金使朝見授書議朝廷欲移文泗州示金生辰使完顏襄使正其禮克家以爲不可與張說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既而金使果不從
以曾懷爲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
夐同知院事。十二月沈夐罷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金初以策試國子發策一道五百字以上成尋加論一道謂之策論進士
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春正月交趾入貢詔封李天祚爲安南
王。二月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卒以鄭聞代之。夏四月
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姚憲罷以
葉衡參知政事。秋七月復以鄭聞參知政事。以薛良
朋爲四川安撫制置使。以曾懷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乙未

八月張說免帝廉知其欺罔也以楊倓簽書樞密院事。九月加
曾覿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鄭聞卒。金圖畫功臣于
衍慶宮金主思太祖太宗創業艱難求當時羣臣勳業最著者二十一人圖畫衍慶宮聖武殿之左右廡遼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遼王斡本秦王粘沒喝宋王斡离不梁王兀朮金源郡王習不失金源郡王斡魯金源郡王谷神金源郡王婁室楚王謀良虎魯王闍母金源郡銀朮可隋國公阿離合懣金源郡王迪古乃豫國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離喝兗國公劉彥宗特進斡魯古齊國公韓企先特進習宗十一月甲申朔日
有食之。以龔茂良參知政事。楊倓罷。曾懷罷以葉
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謂出於曾覿十二月
以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以沈夐爲四川宣撫使范成
大爲制置使
二年金大定十五年夏六月以沈夐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
司。秋八月以湯邦彥爲金國申議使。九月葉衡罷帝諭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地葉衡奏左司諫湯邦彥有口辨宜使邦彥請對問所以選既知薦出於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大怒即日罷
沈夐罷。贈趙鼎爲太傅追封豐國公。高
麗趙位寵以慈悲嶺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叛降于金金主
不受趙位寵高麗西京留守也以地叛附于金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爲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遂伏誅
閏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冬十
月帝詣德壽宮加上太上皇帝尊號。十二月朝德壽宮行

慶壽禮上大赦 太上皇帝壽七十也

三年 金大定十六年 春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金主命京府設學養士

金主嘗從容與從官論古今廢興事曰經籍之興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今之學者既能誦之必須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誦之何益女直舊風最為純直雖不知書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等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又謂太子等曰大凡資用當務節省有餘可周親戚勿妄費也因舉所御服曰此服已三年未嘗一更擬尚爾完好汝等宜識之又謂宰臣曰朕年老矣恐因一時喜怒處置有所不當卿等即當執奏毋為面從成朕之失又曰今在下僚豈無人才但在上者不為及引惡其勝己耳又曰今在位不聞薦賢何也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既危而安然非婁師德何以自薦乎又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徼福朕蚤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盤樂怠忽欲以僥倖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

五月安南國王李天祚卒子龍翰嗣○召朱熹為秘書郎不至

龔茂良行丞相事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或毀之帝詔茂良曰虛名之士恐壞朝廷會熹力辭不至遂改主管武夷山沖佑觀

湯邦彥有罪竄于新州

邦彥至金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怖不能措一辭而出帝怒其無狀竄編管之自是陵寢之議遂止

秋八月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書院事○立貴妃謝氏為皇后

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冒姓翟及長被選入宮侍吳太后后以賜帝累位貴妃夏后崩中宮虛位妃侍帝過德壽宮太上諭帝立之復姓謝氏

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 春正月行淳熙曆○高麗致貢于金

高麗遣使謝不納叛于金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卻之豈禮體也哉

二月帝詣孔子遂臨太學

帝詣太學祗謁先聖退御敦化堂命祭酒林光朝講中庸遂幸武學謁武成王廟

以胡元質為四川制置使○金主命葬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寧舊陵○夏六月龔茂良罷

自葉衡罷茂良以首參行相事會帝思史浩自明川召為醴泉觀使兼侍讀茂良知帝將相之因力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既而曾覿欲以大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覿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責光祖等當道不避衛司叱之光祖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帝遣覿詣政府謝茂良取光祖於臨安府撻之御札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會覿薦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鄉里茂良遂引疾求去廓然復論之帝諭茂良曰朕極知卿不敢言欲保全卿去後議恢復卿當再來遂出知建康茂良親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

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覿自是益肆矣

以王淮參知政事○秋七月罷王雱從祀孔子廟庭○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夏獻百頭帳于金金主卻之

夏獻本國所製百頭帳金主曰夏國貢獻自有方物卻之

十一月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

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 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從之○三月李彥穎罷○以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

帝謂浩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

時曾覿王抃甘昇三人盛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

午庚亥己

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殘恐人安惟士大夫一俗大變帝曰何也浚卿曰向士大夫奔競於之門下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乎帝始悟二人之姦漸疎之龍踰年死以朱熹知南康軍史浩薦之也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罷○以錢良臣簽書樞密院事○以吳挺爲利州西路安撫使知興州○秋七月金主命吏再犯贓者悉除名金主曰職官始犯贓罪容有過誤至於再犯是無改過之心自今再犯不以贓多少並除名冬十一月史浩罷浩薦人才凡名士亡在朝中王十朋莫濟皆劾浩陳之茂嘗毀之浩皆薦而用帝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其寬厚類此至是亦去遂罷爲少保醴泉觀使兼侍讀以趙雄爲右丞相王淮爲樞密使錢良臣參知政事○金尚書省擬内族阿可爲刺史金主不許尚書省奏擬同知永寧軍節度使事阿可爲刺史金主曰阿可年幼於事未練佐貳官可也郡守係千里休戚安可不擇人而私其親耶若以親親之恩賜與雖厚無害於政使之治郡而非才則一境何賴焉

六年金大定十九年春三月録趙鼎岳飛子孫賜以京秩

七年金大定二十年春二月魏王愷卒愷賢慈爲帝深愛雖以宗社大計出愷于外然心傷念之賜賚不絶及卒帝泫然曰向所以越次建儲正爲此子福氣差薄耳適愷二子攄抦攄早卒以子抦爲安定郡王○右文殿修撰張栻卒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年四十八而卒帝聞之嗟悼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之所教莫非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栻

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録天性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知撫服袁州靜江江陵府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毁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問道甚早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語孟子説太極圖説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栻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之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次於宰相固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人事不敢有隱則大事無由欺帝深然之冬十二月以朱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熹知南康値歲不而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是年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熹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計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薦之趙雄亦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

否自見矣帝以爲然故有是命

詔禁洛學 秘書郎趙彥中奏疏曰科舉之文儒宗文師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遊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而別爲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嗣濮王士輵卒

○金以衍聖公孔摠兼兗州曲阜縣令

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 春正月金追廢海陵煬王亮爲庶人 討其弒熙宗也 二月以士歆嗣濮王○夏四月安定郡王子棟卒○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 祖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徙居婺州祖謙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遊以儒行名一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祖謙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行于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八月以陳峴爲四川制置使趙雄罷 雄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爲帝所奇不數年致位右相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寧難口及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有言雄多私里黨者帝亦眷注已衰乃命大臣進擬皆於姓名下注本貫封入遂爲故事及陳峴帥四川命從中出雄遂求去乃出知瀘州

以王淮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 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

九月錢良臣罷○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 浙東大饑王淮薦熹乃自江西改浙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至部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輳集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俟然充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獎之乃進熹直徽猷閣

十二月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 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廒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請以是行於倉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錢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九年 金大定二十二年 春正月樞密都承旨王抃有罪免○夏六月謝廓然卒○秋七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以子彤爲安定郡王○徙朱熹提點江西刑獄熹遂奏祠 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 春正月以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李彥穎罷○二月內侍提舉德壽宮陳源有罪竄于郴州 源恃恩專恣其厮役亦補官帝聞而惡之乃竄郴州籍其家以進德壽宮 三月知遂寧府李燾上續

資治通鑑長編凡六百八十七卷

夏六月陳賈請禁僞學 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者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生靈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責實聽言觀行以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眞僞相亂耳

秋八月以施師點黃洽參知政事 洽爲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攟摭細故他隱以累其然身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愧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九月金譯經史子書成命頒行之 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金主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命頒行之尋用完顏乞奴言詔猛安謀克皆先讀女直字經史然後承襲金主因曰但令稍通古今則不肯爲非金主又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

以留正爲四川制置使。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辰

十一年 金大定二十四年 春三月金主如會寧 金主將如會寧諭太子曰上京祖宗興王之地欲與諸王一到或留三二年以汝守國譬之農家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墜父業即爲克家子況社稷任重尤宜畏慎常時觀汝甚謹今日能紓朕憂乃見中心孝也太子以不請政務爲辭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太子乃受守國寶三月壬寅金主發燕京太子守國五月己丑至上京居于光興宮庚寅朝謁于慶元宮戊戌宴于皇武殿金主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沾醉起舞竟日乃罷

夏六月以周必大爲樞密使

乙巳

十二年 金大定二十五年 春正月金主宴其宗戚于光德殿 金主宴妃嬪親王公主文武從官及宗室宗婦命婦與坐者千七百餘人賞賚有差

夏四月金主宴其宗戚于皇武殿遂還燕 金主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謂群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遂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大功親賜官三階小功二階緦麻一階年高屬近者加宣武將軍及封宗女賜銀絹各有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群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金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爲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金主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聲歌畢泣下右丞相烏古論元忠率群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金主復續調至一鼓乃罷己卯發上京庚辰宗室戚屬奉辭金主曰朕久思故鄉甚欲留一二歲京師天下根本不能久於此也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艱難因泣數行下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金主遂行

六月金太子允恭卒。冬

十二月帝上太上皇壽尊號于德壽宮太上壽八十也以趙汝愚爲四川制置使○金主以其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尹麻達葛金主嫡長孫太子允恭之子也既判大興金主問宰臣曰原王大興行事如何右丞粘割斡特勒對曰聞都人皆稱之金主曰朕令察于民間咸言見事甚明予奪皆當又聞有女直人訴事以女直語問之漢人訴事以漢語問之大抵習本朝語爲善不習則淳風將棄矣左丞相張汝弼對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斡特勒曰以西夏小邦崇尚舊俗猶能保國數百年金主曰事當任實一事有僞則喪百眞凡事莫如眞實也

十三年金大定十六年春正月庚辰朔帝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夏五月金以原王麻達葛爲右丞相賜名璟金主自卽位以來賢相七人而執政不預焉僕散忠義紇石烈良弼完顏守道石琚唐括安禮移剌道徒單克寧也金主嘗謂宰臣曰齊桓中庸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業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既不知卿又不薦必俟全才而後擧蓋亦難矣如擧某人長於某事朕亦量才用之與卿等俱老矣天下至大豈得無人薦擧人才當今急務也又曰人之幹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爲優也又曰女直人中才傑之士難得新進士如徒單鎰夾谷阿里補麗古鑑輩皆可用之才也起身刀筆者雖才力可用其廉介之節終不及進士又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古有布衣入相者聞宋亦多用山東河南流寓疏遠之人皆不拘于貴近也本朝境土大豈無其人自古豈有終身爲相者耶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擧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等言其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使有幾參政張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金主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偏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才但卿等不擧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乎汝霖有慚色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所豈得無人唐之顏眞卿段秀實皆節義之臣終不升用亦

當時大臣固蔽而不察耳卿等當不私親故而擧忠正之人朕將用之又曰朕治天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以輔不逮愼勿順以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爲今日之幸後世以爲何如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至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也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晩年與群臣議多飾詞朕皆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愼之心無時或怠又曰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今臺諫惟指摘一二細事姑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抑乃亦不知也又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爲福朕使百姓無寃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卿等居輔相之任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報亦將施及子孫矣又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力精強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則往往至耄老此不思之甚也且日月資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過人豈可拘以常制又曰朕自卽位以來言事者雖有任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則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又曰近侍局官須選忠直之人用之朕雖不能盡言使侫人在側將恐漸漬聽從之矣又曰朕聞宋軍自來教習不輟今我軍專務游惰卿等勿謂天下既安而無豫防之心一旦有警軍不可用顧不敗事耶其令以時訓練又曰朕年來惟以省約爲務常膳止四五味已厭飫之宰臣曰天子自有制不同餘人金主曰天子亦人耳妄費安用嘗聞寶坻尉蒙括特末也清廉特進一官而謂左丞斡特勒曰凡爲官但得清廉亦可矣安得全才之人時金主在位久國內無事思得賢才與國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無所匡輔故雖擧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口而不能底于大順惜哉秋閏七月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篋而已人服其清冬十一月梁克家罷○金立原王璟爲太孫

十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春二月以周必大爲右丞相施師點知樞密院事○秋八月以留正參知政事○九月太上皇帝

有疾。冬十月帝罷朝特赦。太上皇帝崩于德壽殿遺誥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致喪三年太上崩帝號慟擗踊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耳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絰群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內批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至十二月辛丑禫祭百官釋服群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韋璞如金告哀也顔師魯如金致遺留物也金主見其中有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還之曰此皆彼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也十一月戊戌朔帝詣德壽宮自是朔望皆如之帝始以素服視事于延和殿帝以白布巾袍御殿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詔皇太子參

決庶務。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金主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飾

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春正月丁酉朔帝詣德壽宮几筵行禮。皇太子初決庶務于議事堂。施師點罷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二月金蒲察克忠來弔祭也三月葬永思陵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袤以光武以長少王後布衣起知之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祖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金主宴群臣于神龍殿金主宴群臣于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奉觴上壽金主歡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言臨御久春秋高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大孫得極歡而罷夏四月祔高宗主于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

絰二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宂後過制處勉從所請然猶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得有請五月王淮罷薛叔似論之也淮為相能盡心事上唯以唐仲友故力攻道學貽來世之害君子惜之金建女直大學。六月以朱熹為兵部郎官未上而罷黜林栗知泉州王淮罷周必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于其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

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熹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生迭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鄉熹既降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至於熹停罷始令降者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葉適上封事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於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忽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

和之所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術業家脩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己從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才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傳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寵用鄭丙陳賈密和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黨因未甚害第恐自此時辭無實讜言橫生善良受禍何所以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于既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

秋七月恩平郡王璩卒帝友愛甚至每召璩內宴呼以官而不名賜予無算卒追封信王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作煥章閣藏高宗御集也

十二月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在既歸投熹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憊精勞心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祠

己酉

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春正月金主雍卒太孫璟立**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爲文明之主以夫人烏林荅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性仁靜節儉明達政事好賢納諫尚文抑武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八號稱小堯舜豈虛語哉

黃洽罷○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王藺參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爲意而進必大

爲首相**蕭燧罷○更名德壽宮爲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帝傳位于皇太子退居重華宮太子即位尊帝爲至尊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爲壽聖皇太后**二月壬戌帝傳位太子遂奈張駕之重華宮太子即位**立妃李氏爲皇后**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閬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生嘉王擴妃性妒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之且令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爲后

以譙熙載姜特立並知閤門事帝東宮舊臣也**金主追尊其考故太子允恭爲帝尊母徒單氏爲太后**廟號顯宗

三月以史浩爲太師○夏五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罷初國子祭酒何澹爲必大所厚澹欲遷官必大不即從而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及爲諫議大夫即劾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知閤門事姜特立有罪免特立聲勢浸盛留正列其招權預政之罪乞斥逐之帝意未決會參知政事缺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張枃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悟詔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曰眞宰相也

秋七月金初設經童科

庚戌

光宗皇帝紹熙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于重華宮○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道學之譏**光祖入對言曰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

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讒毀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則去紹聖幾何哉陛下即位之初凡所以進退宰兇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處之內逐考紛紛性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累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詆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懼反覆以陳庶幾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將道學之讒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是而底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夕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對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迹故設爲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正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偁之長子也詔即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獻神御如濮王故事而以伯圭嗣王秋七月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藺爲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王藺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金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元措摠之子也知漳州朱熹請行經界法從之初紹興之行經界也惟漳泉汀三州以何白旗作亂之後獨不行及熹守漳即加訪問搜求纖悉畢至以至方量算[illegible]法庫有所遺且曰此法之行貧民下戶深喜而豪民[illegible]之所不樂帝從之然卒不能行

辛亥

二年金明昌二年春正月金尚書令徒單克寧卒克寧爲相二十年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身益勤號稱賢相金太后徒單氏卒○二月行會元曆判太史局劉孝榮所造也冬十一月安定郡王子彤卒○辛未有事于太廟皇后殺貴妃黃氏壬申合祭天地于圜丘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大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于帝發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專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怒愈深

壬子

三年金明昌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三月帝疾瘳始視朝于延和殿○以子濤爲安定郡王○金命僧道拜父母親屬及居喪一遵典禮○夏四月以丘崈爲四川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請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路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崈往崈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俾許之五月帝有疾不視朝○六月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冬十一月丙戌日南至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辛

卯始朝帝自有疾遂廢五日一朝重華宮之禮每有慶會亦往往稱傳壽皇之旨而免都人以爲憂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監察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帝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懇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四年金明昌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三月帝朝重華宮○以葛邲爲右丞相胡晉臣知樞密院事陳騤參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汝愚固辭不許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因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也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帝不許命當制學士申斋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帝從壽皇聖帝幸聚景園○金以胥持國參

知政事持國以經童入仕爲太子掋應司令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即位遂大用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陰以私術于之又多遺賂妃左右妃亦自以門地寒薄欲藉外廷爲重乃數稱譽持國由是金主甚信任之持國與妃表裏擅政事擢士之好利躁進者爭趨走其門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惡其卑賤廉鄙也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上書論之金主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鞫之秉文遂引同議者翰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五人皆被斥廢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秉文朱雲鑿燈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稱之然秉文以忠義自許詩文精絕與楊雲翼齊名時號楊趙後爲翰林學士而卒雲翼虔厚善屬文仕至禮部尚書庭筠博學和易尤工于文且善字畫名重于時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益力學著書嘗圖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盍以地下於西湖耳淳熙中更名

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唐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覿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而歸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

留正乞罷相不報帝念特立不已召之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己相不報太尉利州安撫使知興州吳挺卒四川制置使丘崈命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殺吳氏之權也六月留正待罪于城外正以乞罷不報乃待罪六和塔而上疏切諫於是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秘書郎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奕正字蔡幼學顏棫吳獵項安世等上疏乞罷特立召命不報已而留正復論特立繳納出身以來文字待罪范村胡晉臣卒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縝密人無知者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復以內侍陳源爲押班○八月以吳曮帶御器械曮挺子也金主釋奠于孔子

廟北面再拜以孔文遠襲封衍聖公文遠玠之孫而揩之子也初玠卒揩襲爵淳熙中揩知建昌軍有罪坐廢至是復以文遠襲封焉九月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冬十一月始朝帝制于皇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明節群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爲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詞且上疏力諫而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是日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陳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于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趨出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壬子秘書省官請朝重華宮疏三上不報甲寅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疏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葛邲率百官賀于重華宮侍從上章居家待罪詔不許嘉王府翊善黃裳上疏請誅內侍楊舜卿臺諫張叔椿章穎上疏乞罷黜大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丞相以下上疏自劾請罷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皆不報趙彥逾力諫十一月戊寅帝始往朝都人大悅

召留正赴都堂視事詔姜特立還浙東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

十二月帝朝重華宮○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爲訓導尊孔子爲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于昔矣

以朱熹知潭州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五年金明昌五年夏桓宗純佑天慶元年

春正月癸亥朔帝朝于重華宮○壽皇聖帝有疾○葛邲罷邲爲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專采公論惟恐其人聞

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也

金主命購求遺書○夏四月帝及皇后幸玉津園群臣請帝問疾于重華宮不從自壽皇不豫群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擬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闕子道衆口謗讒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應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明善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侍從館學官上疏請者相繼帝皆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以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群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侍講黃裳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五月壽皇聖帝疾大漸群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五月甲子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戊辰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閤門慟哭而出越二日留正等又請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於是正等俱至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嗣秀王伯圭簡留正傳壽皇意令宰執復入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留正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不聽

初詔嘉王擴

詣重華宮問疾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

六月壽皇聖帝崩于重華宮帝稱疾留正等請壽皇太后代行喪禮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計于宰執私第中書以聞趙汝愚恐帝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關禮狀進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易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趙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留正汝愚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時留正趙汝愚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太后垂簾則因燕前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宗廟之上體正言順可無後艱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故議不行孝宗聰明英毅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所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世宗每戒群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爲也天厭兵革欲休民生故于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廟號孝宗不亦宜乎

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 ○ 秋七月留正請建太子遂稱疾而逃尚書左選郎官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丁未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札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得之大懼因朝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收人心無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俟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謀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皷逃去

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以帝有疾詔皇子嘉王擴成服即皇帝位于重華宮尊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壽仁太上皇后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時將禫祭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乃遣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者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家至此子爲近臣盍往視乎必勝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完計侂胄琦五世孫而吳太后妹之子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聞之即亟白汝愚請必勝議事徐誼必勝請遣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太后汝愚從之侂胄因張宗尹以聞太后不許明日侂胄復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之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無亂者乎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且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步帥閻仲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以不出翌日甲子禫祭群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

須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紛沸乞
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
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
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
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
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須
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
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禫祭禮汝愚即喪次
乞召還留正詔建泰安宮以奉太上皇
帝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立崇國夫人韓氏
爲皇后后琦六世孫父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大赦。
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以章穎爲侍御史黃艾爲左司
諫黃裳爲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爲中書
舍人黃由爲起居郎沈有開爲起居舍人作泰安宮。
復召留正爲左丞相正既去及帝即位以爲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

押趙汝愚復以爲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議正棄國之罪乃徙叔椿爲吏部侍郎而正復相以
趙汝愚爲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爲樞密使留正至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
乃拜右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爲特進樞密使以陳騤知樞密
院事羅點簽書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加殿前都指揮
使郭杲爲武康軍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爲汝州防禦
使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
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
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國子司業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遂言于汝
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貶內侍楊舜卿林億

年陳源于外侍御史章穎論其離間之罪也八月安定郡王子濤卒。召
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初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
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踪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
等人乃可帝問爲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爲嘉王府直
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
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善之龜年復言
于留正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
耳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至會
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
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
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
報時論者以帝居重華未嘗大內則名體未正而疑讒生
有旨修葺東宮爲屋數百間欲徙居之熹言此必左右近
習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蔽其姦時太上皇后懼怍
太上皇帝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內禪之說熹言若如此
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

而已宜俟太上入宮之後變服色負罪引慝則太上雖
有忿懟之情亦且銷散而歡合矣不然熹每有所講編次
成帙以進帝亦開納熹又言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
爲之本而親近儒學數召大臣切劘治道又言自漢文短
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
能釐正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可爲世法今
陛下以世嫡承大統而乃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
律且使壽皇朝衣朝冠皆用大布之制舉而復墜臣竊痛
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並爲講讀官
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晚講官賜坐以講趙汝愚請增置講讀官故也以張詔爲興州諸軍都統制趙汝愚每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
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領武興之軍而以吳曦爲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故有是命內批罷左
丞相留正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趙

汝愚議攢宮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判建寧府正謹法度惜名器堅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懟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九月詔趙汝愚朝獻景靈宮祠秀王伯圭朝饗太廟以孝宗喪也○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嘗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以京鏜簽書樞密院事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給事中黃裳卒裳簡易端純隨事納忠推賢樂善篤於孝友冬十月更泰安宮為壽康宮○瑞慶節詔不受賀以孝宗喪從朱熹之言也韓侂胄請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帝皆從之時趙汝愚為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獨侂胄自以有定策功且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而怨汝愚抑其賞日夜謀去之知閤門事劉弼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弼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楊大法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章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數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効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焉閏月內批罷侍講朱熹以熹

乾度之去臣講畢奏既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峩冠闊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云憫熹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帝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馹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院游仲鴻交上疏留熹皆不報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辯其故帝不聽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也十一月帝自重華宮還大內○以知閤門事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葬永阜陵○十二月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上疏論韓侂胄罪內批進侂胄官一秩罷龜年與郡韓侂胄權勢日重龜年上疏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中書舍人樓鑰論駁奏以為非是不報由是侂胄愈橫罷中書舍人陳傅良中丞謝深甫論之也陳騤罷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韓侂胄欲間趙汝愚故引京鏜居政府汝愚孤立于朝天子益無所倚信罷起居舍人劉光祖劉德秀論其留朱熹也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工部尚書趙彥逾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為汝愚之黨且

曰若如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由是帝益疑汝愚矣

通鑑續編卷第十八

通鑑續編卷第十九

寧宗皇帝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春正月以李沐爲右正言二月趙汝愚罷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祕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詔宣押赴都堂治事沐又上疏論之乞罷宣押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歸于侂胄矣

貶知福州趙汝愚提舉洞霄宮罷兵部侍郎章穎知臨安府徐誼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以書殿隆名帥藩閩重寄乞令奉祠省咎從之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絶國夜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殆身滅族之禍下

太皇太后命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黯黮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章穎徐誼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安置太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祖儉上書訟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韓侂胄怒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不從樓鑰因進讀論及侂胄語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悟攺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以余端禮爲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竄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于五百里外宏中與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等六人伏闕上書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

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
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
爲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
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
罷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伏願陛
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寘李沐
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疏上韓侂胄大怒內批宏中
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
里外編管天下號爲六君子

以李沐爲右諫議大夫

劉德秀爲右正言。五月，金命其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事于臨潢府，以伐北鄙阻轐等部。詔戒百官朋比。六月，劉德秀乞考核眞僞以辨邪正，從之。遂罷國子祭酒陳伸、國子司業汪逵、國子正陳武、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

燮

自程顥程頤以先王之道淑諸後進其徒楊時尹焞傳
其緒言由是羅從彥李侗朱熹張栻力行致知以求深
造其域流俗之人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逐及韓
侂胄恚趙汝愚朱熹以其從游者皆知名士欲盡去之而
不可悉詆以罪或謂之曰凡相與與者皆道學之人若以
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其言以貪竊放肆乃人
眞情麻黎好備皆僞情耳復陰跡朱熹門下姓名授之由
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矣至是右正言劉德秀上
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眞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言而行如
市人所不爲在與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孫窺規恨首禱
核實允眞僞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
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眞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孫元
卿袁燮陳武皆罷陳伸汪逵入君子辨之德秀以伸逵爲
任言亦被斥德秀嘗官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居朝
觀內除而留正語著作佐郎范仲黼曰若留德秀班行朝
廷無安靖之理德秀故然二人既而吏部郎官麻師旦復
逵言請考核眞僞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謨指論太極
圖亦被責權陳伸顯之孫譚德碩學爲時所尊溢攻皆可

師法與人未嘗有說及僞學之論
起凡七上章辨之竟以是去焉

加韓侂胄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何澹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從之。

中丞何澹
嘗有然于周必大及趙汝愚韓侂胄引之以成僞學之禁
澹遂上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沽名乞風
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詔以其章榜示朝堂澹
尋又上疏論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亦不
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
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冬十月，以子恭爲安定郡王。

十一月，安置提舉洞霄宮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行至衡州暴卒。

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由是何澹劾
汝愚落其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
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臣條
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
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葉適亦奉詔時王義
端嘗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數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

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
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
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
汝愚遂暴薨天下聞而冤之訃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
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
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
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議以次
第行之未果而羅致當孝宗崩光宗疾汝愚奮不顧身定
大計于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新政其功可謂盛矣幸
爲侂胄所擠斥死退荒而宋之慶元馴致于不可爲惜哉
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
素服即位蓋其驗也李沐胡紘遂用爲罪云徐誼爲汝愚
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禪助不避形迹然者始
報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胄之姦是以侂胄怒之

金夾谷清臣免。以右丞相完顏襄行省事于臨潢。

清臣至臨潢令
移剌敏完顏安國爲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
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攻搏撻濼諸營下其十四回迎

清臣屬部斜出掩其所獲清臣遣人責其賄罰北匹戮由是叛去大肆侵掠金主遣使免清臣以襄代之襄至臨潢遣僕散揆等進兵大鹽濼攻其諸營移剌覩等為廣吉剌部兵所敗死之十二月以朱熹為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守貞剛直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傅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因遼宋舊制金主欲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為胥持國所忌罷去

二年金承安元年春正月以余端禮為左丞相京鏜為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夏四月余端禮罷時韓侂胄擅權屏斥正士端禮踧踖不愜志稱疾求罷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思初翥要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韓侂胄遂嗾翥而罷思金初行區種法○五月賜禮部進士鄒應龍以下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歲葉翥倪思知貢舉劉德秀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若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矣以張釜為尚左郎官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為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左郎官作華文閣藏孝宗御集也秋七月加韓侂胄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罷殿中侍御史黃黼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罷太皇太后聞之以語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毋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鏜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言

自今猶或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則誤陛下之進用言之則違今日之御札若俟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進言則徒有噬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可望下臣章牘告中外令舊姦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至放肆帝從之乃詔改不以更及將求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正士愈急矣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昔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黼竟被罷而以姚愈代之八月胡紘乞住進擬偽學之黨從之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誣詆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之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失田里循省熟殺故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九月嗣濮王士歆卒○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以其偽嘗攻熹也十二月罷祕閣修撰致仕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臺諫皆韓侂胄所引與不合其意以攻偽學為言欲悍情議未有誦言攻熹者胡紘撰草疏將論之會改太常少卿不果及沈繼祖上疏追論程頤之罪侂胄薦為御史紘即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朱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與餐麤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褫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偽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謂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上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傳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飢啖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

先從元定質正焉尤袤楊萬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會偽學偽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趍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忽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閱三日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熹疏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稾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等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丁巳

三年金承安二年**春正月鄭僑罷。二月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從邵褒然之言也尋復有論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從之

夏四月以不袪爲嗣濮王。閏六月貶觀文殿大學士留正爲光祿卿居之邵州韓侂冑憾正都堂之辱諷右正言劉三傑論正四大罪其首云招引偽學以危社稷詔正落職罷祠論者不已張釜言之尤力遂責之

秋八月金尚書右丞胥持國有罪致仕持國爲金主信任與李妃筦擅朝政張復亨張嘉貞張光庭張巖史援論趙樞高元甫傳汝梅裴元郭邦仁人皆趍走其門俱爲御史臺官人賤謂之胥門十哲至是爲言者所論持國致仕十人皆外補

九月以劉三傑爲右正言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勿用偽學之人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對言前日偽黨今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韓侂冑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言而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甘結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進士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詩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爲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高麗王晧以其弟晫權國事。金復以胥持國爲參知政事。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顥周南吳柔勝李直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使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沇爲利州路轉運判官

戊午

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三月葬壽聖慈烈皇后。夏五月加韓侂冑少傅封豫國公**賜玉帶許佩服

詔禁偽學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爲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比協肆姦究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奉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咸其自新而應載臻茲弗逆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午流言間發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不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弗可復反敝將狂於國之深恩而罰有弗

及皦何其未能先濯以繩朕意也朕既屢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并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布告天下毋忽詔頒下韓侂胄大喜即選文虎愈於要職

以丁逢爲軍器監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證京鏜何澹時附韓侂胄專主偽學之事深悅逢言即薦爲軍器監

秋七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爲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憫然憐之故有是命

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帝子兖沖惠王埈卒未有皇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昭後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

以趙師睪爲工部侍郎師睪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甚有能聲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睪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

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睪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睪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嘷叢薄視之乃師睪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冬十月金造承安寶貨時銀每鋌以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價隨以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未幾寶貨多雜以銅錫浸不能行無京門肆遂罷之

金大賚北鄙將士授官者凡萬一千人

五年金承安四年春正月奪紹熙從臣彭龜年曾三聘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寘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及具以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

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盛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曰某切無此心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事得已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二月放前起居舍人劉光祖于房州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嫉和附偽學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居住

吏部侍郎胡紘免○三月金立王晫爲高麗國王○夏五月行統天曆○秋七月吏部尚書劉德秀免○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壽康宮帝始率群臣詣壽康宮上壽初見太上皇成禮而還明日群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詔進宰執官

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冬十二月嗣

濮王不秙卒

六年金承安五年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爲左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三月前祕閣脩撰朱熹卒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它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聚于信上欲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

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其最知名者曰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以為知言○榦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歿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仕終朝奉郎○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其有發乃從熹折衷之諸生畏服熹語人曰燔進學可畏處事不苟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燔常曰凡人不以待仕官有位為雖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居家講道學者宗之仕終直華文閣○洽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圖之說無所不讀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于世仕終直寶章閣○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守漳淳請受教為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要切語及熹沒淳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恬退自守名播天下多所著述仕終安溪主簿○方子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實發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與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讀耳○顏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廣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說○沈元定子也著書傳

安定郡王子恭卒。夏四月，以不璽為嗣

濮王。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太上皇后李氏崩。許及之以母喪去位。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

初自強嘗為韓侂冑童子師及侂冑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冑家為入言之一日侂冑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冑設席于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侂冑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祕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遂為中丞旬日登樞府自推以選人意圖者州學官不自意遽至大用遂委身諂附侂冑焉

八月，太上皇帝崩。

光宗幼有令譽將用篤推及即位之初總攬綱舉嬖倖算賊綬刑有可竊者及宮闈妒悍閹寺交攬驚憂致疾孝養遂息孝宗之業衰焉

京鏜卒。

鏜初與韓侂冑友善因得大用遂一變清守奉行侂冑風旨唯謹時附益以成其姦又薦劉德秀居言路以排擊善類侂冑之謀多自鏜發之

攢慈懿皇后于臨

安府南山之脩吉寺。九月，婺州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冑，詔配祖泰于欽州牢城。

祖泰夷簡五世孫也性疏達尚誼論事無所忌諱時御史施康年林采劾周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帝將降詔貶必大為少保祖泰聞之而憤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侂冑童稚之師驟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所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而得節鉞筠以皇后親屬而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冑之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冑師旦周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冒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冑怒尋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

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爲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上書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旣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汝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命謝深甫朝獻景靈宮嗣濮王不㒟朝饗太廟。冬十月加韓侂冑太傅。十一月以與愿爲福州觀察使更名曮。皇后韓氏崩。十二月葬永崇陵。攢恭淑皇后于臨安府之廣教僧寺。加殿前副都指揮使吳曦太尉

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是歲西遼亡春二月貶少傅致仕周必大爲少保從施康年言也三月臨安大火四日乃滅秋七月何澹罷時吳曦自以世守西蜀爲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求還蜀陳自強爲之言于韓侂冑侂冑許之曦賂澹不及澹持不可侂冑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僞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遂罷奉祠澹急於榮進阿附侂冑斥逐善類賢士爲空士論罪之大旱。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以吳曦爲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曦至興州因譖副統制王大節罷之是兵權悉歸于曦異志遂成矣八月張釜罷。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附侂冑以嚴道學之禁自小官不四年至政府松諂侂冑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冑名之曰松壽侂冑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遂同知樞府乃蠻襲西遼滅之西遼主直魯古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而據

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朝夕問起居直魯古尋死遼祀始絕

二年金泰和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師旦平江府書佐也韓侂冑爲平江府兵馬鈐轄師旦以筆吏事之侂冑愛其辯慧竄名姓于嘉王邸吏士內遂以潛邸隨龍之恩入官云二月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僞學之禍雖本於韓侂冑欲去異己以快於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冑厭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冑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侂冑之姻也亦謂侂冑勿爲已甚侂冑然之遂復汝愚官而僞黨之禁寖解旣斥者漸還故籍矣禁私史。夏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以子覿爲安定郡王。八月以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作寶謨閣藏光宗御集也九月太師嗣秀王伯圭卒伯圭謙遜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冬十月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爲皇后后不知何許人或云會稽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帝即位進封婕妤有會稽楊次山者后自言是其兄因姓楊氏韓后崩后特爲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中宮未知所屬韓侂冑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由是后與侂冑有怨次山自是貴顯矣加韓侂冑太師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冑平章軍國重事侂冑聞之陽辭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時侂冑旣弛黨禁因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進用於是名士久斥者往往晚節以規榮進矣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冑之門莫不傾心阿附而蘇師旦周筠預聞國政群小滿朝勢焰熏灼閏月封福州觀察使曮爲

衛國公

三年金泰和三年春正月謝深甫罷深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深甫固請乃許之張巖罷。帝臨太學。以袁說友參知政事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二月以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五月以陳自強爲右丞相時韓侂胄專權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爲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藉手耳加以包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銜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緘子弟親戚閒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官火自強所貯一夕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

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爲恩王恩父蘇師旦爲叔堂吏史達祖爲兄侂胄嬖究甫閒自強表裏之功惟多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命殿前司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九月袁說友罷。冬十月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金以奉御阿魯帶爲彰德府判官金主自即位即爲北鄙阻䪁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藏空匱國勢日弱群盜蜂起賦斂日繁民不堪命宋人乘其隙乃令聚糧增戍於東南境上且禁襄陽榷場宋人聞之乃嚴設守禦韓侂胄遂有北伐之謀市馬厲兵召戰造艦奉御阿魯帶使還言於金主以爲師期有日金主以其生事笞五十而黜之十一月安定郡王子觀卒

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時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殷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高麗王晫卒子韺立○二月金命州郡無學者並建置之。三月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夏四月許及之罷。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五月追封岳飛爲鄂王。秋八月張孝伯罷。冬十月以張巖參知政事。十一月以伯栩爲安定郡王。十二月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兼同知國用事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置國用司總覈內外財用措克民財州郡騷動焉

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春三月費士寅罷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以圖恢復士寅固辭遂罷師入鞏州郎入鞏州來遠鎮唐州得諜者言宋屯兵鄂岳將謀北伐金主命樞密院移文于宋依指約撤新兵毋縱入境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以李奕爲鎮江都統皇甫斌爲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啓釁竄岳于建寧府韓侂胄銳意恢復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恐啓邊釁且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五月詔以衛國公曮爲皇子進封榮王。○金以僕散揆爲宣撫使會兵于河南金主聞宋將見伐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

不服恐不敢畔盟完顏匡獨曰彼取先世關貿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金主然之乃命平章僕散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宋戚拱復漣水縣六月金人復取之○以程松為四川制置使○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重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陳自強援文彥博故事乞令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侍御史鄧友龍等繼以為請詔從之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遂置機速房於私第以圖恢復權勢日盛至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以蘇師旦為安遠軍節度使領閤門事韓侂胄恢復之議皆師旦發之以韓侂胄兼國用使○八月金罷河南宣撫使司僕散揆至汴移文責宋敗盟宋三省樞密院答言皆邊臣生事已行黜責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宋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遣虹縣民蘇貴等為閒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它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讋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備窮蹙餒疲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于金主時金群臣皆勸先事金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閱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九月劉德秀罷○陳景俊如金韓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景俊往賀正旦以丘崈為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韓侂胄聞金命僕散揆宣撫河南乃以崈應之初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崈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意敗盟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謀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大旱○師襲比陽殺金阿里根撒觀○師焚黃澗獲金高顯○冬十二月金趙之傑來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以

其禮偕請帝還內從之

丙寅

二年金泰和六年夏襄宗安全應天元年蒙古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元年春正月師入撒牟谷獲金揭剌○三月以陳仲為京湖宣撫使仲遂致仕仲為吏部尚書以韓侂胄當國恒不樂欲去及北伐之議起上書切諫侂胄故首以落閫命仲遂致仕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為副使韓侂胄欲以四月分道出兵故有是命曦由是得擅兵馬財賦之政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其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殊不悟其變陳景俊還自金景俊還金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亦區侵擾益甚群臣以渝盟為言朕惟和好歲久委曲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金更定比保法以五家為鄰五鄰為保以相檢察城郭則置坊正村社則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稅勸課農桑又設主首以佐里正錢象祖罷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illegible]以[illegible]避事奪二官信州居住夏四月以薛叔似為湖北京西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兼副使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下納粟補官之令○遣衛卒戍淮東○追[illegible]論檜主和誤國之罪奪王爵降封衛國公改諡繆醜復泗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金命其平章政事僕散揆領行省事會兵于汴以宋渝盟也吳曦謀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

曦久蓄異謀及得志與其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爲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五月王大節師師復蔡州不克而潰○以伐金詔四方及告于天地廟社韓侂胄請帝降內批云北虜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書明示海內翌日乃下北伐之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肆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逆其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後慢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論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強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爲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壁越六日以伐金告于天地廟社金以僕散揆完顏匡爲左右副元帥金以宋畔盟告于天地廟社以釁區爲副元帥遣兵分守要害而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李爽師師圍壽州○郭倬李汝翼田俊邁會師圍宿州敗績金人執俊邁○皇甫斌敗績于唐州○秦世輔之師潰于城固縣○詔以太祖十世孫均爲沂靖惠王柄嗣柄孝宗孫而魏惠憲王愷之子也均之父曰希瞿六月李爽敗績于壽州○鄧友龍免以丘崈爲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崈代之駐揚州崈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於是王大節郭倬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田琳復壽春府○秋七月蘇師旦有罪韶州安置韓侂胄聞師屢敗始覺爲蘇師旦所誤一夕招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竄

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壁參知政事○夏李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立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友子也純佑未幾死戚春敗績于邳州○九月金蒲察貞取和尚原○冬十月金人分道來侵紇石烈執中圍楚州僕散揆分兵爲九道南下揆以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以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以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執中以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以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以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以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溫以兵五千出鹽川完顏璘以兵五千出來遠丙子執中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朝廷始懼十一月詔郭杲師師次于眞州以援兩淮○以丘崈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或勸崈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崈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完顏匡入光化棗陽襄陽軍隨州○金僕散揆渡淮入安豐軍遂圍和州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步即遣奧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將何汝礪公佐以爲誠然悉衆屯花靨以備之揆乃遣實不等晝度八疊駐于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宋陣宋師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乘潁口下安豐軍及霍丘縣進圍和州屯于瓦梁河以控眞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公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以陳謙爲湖北京西宣撫副使○金紇石烈子仁入滁州○金完顏匡圍德安府○金蒲察貞入西和州十二月入成州○金紇石烈子仁入眞州州之士民大潰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濟逃者大有所全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吳曦焚河池退保青野原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共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

戰以堅佐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納以若按兵閒境不爲異
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
封冊一依康王故事吏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旌麾所
指畫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略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疾
人吳端署爲水洛城翊檢使遣之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
松在與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于綱及蒲
察貞破和尚原秋池堅西和州曦將王喜革方力戰怨賤
簿令忍保黑谷軍邊潰貞入成州曦因夢河池退壁青野
原金人無復顧虜閒陝大震轉運
判官陳咸言曦反程松不之信也
金紇石烈子仁侵六合

郭倪遣師救之戰于胥浦橋敗績倪棄揚州走○金完顏

充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
關吳曦陽金兵至因撤焉關之
戍金人由散閣谷進出關
後思孤軍不能支關遂陷
丘崈遣使如金師議和金僕散

揆從之遂還師下蔡和州圍解揆然與宋通和罷兵瞻得
韓琦五世孫元靖遣之濟

任丘崈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
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崈
使畢其說始露講辭之意崈審使人謀送北歸俾扣其胄
既而元靖田得金行者幅紙崈以聞于親韓佗胄方以師
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前崈募人持
書幣赴敵啓議和崈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撫
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崈以上問帝諭崈使歸罪
是將崈乃復遣王文釆姓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
誠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巳歿卿抵曰詭胄呂無意
用兵師曰等豈敢專極文釆蓬宜復遣文釆及林林宇歸
相繼以姓因許還其准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
崈聞于朝朝廷乃以報書令陳壁姓焉壁至揆遂自和州
還師次于下蔡於是金人在淮
南者皆去惟留一軍守濠州
金立吳曦爲蜀國王大散
關與
破曦乃恩壁興州之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曦于置口曦
且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爲郡曦畫出以付年仍獻
階州遂自置口還與州綱乃以金主命遣假太倉使馬良
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國王曦家受之翌日召候歸諭

愆言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揚聯之
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户一朝掃地盡矣曦
曰吾意巳決即遣郭澄奉表
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
許叔似陳謙免以吳曦爲湖
北京西路宣撫使知江陵府叔似素以功業自期及臨事
絶無可稱屬部多問故坐免

程松自興元逃歸金完顏抄合攻鳳州松求援于吳曦曦
紿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
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皆成和罵四川以和馳書諷松使
去松尚未悟其變會報金兵至民大奔松函趣米倉山而
遣自澗州間孫至重慶猪遣書乞臨稽于曦舞爲蜀王曦
遣使以匣封致覲松望見匣疑爲劍也大恐即急走使者
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智程出峽
西向捲渡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蒙古太祖皇帝即

位于斡難河初天台阿蘭寡居比漠曇有光明與其腹一
乳三子長曰字完合巻占次曰字合撒赤孛
孛字沒客兒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爲部曰合答
吉日散肘曰吉押又謂之扎即剌氏居于烏桓之北與畏

隆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錄
于達曰　烈祖諱葉速該李敦察兒之九世孫也攻塔塔
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眞還次于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
烈祖因以帖木眞諱之是爲　太祖皇帝　烈祖卒　太
祖皇帝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部泰赤烏合七
部人兒三萬攻之　太祖皇帝與其母月倫太后奉部人
爲十三翼大戰于恭闊班朱思之野泰亦烏等敗去　太
祖皇帝因得少要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
誅曰帖木眞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眞吾主也因惡歸
　太祖皇帝泰赤烏部遂獵既而　太祖皇帝爲塔兒怒
台所執其部人後魯罕失剌家羅　太祖皇帝且命子赤
老溫妾寶焉赤樂塔塔兒部叛金　太祖皇帝自斡難河
飲衆會金師ョ滅之以功授　太祖皇帝爲察兀禿魯禿
中國之招討使也　太祖皇帝以克烈乃發二部強盛事
之甚雖乃忘反侵掠之　大祖皇帝求援于月兒斤部月
兒斤殺其使　太祖皇帝怒與戰于粟發盟陀山月兒斤
大敗　太祖皇帝還居于塔剌虐之野諸部爲克烈所敗
者多師焉巳而克烈王可汗蔑殘其族王可汗之弟也力

可哈剌不能堪叛歸乃蠻部共立亦難赤為可汗以兵敗王可汗盡取其衆王可汗出走　太祖皇帝以其與烈祖使有好自怯綠連河迎之會于土兀剌河結為父子因攻滅里乞兀都夷二部掠其貴財以給王可汗王可汗部衆亦稍有歸者　太祖皇帝遂與共攻乃蠻部盃祿可汗敗于黑辛八石盡虜其衆王可汗漸強因害　太祖皇帝之得人欲圖　太祖皇帝　太祖皇帝辭去次于撒里川而王可汗移居于土兀剌河王可汗之子亦剌哈等率衆至為乃蠻部所掠王可汗復遣人告　太祖皇帝攻乃蠻以報之　太祖皇帝即遣博兒木博兒忽木華黎赤老溫四人將兵赴之遂盡奪其所掠歸于王可汗　太祖皇帝復與母弟槊只合撒兒攻乃蠻大敗其衆而還乃蠻部因是衰弱　太祖皇帝乃會王可汗于薩里川不魯古崖復帥衆攻泰赤烏部大戰于斡難河泰赤烏部長充思敗走於是弘吉剌等五部會盟將攻　太祖皇帝及王可汗　太祖皇帝迎戰于盃亦剌川大敗之而王可汗之弟扎阿紺孛等叛王可汗殘忽迯降乃蠻王可汗以衆居于忽八海牙山　太祖皇帝居于撒撒兒山塔塔兒部與弘吉剌等

七部亦怨桑只合撒兒侵掠曾于犍河共立扎木合部長為菊兒可汗將攻　太祖皇帝　太祖皇帝帥衆與諸部戰于海剌兒怙尼火魯罕之野敗之菊兒可汗遁去弘吉剌部遂降于　太祖皇帝自王可汗為下所逐　太祖皇帝奉之五年而益勤金泰和二年秋乃蠻盃祿可汗率六部之衆攻　太祖皇帝及王可汗　太祖皇帝與戰于闊亦壇之野會大雪乃蠻軍潰而去冬　太祖皇帝居于阿不扎闊忒哥兒山王可汗居于別里怯沙陀中　太祖皇帝求婚于王可汗王可汗不許由是　太祖皇帝諜之崩兒可汗聞之往說王可汗之子亦剌合言　太祖皇帝將行不利于王可汗亦剌哈信之遂以兵焚　太祖皇帝牧地泰和三年王可汗與亦剌哈謀遣使詐以定婚召　太祖皇帝　太祖皇帝以為誠然而往王可汗之牧馬人乞失力與弟把歹知其謀以告　太祖皇帝　太祖皇帝乃止而帥衆與王可汗戰于合蘭只之野王可汗兵敗矢中亦剌哈之頰乃斂兵　太祖皇帝次于斡兒答兀有戰四千六百因循哈勒合河而進至董哥澤遣阿兒海致言于王可汗曰昔汝菊律可汗謂汝奪其兒忽兒扎忽思孫掠

可汗之位而肆殺戮于昆弟故遁汝于哈剌溫之隘汝窮迫無計以百騎來依我先人我先人借汝以雪恥備歷險阻以破其國菊律可汗僅以身免走死河西我先人盡以其土地人民歸汝結為援昔故我事汝如父嗣尔汝有窮厄我盡心以敎恤使汝得至于今我何負於汝而欲加害於我哉王可汗大軟欲上亦哈剌不肯曰彼能勝我聽取我國若我勝彼當亦取其國耳因進兵　太祖皇帝與木華黎博兒木博兒忽赤老溫飲水于班朮河誓必報其讎遂大會屬部于斡難河原而進擊王可汗于撒撒兒運都山大敗之王可汗與亦剌哈以數騎遁至捏群兀孫河乃蠻部人執王可汗殺之亦剌哈奔西夏亦為人所殺克剌遂亡　太祖皇帝以乞失力拔歹有功命為千戶賜號答剌罕因大獵于帖失拔川宣布號令而還乃蠻太陽可汗遣月忽難告于王孫部長阿剌忽思曰近聞東西有稱王者日月在天了然可知世豈有二主哉君能益吾右翼奪其弧矢手阿剌忽思遣人以其言告于　太祖皇帝具以所部附之泰和四年春　太祖皇帝大會屬部于帖木垓川謀攻乃蠻以虎別來招別二人為前鋒與乃蠻太陽可

汗蔑兒乞部長脫脫克烈部長扎阿紺孛斡亦剌部長忽都花別吉并扎木合朶兒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立部戰于按臺太陽可汗敗死諸部悉潰　太祖皇帝益以盛強泰和五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及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建九游白旗自號為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　太祖皇帝之貢允濟奇　太祖皇帝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　太祖皇帝聞而憾之

蒙古滅乃蠻執盃祿可汗以歸

丁卯

三年　金泰和七年　太祖皇帝二年　春正月丘崈罷詔張巖督視江淮軍馬

金僕散揆退師朝廷遂不復應崈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冑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向侂冑大怒罷崈奉祠

以陳自強兼樞密使○吳曦反稱蜀王于興州

號日治所為行宮改元置百官階用乘輿服飾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奉表稱

謝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爲統帥遣祿祁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徙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其他名士如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者甚衆

金僕散揆有疾命左丞相完顏宗浩兼都元帥行省事于汴以代之○二月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吳曦以輔知遂寧府輔遂棄成都如遂寧知成都府楊輔嘗言吳曦必反及程松逃歸朝廷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詔至人皆勸以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於是遷廷不發號乃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

以知建康府葉適爲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其法度焉

金平章政事僕散揆卒于下蔡揆爲政多惠人樂爲用號名將相

四川轉運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監四川總領所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計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四川宣撫使司隨軍轉運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囑夢錫以書致巨源且召之巨原至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原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講誅曦好義曰此事揩死般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罷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時堅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夷勇之臣邪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旦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于楊輔以安長史爲宣撫命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旨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于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總貴貴遽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級及僭帝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嘗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术虎高琪奉冊於曦未至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云傳聞不一深以爲歎或以權宜割地姑爲保全蜀之計此亦排難解紛之舉爲一壺傳果或有之更望然憑若恩自上出增光前烈豈不美歟蓋將許其王封世且及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肖賊者也能討逆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殺曦當不次於公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軟嫂大書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焉

方信孺如金師韓侂胄募可以報使于金帥府者近臣以萬山縣丞方信孺薦

進以信孺爲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侂胄召至都堂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詞以荅之侂胄矍然信孺遂持丘崈書以行

三月安丙使劉昌國復階州李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鋭復大散關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爲蜀要害宜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好義又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齎十日糧可濟丙從之於是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已而成階鳳州大散關皆復

以楊輔爲四川宣撫使知成都府安丙爲副使知沔州許奕爲四川宣諭使吳曦既誅安丙起楊輔還成都沔州即興州以吳曦反故更名

治程松棄蜀

罪澧州安置○金以完顏匡為左副元帥○夏四月以陳
侗為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侗伸弟也有吏材所至以惠政聞金以
紇石烈子仁為右副元帥○召楊輔還以吳獵為四川制
置使○以錢象祖參知政事○金人復入大散關○太皇
太后謝氏崩○五月李好義襲秦州閭皂角堡金木虎高
琪來戰好義敗績好義還為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六月林拱辰如金通謝
也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初吳曦誅并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
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徽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
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怨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
丙令書輸其賞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
橋而敗丙輸密使與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于閬州獄至

大安龍尾舖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大旱蝗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
秋七月以不倚為嗣濮王○九月金左丞相兼都元帥完
顏宗浩卒于汴○貶國信所參謀官方信孺于臨江軍信孺
至濠州紇石烈子仁要以五事曰稱臣割地還俘獲罪首
謀增歲幣止信孺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信孺曰反
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
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
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之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
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辭對不少屈宗浩授以
報書曰和與戰使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奏遂官
義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朝廷從之
復遣信孺往信孺至汴宗浩猶執初議信孺曰五事已從
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宗浩見其忠懷乃曰割
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
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乃密為定約遣信孺還信孺至臨

安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
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還
以稽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辭信孺不為動辭命者曰此事
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
代以通謝錢令得比求彼書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
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緩
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耶盡割大江為
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定犒軍銀
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
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
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
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
折強敵數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聘人皆惜之葬成肅皇后○以趙淳為
江淮制置使張巖免韓侂胄以和議未成欲復出師乃以淳鎮江淮而免張巖巖開督府凡九
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成功王柟如金師持書赴完顏匡師所在柟倫之孫也蒙古

取夏斡羅孩城○冬十一月史彌遠殺韓侂胄于玉津園
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
而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
畏侂胄莫敢言者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
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
因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
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恐事泄請命其兄楊
次山擇群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
彌遠請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見忤侂胄乃先白象祖
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璧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
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
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象祖
欲奏審覆詔事留恐泄乃已彌遠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
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夏震呵止于
滌從者宦戢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後命于
彌遠及象祖二人乃入宮以誅侂胄事上聞帝未之信三

日猶以爲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冑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寵福州觀察使侂冑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出其門廟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爲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有度限頗者撿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故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夕投獻首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趙師㢠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冑當之不辭其變妄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則與坐侍勢驕倨揍庭皆畏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素極矣陳自強有罪免韓侂冑既死錢象祖探榜中堂帖自強曰有旨丞相罷致自強即上馬額曰望大參保全明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遣使誅蘇師旦于韶州○治韓侂冑黨與安置鄧友龍等于嶺南貶李壁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等官秩有差鄧友龍循州郭倪梅州郭僎連州並除名安置以衛涇簽書樞密院事○立榮王曮爲皇太子更名幬赦○十二月以丘崈爲江淮制置大使知建康府○罷山東京東京西路招撫司○以錢象祖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冑欲內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附於口侂冑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者大中曰禍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不許凡十二年而復起金翰林直學士陳大任進所修遼史○金戶部籍今年境內民數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此金版籍之極盛也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太祖皇帝三年春正月王柟還自汴柟至汴請依靖康正

月請和故事世爲伯姪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于金主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冑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冑事柟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柟曰韓侂冑貴顯幾年矣柟曰十餘年矣平章重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顏而笑和議始決遣柟持書求函侂冑首以贖淮南安定郡王伯栩卒○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許奕如金師○二月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三月復秦檜爵謚○以韓侂冑蘇師旦首畀金人先是右諫議大夫葉時殿中侍御史黃疇若御史章燮余崇龜等上書乞梟侂冑首于兩淮以謝天下報及王柟還以是爲請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令副將尹明斲棺取首詔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冑及師旦二人之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之地臨安府大火火凡四日焚官舍二十區民舍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城中廬舍什去其七官多徙舟以居民訛言相驚亡賴因而縱火爲姦夏四月安置陳自強于雷州○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王柟以韓侂冑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竿二首并懸二人畫像于通衢俾百姓縱觀然後漆而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歸大散關及濠州于宋衛涇罷○鄭應龍如金賀生辰也林大中卒○以史彌遠兼參知政事○秋七月召丘崈同知樞密院事未至而卒崈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鑰持論堅正忤韓侂冑意奉祠累年機初爲大常少卿侂冑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

不奚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押贊之功爲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許奕及金完顏侃來奕至金金主答書遣侃爲宋諭成使來報九月及金平完顏侃既入見乃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爲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彌遠既相召用正人故老釐正紹熙諡史褒贈偽學黨人朝廷頓之小康以伯柷爲安定郡王○十一月史彌遠以母喪去位○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永濟小字興勝世宗第七子也金主感嗽疾甚篤念已無子而諸叔兄弟多在以永濟柔弱無智能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遂留不遣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與平章政事完顏匡定策奉永濟即位章宗承世宗治平之後正禮樂脩刑法定官

制典章文物粲然可觀然婢寵擅朝號忌宗室傳授非人金源自此衰矣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十二月錢象祖罷○蒙古滅蔑里乞部○斡亦剌部降于蒙古

二年金衛紹王永濟大安元年太祖皇帝四年春正月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王亦都護聞蒙古盛強遣使至蒙古議和會蒙古遣按力也奴等至亦都護大喜即使別古思等至蒙古謝請率其衆爲臣子太祖皇帝大悅遣使謝之亦都護復奉珍寶方物以獻情好遂篤既而亦都護朝太祖皇帝于結連河請尚公主太祖皇帝許之因列亦都護于諸子中爲第五云畏吾兒唐之高昌也夏四月金主永濟殺章宗元妃李氏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爲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踰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診胎形已失范氏願削髮爲尼金主乃以章宗內人范氏擾其遺腹詔中外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爲右丞相五月起復史彌遠爲右丞相○蒙古入夏靈州夏主安全降太祖皇帝入靈州夏主安全降獻女爲好夏自是益衰秋八月以安丙爲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罷宣撫司○詔皇太子更名詢○冬十二月賜煥章閣待制朱熹諡曰文從考功郎官劉彌正之議也○蒙古侵金

三年金大安二年太祖皇帝五年夏皇建元年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金主立其子胙王從恪爲太子○秋八月夏人寇金

葭州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爲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冬十二月婁機罷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號列姓名及其可用之資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禁侍讀說邊事蒙古太祖皇帝怒金主之嘗欲害己也數以兵侵掠金西北之境斬城國人皇皇遂禁百姓不得傳說邊事[illegible]昌撫州[illegible]

通鑑續編卷第十九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

四年（金大安三年　太祖皇帝七年　夏神宗遵頊光定元年）春三月臨安府大火（火二日乃熄官寺多焚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火息乃還太廟省部寓治驛寺）西域哈兒廉部降于蒙古○夏四月蒙古侵金金使粘合合打乞和蒙古不許（初金納合買住鎮守北鄙知蒙古將侵安壤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違歲不休逮破大水濼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乞和太祖皇帝不許）金命其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

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胡沙虎即執中阿疎裔孫也）六月余嶸如金不至而復（賀生辰也金有蒙古之難不至而還自是宋使多不能達而金亦則不廢常禮）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禦蒙古于灰河紇石烈胡沙虎遁還金師遂敗績蒙古取大同府桓撫州及西北州縣（千家奴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攻烏月營取之千家奴師衆禦于灰河相持三日太祖皇帝率精騎三千至安定之北胡沙虎即以麾下勁卒七千遯去於是千家奴等兵皆敗走蒙古追至翠屏口金師又敗蒙古遂取西京及桓撫州太祖皇帝復遣其大太子朮赤二太子察哈多三太子太宗皇帝迪韓可乃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自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閭

九月金完顏胡沙師南還蒙古追之金師潰于會河堡蒙古入居庸關而去（蒙古自撫州進攻奉聖州破之遂至野狐嶺時金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于嶺下蒙古兵至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太祖皇帝聞之進兵于獾兒觜九斤遣明安間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太祖皇帝遂與九斤等戰金師大敗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退走宣平縣中土豪請爲前鋒胡沙不能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乃謀走也今敗矣胡沙不從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川金兵大潰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德蒙古兵乘勝薄宣德遂克晉安府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輙出城蒙古遊突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所會衛卒自請迎戰

蒙古兵既退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朮虎高琪屯門外）冬十月詔江淮京湖四川謹飭邊備（以金有蒙古之難也）十一月金以徒單鎰爲右丞相（鎰爲上京留守聞蒙古兵日攻西北上言曰自國家與違三交兵以來彼取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併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瑾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建謀及桓昌撫沒于蒙古金主始悔中都戒嚴鎰聞之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欲拜古相鎰至奏曰遼東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金紇石烈胡沙虎至燕以爲右副元帥帥師次于嬀川（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帑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杖淶水令至中都金主不問其罪而以爲副元帥胡沙虎請兵

二萬北屯宣德金主與三千人屯媯川胡沙虎不悅

金獨吉千家奴免貶完顏胡沙爲咸平路兵馬總管

厥河會河之敗金之精銳皆盡衆謂二師必誅及千家奴止除名而胡沙降官由是將士不用命矣

金益都盜楊安兒寇掠山東州縣

初益都楊安國少無賴以粥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安兒安國因以自名泰和中金人南伐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縣捕之安兒時爲群盜訴請降隷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爲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掠州縣殺掠官吏安兒以其舅劉全爲帥展徽王敏爲謀主汲君立王琳閻通董友張正忠孫武正等爲將山東大擾

壬申

五年

金崇寧元年太祖皇帝七年

春三月夏人寇金葭州

乘其有蒙古之難也

金紇石烈胡沙虎有罪放歸田里

胡沙虎欲移屯南口上言曰達旦兵來以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爲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蒙古取金宣德府

太祖皇帝既克宣德遂攻德興府坎嘯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太祖皇帝與赤駒駙馬復攤楮以登而射之金人潰太祖皇帝始得脫身走四太子睿宗皇帝諱拖雷因盡取德興府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夏五月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昊旵嗣

昊旵尋卒無子其壻陳日煚遂主國事

昊旵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壻陳日煚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亡

金以空名敕牒募人買之

○金河東陝西大饑

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

金泰始盜劉二祖寇掠淄沂州○秋七月雨太廟屋壞

癸酉

六年

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太祖皇帝八年

春正月宇文紹節卒○三月權鈔罷○夏四月以章良能參知政事

○五月金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爲右副元帥帥師次于城北○夏人寇金保安州慶陽府○金完顏綱及蒙古戰于縉山金師敗績

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屯縉山以備邊善撫士卒皆樂爲用及蒙古兵將至左丞完顏綱行省事于縉山徒單鎰曰高琪在彼行省不必自往也若益兵助之彼之功即公之功矣綱不從果大敗敵勢益張

秋八月金胡沙虎弒其主永濟九月昇王珣立以胡沙虎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

胡沙虎帥士三千屯中都城北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剌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八月壬辰中夜分其軍爲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

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達旦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刺殺之并其從者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而死進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癸巳以兵逼金主出宮乘素東至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尚宮左夫人鄭氏爲內職掌寶璽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爲豎逆奪璽耶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百餘人丞相徒單鎰時以疾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兵士索入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

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然之乃遣宦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請完顏綱還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使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甲辰王至燕即位珣本名吾睹顯宗庶長子蒙古使乙里只如金議和且請昏也金以徒單鎰為左丞相○閏月金主立其子守忠為太子○金追廢其主永濟為東海郡侯○冬十月 蒙古復使乙里只如金○金朮虎高琪及 蒙古戰于燕城北金師敗績 蒙古遂圍中都太祖皇帝兵至懷來鎮金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 蒙古乘勝至古北口 太祖皇帝留可忒薄察等師軍守之而自以衆趨居庸關金人堅壁拒之 太祖皇帝不得入乃命哲別帥兵趨紫荊口距中都二百里胡沙虎欲請之南至涿易聚兵擊之及 蒙古兵至金戍卒奔潰可忒薄察以兵會 太祖皇帝攻破涿易至皇河之內欲渡高擒胡沙虎方病足乘車督戰 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公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論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可見日金師大潰 蒙古兵遂圍燕京金朮虎高琪還自帥殺紇石烈胡沙虎金主命暴胡沙虎之罪以高琪為左副元帥高琪戰敗自度必為胡沙虎所殺乃以糺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絓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蒙古取金涿州○十一月夏人寇金會州○蒙古徇金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十二月夏人陷金涇州○蒙古分兵徇金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太祖皇帝留怯台及哈台攻燕城之外分

所降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達旦兵為三道命太子朮赤察合歹斡可歹三人分將循太行而南攻河北河東諸州時中原諸路之兵皆發往山後一帶防遏州郡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為兵上城守禦 蒙古兵至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懷孟諸郡皆不戰而降 蒙古兵遂由真定威州趙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亦遵海而東破平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而 太祖皇帝自將由中道破雄莫青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還中都眞德秀如金不至而復賀即位也

七年金貞祐二年太祖皇帝九年春正月章良能卒○蒙古徇金彰德府知府事黃摑九住死之徇懷州節度使宋扆死之○二月金使完顏承暉乞和于 蒙古太祖皇帝還自山東次于中都城北金平章政事高琪言于金主曰達旦人馬罷病當乘此一戰承暉曰不可我軍雖在都城家屬則居各郡其人心去留未可知若出兵與戰敗則潰散勝則亦亡社稷安危在此一舉盡遣使議和得彼出居庸關後圖乃可議耳金主然之乃遣承暉往乞和且許以公主歸之金銀繒帛各萬兩匹 太祖皇帝許之蒙古使乙里只扎八如金納幣也 蒙古木華黎侵金遼西州縣○三月召安丙同知樞密院事以董居誼為四川制置使丙未至改知潭州○金人來求歲幣弗與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故來督之起居舍人真德秀以為不宜與從之蒙古使乙里只扎八如金逆女金以東海郡侯女歸之是為公主皇后金命諸人納粟買官○蒙古取金嵐州節度使烏古論仲溫死之○夏四月金及 蒙古平太祖皇帝既成盟乃出居

廣北還金王使承暉送之至所地而返遂以蒙古允和大赦國內蒙古勢日強大然止居故地塓

金以僕散安貞爲諸路宣撫使 時山東州縣多被兵燹河東河北惟真定清汾大名東平徐邳海數郡僅存蒙古兵既退乃以安貞宣撫安集遺衆

金尚書左丞相徒單鎰卒 蒙古兵退金主將遷都于汴鎰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鎰明敏方正問學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衛王之弑蒙古之難排危爲安惟鎰是頼焉

蒙古置行尚書省于宣平以撒沒喝領其事 統金降民

蒙古木華黎徇金大定府爲古論寅荅虎以城降之 木華黎進兵北京金守將銀青帥衆二十萬禦于花道而敗入城固守擇將完顏習烈高德玉殺銀青推寅荅虎爲帥寅荅虎遂舉城降之木華黎怒欲坑其民蕭阿先諫曰遼西以北京爲重鎮當撫以慰衆望奈何坑之木華黎乃止以寅荅虎爲北京留守吾也兒權兵馬都元帥府事

蒙古徇金顯州守將史天倪蕭勃迭帥所部降之○五月金主遷都于汴命平章政事完顏承暉奉太子以守燕 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遷于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守中都遂與六宮發行七月乙亥金主至南京 蒙古太祖皇帝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欵我之計耳復圖南侵

金主至良鄉糺軍反奉斫荅等爲帥降于蒙古秋七月蒙古使明安帥師會之遂同圍燕 金主之南遷也至良鄉命護衛糺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糺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素温而推斫荅及比涉兒扎刺兒三人爲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荅擊敗之軍勢既張遣使乞降於 蒙古太祖皇帝方怒金之南遷遂遣明安援斫荅斫荅合其兵以圍燕京

以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夏人請會師以伐金不報 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欲復故疆董居誼以力入蜀不報

八月金主召太子守忠于燕 蒙古兵圍中都金主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爲不可平章朮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鄙有守則都城無虞昔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夏人寇金慶原延安積石州○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蒙古兵徇金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蒙古取金成州○十二月蒙古兵徇懿州節度使高閭山死之○金石天應以興中府張鯨以錦州降于 蒙古○嗣秀王師揆卒○金濰州

紅襖賊李全寇掠山東州縣 全濰州北海農家子銑頭蠢津推諸善下人弓馬趫捷能運鐵鎗人號爲李鐵鎗金主自遷汴賊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阽險群聚爲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衲襖以相識全與仲兄福亦聚衆數千剽掠山東劉慶福國用安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之

乙亥

八年 金貞祐三年 大祖皇帝十年

春正月以師禹嗣秀王 師禹師揆弟也

夏人寇金環州○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叛自通州以其師降于 蒙古○金太子守忠卒○二月雷孝友罷○金以抹撚盡忠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金僕散安貞討揚安兒安兒敗死其黨奉安兒妹以掠山東 揚安兒之衆日盛鈔掠莒密僕散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歷黃摑

將花帽軍討敗之戮其衆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安兒妹四娘子狡猾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掠食山東衆尚萬餘三月金夾谷石里哥斬劉二祖餘黨復推霍儀爲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安定郡王伯祝卒○夏五月金右丞相都元帥完顏承暉自殺抹撚盡忠棄城南奔 蒙古入燕立行中書省以守之蒙古兵圍燕承暉以左丞抹撚盡忠久在軍旅委以心腹而已總持大綱期以保完都城及蒲察七斤叛中都益急金主遣左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兵三萬九千中丞李英運糧救之承暉遣間使奉蠟書奏曰七斤旣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永錫軍至涿州之旋風寨與蒙古兵遇而潰李英收清滄義軍數萬以進遇蒙古兵于霸州英敗衆素無紀律又值被酒遂大敗盡失

其所運糧而還由是中都孤立內外不通時平章朮虎高琪居中專政忌承暉成功諸將又皆頓望雖屢遣援兵而終無一人至中都者完顏素蘭上書備言高琪處亂紀綱戕害忠良不欲國家平治之罪請逐之金主不能用中都被圍旣久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旣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二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大略論國家至計及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師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飲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授筆曰處亦謀訣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知仰藥死矣家人怱怱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 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 太祖皇帝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所擊其府庫之實比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豈得至此師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殺之秋七月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簽書樞密院事○詔沂王嗣子均更名貴和○金改交鈔爲貞祐寶券自泰和以來交鈔日多而輕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二百貫千貫謂之大鈔初雖稍重未幾益輕而商旅市邑視爲無用之物富家內因藏鏹之限外欒交鈔屢更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錢多入于宋矣至是改交鈔名貞祐寶券而弊如故八月金命參知政事侯摯行中書省于河北○金置行省于陝西行樞密院于徐州歸德府元帥府于東平益都太原潞州行總管府于要害州

縣時盜賊所在蜂起故也九月金定縣官募民進粮遷官令司縣官能募民進粮五千石以上減一資考一萬石以上遷一官減二資考二萬石以上遷一官升一等金定敗敵功賞令隨處主帥及官軍義軍將校有能率衆復取中都者封王遷一品階授二品職能戰却敵善誘降人取附都州縣者子本處長官散官陞遷授餘州縣遷減二等諸色人以功賜國姓者能以千人敗敵三千人賜及緦麻以上親二千人以上賜及大功以上親千人以上賜止其家又以空名宣敕付陝西宣撫司遷授冬十月夏人冦金保安延安陷臨洮○金命尚書左丞相僕散端兼都元帥行省事于陝西樞密副使僕散安貞行院事于徐州○金以衍聖公孔元措爲太常博士金主以元措聖人之後山東寇盜縱橫恐罹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反絕之也故有是命蒙古三合侯金潼關不克遂

自嵩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

太祖皇帝次魚兒濼遣三合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棚輒以鐵鎗相鏁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十月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乃還陝州自三門析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度還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太祖皇帝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免盍遂舍之撒沒喝不肯遣人謂金曰君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主為王故議不成時兩河已為蒙古所破毀山東遼東又為群盜所據念勢既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宋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真德秀上奏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達旦西夏來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遊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群盜縱横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直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為鑒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次陷我都城之侯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民自開闢以來戎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觀達旦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直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鄰亦必以祖述女直已行之故智蓋女直昔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餽吾之所欲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直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徼吾之所荅乎從之則要索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待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群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偷旦夕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旋啓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摟置群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為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也

十一月以伯淵為安定

郡王○金以王世安為淮南招撫使

世安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招撫使選驍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紅襖賊及宋官自是南侵之謀興矣

夏人寇金綏德○蒙古兵徇金彰德知府陀滿斜烈死之○十二月蒙古兵徇金大名府○蒙古殺張鯨鯨弟致據錦州反

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奪忽闌徹里以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兵吏還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遣兵徇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郡皆下之木華黎帥先鋒蒙古不花之繼帥兀葉兒等軍討之州郡皆復降

九年

金貞祐四年　太祖皇帝十一年

春正月　蒙古取金曹州○金立遂王守禮為太子更名守緒控制樞密院事○二月　蒙古圍金太原○金以胥鼎為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蒙古取金霍山諸隘○夏五月金以尚書右丞侯摯行省事于東平○六月張致降金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金改宣撫為經略使○秋七月金侯摯斬賊郝定

摯擊紅襖賊訊之知其原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兗單等州有眾數十萬官軍不能討摯帥師進擊執定誅之

八月金定僧道納粟補監寺威儀之令○夏人寇金安塞堡○蒙古徇金延安及防代州經略使奧屯醜和尚死之○冬十月　蒙古取金潼關節度使泥龐古蒲魯虎死之○蒙古兵徇金汝州○十一月　蒙古兵次于沔池金右副

元帥蒲察阿里不孫奔還○十二月金以术虎高琪爲書右丞相時蒙古進兵至陝州自關已西皆列營撫進亘數百里次嵩汝閒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策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與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外郡殘破不復憂恤金主惑之以故國勢益衰

蒙古兵徇金平陽太原大名府○蒙古木華黎圍錦州殺張致木華黎以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兀葉兒率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赴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

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賊閒溜石破圍果以兵救之蒙古不花以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賊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賊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自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遼西平陳伯震如金○金胥鼎會師敗蒙古于平陽鼎聞蒙古兵度潼關即遣必蘭阿魯帶徒單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護汴京又遣僕散摺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左丞遣還平陽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撤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略司相與會師爲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集津北渡而還至平陽鼎敗

金人復取潼關

十年金興定元年　太祖皇帝十二年春正月蒙古徇金霸州○二月

金鑄貞祐通寶自百至三千等之爲十凡一貫當寶券千貫聽各路轉運司印造與藉券參用而鈔

陳伯震還自金伯震將還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飢民沿淮爲亂耳宋人何故攻我盖自金有蒙古之難宋不遣歲幣者六年术虎高琪又以境土日蹙勸金主南侵以自廣金主曰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高琪言不已金主惑之故於伯震之陛辭言及以爲用兵之端蒙古徇忻代州○金尚書省乞罷府州學生廩給金主不許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不許金以苗道潤爲中都留守兼經略使知中山府河北隊長苗道潤有勇略敢戰鬪能得衆心時河北群盜起道潤擊之略定城邑五十餘所故有是命三月金以武仙權知真定府事金主命數山東兵援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眞定叛應爲所便乃集粘合貞郭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爲犄角之勢圍之武仙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萬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

擬物故有是命蒙古徇金霸州○夏四月金使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分道南侵至安昌王辛敗之乃去詔江淮制置使李珏京湖制置使趙方四川制置使董居誼便宜行事賽不破宋兵于信陽隴山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榷場官盛允升殺之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至光山縣之安昌若爲廬州鈐轄王辛所敗金人乃去自是宋金之好絕詔三制置措置調遣便宜行事趙方請下詔伐金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金以元帥左都監完顏鶴行府事督苗道潤等圖復燕京○金侯摯使完顏霆敗郝儀斬之其黨皆潰○五月復漣水縣○蒙古取金沔城守將任福死之○六月以伐金詔四方從趙方之請也詔略曰犬戎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追逐之若能立非常

之動則亦有不次之賞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嗣濮王不傳卒○應純之使高忠皎沈鐸伐金圍泗州及靈壁東海碭山縣初楊安兒之冠掠山東也出沒崮峒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王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度淮之禁由是北方來者莫可遏及下詔伐金純之以沈鐸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道伐金定遠民季先以李全來歸高忠皎會其兵伐海州不克初李全隨楊安兒之妹四娘子保磨旗山因師其黨歸之四娘子因與叔通遂以為夫已而為完顏霆所敗全收其衆與楊氏及劉全保東海之呾山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廝養也嘗隨佑部綱客山陽揚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季先至山陽寅緣沈鐸得見應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招撫諭遣群豪至是遂以全衆五千附忠誠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遁屯東海九月蒙古徇金隰沁州太原中山府取磁淄濰棣博沂州○冬十月金以河南為中京金昌府○金命唐鄧蔡州行元帥府南侵金主以宋遣兵數犯其境及歲幣不至將南侵右司諫許古上疏曰若能先遣使議和則達旦聞之亦將欲逆並宜用兵以益敵恥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復成以示參政高汝礪汝陽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可乃止而詔唔仰參州率兵伐宋平章政事胥鼎切諫朮虎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畏達旦之逼專意南侵以避之有所言皆不用十二月募民納粟補官軍興故也蒙古徇金潞州都統馬甫死之取密州節度使完顏寓死之○蒙古取金益都府○金阿鄰入湫池堡天水軍遂擾大散關○李全襲金莒州取

之李福取青州福全兄也蒙古以木華黎為太師魯國王經略山南太祖皇帝以木華黎功大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帥蕃漢軍攻掠城邑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其民州人趙瑨乞以身贖其母與兄木華黎哀而免之蠡人得全活甚衆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西涼州○蒙古招別伐乃蠻屈出律敗之○蒙古太子朮赤伐烏思憾哈納思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因亦兒干等部皆降之

十一年金興定二年太祖皇帝十三年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惟純之見李全軍屢捷奏聞于朝謂中原可復史彌遠鑒韓侂冑之事不明招納密勅江淮制置使李珏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既遶地一節制放錢撥萬五千人以沈鐸為忠義副都統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輒據漣水而季先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擇方招楊友劉全來歸二月金人焚大散關○金阿鄰入皂郊堡王師金賽不圍隨州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均州守臣庭筠之棄城走三月金訛可入光化軍○金人焚湫池堡○王逸帥四川忠義人復皂郊追金阿鄰斬之伐秦州至赤谷而潰王逸帥忠義十萬及官軍復皂郊遂進攻秦州至赤谷口逸傳河州都統劉昌祖之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大潰金烏古論長壽入西和州夏四月入成州及河池縣復侵大散關與元都統吳政敗之金人乃去○五月詔集議平戎御戎和

戎三策。金黄摑阿魯答襲敗李全于莒州。夏人寇金鄜延。蒙古徇金錦州元帥劉仲甘死之。金賈瑀殺其中都經略使苗道潤元帥右都監張柔會師伐之至紫荆關遇蒙古與戰而敗柔遂降 蒙古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道潤素與副使賈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道潤顚于道左從者驟散有何伯祥者獨下馬扶道潤道潤迸絶不能乘馬瑀伏發矢突伯祥書捨大呼殺數人賊乃遁去伯祥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足間道以聞道潤之衆無所依部曲請安民代領之賈瑀不自安遣使詣張柔曰吾已除道潤而公正直不以兵力黨惡人吾深敬之柔怒叱其使退白瑀曰汝賊吾所事主帥不即送死乃敢以此言相戮耶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讎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爲長柔方會兵趙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蹶爲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强之柔叱曰彼帥也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於主爲它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爲寇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猶[illegible]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爲二親屈遂降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

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安國用降以國用爲同知孟州事。秋八月金以李瘸驢權中都路經略使。蒙古木華黎帥蕃漢紏軍自太和嶺徇金河東遂取代隰州。九月安定郡王伯澤卒。蒙古木華黎取金太原府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死之取汾州節度使兀顏訛出虎死之。李全復密州。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徇金絳潞澤州取平陽行省李華死之木華黎圍平陽參政李華禦之矢少援絶城遂陷或謂華宜上馬突圍出華嘆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

己卯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潞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剌都死之。十二月金使呂子羽來求成至淮不納而去金主欲乘勝與宋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爲詳問使至淮中流宋人不納延去由是和好遂絶金以僕散安貞爲左副元帥。金主使其太子守禮會師南侵。户部獻今年境内民數户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口二千八百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四十一

十二年金興定三年太祖皇帝十四年春正月召董居誼還以聶子述爲四川制置使。金人侵西和知州趙彦吶敗之。金人

焚成州。金人入鳳州夷其城。金人侵隨均州信陽光化軍。金人圍光濠滁州棗陽安豐軍。吴政及金人戰于黄牛堡死之金遂侵武休關二月權興元府事趙希昔棄城走。趙方使扈再興救棗陽金完顏賽不敗走棗陽圍急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撫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帥兵三萬救之又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聽聲勢申飭諸將當遇於境上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復上號力陳不可和者七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與宗政祥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却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遂大敗而去死者不可勝計金入興元府大安軍張威敗之乃去。以曾從龍同知樞

密院事兼江淮宣撫使○以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

希夷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稱其開濟爲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謚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尚未贈謚乃上言四人爲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

金人入洋州四川制置使董居誼自利州逃歸○趙方使扈再興伐唐鄧州○夏人以書請會師以伐金詔利州安撫使丁焴許之○三月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金人焚洋州○閏月金命權中都經略使李瘸驢治雄霸以東權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治易州以西之地○賈涉使李全救淮西大敗金人于化湖陂又敗之于曹家莊安豐軍滁光濠州圍皆解○詔加全廣州觀察使

金人圍淮西既久江淮制置使李珏遣師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瀆自盱眙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之游騎遂至東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賈涉還屯義人兵爲金所用乃遣忠義軍統制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李先葛平楊德廣趙滁濠李全李福邀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紇石烈牙吾答駙馬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俘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因致所得金牌于涉詐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不之察爲請于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

金完顏賽不復圍棗陽○金僕散安貞自盱眙退師○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四川制置

使聶子述出奔福遂掠閬果州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爲號入利州聶子述退保劍門檄醴泉觀使安丙子知果州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癸仲召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遂掠閬果州

曾從龍罷○復以安丙爲四川宣撫使

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請安乃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李壁李墓亦皆以國事勉丙丙乃至果州會詔丙爲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蜀民心怨自安

金築汴京裏城

初术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illegible]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亂而金主憂擾于民募人能數號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判左廂讓察霍定和終參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還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荷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局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張柔取金雄易安保州次于滿城金武仙會師伐之敗績柔遂圍中山府金河東北郡縣多降之

蒙古使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安保諸州柔猶不忘苗道潤之讎必欲誅賈瑀而瑀據孔山臺柔攻之瑀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騎乃降柔禪瑀剖心以祭道潤時人義之遂引兵次于滿城武仙會眞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軍士道它出報下士才數百人乃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鐵其攻具從穀騎藁馬敗閑大呼入匿仙襲皆拔雍貿使偉山張旗城聲言救至曳林揚麾鼓訂以進仙兵大潰柔泥擧之仙兵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走州下之於是祁陽由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所葛鐵槍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頷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槍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金鼓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

五月張福陷遂寧府及普州六月安丙討福

誅之五月福衆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守臣張巳之棄城走福屯于普州之茗山六月甲申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蘇之路以困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于丙丙命斬其黨王才以祭楊九鼎而誅福既而張威捕莫簡及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平丙命班師而還治于利州

權知棗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城下追至鄧州而還金人圍棗陽孟宗政固守相持者九十日扈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數明佯遺金人馳逐中蒺藜者十路七八遂却走再興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人薄城東南隅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金人大敗完顏訛可引兵數萬復俾城再興與宗攻纖之涉濠半溺擊之又令守堤者佯走金人爭堤因急擊之金人多墮水中既而金人耕對樓鵝車草洞决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拔韃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悉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衆舞鏑以絢鈴自警鈴習剔犬吠宗政厚募壯士衆間突擊並人不能支盛兵日薄城宗政隨方拒之金人屢敗愈怒戰益力會王大任帥給卒冒重圍轉鬪而進內外合勢軍勢大振自甫至三史令尸橫野訛可棄甲輜重而走宗政等追之又敗之于光家莊擒獲不可勝計自是再興宗政等日與之戰遂進破順昌縣浙川鎮追金人至馬蹬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自是不敢窺襄漢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糊屋與居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號為孟爺爺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為一時名將循吏云

嗣濮王不嫖卒○丁熇復以書約夏人以伐金○秋七月李全復齊州○八月蒙古取金武州判官郭秀死之取合河縣令喬天翼死之○金中山治中王善殺權知府事李仲以叛○九月以李大東為沿江制置使趙善湘主管淮西制置司公事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公

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路軍馬○罷江淮制置司初山東忠義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于建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逮之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舉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毀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知盱眙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飢則啖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乃命涉為淮東提刑知楚州兼節制忠義人矣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而思亂因脅衆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省費什三四及分江淮為三司乃命涉主管淮東

蒙古徇金東勝州節度使伯德窊哥死之○蒙古木華黎次師于單州○蒙古太祖皇帝伐西域諸國○張林以金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詔以林為京東安撫使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以歸金以功為治中兇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宋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維上家揣知林意乃遣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乃挺身入城推數人從林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歸宋其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表至賈涉以聞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賈涉因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褒地封爵無所吝仍屬諸將圖未下州郡

冬十二月四川宣撫司復洮州○詔諸將議伐金及招諭中原豪傑○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

宗政分道帥師伐金 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道而進國宗政東趨唐州再興西趨鄧州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 全以大雪淮冰合請于賈涉曰每恨泗州以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以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鎗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踰濠冰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踰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金尚書右丞相术虎高琪有罪伏誅 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忌儒喜吏務行苛察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己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材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己爲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蒐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伐置河北于意外且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不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遂因其事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乣軍行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家多厚撫乣軍而素多轄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所答之戮而中都以亡故金主嘗數曰壞天下者高琪家多二人也

蒙古伐高麗高麗王暾降之 蒙古兵擊叛人于契丹據高麗之境高麗人共大宜降之且爲鄰粟共攻其國國王暾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

庚辰

十三年 金興定四年 太祖皇帝十五年 春正月扈再興圍鄧州金人救之乃還○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獲趙興兒○許國伐唐州不克而還○以不淩爲嗣濮王○夏人復以書來議伐金○金以武仙遥領中都留守○三月金以高汝礪爲尚書右丞相平章政事胥鼎致仕○金紅襖賊于忙兒襲海

州據之○夏四月賈涉招諭豪傑于山東兩河○蒙古徇金孟州○金封王福移剌衆家奴武仙張甫靖安民郭文振胡天作完顏開燕寧九人爲郡公並兼宣撫使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 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翰林承旨徒單鎬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撫使移剌光祖等三人謂度太原之勢難堅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金主曰它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之有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爲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蓨縣隸之河間招撫使移剌衆家奴爲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蠡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略使武仙爲恒山公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爲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爲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季廠三保河北江碧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權谷東安寨隸之遂州從宜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爲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紹義節度使完顏開爲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強唯武仙耳

五月蒙古徇金陝州兗州泰定軍節

度使完顏畏可殺之○六月賈涉誘漣水軍忠義副都統季先殺之其下奉石珪爲帥以拒命
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宋諸將之心以季先威望出己上陰結賈涉所任吏莫凱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爲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聽之謂分珪軍爲六請于朝出六修武京東路忠義鈐轄誥命及印授淵等以分隸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爲漣水忠義軍統轄珪不受而叛
蒙古楊在取金大名府開州及東明長垣縣○蒙古木華黎取金嵐絳州遂侵河中府不克○秋七月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成○八月金嚴實據青崖崓以魏博恩德懷衛開

相等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襲東平敗績乃還
金長清縣令嚴實爲主將所疑以兵圍之實挈老幼壁于青崖崓依益都張林以疏之會宋使趙拱以朝命涖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附拱與定約奉實款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九郡歸宋賈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戍不許上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就全曰將軍提兵度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令乘勢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鐵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師師固守全以三千人被金銀甲赤幟遶壕躍馬索戰不得乃與林夾汶水而陳詰旦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遂北抵山谷還金龍虎上將軍斡不吝貫銀甲揮長親盛兵以出孝有鑼旗與將馳突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擁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太半以鎮江軍五百潰散使拱先逝之以歸所自以餘衆由滄州假鹽利以尉聽之未幾復還楚州
張林侵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皇太子詢卒
謚曰景獻
安丙使王仕信帥師會夏人以伐金
丙遣夏入書定議同衆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鳳翔委丁焴節制次于鞏州以俟夏人夾攻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夏人陷金會州○金遣使如夏行成○蒙古木華黎次師滿城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之木華黎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武仙副之
木華黎至滿城使蒙古不花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武仙遣葛鐵槍攻臺州蒙古不花與之遇葛鐵槍戰敗武仙度力不能支遂率衆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也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乎木華黎善之即下命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州郡聞之咸爭降附
九月夏人圍金鞏州王仕信帥師會

之不克遂還
九月夏遣其樞密使寧子寧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促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寔帥師發下城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秦州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田冒出子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己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於是諸將遲疑不進辛丑將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邊城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城下丁未攻城不克壬子程信與夏人復攻城不克信引兵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遽還師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程信以宣撫司命斬王仕信于西和州
夏人陷金定西西寧州○蒙古使塔忽如金○冬十月金封紅襖賊帥時青爲滕陽公
青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以衆赦命降隸軍中爲濟州義軍萬戶李全降宋青心羨之亦帥衆叛金而南宋處之龜山有衆數萬至是金元帥紇石烈牙吾塔遣人招全及青全不從而

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執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聽
罪金主乃加青銀青榮祿大夫封臨陽公本處兵馬總領
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邳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金濟南府嚴實
以彰德大名府磁洺恩博滑濬州降之木華黎以實權濟
南等路都總管 木華黎既戢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上謁於軍門挈所部三府六州
戶三十萬以降木華黎承制以實為金紫光祿大夫權濟南等路節度管實將李信以青崖附于宋實母妻兒皆死
為實攻信復取青崖城 蒙古木華黎圍金東平府 金兵二十萬聚于黃龍岡羽木華黎
在島南衆未大集遣兵辛二萬騎之木華黎迎戰金兵敗木華黎遂薄黃龍岡金兵盛列于城北木華黎軍京台畫
軍下馬短兵接金兵又大敗溺死于河者以萬數木華黎遂進取楚丘由單州圍東平圍之 蒙古
太祖皇帝克斡脫羅兒城 太祖皇帝入西域避暑于也兒的石河至秋進兵所過城皆下

六十五
至斡脫羅兒城留二太子三太子圍之而自與四太子別攻城十一月城降 蒙古耶律楚材
進庚午元歷 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而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貞祐三年為中都行省員外郎中
都陷遂降于 蒙古 太祖皇帝有一天下之志嘗訪遼
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讎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
臣祖父以來嘗北國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讎君
父耶 太祖皇帝重其言命處左右以備諮問楚材通術
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 太祖皇帝征西域次于尋撒
干城楚材以金大明曆不驗數庚午元曆上之 太祖皇
帝以楚材明天文之占審有問無不奇中故每征伐必令
楚材預卜吉凶 太祖皇帝亦燒羊胛骨以符之然後行
十二月石珪以其衆叛降于 蒙古賈涉命李全併將漣
水忠義軍 蒙古以珪為元帥 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請
討珪於汝淮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屯
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之珪軍來者增倍

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仗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
正宋德珍降于 蒙古木華黎以珪為元帥珪即石畫虎
也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凡萬一千
人而月給萬五千人之請涉畏全不敢覈實全益得志
蒙古木華黎以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咬魯忽禿帥師攻
于東平 金兵固守東平不下木華黎謂嚴實曰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綏輯安慰之勿苦
郡縣以敗大事也乃留咬魯忽禿以蒙古兵屯守東平以實權行省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
城為南北以守之矣[illegible]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為其下所殺○金復故主
東海郡侯允濟為衛王 謚曰紹仍加開府儀同三司 得恭膺天命寶 鎮江
副都統翟朝宗得于金師也
十四年 金興定五年 太祖皇帝十六年 春正月李全襲金泗州入其西

城二月金紇石烈牙吾答來救全敗乃還○金會師于蔡
州以南侵僕散安貞遂圍光州詔淮東京湖諸路禦之三
月金人入黃蘄州而去扈再興敗之于天長鎮夏四月李
全大敗之于淮上○金東莒公燕寧及 蒙古戰寧敗死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蒙古取金東平府命嚴實石
珪分治之 東平被圍既久援者不至糧道復絕其民京徙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庭玉守將和立綱不能守
率衆南趨邳州 蒙古咬魯忽禿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第撒兒塔以木華黎命中分其城以
與實與安東下以北恩博等州石畫虎發治曹川 六月詔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
子更名竑封祁國公 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後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

故事於是立貴和爲皇子

以太祖十世孫與莒爲秉義郎

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而希瓏之子也家于紹興山陰縣母全氏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絕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又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歸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學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與越僧同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者可避雨天錫過之保長知其爲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悟彌遠言且念其行又相當及還臨安以告彌遠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爲沂邸後可異也集姻黨送之且謂其過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里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急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弗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以至臨安天錫母朱爲沐浴教字禮度益閒

習及貴和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年十七矣與莒性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與莒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

秋七月以賈涉爲淮東制置使○八月任希夷罷以宣繒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簽書院事○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守襄陽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歷然有尊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昉將九功輩皆拔爲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爲良將故能捍蔽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諸子范葵最顯

以與莒爲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加貴誠果州團練使○蒙古太祖皇帝圍西域塔里寒寨

太祖皇帝住夏於西域速里壇可汗避暑之地至秋分遣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王龍傑赤城四太子攻也里尼沙兀兒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刺思等城而自將兵蹄鐵門關以攻迭里密及班勒紇城皆克之遂圍塔里寒寨

九月立貴誠爲沂靖惠王柄後○冬十月復滄州○復以齊州爲濟南府兗州爲龍慶府○夏人復以書乞會師伐金○金太醫侯濟張子英除名

侯濟張子英治金主孫疾用藥瞑眩孫不能任遂死有司論二人當誅金主曰濟等所犯誠宜死然以朕孫故而殺人所不忍也杖七十除名

蒙古木華黎伐夏夏人以師會之遂取金葭州徇綏德州十一月圍延安府

八月木華黎至天德監國公主遣其臣習里吉思勞之且享將士木華黎遂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海監府等宴木華黎於河南獻奉甚厚且遣塔哥甘普將兵五萬屬焉

十月木華黎引兵東行自葭中歷太和寨以入葭州命石天應權行臺以守葭而自將大兵攻綏德破馬蹄克戎兩寨夏主遣迷傑帥衆會之迷傑問木華黎相見之儀木華黎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迷傑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因引衆去十一月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傑始贊馬而拜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住樂之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不花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木華黎乃令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閒明日蒙古不花望見金兵佯棄輜重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其後鼓聲震天金兵大敗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賊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洛川鄜州

夏人寇金定西積石州○師焚潁州○蒙古入金潼關○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知成都府崔與之爲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

丙在四川以攻爲守威功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四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張

林以京東叛降于蒙古蒙古以林爲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膠西逃歸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宋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謂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艘健舟謀爭舟楫之利焉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凡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贊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於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　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　蒙古木華黎以林爲山東東路益都府滄景濱棣等州行部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遣覃步書言非己叛實由李福也十二月鄭昭先罷○閏月苟夢玉如　蒙古通好也金更作興定寶泉每一貫當通寶四百貫蒙古侵鄜州節度使完顏六斤女奚烈資祿都監紇石烈鶴壽蒲察婁室死之○蒙古木華黎取金坊州遂徇隰吉州○蒙古使阿合赤孫來○蒙古速不解敗欽察部于玉峪

十五年金元光元年太祖皇帝十七年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之寶于大慶殿大赦○二月李全復泗州○金完顏訛可時全南侵至固始而去夏五月次于淮師襲敗之金人誅時全金主以宋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簽樞密院事時全副之以伐宋由潁壽進渡淮敗宋師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敗而獲生口言時全之姪時青受宋詔與金

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可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優全猾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撥或之訛可及諸將佐勸止之全不從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宋師襲之金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進封皇子祁國公竑爲濟國公以沂王嗣子貴誠爲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遇其家使瞷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illegible]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一日彌遠爲其父治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大小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上謁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墨示之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蔽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奉之之意益決乃日媒孽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而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蒙古木華黎以田雄權元帥府事及合丑師師戍于隰吉翼等州○知濟南府种贇伐青州張林敗走李全入城據之○六月俞應符卒○蒙古太祖皇帝克塔里寒寨遂屠虔里城大掠忻都而還○蒙古木華黎取金牛心寨知吉州

楊貞死之 時金於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木華黎入寨留兵守之而去且使蒙古不花引趫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強弱 秋七月 蒙
古木華黎徇金青龍堡平陽公胡天作降之木華黎遂趨
關中使蒙古不花守京兆以備潼關按察晃次于晉安冀
州之境○九月彭義斌帥師復京東州縣嚴實棄彝晃海以
青崖降○以宣繒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簽
書院事○冬十月 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府以石天應
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 木華黎度河所過州縣皆下遂取蒲州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我欲選一首領而不可得君才略絶衆宜為鎮之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處帥

府皆受節度 金王庭玉復曹州殺 蒙古石珪○十一月 蒙
古木華黎徇金同州節度使李復亨完顏訛可死之○蒙
古木華黎徇金鳳翔府○赦京東河北路 以其新復故也 十二月
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司副使 初李全屢立戰功史彌遠欲如以官賞少以為不可及加節鉞涉數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難至於不可勸耶
蒙古太祖皇帝滅回回國其王走死 太祖皇帝任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 太祖皇帝命速不解逐之及于亥里河敗之回回王夜遁速不解將萬騎由不罕川追襲回回王逃匿海嶼連不解分兵守其要害回回王進退失據不旬日而庚死 太祖皇帝遂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軍宜早回 太祖皇帝怪之以問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

癸未

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陛下無疆之福 太祖皇帝即日班師
十六年 金元光二年夏獻宗德旺乾定元年 太祖皇帝十八年 春正月金
侯小叔復河中府殺石天應 蒙古木華黎復取之 木華黎攻鳳翔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復取河中以天應子斡可代領其衆以守城而造浮橋引師駐然南為屯田住夏之計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曾帶守河中阿曾帶恆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淡禁之計及降州破阿曾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曾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俟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今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然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二月嗣秀王師禹

卒○三月 蒙古太師魯國王木華黎卒于解州 木華黎自河中帥師還行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及而卒年五十四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朮博兒忽赤老溫俱以忠勇事 太祖皇帝 太祖皇帝號為掇里班曲律猶中國言四傑也 太祖皇帝軍皆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罩中木華黎與博爾朮張氈蔽之自暮達曉竟不移足博爾朮從 太祖皇帝征伐立功甚多每警夜則 太祖皇帝安寢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贈太師廣平王博兒忽從 太祖皇帝身更百戰竟死于陳位終第一千戶赤老溫功業與三人者等然中原之功木華黎為第一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宮則為輔翊焉 夏五月 蒙古初置
達魯花赤監治郡縣 太祖皇帝猎來自連河而上命三太子猎河而下至昔思丹城降之遂留住夏于八魯灣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主可溫寨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

治之振旅東還所過皆附荀夢玉還自鐵門關。金作元光重寶元光珎貨珎貨以綾印製與銀鈔並用六月程卓卒。淮東制置使賈涉卒以丘壽邁攝制置司公事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友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之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實麾下以併召涉帳前拎按於吳帳前感之亦廢肆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立葬遄攝帥事全上言曰忠義爲合尺籍鹵葬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由制閫一以自留廩功過者致請給無弊壽遄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焉邁不悟秋七月夏人寇金積石州。八月金納合六哥殺行省蒙古綱據邳州以叛李全師師會之不克進乃還青州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殺行省蒙古綱擾州反與李二措致書治州言欲附宋李全麾下周昆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迎援而己治之李二措納喜兒而因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功等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川會簿棋布亂乃引兵越青州金行院總帥牙吾卷計六哥殺之後其城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嗣濮王不凌卒。以許國爲淮東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楚州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因數言李全必反決辛會召國入對國即上號極言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遂易國文階以爲准東制置命下閑者莫不黨攜淮東參幕徐晞稷辯意閑闕及闕國用乃注釋國號以寄李全于青州全大不樂金主珣卒太子守緒立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閤龐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爲變即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還鎮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衙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然後即位於柩前宣宗在位故政以繼述世宗爲志勤及憂民形於言色然而境土日蹙盜賊蠭起者良以性本猜忌崇信暬御獎用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當任相非人臨事寡斷南開宋釁西啓夏侮捐棄中原招來多敵其淪胥以亡宜哉蒙古伐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自號上皇。蒙古速不解滅欽察斡羅思撒里等部大掠西番邊部而還

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太祖皇帝十九年春三月召崔與之爲禮部尚書以鄭損之爲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與之治蜀新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而祠焉金尚書右丞相高汝礪卒汝礪循默固位金主立陳官乞熟之金主曰汝礪先帝所立以爲相者又可默耶又有男子服衰麻望承天門且笑且哭有司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群臣請殺之金主曰近詔草澤直言令雖譏訕不可殺也唯以君門非笑哭之所杖而遣之金以張行信爲尚書左丞行信初爲參政畏高琪之專每裁抑之高琪忌而出之至是復召用金使李唐英來輸平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宋界軍民更不南伐秋七月以師嵒嗣秀王。八月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爲皇子更名昀閏月帝崩于福寧殿昀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封皇子濟國公竑爲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八月丙戌帝不

槩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之久故使布腹心於足下今不答一語則清之何以復命於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已

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竑不肯拜夏震捽其首下拜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寧宗恭儉仁文初年以舊學輔道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蓄群姦指正爲偽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壞矣及史彌遠擅權於外揚后竊政於內帝拱然不能自強惜哉

封兄濟陽郡王竑爲濟王出居湖州○九月召傅伯成爲顯謨閣學士楊簡爲寶謨閣直學士柴中行爲右文殿脩撰並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帝既立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於是帝謂宰輔曰傅伯成楊簡皆先朝耆艾朕所簡記可召赴行在故有是命簡辭不至簡嘗師陸九淵篤學力行其爲政設施皆可爲後世法人敬慕之

以禮部侍郎程珌吏部侍郎朱著戶部侍郎陳德剛中書舍人真德秀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軍器監王塈並兼侍講

初德秀爲起居舍人兼宮講言事不避權貴且卷卷於復讎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糜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德剛仲子也

以真德秀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

開禧初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詆開邊事御史徐枬劾了翁狂妄了翁遂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及韓侂胄敗史彌遠用事收召諸賢了翁預焉力辭不至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禮義之學及爲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與往命矣合朝廷從之至是以起居舍人遷改起居郎

追封宗室希瓐爲榮王妻全氏爲國夫人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帝之本生父母也

冬十月嗣秀王師嵒卒○夏及金平治用敵國禮

夏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搆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脩好於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主許之遂以夏國脩好詔中外而遣禮部尚書奧屯良弼報之

十一月以葛洪同簽書樞密院事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一

理宗皇帝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 太祖皇帝二十年**春正月詔舉賢良之士○湖州潘壬起兵立濟王竑爲皇帝竑討壬平之**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心不平之乃發殺陰遣人至淮東通意於李全謀挾濟王處江而立之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黨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営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陽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黄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等僞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之罪且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聲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討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逃淮而北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

史彌遠殺濟王竑于湖州詔追貶爲巴陵郡公

彌遠忌竑謀殺之乃詐言竑有疾令客秦天錫召醫如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王躬賜少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給事中盛章權直舍人究王璧繳還詔命從之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諸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害盡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辭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進德脩學以補前失帝曰善

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伐仙仙走西山天澤復入真定

武仙聞宋彭義斌後取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倪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守道追天澤于道告以天倪被殺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相自至天澤曰不共戴天之讐死亦當往況不死耶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祐言狀于燕京行省乞兵進討行省即命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遣笑乃歹率鐵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盧奴勇仙騎將葛鐵槍乘勝至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駐野頭仙潰奔西山之抱犢岩天澤遂復入真定府

二月賜鄂王岳飛諡忠穆○以師彌嗣秀王○李全作亂焚楚州淮東制置副使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爲制置副使以撫之

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賚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揚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感即奔走不暇矣全故以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厚覘之欲以墊全還會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副由在我今不討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賓佐成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全從之及全庭趙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勲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欲不樂國之客章夢先主幕議劉慶福謁之夢先以其客將令酒幕貌若慶福亦怨既而全欲往青州怨國荷留自討曰被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變爲更折節爲禮因會集閱出劉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庸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書語家人曰吾折伏此勇矣全往青州會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之外欲以拔北軍之心全妻楊氏及軍校留屯所者懼其謀己因内自爲備會全自青州遣劉慶福還楚爲亂適有潘壬之事及壬敗全黨益不安

或教楊氏畜一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爲朝士督約盱眙四軍爲應與之共反耶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於國矣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我豈又懦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禍及已求撤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宜爲自結之計二月乙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客騶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額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爲賊有親兵數十人擁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爲賊擁通判姚翀入城猝兩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章夢先以報其學丙良國猶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開郵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彥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三月癸未茂陵○夏四月皇太后以多病免聽政○五月以

不息嗣濮王○李全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許國死李全使人報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可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只歸乃斬全使賫牒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五月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聞全敗引兵往救又爲義斌所敗全退保山胭抽山陽忠義以北全妻楊氏及劉全皆欲與懇難會今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以書遣∴江置使趙書撫曰不誅逆全賊不成但能遣托淮遠海以塞之斷其南路此賊必禽盡平之後收復一方二府許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兵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爲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事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

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秋七月彭義斌伐真定嚴實以 蒙古師來戰義斌死之實復盡取京東州縣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甚張遂圍東平嚴實遣人求援於 蒙古孛里海孛里海兵未至而城中食且盡實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以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麾下兵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實青崖之家屬不遣七月義斌攻真定道西山與孛里海等軍相望義斌分賁以張下兵陽攻而陰伺之實知勢已迫即連遜孛里海軍而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義斌義斌不屈而死於是京東州縣復爲實有罷工部尚書陳德剛金部員外郎洪咨夔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也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爲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羅管而卒贈張九成太師崇國公帝以肅禮部侍郎張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也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議論多偏以程頤四世

孫爲籍田令○以梁成大爲監察御史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滿待選臨安詣事彌遠家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以能辦此事昕爲達其語彌遠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爲三凶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德秀屢進讜言帝皆虛心開納史彌遠益嚴憚之於是莫澤等劾德秀所言濟王贈典爲扞論綱常簡節上語遂罷冬十月金完顏王家奴有罪金主命論如律王家奴殺金內族也殺鮮于王寶權貴多救之者金主曰英王朕兄也敢妄撓一人乎朕爲人主欲以毋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其如法誅之蒙古太祖皇帝伐夏取肅甘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進次于鹽州川以其不入質子而遣兵助西域也以薛極參知政事

葛洪簽書樞密院事○以李知孝為右正言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真德秀魏了翁之鯁直乃上疏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者微而誣訾排擯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矜之辭退後斥逐之命始則慨慷而激烈終則憩切而求去粹以樹奇節而立令名此則臣之所未曉也蓋以從詭得秀了翁也黨月復言近年以來諸老凋零殆盡後學號出不見前革不開義理不講綱常識見畢隨議論偏詖更倡迭和蠱惑人心此氣披扇為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禍萌遂進拜右正言

貶權工部侍郎魏了翁于靖州罷提舉玉隆萬壽宮真德秀祠祿起居郎魏了翁知不為史彌遠所容以疾求去彌遠德與公黨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請外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訕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寶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已從追竄人德以為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參不戒了翁招羊家食宜削秩歟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已甚遂止編而秩罷祠成大賜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審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術城諸讀書記誦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知有用我者孰此而往可也

蒙古帶孫取金彰德○蒙古使著古如高麗未至盜殺之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武仙復入真定　蒙古史天澤奔藁城彭義斌既敗仙勢益張已而潛納謀者匿真定之大歷寺夜斬關為內應仙復入城天澤出奔藁城

丙戌

二年金正大三年夏主晛元年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贈金州教授陸九齡舒州通判沈煥官謚九齡撫州金溪人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九齡幼穎悟端重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吏部員外郎許忻退居臨川與九齡語大悅之盡告以當代文獻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翻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懾或錄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郡人多不從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在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恃以為重暇日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及至與選不以職閒自失益嚴統經肅衣冠如臨大衆勤緣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教授未上得疾與客對語猶以天下學校人材為念整襟正臥而卒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閨門百口男女各供其職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嚴業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為與以九淵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答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張栻嘗以書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囑之曰所屯者大所擬者實有肯綮之但難積九齡之功不敢遣有業盡之偏雖立為夫之表不敢安公覽並觀卻立口顯弟造於至平至祥之叱弟措也至是贈朝奉郎直秘閣謚文達○煥慶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乾道中為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救教護誘問儕忌其立異或勸其姑嘗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退與識有二乎遵私試發策引孟子亡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耶也言路以為論已請與之遂舜為鄉軍教授後終于舒州通與與間居雖病倚不尊書老卷以善翁潤衰為憂開必大嘗曰來立朝時不能推務賢善乎愧叔腾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女煥人品高明不尚自恕書觀諸妻子哀卜謂慶寐而者瞿悅始可以言學至是贈直華文聞謚端蹇媛交奉化舒講判若磨廣改過遷善從張栻陸九齡遊及開宋蓑已祖鎮講學于髮徒步陞錫之以書告其家曰數來致帶總是佳趣備風沐兩反為美境樂於數人嘗曰師遣尊嚴讀不如叔晦若答迪復進賜彈不敢象讓仕終宜州通判卒至是特謚文靖

錄張九成呂祖謙

張栻陸九淵子孫授官有差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兒見者敬之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及登進士第在臨安之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于中而不能自達者九淵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須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須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之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户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學者稱爲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荊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爲變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諡曰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于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喩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其決兄曰九韶學問淵詳蹊居山中書之所行夜必書之人稱爲梭山先生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楊簡舒璘沈煥燮變元勤人端楷尊靜概然以名節自許嘗爲國子祭酒連見錯生必述以友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膺者凍餒有得無言人心典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傳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擇鳥衆齋先生更子有少服父訓調學者曰吾觀草木之篆生總翁爲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仕終吏部尚書卒

蒙古史天澤以藁城董俊之師入眞定武仙走西山妹蕎

守犲董俊以全軍授天澤天澤乃與笑乃歹擊仙敗之仙走西山笑乃歹怒眞定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以示威天澤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爲賊脅制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

三月蒙古圍李全于青州全北剽山東南仰宋糧且被宋疑以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築長圍夜布物若全援拔路絶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勁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隔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夏六月以孔子後萬春襲封衍聖公○秋七月夏國主德旺以憂卒弟子南平王睍立蒙古太祖皇帝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卒國人立睍

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爲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

衛涇卒○金以楊雲翼爲益政殿說書雲翼天性雅重博學能文明於政事直言敢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同爲時所重

以劉琸爲淮東制置副使兼知楚州朝廷聞李全爲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琸代徐晞稷而命彭杙代琸知盱眙

冬十月作寶章閣藏寧宗御製也

改湖州爲安吉州以濟王也

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制置副使劉琸師衆降金琸在楚州心知不能制取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又素與時青有怨不召之夏全請從琸琸素毀其枚亦不許彭懷自以資望及而琸止夏全不乃以爲欲遣患盱眙且曰[illegible]猶懼夏全我何能用乃敵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使將又在山東何不立功以取富貴夏全欣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琸且驗且恐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爲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琸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熟計之夏全以爲城既而楊氏盛然出迎夏全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廪皆

太尉有望類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附號寢如歸轉仇為好反與李福謀逐劉璋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璋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璋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太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璋步至揚州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璋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已因大掠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

蒙古太祖皇帝取夏中興府。蒙古取金濮州東平府

三年 金正大四年是歲夏亡 太祖皇帝二十二年

春正月以姚翀為淮東制置副使兼知楚州 朝廷以姚翀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翀陛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翀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閒入戒見李全要楊氏用倖略稷故事而禮遇之楊氏許翀入城翀乃入寄治僧寺中奉楊氏甚謹

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諭其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之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三月蒙古取金德順府節度使完顏愛申死之。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于蒙古

蒙古以全為山東行省 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縊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已曰譬如為衣有身製無袖耶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之

蒙古取金臨洮府總管陁滿胡土門死之。蒙古使唐慶如金。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制置副使姚翀詔即以忠義統制楊紹雲兼淮東制置副使改楚州為淮安軍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

朝廷知之亦許殺慶福以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福偽稱病不出旬餘慶福以為誠然往候之及福寢所逞見福寢臥不解衣心疑之不得已至牀下見牀頭有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懼福先發福亦操刀慶福就以刀見寧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翀翀大喜幕客杜來曰慶福首稱一世姦雄今頭落措大手耶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備積無餘漕運不續賊黨藉藉謂皆由福所致福畏衆口數見翀促之翀謝以朝廷發降來丁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建閫開幕今建閒知故揭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闖以因忠義也六月福乘衆怨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旣坐實火左右散去福以翀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來至入宇梅福兵隱新之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須髮唾城西夜走肆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程仍遣帥必覺莫肯往未始欲輕淮而重以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師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賤徒塞南門開北門支邑民田皆以少償抔貿之自收粟以贍叛翀廷不問

金以完顏合周為議和使如蒙古

蒙古太祖皇帝滅夏以夏主睍歸 太祖皇帝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閏五月太祖皇帝避暑于六盤山夏主睍力屈出降太祖皇帝執之以歸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活楚材用之所活萬人拓跋自宕項入居銀夏兄弟子孫相繼至繼遷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兄之盡有夏綏銀宥靈鹽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宰霸之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廣袤萬里乃分境內為三十二州河南之州九曰靈州宥銀夏石鹽南威會河西之州九曰興定懷永涼甘肅沙興秦瓜河外州以門西罕樂廟枝石弄地詭五數尤宜稻麥土堅賤水清扳滇氣廣莫民俗彊悍故能立國久長視宋遼金三國之強弱為向背焉

秋七月蒙古自鳳翔侵京兆○

張林等誅李福于楚州 李全之黨以賂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閻通欵曰我曹

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全而劉慶福爲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宋恩中遭間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爲全所厚且謂我本貫帥帳前士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與謀曰朝廷不降錢糧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琖帥衆趨楊氏家李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郭氏制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妾稱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于揚州紹雲馳送臨安朝皆喜乃散知盱眙彭忆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任楚州使便宜盡殺其餘黨一輕僄不爲四總管所部得撤不敢自決力讓張惠范成進二人即提兵入楚州強張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兵爲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州毋過千人分屯四門及城凡在青州者及老幼並從給出淮陰戰棟任岸以全歸路及請判所人報全于起議以時青望重欲青賢書青兇㙮及各遣人報金于起州邊廷不決惠成進乃歸盱眙紹雲趣擢嗯院稟議事竟無成

八月盱眙忠義張惠等執知軍事彭忆以城降金金使

完顏訛可戍之張惠范成進以朝撒事委時青而不及已既歸盱眙乃設旗以致彭忆乘其醉縛之遂以盱眙降于金金人以惠等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總帥完顏訛可戍之

蒙古以李全爲山東淮南行省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全得時青報慟哭力請于蒙古以求南還蒙古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乃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全殺郭貌制及時青而併其衆朝廷置不問

李全敗金完顏訛可于龜山○冬十月以宜州觀察使貴謙爲沂靖惠王柄後○金封李全爲淮南王不受○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蒙古遂入三

戊子

關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至武階鄭損棄沔州而遁於是三關不守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惟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河淮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彝之議者乞命謹邊備以防南侵帝命福臣采其計

蒙古太祖皇帝崩于六盤四太子監國太祖皇帝崩年六十六凡六子大太子曰述赤性下急而善戰早薨二太子諱察合歹三太子諱窩闊台爲衆所畏是爲太宗皇帝其庶子曰術兀撤以下並不能容四太子諱拖雷是爲睿宗

蒙古張柔自滿城徙治保州柔以保州城兵荒之後官舍廢毀乃移鎮保州當南北之衝亂後荒地數十餘年空者十有一二柔乃新築城畫市井通溝渠招流亡保州遂爲一大都會後升爲順天府復改保定路

蒙古史天澤襲武仙于西山仙敗走汲縣天澤在真定城壁修武備爲不可犯之計歲荒府民聚飢以次完治完之仙以公招之仙走入沒抱犢寨天澤若武仙相之以甘言招棄武仙天澤復取西和知州陳寅死之

蒙古入西和知州陳寅死之守力不能支遂不降寅謂妻杜氏令自殺寅杜氏厲聲曰有生同君祿死同穴不隨王事者即飲藥死子二姓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紹定元年五金正大年春正月以桂如淵爲四川制置使程朝宗知揚州權淮東制置司事○金使完顏麻斤出如蒙古弔喪○三月蒙古入金大昌原完顏陳和尚大敗之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爲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

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由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夏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李全如青州 蒙古嚴實敗之全復還楚州○冬十二月以薛極知樞密院事袁韶同知院事鄭清之簽書院事葛洪參知政事○金以完顏訥申爲 蒙古國信使○蒙古伐西域

己丑

二年金正大六年蒙古太宗皇帝元年春二月金以丞相完顏賽不行尚書省事于關中○三月金以完顏陳和尚爲謀克忠孝軍皆回紇乃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難制惟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居街曲間不聞喧雜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秋八月 蒙古太宗皇帝即位于庫鐵烏阿剌里耶律楚材以太祖皇帝遺詔請立三太子乃召諸王畢會擇以八月二十四日即位時四太子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二十二日楚材言于監國曰此社稷之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與諸王奉三太子即位是爲 太宗皇帝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册立儀禮俾 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尊長之有拜禮自此始諸國之來朝者多以冒禁當誅楚材言於帝曰陛下新即位願無汚白道子帝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爲言詔禁絶之庫鐵烏阿里在和林東冬十月 蒙古圍慶陽十二月金移剌蒲阿救之○蒙古始定算賦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羊蒙古以史天澤劉黑馬蕭札剌爲萬戶分守中原太宗皇帝欲選三大帥分統漢地兵一日會朝親以杖麾三人居右以爲萬戶其居左者悉爲千戶於是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爲

五路皆隸于史天澤

庚寅

三年金正大七年太宗皇帝二年春正月金移剌蒲阿及 蒙古多胡魯虎戰于大原敗之慶陽圍解○二月以趙范知鎮江府趙葵知滁州並節制本州軍馬范葵皆方之子蒙古立十路課稅所初 太祖皇帝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萬石太祖皇帝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爲之燕京路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在選中楚材因閒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 太宗皇帝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楚材又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使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爲令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不敢怒皇叔斡真使奏楚材專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楚材於死地事連諸大臣鎮海粘合重山聞讓楚材曰何爲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爲之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 太宗皇帝察知其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不爲人所訴帝命楚材鞫之楚材奏曰咸得不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爲晚也遂止夏五月以李全爲彰化保康軍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乃罷知揚州翟朝宗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天長民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就募射陽湖浮居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難制其豪羅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盡結水砦以禦成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是併舟維之留其柂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粘筏厚募南匠大治舡艤船自佃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

千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爲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羅實欲習海道以既臨安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責于　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因以貿易貨物以輸　蒙古宋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實比頫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繼將說于朝復請建關山陽又遣使如金約以盱貽與之以連好二月遣軍士援椿入臨安皇城緞火焚御前軍器渡欲以鎮宋兵備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捷揚州以軍江分兵指通泰以趙海其下刁過蔡監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許且俟朝往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使雖反而不敢憂絕其給乃挾　蒙古李宣差宋宣差以捐疑虛唱而　蒙古實未嘗賓全共其李宣差則青州賓藥人也既而復遣張國明至臨安賓讓全以金實資其行賓從所過揚宣李宣差共略絕默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幾揚使當趣境須貺要津求主其說國明且以百口保全不叛朝廷雖知其姦而欲禍容以苟安故不之詰及全補麥舟遇鹽城知揚州獲朝宗喉尉兵奪之全悉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佳撓鹽城戍將陳益樓強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書皇遣

幹官王節愍全遂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史守鹽城而白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適去憲軍民驚擾未免入城安撫朝廷乃授全節鉞令繹兵命制置司奔撫官耶律如往諭之全曰朝廷持義如小兒喻則與界不受制命朝廷遂罷朝宗命通判趙敘大播州事趙范趙葵探以全必反爲憲累踐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秋八月　蒙古史天澤襲武仙于汲仙敗走。金移剌蒲阿敗　蒙古赤老溫于潞州。冬十月以趙善湘爲江淮制置使知建康府趙范知揚州

李全遣舟益急至發安取鹽板煉鐵錢爲金報因指以濤油列炬饑暴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趙璵夫以　蒙古爲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誥書鐵券朝廷檻達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睹其家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費周只民等造平橋于喻口以便鹽城往來時丞相史彌遠多

在告執政又不以爲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贊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趙范知揚州便宜從事以圖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蒙古太宗皇帝次于陝西

初　蒙古小使幹骨欒至陝西議和金行省移剌蒲阿紇石烈平吾答等偕其泄事機留之不遣及蒲阿既解鳳翔之圍志意驕滿乃遣斡骨欒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語甚不遜許骨只見　太宗皇帝于應州白之帝大怒即與太弟　睿宗皇帝親帥大衆入陝西鳳翔京兆向華之間破南山砦栅六十餘所遂趨鳳翔

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合達參知政事移剌蒲阿行省事于閿鄉以備潼關。以袁韶爲浙西制置使。十二月李全反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敗之

十二月壬子李全寇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璵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即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

統與我戰非招納耶撫書不受城夫恐丞發門印走趙范于鎮江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之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州趙范已入揚城乃毅新所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翻亮先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莫敢對既而曰今惟有拚攻揚州耳甲子全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與平山堂以伺三城機便趙范入城約葵自徐來會葵即帥雄勝寧淮武定強勇四軍步騎萬四千赴揚丁亥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賞汝錢糧罷汝官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切責之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度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與志吞揚州三城而兵不得傅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總領所支借給盡若等長圍三城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

州砦圍三城制司總所遣援俱絶趙范趙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刼砦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賊其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戍寶全張益奏築子平山堂市買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號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庚戌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甲申葵復戰敗之

以鄭清之參知政事喬行簡同簽書樞密院事。詔右丞相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彌遠以疾久在告至是稍愈詔曰彌遠數奏精敏氣體向安朕未欲勞以朝謁可十日一赴都堂治事以便之

立貴妃謝氏為皇后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生而黧黑瞖一目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家后親汲飪帝即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有援立功命選謝氏女謝氏擇后在室兄弟欲納之諸父擇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為后妃之祥擇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疹已膚蛻瑩白如玉瞖又藥去目瞖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左右亦竊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矣

四年金正大八年　太宗皇帝三年　**春正月戊子朔帝行慶壽禮于慈明殿大赦**太后壽七十五也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辛卯李全從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蹙之殺溺甚衆乙未諸將分門出擊全戰少却范陳于西門賊附壘不出葵曰賊俟疲長兵而出騎乃伏騎破逼閘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遁淺兵李完力戰城上矢石兩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衣浮擔予橋並出為三送陣以待之自已至未疾賊大戰別遣重等以為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横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誅已成然多驕忌且懼其冀下順而邊漏喜爭者欲挾全為重遂貴成之以為跋扈滋作愈甚則朝廷愈畏而幾權念增又有以身任調

停之責者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全資糧遂絶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令左右治其贊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望久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闘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嬉情自肆李宗二宣差語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蔑取來詰勅朝服南向歷叙平生捷槊再拜陳服焚之歎曰張國明謀我決下如兩拔決就堅強歃而罷兵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營不利賊必見易因以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手資全壘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槍變拱為騎以告范范喜謂葵曰以賊素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念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帳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二宜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殘突闕而前亦不如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葵亦搏戰諸軍奔審戰始破兆有日軍欲走入土城率壹軍亡寨其甕門全將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軍與注軍塞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淖氣塹如壕壞全騎遇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對勇軍息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剌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郡卒脺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其將校也全死餘黨欲責國用安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賊之乃散去范還揚州葵使人瘞全宴殺胥得左掌拱一指益全支辭也

蒙古圍金鳳翔府蒙古圍鳳翔金行省合達蒲阿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合達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思金主復遣諭以禍福圖久恐守者不能支可漢軍出關時與滑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紓鳳翔之急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暮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

二月以孟珙為京西路分襄陽軍駐劄初珙父宗政知襄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屯乃帖然珙又拘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淤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邊儲豐羨珙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

夏四月以喬行

簡簽書樞密院事○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趙范淮東安撫副使趙葵淮東提點刑獄賞誅李全之功也善湘季子汝楳史彌遠壻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甚至故能成功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速不臺于倒回谷○蒙古取金鳳翔完顏合達移剌蒲阿還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山奴戍之○五月趙范討李全餘黨于淮安大敗之全妻楊妙眞奔金淮安平趙范趙葵復帥精步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振天五月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瓦栅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栅與五城賊始懼王旻趙以勝至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以不忍若不圖我人誰肯降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宜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爲我所覺已驅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乎衆曰諾翌日楊氏遂絶淮而去其黨即遣馮垍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遂平楊氏歸山東又數年而病死金使完顏合達移剌蒲阿戍潵河口八里莊民叛逐守將而納之金以八里莊爲鎮淮府○蒙古太宗皇帝使太弟侵金陝西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初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太弟睿宗皇帝然之五月太宗皇帝避暑于九十九泉諸王咸會太弟以昌國之言白于帝帝乃大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以攻汴遣太弟先出師趨寶雞速不罕如宋乞假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秋七月葛洪罷○泗州統制張宣誘殺蒙古行人速不罕于青野原

蒙古太弟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八月蒙古太弟入武休攻興元府遂侵仙人關太弟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焚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并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蒙古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太宗皇帝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帝笑曰汝不離朕左右何使錢穀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比者否楚材對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材故留于燕帝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凡有奏禀先白中書楚材請令土居蒙古回回河西及山後河南民一體應輸賦役從之九月太廟火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牒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帥馮榯率衛卒力救之也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修官李心傳上疏言宗廟之制未合于古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俞清叟上疏乞爲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蒙古太宗皇帝侵金河中府完顏慶山奴棄京兆而還○冬十月蒙古破蜀口諸郡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以李𡌴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吶爲副使知興元府初彥吶治西和五年甚得軍民之心安丙待之甚厚崔與之以彥吶大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閫朝廷不從金右丞相完顏賽不致仕賽不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爲相之道實不何所知便居也之吾恐他日史官書之某時以某爲相而國亡遂上章致仕蒙古撒里塔伐高麗以其殺著古也十一月蒙古太弟入饒風關十二月金完顏合達

移剌蒲阿帥師出屯順陽

太弟攻饒風關守將遁蒙古兵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曰事已至此奈何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一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其不能入城者聚保山砦彼深入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軍士無慮二十餘萬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遂出屯順陽

金完顏合達使劉天山至襄陽乞師及粟制置使陳晐不許天山乃還○蒙古太宗皇帝取金河中府

太宗皇帝圍河中急金守將簽樞草火訛可元帥板子訛可擢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帝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閿鄉金主惡其不能死節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一人每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人嘗誤呼宮中牙牌為版子故時人因以別之

蒙古太弟渡漢分師趨金汴京

完顏合達移剌蒲阿帥師還鄧州蒙古追之獲其輜重

河南聞蒙古入饒風關大恐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既而民復還鄉社蒙古兵突至人無所逃多被俘獲戊辰蒙古兵渡漢江行省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兵戰及縱之渡而後戰孰便張惠按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為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況自來乎遂次于順陽丙子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士于山前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雁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既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交手蒙古兵少卻其

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定住力戰始退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飢而擊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合達蒲阿意其南渡而去己卯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五六十步而四日不聞音響庚辰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綏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盡獲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英軍屯城西高英屯城東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為實然也

新作太廟

五年

金開興元年四月天興元年 太宗皇帝四年

春正月以史嵩之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蒙古太宗皇帝自河清白坡

渡河遂次于鄭州使速不臺圍金汴京

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群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民丁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自固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戊子太宗皇帝用西夏人恤可許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太弟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三百人而已甲午太宗皇帝入鄭州大于海攀寺違速不臺攻汴城金主召群臣議於守窮臣有言木虎高分築要城尖不可守外城尖不可棄若蒙古兵得外城則糧盡援絕走一入不出裹城哉不測可用於是決割宇外城命脩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堞口尚不能遍故議還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皆而用得百餘人又隸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倖州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事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為敕文改元布宣

恪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動洛陽人至於慟哭

金完顏合達移剌蒲阿帥師自鄧州還及蒙古太弟戰于三峰金師大潰蒲阿棄師而逃合達走入鈞州蒙古獲之皆死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乃伏騎五千於鄧州道　蒙古兵前後被擁遂南避金師至鈞州沙河　蒙古兵不戰而退金師方盤營　蒙古兵復來襲金師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一近侍入軍中傳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　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陳和尚擁　蒙古山上之師　蒙古少卻金師遂進次于三峰山金將張惠按得木立山上望　蒙古兵二三十萬陣于三峰之東厚二十餘里二將謀曰北地不戰欲何爲耶乃率萬騎乘上而下以擁蒙古之師　蒙古師卻須臾白霧蔽空人不相覩又雪田泥淖深沒人脛軍士披甲冑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　蒙古軍與河北軍合四面圍之燒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師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色皎然金師無一人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　太宗皇帝在鄭州聞太弟與金相持遣口温不花赤老温等赴之至則金師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合達欲走門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　蒙古兵發而殺之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　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太弟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　蒙古兵欲其降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　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

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　蒙古兵追獲擒之械至官山太弟召見欲降之往復譬諭萬端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合達蒲阿既敗金之健將銳卒俱盡不復可爲矣　蒙古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

金許州軍校殺節度使古里甲石倫以城降于蒙古

○**二月金閻鄉行省徒單兀典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棄潼關帥師東還至鐵嶺蒙古追及皆殺之金師大潰**

初金閻蒙古入饒風遣兀典及關陝總帥徒單百家備潼關使宜行事百家馳入陝搒縣鎮遣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援汴兀典遂與合閻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綱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依閿　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　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　蒙古　蒙古兵遂長驅至陝兀典發閿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　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飢憊於是重喜先降　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閻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帝謁大廟初成也

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不克蒙古圍歸德金行省石盞女魯歡命[illegible]歷[illegible]爲[illegible]守[illegible]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

金復以完顏賽不爲左丞相蒙古攻汴日急時圍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白撒以爲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爲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爲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

三月蒙古圍金洛陽中京留守完顏撒合輦赴水死警巡使強伸代守　蒙古師退蒙古立砲攻洛城中唯三峰潰卒三千人及忠孝

軍百餘守禦而巳留守撒合輦疽發于背不能軍三月丙
戍夜城東北角破撒合輦投壕水死巳而蒙古兵退元
帥任守貞復立府事既而守貞援汴河南人推強伸為府
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弱者半之甫三日
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
而戰以士數百往來披應大呼以懸子軍卒其聲勢
與萬衆異兵器巳盡以籤為燄得　蒙古兵為號一箭截而
為四以難發之又劃遇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
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
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接乃退

蒙古太宗皇帝

及太弟自鄭州北還次于官山命速不臺總師經略中原

○金命尚書左丞李蹊奉曹王訛可為質于　蒙古以請

平夏四月　蒙古速不臺退師河洛金大赦改元 蒙古太宗皇帝

之所北還避暑也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使者至立
出國書以授譯史譯史以授宰相宰相跪進金主起立受

之以村有司其書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
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剌蒲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
金主乃封荊王守純子訛可為曹王命李蹊送之于　蒙
古為質以請平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太府監國世榮勇
講和使未行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三
月癸卯　蒙古立攻具沿濠列木標以薪草填壕隤剝平
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但於城上坐視
而巳城中喧閧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將新
雨霽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亦有望而拜
者金主自麾之曰勿拜恐泥污汝衣倉皇中市肆米豆狼
籍於地上執衛士令各歸其家老幼遜揮至有誤觸金主
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
此為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歲臣等戰死無所恨至
有惑泣若西南東士五六十輩進曰比兵朔土填壕功巳
過半平章傳今勿放一鐵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
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藝未成長
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違旦不退汝等死戰
未晚復有號泣者曰事急矣聖主毋望和事乃傳旨城上

放開西水門千戶劉壽控金主馬言曰聖主無信賊臣賊
臣盡北兵退矣衛士欲擊之金主止之曰醉矣勿問是曰
曹王行　蒙古兵併力進攻甲辰金主復出撫東門將士
太學生楊與等前白事金主問何所故言曰臣等皆太學
生今執砲夫之役恐非國家百年以來待士之意金主敕
記姓名即免其役過南薰門值被劃者金主親為傳藥手
酌危匿以錫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者是日　蒙古與
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塹城上箭鏃四下如雨
頃刻壞平龍德宮造砲石取宋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
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有不如度者杖其工人
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碓或碌碡為二三皆用之擴竹
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枝更迭
上下晝夜不息不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
宮及芳華玉溪所拆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
糞寨結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
皮為障遂謂不可近　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爇不
可擲砲披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
鐵受砲所擊者凹而巳　蒙古兵壞外築城圍百五十里

城有孔口樓櫓琢宗文許闕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
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逕臨容三
二人得過以防　蒙古兵奪門及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
軍乃不能伴出比出巳為　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
穴城由壕徑濠燒其砲坐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
壞又為　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　蒙古營
身齒之以誘俘者識者謂牢相缺以綫鳶綫燈退敵難矣
特有火砲名震天雷用鐵鑵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
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之上火點著鐵甲皆透
蒙古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則城上
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
招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搶注氣以火
發之鄉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　蒙古唯畏此物　蒙
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毋明惠
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耶乃為好語曰兩國巳講和
更柱攻邪金人因號應之四月丁巳金主遣戶部侍郎楊
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灸鶴　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
速不臺乃許退師散屯河洛之間參攻赤盡合喜以巳守

城有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恥況以罷攻爲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乃命趙秉文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甲子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餉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爲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己卯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己巳建威都尉完顏兀論同一蒙古使者沒忒入汴金主見之于隆德殿甲戌金主御承天門大享將士闕入有聲屈者金主乃還宮

金命平章政事完顏白撒致仕白撒恇怯無能性復貪鄙軍士怨憤其不敢戰白撒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爲幸爲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猶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爲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後已

五月金汴京大疫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凡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户僧道醫

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徵之以助國用

六月金徐州軍亂　蒙古山東行省國安用入據之李全之敗也國安用從全妻楊妙真走山東遂降于蒙古蒙古以爲都元帥行省山東會徐州婦兵總領王祐張興都統封仙等夜燒草場作亂逐行省徒單益都安用率兵入徐執祐等斬之以封仙爲元帥主徐州事

金李蹊還自蒙古○秋七月以陳貴誼同簽書樞密院事○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蒙古國安用降金金封爲兗王行京東尚書省事賜姓名完顏用安安用既得徐州金宿州東面總帥劉安國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用安遂挾三州蒙古師阿朮魯聞之怒曰此三州我當攻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用安奪其州用安懼乃與徐州總帥王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徐

楊妙真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金朝既盟諸將皆散去用安無所歸遂同王德全劉安國因宿州從宜衆僧奴自通于金衆僧奴以聞未報而用安率兵萬人攻海州未至衆已稍散去用安自知失計於是復金衣冠楊妙真怨用安叛己又懼爲所圖乃悉屠用安家屬走還青州用安遂還兵分將期必得楊妙真金主遣近侍直長因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封拜用安且以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使得便宜從事使者至安用猶豫未決遣迎使者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安用意頗順王德全杜政輩欲殺使者明日安用出見使者踞倨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達達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達達病死者衆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言出軍中興久矣朝廷無一人敢決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因使人取金所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乃設宴拜授如儀令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謝金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一寶符六龍文衣一玉魚帶一弓矢二封贈其父母妻誥命及郡王宣世襲千户宣大信牌玉兔鶻帶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世英過徐王

德全劉安國謂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安用郡王宣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千户宣玉帶各二於徐而去

金鄧州行省完顏思烈恒山公武仙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會師自汝州救汴金主命樞密使赤盞合喜帥師應之次于中牟八月思烈等遇蒙古于京水遂潰合喜棄師走還○高麗盡殺　蒙古所署達魯花赤帥衆入于海島　蒙古撒里塔伐之卒于師○金括粟民間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簽民兵爲守禦備遂括汴京粟及籍技單丁典完顏重喜納合合閏三家貲產以完顏珠顆張俊民曳剌克忠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爲名珠顆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唱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又召民賣放下年軍需錢及上户田租已而前內

史大夫內族合周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合周爲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懇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秕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久住不聽竟死杖下聞者股栗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且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余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斜卯愛實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爲奉御把奴所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賴近侍李大節救免

冬十月金納合買住以盱眙來歸詔改爲招信軍○蒙古皇太弟薨于師睿宗皇帝娶克烈王可汗之弟阿鉬部女

曰唆魯忽帖尼生六子長諱蒙哥是爲 憲宗皇帝次曰术兒哥三曰忽覩都四曰 諱忽必烈是爲 世祖皇帝五曰旭烈六曰阿里不哥

金以汪世顯爲鞏昌便宜總帥初世顯以戰功爲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窘迫世顯發家貲率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遂足金主以鞏昌衝要之地以忽斜虎爲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固守出保石門以扞蒙古及忽斜虎勤王東下而潰金主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志自奮糧械精贍

十一月金完顏用安襲王德全于徐州不克用安欲圖山東累徼兵于徐宿王德全劉安國不應用安怒會金主以容詔徼兵東方用安因聳言入援駐師徐州城下以招德全德全不出發封仙而遣杜政出城會劉安國與宿帥衆僧奴引兵入援至臨渙用安遣人殺安國因攻徐州三月不能下退歸渡水以軍食不給乞糧于宋宋陽許之用安即改從宋衣冠而陰通于金資糧走卒多亡

金河解元帥趙偉襲殺陝州行省阿不罕奴十剌以城降于蒙古○十二月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楊氏崩外朝以日易月宮中行三年喪

蒙古使王檝來京湖議同伐金詔史嵩之遣使許之蒙古再遣使來議夾攻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言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報謝復書略曰本朝與貴國素無讎隙寧宗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爲李全所擾河南又被殘金所隔貢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好不勝頴幸謹遣伸之報謝且議夾攻汴京 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

金主棄汴如河北次于黃陵岡 蒙古速不臺復圍汴京糧盡援絶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宜沿西山入鄧者或言設欲入鄧 蒙古速不臺今在汝州不如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遣近侍即右司郎中白華家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欲往鄧下既汝州有

速不臺斷不可往以今日事勢計之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許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爲國家效死金主欲以蒲察官奴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族能出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默然唯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裹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東面元帥把撒合南面元帥术甲咬住西面元帥崔立北面元帥孛术魯買奴等留守丁亥金主御端門發府庫及祕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關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京曰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

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曰金主使賚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庚子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而出辛丑金主出城父老百官泉隊于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也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遂決意東行乙巳次黃陵岡白撒擊　蒙古降其兩寨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群臣因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竹之勢成矣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爲若往歸德乞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徐州還京爲便白撒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　蒙古兵知帝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略河朔且空河南之軍官奴曰衛州有粮可取也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耶金主聞之遂一意向河朔　蒙古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以黃伯固爲四川制置使

癸巳

六年（金天興二年　太宗皇帝五年）**春正月金主濟河次于蒲城使完顏白撒伐衛州還及　蒙古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金主走歸德府諸軍大潰白撒伏誅**

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正月丙午朔糧至蒲城東二十里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三百張布爲幄即日金主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　蒙古回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遂次于漚麻岡遣平章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　蒙古聞之自河南渡白撒遂退師　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丁巳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爲民家所獲戊午金主走次蒲城東三十里魏樓村猶欲俟　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皇言于金主曰今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聖主幸歸德己未夜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人登舟潛渡河走歸德侍衛皆不知巡警如故翌日諸軍聞金主棄師遂大潰辛酉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朮甲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然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蒲察官奴一軍號令嚴肅撫勞周悉所過無絲髮之犯老幼婦女提携相視無復畏避所在父老僧道獻食牛酒犒軍者相繼金主親爲拊慰人人感泣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立壞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畔故衛城堅守而　蒙古之追鋒來援者以至于敗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殺其參知政事完顏奴申及知開封府完顏習捏阿不以衛紹王子從恪爲梁王監國而幽之立自爲都元帥鄭王以城降于　蒙古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民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搢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

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充飢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主遣朮甲塔失不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之洶洶遂謀作亂以汴京降而完顏奴申完顏習捏阿不不知也正月丁亥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洶洶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爾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習捏阿不不答好問又曰聞民間欲立二王監國以全兩宮皇族奈何習捏阿不曰我知之矣即命召京城官民聚于省中諭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老七人陳詞云云奴申揖立無語習捏阿不反覆申諭縱以涕泣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戊辰崔立援鞘指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欲如何處之二相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崔立麾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謂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崔立遂勒兵入宮集百

官議所立崔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崔立自為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侗為平章政事保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詣速不臺軍癸酉速不臺至青城崔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崔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崔立說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還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荊王府為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群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請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頌功德而可耶信于後世者乎奕雖殘虐闕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

蒙古忒不解圍金亳州○三月金蒲察官奴作亂殺左丞李蹊參政石盞女魯歡金主以官奴權參知政事

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新集女魯歡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召官奴請曰女魯歡盡散衛卒御當小心官奴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己因謀圖用時　蒙古忒不解圍亳州且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奴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官奴不悅乃私與國用安講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閒金主深憂之乃論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內族胥類懷察其動靜阿里合反以金主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奴乘其懈率衆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知朝官聚于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之

驅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於金主前金主擁所握劒於地謂實曰為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官奴因大殺朝官李蹊已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女魯歡等反臣殺之矣金主乃暴女魯歡罪而賞官奴

夏四月葬恭聖仁烈皇后○金崔立執其梁王從恪荊王守純及后妃族戚歸之于蒙古速不臺殺從恪守純等以后妃北還

三月乙酉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董灌訊拷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之中諸門出葬者凡百餘萬人恨不早預於其數而值此也崔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四月癸巳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荊王梁王及諸妃嬪凡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甲午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宋徽欽之時焉速不臺入汴城崔立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　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　太宗皇帝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帝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帝始許之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孟珙敗金武仙于順陽仙走馬蹬山移剌瑗以鄧州降

金唐鄧行省恒山公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剌瑗相掎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衆皆潰去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以城降移剌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實檻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制

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長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

五月金蒲察官奴襲敗蒙古忒木解于王家寺亳州圍解

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解信之遣官奴之母而定和議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所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經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栅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栅而還遂真授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

金官奴幽其主于照碧堂六月官奴伏誅

官奴既敗忒木解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無日獨處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此奴所困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謀誅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飢窘會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鎬餫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知蔡備禦不及歸從及聞金主言甚憤力陳不可至於犯顏頓足意殊叵測因出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為無君請金主早為計金主遂與宋珪等謀已卯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金主呼參政官奴既應完出從後剌其肋金主亦被刺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突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遂詔鎬以兵來迎幸

蒙古取金洛陽中京留守強伸死之

初參政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民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三月金主使內侍授留守強伸便宜從事伸建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于石額以死自誓

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於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及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烏林答胡土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陣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伸詈而射之韓奔還陣率步卒數百奪攜伸旗手一卒搖出拒之殺數人伸即手解都統金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蒙古以五百騎追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六月胡土以蒙古兵強即以精騎掣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以一馬擁迫而行伸宛轉不肯進強捷之將見蒙古帥塔察及中原七里河伸語不進兵卒拐謂曰此人華角如此若見元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貴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頸南向遂殺之

金主如蔡州

金主留元帥王璧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傘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州蔡之父老千人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欷遂以完顏忽斜虎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孛术魯小婁室簽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忠亮誠慎事無巨細必親為之選士括馬繕冶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蔡辭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為金主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與坐視自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由是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見山亭為遊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為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軍威稍振君從諸人苟一時之安遂以蔡為可守矣忠孝軍提控李仲使率十餘人束馬入省大率以月糧不優幾于

罵詈忽斜虎縛仲德堂下杖之六十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尓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盖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在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率皆窮乏恐取給于烏古論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尚食餒供為言金主然遂誅碣鎬以被諸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降其衆而還

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岩其大岩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岩蔽其前三岩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岩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岩殺盡是夕復令壯士擒王子山岩斬金將首而出遂望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拔擒石穴皆降丁順復破默里岩於足仙之九岩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撫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詣且奪岵山擊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邀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岵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大潰枕藉崖谷山為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鎗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須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兩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岩仙望見易服而遁援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八月師會蒙古伐金取唐州

蒙古帥倴盞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宋師入城取食人者盡戮之云

師次于息州南金以其參知政事抹撚兀典簽樞密院孛术魯婁室行省院事于息州

宋師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耀請益兵為

備金主以兀典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以夾谷九住代

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不許

阿虎帶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自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貲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憑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援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蒙古那顏倴盞圍金蔡州冬十月史嵩之使江海孟珙帥師會之

九月庚戌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群臣陪從成禮金主諭之曰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餘年汝等或以先世立功或以勞効起身被堅執銳積有年矣今當危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正汝等立功報國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為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常慮不為朕所知今日臨敵朕親見之矣汝等勉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夜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辛亥蒙古那顏倴盞以數百騎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城中飢人相食金主命縱飢民老稚羸弱者出城就食且給餓民船聽捕城壕菱芡水草以食之猶不能給蒙古日耀兵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史嵩之又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倴盞大喜與珙結為兄弟酌馬湩中飲之蒙古既得宋助益脩攻具新木之營闌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忠誠昭著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蒙古及宋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使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軍丁寧勉諭之金

人自東門出戰孟珙曰遮其歸路擒偏裨八十有七人倴人言蔡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珙與倴盞約南北軍毋相犯十二月乙亥倴盞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鉤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丙子黎明珙殊死戰遂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女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七人蔡州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涸之可立待遂鑿其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 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己卯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以計說止之辛巳金總帥孛朮魯婁室帥精銳 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葦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 蒙古兵先覺之伏行隍邀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己丑 蒙古及宋合兵攻西城克之因墉其城先是忽斜虎命蔡寨坡壞乃備及西城潰 蒙古宋兵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日夜忽斜虎搞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爲此介介耳又曰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繫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庚寅以御用器皿賞戰士甲午金主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乙未殺廏馬五十匹及民間馬百五十匹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已

金更造天興寶會 時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用銀市易而不用寶泉及玎寶乃更作寶會自一錢至四錢上行于蔡州而已

金徐州降于蒙古丞相行省事完顏賽不死之。以史彌遠爲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 彌遠以疾乞解機務故申前命授之 以鄭清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薛極爲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參

之翌日與王遂並拜御史谷蟄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資政殿學士袁韶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詔奪詔祠祿又論趙善湘鄭損陳晐納賂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荊湘蜀漢人心罪狀顯著遂皆落職

十二月薛極免 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巣觀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一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二

端平元年 金天興三年末帝承麟元年太宗皇帝六年是歲金亡 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孟珙入蔡州　蒙古師從之金主守緒及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死之金主承麟死于兵江海獲金參知政事張天綱以歸金亡

正月庚子朔　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飢窘嘆息而已辛丑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爨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爲糧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殆盡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戊申　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

帥承麟承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我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因起受詔己酉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走開西門孟珙招江海那顏倴盞之師以入金右丞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之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置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孛术魯婁室兀林荅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金主承麟退保子城聞金主守緒死帥群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不就可哀也已吾欲諡之哀何如衆從之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

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今煙焰未絕也珙乃與那顏倴盞分金主骨及諡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是日末帝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平章白撒之弟也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因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每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

以不擅爲嗣濮王○追封榮王希𤨏三世祖考爲國公 詔太師榮王已進王爵宜封三代乃封故修武郎子奭吳國公伯旿冀國公師意越國公妣皆國夫人

及蒙古以陳蔡爲疆各引師歸 陳蔡東南爲宋西北爲蒙古蒙古以劉福爲河南道總管而去

史嵩之使郭春詣奉先汛掃諸陵○史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襄陽

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餉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金撒抹元典以息州來歸　蒙古追殺之取其城 兀典行省于息州與諸帥日以歌酒爲樂軍士潰叛及聞蔡州破乃與孛术魯婁室夾谷九住等爲送款于宋爲金主發設祭上謚曰昭宗州民因奉兀典爲丞相婁室爲平章皆受滿壬子舉城南遷宋人焚燒增　蒙古望見火起追及千羅山盡殺之旦索行省巳下官屬于宋宋訖以橋質召入城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蒙古兵至宋人斂避金兵去見誅

二月以趙彥吶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興元府

○蒙古入金徐州完顏用安自殺○三月以賈似道爲籍田令 似道涉之子而貴妃之弟也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籍田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

果然使京尹史巖之察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由是帝眷注矣

詔太常主簿朱揚祖詣洛陽省謁八陵

史嵩之露布至詔遣朱揚祖林拓往省謁八陵尋復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

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獻于臨安四月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其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已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隣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晏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哉皆不報

五月以趙范爲兩淮制置使兼知黃州○賜黃榦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暄胡夢昱等謚錄用其子

以其阨于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也

蒙古以嚴實爲東平路行軍萬戶

蒙古之有山東實功爲多初實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至是畫境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兗濟單四州實統地既廣爲東方牧伯之長時所在殘毀實披荊棘扞豺狼弊衣糲食暴露風日挈溝壑轉徙之民置之衽席之上勸耕稼豐委積辟用賢良汰貪墨所統治安東平遂爲樂土四方之民爭赴之實爲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昏嫁莫不感其惠焉招徠名士置諸幕府後多爲賢公卿

六月以曾從龍參知政事喬行簡知樞密院事鄭性之陳德[illegible]簽書院事○詔復巴陵縣公竑官爵賜竑妻吳氏號 [illegible]

法空大師

從陳德剛及太常少卿徐僑之請也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全子才會師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

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爾飢匱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殆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而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而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耳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走宇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遽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爲國

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知盧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講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封丘門外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伯淵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括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皆詣太廟街點集既還行及梳行街伯淵於逵立還庶立辭數四伯淵必欲貌迭立不賊倉卒中執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洞而中其手之抱立委再車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不知見立墜馬謂與人鬬殺前解之隨爲軍士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啖之以三屍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起人謂樹有靈亦厭其所爲也

趙葵師會全子才于汴

秋七月葵遣徐敏子帥師入洛陽

蒙古還師南下

全子才次

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蒙古聞宋來爭河南還師赴之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師宋師多溺死時盛夏行師汴隄亦決水潦泛溢史嵩之又不致餽糧用不繼而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子才難之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爲辭七月庚辰徐敏子啓行乙酉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攏洛陽蒙古聞迪來乃伏軍士于城外驅民出城以誘之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

八月朱揚祖還自洛陽朱揚祖朝陵行至襄陽會諜報蒙古兵傳宋來爭河南府哨已及孟津陜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閫刻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泗溯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至臨安入對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含淚太息久之

以趙范爲京河關陜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趙葵爲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爲關陜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詔嵩之與趙范掎角以復三京嵩之力陳非計故奉祠

蒙古師至洛陽城下徐敏子以師還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揚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紅黃涼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揚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揚誼一軍已爲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擾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八月朔立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

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輕進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秩有差鄭清之力請解政不許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帝嘉納之

九月以趙范爲京湖制置大使知襄陽府○詔趙葵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陳德剛卒德剛居位七日而卒帝深惜之召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冬十月陳貴誼卒○以孟珙兼御前忠義軍都統制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詔以爲襄陽府駐劄御前忠義軍命珙兼領之

十二月蒙古使王檝來以鄒伸之爲報謝使蒙古使王檝來言曰何爲而敗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

乙未

二年太宗皇帝七年春正月以程芾爲蒙古通好使○詔孟珙黃州駐劄措置邊防珙赴樞密院稟議因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爲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

二月蒙古城和林和林本唐回鶻毗伽可汗故城蒙古以爲會同之

所至是城之周囬五里許正殿曰萬安

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同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真德秀卒德秀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帝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僉旬而卒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恵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輟擯不用而聲聞愈章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為多焉

六月以鄭清之喬行簡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曾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簽書院事○葛洪免○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及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當罷者人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蒙古闊端太子侵蜀漢太宗皇帝命闊端太子侵蜀畫貴由太子伐西域唐古火曾赤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名西征一名南征中州戶十戶一名南征一名伐高麗

秋七月　蒙古侵唐州知隨州全子才知棗陽軍劉子澄棄師走趙范師敗　蒙古于上閘而還○冬十月金鞏昌總帥汪世顯降于　蒙古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宗祀已矣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于溝瀆姑徇一時之節執若屈已紓斯人之禍會　蒙古太子闊端入蜀次于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太子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太子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徽嘉陵進趨大安太子資其糧械以入蜀

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陞辭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為參議官

曾從龍卒○以余嶸同簽書樞密院事○蒙古闊端太子入沔州知州事高稼死之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蒙古力戰有功甚多至是　蒙古自鳳州入四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

置使趙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援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之不深入若倉皇召兵足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吶曰吾志也已而荒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乘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吶至置口報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遣精兵千人命王宣師以助之已而　蒙古大至何璘遁沔州逆臨衆難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歔圍殺之

蒙古圍青野原曹友聞救卻之趙彥吶聞高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　蒙古圍之知天水軍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既而　蒙古先鋒汪世顯窺大安友聞以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敗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安南入貢

丙申

三年太宗皇帝八年春正月　蒙古侵江陵統制李復明死之○

二月　蒙古侵蘄州孟珙帥師救卻之○蒙古初行交鈔

從耶律楚材之請也以萬定爲領

召魏了翁還以爲簽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爲非而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未去

以陳韡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史嵩之爲淮西制置使知廬州○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于蒙古趙范在襄陽以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腹心朝夕䜩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庫會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爲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主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反因劫掠襄陽爲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揚至蕩也詔削趙范三官仍舊職任

夏四月魏了翁罷乞歸田里也

詔悔開邊時師屢爲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己泳以監察御史王萬忠抗有大志精於邊防以詔稿示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是民生意如發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爲時具公遂事宜泳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略曰自工闕之群盜弗靖暨淮楚之逆雖爲妖數年之間多難已甚蜀肆金之復城而蒙古之與降不利西南蓋督關陷成而擾興沔其在辛卯還已寧金房以賊襄樊建合謀成破蔡之叨恐假甚有及實之勢心之憂矣構可憚乎同將布失於軍中以忘吾過但使留屯於塞上自守我疆思西陲之弗寧啟北騎之深入賴仙原有以議後而蜀道得以安全熱虐藏之於經視婁歲而九儕重以唐均之叛將發比京胡之稽機肆荼毒於列城至更廷於他路兵民之死戰關戶口之困厄雜室靈罪存殆苛相望致援師之暴露及料役之繁苛爲之驗以有足閔者是皆朕明不能獨德有未孚上無以捨乎天之心下無以定乎民之志今方施令行政以爲後稱之圖補存覓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痛疾之益目如疾病之在身

蒙古取襄陽府隨郢州荊門軍○蒙古命忽覩虎括漢民戶數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杜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召括戶口以大臣忽覩虎領之民戶始隸州縣時群臣共議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太宗皇帝從楚材之議時諸王大臣諸將所得驅口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之半楚材請因括戶口皆籍爲民帝從之

五月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葵至揚墾田日兵邊備以防

秋七月陳韡罷○以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簽書樞密院事○八月京湖制置大使趙范有罪免討失襄陽之罪也

蒙古取襄陽軍德安府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之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皇帝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闊端太子南伐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大將忒沒歹欲阬士以樞力與辯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譬說百端復始悟樞與至燕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焉

蒙古以中原民戶分隷宗戚六月忽覩虎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于太宗皇帝帝命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耶律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帝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設官吏又自朝命本投下止設達魯花赤歲賦以七分爲率五分入府藏二分爲湯沐之資非額賦外不令擅自徵斂或可耳從之於是皇后太子公主駙馬貴戚皆有分地矣

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召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辭不至○利州統制曹友聞及蒙古戰于陽平關敗績死之

蒙古闊端太子遂入蜀次

于成都

曾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諜報蒙古太子合答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斷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爲不可彥吶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沔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權萬騎迎湖師千人外去鏖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炎司違制揚大全馮大用引本部出東來圍擊敵後隊總篆翁用趙與帥本部出水續擊敵中隊總管呂嗣德陳庭帥本部出兜衆頭擊敵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深及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發遂龍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敵出陛口與友隊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裘代

鐵甲經雨濕凝不利步鬬黎明蒙古兵益增以鐵騎四面突陣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illegible]口[illegible]蜀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太子次于成都四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府而已

冬十月蒙古闊端太子自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趙汝鄉死之○立陳日煚爲安南國王○十一月以喬行簡爲左丞相兼樞密使○蒙古口温不花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葵陳韡援之

口温不花入淮西蘄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温不花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遊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韡遏和州爲淮西聲援

蒙古忒沒歹侵江陵孟珙帥師敗之

忒沒歹攻江陵史嵩之遣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所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旗幟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逆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侵眞州知州丘岳敗之

蒙古攻其州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卻岳曰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覆設砲石行之于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遣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蒙古始定戶口田畝鹽商賦稅之法

蒙古既括戶數乃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額朝臣皆謂太輕耶律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永爲重矣既而燕京劉忽篤馬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涉獵發丁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利豬雞劉廷玉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回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楚材曰此皆姦人欺下罔上爲害甚大成奏罷之

蒙古命括牝馬于中原未行而罷

近臣有請刷漢地牝馬者太宗皇帝從之耶律楚材諫曰漢地所有蠶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爲例是徒擾天下也乃止又侍臣脫歡奏選室女楚材諫止之帝怒楚材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使令而脫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耳帝乃止

復成都府

嘉熙元年太宗皇帝九年春正月以李𡌴同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知成都府○二月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簽書院事李宗勉同簽書院事○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蒙古選試儒者及釋道之人

耶律楚材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遂試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居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

蒙古始給官府符印

初諸

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奏並仰中書省依式鑄造由是名器始重蒙古始定驛令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乏則奪民馬乘之城郭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耶律楚材請給牌劄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焉三月蒙古伐欽察斡羅思麥怯思部皆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纔没輒出土産良馬富者以萬計俗祖金華勇猛剛烈青目赤髮至是 憲宗皇帝受命帥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其酋長八赤蠻命之跪八赤蠻曰我國王也且非駝何可跪人終不以是求生乃舍之夏六月鄒應龍罷。○孟珙敗蒙古于黄州蒙古口溫不花攻黄州甚急珙帥師救之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屢敗蒙古之師卒全其城臨安大火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寃侍御史蔣峴史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

劉克莊等敢扇異論同日去國并斥進士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論以漢法自是群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寃矣詔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質英者二三人置師教之秋八月追封趙汝愚爲福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蒙古侵安豐知軍事杜杲敗之蒙古自淮西北還口溫不花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城多壞陷杲隨補完蒙古令拔都兒環軍所牌杈木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兒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爲二十七填杲分兵抵填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與路士皆當羅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與杲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西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翦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屨長尺有咫異而訪之留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詔陳韡史嵩之趙葵守禦淮漢

戊戌

二年大宗皇帝十年春正月以余天錫同簽書樞密院事。○二月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荊湖江西路光蘄黄夔施州軍馬置司鄂州。○蒙古使王檝來詔朱揚祖送之。○以孟珙爲京湖制置副使置司松滋縣。○三月以周次說爲蒙古通好使。○以李心傳爲史館脩撰初陵州井研人李舜臣博學力行多所著述尤邃于易嘗曰易起于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書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明朱熹每爲學者稱之有子三人曰心傳道傳性傳心傳閉戶著書有史才通故實至是召爲脩撰專脩高孝光寧四朝實錄道傳尤明河洛之學操行端潔夏四月以李埴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以丁黼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五月以李鳴復知樞密

院事余天錫簽書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諸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請詔崔與之提舉洞霄宮與之未嘗造朝帝嘗虛位行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踰年卒年八十二與之出自番禺所歷皆有政惠衆以公輔望之而與之屹然有大臣風竟與唐張九齡齊名異代良可尚也哉六月李埴卒。○秋七月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蒙古圍廬州知州杜杲敗之詔加杲淮西制置使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復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壕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填下爇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填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杲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以孟珙爲京

湖制置使知岳州○冬十月史嵩之復光州○孟珙復郢州荊門軍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饋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撤江陵節制司請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於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荊門珙以諸將皆捷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蒙古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爲師時濂溪閩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實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以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于祠壁請趙復爲師儒王粹佐之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三年太宗皇帝十一年春正月以喬行簡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行簡十上章請謝事詔用元祐故事以尊異之以李宗勉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史

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自鄂入見故就命之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云以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侶同簽書樞密院事○三月孟珙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府襄陽既復珙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尔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並置先鋒焉

夏五月蒙古遣使如高麗蒙古既伐高麗高麗屢敗乃獲入貢請平蒙古令其王瞰親朝當罷兵

秋八月以游侶參知政事許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林略同簽書院事○蒙古塔海復取成都制置使丁黼敗死　蒙古遂取漢邛簡眉閬蓬

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冬十月許應龍林略罷十一月以范鍾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孟珙遣師分道禦　蒙古于蜀口遂復夔州孟珙聞蒙古塔海及禿雪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晉陝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州聲援于德與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珙寇遣劉全帥師禦之命伍智思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若分布戰艦遣張仲舉提兵閣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崇未幾蒙古處萬州朔雄施變猥數珙兒環時知吹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邳皆會蒙古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犢裕材于郢之順易珙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征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虐兵燒所積都材又度敵以因糧于券遣張德劉整分兵入寨火其積聚且糇上方略由是京湖銷安其半迹復變州

以陳塤爲國子司業塤史彌遠之甥而德秀之族第也紹定中爲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盍指貫貴妃及閹遠也彌遠召還曰何爲好名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補遠養乃召還至是以吏部侍郎改司業諸生相慶以爲得師學益相勤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

四年太宗皇帝十二年春正月　蒙古以奧都剌合蠻提領諸路稅課所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後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奧都剌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課法禁侵奪民利耳民窮爲盜非國之福近侍左右皆爲奧都剌合蠻所陷　太宗皇帝惑之楚材言不行乃大息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踵跡而察其復者民之窮因得自此始矣

二月以孟珙爲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歸峽鼎灃州軍馬珙遂大興屯田珙至鎮招集散民置寧武軍以降人田牘

變里八都魯為飛鵠軍盡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雖責兵以衛民民不集瓦離安耕種則雖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專其兼州路制置屯田大使以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書院以處襄漢流寓之士竹林書院以處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知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拔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以陳隆之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三月貶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彭大雅官秩 大雅當蜀殘破之初披荊棘冒矢石城重慶以禦利閬蔽夔峽為蜀之根柢至是以城蹟削三秩蜀人懷之為立廟祀焉

夏四月召史嵩之還朝罷都督府 嵩之在鄂諸將皆以捷聞帝眷顧益隆故召還

以杜杲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蒙古使王檝來議 求

帝也

秋九月喬行簡致仕○冬閏十二月李宗勉卒 宗勉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樂聞讜言時號公清之相

以游佀知樞密院事徐榮叟簽書院事范鍾參知政事○蒙古東平萬戶嚴實卒 子忠濟嗣

淳祐元年 太宗皇帝十三年 春正月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并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 [illegible]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大學仍請以周惇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從祀孔子廟庭太常少卿徐僑禮部尚書李埴皆體以為請未及施行至是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曰其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遂加封爵云

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帝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觴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賜帛有差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孟子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三月趙以夫罷○夏四月以與芮嗣榮王貴謙嗣沂王 與芮帝母弟也

秋七月高麗王瞮以其族子淳為質子蒙古以求成○冬十月 蒙古以牙剌瓦赤行省于燕京專領中原事○十一月 蒙古太宗皇帝崩于鈋鐵鎋胡蘭 六皇后禿里吾納治國事 太宗皇帝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以獻曰此

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帝悅賜以金帛勅左右日進酒三鍾即止是年二月疾篤脉絕諸醫不能療六皇后素干國政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時權姦滿朝術縱責官而與奧剌合蠻等尤強肆控治諸國楚材對曰今朝廷用人不當天下罪囚必寬枉故天變屢見宜赦天下六皇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帝少蘇后以為言帝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十一月疾愈已久楚材以太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奏之數四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為樂帝從之出田五日還至鈋鐵鎋胡蘭與奧都剌合蠻飲皇曰崩年五十六六皇后召楚材問以儲嗣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與奧都合蠻專政用事權傾內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令其從意書填且曰奧都剌合蠻奏准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楚材力諫后不聽　太宗皇帝仁厚簡默服御儉素委任大臣略無疑貳政歸臺閣朝野無事西北中原皆入版籍遂有天下三分之二時晚年皇后衆急竊柄回回以貨致寵為可惜焉帝七子長曰合西丂二皇后孛乃所生也發事有子曰海都次諱貴由是為　定宗皇帝

曰闊端曰屈出曰合剌察兒六皇后所生也曰合丹曰滅里七皇后所生也是時太子諸王各有分地不相統壹六皇后既稱制于和林號令不行國政中微十二月余天錫卒

二年春二月游侶罷○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別之傑簽書院事葵上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欲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功帝嘉納之以徐榮叟參知政事○蒙古侵蜀孟珙遣師禦之蒙古世可那延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王令屯江陵及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張祥屯澧州以備之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蒙古燕京行省郎中

姚樞棄官隱于蘇門牙剌瓦赤在燕所屬惟事貨賂以掊克媚之樞爲幕長一切拒絕因辭職挈家往輝州之蘇門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誅茅爲屋塊中置私廟四室中堂龕魯司寇容傍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任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自板小學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朱子或問家禮俾楊惟中板四書集註田尚書板詩傳折衷易程二傳書蔡氏傳春秋胡氏傳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命弟子楊古爲沈氏活板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行之夏五月趙葵罷○六月徐榮叟罷○以余玠爲四川宣諭使初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揚州作長短句以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所向有功累擢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爲麤人斥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爭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事干機速許同制臣共籌措置先行後奏蒙古侵眞州杜杲敗之○

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定子簽書院事杜範同簽書院事範抗言時政無有私恩同位憚之秋七月　蒙古入通州屠其民而去○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別之傑罷

三年春二月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初蜀中財賦入戶部五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窘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或老或庸或駑或貪或險或謬或遠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帳一如帥居下令曰欲以謀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士之至者玠不厭接咸得其驩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遂於

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爲壘棊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爲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作經理四蜀圖以進曰願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三月丁丑朔日有食之○蒙古前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楚材以奧魯剌合蠻專政已言不見用力求避位會六皇后有疾遂罷楚材中書令楚材憂憤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琴數十張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楚材天資英邁夐出人表雖案牘滿前酬答不失其宜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剴切　太宗皇帝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平居不妄言笑及接士人溫恭之容溢于外莫不感其德焉　太宗皇帝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于泯絶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反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言語不通趣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

閫欽行所學可謂難矣幸相太宗皇帝諫行言聽故爲力行不顧然而見於設施者猶十無二三向使無慈材閣不知其何如也

蒙古便宜總帥汪世顯卒蒙古入蜀世顯之功爲多至是召至和林賜金虎符授便宜總帥統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鄜慶陽平涼德順鎮戎原階成岷疊西和等二十州事無鉅細悉聽裁決退而卒子惟正嗣世顯善兵能撫重儒愛民諭子動自持有古名將之風

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播州冉璡及弟璞俱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堅辟不至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與分庭抗禮待以上客璡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璡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合州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蜀始可守

四年春正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簽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初範爲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肯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書論範宜留鳴復宜斥史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三月以吳潛簽書樞密院事○秋九月史嵩之以父憂去位詔起復之罷將作監徐元杰及逐遊士之居京學者冬十一月嵩之乞終喪制許之初嵩之開督府竭國用而無成功其從子璟卿諫曰久聞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誠恐禍起

乖離危如新羅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不從已而黃濤劉應起徐霖等交上書論嵩之姦深擅權帝雖不聽而論者益衆及父霽忠病亟嵩之謂吉許之望白稱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以爲不可帝不聽元杰遂去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蠱惑士心以厚貲竊弄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猜險不可則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亡父以速其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貼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嵩之不天閣疾不省閣計不行能伺數日宰引姦邪布置要地彌縫貴成罔襲爵錙轉移上心寢私御筆以得起復之權姦謀已遂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大臣居天子之下百官之上仕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古者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爲時也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則嵩之本無捍

衛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封殖之計陛下眷留於以制固殊不知貽國無窮之憂也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知二親年耄慮其不測思爲起復之計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爲淮東總領未然表之許堪爲鎮江守臣所以預爲己之地也故今里巷爲十七字之謠曰光祖欲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未知之乎臺諫不敢言嵩之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嵩之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嵩之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嵩之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擬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致麻之辱也恭私黨以援要津謂其必無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於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今史氏秉鈞三世矣天下士民惟知有史氏陛下孤立于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以藝祖三百年之天下擲于史氏之手而後已此臣所以痛心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之

具瀆之位乎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武學生劉耐知帝衛意用嵩之遂放四學而上書曰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與籍消滅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悔者其端始于一二愚士橫議爾鄭國之人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而子產不毀鄉校付之自然人皆賢之臣獨恨子產之無以變士習淑人心也今陛下尊居天陛賢輔相于左右蓋將以立國也而輕儇浮薄者乃指名大罵之然則朝廷何以爲朝廷中國何以爲中國信叛言也生人之類滅矣若使嵩之果匪夜旬除設謀起後固無以逃天下後世之議若起復出於陛下褒時之本心亦當顧示天下暴臣此章於四學俾輕儇浮專者有所警戒太學齋廳因榜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丞相夕入諸生朝出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請旨進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𥲅遜遊士諸生聞之作落堂文以辯先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遷罹逐斥之辜靖言思之良可嘅也我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備才非惟術豈邑以遺後人抑且啓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勉廣前獻炳炳宸奎璽爲四學褒寵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殿機直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謟其三城然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歸過于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屯哉吾道告爾同盟兄義而不爲當行已而有恥苟爲能暖是貪周粟之叁相與拜持毋踊秦坑之懲斯言既出明日遂行與懇遵盡削遊士之籍嵩之自知不爲公論所容上踪乞終發制帝乃許之吳淵罷○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劉伯正參知政事游佀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以鄭清之爲少保奉朝請清之雖罷相寵顧不衰至是以少保醴泉觀使兼侍讀奉朝請封衛國公居京日與賓客門生相羊山水間帝御書輔德明漢之閣賜之明年加少師賜玉帶及甲第于西湖之養魚莊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

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苦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陽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瀰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遂爲江陵天險

乙巳

五年春正月劉伯正罷○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二月呂文德敗　蒙古于五河復其城○夏四月杜範卒○蒙古太納侵江陵孟珙敗之○秋七月　蒙古侵濠州知州呂文德敗之○冬十一月以陳韡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以游佀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院事性傳尋罷

丙午

六年蒙古定宗皇帝元年春二月范鍾罷鍾直諒守法爲時名相與游佀不協力辭而去蒙古入兩淮呂文德敗之○蒙古入蜀余玠敗之○夏六月以陳韡參知政事○秋七月　蒙古定宗皇帝即位于速茂都蒙古自　太宗皇帝崩諸王近屬自相攻戰國內大壞至是　定宗皇帝始即位于王吉河之速茂都諸王不服將謀不軌會雷雨大作行營水深數尺遂各散去九月京湖制置大使孟珙卒以賈似道爲制置使知江陵府珙疾革乞致仕許之詔命未至而卒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調士遊客老校退卒嘗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自號無菴居士冬十二月詔史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永國公致仕

嵩之雖去國論者猶籍籍乃命致仕詔不復用以靜群言蒙古侵京湖江淮州縣

丁未

七年定宗皇帝二年春正月以嗣榮王與芮子孟啓爲宜州觀察使孟啓資識內慧初能言即有法度帝甚奇之至是授官令就內小學夏四月以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吳潛同簽書院事○以鄭清之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清之方與客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歸中使至門清之始還入對力辭不允以趙葵爲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知建康府便宜行事陳韡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時江淮京湖邊警日至帝深憂之鄭清之薦二人可大任帝從之二人既受命捷音日至矣游侶罷○秋七月吳潛罷○以別之傑參知政事鄭寀同簽書樞密院事八月寀罷○高定子卒○呂文德敗蒙古于泗州

戊申

八年定宗皇帝三年春三月　蒙古定宗皇帝崩于胡眉斜陽吉兒皇太后乞里吉納復治國事定宗皇帝在位委政于皇太后及近習而已及崩年四十三有子三人曰和者曰闊忽歹曰忽也不干府國內大旱牛馬死者十八九民不聊生夏六月以徐鹿卿爲樞密使○秋七月以王伯大參知政事應繇同知樞密院事謝方叔簽書院事史宅之同簽書院事伯大尋罷○冬十月別之傑罷

己酉

九年春正月封孟啓爲益國公○以周世宗八世孫柴彥穎襲封崇義公○置慈幼局于臨安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閏二月

以鄭清之爲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應繇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清之辭免太師許之趙葵視師既久屢奏捷音帝思所以褒之鄭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葵來遷引退臣願居左使葵居右帝從之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以淮東制置使丘岳兼淮西制置使岳在揚與蒙古戰多捷關械脩舉帝嘉之故有是命親書忠實二字賜焉五月趙葵乞歸田里不許葵制既下言者論其非由科第進者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聞之因力辭右相乞歸田里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愧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帝雖不允而葵終不至陳韡罷○冬十一月應繇罷○十二月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清叟簽書院事○史宅之卒

庚戌

十年春三月以賈似道爲兩淮制置大使知揚州李曾伯爲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趙葵罷○夏五月以善珘爲嗣濮王○余玠大敗蒙古于興元蒙古汪惟正屯兵利州以拒四川日謀進取使其從宜使李德輝募民入粟綿竹陸輓興元水漕嘉陵貧用饒足玠親帥諸軍巡邊直擣興元與惟正戰敗之

辛亥

十一年蒙古憲宗皇帝元年春正月封建國公孟啓爲建安郡王賜名孜○三月嗣濮王不擢卒○以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徐清叟同知院事吳潛參知政事○夏六月　蒙古憲宗皇帝即位于闊帖兀阿蘭定宗皇帝之崩諸大臣欲奉屈出之子失烈門久而不決至是兀良

哈歹以太祖皇帝諸孫惟憲宗皇帝謙愼宜立諸大臣兄弟皆曰可乃大會于闊帖兀阿蘭之地而即位焉失烈門不服憲宗皇帝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竄黜之取主謀者誅夷之由是始定遠罷不急之役嚴軍律以安民又以自太宗皇帝以來群臣擅政凡有詔令必親爲之政始歸一兀良哈歹速不臺之子也

秋七月

蒙古憲宗皇帝命其皇弟總治蒙古漢地民戶軍開府于金蓮川承制封拜憲宗皇帝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皇弟忽必烈大王總之遂開府于金蓮川大爲張寶先是姚樞隱居蘇門以道自任皇弟遣趙璧召之樞至見皇弟聰明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爲乃盡其平日所學爲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爲條三十本末兼該細大不遺皇弟大奇其才動必見詢樞言于皇弟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必有讒者矣不若惟掌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理順安皇弟納之

蒙古以蒙哥撒兒爲斷事官學剌合爲大必闍赤掌朝貢事晃兀兒留守和林荅哈阿藍荅兒副之茶寒葉了干統蒙古漢軍侵兩淮帶荅兒統蒙古漢軍侵四川和里歹統蒙古漢軍伐吐蕃牙剌瓦赤不只兒斡魯不觀荅兒行中書省事于燕京麻速忽訥懷荅剌海主伊吾盧至阿母河迤南事阿兒渾主和剌珊迤西事斷事官掌國訟其推任爲至重大必闍赤其任猶左丞相也

冬十一月鄭清之致仕清之以老病因求解政帝不許賜玉帶以朝一日退朝忽感寒疾危甚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封齊國公奉朝請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以定策功久居寧輔其再相也年齒衰暮政歸妻子開發之人或因緣以躋進爲世所少然端平之治有足稱者也以

壬子

謝方叔吳潛爲左右丞相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蒙古以僧海雲道士李真常各領其教事○蒙古也窟伐高麗○蒙古皇弟置屯田經略司于汴梁自闊端太子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陷而壽泗之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姚樞請以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皇弟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起襄鄧宿重兵與襄陽犄角東連陳亳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隴右汪世顯戍利州劉黑馬于成都割河東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于關西以中糧興元猶懼[illegible]鹽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渙關沔池轉粟入利州又置安撫司于鄂由是東西數千里民人安業翕然歸心矣

蒙古以史天澤趙璧爲河南經略使自太宗之後中原任非其人而河南陝西民受病尤甚憲宗皇帝即位符任於牙剌瓦赤史天澤自真定入朝請分河外所屬所試治之且乞不令牙剌瓦赤有所鈐制許之乃立經略司於汴命天澤趙璧代治之時河南民無依恃差役追急兵離者餫軍無紀律暴掠平民賦歛繁苛故州郡往往爲宋師所復天澤選賢才居幕府以責其成置提領布鄉縣以察奸弊均賦稅以蘇疲困更鉏去以通有無設行倉以給軍餉立邊城以遏敵衝誅奸惡以爾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實邊郡河南大白

十二年憲宗皇帝二年春正月王堅復興元○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蒙古侵隨郢安復州○余玠敗蒙古于嘉定府○蒙古汪惟正城沔州○蒙古徙其太宗六皇后及諸王于邊賜定宗皇后死黨太宗皇帝孫失烈門于沒

脫赤憲宗皇帝以諸王黨欲立失烈門也乃徙六皇后禿里吉納及蒙哥都諸王于闊端大王營盤合丹諸王于別石八里蔑里諸王于葉兒的石河海都諸王于海押立別兒哥諸王于曲兒只脫脫諸王于葉密立分右家貲于諸王定宗皇后亦納里合敎以厭禳賜死禁錮失烈門于沒脫赤夏六月　蒙古以漢地分封宗屬憲宗皇帝以中州封同姓勅皇弟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附陸海皇弟遂請關中　憲宗皇帝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皇弟有關中河南之地蒙古皇弟以楊惟中爲河南道經略使時河南總管劉福貪鄙殘酷害虐遺民將二十年惟中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惟中命置大挺於坐復召之使謂福曰爾不奉詔吾以軍法行事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即握大挺擊福踣之福數日死百姓莫不鼓舞稱快爲秋八月行會天歷○蒙古憲宗皇帝命皇弟帥師伐西南夷皇弟旭烈帥師伐西域克的不花帥師伐波黑奚撒里帥師伐印都皇弟由中道進兀良哈歹由西道茶寒由東道副之印都古天竺國也有戶百餘萬秋九月嗣沂王貴謙卒○冬十月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嗣濮王善珧卒以善奕代之○十一月吳潛罷浙東福建大水故也印都朝貢于　蒙古○蒙古兀良哈歹伐附都鄯善烏爨摩些等國皆降之

寶祐元年憲宗皇帝三年春正月以太祖十一世孫建安郡王孜爲皇子賜名禥進封永嘉郡王○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蒙古汪惟正城利州沔利既城蒙古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蒙古渡漢

江次于萬州遂入西柳關高達敗之○蒙古兀良哈歹敗羅部于夷可浪山遂會皇弟滅大理虜其國王段智興以歸得五城八府部三十有七夏五月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爲四川宣諭使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傑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毒虐富人以貨取金帛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栗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兵精勢張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樂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辦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麾號之遂招卒拜賀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葉性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蜀交結權要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爲宣諭使國子司業牟夢鼎言蜀當弊壞危急之秋晦恐不勝其任乞改命謝方叔因以爲能乃止蒙古使扎剌兒伐高麗代也窩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卒玠聞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之在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及之者惜其遂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牋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

耳目於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姚世安拒命威名頓挫齎志以沒惜哉八月以余晦為

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二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三

二年（憲宗皇帝四年）春正月　蒙古城閬州○詔工部尚書陳[illegible]

毅察訪官吏于荊蜀江淮（於是被黜者百十七人）　二月　蒙古圍嘉

定知府俞興敗之○蒙古入東川遂城紫金山（紫金蜀之要地也）

蒙古侵合州知州王堅敗之○蒙古侵廣德軍曹世雄敗

之○夏四月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六

月詔籍余玠家財（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振邊加孫送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加兩淮制置大使賈

似道同知樞密院事○召余晦還閏月以李曾伯為四川

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進司夔州（初余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奪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賜收回所附內批帝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將若圖執則廟堂之閫同列之義皆有不安召命已頒決難反汗及晦在蜀壘敗遽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董槐疏言蜀事孔棘願假臣宣撫之名置司夔門以固捍蜀輔車之勢帝以規言事無隱不能格君心不為容悅每以諸葛亮自許方鬭用之不許而以李曾伯為之）秋八月

蒙古兀良哈歹滅吐蕃（吐蕃土地肥饒兵強民足有戶三十萬其尊長多為僧鄰國畏之兀良哈歹自大理進攻其酋長嗾火脫因諸里匿守力岳乃降兀良哈歹用以為鄉導攻別部落）下利州西

路安撫使王惟忠大理獄殺之（惟忠閫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

勝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勘官陳大方鍛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飛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

冬十月進封皇子禥爲忠王。十一月蒙古城光化軍。蒙古皇弟以廉希憲爲京兆宣撫使希憲魁偉有威容習書尤篤一日方讀孟子聞皇弟召因懷以進皇弟問何書對曰孟子皇弟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皇弟善之因目爲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服曰眞文武全材有用書生皇弟自雲南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爲使京兆諸郡胥指隴蜀諸王貴藩環擁周匝户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抑強扶弱摘伏推薦境内大安少暇則延訪萱宿辟智仲可於幕内備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則坐於中明經讀史凡義理精粗事務得失必研究之時當民貸錢民閒至本息相當者責其入本又以息爲務歲月責償號羊羔利希憲知之命歲月逾久毋過本息對償餘皆取券焚之遂定爲令

三年憲宗皇帝五年春正月己未雷詔罷元夕張燈從起居郎牟子才之言也

二月以蘄州防禦使乃猷奉沂靖惠王祠事。治全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蒙古侵淮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埜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全子才誕妄喻事今乃援劉子澄例自陳改正乞寢二人之命罷其祠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帝從其言

蒙古皇弟召許衡爲京兆提學。不至衡懷慶河内人幼端愨與群兒嬉戲即畫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受學於鄉師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不能爲之師固辭而去稍長嗜人有書即往求觀父母以歲識時艱嘗危之每與俱性人獻其迂舅氏爲河内典史衡從授吏事參撫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宣宗山陵役起州縣追呼旁午所代舅氏分辦及還[illegible]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爲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時國土日蹙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且艱得典籍父母亦以世方亂欲使知占候之術爲避難計遂令與日者游因於推步占候之家見尚書疏義皆歲亂寇訣衡三往就宿皆手錄之由是刻意墳典攷求古者爲治爲學之存操心行已之方一言一行必質之書故雖亂離之際人亦稍稍從學焉已而隱居于大名竇默深加敬遇每相見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衡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灑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先生命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小大皆自小學入衡亦旦夕精誦不輕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歡然延接使之油然動念新嚮善意而去嘗與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被徵衡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皇弟聞其賢授京兆教授不受復徙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至是以廉希憲之薦乃役京兆提學力辭不受年四十七矣

三月以王埜簽書樞密院事。以吳淵爲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夏六月賈似道敗蒙古李璮于海城璮李全子也小字松壽既降蒙古爲山東行省葺舊海城窺寇海道似道遣師敗之

罷侍御史洪天錫時宦者盧允升董宋臣擅寵用事天錫上疏論之不報竟去謝方叔請逐爲太常少卿

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御史朱應元論之也

蒙古兀良哈歹伐兕蠻羅羅斯阿伯阿魯等國皆降之[illegible]夷盡降于蒙古矣

八月王埜罷。以董槐爲右丞相兼樞密使[illegible]元鳳簽書樞密院事蔡抗同簽書院事。冬十二月[illegible]

王善與卒以善騰代之
四年憲宗皇帝六年春正月 蒙古憲宗皇帝大會諸王于王兒
陌哥都始定歲賜幾幣之數三月以蒲擇之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
府○夏四月以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加
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參知政事○五月詔思播州嚴飭
守備蒙古兀良哈歹自烏蠻趨瀘州攻禿刺蠻二城遂壞道於嘉定與慶府向合州羅氏鬼國遣使報于思備
思播以聞詔以銀萬兩命知思州田應寅知播州楊文始約與思為援且戒思播飭守備以待之六月丁
大全逐右丞相董槐于城外詔罷槐為提舉洞霄宮○太
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于遠州刻石三學戒諸生毋得議國
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然務大體任人先收故舊之在野遠者在宮掌者無所畏
嘗進者始不悅矣時帝年浸高操柄獨斷群臣無敢當者寓害柔陵人而聞貴妃專寵後宮頗探國政內宮盧允升
董宋臣等用事蕭山尉丁大全以戚里婢壻寅緣閻妃及盧奮逐得擢為侍御史柔佞善逢帝大悅之大全由是超
權納賄槐惡其為人大全聞而擢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率為謝丁君大全度
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見則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力詆槐曰臣與大全何怨
頻嘗下後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臣不言是負陛下也臣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遂出
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怒之乃上章於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隘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結
令舉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郊呼而敢捉徐步入接待寺罷拒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黃
上●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恐懼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

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遂極言大全之姦大全怒諷御史吳衍劾之因取旨削六人之籍編
管遠州下臨安府押出國門國子祭酒司業率二十餘生冠帶送出闉橋大全益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譸張
鼓吻妄議國政又令今後諸生上書須令前廊生看詳批報輪院方許開奏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遇八
蒙古侵叙州知州史俊敗之○秋七月以程元鳳為右丞
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磻簽書樞密院事○九月
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變日貴異患憂膺時以
三百二十餘郡之財供一萬餘員之奉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給一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經降步移
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次寬民力必汰冗員不報屬冗臺遇人賴劾人自為狂常蒙古命僧劉秉忠
營桓灤之間為開平府秉忠邢臺人風骨秀異英爽不羈年十七以家貧為邢臺節度使府
令史一日山陝貴事尤不意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乃汩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天寧虛照禪
師聞之遣其徒招致為僧以其知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游雲中旅海雲禪師被召北過見秉忠既之與俱見皇弟甚
重之問留侍左右秉忠遂得具時政所宜數十事上之皇弟由是日見親遇凡征伐莫不從其畫良多嘗贊以天地
以好生為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為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稱數至是憲宗皇帝欲建城市備宮室為都會之
所皇弟言秉忠精於天文地理之術乃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吉乃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三
年而畢功冬十月以張磻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
天驥同簽書院事○十一月蔡抗上疏乞骸骨不俟報而
去詔罷其祠祿○十二月 蒙古城棗陽
五年憲宗皇帝七年春正月以趙葵為少保京湖宣撫使判江陵

府召吳淵參知政事淵未至卒淵有才略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蝮蛇之話加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知樞密院事○蒙古罷皇弟開府命阿蘭荅兒行省事于京兆勾較河南陝西諸路財賦皇弟經理河南關右或譖于憲宗皇帝聞皇弟得中土心且王府諸臣擅權爲姦利帝信之乃罷皇弟開府而命左大必闍赤阿蘭荅兒以丞相行省事于秦蜀以劉太平爲參知政事以佐之勾較諸路財賦阿藍荅兒性苛刻鍛鍊羅織以功爲罪大開告訐虐焰可畏由是得罪者衆獨史天澤無帝憂無纖毫可指摘云蒙古侵襄陽高達敗之于白河○夏四月蒙古紐鄰侵苦竹隘及劍門遂趨東川○五月蒲擇之復劍門○城荆山爲懷遠軍以夏貴知軍事○六月馬天驥罷○蒙古兀良哈歹入交阯屠其城兀良哈歹兵入交阯三遣使諭其國降皆見囚及兵至洮江交人戰敗國王陳勝走海島蒙古遂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而還陳勝復國蒙古焚道士化胡經復僧舍二百三十七區先是道士丘處機李真常史志經令狐璋等毀大同府天城夫子廟爲文城毀佛剎四百八十二所傳襲晉王浮化胡經以非釋氏群臣信之於是罽賓大師那摩總統少林長老福裕率其徒奏之憲宗皇帝命道釋同升殿辨析約曰道勝則僧爲道僧勝則道爲僧李真常等爲引諸書以眞化胡之說帝師八思馬折之眞常語塞尚書姚樞曰道者負矣帝命道士樊志應等十七人爲僧於龍光寺道士猶不已福裕復以爲言帝令焚化胡經盡復還僧舍秋八月以張磻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磻卒○以林存簽書樞密院事○蒙古　憲宗皇帝命皇弟阿里不哥守國自將侵

蜀十二月次于六盤憲宗皇帝用也速兒對馬亦孫哥大王之言大會師數宋擄殺函絕河津因行人之罪自將南伐至東勝河時河水以土壘之如平地遂濟進次六盤軍凡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憲宗皇帝由隴州趨散關莫哥大王由洋州趨米倉孛里叉萬戶由魚關趨沔州蒙古皇弟朝于六盤遂罷阿蘭荅兒勾較財賦皇弟既爲憲宗皇帝少疑又爲阿藍荅兒所窘大懼得罪用姚樞策請入覲皇弟從之及見憲宗皇帝爲泣下兄弟如初即命罷勾較皇弟所置行戶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皆廢

戊午

六年憲宗皇帝八年春正月以丁大全參知政事○蒲擇之帥師復成都府及　蒙古紐鄰戰敗績乃還○二月以馬光祖爲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光祖爲沿江制置減租稅養鰥寡惠孤窮興學校選士平時召僚屬皆極一時之善及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爲參議官夏四月程元鳳罷時丁大全用事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以丁大全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熠簽書院事○蒙古圍襄陽及樊城高達救卻之○蒙古李璮侵海州漣水軍○五月嗣秀王師彌卒○秋九月　蒙古憲宗皇帝次于劍門冬十月取苦竹隘守將楊立張實死之蒙古紐鄰開　憲宗皇帝次漢中遂留密里火者劉黑馬等守成都自帥衆渡馬湖獲宋將張實遣招苦竹隘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　憲宗皇帝渡嘉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惟正造浮橋以濟進次劍門十月戊子破苦竹隘楊立迎戰于巷戰死蒙古獲張實殺之因職其時衆十一月林存罷○以朱熠同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同

簽書院事○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蒙古入東海○蒙古兀良哈歹伐羅氏鬼國○蒙古 憲宗皇帝侵鵝頂堡守將王仲降 蒙古遂取長獲山憲宗皇帝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敗走鵝頂 蒙古攻之知縣王仲降堡遂破佐昕皆死 蒙古遣王仲招長獲山守將楊大淵大淵殺仲 憲宗皇帝大怒併兵攻破長獲龍州降于 蒙古○十二月 蒙古紐璘取賓閬州○詔馬光祖移司峽州向士壁移司紹慶府以援蜀光祖士壁迎戰于房州 蒙古敗走○高麗王瞮使其世子倎朝于 蒙古瞮或作皞

開慶元年憲宗皇帝九年春正月隆雅州降于 蒙古○蒙古皇子辨都卒于王吉河憲宗皇帝是以無嗣蒙古自忠涪進趨夔州詔蒲擇之馬光祖便宜行事○蒙古兀良哈歹入廣象州靜江府遂趨湖南○蒙古 憲宗皇帝圍合州知州王堅禦之憲宗皇帝遣宋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國寶至合謂王堅曰大兵入蜀諸郡多降今遣我招汝堅曰此去重慶甚邇我與渝制置論其可否國寶乃還 憲宗皇帝復遣之堅執國寶殺之于閱武場 憲宗皇帝大怒遂造浮梁于涪州之藺市由三符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 蒙古會師圍之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知江陵府○三月蒙古皇弟自黃州沙洑口濟江京湖江淮州縣多降之遂侵臨江知軍事陳元桂死之元桂公江制置副使袁玠征漁利虐甚及皇弟至黃漁人遂獻

舟且為鄉導 蒙古因之濟江以趨江西蒙古以楊惟中為江淮京湖路宣撫使○蒲擇之免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夏五月 蒙古侵重慶府六月呂文德及 蒙古史天澤戰于嘉陵江敗績憲宗以合州久不下乃分兵攻重慶會疫大作 憲宗皇帝議班師六月呂文德乘風順力戰得入重慶助師艨艟千餘蔽嘉陵江 憲宗皇帝命史天澤力戰文德敗走還重慶秋七月蒙古憲宗皇帝崩于釣魚山合州圍解癸亥 憲宗皇帝崩年五十二史天澤護皇帝實與群臣奉柩北還留不魯合及不見扎同領重慶軍馬於是合州圍解 憲宗皇帝勤於政事好謀能任國庶兵強所至降附 太祖皇帝之業中興為蒙古兀良哈歹入辰沅遂圍潭州兀良哈歹自靜江帥四王兵三千騎蠻兵萬人破辰沅州直抵潭州宋兵斷其歸路兀良哈歹與四王拚宋兵後命其子阿术撥擊于前宋師敗走潭州固壘自守 蒙古築壘圍之九月 蒙古皇弟圍鄂州皇弟之師次于陽邏洑陽邏洑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皇弟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當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櫂疾趨叫呼畢奮鋒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宋師大敗皇弟聞之舉手曰天也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朝廷大震嗣濮王善騰卒○以戴慶炣簽書樞密院事○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大全姦回狡險狠毒貪殘引用凶惡陷害良善遏塞言路濁亂紀綱聞鄭羽家富諷臺臣彈之籍其財以自益為子要婦見其美因自取之及 蒙古侵軼日甚大全匿不以聞遂罷相出判鎮江臺諫乞追奪遠竄之不許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潛入對言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illegible]

臣倫士誤爲廬議逆國誤君公道海鍾私意横派仁賢杢溍名節喪敗忠嘉絶謦誤倖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綮稔成兵戈之禍實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皆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泰來等群小嗥省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猶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翁蒙以蹈善類之禍沈炎實趙與籌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爲搏擊姦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爲之望今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高鑄竊管州軍帝不聽時邊報日急臨安圍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帝問計於群臣潜對曰陛下當遷幸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潜不敢對既而內侍董宋臣請帝還都以避敵鋒軍器大監何子奉言于潜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可潜乃悟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上書乞斬宋臣不報

以賈似道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京湖四川宣撫大使判江陵府進師漢陽以援鄂州趙葵爲江東西宣撫使便宜行事判建康府任責捍禦沿江制置使馬光祖移司江州副使史巖之移司壽昌應援鄂州向士璧爲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高麗王瞮卒　蒙古皇弟封瞮子倎爲王遣就國

高麗王瞮卒訃于　蒙古江淮宣撫使趙良弼言于皇弟曰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附前歲世子倎來朝適鑾輿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張踈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能立倎爲王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恩戴德願脩臣職是不勞一卒得一國也皇弟然之即日改館世子顧遇有加賜以封冊遣使送之由是傾意脩貢矣

十一月以朱熠知樞密院事　○賈似道使宋京如　蒙古師乞和閏月　蒙古皇弟遂帥師北還鄂州圍解

蒙古圍鄂州都統權州事

張勝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之　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印應飛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爲援　蒙古乃復進攻張勝堅守不下遂死之十月鄂城東南陴破高達帥諸將力戰似道自漢陽至鄂督師高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巾幘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士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即使人訶止之曰宣撫在此何敢爾耶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十一月　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　蒙古營請稱臣納幣皇弟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鄂以　憲宗皇帝訃聞于似道似道再遣宋京往皇弟亦聞阿里不哥欲襲尊號遣脫忽思等軍河朔因召群臣議事江淮荊湖宣撫副使郝經曰今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西域諸胡窺覦關隴隔絶旭烈大王病民諸部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世宗海陵事乎若彼果矯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爲念班師議和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天都則彼之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命王長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皇弟然之乃許似道和且約歲幣之數遂拔岩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哈歹之兵廉希憲復進言于皇弟曰殿下　太祖皇帝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剋期撫定暨今南伐帥先取鄂天道可知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而殿下位親望重功德兼隆天意人心灼然可見皇弟乃命希憲肯衍翁察事變爲宣闊劉太平及霍魯懷復至關右而　憲宗皇帝嘗留大將渾都海以騎兵四萬屯守六盤征南諸軍尚撒匙奈蜀太平自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素習陰詐又長皇弟英果因關中形便扇搖民心驚動汾晉河南誠非細故及皇弟已渡河備以爲言皇弟乃遣趙良弼西行假

以他故偵伺事情而遣希憲往塔察兒國王所結歡塔察兒王見希憲知皇弟功德甚盛遂請身任推戴之事焉

十二月向士璧敗蒙古于南嶽市潭州圍解 蒙古兀良哈歹攻潭州甚急士璧親帥軍民極力守禦閣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敗遂去

景定元年 蒙古世祖皇帝中統元年 春二月以高達知江陵府○蒙古兀良哈歹會張傑于鄂州帥師北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敗其後軍于新生磯 張傑閻旺作浮橋于新生磯以南兵至鄂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世雄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成卒百七十遂既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上表言諸路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賚甚厚 召賈似道還三月遇蒙古俘卒于蘄草坪敗之遂入黃州 先是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輸服由交全至貴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鎮黃州資難下流實當兵衝似道以潛欲殺己兆之及詔下召還似道乃進孫虎臣以精騎七百護送之至蘄草坪偵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臣乃隱似道而出戰似道歎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耳及北兵至乃老羸部所將金帛子女而還者其將乃江西降將儲再興也虎臣與諸將迎擊敗之儲再興以濟遂入黃州

三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夏四月

蒙古世祖皇帝即位于開平 皇弟至開平合丹攣哥塔察兒諸王皆會起烈大王自西域遣使勸進皇弟未許廉希憲進言曰阿里不哥雖殿下母弟自以武嘗居守事制有年致王位號以舊書見徵我為後時乎君早承大統綱告應會彼君遣延宿留便名叛迄安亦迄須聞不容歎冝早定大計王文既復力實天命人衆宇弟良久曰欲事能協心轉篡吞虎也矣促篡賢少一冶而成衆皆稱賀明日遂即位是為辭禪皇帝詔曰祖宗業造區宇武功迄與文白多興蓋時有先後事有說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祈能萬徽先皇帝昕文行為方

董樊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肆予中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庶驚駭騎馳歸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僚不召而來不謀而同成謂國家大統不可久曠神人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可以為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謀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遵朕讓至再祈懇益堅於是俯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淵冰罔知攸濟愛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務施實德不尚虛文

蒙古分漢地為十道置宣撫使 以廉希憲史天澤姚樞劉肅宋子貞楊果李德輝張德輝趙良弼徐世隆為之

吳潛罷 帝欲立忠王禥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之後語群臣曰若從潛還卑之義豈不大誤於是侍御史沈炎疏潛過失以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鑑釣乞為濟王立後等樂聞其論授攻鈞工字姦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潛忠亮剛直雖論事近訐然皆出於正

以賈似道為少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衛國公 帝手詔曰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隱然殄敵奮不顧身戎乘一臨士氣百倍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又將至國門召依文彥博故事郊勞賜宴似道辭乃上四月乙丑入對眷賚甚至賜以玉帶時帝年高內侍董宋臣盧允昇為之蔡欲以媚悅上意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實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為存燕籠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帝宣籲使去請之節貼似道既押百官守法人鳴稱其能然既頗政權頌中外盡蔽帝心進用辟小吏史法制矣

以劉整知瀘州夏貴知淮安州○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以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炣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書院事○蒙古阿里不哥自立于和林阿藍答兒渾都海等應之五月廉希憲討阿藍答

兒等皆平之

阿里不哥自聞憲宗皇帝崩即欲據有大號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以賚士卒聚兵燕雲以自重而劉太平霍魯懷行尚書省拘收關中諸處錢穀與六盤渾都海和林阿藍荅兒等相表裏及聞薛禪皇帝即位阿里不哥遂自立發兵拒命渾都海阿藍荅兒等皆應之秦蜀大擾京兆宣撫使廉希憲與副使商挺馳至京兆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京兆密謀為變奉人前被阿藍荅兒太平等咸歷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大集官吏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不數日官府粗定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我來自六盤斷事官闊闊出遣我令渾都海已反京兆使者已被殺且分遣人乘急傳入成都與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約同舉二人已各起軍馬應之矣又多遣蒙古軍與曾台兀欽怨等金帛使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魯懷同舉希憲其僚佐謂曰聖上首命我草事為今日率疑變生既致罪累我當身任不以相及遂分兵萬戶劉黑馬京兆台中高興貫華州尹史賁掩捕太平霍魯懷等具得其真六盤要結狀乃遣黑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居又命總帥汪惟良帥所部兵及秦鞏平涼等處諸軍進討渾都海獨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八椿帥之為惟良聲援已而敵至臨洮希憲聞之門詔迺在通太平等豈救所原乃命人逆上旅於近郊誅太平霍魯懷於戮而後出迎救民心帖然渾都海知京兆有備且欲據有六盤倉軍遠西渡河挫攏甘州阿藍荅兒自和林糾兵與渾都海合且遣人約的闊闊蜀諸將又使也數為書招其弟紐鄰於是成都帥百家奴與元帥怯古乃青居帥汪惟正欽卒等佰遣使至京兆言人心危疑倉猝不樂希憲處使入蜀申勅將吏曰公等皆勳業世胄政宜協心畢力無替先烈一旦以觀望召釁悔將何及兩川帥校由是咸思効忠矣

薛禪皇帝聞之拜希憲中書右丞行秦蜀首事商挺參行省事既而渾都海阿藍荅兒合兵而東官軍大敗河右大震西土諸王執畢帖木等擒重皆就食秦雍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椿等合軍追阿藍荅兒戰于西涼大敗之斬新西軍殆盡殺渾都海阿藍荅兒闊催邊平傳首梟于京兆市諸軍悉分屯使近所至足餉而居者不擾

薛禪皇帝嘆曰希憲真男子也時年三十矣

蒙

古以王文統平章政事

文統本山東行省李璮幕屬也劉秉忠李易薦其才智遂得親幸委以腹心言聽計從文統方嚮其情以為政

蒙古建元中統

制曰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創未遑潤色朕獲纘舊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五月十九日建號為中統元年惟即位體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為先故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仍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弊之方隨詔以頒申書于后

饒虎臣罷戴慶炣卒○以沈炎同簽書樞密院事○蒙古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

鶚博學正直以儒道自任獎與後進推轂人材布列臺閣由是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舉李冶李昶王磐徒單公履高鳴徐世隆同為學士楊恕孟攀鱗為待制王惲雷膺為修撰周砥胡祗遹孟祺閻復劉元為應奉暢與元好問修金史與好問未召而卒鶚又言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宜選博學治聞之士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他日選用從之

六月立忠王禥為皇太子赦○蒙古李璮侵淮安○蒙古以河南宣撫使史天澤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

世祖皇帝即位問天澤以安民治國之術天澤具疏請立省部以正紀綱設宣撫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祿以養廉恥禁賂以防姦欺庶能上下交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

秋七月　蒙古使郝經來尋盟賈似道幽之于真州

賈似道既承朝使其客麥樂中華僕編華論稱謂郭功館隱不知其故和之世祖皇帝既即位庫耒賢諸遣使諭宋以兵講好勅諸軍北歸俾恩威並著世祖皇帝善之欲遣使所未得其人王文統素忌郝經才德乃請遣經遠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講和之議或謂經曰宋人譎詐難信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斷亦久矣聖上一視同

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王文統陰諷李璮侵宋以且撓之欲假手以害經經踰淮賈似道懼姦謀呈露遂以李璮為辭命知揚州李庭芝寓書于經識以款兵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荅書言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諭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啓覺自璮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預使人事也復上書于帝更移文執政辨論古今南北和議誠攻利害甚悉皆不報而令經徒鋪館所埜垣拆棘驛吏防守嚴迸獄犴介佐或不能堪經諮之口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按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感其言皆自振勵帝聞有北使請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

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帝家教甚嚴雞初鳴入內問安再鳴還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資善堂聽講經史行晡復至帝所起居帝問今日講何書太子備言所以是則興排及茶否則為之反覆講剖析明日使之覆講

蒙古初造通行交鈔 王文統創造通行交鈔以絲為本以革諸路行用鈔法之弊其法以絲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

八月 蒙古始頒祿于官吏○蒙古以僧八思馬為國師 八思馬即班彌怛拔思發也土波國人初土波有僧禪怛羅乞答具大威神累葉相傳其國王世師尊之傳十八代而至八思馬八思馬敏悟過人年十五自其國來見世祖皇帝于潛邸即被尊寵至是以為國師授以玉印王統天下教門年二十二矣

冬十月 蒙古初造中統通行元寶 王文統又請印造諸路通行中統元寶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每一兩同白銀一兩未及行而罷

安置前宰相吳潛于潮州 賈似道既專政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指凡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罷以夢然之論劾丁大全吳潛褫職謫居遠州矣今復下詔曰丁大全吳潛欺君無君流毒流禍害民蠹國動搖國本建議遷幸盍志

浮險黨議江西可謂寬宥而二佞之黨懷叙伏匿布在京誠各私所主反怨朕躬其令臺諫察舉以聞當寘于罪以為同惡相濟之戒凡在黨人求不錄用遂安置潛于潮州

十二月 蒙古使孟甲如安南 諭華也

高麗請降于蒙古 高麗自憲宗之世兵日見加國內大困及王倎還感見立之恩遂請附貢且乞出水就陸許之

二年 蒙古中統二年 春正月詔皇太子謁孔子于太學 帝手詔曰虎闈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舍菜之事我朝未嘗廢也然尊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焉

詔追封張栻為華陽伯呂祖謙為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 太子既謁孔子還即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夫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喻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歿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故有是詔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朱熠罷○蒙古以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 蒙古始立左右部分掌總務鉅細畢舉以阿合馬領之擅司財賦每事得專奏聞不復關白省府左丞張文謙言于世祖皇帝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耳中書不敢詰天子將不親莅之乎乃詔阿合馬不得擅越奏事焉

高麗王倎使其子植朝于 蒙古○蒙古世祖皇帝討阿里不哥戰于昔木土阿里不哥敗走帝乃還○夏四月以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書院事○以俞興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徙吳潛于循州潛尋卒 潛至循數月忽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又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端坐而逝循人哀之

五月 蒙古以楊果為中書參知

政事劉肅宋子貞參議中書省事三人皆藩賓客也肅有才幹爾子貞有德望

蒙古以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王文統當國深忌樞等樞默亦力言文統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益嫉之乃授樞等爲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力以爲不可乃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衡遂稱疾還懷孟教授子弟默力學善醫遭時兵革隱居教授于廣平之肥鄉世祖皇帝在潛邸聞其賢召見之默至首以三綱五常爲言且曰帝王之學貴正心誠意自是敬待加禮留侍左右命教世子默薦姚樞明治道樞由是得任用世祖皇帝即位召至開平問曰朕嘗命卿訪求魏徵等人有諸乎默曰許衡即其人也史天澤可大用帝納之

六月知瀘州劉整叛降于蒙古賈似道之斷浮橋敗蒙古也整及高達曹世雄之功爲多似道嫉其輕己令呂文德据撫其罪世雄竟死達亦發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心益不安及興至考覈整軍前錢糧整遂率所部二十七人自瀘降于蒙古整驍將也熟知山川險要國事虛實蒙古自是愈易宋而邊禍日深矣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蒙古以史天澤爲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相細大之務知無不爲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强時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雖時順勢通變制宜由是國內大治

蒙古以張文謙行宣撫司于大名文謙爲中書左丞與王文統建立紀綱辯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爲務文統素忌克謀議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文謙乃求出外從之文謙至官輕徭薄賦宣布德意境內大治

秋七月　蒙古世祖皇帝以其長子燕王守中書令領樞密使燕王諱真金後爲裕宗皇帝

蒙古以王恂爲太子贊善恂有學行劉秉忠薦之及爲贊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於燕王起居出入之際飲食衣服之節貴戚近臣之交政事用人之要三綱五常之旨脩身平治之道歷代興亡之故靡不盡言燕王嘗從容語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燕王曰善恂以正道經術輔相燕王以師道自任由是貴戚多慕文學矣

八月俞興罷呂文德爲四川宣撫使○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會計邊費安置前湖南安撫使向士璧于漳州賈似道忌功欲汚衊閫臣惡士璧之輕己遂諷侍御史孫附鳳等乞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償尤多竟安置而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猶不能足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貿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十金而募徙木將取信于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譏餘者

冬十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沈炎罷○十一月以劉雄飛爲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十二月以皮龍榮知樞密院事馬光祖同知院事兼知臨安府○以何夢然參知政事○江萬里罷○詔賜賈似道第宅家廟詔曰趙普有翊戴之元勳則賜第宅於建隆文彥博有翊亮之偉績則賜家廟于至和今丞相賈似道身任安危再造王室其元勳偉績不在趙普彥博下宜賜第宅家廟令有司將具以聞遂給緡錢百萬建第于集芳園就置家廟

壬戌

三年蒙古中統三年春正月以善諮嗣濮王○呂文德復瀘州改爲江安軍○蒙古克阿里不哥于北鄙○蒙古初作太廟于燕京蒙古之祀簡朴無文世祖皇帝即位之七月始祀祖宗于中書省至是初作太廟于燕京凡九室

二月皮龍榮罷龍榮伉直不肯降志於賈似道故罷蒙古立王植爲高麗王○臨安饑歲饑詔振卹貧民時榮王與芮府積粟甚夥馬光祖三往見之王以它辭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見之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爲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倉幾十萬王語塞遂以三十萬許之光祖卽以分給民賴以濟焉蒙古山東行省李璮以京東來歸詔封璮爲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三月蒙古殺王文統璮自世祖皇帝即位便有南歸之志召其子彥簡于開平潛築濟南益都等城壘至是遂殺蒙古軍士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據唐荀以拒蒙古詔改漣水爲安東州蒙古平章政事王文統使其子蕘通好于璮事覺伏誅初文統當國以□□在先朝專以財利窺攻深抑之至是□□伏闕上言□□雖盜國賊物未若秀才敢爲反逆帝曰秀才豈盡皆此人耶不聽參政商挺以嘗譽文統被囚繫姚樞力救得免

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馬光祖罷○蒙古哈必赤史天澤圍李璮于濟南六月遣青陽夢炎帥師救之不至而還世祖皇帝命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總諸道兵討李璮以張弘範爲行軍總管天澤至濟南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璮軍勢甚張出兵突諸將獨易弘範而不攻初弘範將行其父柔謂之曰璮勁賊也攻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弘範遵其教築長壘于城西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攻其壕加廣璮不知也明日璮果擁飛橋攻弘範營短不能踰壕士卒遂陷于水其得升岸者實入學門遇伏皆死璮始大懼欲走不得董文炳知璮勢促乃抵城下呼璮愛將田都帥謂之曰反者璮耳餘皆無罪也田乃縋城降璮益不能爲矣六月朝廷聞璮受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安南國王陳日煚傳國于其子威晃詔號日煚爲

安南國大王封威晃爲安南國王日煚又名勝威晃又曰光昺云以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李璮復降于蒙古蒙古誅之以董文炳爲山東東路經略使璮被圍四月內外不通屢戰屢敗城中食盡軍士潰亂璮乃出降哈必赤史天澤斬璮于軍門誅其子婿及黨與數十人餘悉縱之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史天澤還世祖皇帝勞之天澤因曰璮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乞罷子弟之在官者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弟即日皆解兵還私第而張柔嚴忠濟子弟俱去職焉山東民心未靖詔以文炳爲經略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撫諭于庭下山東由是大安九月蒙古以阿朮爲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蒙古以郭守敬提舉諸路河渠守敬精於筭數習知水利巧思過人既提舉河渠於是燕雲山東兩

河西夏水利莫不興復矣冬十月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院事○十一月徙寘丁大全于新州道死大全既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郤奏其通鄰爲變改竄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于水而死以夏貴知廬州○行經界推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入官籍東南大擾四年蒙古中統四年春二月買公田于浙西罷翰林學士徐經孫著作郎陳著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使陳堯道正言曹孝慶上疏言三邊去列非食不絕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養兵則和糴所宜預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遂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適

限之數抽三分之一田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臨安府通判陳訔爲檢閱官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帝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真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乞去何夢然陳克道力勸帝勉留帝遂詔以道視事帝曰當先於浙西諸路視之爲則似道乃上疏條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惟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經孫遂致仕去著作郎陳著復上疏曰似道居外閫則志在斯君處壖燮則誇于齊民窮君則將來敵兵以危宗社齊民則必施事刑以病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民不堪命捐未可淵乞罷貫公田斥遂以道庶可以救國而安民似道大怨出知嘉興府著德剛子也經孫所宗陳茂濂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歸家不起時人稱爲三烈

蒙古侵嘉定府。蒙古以廉希憲爲中書平章政事

初希憲行省京兆李璮反希憲發兵完城以備之與元同知費寅譖于世祖皇帝以希憲將有他志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之且覆視所告事無實狀乃詔希憲還朝慰諭良久拜平章政事希憲在中書毅然以振舉綱維廢削冗類裁抑僥倖考覈名實中外肅然

夏四月蒙古以開平府爲上都

中書省言開平府宮闕所在朝會所建宜建京師之名乃加號上都

六月公田竣事詔進劉良貴等秩有差

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償數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千會子將仕郎告准千會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會承信郎告准萬五千會承節郎告准二萬會則理爲進納安人告准四千會孺人告准二千會可

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其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由是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田多爲功皆謬以七八斗爲石又以陳訔桂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以包佽成公策事買田平江潘墀李補焦煥炎買田嘉興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買田湖州洪穮劉于炎買田常州章坰郭夢熊買田鎮江楊玨黃伸買田江陰包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而江西荊湖仍舊和糴以買田竣事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既而詔發緡錢百四十萬緡命浙西六郡置公田莊設官收之初買田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際田畝或少或廢佃人或貧或頑凡有所負及不足之數悉取償於田主於是六郡之人莫不破家者矣

蒙古以姚樞爲中書左丞

樞言于世祖皇帝曰陛下於基業爲守成於治道爲創始正宜稽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社定大臣以當國開[illegible]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廣蓄積餉以待數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帝納之

秋九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院事葉夢得簽書院事。

置榷場于樊城

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與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 蒙古從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好文德乃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 蒙古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 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 及惟自咎爾

五年 蒙古至元元年 春三月以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光祖嘗兩鎮建康民思之不忘帝聞乃復命之光祖至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備飭武備防拓要害威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夏四月以夏貴爲四川制置使知

重慶府○詔郡邑行鄉飲酒禮○何夢然罷○五月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同簽書院事○蒙古始罷世襲置州郡長吏遷轉法廉希憲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遷今六十年故其子若孫並奴視所部而郡邑長吏皆其皁隸僮使此在古所無宜從更張俾考課黜陟乃議行遷轉法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勅授蒙古以商挺爲中書參知政事挺東平嚴實幕屬也有經濟才明允公亮既事世祖皇帝于潛邸數進奇計及副廉希憲遂平大難見親重矣時帝欲知經學挺乃與姚樞竇默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詔求直言七月甲戌彗星出柳其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丁丑詔避殿減膳應中外臣僚許直言朝政闕失且謂宰執曰彗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宰臣言陛下勤

續資治通鑑續編卷廿三　廿四

於求治有年于茲寧有缺失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干聖憂乞賜罷免庶可以上弭天災帝曰正當相與講求缺失上曰天意豈可去也及臺諫士庶上書者多言天變由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辯且乞罷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之造楮之費下可免浙西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累意命公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由是公論不伸楊棟免棟以彗星爲蚩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八月蒙古以燕京爲中都大興府劉秉忠請定都于此世祖皇帝從之詔脩營宮室城池於是中書省言開平府以潛邸所在加號上都燕京今脩營宮室分立省部四方會同乞亦正名詔以爲中都路大興府蒙古大赦改元制曰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朕以菲德獲承丕基內難未戡外兵弗戢夫豈一日于今五年賴天地之畀矜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氣會于上都雖此日之小康敢怠心之少肆比者星芒示儆雨澤愆常皆朕政之所由顧斯民其何罪宜布惟新之令溥施在宥之仁可大赦天下改中統五年爲至元元年蒙古阿朮入廬滁州安慶軍○彗星化爲霞氣而散○九月安置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國軍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目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賈似道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今復怨望驕謗大不敬詔竄之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于漳州先是李規等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誤國棄賢崇姦之罪似道怒令士人林德夫告李規用金飾齋扁乃賕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初作銀關自寧宗之世會子壅滯物價踴甚民不勝其苦朝廷無如之何至是更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准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子不用其關子之制上一黑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

續資治通鑑續編卷廿三　廿五

宛然一賈字也銀關行物益貴冬十月帝崩皇太子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帝享國與仁宗同惟其用相賢否故致治有異耳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恥顧乃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帝自即位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丕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帝之功不爲少爲廟號曰理宜哉十一月詔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曾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爚洪天錫湯漢等赴闕詔躬行三年之喪○戶部獻今年民數凡五百六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九戶一千三百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口蒙古以伯顏爲中書左丞相伯顏凝重寡言自西域宗王旭烈府奉使入見世祖皇帝奇

其言貌曰此非諸侯王臣也留拜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伯顏一二語斷之省中服以爲眞宰輔蒙古以張文謙行省事于中興路先俗素鄙野事無紀統文謙至求蜀士得五六人自僚[illegible]中舉而用之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揖遜品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讀書凡有教令遵奉不必違土俗爲之一變

蒙古以王磐爲翰林學士承旨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三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四

度宗皇帝咸淳元年蒙古至元二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二月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爚簽書院事。三月葬永穆陵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之爲太子也似道有功焉及即位似道每朝帝必荅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繞護山陵既葬理宗即援故事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爲詔起之似道乃至欽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乃麤人之極致亦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退之宋制節出有撤闕壞屋無倒節之理以示不屈由是人皆駭異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院事馬廷鸞簽書院事。作

亨六十四

顯謨閣藏理宗御集也蒙古以安童爲中書右丞相宋子貞爲中書平章政事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年二十一矣蒙古以劉秉忠爲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自藩邸即見親任密謀大計莫不預焉世祖皇帝嘗命採擬議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條上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帝善之故詔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illegible]秉忠猶未有官爵或以書記呼之至是翰林學士承旨王鶚上言乞崇以顯秩世祖皇帝即日命有司備禮冊授秉忠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拜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矣蒙古使黑的如日本至高麗而還世祖皇帝使黑的奉書如日本示以不臣之禮道由高麗高麗王植言其道險遠不可辱天使命其起居舍人潘阜持書往留六月不得其要領而還黑的遂不復往蒙古命許衡議中書省事世祖皇帝召衡至命入省議事參相安童素聞衡名心慕之乃就見于行館既還歎

通鑑續編卷二十四 一

服累日訪以政事

二年蒙古至元三年春正月江萬里乞罷許之初萬里爲賈似道宣撫司參謀官使仰容默故最歲久然性本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至是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涕泗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乞祠祿歷半歲而不得允詔乃出關以待有詔以爲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夏四月姚希得王爚罷○秋七月蒙古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初德輝爲史天澤真定經歷籌畫調度裨益實多世祖皇帝在藩邸聞之召見德輝以聖賢道德之奧脩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陳于前　世祖皇帝書之呼其字而不名俾教胄子由是學官內外煥然一新遂與元好問啓請　世祖皇帝爲儒教大宗師帝忻而受之帝即位以爲河東南北路宣撫使考績爲十路最遂入議政人稱其剛直有經濟之器以王爚參知政事包恢簽書樞密院事

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立妃全氏爲皇后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嘗召后入宮問曰尒父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承祭祀遂納爲太子妃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菜禮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升顓孫師于十哲追封邵雍爲新安伯與溫國公司馬光列于從祀禮畢御崇化堂命執經官陳宗禮講經官陳守中進讀中庸學官諸生咸推恩蒙古議中書省事許

衡乞歸鄉里許之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歷代建國比方奄有中夏如遼金能用漢法故事國久長今國家當行漢法然萬世國俗一旦改之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再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校練甲兵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功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効二曰中書大要須俸祿以資仕者之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司以糾察汚濫三曰爲君難以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爲目以備德任賢愛民三者爲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微　世祖皇帝深納之至是以疾求還二月以賈似道爲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又遣中使加賜日至十數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京尹浙漕一切公事不關白之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以求美職國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至不可勝計趙溍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道玉工陳振民以求進貪風大肆兵起于外臣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安置淮東總領財賦陳蒙于建昌軍蒙爲户部郎官時嘗以論賈似道被謫至是召入對至國門而似道平章之制下卬與疏其姦惡帝以示似道似道大怒曰臣以覲故求罷政而陛下不許故致不知臣者如此臣宜去帝曰卿不可去當重譴是人以戒妄言者故有是命蒙韡之子著之族弟也三月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葉夢鼎參知政事王爚知樞密院事常挺簽書院事○夏四月　蒙古賽典赤侵合州知州張珏敗之○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六月程元鳳罷陳宜中所劾也王爚致仕○以馬光祖參知政

戊辰

事。秋八月進封太師嗣榮王與芮爲福王主榮王祀事。以葉夢鼎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時賈似道專政夢鼎不得行其志一日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翘求遺澤夢鼎以爲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己羅將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乃使人謝夢鼎夢鼎乃已以留夢炎爲樞密使常挺同知樞密院事冬十一月以馬廷鸞同知院事。十二月以呂文煥爲京西安撫副使知襄陽府文煥文德弟也蒙古阿朮劉整經略襄陽遂城白河口劉整言于世祖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世祖皇帝然之徵諸路兵命阿朮劉整經略襄陽先是阿朮過襄陽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謂其下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至是城其地爲宋患蒙古之用整也遣使以燕郡王告身金印牙符致之整得之即赴上都侍罪世祖皇帝命樞使者而移書讓宋執政云蒙古世祖皇帝以其子忽哥赤爲雲南王。師及蒙古戰于牛心山敗績阿朮聞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帖城等擄獲生口五萬宋鎭江陵城池不通往來而掠蒙古兵在兩淮者得騎五千步卒萬人併力守禦襄樊阿朮謂諸將曰若不投宿江北恐落敵便遂自安灘濟江留精騎于牛心山下立虛寨設疑火夜半宋師果至伏發宋師大敗

四年蒙古至元五年春正月留夢炎罷。夏四月召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方叔以嘗爲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爐獻帝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臺諫論其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己官贖方叔罪乃削四秩奪其封爵

己巳

秋九月　蒙古阿朮劉整圍襄陽。以常挺參知政事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常挺罷。十一月行義役法

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爲兩淮制置大使知揚州庭芝招徠士民大修學校振卹貧窮由是境內又安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夢鼎抑於賈似道不能行其志力辭相位不允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封信國公出判福州卒蒙古史天澤行省事以圍襄陽世祖皇帝命左丞相史天澤平章合丹樞密忽剌出經略襄陽而罷元帥府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爲一字城聯亘諸堡防兵餉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因城峴首開省其上蒙古立御史臺及諸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寵眷異常專總財賦聞立憲臺言于世祖皇帝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如此則能辦事廉希憲曰今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阿合馬辭塞二月　蒙古城鹿門。蒙古行新字更號僧八思馬爲帝師詔曰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制用文字因取漢楷及衛兀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而字書方缺其於一代制度寔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馬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已往凡有璽書頒降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更號八思馬爲帝師改賜玉印總統諸國釋教三月　蒙古阿朮自白河師圍樊城。京湖都統張世傑帥師救襄陽及　蒙古戰于赤灘圃敗之。以江萬里馬廷鸞爲左右丞相兼樞密

庚午

使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夏四月 蒙古築南新城○五
月馬光祖罷○秋七月夏貴帥師援襄陽及 蒙古阿术
戰于新城敗績范文虎帥師援貴復敗而走貴拔命援襄樊秉春水漲
輕兵部粮舟至襄陽城下懼不敢進而還及初秋大霖漢水溢貴遣舟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术謂諸將曰此虛形不
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師果趨新城阿术大敗之殺溺無算生擒五千人獲戰艦百餘阿术於是大
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遏襄陽范文虎援以舟師援貴亦爲阿术所敗文虎輕舟走免八月 蒙古
諭淮蜀吏民使降詔曰朕纂承丕基同仁一視罔間南北兩淮四川大江以南生靈皆吾赤子卽
位之始未遑他務首遣國信使副講信脩睦以通和好本朝投戈卷甲使兩地百姓息肩咸遂安生樂業之願豈意
彼國妄生邊釁是驅若國生靈置之鋒鏑而不卹也恐汝無辜枉被殘擾今開諭彼界官吏軍民人等及我國人或

因小故遠亡或勢不獲已因而陷沒者當明知朕不欲用兵之本意爾等當轉禍爲福其審圖之 蒙古始
定官制張文謙王恂許衡所議定也 冬十二月衛國公呂文德卒文德以許
蒙古置榷場於樊城爲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卒賈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總帥禁兵焉
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爲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
高達爲湖北安撫使知鄂州以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閫庭芝
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卽命
文虎之兵從中取旨庭芝至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云 行成天
歷○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奈之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年七十
三矣 蒙古初立尚書省以阿合馬爲平章政事蒙古自太祖皇帝以來

諸事并制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其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設僉[illegible]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
世祖皇帝卽位始立中書以總國政制國用司以主出納至是始立尚書省以統六部之務而百司內外之職漸復
僉之精實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二
月以朱禩孫爲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三月庚子朔日
有食之○蒙古使趙良弼如日本世祖皇帝以屢遣使如日本而不能致之爲念
會良弼經略高麗因請就往帝許之竟致國書而還 蒙古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憲
立朝謇正世祖皇帝嘗令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帝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
是也又有方士請煉大丹勅中書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爲方士謬惑堯舜得壽不假靈于大丹也帝善
之至是詔釋大都囚因而回回匿贊馬丁爲怨家所誣繫獄亦被原免帝自開平還燕怨家復訴之帝遂罷左丞相耶

律鑄及希憲希憲既罷帝問羣臣希憲居家何爲阿合馬曰日與妻孥講讀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辦設阿合馬說
而退希憲嘗病醫言須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希憲弟求諸阿合馬得二斤以遺希憲希憲推著在地曰使此物果
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遺愈疾也帝聞之特賜三斤焉 蒙古以許衡爲中書左丞時阿
合馬專權無上蠹國害民嘗欲以其子典兵柄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民與財而子又典
兵太重世祖皇帝曰卿慮阿合馬反耶衡對曰此反道也古者姦邪未有不由此者帝以衡語語阿合馬阿合馬
由是怨衡 蒙古怯縣伐建都不克建都古越嶲也秋八月詔賈似道十
日一朝似道自去年卽稱疾求去以要君帝至涕泣留之亦不從乃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
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呼之曰師相而不名至是求去益力章至十上帝命馬廷鸞省部
書諫學館諸司留之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

未辛

人棄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群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令陳振諱玉趙與舸等廣訪奇物聞余玠有玉帶求諸其家已殉葬矣發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韓朝事景靈宮亦不從駕門客朝士拜頌功德至尊之曰周公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于帝者

九月 蒙古以張文謙爲大司農 文謙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敎本抑末設庠序崇孝弟由是野無曠土累奏開藉田祭先農先蠶立國子學以敎胄子世祖皇帝皆從之時阿合馬當國推民鑄鐵爲農器厚其直以配民卻立宣慰司行戶部于大名東平不預民事惟印楮幣諸路轉運司估勢作威害民于政實甚誰何文謙覺奏罷之阿合馬銜甚毀文謙師不敢加害

冬十月詔范文虎帥衛卒及兩淮軍救襄陽

○十一月陳宗禮致仕○蒙古城萬山以張弘範守之 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宋糧道及郢復之援一日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請從之遂築萬山從弘範軍焉自是襄樊之道益絕矣

蒙古以伯顏同知樞密院事○蒙古伐金齒驃國降之

七年 大元至元八年 春二月大饑 是歲淮浙江西皆饑令官賑貸知台州黃震大書閉糴者籍強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者衆

夏六月范文虎帥師救襄陽不至而逃 蒙古遂大會師圍襄陽 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進兵至鹿門中道遁去於是蒙古益兵圍城城中援絕軍民大困

蒙古以史天澤平章軍國重事○城五河爲安淮軍○蒙古建國字學于諸郡○蒙古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 先是嘗默言于 世祖皇帝曰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敎之以示風化之本張文謙繼以爲請帝乃命衡爲祭酒詔丞相安童傳旨令敎蒙古生十一人且命四方及都下願受業者俱得預列卽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自設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許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誘怨是自己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每課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如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姚燉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白棟皆驛致館下爲伴讀欲其交輔匡誨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又欲令蒙古生習學算術乃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又敎諸生書顏魯公字復選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揖

詔儀釋其冠禮小學生書倦則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唯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識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須釋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敎在寬則是爲敎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肅然就中亦且須寬緩蓋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處難以強之也且敎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敎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敎人當敎其所短故衡之敎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遊築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覺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明開其敎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施張之慎其萌蘖而防以足凡爲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爲世用矣衡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勞求安進及作官營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多以農務爲生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

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數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蒙古張弘範入樊城墮其外郛。秋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嗣秀王與澤卒。十一月蒙古建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致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我 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冶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爲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咨爾有衆體予至懷從太保劉秉忠之議也

十二月初置士籍賈似道欲以籍制東南之士也

八年大元至元九年春二月大元改號中都爲大都。三月趙順孫罷。夏五月京湖使統制張順張貴帥師救襄陽及大元戰于江中順死之貴入襄陽而還復戰于勾林灘敗死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克進 大元兵日益至呂文煥竭力以拒之卒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十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賞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麾門既築勢須自制郢救援至臨口 大元守卒見積草多餉致欲爲發覺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忍京湖制置移司郢州將帥恐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關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

則虛其底而掩蔽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二人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推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及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圍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 大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 大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之張貴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 大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州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洎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後不能衛收陳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 大元舡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元阿朮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見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 大元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 大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于樞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 大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示宋人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呂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張順冢側立雙廟祀之

六月安置觀文殿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龍榮飲藥卒賈似道忌龍榮名望且嘗爲東宮官恒恐其再用會帝偶問之似道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安置衡州遂飲藥卒

以章鑑同簽書樞密院

事。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九月有事于明堂遂朝享于景靈宮大雨。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爲尼似道乃還辛未祀明堂賈似道爲大禮使禮成駕幸景靈宮祈還遇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否顯祖白似道似道曰霖雨不終朝少俟雨止水已問亦可登輅庶不駁異顯祖曰泥水不可乘輅即白帝曰平章已允帝遂乘逍遙輦冒雨直入和寧門還宮百官胥然及肆赦畢似道入見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帶御器械涕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朝由是益專恣然以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絶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冬十一月馬廷鸞乞罷從之廷鸞扼於賈似道不克展其才遂力求去及陛辭帝曰丞相何不勉爲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冝

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矣泣拜而出

十二月召葉夢鼎爲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至夢鼎度時不可爲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不得已行至嵊縣復棹舟徑還寧海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直學士院文天祥致仕初賈似道稱疾乞致仕天祥以爲要君似道諷張立志劾罷之天祥遂引錢若水例乞致仕時年三十七矣

日本遣使如 大元始報聘也

九年大元至元十年春正月 大元取樊城守將張漢英及都統制范天順牛富死之樊城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降且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爲脣齒及襄陽危急樊城益孤 大元張弘範進攻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陷守將張漢英死焉范天順於是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當爲宋鬼即所守處縊死 大元入城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戰 大元兵士死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絶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

二月知襄陽府呂文煥以城降于 大元襄陽久困孤城援絶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以與 大元拒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不督列閫赴援而累上書請行邊帝不許及城勢危甚文煥艱難遣使懇死待援似道復請行邊而陰諷臺諫上疏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於是帝謂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耶時群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似道曰吾用高達如呂氏何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其客謂曰此事易耳今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來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然之會獲 大元哨騎數人文煥即戮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意遣達也初宋以漢水襄樊

兩城之間植木中流鎖以鐵絙造浮梁于上二城賴此爲固阿朮以機鋸斷木斧絙燔其橋二城遂絶樊城既陷阿朮筵牙兵攻襄文煥力不能支會 世祖皇帝降詔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宜力爲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絶其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出降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得詔感而出降先納筦鑰次獻城邑遂陳攻郢之策且請已爲前鋒阿朮入襄陽城中命阿里海牙偕文煥朝燕京初賈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也文煥至燕拜參知政事文煥兄知廬州文福文總于知静江府帥夔侯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襄陽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

三月詔淮東城清口以備 大元四川制置司言近出師成都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策一帙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乃詔淮東制置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

置機速房于中書賈似道累疏請身督師詔勉留之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違邊

報之弊然每有獻奇計者似道皆不納邊事日急亦不以介意焉大元冊弘吉剌氏為皇后立燕王為皇太子。京湖制置使李庭芝免坐失襄樊也夏四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趙溍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六月治失襄樊罪貶范文虎官一秩職任如故刑部尚書陳宜中論襄樊之失皆由知安慶府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故止降一官竄俞大忠于循州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猶子天順守節不屈猶或可以少贖其愆興奴隸庸材器量褊淺謀復私讎激成劉整之禍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為父行賄且自希榮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賓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於是詔追毀大忠出身除名循州拘管秋七月大元國子祭酒

許衡乞罷許之國子諸生廉餘不繼稍稍引去阿合馬等又屢短毀漢法四月世祖皇帝召衡至上都議事衡面請還鄉里帝許之七月陞辭而還至懷孟簡絕人事常居山下課僮僕事耕墾躬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無盡不厭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羞見祖宗于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奉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盡化之也八月知合州張珏復馬駿山城向余釣魚於山以高合州城壁甚堅固及開慶受兵民力困弊張珏為守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於是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欲於青居進築馬駿山虎頂山以扼三江口而圖合州乃遣統軍便剌帥兵築之珏聞便剌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岩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駿城築卒不克就大元以姚樞為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九月以章鑑簽書樞密院

甲戌

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冬十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安撫制置使知揚州十一月以夏貴為淮西制置使知廬州李庭芝請分所部兩淮為二司從之大元世祖皇帝以子忙阿剌為安西王開府京兆鎮秦隴蜀涼之地以商挺為王相大元使忻都會高麗洪茶丘伐日本凡舟九百艘士卒二萬五千人大元使乞台脫因如緬徵其子弟大臣朝貢

十年大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賈似道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似道母胡氏卒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太學博士陳著帥太學諸生上書切諫以為自古未聞有如此者且似道罪惡昭章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降罰于其母所以代陛下行罰也

不納及葬百官奉表事立大雨中數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起復還朝聞著上疏大怒必欲遠竄帝不可乃改臨安通判大元以阿朮為中書平章政事帥師經略兩淮阿朮入朝言于世祖皇帝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情日蹙削弱宜早定之帝不許阿朮又曰失今不取宋臣恐後日不易為也帝喜乃以阿朮為平章付兵十萬使經略兩淮大元以廉希憲行省事于遼陽時騎擱丑條華行省鎮遼曹多言其不便者世祖皇帝以遼曾乃諸王國婿分地所在命希憲代條華希憲至北京決正名分扶植貧弱諸王國婿莫不敬憚之烏蘇蠻降于大元。秋七月帝崩于福寧殿皇子嘉國公㬎即位皇太后臨朝稱詔帝崩賈似道以遺詔立帝嫡子嘉國公㬎即位于柩前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制宋自理宗末年疆土日蹙度宗繼統昏庸手推衰瘵益甚矣封兄建國公昰為吉王弟永國公昺為信王昰楊淑妃所出

禹俞悄容所生也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賈似道獨班起居依文彥博故事也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和聖福太皇太后尊皇后曰壽太后。以朱禩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知江陵府。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流安吉臨安餘杭三縣民溺死者不可勝計大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扈從至上都居南屏山精舍儼然端坐無疾而終年五十九訃聞世祖皇帝嗟悼不已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愼密不避險艱事無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也人不得與聞也秉忠通曉音律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故能輔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爲開佐稱首其立朝儀頒章服建國號定都邑皆秉忠發之又嘗薦引賢士大夫焉大元命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帥師

南侵天澤有疾而還九月伯顏會師于襄陽師凡二十萬世祖皇帝召天澤伯顏諭之曰昔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法之天澤至郢病篤詔還真定伯顏遂會師于襄陽大元呂文煥以伯顏自襄陽趨郢州劉整以唆都自棗陽趨淮泗伯顏命萬戶張弘範帥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爲先鋒元帥唆都將兵一萬由東路棗陽入淮泗以左丞劉整爲游擊帥騎兵先行翟招討以兵一萬由西路老鸛山倚荆南而自帥大衆沿漢江而下以參政呂文煥將舟師萬戶武顯等將前鋒用降人爲鄉導以趨郢州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劉整固請濟江伯顏不許曰吾受詔特鑑敵兵使無西耳濟江非吾所聞也冬十月大元伯顏侵郢州都統制張世傑禦之大元師遂入漢取沙洋及新城守將邊居誼死之伯顏至漢水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水小不敢渡敢渡大江耶使一騎前導諸軍畢濟遂薄

郢州軍于城西時宋兵數萬次于郢州築新郢夾江爲城橫鐵絙鎖戰艦江中衆砲攢弩以禦大元之師兵精食足張世傑復帥衆力戰大元之師莫能近阿朮獲生口問知沿江諸郡精銳皆萃于郢江東西兩城若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舟師獨進兩岸優薄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甚便呂文煥亦以爲言時久雨水漲阿朮料大軍方集餽餉不繼水陸兩間進退無援吾事去矣遂言于伯顏請如文煥計伯顏曰郢城乃我之喉襟今不取而過後爲歸路患不從既而大元之師克黃家灣伯顏亦計郢卒未可下乃耀兵不攻潛由平江堰破竹爲席蓋舟陸地過行百餘里由藤湖入漢宋兵驚以爲神郢州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伯顏以百騎爲殿阿朮奮槊馳擊所向披靡文義敗走伯顏追斬之郢卒皆潰大元兵進至沙洋逮俘虢黃勝及檄文入城守將王大用斬俘焚檄明日呂文煥至城下水陸並進遂破沙洋執王大用等因進薄新城都統邊居誼堅壁不降文煥策騎城下招之居誼射文煥中其右臂車所部三千死戰皆沒居誼赴火死總制黃順

以城降由是江陵諸州皆納款于大元矣大元取渠復州。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院事。十一月以王爚章鑑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二月大元伯顏侵陽邏堡夏貴帥師守之大元阿朮遂自青山磯濟江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先遣總管劉深守觀沙湖水勢令諸將皆趨漢口以渡阿朮曰漢口水急且有守禦不若回舟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洑口入江夏甚便伯顏從之乃夜還輪河趨沙洑口特宋遊擊東應大使夏貴以精兵守上流其勢甚固伯顏乃趨漢陽司之陽言取漢口渡江夏貴果以精兵五千援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襲沙洑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入淪河轉沙洑口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夏貴帥漢鄂戰艦凡三十餘里橫截江面伯顏軍不敢近乃遣人招諭宋將宋將皆不從越四日伯顏以白鷂子千艘攻陽邏堡夏貴力守且遣都統制王

達禦之達敗死而大元之師猶未克濟也阿朮言於伯顔曰攻城下策也宋人之心謂我非陽邏不可渡故堅守以拒我若以鐵騎三千汎舟遡流西上以擣其虛則渡江必矣薄暮乘大雪阿朮帥衆遡江而上行二十里泊于青山磯宋人未之知也黎明開霧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衆徑渡以舟載馬後隨宋都統程鵬飛拒于江阿朮橫身喋血力戰中流鵬飛被重創走還鄂州阿朮獲其舟千餘遂登少洲步鬭而進敗而復合者數四大元萬戶史弼賈勇而戰宋師小卻遂登南岸乘勢追殺至鄂南門都統高邦憲棄馬家渡而遁阿朮執之大元伯顔復侵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廬州師大潰伯顔入堡遂濟江會阿朮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之伯顔聞阿朮已渡復攻陽邏堡夏貴聞大元之師已渡江不能固守引麾下三百艘先遁餘衆皆潰大元乘之江水為赤陽邏遂陷盡喪軍實陽邏江鄂之蔽也既失則江不可守矣夏貴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而還入于廬州或言于伯顔使追貴伯顔不許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貴且來矣大元之師遂渡江與阿朮會于江南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遂水陸趨鄂焚其船三千艘煙焰張天漢陽遂降朱禩孫帥師救鄂至城下而還禩孫聞鄂被攻帥師援之至鄂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大元呂文煥侵鄂州守將程鵬飛呂文煥至鄂列師城下鄂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黃州復失勢已孤立會大元焚蒙衝火艦城中程鵬飛與權守張晏然度不能守遂以城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大元諸將請殺之伯顔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諸呂信陽德安諸府以城降之伯顔命阿里海涯守鄂遂帥師東下伯顔命中書右丞阿里海涯及宣撫使賈居貞以四萬人留守鄂而自率大衆與阿朮東下規取淵湖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以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總

乙亥

統諸軍鄂州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群臣上䟽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賈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王侯部第皆輸助軍錢殺且毀擇道祖稅收之以備用詔天下勤王○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知江陵府○提舉興國宮呂師夔乞募兵江州詔知州錢眞孫同募之○程鵬飛以大元之師徇黃州知州陳弈以城降之○大元忻都伐日本入其疆而還○大元世祖皇帝以子那木罕為北平王安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于北部太宗皇帝長孫曰海都居于北方自定宗皇帝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遣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安童總省院之事大元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于眞定天澤還至眞定世祖皇帝遣醫馳視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為戒言訖而卒天澤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辟可謂社稷之臣而氣貌循循然若無為者及臨大事論大政夷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一以至誠將之其視富貴權勢欲然退避若將浼之者故能善始令終為開國元臣

孝恭懿聖皇帝德祐元年大元至元十二年春正月陳弈以大元之師徇蘄州知州管景模以城降之伯顔阿朮順流東下呂文煥為向導沿江諸將皆呂氏舊部曲也故望風降附葬求紹陵○陳弈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大元元以巖為淮東宣撫使招諭屬郡○賈似道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任中流調遣○以陳宜中同

知樞密院事○呂師夔及錢眞孫以江州降于　大元元以師夔知江州九江既降江東西兩路不可守矣　大元中書左丞劉整死于無爲軍整受伯顏命帥騎兵攻無爲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舟師東下所至迎降恥首謀而功不逮失聲曰首帥沮我使我功後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爲城下正月癸酉也　知安慶府范文虎遣人請降于江州○賈似道帥師次于蕪湖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凡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戊子發臨安命軍執小事專決大事則聞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爲殿帥總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遂由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入通呂師夔以議和　大元入安慶府通判夏椅死之○以汪立信爲沿江招討大使立信帥師次于高郵初襄陽既失立信自江陵上疏請益安陸府兵凡遣戍畜不宜抵減復援書賈似道曰今日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遺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功之日也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嗟怨於上以冗當天心術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析變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有三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募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七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擊戰守達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絶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勢因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矣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

得書抵之于地曰賊狂言敢爾乃中以危法罷之及將出師乃召立信爲招討俾就建康府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　大元之兵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執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二月賈似道使宋京請平于　大元伯顏不許似道自蕪湖遣還　大元之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黄柑遺伯顏復以宋京阮克己爲都督府計議官如　大元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朮謂伯顏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若實欲和使似道自來伯顏乃令千户囊加歹與宋京俱來答書索吾臣相率納土即當奏聞似道不答遣囊加歹還之○以黄萬石爲江南西路制置使○夏貴帥師會賈似道于蕪湖遂同次于魯港○大元徇池州權守趙卯發死之都統張林以城降池州守臣王起宗聞　大元渡江即棄官通判趙卯發攝州事卯發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及　大元遊騎至李王河張林諷卯發迎降卯發忿氣填膺眥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守城守兵之權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及　大元之師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遣子淳翁出廨遂與雍氏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爲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逼領客堂中指所扁曰吾必死於是客問其故卯發曰古人所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

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

孫虎臣及　大元戰于丁家洲敗績賈似道奔還揚州諸軍大潰

夏貴自合肥以師會賈似道于蕪湖袖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時孫虎臣帥精銳七萬餘人次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五萬人軍于魯港伯顏令軍中作大筏數十積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其舟似道信之必懈乃分兵屯于南北兩岸令阿朮與虎臣對陣之砲具設列卓中流數千似東風直進勢不可敵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為殿夏貴既嘗失利于鄂恐督府　功成又忌諸虎臣新進雖列陣向敵然殊無鬬志與中夜　大元兵薄宋軍虎臣軍動爭趨　大元兵　大元戰舟急進阿朮大呼鼓身登艦手柁衝船篙鼓大震呼聲動地遶人捺宋舟大呼曰宋人敗矣通州別都統姜才為先鋒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譁曰步帥遁矣於是宋師大亂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宋師大敗即回棹而走伯顏以步騎夾岸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數軍資器械盡為　大元所獲似道倉皇召夏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言畢貴即解舟去夜將四鼓似道擊鑼退師駐于珠金沙諸軍皆潰散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堂吏翁應龍以都督府印奔還臨安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莫有應者或肆惡語慢罵之似道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已而姜才收兵至揚州　大元之師乘勝東下矣

大元徇饒州知州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通判萬道同以城降

大元之師順流而東至饒州唐震度兵力不能支死於州治之玉芝堂通判萬道同以城降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　大元兵將至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殺既而脫歸城既破萬里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既而軍士執其弟知南劍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贈太師益國公謚文忠

沿江制置大使趙溍棄建康而逃

建康既無主帥江東不可為矣

知鎮江府洪起畏知寧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吴益知江陰軍鄭𡌴皆棄城而逃。知和州王喜知太平州孟之縉知無為軍劉權皆以城降于　大元。大元徇臨江知軍鮑廉死之。賈似道自揚州上表請遷都詔羣臣議之王爚去位

似道請遷都以避　大元之師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復以為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爚以己不能與大計上疏乞罷政不待報徑出國門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設避不於慶元則於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奔閩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而無益乃止

鄂州都統張世傑帥師入衛遂復饒州

時方危急詔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

江西提刑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

天下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徇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為之感動

以謝堂為兩浙鎮撫使。湖南提刑李芾起兵入衛。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簽書院事倪普同簽書院事。召王爚為江東浙西宣撫招撫

大使置司臨安以備咨訪章鑑陳宜中奏留熻以顏人心康世道故也遣大
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賈似道有罪免陳宜中初附似道得罪坐
政府及翁應龍自軍中還宜中聞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咨之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
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部授似道醴泉觀使而罷其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便
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祖戶爲兵放還諸竄謫人章鑑逃歸不還免之
鑑聞大元兵日迫託故徑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罷相予祠鑑居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爲滿朝歡沿
江招討大使汪立信卒于高郵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
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
三日扼吭而卒後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于伯顏訪戮其擧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
是人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學郎之曰忠臣之家也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
揮使韓震震時總禁兵或言震謀劫帝遷都陳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
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閧而出射火箭入宮所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大元伯顏入建康
府建康都統徐旺榮聞伯顏將至開城迎納遂入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為疾民大
悅會世祖皇帝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擧伯顏不可上言曰百年逋欵已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恐後
少尒遷回奔播海島遺患留海矣世祖皇帝頒使者曰詔尒丞相此事朕不從中制也大元入無錫
知縣阮應得死之。詔諭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議
息兵。以王爚陳宜中爲左右丞相並都督諸路軍馬。
治賈似道黨與配翁應龍于吉陽軍免廖瑩中王庭劉良

貴游汶朱浚陳伯大董樸等官以侍御史陳過監察御史潘文卿李可之請也知
常州趙與鑒棄城出奔州民錢訔以城降于 大元。知
平江府潛說友以城降于 大元。知廣德軍令狐槩以
城降于 大元。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遣閭順
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召五郡
鎮撫呂文福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于江州文福文煥兄也曾淵
子文及翁倪普及侍從臺諫棄位逃歸者數十人詔戒禁
之大元之師既近臨安戒嚴於是參政曾淵子文及翁倪普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
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宵遁朝中爲之蕭然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
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尒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於汝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
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旣不能爲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
自詡謂何乃於此時作此擧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可令尚
書省別具在朝文武官並與特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大元使廉希
賢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其副使嚴忠範執希賢歸于
臨安希賢病創卒世祖皇帝遣禮部尚書廉希賢侍郎嚴忠範計議官宋德秀等奉國書詰宋執
行人之罪至建康希賢請益兵護送伯顏曰汝既赴臨安宜先遣宋使往道意乃可進也我大兵方壓境宋人豈敢
加害不須益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
死大元阿里海涯侵岳州安撫使高世傑戰敗遂降之阿里

海涯留賈居貞守鄂而自帥兵西上時高世傑軍于洞庭湖中阿里海涯攻之世傑力戰累敗乃降阿里海涯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以城降于　大元。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閻順復廣德軍。大元伯顏使張羽來至平江殺之伯顏在建康朝廷使人從間道往通好言敘信使乃邊將非上意也當斬首以謝罪及輸歲幣矣願罷兵毋東向伯顏曰宋人譎詐來視我虛實耳當因而用之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夏四月　大元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死之。大元克沙市城都統孟玘監鎮司馬夢求死之夢求光五世孫大元阿里海涯侵江陵宣撫使朱禩孫制置使高達以城降禩孫遂招京湖北路郡縣皆下之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朱禩孫高達力戰累敗精銳皆盡不可復

戰及　大元屠沙市而火之江陵大恐禩孫遂稱疾不視事高達出降阿里海涯入城命禩孫移檄京湖北路於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常德荊門諸郡相繼降阿里海涯承制並命復守其土禩孫至上都死初江陵捷聞　世祖皇帝大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涯孤軍守鄂朕常憂之恐荊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寧必翻賊內應根本動搖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荊江浙閩之所膽落矣吾東兵今無虞也阿里海涯畏兀人故云北庭以高斯得簽書樞密院事。以福王與芮判紹興府。召夏貴爲樞密副使帥所部兵入衛貴不至。大元阿朮侵眞州知州苗再成戰于大鸛觜敗績阿朮遂趨揚州姜才戰于揚子橋敗績大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而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而日遣苗再成戰于南許文德致于

凡姜才戰于中將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朮攻眞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帥兵大戰于大鸛觜敗績阿朮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爲三壘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朮陽退才逐之阿朮反戰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死之兩軍夾水而陣　大元張弘範以十三騎絕瀆以衛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　大元立陣者同口叫譟震動天地才軍遂潰走阿朮與弘範追之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踐與陷濠水死者又七八千人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　大元之師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師進薄揚州南門五月　大元取寧國縣知縣趙與禧死之。劉師勇復常州錢訔出奔知州姚訔入居之。贈婺州處士王柏承事郎柏大父師愈受易論語于楊時而與朱熹張栻呂祖謙爲友父瀚世其學與諸兄弟游于朱呂之門柏少慕諸葛亮之爲人自號長嘯年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著論

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慨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以魯齋更之而從朱熹之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即往受業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由是以質實堅苦自勵於朱熹之所著述致力以求其極律身以敬台家以嚴動默皆可師也至是賜何基諡文定而贈柏承事郎以張珏爲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籍呂文煥孟之縉陳弈范文虎家。大元圍瀘州。詔張世傑張彥阮克己仇子眞四道出兵以禦大元。大元伯顏朝于上都以阿剌罕權省事于建康伯顏赴召計事也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既晝晦如夜。成都安撫使昝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紫雲城降于　大元。翁應龍伏誅從給事中王應麟之請也以王爚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

經筵五日一朝陳宜中留夢炎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王爚與陳宜中不協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爚宜中皆請相夢炎而乞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毋藉此求閒也故有是命爚卽自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去遣使趣留乃還

加淮東制置使李庭芝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張世傑及大元阿朮戰于焦山世傑敗績奔圌山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下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大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健卒善弓弩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戰以火矢攻之篷檣俱焚煙燄蔽江宋師大亂舟欲發碇赴江死者萬數大元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宋師於是世傑不復能軍奔圌山阿朮弘範追之獲白鷂子七百餘艘師勇奔常州虎臣還眞州世傑請濟師不報自是淮東莫敢復戰

放賈似道于建寧府安置其黨廖瑩中王庭于嶺南似道旣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官上疏乞誅似道高斯得亦以爲言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爲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遣王爚復論似道旣不死忠又不能成孝乞下詔切責太后乃下詔曰卿其亟歸喪次以盡臣子之道則當曲示保全否則眾論益甚忠孝靡容吾雖欲屈法伸恩而不可得似道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黃鏞王應請乞移似道居鄰州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非惟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於是詔徙于建寧府而安置其黨人

詔賈似道循州安置至漳州監押官鄭虎臣殺之御史孫嶸叟等皆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僥詐貪淫驕吝專忍謀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姦驕無比之林甫輒

自許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號擅罔上資國召兵專利虐民殆天之罪人人人能言臺諫交章乞行遠竄迫於衆怒僅謫建寧竊惟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唾況見其面乎乞遠投荒裔以禦魑魅而伸國法從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下臨安台州簿錄其家福王與芮素怨似道聞制下募有能殺之者使送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也欲報之欣然請行福王遣虎臣爲監押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十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曰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卽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似道之子于別室卽則上拉似道胸殺之瘞于巷側及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于獄殺之

陳宜中棄位逃歸詔罷

王爚爲醴泉觀使召宜中于溫州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爚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陳宜中留夢炎遂上疏請行太皇太后下公卿議之未決而世傑敗于焦山爚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耶臣旣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旣而爚子諷京學生劉九皋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黨賈似道託趙溍潛說友使門客子弟交通關節過失凡數十事蓋宜中事多專決不關白于爚故也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皋等臨安獄而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爚與宜中必難久處乘爚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識有如人言者可罷爚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爚清脩剛勁不阿撓勢及爲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

大元圍重慶府昝萬壽旣降兩川郡

時皆送款獨張珏固守重慶不下大元行樞密院會師圍之大元以伯顔爲中書右
丞相阿术爲左丞相伯顔馳驛朝于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師世祖皇帝許之拜右丞相伯
顔辭曰阿术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术左丞相大督將校伯顔遂復南征以夏貴爲樞密副使
兩淮宣撫大使知揚州朱煥爲淮西制置副使知廬州召
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還揚州庭芝遂不行。以陳文
龍同簽書樞密院事。八月以李芾知潭州。以文天祥
爲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府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鎭建都
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
内爲四鎭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

於番易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易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
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
時議以爲迂闊不報而命知平江府大元以廉希憲行中書省于江陵阿里海涯
以江陵地國上遊且請曰荊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以蔽江淮上流誠爲國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鎭之未足以綏
新附來達人 世祖皇帝即命希憲行省事承制拜三品以下官希憲至江陵錄用舊官大興學校民情大安由是
思播田楊二氏重慶趙氏寶應武岡益陽安化善化寧鄉州將皆降九月 大元取泰州知
州孫虎臣自殺。大元伯顔從淮安略南郛伯顔至淮安會右丞孛里
歡阿里伯之師于城下蒙說別里迷失亦自新城至還進文南城拔之宋師大潰趙城 大元兵追之平淮安南堡
冬十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統出戍兵。以留夢炎陳宜

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召宜中于處州宜中以親
老辭太后乃自爲書遣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大元阿里海涯圍潭州李芾
至潭 大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濟壁及 大元兵
至芾率力守禦大元阿术圍揚州阿术攻揚日久而無成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
滿道而李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顔至灣頭遂議深入大元伯顔濟江次于鎭江府遂
分兵東下伯顔次揚州灣頭參政阿荅罕自建康來會伯顔令還建康起兵乃留右丞孛魯歡及阿里伯
守灣頭而帥衆渡江壬戌至鎭江府分軍爲三道令會臨安於是阿剌罕帥右軍自建康出四安廣德趨獨松關董
文炳帥左軍出江入海以范文虎爲鄉導取道江陰趨澉浦華亭伯顔及左丞阿荅海將中軍以呂文煥爲鄉導趨
常州而阿术專主淮東事兵鋒所至莫敢禦之陳合免坐匿賈似道家資故也文天祥使張

全尹玉麻士龍帥師救常州玉戰五牧士龍戰虞橋皆死
之全逸。十一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簽書
院事。大元取廣德軍四安鎭將陳明死之。召文天祥
入衛大元破四安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爲兵號武定軍召天祥于平江天祥行平江無
固志矣大元阿里海涯取隆興府制置使黃萬石自撫州奔
建昌。大元克常州屠其民知州姚訔死之劉師勇奔還
平江壬午伯顔至常州會兵圍城姚訔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顔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顔怒命
降人王士良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并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炮焚其牌杈日夜攻不息城中危急
而訔師勇安節守志益堅伯顔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乙酉宋兵大潰城遂破訔死之通判陳炤猶巷

戰兵敗亦死伯顏命屠其民存者三五人而已執王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昔希得子也

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初枋得以淮西江西江東州郡守將皆呂氏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松江諸屯兵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松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反遂以知信州

追封濟王竑為鎮王諡昭肅從中書舍人王應麟之請也

大元阿剌罕克獨松關守將張濡逃歸馮驥死之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十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監陳著上䟽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借一萬有一幸則人心賈勇且敵師非必真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少且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卽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台州

平江府通判王矩之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遣游騎寇都懷都等先趨平江王矩之與都統制王邦傑遣權發官張汝建奉書降于常州

留夢炎棄位而逃

○十二月以吳堅簽書樞密院事○柳岳如大元請平伯顏不許陳宜中遣柳岳奉書如大元軍前辨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昔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招討抄兒赤等以兵所持書奏于上都

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追封呂文德為和義郡王朝議以呂文煥為大元鄉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為兵部侍郎畀成和議焉

大元伯顏入平江府伯顏至平江上亭東令張惠呂文煥游顯等先入城甲辰王邦傑王矩之帥眾迎降于寅山寺有頃伯顏遂入居

大元伯顏使囊加歹偕柳岳還諭降也

大元董文炳入華亭縣○詔陸秀夫呂師孟如大元請平伯顏不許柳岳還詔宗正少卿陸秀夫刑部尚書夏士林兵部侍郎呂師孟同囊加歹使大元軍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及期會于長安鎮以輸平且勸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于平江伯顏不許

以柳岳洪雷震為祈請使如大元以求封行至高郵高郵民殺之陳宜中當國是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以致將士離心郡邑降破至是以求成不許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褒然為之岳等至高郵稽家莊為稽聳所殺

二年五月端宗皇帝景炎元年大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于大元伯顏命游顯陳都守平江甯玉守長橋以防御而自帥大軍趨臨安劉漢傑迎降之

大元克潭州知州李芾死之湖南諸郡皆降大元圍潭李芾練兵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阿里海牙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斷歸衛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先戮汝除夕大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居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人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耳既畢積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二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

無慮丹艦林木者相望元且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于大元寶慶府降于 大元通判曾如驥死之。陳文龍黃
鏞棄位而逃。以文天祥知臨安府。以吳堅為左丞相
兼樞密使常楙參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蓋皆遁也諸關兵皆
潰。詔劉岊如 大元請平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 大元阿剌罕取安吉州知州趙良淳死之。以
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常楙夏士林棄位而逃。進封
吉王昰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文天祥乞命二王鎮

閩廣以圖興復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楊亮節提舉益王府事務俞充容弟俞如珪提舉廣王府事拜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宜中以大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群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為請顧欺我耶脫簪珥擲之地遂閉閤群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耳 大元伯顏帥師次于
皋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壬午伯顏至長安鎮陳宜中遣約不往議事甲申伯顏乃進次皋亭山阿剌罕董文炳之師皆會游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而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陳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表赴上都以聞 陳宜中棄位逃歸楊應奎既行是夜宜中即逃歸于溫州之清澳張
世傑蘇劉義劉師勇各帥所部兵去臨安入于海世傑等以不戰

而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大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斷彪舌磔之于巾子山以死自誓以文
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及左丞相吳堅如 大元伯顏
執天祥于軍中堅還楊應奎還白皋亭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乃拜天祥右相與吳堅偕往天祥乞退軍嘉興以俟講解伯顏怒叱堅還而拘天祥楊鎮等奉益王昰廣王昺如
婺州楊淑妃及秀王與擇從行以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
書院事。大元呂師夔徇江東知信州謝枋得迎戰敗績
枋得遂奔建寧山中二月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相盪久之有星鬬于中天星二鬬于中天一星隕詔諭郡縣降于 大元伯顏令程鵬飛取太后手詔諭州郡降附太后從之使者又欲三省樞密院繳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使者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禮乃止 大元

伯顏次于湖州市遣使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圖籍符印罷
官府及衛卒壬辰伯顏自臨平鎮進屯湖州市入居秀王府遣諸將分兵守城乙亥令張惠呂文煥阿剌罕董文炳范文虎等入城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入內上表陳謝而出辛丑伯顏令張惠阿剌罕董文炳石天麟楊晦張弘範亦只里忽剌出唆都九人入城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以
吳堅賈餘慶為左右丞相謝堂知樞密院事家鉉翁簽書
院事劉岊同簽書院事並充祈請使如 大元伯顏命乞
望歹偕五使及文天祥赴上都謝堂逃歸。錢塘江潮三
日不至時大元軍分駐江沙上旂人方幸之而潮汐三日不至 大元伯顏使范文
虎追益王廣王于婺州二王走溫州文虎執楊鎮還臨安

伯顔聞二王走婺州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揚鎮得報即還
曰我將就死于彼以綴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
妃徒步匿山中者凡七日統制張全以
兵數十追及王遂同走溫州居江心寺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溫州
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滸等十二
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
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
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
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
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
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官師之至攻之即
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
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
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遣李庭芝夏貴
書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脫歸兵言大元
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兵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
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
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視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
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
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
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大元兵伏環堵中得免
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大元兵又
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以去滸應以所
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聳
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以衛送至泰
州遂由通州泛海如溫州以求二王
三月　大元伯顔入臨安府福王與芮自紹興來會之
伯顔累使召福王王疑
不敢至最後使史勝挾
王乃行丁卯伯顔自湖州市入城館于萬松嶺處原宅大
要諸將市不易肆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顔深慰之太皇太
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顔固辭曰但
見天子可也乃止是日復出城
大元伯顔自臨安北還
丙子伯顔發臨安命阿答海張惠阿
剌罕董文炳等還三宮期會于瓜步
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
丁丑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
之禮太皇太后謂帝曰荷天子聖慈不
殺宜拜揖禮畢帝與皇太后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福
王與芮及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宗室駙馬都尉楊鎮
知院謝堂簽院高應松庶僚三學生內侍等皆行太學生
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死之過真州苗再成謀奪駕至瓜
州李庭芝遣姜才出兵邀
兩宮欲劫以入城皆不克
大元董文炳行省事于臨安府經略閩浙○夏貴以淮西州縣降于
大元○閏月賈餘慶卒于燕
丙子吳堅賈餘慶家鉉翁劉岊至燕會
同館庚午餘慶病卒鉉翁後不屈而終
大元改臨安府爲杭州以忙古歹爲都督鎮杭州唆都爲元帥鎮
婺州○陳宜中等奉益王昰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昺
爲副元帥太皇太后遣使召二王還臨安二王乃如福州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在溫州以兵來會楊亮節聞陳
宜中在清澳遣使召之宜中來謁楊亮節陸秀夫與謀興

復乃召張世傑于定海世傑以所部兵至江心寺舊有高
宗南奔時御座宜中等乃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都元帥
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
中撫安吏民數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
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沉其兵
江中而奉二王入閩甲戌王至福州時黃萬石降大元
以元帥入閩招諭諸郡汀建方謀送款聞二王至即復開
門以拒萬石南劍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乃走邵武
其將劉俊等皆來
閩兵勢稍振焉
黃萬石以
大元兵入邵武軍○夏四月簽書樞密院事高應松至燕不食卒○五月帝兄益王
昰即皇帝位于福州遙上帝尊號爲孝恭懿聖皇帝太皇
太后爲壽和聖福至仁太皇太后皇太后爲仁安皇太后
尊度宗淑妃楊氏爲皇太后同聽政
五月乙未朔陳宜中等
奉益王即位于福州改

元景炎升福州爲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爲垂拱殿便廳爲延和殿武安軍爲行都之門封廣王昺爲衛王。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黻參知政事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蘇劉義爲殿前都指揮使王剛中知福安府事。召李庭芝爲右丞相姜才爲龍神四廂都指揮使。詔吳浚趙溍傅卓李珏翟國秀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以楊亮節爲福建處置使。文天祥至自溫州以爲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天祥命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滸募兵于溫州。劉黻赴召卒于羅浮。大元以伯顏同知樞密院事伯顏用兵紀律外嚴而中以不殺爲主故所至降附或請其入視等城府藏簿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者伯顏笑曰是欲實緣空吾民尒乃下令諸將士敢有暴掠及入城者以軍法論故所過不至大擾而球奇未嘗一有所私及閩上都 世祖皇帝勞賜有加伯顏謝曰奉陛下成算阿朮効力臣何功之有詔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爲食邑復拜同知

孝恭懿聖皇帝至 大元上都元封帝爲瀛國公閏三月戊午帝及太后等至燕京吳堅家鉉翁劉岊迎謁伏地流涕爾謝奉使無狀不能保有宗社四月己卯赴上都辛巳祈王辛五月乙未朔至上都丙申見 世祖皇帝于大安閣降授帝爲開府儀同三司封瀛國公尋爲借號合尊大師皇太后全氏亦爲尼於正智寺

六月 大元入廣州廣東經略使徐直諒聞宋亡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帥府阿里海涯假雄飛招討使使向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權鈐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石門俊敗以直諒棄城遁六月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獄不受以死

吳浚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等縣。翟國秀復秀山縣 大元兵至遂還。傅卓敗績于衢信遂降于 大元。詔文天祥同都督諸路軍馬秋七月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遂復邵武軍黃萬石敗走天祥與陳宜中張世傑議不合乃求出督至南劍募兵得數千遂復邵武 大元阿里海涯入嚴關廣海州縣多降之。揚州守將朱煥以城降于 大元右丞相李庭芝指揮使姜才死之淮東州縣皆降阿朮圍揚久庭芝守禦益力及臨安既降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及瀛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匿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一使焚餘皆弃去及夏貴以淮西降阿朮謂諸將曰今宋已亡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其援塞餉道尚恐東走通泰假息江淮乃築揚之西北丁村扼高郵寶應糧運貯粟以備灣頭堡留屯剡城用通泰州又遣伯顏察帥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力且諭之曰李庭芝水路既阻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其歸路復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者持 世祖皇帝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陴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皆以糧盡降于 大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東雜牛皮麴蘗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六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暮達旦 大元多敗伯顏察救之所將皆精銳旗幟作變赤月 大元望見塵起大呼曰丞相來矣才軍識其幟皆潰才脫身走死者三千人七月阿朮請于 世祖皇帝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福州使至庭芝乃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城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師

兵追庭芝及之殺步卒千餘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庭芝妻子至城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守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大元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朮乃皆殺之於是揚民聞者莫不泣下由是揚淮東州郡皆降大元克眞州守將苗再成死之大元既破揚攻眞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大元兵見孟錦衆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墜水中死焉城遂陷再成不屈死八月漳州亂以陳文龍爲閩廣宣撫使討之。秀王與擇圍婺州　大元董文炳援之王乃還。以王積翁爲福建招捕使知南劍州黃恮爲同招捕使知漳州積翁備禦上三州恮備禦下三州吳浚及　大元李恒戰于[illegible]零敗績。壽和

聖福至仁太皇太后謝氏赴　大元大都太皇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大元自宮中舁其牀以出侍衛者七十人從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留燕七年而終九月以陳文龍知興化軍興化石手軍亂故也東莞民熊飛以兵會趙溍復廣州熊飛爲黃世雄守潮惠聞趙溍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熊飛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謂熊飛與逢龍執而殺之趙溍遂入廣州　大元也的迷失會師于福州。大元呂師夔張榮實帥師度梅嶺。大元阿里海涯圍靜江府。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天祥遣趙時賞趙孟濼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渢與大元戰于寧都敗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亦死天祥爲製服哭祭焉趙溍使熊飛曾逢龍及

大元戰于南雄敗績逢龍死之飛奔韶州　大元圍韶州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死之。十一月　大元阿剌罕董文炳徇處州李珏以城降秀王與擇迎戰于瑞安府敗績死之知府方洪以城降。大元阿剌罕董文炳入建寧府知邵武軍趙時賞知南劍州王積翁棄城走。陳宜中張世傑奉帝入于海。大元阿剌罕侵福安知府王剛中以城降。帝舟居于泉州港蒲壽庚作亂帝遷于潮州帝舟泊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既而舟不足乃掠其舟而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

宜中世傑乃奉帝趨潮州十二月趙溍棄廣州。蒲壽庚及知泉州田眞子以城降于　大元。興化軍通判曹澄孫以城降于　大元知軍陳文龍死之王剛中既降遣使徇興化陳文龍斬之而發民固守阿剌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而使部將林華偵伺大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大元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張珏入重慶府大元東西川行樞密院皆遣師圍重慶府肆其剽掠軍政不一兩院相猜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珏錄領重發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大元且遣師復瀘涪二州及大元兵以不和而潰其將退守于瀘趙定應乃乘閒迎珏入城珏至遣將四出大元屢敗乃去　大元以姚樞爲翰林學士承旨時宋侍從之臣及士子至上都皆令先見樞詢其學行而官之樞仁恕恭敏未嘗疑人之欺凡有與諱者必忠告惟恐其

言之不盡由是人莫不敬之大元阿里海涯克靖江府守將馬堅死之景炎二年大元至元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惠州之甲子門。大元阿剌罕入汀州文天祥奔漳州。二月　大元改福安府爲福州以潛說友爲宣慰使王積翁爲副使以守之大元兵盡去其諸營軍及淮兵在福安者李雄統領之大元徇廣州縣人趙若岡以城降廣東諸郡皆降之。吳浚降于　大元文天祥誅之大元兵至瑞金浚寧之因爲大元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縊殺之三月文天祥復梅州。李雄殺潛說友。陳瓚起兵復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夏四月文天祥復興國縣。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

梁雄飛出走。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自梅州江西遂復會昌縣吉贛兵皆會之大元立門下省。大元中書平章政事廉希憲卒希憲在江陵遠近向化及有疾召還民皆號泣擁送建祠繪像以祠之辛世祖皇帝歎曰無復有決大事如燕希憲者矣伯顏亦曰廉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世以爲名言六月文天祥敗　大元于雩都遂次于興國縣秋七月使趙時賞等帥師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思州安撫使田景賢播州安撫使楊邦憲降于　大元。帝舟遷于潮州之淺灣。張世傑會師討泉州圍之世傑自將淮兵及陳弔眼許夫人諸峒畲軍討蒲壽庚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而陰以賄賂畲軍畲軍遂有貳心攻城不久壽庚得間道使孫安甫如建寧府求援

張世傑使高日新復邵武軍。王積翁殺淮兵于福安府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被殺大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八月天祥出走師潰于空阬趙時賞等皆死之天祥入于循州大元宣慰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乃引兵走即鄒𣶏于永豐𣶏兵先潰恒窮追天祥天祥至方石嶺恒及之鞏信拒戰箭被體而死甲申天祥至空阬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大元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滸鄒𣶏東騎逸去遂奔循州散兵頗集乃屯于南嶺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憤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而天祥妻子家屬送于燕二子死于消九月　大元唆都援泉州張世

帥師還淺灣。大元也的迷失復取邵武軍遂入福州大元也速歹兒復圍重慶府。冬十月　大元唆都入興化軍屠其民陳瓚死之。瀘州降于　大元知州王世昌死之。十一月　大元嗒出圍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大元劉深以舟師襲淺灣帝舟遷于秀山陳宜中如占城遂不復劉深攻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陳宜中欲奉帝走占城乃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還後死于暹十二月帝舟遷于井澳颶風作帝有疾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大元劉深來襲井澳執俞如珪以去帝舟遷于謝女峽。安南國王陳光昺卒子日

烜立。羅施鬼國降于 大元。大元納速剌丁伐緬 初大元遣乞台脱因徵緬朝貢不從而率衆數萬象八百馬萬匹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元帥納速剌丁伐之降其砦三百餘以天熱還師

景炎三年 五月帝昺祥興元年 大元至元十五年 春正月帝在謝女峽。張世傑遣師討雷州不克。二月 大元唆都克潮州屠其民知州馬發死之。大元克重慶府制置副使張珏死之。三月文天祥會兵次于麗江浦 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 大元以張弘範爲都元帥李恒副之帥師入閩廣 賜弘範寶劍專制軍事以攻宋帝于廣南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其慎之故所向克捷焉 凌震復廣州。帝舟還于硇洲。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爲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夏四月帝崩于硇洲弟衛王昺即位皇太后楊氏同聽政 四月戊辰帝崩年十一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絶宋此豈不可爲國耶庚午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適有黄龍見海中五月癸未朔改元祥興升硇洲爲翔龍縣 以陸秀夫爲左丞相兼樞密使 時播越海濱庶事踈略楊太后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及拜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皆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六月帝舟還于新會

之厓山 張世傑以硇洲不可居而厓山在海中去潮廣各四百餘里兩山相對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世傑以爲形勝之地乃奉帝移駐焉遂造行官遣人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后居之升廣州爲翔龍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仗民不能堪始有離叛之志 有星隕于海 已巳有大星南流墜海中小星千餘隨之聲如雷數刻乃已 秋八月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 天祥入船澳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于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而加少保封信國公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子道生復亡家屬皆盡 冬十一月 大元阿里海涯次于白沙口海南州縣皆降。閏月凌震棄廣州出走城降于 大元潮惠遂降。以姚良臣爲右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事。大元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 初劉秉忠以大明歷歲久浸以後天欲脩正未及而卒世祖皇帝思其言詔許衡及贊善王恂工部郎中郭守敬測驗改正命昭文館大學士張文謙領太史院事董之守敬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乃作簡儀候極儀渾天象玲瓏儀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景符闚凡日月食儀星晷定時儀等器至是復令衡領太史 合州守將王立以城降于 大元 先是 大元立行院于東西川以經略蜀地兩院不協遂致潰敗及李德輝爲西川副使始克瀘涪重慶而西川州縣皆降東川畢其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守將王立聞德輝威明且懼東川懷怒必加誅殺乃使使間行至成都請降德輝即從兵數百人赴之東川樞府聞之遣使止德輝行德輝曰合以重慶在力可同惡故不下今孤絶來歸乃其勢也吾非欲攘若功誠恐汝積其後服極以書抗揮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耳吾爲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哉即單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王立以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德之於是東川州縣皆

爲元矣　大

大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

天祥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力不支帥其麾下走海豐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剄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真僞　大元遂烹子俊而執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或謂弘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弘範曰彼忠義也保無它求擄屬被俘者悉還之處之舟中以自從

大元阿里海涯自海南還師上都

廣南悉降故也阿里海涯以成郡孤軍不能倍萬身至力取利盡海表置地籍民半宋疆理所下荊南之州十四淮西之州四湖南江西之州十一廣西之州二十一廣東海南之州八凡五十八州其餘峒夷山獠受康號令者無慮數十所可謂茂功矣其僚屬掾佐後登宰輔者三十七人盡能推揚獎拔以成之也

葬端宗

于崖山

祥興二年大元至元十六年春正月帝在崖山○大元張弘範襲崖山張世傑力戰禦之二月甲申師大潰帝崩左丞相陸秀夫死之宋亡

正月庚戌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青顧凱乃知帝所在辛酉弘範至崖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軸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計人皆危之崖山兩門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　大元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宋師汲路宋舟堅不能動　大元乃以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宋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能爇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

在　大元師中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崖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宋師樵汲道絕兵士茹乾糧十餘日而大渴乃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甲戌李恒自廣州以師會攻弘範命恒守崖山北面二月戊寅朔世傑將陳寶降己卯都統張達以夜襲　大元敗還癸未　大元進薄世傑之舟或請以砲攻之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甲申弘範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早潮而戰世傑敗之李恒等順潮退師午潮上　大元師樂作宋師以爲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犯其前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

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劉俊等皆解甲降　大元師薄宋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　大元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已而世傑復還崖山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安南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取辦香來至則仰天呼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焉　大元既舉宋得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有六天下共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爲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澤溪峒之民不與焉○崖山既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

日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京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羅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求死辨論百端孛羅怒命囚于獄月餘再見之天祥益不屈乃赦之自便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　世祖皇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爲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寛假得以黄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國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也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乃不果釋至元十九年壬午閩僧告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衆　　欲取文丞相京師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　　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遷瀛國公及宋宗室于上都疑丞相者天祥入帝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使退左右力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僂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四終

是編謄寫多訛舛越四年始克取元藁校正至正二十五季夏五月甲子學生楊儔范熙謹書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二十卷

（清）張廷玉等撰

清乾隆刻本

史075-442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四十卷、

乾隆四十年奉

敕撰。初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採明一代事蹟撰通鑑綱目三編、以續朱子及商輅之書。然廷玉等惟以筆削褒貶求書法之謹嚴、於事蹟多所挂漏。又邊外諸部、於人名地名多沿襲舊文、無所考正、尤不免於舛譌。夫朱子創例之初、原以綱仿春秋、目仿左傳。春秋大義數千、炳若日星。然不詳核左傳之事蹟、於聖人予奪之旨尚終不可明。況史籍編年、僅標梗概於大書、而不具始末於細註、其是非得失又何自而知。卽

聖諭所指福藩田土一條、其他條之疏略、皆可以例推。至於譯語、原取對音、唐以前書、凡外邦人名地名見於史冊者、班班可考。惟兩宋局於强鄰、日就削弱。一時秉筆之人、既不能決勝於邊圉、又不能運籌於帷幄、遂譯以穢語、洩其怨心、實有乖紀載之體。沿及明代、此習未除、如

聖諭所指朶顏青海諸人名、書囘爲兎之類、亦往往而有。鄙倍荒唐、尤不可不亟爲釐正。是編仰稟

睿裁、於大書體例皆遵

欽定通鑑輯覽。而細註則詳核史傳、補遺糾繆、使端委秩然。復各附發明、以闡衮鉞之義。各增質實、以資考證之功。而譯語之誕妄者、亦皆遵

欽定遼金元國語解、一一改正、以傳信訂譌。較張廷玉等初編之本、實倍爲精密。

聖人制事、以至善爲期、義有未安、不以已成之局而憚於改作。此亦可仰窺萬一矣。

御撰資治通鑑
明紀綱目

一

御撰通鑑綱目三編序

編年之書奚啻數十百家而必以朱子通鑑綱目為準通鑑綱目蓋祖述春秋之義雖取裁於司馬氏之書而明天統正人紀昭監戒著幾微得春秋大居正之意雖司馬氏有不能窺其藩籬者其他蓋不必指數

史075-444

矣嘗謂讀書立言之士論世為難非如朱子具格致誠正之功明治亂興衰之故其於筆削鮮有不任予奪之私失褒貶之公者自綱目成而義指正大條理精密後儒有所依據踵而續之由宋迄元釐然方策至明代君臣事蹟編緝之

難更倍於諸書蓋明史已成於百年之後而世變風漓記載失實苟復遲待將何以繼續編而示來許爰亟命儒臣法朱子通鑑綱目義例增損編摩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每一卷成呈覽朕於幾暇亦時御丹鉛為之參定雖於天人

一貫之精微未之能盡
而惟是謹嚴之義守而
弗失簡正之旨志而必
勉書既成羣臣舉唐太
宗之事為言勉從其請

而為之序云
乾隆十一年夏四月朔
御製并書

乾隆四年八月初七日內閣奉
上諭編年紀事之體昉自春秋宋司馬光彙前代諸史為
資治通鑑年經月緯事實詳明朱子因之成通鑑綱目
書法謹嚴得聖人褒貶是非之義後人續修宋元綱目
上繼紫陽與正史紀傳相為表裏便於檢閱洵不可少
之書也今武英殿刊刻明史將次告竣應仿朱子義例
編纂明紀綱目傳示來茲著開列滿漢大臣職名候朕
酌派總裁官董率其事其慎簡儒臣以任分修及删
編輯事宜大學士詳議具奏特諭欽此

署日講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長發
原品休致侍講學士臣楊椿
內閣侍讀臣蘇崇阿
國子監司業臣鶴年
翰林院編修臣[illegible]謙
翰林院編修臣張[illegible]
翰林院編修臣朱[illegible]
翰林院編修臣朱佩蓮
翰林院庶吉士臣[illegible]
內閣中書臣吳[illegible]

[illegible]撰次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告竣謹奉
表恭
進者竊惟屬辭比事教起於春秋繫月編年法沿於紀
載故編千祀史閱百家宋溫國羅家典以制鴻裁章
程大備于朱子括羣言以標定論體例彌嚴洎乎成
化諸儒續有宋元通鑑惟勝國興衰之迹在史官纂
述之司事雖具於編摩義未昭於筆削秉權衡而不
爽功之鉅者固難乖典則於無窮道之明也有待欽
惟
皇帝陛下以
天亶之聰而遜敏有
日新之德而緝熙敦志經持典之功闡稽古右文之治
凝神乙夜縱覽千秋謂纂述相承莫精於綱目而典型具
在獨闕於有明宜遵黃蒼之遺規用勒前朝之成迹
於是
親拔汗簡
特秉鴻裁貫終始以五常參異同而衡定案準乎繩直
提綱則義樞謹嚴綴析條分目則事期精覈求之
正史汰臣僚飾美之詞證以羣編別野稗存疑之說
翦裁枝葉綜括綱維褒誅定而炎涼施法戒明而丹

書法揆以考亭之法則
聖合於賢登諸闕里之編則經實於史若者通史輯於梁
后徒侈辭華稽書昉自唐宗無關體要求有
乾心作範
睿式裁模昭懲惡勸善之方闡守經達權之教藻鏡開而
天地朗參以無私璇衡正而古今平歸其有極信聖
人之述作極盛於茲益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臣等
叨陪綴緝預列參稽學史而未抱三長受經而漸爲
五體粟
訓古以成統貫多愧專門承
指授以悟淵微竊欣盛遇伏願

天文光被
淵鑒宏開布在蘭臺登之冊府瞻麟綱而高步藻耀六經
俯狐史而旁羅牢籠百氏乾坤不朽精華畢貫於至
心日月齊懸軌度永垂於奕世謹將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續爲二十卷繕寫清本裝成兩函謹
奉
表恭
進以
聞
乾隆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大學士伯臣張廷玉
兵部右侍郎臣王會汾

戊申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一
起戊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盡壬子明太祖洪武五年凡五年
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是歲閏七月元帝出奔春正月吳相國李
善長等尊吳王朱元璋爲皇帝國號明
元璋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之鍾
離母陳氏元璋始生室中數有光起比長姿貌雄傑志
意廓然年十七父母相繼歿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爲
僧至正十二年從郭子興於濠州子興奇其狀貌留爲
親兵戰輒勝明年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子興署爲鎮撫
與徐達湯和等略定遠下滁州得李善長與語大悅之
留掌書記十五年子興卒劉福通立韓林兒於亳檄元
璋爲副元帥不受遂渡江拔牛渚下太平取集慶路以
次略定江左二十四年自立爲吳王建百官遂降陳理
執張士誠走方國珍盡有淮南浙東江西荊楚地二十
七年命諸將北定中原善長帥百官勸進乃以是年春
正月乙亥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建元洪武

追尊祖考爲皇帝
高祖考曰玄皇帝廟號德祖曾祖考曰恒皇帝廟號懿
祖祖考曰裕皇帝廟號熙祖考曰淳皇帝廟號仁祖妣
皆皇后
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
后郭子興撫女也仁慈有智鑒好書史帝既定江南與

漢後境戰爭無虛日后手縫甲士衣履佐軍需今治天
下以不殺人爲本帝善之既即位欲官后族后謝曰爵
祿私外家非法力辭而止乃追封后父馬公徐王然猶
置廟標后長子也

以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

善長少習法家言有智計帝嘗從容問曰四方戰鬬何
時定乎對曰秦亂漢祖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五載
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
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帝稱善
諸將來歸者善長察其材言之帝復爲帝布款誠使皆
得自安帝深倚之自將征討皆命居守轉餉兵餉無乏
嘗請立茶鹽法斟酌元制去其弊政用益饒而民不困
帝稱吳王時拜右相國至是改官制尚左以爲左丞相

征南將軍湯和克福建元平章陳友定死之

友定守閩帝命和由明州海道取福州胡美由江西趨
杉關而別遣使至延平招友定友定置酒會諸將殺使
者瀝血酒中與衆酌飲之誓以死守已聞杉關破急分
軍爲二以一軍守福而自帥一軍守延平和舟師抵福
之五虎門攻附登城守將遁去參政尹克仁宜攻使衆
耳麻不屈死僉院柏帖木耳殺妻女縱火自焚死將胡
美已克建寧和遂進攻延平友定欲以持久困之諸將
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部將殺一人衆士多
出降者會軍器局災城中礮聲震地明師知有變急攻
之友定呼其屬曰吾決退入省堂仰藥死所部開門納明
師舁友定出水東門未絕也天大雷而友定復甦械送
京師入見帝詰之友定厲聲曰國破家亡死耳尚何言
遂併其子殺之延平既下興化泉州皆望風附獨漳州
路達魯花赤迭里彌實自殺時稱閩有三忠謂友定柏
帖木耳迭里彌實也

元擴廓帖木兒寇邑命禿堅李思齊討之

元既奪擴廓帖木兒兵分隸諸將擴廓退軍澤州元帝
知擴廓勢孤乃詔李思齊等東出關與貊高合攻擴廓
而命關保以兵戍太原擴廓復提引軍據太原盡殺朝
廷所置官吏於是元帝下詔削擴廓官爵令諸將四面
討之

三月修女誡

帝謂翰林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以正家爲先正家之
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俾與政事嬪
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恩寵或過則驕恣犯分上
下失序歷代政由內出鮮不爲禍惟明者能察之於未
然其纂述女誡及古賢后妃事可爲法者使子孫知所
持守

夏四月蘄州進竹簟却之

命四方無妄有獻

征南將軍廖永忠取廣東

永忠自福州以書諭元行省左丞何真曉譬利害真即奉表迎降永忠至廣州降盧左丞禽海寇邵宗愚數其殘暴斬之廣人大悅馳諭九眞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又遣陸仲亨略定清遠英德連州廣東悉平

征虜將軍徐達常遇春大破元兵於洛水北元梁王阿魯溫以河南降

徐達下山東會遇春於濟寧引舟師泝河趨汴梁守將李克彝走左君弼竹貞等降遂自虎牢關入元守將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陳洛水北遇春單騎突陣元兵二

十餘騎攢槊刺之遇春一矢殪其前鋒大呼馳入元兵大潰追奔五十餘里梁王阿魯溫降嵩陝陳汝諸州次第略定帝如汴梁改爲開封府召徐達至行在命率師北伐諭之曰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故命將北伐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隱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則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朕實不忍諸將毋肆焚掠妄殺人元之宗戚咸俾安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民望達頓首受命帝尋還應天

都督馮勝克潼關

師取河南元李思齊張思道會兵駐潼關火焚思道營思齊移軍葫蘆灘明師攻潼關思齊奔鳳翔思道奔鄜城

六月平章楊璟克廣西

璟攻永州元將鄧祖勝斂兵固守璟分營築壘造浮橋西江急攻之祖勝力盡仰藥死遂克永州以次定寶慶全州道州藍山諸州縣進攻靖江不下璟謂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決其堤岸破之必矣乃遣將殺守堤兵盡決濠水築土堤五道傅城攻兩月會廖永忠朱亮祖自廣東取梧州定潯桂鬱林亮祖以兵來會其總制張榮求約降璟與之白帽爲識夜半從寶賀門入執元平章也兒吉尼移師郴州降兩江土官黃英岑伯顏等承忠亦定南寧象州廣西悉平

秋閏七月元復擴廓帖木兒官爵命率師會諸將復河洛

○明師克通州元帝奔上都八月徐達入元都元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死之

徐達師發開封遣裨將分道徇河北地連下衛輝彰德廣平次臨清使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顧時浚河通舟師會常遇春已克德州合兵取長蘆扼直沽作浮橋濟師水陸並進大敗元軍於河西務進克通州知樞密院事卜顏帖木兒力戰被擒死之元帝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以慶童爲左丞相同守京城遂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議避兵北行左丞相失列知樞密院事黑廝宦者趙伯顏不花以爲不可帝不聽伯顏不

花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卒不聽夜半開建德門北去達陳兵齊化門將士填濠登城入淮王及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不降殺之餘不戮一人封府庫及圖籍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者護視宮人妃主禁士卒毋侵暴吏民安堵捷聞詔示天下以大都路爲北平府置六衛留都督副使孫興祖守之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巡古北諸隘口

以應天爲南京開封爲北京○始建六部

中書省初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至是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設尚書侍郎等官

大赦

詔放宥死以下恤從征將士家運卒許自首輸賦道遠者官爲轉運災荒以實聞避亂民復業者聽墾荒地復三年衍聖公襲封及授曲阜知縣並如前代制有司以禮聘致賢士毋非時決重囚除書籍田器稅貸逋賦衆古色目人有材能者許擢用鰥寡孤獨廢疾者存恤之民年七十以上復一子他利害當興革不在詔內者有司具以聞

帝如北京○放元宮人○江西行省參政劉安卒

安博涉經史帝渡江時安首詣軍門陳王道見元年徵諸儒議禮命安爲總裁官諸禮率多安所裁定至是卒追封姑孰郡公

冬十月帝還南京○十一月遣使訪求賢才○十二月徐達克太原元擴廓帖木兒走甘肅山西平

達既定元都進取山西常遇春先下保定中山眞定馮勝湯和下懷慶度太行取澤潞擴廓遣將來御戰於韓店揚璟大敗會元帝自開平命擴廓復大都擴廓乃引兵出雁門由居庸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遠出太原必虛北平有孫都督足以禦之今乘敵不備直擣太原所謂批亢擣虛者也彼若還救太原進退失據必成禽矣諸將皆曰善乃率師趨太原擴廓至保安聞之果還救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驟與戰必多殺傷若夜襲之可得志達然之會擴廓將豁鼻馬來約降請爲內應達夜選精騎襲其營擴廓方燃燭治軍書倉卒不知所出以一足乘驏馬從十八騎遁豁鼻馬降得甲士四萬遂克太原乘勢收大同分遣馮勝等徇猗氏平陽絳州禽其守將榆次平遙介休以次下山西悉平

明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年春正月立功臣廟

帝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

與祖凡二十一人立廟雞鳴山下死者像祀生者虛其
位又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
趙德勝七人配享太廟
免山東北平山西河南及畿內諸郡田租○倭寇山東○
二月詔修元史
大都既克得元十三朝實錄乃詔修元史以左丞相李
善長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
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胡翰陶凱曾魯高啓趙汸等十
六人爲纂修閱六月書成而元統以後之史未備乃命
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採遺事明年續修仍以濂禕總
其事帝召元舊臣問元政得失馮翌對曰元有天下以

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但聞以寬得天下未聞以寬失
者也夫弦急則斷弦急則絶民急則亂居上正當用寬
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
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適
中則無弊矣
元丞相也速侵通州平章曹良臣擊走之
大軍徇山西北平守備單弱曹良臣守通州兵不滿千
人也速將萬騎營白河良臣曰吾兵少不可與戰當以
計走之乃於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亘十餘里鉦鼓聲相
聞也速驚遁良臣出精騎逐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
窺北平

帝耕耤田○三月徐達克奉元常遇春克鳳翔
元將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孔興脫列伯等駐鹿臺以
衛奉元徐達兵入關思道遁去郭子興將輕騎直擣奉
元守將棄城走御史桑哥失里郎中王可檢校阿失不
花三原尹朱春俱抗節死達既至改奉元路爲西安府戶給
米三石民大悅遇春兵至鳳翔思齊奔臨洮
夏四月命博士孔克仁授諸子經
功臣子弟並令入學
馮勝徇臨洮李思齊降
時張思道弟良臣守慶陽徐達會諸將議所向皆曰張
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而慶陽易於臨洮請先慶陽達

曰不然慶陽城險兵精猝未易拔臨洮西接羌戎北界
河湟得之其人足備戰鬭物產足佐軍儲蹙以大軍思
齊不西走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於旁郡何有遂度
隴克秦州下伏羌寧遠入鞏昌遣馮勝逼臨洮思齊果
不戰降
五月朔日食○御史中丞章溢卒
溢初應聘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應天帝勞之曰我爲
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溢對曰天道無
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浙東設按察使
以溢爲僉事督餉平諸寇數有功帝即位與劉基並
拜御史中丞時廷臣伺帝意多嚴苛溢獨存大體受詔

赴闕擇鄉兵行之處州遇春選乞終制不許鄉兵旣集
再乞終制許之哀毁卒帝痛惜親撰文祭之
六月常遇春克開平元帝奔和林
遇春下鳳翔詔還備北平以李文忠副之帥步騎九萬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州敗也速於全寧進攻大興州分千騎爲八伏守將夜遁盡禽之遂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宗王慶生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
秋七月征虜副將軍鄂國公常遇春卒於軍詔李文忠領其衆
遇春師次柳河川卒遇春沉鷙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

陣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用兵輒與古合嘗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稱常十萬長於大將軍達二歲聽約束惟謹一時名將稱徐常喪歸帝用宋太宗喪趙普故事臨於龍江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八月元兵攻大同李文忠擊敗之
文忠會徐達攻慶陽行次太原聞大同圍急謂左丞趙庸曰閫外之事苟利於國專之可也遂出雁門敗元遊兵於馬邑禽其平章劉帖木進至白楊門天雨雪已駐營文忠令移前五里阻水自固元兵乘夜來劫營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戰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禽其將脫列伯俘斬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
定內侍官制
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馭之之道當使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則驕恣矣
封王顓爲高麗國王○徐達克慶陽禽張良臣斬之陝西平
達自臨洮下蘭州襲走元豫王盡收其部落輜重還出蕭關克平涼張思道懼使其弟良臣守慶陽而自奔寧夏爲擴廓所執良臣以慶陽降達遣薛顯受之已而復叛襲傷顯達督兵圍之良臣求援於擴廓擴廓遣將攻原州陷涇陽爲慶陽聲援達遣馮勝扼驛馬關敗其將

良臣被圍久數出戰不利糧乏絕至煮人汁和泥嚥之守者遂開門降良臣父子俱投井引出斬之時元賀宗哲攻鳳翔指揮使金興旺與知府周煥嬰城守敵編荆爲大箕形如半舫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薪焚之輒颺起乃置鉤薪中擲著其隙火遂熾敵棄箕走復爲地道薄城攻不已命百戶王輅收臨洮降卒選入城共守敵拔營去衆欲追之輅曰未敗而還誘我也偵之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復圍城衆欲走興旺叱曰天子以城界我豈可去耶以聽所將皆新附乃括城中貨令曰敵退當大犒新兵新兵喜協力固守持十五日敵聞慶陽下乃引去

修禮書
明年書成名大明集禮
九月置中都
以臨濠為中都營城闕宮殿如京師制
冬十月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
三年春正月遣徐達李文忠分道北伐
時元主尚在近塞而擴廓犯蘭州指揮于光力戰死帝
以達為大將軍文忠及馮勝鄧愈湯和副之分二道出
兵達自潼關出西道搗定西取擴廓文忠自居庸出東
道絕大漠追元主二月文忠至興和降其守將進兵察
罕腦兒禽元平章竹貞次駱駝山走平章沙不丁次開
平降平章上都罕等

吏部請論有罪於僭偽者不許
帝曰前代謂僭偽為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猶
有風俗未淳宜更擇良吏治之豈宜居罪人耶
二月追封郭子興為滁陽王○夏四月封子九人為王
樉王秦棡王晉棣王燕橚王吳楨王楚榑王齊梓王潭
杞王檀魯王從孫守謙王靖江橚後改王周
徐達大破元擴廓帖木兒於沈兒峪
達至安定擴廓退屯沈兒峪達進軍薄之隔溝而壘日
數交戰擴廓遣精兵千餘人由間道劫東南壘左丞胡
德濟倉猝失措軍驚擾達親擊卻之德濟大海子也達
械送京師而斬其下趙指揮等數人以徇明日整兵奪
溝殊死戰大破擴廓兵禽郯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
文武僚屬千八百餘人士卒八萬擴廓僅挾妻子數人
奔和林達遂自徽州南一百八渡至略陽克沔州入連
雲棧攻興元取之鄧愈亦自臨洮進克河州徇洮至京
師帝釋之而以其擅殺讓達曰將軍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
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將軍在軍中誅之則已今下
廷議者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忍加誅繼自今將軍毋
恃姑息
元帝殂於應昌
諡之曰順帝子愛猷識理達臘立
五月始設科取士
時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連舉三年自後三年一舉鄉
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
李文忠克應昌獲元買的里八剌送京師
文忠聞元主殂督兵兼程進圍應昌克之元嗣君愛猷
識理達臘北走獲其子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官屬
數百人窮追至北慶州而還道興州禽國公江文清等
降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楊思祖之眾萬六千餘
人
是月旱六月帝親禱於山川壇越五日雨
帝齋於西廡草居躬執爨為饌家食太子諸王饋於齋

所帝素服草履徒步詣壇席藁曝日中夜臥於地凡三
日詔省獄囚命有司訪求通經術深明治道者越五日
大雨
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
李文忠捷奏至羣臣稱賀帝命朝臣嘗仕元者勿賀買
的里八剌至京師羣臣請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
省臣對唐太宗嘗行之帝曰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
子孫恐不爾也命以本服朝見賜冠帶母妃皆朝中宮
賜第龍光山
立開中鹽法
山西行省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

一石三斗給准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引赴所在
繳之帝從其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
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備邊儲計道里遠近自五石
至一石有差
徙蘇松嘉湖杭民無業者田臨濠
凡四千餘戶給牛種車糧資遣之三年不征稅其後復
徙北平山後民散處諸府縣又徙沙漠遺民屯田北平
又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又徙山西民於河北又屢
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東河南終洪武之世
徙民最多
秋七月中書右丞楊憲有罪誅

憲有才辨裁決明敏然忌刻深有不悅於己者輒中傷
之在中書欲盡易省中故事凡舊吏皆能去更用己所
親信者嗾侍御史劉炳劾罷丞相汪廣洋且請徙之廣
南帝不從已復有所論劾帝覺其誣下炳獄炳吐實遂
誅憲
冬十一月大封功臣
進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封李文忠曹國公馮勝
宋國公鄧愈衛國公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等侯者
二十八人已又封汪廣洋忠勤伯御史中丞劉基誠意
伯越三日諸臣入謝帝賜坐華蓋殿從容論取天下之
略曰朕起鄉里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徒

爲民害張士誠恃富陳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
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
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
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
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爲之援向使先攻士誠姑
蘇嚴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及北定中原
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以擴廓帖
木兒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
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舉然
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擴廓猶力抗不屈
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

自十月至十二月日中屢有黑子詔求直言

四年春正月李善長罷以汪廣洋爲右丞相胡惟庸爲左丞

善長貌寬和而性忮刻比進封大國益稍驕帝頗厭之以疾致仕初帝嘗以吏事責善長劉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害君君乃爲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且立仆帝又嘗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帝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然則無逾先生對曰基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後憲惟庸廣洋皆敗如基言

以湯和爲征西將軍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帥師伐夏

夏主明昇聽吳友仁計不入朝帝假道征雲南不奉詔且數寇興元乃命將討之和帥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友德帥副將軍顧時等以步騎由秦隴趨成都鄧愈督餉給軍

二月元平章劉益以遼東降

詔置遼東衛以益爲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等謀殺益右丞張良佐又殺彥翬保保走依納哈

出

夏六月湯和下重慶夏明昇降

帝之遣和友德也諭之曰蜀人聞我師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集諸軍聲言由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攀援巖谷晝夜行抵階州敗其將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修橋以渡破五里關遂拔文州趨綿州漢江水漲不得渡伐木造戰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爲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夏丞相戴壽等急分兵援漢州未至友德已破其守將向大亨於城下援師聞者友德迎擊大敗之遂拔漢州廖永忠兵至瞿塘阻鐵鎖橋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持糗糧水筒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帥精銳出墨葉渡夜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並發上下夾攻大破之遂入夔府明日和始至乃分道進永忠帥舟師直擣重慶昇大懼面縛銜璧輿櫬率官屬降於軍門和等承制撫慰之時友德進圍成都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突其象陣象反走蹂藉死者甚衆遂降成都分兵徇州邑蜀地悉定

秋七月以方克勤知濟寧府
克勤爲治以德化爲本不喜近名曰近名必立威立威
必殃民吾不忍也時詔民墾荒閲三歲乃稅吏不俟期
徵民輒棄田去克勤稅如期區田爲九等以等徵發吏
不得爲奸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延名士爲師弟
子暇給者二千人盛夏郡將督民築城克勤曰民方耕
耘何畚鍤重困之請之中書省得罷役會天旱遂大澍
濟寧人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
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封明昇爲歸義侯
昇至京尋以昇請帝御殿受俘如孟昶降宋故事帝曰昇

幼弱事由臣下與昶異免其伏地待罪之儀授爵歸義
侯賜居第
九月朔日食○設糧長
詔以田多者爲之督其鄉賦稅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
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其後官軍兌運之行而
糧長不廢科斂橫溢滋爲民害其孱弱者復爲豪家所
淩駕延逋負率鬻產以償逋至隕身喪家云
冬十二月逮漢中知府費震釋之
震以賢良徵爲吉水知州寬惠得民擢知漢中府歲凶
多盜震發倉粟十餘萬石貸民盜聞皆來歸附境民亦
爭赴震令占籍自爲保伍籍之得數千家至是坐事逮

逮帝曰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授寶鈔局提舉
五年春正月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
每王府設三護衛衛設左右前後中五所所千戶二人
百戶十人
遣翰林待制王禕使雲南彼執不屈死
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鎮雲南大都不守順帝北去王
歲遣使自塞外達元帝行在執臣節如故帝既平天下
大定帝以雲南僻遠難進兵而王所遣漠北使者蘇成
適爲我將所獲乃命禕齎詔偕成往招諭王待禕
以禮會元主遣脫脫徵餉至雲南知禕在王所疑王有他
意脅以危語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屈禕禕叱曰

天既訖汝元命爝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邪我奉使遠
來豈爲汝屈遂自刎梁王具衣冠斂之
徙陳理明昇於高麗
或告陳理明昇有怨言帝曰此童孺言語小過不足問
但恐爲小人蠱惑將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嫌隙無
自生乃徙高麗
遣徐達馮勝等分道征擴廓帖木兒達軍敗績勝敗元兵
而還
帝以擴廓數擾邊命達爲征虜大將軍出雁門趨和林
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居庸趨應昌勝爲征西將軍出
金蘭取甘肅三月達先遣都督藍玉敗擴廓於土剌河

五月擴廓與賀宗哲合兵拒達於嶺北達軍敗死者數萬人勝至蘭州遣副將軍傅友德前驅再敗元兵拔甘肅下亦集乃路次別篤山元岐王朶兒只班遁去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友德復追至瓜沙州斬獲甚衆文忠至阿魯渾河馬中流矢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而自奪敵馬乘之文忠殊死戰遂破敵追奔至稱海推牛饗士而還

以鄧愈爲征南將軍討湖南廣西蠻

辰澧諸蠻作亂帝命愈往討以周德興吳良副之愈出澧州討散毛諸洞德興出南寧討茅岡安田諸州蠻良出靖州討會同五開潭溪古州諸蠻悉平之

二月安南陳叔明弑其王日熞而自立遣使入貢帝却之

叔明篡立懼討遣使入貢以覘朝廷意主客曹已受表主事曾魯取副封白尚書詰使者曰前王日熞今何驟更名使者不敢諱具言其實帝曰島夷乃狡猾如是卻其貢叔明復遣使謝罪乃命以前王印視事

置茶馬司

戶部言陝西四川茶宜十取其一以易番馬從之於是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自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

三月免京兵役

應天府言運輸官物悉役京民帝曰京民自開國以來勞費倍於外郡今兵革漸息正當休養命免其役未幾又賜民絹戶一匹

高麗國王遣子弟入國子學○夏六月作鐵榜戒功臣○冬十一月納哈出寇遼東○十二月詔百官奏事啓皇太子

起癸丑明太祖洪武六年盡丙寅明太祖洪武十九年凡十四年

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府州縣官入覲

帝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苟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勉之

遣道士供事郊壇

天地社稷山川香幣皆令司之

汪廣洋罷爲廣東行省參政

時左丞胡惟庸專省中事廣洋無所建白故黜之

二月停科舉

帝初以官多闕令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又擢其年少俊異者張唯王輝等爲翰林院編修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命贊善大夫宋濂等爲之師帝政暇親臨閱其文日給光祿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歲時賜予甚厚至是以所取多後生少年有文無實遂罷科舉別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禮送京師不次擢用而各省貢生亦由大學以進於是罷科舉者十年

始命御史及按察使考察有司 ○三月朔日食 ○命徐達進將軍鎮山西北平 ○復以魏觀知蘇州府

觀知蘇州府政化大行課績爲天下最擢四川行省參政以部民乞留命還任

夏六月元擴廓帖木兒犯雁門 ○秋七月以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相 ○九月定有司季報歲報

初府州縣戶口錢糧學校獄訟每月具書於冊縣達州州達府府達行省類咨中書史牘煩碎而公私多糜費又有司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一百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送行省或州縣受成省府存法出入輕重文移駁詰動多淹滯帝命中書省御史臺詳議革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獄囚依律斷決毋俟轉發其有違枉御史按察使糾劾天下便之

冬十一月潞州貢人參卻之

帝曰人參得之甚艱毋重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太原進葡萄酒朕俱止之國家以養民爲務奈何以口腹累人

閏月定大明律

先是嘗刪律令恐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禎等爲之直解又命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至是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篇目皆准於唐損益舊律凡六百有六條

七年春正月遣將屯田河北

時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縣屯北田尚未廣乃命都督僉事王簡等分往諸省經理屯務明年又命李善長朱亮祖俞通源撫諭諸屯勸課農事西北田野日闢屯軍三分守城七分耕作人授田五十畝給牛種教樹植復租賦官畝稅一斗民以不困而軍餉益饒

遣總兵官吳禎巡海備倭

倭人頻入寇掠帝遣使往諭其王良懷良懷遣僧來表人貢未幾寇掠如故乃以禎充總兵官都督於顯副之總江陰四衛軍出海至琉球大洋獲其兵船獻俘京師

二月朔日食○修曲阜孔子廟

立孔顏曾三氏學教其族人

三月方國珍卒

國珍以至正二十七年來降籍下上詹鼎爲其辭乞哀甚至太祖憐而赦之促入朝授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不之官至是卒

夏四月都督藍玉援興和

時元將脫因帖木兒守興和玉大敗其衆於白酒泉擒國公帖里密赤及官屬五十九人脫因帖木兒棄城走

六月汰北方府州縣官

帝以北方郡縣民稀事簡命吏部減河南北平山東府州縣官三百八人

乙卯

陝西甘肅山西北平河南山東蝗詔蠲其租○秋七月李文忠拔高州

斬宗王朶朶失里僉承肯百家奴追奔至氈帽山擊斬鐵王獲其妃及司徒答海倭等

九月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歸○冬十一月定服制

貴妃孫氏薨敕禮官定服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儀禮父在爲母服朞庶母則無服帝曰父母之恩一也低昂若是不情甚矣命儒臣考定宋濂等考古人論服母喪者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帝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人情所安即天理所在乃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

母皆齊衰杖期五服喪制皆有升降書成命之曰孝慈錄頒天下

高麗李仁任弑其王顓

顓無子以寵臣辛旽之子禑爲嗣於是仁任立禑

八年春正月詔天下立社學

帝以郡邑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沾教化命有司更立社學延師儒教民間子弟

河決開封

壞大黃寺堤百餘丈集民夫三萬餘人塞之

二月帝耕耤田○三月立鈔法

時中外各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毀器物輸官頗以

為書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便用錢乃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其等有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交易違者罪之稅課錢鈔兼收錢什三鈔什七百文以下止用錢

賜德慶侯廖永忠死

初韓林兒在滁州帝遣永忠迎歸應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帝曰永忠戰鄱陽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遂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後與楊憲相比憲誅永忠以功大得免至是坐僭侈失人臣禮賜死

夏四月罷營中都

帝初欲如周漢制建兩京至是以勞費罷其役

誠意伯劉基卒

基佐帝定天下工謀畫料事若神暇則敷陳王道帝以比張子房常呼先生而不名其見重如此然性剛疾惡胡惟庸深忌之初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為鹽盜數起奏立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會逃軍為亂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方掌省事怒使吏訐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為墓迫逐居民以致亂基坐奪俸帝初欲相惟庸基不可既而惟庸相基憂憤疾作惟庸挾醫往視飲其藥如有物積腹中遂篤帝

遣使齎歸居月餘卒

五月遣中官趙成使河州

自鈔法行西番馬至者少帝遣成齎羅綺及巴茶往河州市之馬稍集中官奉使自此始

秋七月朔日食○詔百官奔喪毋俟報○京師地震○八月元擴廓帖木兒卒

自徐達敗後大軍不復出塞擴廓從其主徙金山卒於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經死帝嘗大會諸將問曰天下奇男子誰也皆對曰常遇春帝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乃奇男子耳保保擴廓小字也

九月遣湖廣參政吳雲使雲南為所殺

帝以雲南未下再遣使招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使漠北為官軍所獲帝釋之命與雲偕行知院等以已奉使被執且得罪乃誘雲改制書詐為元使者紿梁王王以死拒知院等殺之

冬十月改都衛為都司

帝初置各都衛指揮使司節制方面至是詔改為都指揮使司凡都司十有三北平陜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四川福建湖廣遼東廣東廣西河南行都司二西安大同迨十五年增貴州雲南二都司

十二月納哈出寇遼東指揮使馬雲葉旺擊敗之

帝以納哈出必內犯勑雲等預爲備未幾果至見備
嚴不敢攻越蓋州至金州指揮韋富王勝等伏兵城下
禽其驍將敵大沮沿作河道旺先引兵扼河緣河築冰
爲墻沃以水經宿凝冱如堅城旁設坑穽敵至伏四起
納哈出急趨過冰墻遇冰城旁走悉陷穽中衆大潰追
自城中出合兵追擊至畢栗河斬獲無算納哈出僅以
身免
丙辰
九年春正月遣湯和帥師鎮延安
元將伯顏帖木兒爲邊患帝以和爲征西將軍防延安
秋七月伯顏帖木兒來犯和使傅友德破禽之降其衆
二月免近畿及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

田租○夏六月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
廣山西諸行省俱改爲承宣布政使司罷行省平章政
事左右丞等官改參知政事爲布政使置左右參政從
又增置左右參議
秋七月朔日食○冬十一月下平遙訓導葉伯巨於獄殺
之
時以災異求直言伯巨上書略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
者三曰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先王之
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今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
不連城數十異時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

必生觖望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減其兵衛
限其疆理以待封諸王子孫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莫
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
以任刑失民心者今用刑多哉自聖衷治獄之吏趨承
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獲罪雖刪定舊律減省有差
然有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上不在
下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爲榮今之爲士者以溷跡無
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
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
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除官多以貌
選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

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
所樂爲哉誠欲人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來誅殺亦
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自今宜存大體赦小過昔者周自
文武至於成康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始稱富
庶致治之道固不可驟今陛下切切於民俗澆漓人不
知懼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知適
從此不何陛下求治之心也臣愚謂求治之道莫先於
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風憲知所重
今之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風紀之司不過轉
訟繫獄而已非所以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古
之教士於學俊造選升論定後官任官後爵故成周得

人為縻令天下諸生升太學者未數月輒選入官臣恐其人未諳時務乜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閑因以求選舉秀才不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此皆求治太速之過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速下獄瘐死

十二月遣元臣蔡子英歸和林

子英元至正中進士察罕辟為參軍累遷行省參政元亡從擴廓走定西擴廓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帝遣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久之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爇火焚其鬚不為動其妻適在洛子英避弗見至京授以官不受

退而上書畧曰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病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知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擢馬食肉卜有五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哉臣被獲以來日夜思惟咎往昔之不死至於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禮臣固不敢賣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外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帝覽書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故曰思舊主耳帝知終不可奪命有司送出塞從其故主於和林

十年春正月益秦晉燕三府護衛○夏四月遣鄧愈帥師擊吐蕃破之

吐蕃川藏殺剽貢使帝命愈為征西將軍偕都督同知沐英討之分兵三道窮追至崑崙山俘斬萬計留兵戍諸要害而還

五月詔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議軍國重事○六月詔臣民言事實封達御前○秋七月始遣御史巡按州縣

仰詢民間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

九月以胡惟庸為左丞相汪廣洋為右丞相陳寧為左御

史大夫

自楊憲誅帝以惟庸才可倚寵遇日盛獨相數年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關白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廣洋浮沉守位而已寧有才氣而且嚴刻知蘇州徵賦苛急嘗燒鐵烙人號為陳烙鐵以惟庸薦擢御史中丞至是拜大夫

冬十一月衛國公鄧愈卒

追封寧河王諡武順愈事母孝撫幼弟有恩敕禮儒士館賓懷德有士君子之行云

十二月朔日食○錄功臣子孫

都督府錄丁忠等五百十一人授指揮千百戶有差

十一年春正月封子五人爲王

椿爲蜀王柏湘王桂豫王楧漢王植衛王其後桂改封
代楧改封肅植改封遼

徵天下布政使及知府來朝

命吏部課其殿最稱職無過者爲上賜坐宴有過稱職
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
於門宴畢然後退朝覲考覈自此始

三月詔奏事毋先白中書省○夏四月元愛猷識里達臘
卒

子脫古思帖木兒立帝遣使往弔且以文祭之

秋七月蘇松揚台諸府海溢遣使賑恤

十二年春正月始合祀天地於南郊

帝以分祀天地情有未安乃作大祀殿於圜其壇址合
祀天地

遣征西將軍沐英討洮州番大破之

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據納鄰七站地帝命英
討之復命李文忠往經畧軍事英至洮州舊城寇遁去追
擊大破之禽三副使等築城東籠山南洮州衛文忠言
宜留守洮州餉艱民勞帝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
漢唐以來備邊要地今番寇既斥棄之不守數年後將
復爲邊患小費而忘大虞豈良策哉卒置衛守之

平羌將軍丁玉擊松州番平之

松州平玉遣指揮高顯城之遂併潘州於松州置松潘
衛明年帝以松州遠在山谷屯種不給命罷之未幾指
揮耿忠經畧其地言松州爲番蜀要害地宜衛不可罷
乃命復置

夏四月給致仕官誥勅復其家○秋七月以李文忠領大
都督府事○冬十二月賜汪廣洋死

廣洋與胡惟庸同相惟庸所爲不法廣洋知而不言御
史中丞涂節言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之對曰
無有帝怒責廣洋欺罔貶海南舟次太平賜死

徵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卒

子中初爲建昌教授江西盜起授分省都事佐守贛州
而陳友諒兵已破贛子中間道走閩陳友定素知之辟
爲行省員外郎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浮海如元都獻
捷累遷至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眞兵救閩至則眞
已降於廣永忠守中陷爲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永忠釋
之乃變姓名從迹江湖間帝求之不得獲錄其妻子子
中竟不出常齋鴆自隨誓不復仕至是江西布政使沈
立本言於朝以幣聘子中慨然曰死晚矣爲歌七章哭
其祖父師友飲鴆死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反及其黨陳寧涂節等皆伏誅

惟庸負寵專權無所畏忌其定遠故宅井中忽生石筍

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瑞應又言其祖父塚上夜有光
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
傳平凉侯費聚奉命招降蒙古無功帝皆切責之二人
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令在外收輯軍馬又與陳寧
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亡
命魏文進等為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太師善長弟
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陰說善長善長驚悖曰爾言
何為者若爾九族皆滅後十餘日惟庸又令存義往
長善長不能制惟庸乃遣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
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事皆未
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

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
寧中丞涂節等謀起事既而節見事不成遂上變告帝
大怒命羣臣更訊誅惟庸寧以節本預謀并誅之善長
仲亨置不問
罷中書省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
帝懲惟庸亂政罷丞相以政歸六部分大都督府為中
左右前後五府征伐則隸兵部後復勑諭羣臣國家罷
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政事權歸於朝廷立法至為
詳善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
始南北更調用人
北平山西陝西河南四川人於浙江江西湖廣直隸用

之浙江江西湖廣直隸人於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河南
四川廣東廣西福建用之廣西廣東福建人亦於山東
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用之考覈不稱職及以事降謫者
不分南北悉於廣東廣西福建汀漳江西龍南安遠湖
廣郴州之地錄用
沐英襲元將脫火赤於亦集乃路禽之○三月燕王棣之
國○夏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五月雷震謹身殿○詔
免天下今年田租○六月雷震奉天門
帝避正殿省愆罷王府工役
秋八月詔天下學校師生日給廩膳○九月置四輔官
帝以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為號詔

天下舉賢才戶部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本等召至告於
太廟以本及杜佑龔斅為春官杜斅趙民望吳源為夏
官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但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
督之次勑以協贊政事均調四時既而斅等相繼罷本
坐事誅此職遂廢
冬十月安置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道卒
濂傅太子十餘年一言動必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至
有關政教及前世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
太子每斂容嘉納至是其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
家械濂至京帝怒欲誅之皇后以濂初授教太子諸王
乞赦其死帝意解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十四年春正月元兵侵邊命徐達擊之

乃兒不花侵邊命達帥湯和等討之獲全寧四部以歸達仍鎮北平自是每歲春出冬暮召還以為常

定賦役籍

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歲役里長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二十年復命國子生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編類為魚鱗圖冊黃冊以戶為主魚鱗冊以土田為主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

三月赦○秋九月遣傅友德征雲南

以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沐英副之步騎三十萬

冬十月朔日食○制法司錄囚會翰林春坊官給事中集議以聞○十二月令翰林春坊官考駁諸司章奏○傅友德下曲靖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死之雲南平

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克普定普安梁王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從之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銜枚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霧霽達里麻大驚友德欲渡兵英曰我

兵疲恐為所扼乃帥諸軍嚴陳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縱鐵騎擣之生擒達里麻俘獲萬計友德引兵趨烏撒分遣藍玉沐英趨雲南梁王聞敗度不能支乃走普寧州之忽納砦驅妻子赴滇池死與其左丞達的右丞驢兒俱自殺師至雲南右丞觀音保以城降屬郡皆下友德尋引兵擊烏撒遂城之又克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東川烏蒙芒部水西諸蠻皆望風附明年春藍玉沐英進攻大理拔之分徇鶴慶麗江金齒皆下雲南悉平

十五年夏四月殺大理寺卿李仕魯

帝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時寄以耳目諸僧怙寵而為釋氏創立職官於是設左右善世闡教等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仕魯諫言陛下方創業當指所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舍聖學而崇異端章數上不聽仕魯性剛介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遂乞骸骨帝前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

免畿內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田租○置錦衣衛

初置拱衛司以管領校尉三年改為親軍都尉府而設儀鸞司之名是罷儀鸞司改置錦衣衛

五月帝詣國子監釋奠於先師

帝初以應天府學爲國子學至是改學爲監分六堂以館諸生厚給廩餼歲時賜布帛文綺諸令節俱賞節錢

流廣平府吏王允道於嶺南

允道請開磁州鐵冶帝曰朕聞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軍器不乏者復設此必重擾民杖之流海外

秋八月復行科舉

三年一行爲定制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嘗擢監生劉政等六十四人爲布政按察使及參政副使等官或用爲御史給事中而薦舉之途尤廣賢良郡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翥皆起家爲尚書其他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皇后馬氏崩

后勤於內治暇則講求古訓以宋多賢后命女史錄其家法朝夕省覽或言宋過仁厚后曰過仁厚不愈於刻薄乎帝前殿決事或震怒后伺帝還宮輒隨事微諫帝爲緩刑戮帝幸太學還后問生徒幾何帝曰數千后曰人才衆矣諸生有廩食妻子何所仰給帝遂立紅板倉積糧賜其家諸將克元都俘寶玉至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歟帝曰后意謂得賢爲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疾亟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愼終如始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崩年五十一

九月葬孝慈皇后○遣僧侍諸王

高后崩諸王奔喪將還命各以一僧與之令誦經修佛事具僧道衍名在燕府籍中見燕王棣即深相結納數以奇謀進棣甚信任之

冬十一月置殿閣大學士

以禮部尚書邵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爲東閣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余詮等爲之以輔導太子秩俱正五品當是時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奏啓兼司平駁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

十六年春二月始令天下學校歲貢士於京師○三月傅友德師還命沐英留鎭雲南○復鳳陽臨淮二縣民世世無所與○秋八月朔日食

十七年春三月曹國公李文忠卒

文忠器量沉宏常師事金華范祖幹胡翰通曉經義其爲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帝雅愛重之卒追封岐陽王謚武靖

秋七月禁內官預外事勅諸司毋通內官監文移○盱眙人陳天書誅之○冬十月河南北平水遣使賑之○閏月詔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奏決

十八年春二月雷電雨雪詔臣民極言得失○太傅魏國公徐達卒

達言簡慮精屢為大將善撫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
恩效死尤嚴戢步伍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邑百餘閭
井晏然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論終日雍雍
前恭謹若不能言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
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帛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
月大將軍一人而已卒追封中山王謚武寧

三月始選進士入翰林及為庶吉士

帝廷試進士擢一甲丁顯等為翰林院修撰二甲馬京
等為編修吳文為檢討進士觀政於諸司其在翰林
院承敕監中書六科者曰庶吉士在六部都察院諸司
者仍稱進士永樂二年乃定制以庶吉士專屬翰林

秋七月遣使封高麗國王王禑

禑屢上表請襲爵并乞故王顓謚乃遣使封之賜故王顓
謚恭愍

冬十月頒大誥於天下

帝患民狃元習徇私滅公乃輯官民過犯條為大誥訓
目有十頒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大誥者罪
減等其後復命刑官摭大誥條目撮要略附載於律誥之
律誥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云

十一月蠲河南山東北平湖廣田租〇十二月平緬宣慰
使思倫發叛

思倫發寇景東都督馮誠禦之天大霧官軍失利千戶

王昇戰死

十九年夏六月詔有司存問高年

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
上歲加帛一疋絮十斤有田產者罷給米應天鳳陽富
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鄉士天下富民年
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與縣官均禮復其家

冬十二月朔日食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 起丁卯明太祖洪武二十年盡戊寅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凡十二年

二十年春正月以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率師討納哈出。

元太尉納哈出擁衆數十萬屯金山數寇遼東帝以勝為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副率師二十萬討之道前所獲元將乃剌吾還軍次通州聞元兵有屯慶州者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平章果來擒其子不蘭奚勝出松亭關分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駐兵大寧。

焚錦衣衛刑具。

先是有罪囚送至京收繫錦衣衛用事者非法凌虐帝聞之怒命取刑具悉焚之出繫囚送刑部詔內外獄咸歸三法司。

夏六月馮勝至金山納哈出降。

乃剌吾歸見納哈出述帝恩德納哈出心動遣使來獻馬且覘軍勢勝軍踰金山降其部將全國公觀童納哈出度不敵因乃剌吾請降勝遣藍玉往受之納哈出以數百騎至玉大喜飲以酒納哈出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納哈出不肯服玉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解蒙古語者密告茂茂直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傷其臂都督耿忠擁以見勝納哈出將士十餘萬屯松花河北聞納哈出傷驚潰勝遣觀童諭降之得所部二十餘萬人避至亦迷河復收其殘卒二萬而餘衆竄匿者尚數萬都督濮英殿大軍還猝為所乘被執引佩刀刺腹死納哈出至京師詔封海西侯。

秋八月召馮勝還詔副將軍藍玉領其衆。

勝奏常茂激變狀械至闕會有言勝多匿良馬使閽者行酒於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強娶其女失降附心而茂亦訐勝過帝怒收勝大將軍印命就第鳳陽奉朝請而安置茂於龍州。

九月詔商稅毋定額。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為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從。

以藍玉為大將軍帥師北伐。冬十一月命湯和築瀕海城備倭。

日本屢入寇帝患之謂和曰卿雖老強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岸壘錯置其間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為兵無煩客兵也帝以為然和乃度地浙東西置衛所並海築城五十有九選丁壯五萬八千餘人戍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治有司匿災者罪。

青州俄有司匿不以聞詔逮治之且著爲令

三月沐英討思倫發破走之

思倫發寇定邊衆號三十萬英選騎三萬馳救置火砲勁弩爲三行蠻驅百象被甲翼以標槍銳甚英分軍爲三部都督馮誠居前都督同知寧正左湯昭右英與將士約有功者賞退卻者斬因乘風大呼砲弩並發象皆反走賊殊死鬭左軍少卻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提刀馳下恐奮呼衝突大軍乘之斬馘四萬餘生獲象三十七賊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死思倫發遁去明年遣使入貢麓川平緬遂平

夏四月藍玉襲破元脫古思帖木兒於捕魚兒海獲其子地保奴

玉以大軍出大寧至慶州聞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馳進至百眼井不見敵玉欲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萬衆深入至此無所得何以復命玉曰然令軍士穴地而爨毋見煙火乘夜馳至捕魚兒偵報測去敵營八十餘里時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無知者虜不設備弼爲前鋒大破之斬太尉蠻子等降其衆脫古思帖木兒以其太子天保奴等數十騎遁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以下百餘人官屬三千男女七萬馬駝牛羊十五萬奏捷京師帝大悅遣使齎勑勞玉比之衛青李靖云

五月朔日食○六月信國公湯和歸鳳陽

帝春秋浸高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和以間從容乞骸骨帝大悅賜鈔治第鳳陽並爲諸公侯治第平是第成和築城海上還率妻子陛辭帝賚諭之賜予甚厚

秋七月以解縉爲監察御史

縉爲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一日帝諭之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即日上封事萬言略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臣聞陛下鋤根剪蔓誅其姦逆矣未聞褒一大善始終勿替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此由存養之功少加省耳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猶未備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爲禁絕倡優易置寺閹執戟奸陛楯用俊良勿興土木之工勿貪四裔之地濫網贓省冗官痛懲法外威刑永革京城工役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近戚寵倖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過爲執持意訊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效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

不虞於輕重權衡得之矣關其下愚之罪明其刀鑷
尊擁冠裳左衽從俗有紳組符雖曰立賢無方亦益愧
前有德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五家之法雖嚴而訓街
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
鄉約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
將見作𧗠於變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臣聞地有盛衰
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既稅於所產之地又
稅於所過之津何奪民之利如此密也且多貧下之家
逃亡轉徙無前日之生殖有前日之稅額或賣朕而稅
反虧殆困而稅反重此里胥之弊也欲救困而除弊莫
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

九年之食無難者夫運生起於奉法禁起木於偽善今
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已陷其罪況律以
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
夫節義哉同僚協恭相倡以禮今內外百司推並屬官
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恥甚非所以勵風節
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陳獻所奏略無次序惟陛下
垂鑒帝覽其奏甚稱其才緣改爲御史

七月勅天下衛所屯田
歲得糧五百餘萬石

冬十月元脫古思帖木兒爲其下所殺
脫古思帖木兒既遁將依丞相咬住於和林行至土剌
河爲其下也速迭兒所襲衆遂散獨與十六騎俱咬住
來迎欲共往依闊闊帖木兒會大雪不得發也速迭兒
兵猝至縊殺之并殺天保奴自脫古思帖木兒五傳至
坤帖木兒咸被弑不復知帝號有鬼力赤者篡立稱可
汗去國號遂稱韃靼云

十一月安南黎季犛廢其主煒尋弒之
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端端死弟煒代立其相季犛竊
柄廢煒殺之立叔明子日焜上聞非

二十二年春二月楚武陵民事以湖廣千戶夏得忠作
亂靖寧侯葉昇討之得忠伏誅
得忠誘九溪洞蠻爲寇昇同胡冕等討之擒其首賊從

掩擊擒得忠斬之置九溪永定二衛

夏五月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
三衛地爲元兀良哈在黑龍江南元大寧路北境元遼王
等內附帝即其地置三衛俾部長各領其衆互爲聲援
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全寧抵喜峰口近宣
府曰朵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獨朵
顏地險而強

秋九月朔日食

二十三年春正月命晉王棡燕王棣帥師北伐
介傅友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王弼等以山西兵從晉
王征咬住及乃兒不花

河決歸德
決歸德東南鳳池口徑夏邑永城諸縣發十衛士卒與
歸德民并力築之及秋又決開封
三月燕王棣至迤都元太尉乃兒不花等降
棣出古北口偵知乃兒不花營迤都冒大雪馳進去敵
一磧先遣指揮觀童往諭觀童故舊乃兒不花至則相持
泣頃之入軍見其營乃兒不花驚欲遁觀童止之引見
棣賜酒食慰諭遣還乃兒不花喜過望遂偕咬住等來
降二十五年命元降軍赴北平聽燕王調用棣兵自此
益強
夏四月潭王梓自焚死

梓英敏好學嘗會府僚設醴賦詩品其高下而賚予之
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琥坐胡惟庸黨誅梓不自
安帝遣使召之大懼與其妃自焚死
閏月詔朝服不得奔喪
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奔赴吏部言一人或
連遭五六期服或道路數千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
官廢事莫此為甚請自今期年服不許奔喪從之
五月以楊靖為刑部尚書
靖嘗一武弁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偽
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立碎之帝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
焉不獻朕以求容悅一也不究其所從以免大獄二也
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珠辨於須臾斥以
為偽而碎之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也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
先是善長弟存義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帝銜之至是善
長年七十七矣不檢下嘗欲營第從信國公湯和假衛
卒三百人和以聞四月京民坐罪應徙邊善長數請免
其私親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給事胡惟庸家因言存
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父子詞連善長於是
御史交章劾善長坐以大逆會有星變占者謂其占當移
大臣遂賜善長死并殺其家屬七十餘人子祺尚臨安
公主免死徙江浦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

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豫章侯
胡美榮陽侯鄭遇春等皆同時坐惟庸黨死帝條列其
罪作姦黨錄布告天下既而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善
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
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
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使善長佐惟庸
事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
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
身為齏粉覆宗絕祀善長胡乃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
凡為此者必有深讎激變大不得已或至相挾以求脫
禍今善長子祺托陛下骨肉親無纖介嫌何苦而忽為

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
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
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願陛下作戒將來耳。
秋八月，詔毋以吏卒充選舉。○九月朔，日食。○冬十二月，
罷天下歲織文綺。
二十四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封子十八爲王。
栴爲慶王，權爲寧王，楩爲岷王，橞爲谷王，松爲韓王，模爲瀋王，楹爲安王，桱爲唐王，棟爲郢王，㰘爲伊王。
秋八月，命皇太子巡撫陝西。○冬十月，以爲堅爲僉都御
史。
堅，南豐縣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清心省事，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末成輔導諸王，使正色直言以匡救。三曰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精選有司，旌別廉吏，使人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關防，以革奸弊。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勢，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以數易爲哉。乃擢僉都御史。
十一月，皇太子還京師。
二十五年春正月，河決陽武。

旁授士州縣。
夏四月，皇太子標卒。
謚懿文。帝御東角門，召對廷臣，慟哭。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正嫡，承統禮也。帝意遂決。
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叛，命藍玉討誅之。
月魯帖木兒合德昌、會川諸番攻建昌，轉攻蘇州。玉遣四川指揮瞿能討之，至雙狼寨，擒其將，賊衆大潰。月魯遁，能督兵追捕，進至打沖河，又敗之。月魯走柏興州，玉遣百戶毛海誘擒其父子，送京師誅之，盡降其衆。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
英沉毅寡言笑，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妄殺。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墾屯田百餘萬畝，濬滇池，隘浚而廣之，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辨條節關目以便民。帝嘗曰：使吾高枕無南顧憂者，英之功也。卒，追封黔寧王，謚昭靖。子春、晟相繼鎮雲南。
秋七月，高麗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
初，王禑欲寇遼東，使成桂繕兵。成桂遣兵至義州，以糧不繼而退。禑怒，殺成桂之子。成桂以兵攻之，囚禑，立其子昌。未幾，又廢昌而立瑤。至是，逐瑤而自立。瑤出居原州。王氏自五代傳國數百年，至是絕。是冬，成桂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
九月，立孫允炆爲皇太孫。○以方孝孺爲漢中教授。

孝孺少好學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已任十五作以見
況薦召見帝喜其舉止端整謂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
才禮遣還至是又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
中教授蜀王椿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
正學
冬十二月徵安陸知州余彥誠下吏尋釋之
彥誠以徵稅愆期逮州民楊么等伏闕乞留帝賜宴遣
還么等亦預宴時帝操重典繩群下守令坐小過輒逮
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超擢
者
二十六年春二月涼國公藍玉以罪誅
玉有勇略數總大軍多立功帝遇之厚寖驕蹇自恣多
蓄莊奴假子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捶
逐御史北征還夜扣喜峰關關吏不即納玉縱兵毀關
入帝聞之不樂又有言其私元主妃者帝切責玉玉猶
不悛及西征歸兼太子太傅而馮勝傅友德俱兼太子
太師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當為太師耶比奏事多不
聽益怏怏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玉謀反廷鞫之獄詞云
與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
壽東莞伯何榮及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等
謀為變將伺帝出耤田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下坐
黨夷滅者萬五千人于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

三月命晉王棡燕王棣節制山西北平軍事
詔二王軍中事大者方以聞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
德並受節制
夏四月詔有司賑[illegible]○旱詔群臣言事理獄囚○
秋七月朔日食○九月以郁新為左庶子王恕為右庶子
初東宮官屬皆命廷臣兼者乃選行之士尚書嚴震直
以浦江鄭氏對帝曰朕求如鄭氏者問其里王氏力行鄭
氏家法因用以勵天下旌擢春坊官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
千八百十二

二十七年秋八月遣使修天下水利
命諭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洩以備旱澇者皆因地勢修
治之乃分遣國子生遍詣天下督修水利凡開塘堰四
萬九百八十七處
冬十一月賜潁國公傅友德死
友德身百戰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以故所
至立功三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千畝帝不悅曰祿賜
不薄矣復侵民利何居爾不聞公儀休事耶及是竟賜
死未幾定遠侯王弼亦賜死

二十八年春正月西平侯沐春討越州蠻平之
越州蠻阿資特險屢叛春與都督何福率師營越州城

北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賊悉衆出伏起大敗之阿資亡山谷中春詗知所在樹壘斷其糧道已出不意擒其巢遂擒阿資斬之俘其黨越州平

二月賜宋國公馮勝死

帝春秋高多猜忌勝功最多數以細故失帝意遂賜死諸子皆不得嗣

秋八月信國公湯和卒

和晩年益恭謹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媵妾百餘病後悉資遣之所得賞賜多分遺鄕曲當時公侯諸宿將坐奸黨先後麗法稀得免者而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諡襄武

九月頒皇明祖訓

詔後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姦臣論

二十九年春二月燕王棣帥師巡邊三月敗元兵於徹徹兒山又追敗之於兀良哈禿城而還○秋八月殺監察御史王朴

朴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曰汝其改乎對曰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

三十年夏五月朔日食○秋八月沔縣吏高福興作亂征西將軍耿炳文討誅之○九月平緬蠻刀幹孟逐其宣慰使思倫發詔沐春討之

刀幹孟攻騰衝思倫發走雲南帝命春與何福等討之先以兵送思倫發於金齒檄幹孟來迎不應乃遣何福等將兵五千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斬其酋刀名孟回軍擊景罕寨賊憑高堅守官兵糧且盡福告急春帥五百騎救之乘夜渡潞江連破二寨幹孟乞降帝不許

三十一年夏閏五月帝崩太孫允炆卽位○葬孝陵○六月詔省州縣汰冗員○戶部侍郎卓敬請徙封燕王棣於南昌不聽

敬密疏言燕王智慮絶人酷類先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强金元所由興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奏入翌日召問敬叩頭曰臣所言天下至計願陛下察之事竟寢

召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

帝好讀書每有疑卽召孝孺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之

以齊泰爲兵部尙書黃子澄爲太常卿參預國事

泰爲兵部侍郎太祖嘗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出袖中手册以進簡要詳密太奇之子澄初爲東宮伴讀帝嘗坐東角門謂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

弘今何對曰諸王護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滅亡順逆之理異也帝即位與子澄同參國政時燕周齊湘代岷諸王相煽動流言聞於朝帝謂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

秋七月周王橚有罪廢為庶人

齊泰與黃子澄謀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問罪宜先周周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謀定入白帝會有告周王橚不法者遂命曹國公李景隆帥兵突執之竄蒙化諸子皆別徙已復召還京錮之

八月西平侯沐春卒於軍

春在鎮七年大修屯政闢田三十餘萬畝鑿鐵池河灌宜良涸田數萬畝民復業者五千餘戶至是卒於軍詔何福領其衆

冬十月熒惑守心○十二月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都督何福擒刀幹孟斬之

沐春既卒賊復攻騰衝福率兵討之擒斬刀幹孟思倫發始得復位

以張昺為北平布政使謝貴張信為都指揮使

時燕王稱疾不出廷臣謀削燕乃更置守臣使察其陰事

卷三終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四

起己卯明惠帝建文元年盡己丑明成祖永樂七年凡十一年

恭閔惠皇帝建文元年。春二月追尊皇考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妣常氏曰孝康皇后。尊母呂氏為皇太后立皇后馬氏立子文奎為皇太子。

更定官制

用方孝孺等議內外品官階勳悉倣周禮更定又撰祀制頒行天下然無濟實事徒為燕王藉口

三月京師地震。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齊王榑代王桂有罪廢為庶人

有告湘王柏反者遣使即訊柏懼闔宮焚死。會齊代皆告變乃廢二王為庶人囚榑京師幽桂大同

遣燕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還北平

太祖崩燕王棣遣三子入臨京師高煦勇悍無賴其舅徐輝祖切戒之不聽至是棣稱病乞三子歸齊泰欲遂收之黃子澄曰不若遣歸使彼不疑因遣還棣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

六月岷王楩有罪廢為庶人。○秋七月燕王棣舉兵反遣長興侯耿炳文討之

先是帝遣侍郎暴昭等充採訪使分巡天下昭至北平得燕不法狀密以聞已而燕山衛百戶倪諒告變帝下詔讓燕王逮王府僚屬北平都指揮使謝貴布政司張

屬部署軍士列九門防守都指揮張信叛附於棣棣密
與僧道衍計令張玉朱能潛納勇士八百人入府守衛
會朝使至棣僞縛官校置庭中紿貴昺入執殺之張玉
等率勇士奪九門燕府長史葛誠護衛指揮盧振初皆
與昺貴謀誅棣至是並遇害夷其族伴讀余逢辰死之
參政郭資副使墨麟僉事呂震並降棣棣乃上書於朝
指齊泰黃子澄爲姦臣請入清君側遂自署官屬稱其
兵曰靖難遂陷薊州奪居庸關通州遵化永平密雲咸
來諸守將皆以城叛帝下詔削燕王屬籍以炳文爲征
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副之帥師討燕命
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瓛都指揮盛庸等

分道並進設平燕布政使司於真定以暴昭掌之
八月耿炳文及棣戰於滹沱河北敗績
炳文次真定使先鋒九千人駐雄縣值中秋大兵方宴
會燕將張玉夜半疾驅襲陷之又陷鄚州炳文部將張
保叛降於棣時大兵十三萬夾滹沱而軍棣欲與北軍
戰懼南軍乘之乃縱保歸揚言燕兵且至誘炳文
軍盡北渡河棣率張玉譚淵等夾擊炳文大敗喪師三
萬副將李堅甯忠都督顧成皆被執炳文退保真定棣
兵進圍之三日不克乃引去
召耿炳文還以李景隆代之
炳文敗黃子澄薦曹國公李景隆代之齊泰極言不可

帝不聽賜景隆通天犀帶親爲推輪餞之江浦景隆至
德州收集炳文將卒并調諸路兵五十萬進營河間時
吳高耿瓛楊文方圍永平棣語諸將曰吾在此景隆必
不敢進不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師景隆怯不敢戰聞我
至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而破景隆也遂帥師援永
平吳高棄輜重走退保山海關景隆知燕兵出果引
軍趨北平營城下築壘九門燕世子高熾嬰守不戰
夜遣勇士縋城出斫營營中驚擾驟退都督瞿能攻張
掖門垂克景隆忌之令俟大軍同進燕人夜汲水沃城
明日冰凝不得上
冬十月棣誘執寧王權奪其衆及朵顔三衛歸北平

權國大寧大寧在喜峯口外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爲巨
鎮所屬朵顔三衛騎兵皆驍勇善戰燕兵起朝廷慮權
與燕合召權及遼王植歸京師權不至坐削護衛棣聞
之詭爲書貽權至是以單騎入大寧謊言窮蹙求救甚
握手大慟求代草表謝罪而陰令吏士結三衛部長及
諸戍卒及辭去權祖之郊外伏兵起擁權行三衛彍騎
及諸戍卒一呼畢集守將朱鑑不能禦力戰死王府妃
妾世子皆隨入松亭關歸北平棣以其衆分隸各軍大
寧城爲空
十一月李景隆及棣戰於鄭村壩敗績奔德州
諸軍方圍北平燕兵乘勝抵城下城中兵鼓譟出內外

夾攻諸軍皆潰明年春棣兵陷蔚州攻大同景隆自紫
荊關赴援燕兵已旋居庸官軍多凍餒死者不見敵而
還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
棣以前所上書不報再上書請去泰子澄帝爲罷二人
以謝燕陰留之京師仍預密議

二年春正月均江浙田賦
太祖初定田賦怒蘇松嘉湖爲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
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爲稅額司農卿楊憲又以
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田賦之重蘇松爲最
嘉湖次之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戶部裁減其額而

當時蘇州一府秋糧歲額猶與浙江通省埒至是下詔
減免每畝不得過一斗

夏四月李景隆及棣戰於白溝河敗績復奔德州
時大軍六十萬列陣河上棣率將士馳入陣都督瞿能
奮擊所向披靡棣以三騎背道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
流辨東西始知營壘所在明日再戰瞿能平安擣房寬
陣敗之景隆繞出棣後大戰良久棣三易馬矢盡揮劍
劍折且於隄幾爲瞿能所獲走登隄佯引鞭招後騎者
景隆疑有伏不敢前高煦救至棣乃得免遂斬瞿能
父子及諸將俞通淵滕聚等俱死失猗兵萬餘郭英潰
而西景隆潰而南盡棄其所賜璽書斧鉞走德州

五月棣陷德州進攻濟南
燕兵乘勝進攻德州未至景隆先奔燕兵入城得糧儲
百餘萬石勢益張參政鐵鉉趨濟南偕都督盛庸等誓
以死守景隆往依之燕兵遂攻濟南景隆敗績於城下
南走帝用齊泰黃子澄計遣使議和以緩之棣不聽射
書城中諭降鉉遣千人出城詐降伏壯士城上候棣入
下鐵板擊之別設伏斷橋既而軍士失約棣未入城板
驟下棣驚走橋倉卒不可斷棣鞭馬馳去憤甚築長圍
晝夜攻

秋八月承天門災
方孝孺建議改謹身殿爲正心殿午門爲端門端門爲
應門承天門爲皐門前門爲路門從之

都督盛庸參政鐵鉉擊敗棣兵於濟南復德州
時平安營單家橋謀出御河奪燕餉舟又選水卒五千
人渡河攻德州鉉與庸乘夜出兵掩擊燕兵大敗解圍
去鉉等乘勝復德州帝聞擢鉉山東布政使參贊軍務
尋進兵部尚書封盛庸歷城侯拜平燕將軍於是庸進
駐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屯滄州相掎角以困北
平

九月詔錄洪武功臣罪廢者後。○冬十月詔李景隆還赦
不誅
御史大夫練子寧宗人府經歷宋徵御史葉希賢並言

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黃子澄亦請正其罪以謝天下皆不聽。子澄拊膺曰大事去矣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

十二月盛庸大敗棣於東昌斬其將張玉棣遁還

先是棣襲滄州還淵一夜殺降卒三千餘人棣自長蘆渡河至德州遣人至城下招盛庸庸堅壁不出燕兵掠臨清大名趙汶上至濟寧庸與鐵鉉屯兵東昌以邀之棣率兵薄營庸開陣縱棣入圍之數重斬其驍將張玉已而朱能帥番騎來救殊死鬬翼棣潰圍出以百騎走館陶引還北平庸軍勢大振自燕人犯順轉鬬兩年鋒銳甚至是失大將燕軍奪氣其後定計南下皆由徐沛不敢復道山東

三年春正月復齊泰黃子澄官

以東昌捷告太廟命泰子澄任職如故

三月盛庸敗棣於夾河斬其將譚淵復戰敗績

棣復率衆南出保定盛庸營夾河棣將輕騎來覘掠陣過庸遣千騎追之斬其將譚淵燕軍大挫而朱能張武等殊死鬬棣自以鐵騎貫陣與能合官軍失利日暮各斂兵棣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及明起視已在圍中乃從容引馬鳴角穿營而去庸諸將皆以帝有詔毋使朕負殺叔父名倉卒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矢明日復戰庸大敗走還德州時吳傑平安自真定引軍來會聞敗引還棣以計誘之出戰傑安列陣滹沱河南棣率驍騎循河繞出陣後安發强弩射燕兵矢集棣旗如蝟至死者甚衆忽大風拔樹聲如雷安亦敗仍走入真定

貶齊泰黃子澄於外

帝聞庸軍敗大懼詔貶泰子澄於外密令募兵計棣聞二人已貶上書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帝以問方孝孺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度盧溝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彼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爲然遣使赦燕罪令罷兵歸藩棣不

奉詔求殺盛庸吳傑平安分兵斷燕餉道棣患之復遣使上書伸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爲所惑帝乃下其使於獄以絕燕。

夏六月燕將李遠寇沛縣焚糧艘。

官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沛棣遣李遠以輕兵六千詐爲官軍袍鎧由濟寧至沛焚糧艘數萬河水盡熱魚鼈皆浮死盛庸遣都督袁宇帥三萬騎追之爲遠伏兵所敗

秋七月都督僉事平安攻北平不克。

燕兵掠彰德陷林縣安在真定度北平空虛帥萬騎攻之棣方軍大名遣將馳救安戰不利引還時大同守將

房昭引兵入紫荊關據易州西水寨以窺北平棣引兵圍之都指揮花英等往援大敗棣軍兵還北平

冬十二月詔駙馬都尉梅殷鎮淮安

殷尚寧國公主太祖春秋高諸王强盛皆受密詔輔太孫至是命充總兵官鎮淮安

棣大舉南犯

棣稱兵三年親戰陣冒矢石屢瀕於危所陷城邑兵去旋復爲朝廷守故不敢決意南下無何有以中官奉使侵暴爲言者詔所在有司繫治於是中官密遣人赴燕具言京師空虛可取朕棣慨然曰頻年用兵何時已乎要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遂大出兵明年春連陷山東州郡斷徐州饟道破蕭沛及宿州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師師禦棣兵於山東。夏四月官軍連敗棣兵於淮北尋召輝祖還

棣兵至小河都督何福擊敗之斬其將陳文平安轉戰至北阪幾獲棣番騎王騏躍入陣救棣去適輝祖來會戰於齊眉山斬其將李斌時王師再捷燕人大懼會帝聞訛言謂燕兵已北召輝祖還福軍遂孤

五月棣兵渡淮陷揚州

何福移營靈璧欲持久老燕師而糧道爲燕所阻平安分兵往迎棣帥精銳橫擊斷其軍爲二福開壁往援俱敗走諸將請移駐淮河就糧夜令軍中聞三礮即走與門燕兵猝薄壘發三礮軍士爭趨門出燕兵乘之遂大亂人馬墜塹中俱滿福單騎走安及陳暉等三十七人皆被執盛庸獨引軍而南列戰艦淮南岸燕將邱福朱能自上流潛濟盡奪戰艦渡淮下泗州盱眙棣遂乘勝陷揚州帝遣御史大夫練子寧侍郎黃觀修撰王叔英分道徵兵召齊泰黃子澄還京師方孝孺言事急矣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俟募兵漸集然後決戰江上乃遣慶成郡主往燕軍議割地罷兵棣曰吾此來欲得奸臣耳不在土地郡主默然遂辭歸帝命諸將集舟師江上爲禦守兵部右侍郎陳植監戰江上慷慨誓師部將殺之以降

六月棣兵渡江陷京師谷王橞及李景隆迎降京師陷帝不知所終

盛庸徐輝祖等敗棣兵於浦子口會高煦引番騎來援庸軍退駐高資港都督僉事陳瑄以舟師叛附於棣棣率兵自瓜州渡江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率衆降帝命諸王分守都城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詣燕師講和棣曰吾無罪而削爲庶人今救死何以地爲景隆等不能發一語逃還帝復令谷王橞安王楹往棣率不奉詔進兵屯金川門左都督徐增壽謀內應帝手劍斬之橞景隆守金川門登城望見棣麾蓋開門迎降御史連楹叩馬欲刺棣被殺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

知所終棣遣中使出后屍於火誰中云帝屍越八日用王
景言以天子禮葬之
棣自立為皇帝
棣入京編修楊榮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
乎棣遂起謁陵畢群臣備法駕迎謁奉天殿即皇帝位
削魏國公徐輝祖爵
輝祖當燕師渡江猶引兵力戰京師陷諸武臣咸迎附
執進輝祖獨守父祠於是下吏命引罪不屈削爵幽私
第永樂五年卒至萬歷時追謚忠貞
殺其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文學博士方孝孺皆夷
其族坐黨死者數百人

初帝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囑曰城下之日彼必不
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帝頷之及陷
京師即大索孝孺等五十餘人至是縛孝孺至命草登
極詔孝孺悲慟聲徹殿陛帝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朕
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帝曰彼自焚死
曰何不立成王之子帝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
弟帝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孝孺投筆於地哭且
罵復強之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帝怒命繫獄泰子澄
亦至帝親詰之抗辯不屈遂命與孝孺同磔於市孝孺
門人廖鏞廖銘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泰從兄弟俱
坐死子澄族人無少長皆斬孝孺弟孝友亦死妻鄭氏
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二女投秦淮河宗族親友及
門下士坐誅者數百人
殺御史大夫練子寧戶部侍郎卓敬夷其族
縛子寧至語不遜磔死族其家姻戚俱戍邊敬嘗建議
徙燕帝責以離間骨肉猶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
仲魏徵事敬曰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先皇帝曾無過舉
一旦横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
姚廣孝故與敬有隙進曰敬言誠見用上寧有今日乃
斬之夷三族同時殉難者宗人府丞宋徵御史葉希賢
衛府紀善周是修修撰王艮艮於城陷前一日與胡廣
解縉俱集吳溥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慷慨艮獨流

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弼嘆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
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畢隔牆聞廣呼家人謹視豚
溥顧與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須臾艮舍哭飲
鴆死矣時先後死者副都御史茅大芳僉都御史周璿
程本立司中刑部尚書暴昭戶部侍郎郭任盧迥禮部
侍郎黃魁給事中陳繼之韓永龔泰黃鉞御史謝昇丁
志方甘霖董鏞魏冕林英曾鳳韶戶部主事巨敬大理
寺丞鄒瑾參府長史鄒朴右侍郎黃觀當靖難兵起時
觀嘗草制諷其散兵歸藩束身謝罪辭極詆斥及奉詔
募兵至安慶聞京師陷命舟至羅刹磯朝服東向拜投
急流死妻翁氏攜　女及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修

撰王叔英刑部尚書侯泰禮部尚書陳迪大理少卿胡
閏左拾遺戴德彝蘇州知府姚善徽州知府陳彥回樂
平知縣張彥方漳州教授陳思賢松江同知周繼瑜皆
不屈死御史高翔衰服入見語不遜族之發其先冢親
黨悉戍邊高氏產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谷王府長
史劉璟誠意伯基次子也嘗至燕與王奕王曰不稍讓
我耶對曰不可讓者不敢讓也王默然燕兵起隨谷王
歸京師獻十六策不聽從李景隆軍事軍敗歸青田
帝即位召之以疾辭逮入京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
後逃不得一篡字下獄自經死浙江按察使王良前為
刑部侍郎以嚴讞燕府人罪謫外至是遣使召良良積

薪自焚妻赴水死仍徙其家於邊
秋七月革建文年號
還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園仍稱懿文太子太后呂氏
仍稱太子妃以今年為洪武三十五年明年為永樂元
年建文中更改諸法一復舊制被兵州縣復徭役三年
蠲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以陳瑛為左副都御史
建文初瑛為北平按察使受燕府金錢通密謀僉事湯
宗白於朝逮謫廣西至是召為副都御史署院事瑛天
性殘忍受寵任益務深刻言廷臣効死建文者如黃觀
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伯瑋輩其心與叛逆等請

追戮之帝不聽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觀叔英等
家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
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
吾等為無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
八月以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侍讀胡廣修撰
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入直預機務
縉在建文中官待詔帝即位擢侍讀與淮常立御
榻前論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至
是命七人同入直預機務內閣預機務自此始
殺兵部尚書鐵鉉御史大夫景清夷其族
初燕兵渡江鉉屯淮上師亦潰至是執之至反背坐廷

中令其一回顧終不可遂磔於市清倜儻尚大節燕師
入諸臣死者甚衆清獨委蛇班行人怪之一日早朝衣
緋懷刃入先是欽天監奏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帝故
疑清及朝搜得所藏刃詰責之清奮起曰欲為故主報
讎耳遂磔於市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
里為墟
九月論靖難功封賞有差
封邱福等二十四人為公侯伯
冬十月重修太祖實錄
命李景隆為監修官與纂修官知府葉惠仲以直書靖
難事族誅

十一月立妃徐氏爲皇后
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春正月命周齊代岷四王復故國
諸王皆惠帝時廢帝初即位復其爵并赴子舊封
二月改北平爲順天府稱北京。徙寧王權於南昌
初權之被劫入關也帝許以事成中分天下及即位留
之京師時大寧殘廢已無可歸乃乞改南土請蘇州及
錢塘皆不許封之南昌已而有告權巫蠱誹謗者密探
無驗得已權自是日韜晦構精廬一區讀書鼓琴其間
終帝之世得無患
三月命平江伯陳瑄等督海運餉北京遼東
洪武中靖海侯吳禎等先後督江浙邊海衛軍歲轉遼

餉至三十年以遼餉充裕罷海運及是北方軍儲不足
乃命瑄與都督僉事宣信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
萬石餉北京遼東自是歲以爲常
徙大寧都司於保定
自是北邊失一重鎮至天順末大寧地遂爲朵顏三衛
所有遼東宣府聲援隔絶而諸夷部落脅列門庭矣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吳淞江
時蘇松嘉湖數郡頻年水災命原吉治之原吉請疏吳
淞下流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
使其勢分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帝從之命發民夫
開濬原吉晝夜經理以身先之功遂成

遣中官侯顯等使外域
帝聞烏斯藏僧哈立麻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
番命顯賚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行未幾又遣馬彬
使爪哇蘇門答剌諸國李興使暹羅尹慶使滿加剌柯
枝諸國中官四出及三年夏帝疑惠帝亡海外使中官
鄭和王景弘等蹤跡之多賚金幣率兵二萬七千餘人
造大舶由蘇州劉家港入海歷福建達占城以次遍歷
西洋諸番絶域諸邦環逖來朝者日衆而中國耗費亦
不貲
秋八月徙富民實北京
時徙流罪以下墾北京田又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

等九省富民實之
削歷城侯盛庸爵庸自殺
帝初命庸鎮淮安旋移山東庸常不自安陳瑛誣以心
懷異謀遂削其爵庸自殺
冬十一月頒大統歷於朝鮮諸國。北京地震。封胡查
爲安南國王
惠帝時黎季犛弑國王陳日焜立其子澗及弟顒復弑
之而篡其位更名曰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查自稱
太上皇傳位於查朝廷不知也帝初踐阼查遣使奉表
朝貢詭言安南王陳氏嗣絶臣爲衆所推乞賜封爵帝
遣使齎勅諭其陪臣耆老詢以陳氏繼嗣有無及推立

誠偽奎隨遣使還奉表謝詔封奎未幾安南陪臣裴伯耆
詣闕告難明年前國王日煃弟陳天平來亦請兵復讐
帝始悔封奎之誤遣使詰責命具篡弒之狀以聞奎復
遣使謝罪請迎天平歸國帝信之三年冬遣都督僉事
黃中呂毅以兵納天平於安南至芹站山徑險奎伏兵
起劫殺天平中等不得已引還帝大怒銳意興師勦中
等隨軍立功自贖

二年夏四月立子高熾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高燧爲
趙王

帝初起兵高煦常從戰有功帝嘗以爲類己高煦亦以
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邱福等言高煦有功宜立獨

金忠持不可帝召解縉問之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
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宣宗也復問黃淮尹
昌隆對與縉同帝意乃決

以僧道衍爲太子少師

道衍從帝藩邸定策起兵戰守機事皆決焉帝用兵有
天下道衍力爲多論功第一至是拜資善大夫太子少
師復姚氏姓賜名廣孝帝與語呼爲少師而不名常於
僧寺退朝仍緇衣帝往來兩都出塞北征留輔太子於
南京皇長孫出閣就學又侍說書

六月沐元首○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哈密漢伊吾廬地元末以威武王納忽里鎮之卒弟安
克帖木兒嗣帝即位遣使招諭遂入貢詔封忠順王尋
卒命其兄子脫脫襲封

秋九月以胡儼爲國子祭酒

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心忠帝以爲祭酒遂不
預機務

冬十月故長興侯耿炳文自殺

刑部尚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
飾玉帶用紅鞓僭妄不道詔籍其家炳文遂自殺

十一月京師地震○十二月李景隆有罪削爵

初景隆以迎降功加太子太師授八柱國朝廷有大事
景隆以班首主議諸臣皆不平周王首發其建文時子

邸受賂事廷臣復劾其與弟增枝謀逆有狀詔削爵號
絕朝請在廷李景剛從亡其居家不道者遂奪爵錮私
第籍其家

三年春正月韃靼指揮胡兒內附

鬼力赤僭稱可汗帝遣使諭之通好賜銀幣并及其知院
阿魯台等至是阿魯台別部指揮胡兒及察罕達魯花赤
先後來附

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夏六月遣中官山壽帥師
出雲州

時命武城侯王聰覘虜兵別遣山壽帥騎兵出雲州北
行會之人齎一月糧每三十里置五騎以待馳報官者

與兵自此始

冬十月殺駙馬都尉梅殷

初殷守淮安悉力防禦帝遣使假道殷不許帝即位殷尚擁兵淮上帝迫公主齧血爲書招之殷得書慟哭乃還京既入見帝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帝默然二年陳瑛奏殷祝詛畜養亡命帝命執殷家人送遼東至是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擠殷死橋下以殷自投水聞公主牽帝衣大哭帝歸罪深曦斬之官殷二子

十二月沐晟討八百降之

四年春二月帝視國子監行釋奠禮○罷開原廣寧馬市

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一在廣寧以待朵顏三衛既而城東廣寧市皆廢惟南關市獨存

夏四月詔求遺書○六月朔日食不見○秋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

帝大發兵討安南命能爲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副之師十八將軍分道進詔之曰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勿治罪人既得當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

閏月營北京宮殿。

以泰寧侯陳珪董其役有雜犯死罪以下令輸作命大臣往川湖各省採大木佐工至十八年冬郊廟宮殿始

成。

八月齊王榑有罪廢爲庶人。

榑性凶暴復國後益驕縱帝賜書戒之不悛五月榑入朝廷臣劾榑罪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耶會盡斬此輩帝聞之怒留之京邸削官屬護衛及是召其子至並廢爲庶人

冬十月朱能卒於軍詔以張輔代之○十一月高文雅上書言事授以官

先是通政使受四方章奏非重務不以聞帝知之詔旨切責至是戶部人材高文雅上書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卹民陳瑛劾其狂妄請罪之帝曰草野之人

不知忌諱言苟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命吏部量授文雅官

十二月赦○張輔大破安南兵

安南有東西二都依宣洮沱富良四江爲固賊緣江兩岸樹柵築城於多邦隘迤逗九百餘里輔軍次富良江遣將破賊於嘉林江遂與沐晟合軍進攻多邦城夜四鼓分軍士入持炬火銅角越重濠雲梯傅其城指揮蔡福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遂克東都遣別將李彬克西都三江州縣皆望風降賊逃入海明年春輔又大破之於木丸江斬三萬餘級

甌寧王允熙卒

惠帝弟凡三人吳王允熥衡王允熞徐王允熙帝即位後廢允熥允熞爲庶人改封允熙爲甌寧王至是邸中火王暴卒

五年春二月謫解縉爲廣西參議

縉建議立太子語稍稍傳外庭高煦深怨之譖縉洩禁中語帝怒遂出縉

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爲大寶法王

前年冬侯顯偕哈立麻至帝命建齋於靈谷寺爲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

夏四月皇長孫瞻基出閣就學○五月張輔禽黎季犛及其子蒼送京師

賊入富良江輔與沐晟夾岸迎戰都督柳升等以舟師橫擊大破之時久晴水涸賊棄舟走官軍至驟雨水漲數尺遂得渡至奇羅海口獲季犛及其子蒼檻送京師安南平論功進封輔爲英國公晟爲黔國公餘陞賞有差

六月置交阯布政司以刑部尚書黃福領布按二司事

分十七府四十七州百五十七縣十二衛置三司以尚

書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呂毅掌都司黃中副之

以丁鉉爲刑科給事中

時嚴誹謗之禁山陽民丁鉉訐其鄉人誹謗得罪者數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鉉才可用立命爲給事中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冬十一月彗星見

六年春正月岷王楩有罪削其官屬○夏五月京師地震

○秋八月交阯復亂

大軍之討黎氏也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師復逃去餘黨附之定乃僭號稱大越出沒化州山中大軍還即出攻城子關帝命沐晟以兵四萬討之至冬晟與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參贊尚書劉儁被圍自經呂毅及參政劉昱皆死明年復命張輔王友師師與晟協勦簡定自稱上皇立陳季擴爲帝賊勢益張

九月詔平決囚

帝以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瘐死者衆帝召尚書呂震等諭令自明三日內悉疏雜犯死罪以下囚

七年春正月申茶禁

洪武中以茶易馬上馬給茶八十斤中下以次減之帝四年招徠遠人遂增其數至是碉門茶馬司至用茶八萬斤僅易馬七十匹且多瘦損乃申嚴茶禁增設茶馬司及特遣御史巡督

二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詔准文武除拜邊軍調發上請行在自餘常務悉啟太子處分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輔太子監國侍御史袁綱覃珩譖附陳瑛陷兵部主事李貞太子數詰責之以帝方寵瑛故特宥瑛而下綱珩於獄又御史方恢匿奏或太子命械送行在於是人皆服用法之當

忠誠伯茹瑺下獄死。

瑺以首勸進封忠誠伯坐不送趙王還歸里既復述召京道經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為言時方重藩王禮谷王之□□□□有功帝意銜之遂逮瑺下錦衣衛獄瑺知不免服毒

三月都督僉事平安自殺。

初靖難時安以列將從驍勇善戰功最多已而兵敗被執送北平帝即位累進後軍都督僉事及是帝覽章奏見安名曰平安猶在耶安聞遂自殺

夏閏四月詔重罪皆五覆奏。○五月封瓦剌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

瓦剌亦蒙古部落在韃靼西其渠分為三帝即位屢遣使諭賜至是遣媛答失等來貢馬仍請封遂封三人皆金紫光祿大夫加王號自是歲一朝貢

遣給事中郭驥使韃靼為所殺。

韃靼知院阿魯台殺鬼力赤而迎元裔本雅失里於別失八里立為可汗帝以書諭之不聽命至是復遣驥往本雅失里殺之

詔御史勿復用吏

帝以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詔自今勿復用吏□洪秉等四人為序班

秋七月以邱福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征韃靼敗績

帝以福為大將軍王聰火真副之將精騎十萬北討時本雅失里已為瓦剌所襲破與阿魯台徙居臚朐河福帥千騎先驅遇游兵擊敗之遂渡河獲其尚書一人言本雅失里聞大兵至惶恐北走去此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之諸將請俟諸軍集偵虜實然後進福不從帥眾直薄敵營戰一日每戰敵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敵眾奄至圍之敗績聰戰死福等皆被殺全軍盡沒

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張輔討交阯簡定之獲簡定。

輔追簡定黨于鹹子關以火焚賊舟追至太平海口大破之遂自黃江入神投海擒簡定於美良山中及其黨送京師皆伏誅惟陳季擴逃去帝俾沐晟討之召輔還

詔分中官刺事

太祖制內官甚嚴及帝起兵避江北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帝以為忠於己即位後遂加委任凡明世宦官出使專征分鎮刺事諸大權皆帝啟之也。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五

起庚寅明成祖永樂八年盡乙巳明仁宗洪熙元年 凡十六年

八年春二月帝自將征韃靼。

以北征詔天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以王友督中軍御升副之何福鄭亨督左右哨陳懋劉才督左右掖劉榮督前哨衆五十萬出塞。

夏五月大敗韃靼於斡難河本雅失里遁遂征阿魯台

帝至臚朐河本雅失里聞之懼欲與阿魯台俱西阿魯台不從衆潰散各自爲部。本雅失里西奔阿魯台東奔帝追及於斡難河本雅失里拒戰帝麾兵奮擊大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以七騎遁遂移師征阿魯台。

六月擊阿魯台敗之。

帝至靜虜鎮阿魯台乞降帝察其詐令諸將嚴陣以待虜果悉衆來犯帝躬率精騎衝擊阿魯台墜馬遂大敗追奔百餘里詔班師

七月帝還北京。〇八月寧遠侯何福自殺。

福太祖時宿將建文元年與盛庸平安會兵伐燕戰淮北不利輒奔還帝即位命鎮寧夏甘肅委寄甚重及是從征還陳瑛劾其怨望福懼自縊死。

冬十一月帝還京師。

九年春正月復命張輔帥師討交阯。

前年秋沐晟追陳季擴於蟲長海口。大敗之季擴遣使來乞降帝命爲交阯布政使不受命剽掠如故乃以輔爲征虜副將軍會晟討之。

二月都御史陳瑛以罪誅。

帝初即位御下多用重典瑛承風旨專以搏擊爲能帝寵任之瑛益務深刻傾陷不可勝計至是帝始聞其諸不法狀下獄死天下快之。

命工部尚書宋禮浚會通河。

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民苦其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復修會通河帝命禮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遏汶流使無入洸而悉出南旺中分之爲二道以四分南流達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禮又請疏東平沙河合馬常泊之流以益汶運道以成

三月浚祥符縣黃河故道

自黃河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由開封北東行又決而南壞溫縣堤濟涑二水交溢復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帝命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言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宜濬之以殺水勢詔發民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

瓚等相治併令宋禮總其役七月河復故道河南水患
稍息
夏六月下交阯右參議解縉於獄殺之
縉初謫廣西復改交阯督餉化州入奏事會帝北征謁
太子而還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
帝震怒逮縉下獄縉方督餉計工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
贛江通南北太子遣下獄在獄四年錦衣衛帥紀綱使
獄卒醉以酒埋積雪中遂死之仍籍其家妻子徙遼左
秋七月張輔大破交阯賊於月常江
賊據月常江列柵樹樁設伏山右輔遣將直艦拔樁以
進而自率步隊勦其伏兵水陸夾攻賊大敗至冬復敗
之於生厥江

冬十月封哈密兒力帖木兒為忠義王
初哈密忠順王脫脫以俘虜得歸又封帝眷特厚而脫
脫顧凌侮朝使且沉湎不恤國事帝賜勅戒諭未至而
脫脫暴卒乃復封其從弟兒力帖木兒為忠義王賜印
誥世守哈密自是修貢惟謹
復修太祖實錄
帝以前監修官李景隆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精
詳乃命姚廣孝等重修
十一月立長孫瞻基為皇太孫築海門捍潮堤
瀕海堤圮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詔陳瑄以四
十萬卒築治之爲捍潮堤萬八千餘丈明年瑄又言嘉
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可依傍請於清浦築
土山立堠表識既成賜名寶山帝親為文記之
十年春正月詔入覲官言事
時入覲官千五百餘人命各陳民瘼不言者罪之言有
不當勿問
二月削遼王植護衛
植在遼習軍旅屢樹軍功靖難兵起惠帝召植植渡海
歸朝改國荊州帝以其貳於己嫌之至是削護衛
秋八月勅邊將治墩堡
自長安嶺迤西至洗馬林皆築石垣深濠塹以防寇

九月以藺芳為工部侍郎
芳為都水主事河決陽武遣芳按視芳請築中鹽隄自
中深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又請編木成大囤貯
石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之塗築隄上為殺水固
隄之長策詔悉從之後皆遵用其法以宋禮薦擢侍郎
冬十一月命侍講楊榮經略甘肅
凉州酋老的罕叛守將擊敗之老的罕走赤斤蒙古衛
帝欲發兵討之乃遣榮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方略
榮還言隆冬非出兵時彬亦言道遠餽餉宜緩圖之乃
賜勅詰責赤斤蒙古明年赤斤蒙古遂縛老的罕來獻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時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緝事浙中作威受賕新捕治之綱誣奏新罪帝遽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姦惡奈何罪臣帝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新初為大理評事善決獄改御史敢言不避權貴人目為冷面寒鐵及按浙江屢雪冤獄問廉使名聞天下至是以讒死人咸冤之

十一年春正月朔日食罷朝賀○二月置貴州布政司

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凶暴與副使黃禧構怨朝廷以田氏世守其地曲宥之改禧為辰州知府而思州宣慰

使田琛亦與宗鼎有隙禧遂與琛結合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其祖墓宗鼎訴於朝屢勅琛禧赴闕自辯皆抗命不至乃命鎮遠侯顧成帥兵禽之送京師命分其地為八府四州設貴州布政使司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隸焉貴州為內地自是始

令民牧馬

洪武初令應天諸府民牧馬至是行之北畿民十五丁以下一匹十六丁以上倍之其以事編發者七戶一匹得除罪自後馬日蕃轉賣民牧民年十五即益馬復散之山東河南民漸苦之

帝如北京皇太孫從命皇太子監國

以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輔太子監國

葬仁孝皇后○夏五月定死罪納贖例

命法司定議死罪情重者殺之情輕者得納贖斬八千貫絞六千貫流徙以下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

秋七月封阿魯台為和寧王

先是瓦剌馬哈木累請賞賚留勅使不遣帝遣中官賚勅責之未幾阿魯台遣使奏馬哈木弒其主本雅失里擅立答里巴為可汗請發兵討賊願率所部為前鋒故有是命

八月北京地震

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瓦剌

馬哈木擁兵飲馬河將入犯而揚言襲阿魯台開平守將以聞帝下詔親征以柳升領大營鄭亨領中軍陳懋李彬領左右哨王通譚青領左右掖劉江朱榮為前鋒先遣榮等率師駐興和

三月張輔追獲陳季擴於老撾

自舊冬輔與沐晟會順州敗賊於愛子江破其眾即從斷不餘八會賊帥阮帥至是進師羅蒙江道險隘不得進輔與將校徒步行山箐中夜半抵其巢悉擒阮帥胡具阮銘等季擴走老撾遣指揮師祐破其三關進縛季擴及

其學造京師敎之
帝發北京皇太孫從
帝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宜歷行陣俾知兵法且可悉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命學士胡廣等即軍中爲太孫講論經史
夏六月至忽蘭忽失溫大破瓦剌兵追至土剌河馬哈木遁
前鋒都督劉江等遇虜於康哈里孩擒斬數十人帝命諸軍兼程進至忽蘭忽失溫馬哈木等三部埽境來戰帝親率鐵騎擊虜大破之斬其王子十餘人部衆數千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土剌河馬哈木等遁帝欲窮追皇太孫請及時班師從之還至三峯山阿魯台復遣使來朝
秋八月帝還北京○蠲北京州縣田租二年○九月廢晉王濟熺爲庶人進封平陽王濟熿爲晉王
濟熿少狠戾失愛於父濟熺既嗣位濟熿追憾其父幷憾濟熺嗾其弟慶成王濟炫等日譖濟熺於朝又誘府中官校文致其罪帝信之奪濟熺爵及世子美圭並爲庶人而立濟熿爲晉王
閏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於獄
帝親征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楊士奇楊溥金問皆坐繫特宥士奇復職

冬十一月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及宋儒性理諸書
十三年春正月馬哈木遣使來朝○釋工作囚徒
先是命出繫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帝曰此皆衣食窘之出於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家共萬四千九百餘人
開會通河
命通河既復黃河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塌場與汶水合經徐呂二洪南入淮漕道遂通遂罷海運
夏四月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
忠少隨見成祖通州以善卜聞靖難兵起倚道衍薦爲謀臣帝即位歷官兵部尚書與建儲議兼詹事帝北征輔太子臨國高煦謀奪嫡譖毀東宮官屬下獄以忠勳舊不問而密令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願以死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宮僚楊溥黃淮等亦獲全年至是卒諡忠襄
五月朔日食○開淸江浦
初漕粟至淮安陸運以達淸河勞費甚鉅陳瑄詢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爲淸江浦導湖水入淮置四閘以宜洩又緣河十里築隄引漕舟直達於河漕運稍便
秋九月北京地震

十四年春正月賑北京河南山東饑
發粟一百三十八萬賑之
三月阿魯台敗瓦剌來獻捷○夏四月禮部尚書呂震請
封禪不許
時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震力贊之帝謂曰今天下水
旱疾疫雖語太平昔唐太宗欲行封禪魏徵力諫而止
爾等所見異於徵之所以愛君者矣
秋七月都指揮僉事紀綱伏誅
綱便辟巧佞善鉤人意帝愛信之令典詔獄綱覘帝旨
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帝悉下綱治深文誣詆帝以
爲忠擢都指揮僉事綱益恣橫謀不軌內侍讎綱者發
其罪下都察院按治有狀即日磔於市天下快之
九月京師地震○始命御史巡鹽○冬十月帝還京師○
十一月召張輔還
輔凡四至交阯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遞運規畫
甚備交人所畏惟輔至是召還
十五年春二月谷王橞有罪廢爲庶人
初橞開門迎降帝德之賚予甚厚橞日益驕恣謀不軌
其護衛張興懼禍因奏事北京白之帝未信會蜀王
椿上變言橞謀逆橞所恃因詭衆曰建文君尚在我將
爲申大義事發帝召橞入朝示以蜀王書橞
伏罪請誅群臣請誅之又下諸王議皆以爲當誅帝曰
兵等生擒乃廢橞及其二子並爲庶人
命豐城侯李彬鎮交阯○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徙封樂安
州
高煦初封雲南已而改封青州皆托故不行私選各衛
健士爲腹心又募兵三千人縱使劫掠兵馬指揮徐野
驢禽治之高煦手鐵瓜撾殺野驢衆莫敢言遂僭用乘
輿器物帝還南京盡得其不法數十事召至切責之褫
衣冠囚西華門將廢爲庶人皇太子涕泣力救乃削兩
護衛誅其左右數人徙封樂安州趣即日行
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十六年春正月交阯復亂
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
騷動桀黠者鼓扇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爲寇李彬遣將
討定之至是俄樂巡檢黎利及乂安知府潘僚等復乘
機作亂利初事陳氏爲金吾將軍歸命後授巡檢以是
帝怏怏與其黨放兵四掠參政侯保馮貴死焉帝以賊
久不平命榮昌伯陳智爲左參將助彬討之其後群寇
悉被戡滅惟利竄匿老撾出寇掠如故
夏五月胡廣卒
廣於建文時對策指摘規諷遂擢第一及帝即位首偕
解縉迎附廣性縝密故始終保恩眷卒諡文穆文臣得
諡自廣始

秋七月下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於獄殺之
時太子監國宦寺黃儼等黨趙王高燧陰謀奪嫡譖太子擅赦罪人帝怒以潛冕輔導有闕下獄死
十七年夏六月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榮擊破之
倭數寇海上榮度形勢請於望海堝築城堡以備之倭入王家山島榮急引兵赴堝上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賊敗走榮分兩路夾擊盡殲之倭自是不敢復入遼東
十八年春二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討平之
賽兒以幻術聚衆據益都卸石棚爲亂攻下莒即墨圍安邱詔安遠侯柳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升自以大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爲所襲忠中流矢死比明升始覺賽兒已遁別賊攻安邱益急都指揮衛青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抵城下再戰大敗之斬獲六千餘人磔山指揮王眞亦殲賊於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升忌青功推辱之詔徵升下獄已得釋
秋八月朔日食○置東廠
帝七年巳命中官刺事及北京初建尤銳意防奸命錦衣官校專司緝訪復慮外官瞻徇乃立東廠以內監掌之由是中官之勢日重訖於明亡不可復制
十九年春正月遷都北京赦
改京師爲南京以北京爲京師徙都之頒詔中外大祀

天地於南郊赦
夏四月三殿災○殺主事蕭儀下侍講李時勉於獄
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詔求直言侍講鄒緝上疏略曰陛下肇建北京工鉅費繁調度甚廣農民終歲供役猶且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爲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非其土產動科下民小民轉賜他所其値倍蓰及至進納多不中程徒復展轉重爲民累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假託威勢驅民移徙號令一出應守立撤與災相宗又復重徙何言聞遷不能定居者在外則使臣方午騁路公行有司或不承應即肆毆辱小民所積幾何而內外誅求若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陜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爲食而京師聚倚道處餘人日耗廩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朝廷歲賞外蕃市馬外蕃所出數十萬而所取不能一二散畀民間馬死輒令賠補不知人民耗費多焉漠北降人皆懷窺覦非與遠蠻王化乃使群居輦轂盛供帳厚賞賚以優之此豈足服其心且大朝大殿陛下正朝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已修飭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上回天怒願陛下還都南京保養聖躬散遣工匠停止征派毋聽小人重勞天下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致矣疏入不省時帝方以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而言事者僉云遷都不便帝不懌侍讀李時勉言尤峻切帝於是發怒殺儀下

時勉獄出給事柯暹御史鄭維桓等於外而紆

罪

命蹇義等分巡天下安撫軍民

以三殿災敕廷臣二十六人分巡天下問軍民疾苦文
武長吏擾民者奏黜之

秋八月朔日食○冬十一月遣使發天下庫藏○下戶部
尚書夏原吉等於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

帝將大舉北征詔原吉賓及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以
爲兵不當出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絀帝不懌召原吉
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儲十喪八九災眚
迭作內外俱疲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
出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下原吉及
中於獄賓懼自經死遂命侍郎張本等分往山東山西
河南及應天諸府督運糧車發丁夫輓運期以明年二
月集宣府

二十年春正月朔日食罷朝會○帝自將征阿魯台命皇
太子監國

阿魯台初爲瓦剌所敗窮蹙南歸帝納而封之數年生
聚繁富浸桀驁拘留朝使時出沒塞下爲寇至是大入
興和殺都指揮王喚帝於是決策親征

夏六月雨水傷稼

南北畿山東數十州縣淫雨傷稼

秋七月帝至殺胡原阿魯台遁遂征兀良哈

大軍至開平諜報阿魯台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帝
曰詐也彼慮吾搗巢欲以此牽制我疾驅之大軍次殺
胡原阿魯台盡棄輜重於闊灤海側遁去命發兵焚之
收其牲畜而還帝謂諸將曰阿魯台敢悖逆恃兀良哈
爲羽翼也當移師剪之遂簡步騎二萬五道並進至屈
裂兒河與虜遇帝麾騎擊敗之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
十人別以兵徇河西斬獲甚衆

八月詔班師

諸將分道捕虜者亦以次獻捷乃下詔班師

九月帝還京師○下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吏部尚書兼
詹事蹇義於獄尋釋之

太子使遲讒構帝以士奇輔導有闕下錦衣獄禮部尚
書呂震婿張鵬朝參失儀太子宥之帝怒義不匡正命
與震並下獄尋皆釋之

冬十一月遣使發天下倉儲○閏月乾清宮災

二十一年夏五月趙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

帝有疾多不視朝賢與宦官黃儼衛士高以正等相結
造僞詔謀進毒於帝從中下詔廢太子而立趙王以正
語其甥王瑜瑜上變帝立捕賢等鞫之得實帝顧高燧
曰汝爲之耶高燧戰慄不能言太子力解之曰此下人
所爲高燧必不與知乃得免賢等皆伏誅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釋李時勉於獄復其官○八月帝
復自將征阿魯台命皇太子監國
邊將言阿魯台將入寇帝曰彼意吾不能復出耳當先
駐塞下待之
冬十月帝至上莊堡蒙古也先土干來降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聞阿魯台爲瓦剌所敗部落潰散遂駐
師命陳懋爲前鋒至宿嵬山遇王子也先土干率所部
來降帝大喜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賞賚甚厚遂班
師
十二月帝還京師
二十二年春正月復詔北征

金忠數請擊阿魯台願爲前鋒自効帝初不許會開平
守將言阿魯台犯邊群臣勸帝如忠言帝意遂決
夏四月帝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
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楊士奇等留京師輔太子大軍
至開平獲諜者知阿魯台遁帝意亦厭兵乃下詔恭阿
魯台罪而宥其來降者時比年用兵白骨被野帝命瘞
諸道旁親製文祀之
六月至答蘭納木兒河詔班師
前鋒至答蘭納木兒河不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三
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進駐河上分陳懋等前驅懋至白
邛山無所遇以糧盡引還

南京地震○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崩
帝還至清水源命楊榮金幼孜刻崖石爲銘遣官屢以
旋師諭皇太子詔告天下時帝已不豫至蒼崖戍疾甚
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至榆木川遂崩楊榮金幼孜
等議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榮錫爲椑以斂載之龍轝
朝夕上食如常儀榮及御馬少監海壽馳訃太子太子
遣太孫奉迎軍中始發喪
八月太子高熾即位○釋夏原吉黃淮等於獄復其官
時原吉及吳中楊勉黃淮楊溥金問皆久繫獄中遺詔
至京師太子即釋之咨原吉以所宜原吉對以賑饑省
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悉從之既即位

復原吉等官
加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等官領內閣事如故
初解縉等入文淵閣皆編檢講讀之官不得專制諸司
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帝即位以榮士奇等皆東宮
舊臣乃進榮爲太常卿幼孜爲戶部侍郎兼文淵閣大
學士如故士奇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爲
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已復置謹身殿大學士以榮
爲之未幾擢士奇皆遷尚書閣職漸崇
九月徵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洽代之
福在交阯十九年綱紀備定賦稅與學校置官師數召
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擾一切鎮之以靜上下帖

然帝以福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
福既還交阯賊遂劇訖不能靖
群臣請公除不許
呂震請遵遺詔除縗服帝不許命廷議群臣請服素冠
黑角帶報可及視朝帝仍服縗絰
始置南京守備
以襄城伯李隆爲之兼領中軍都督府事爲南京要職
其後復以內臣同守備崇泰中復置協同守備一人
冬十月復魏國公徐欽爵
初輝祖以忤成祖奪爵及卒復封其子欽十九年來朝
不辭徑去成祖怒罷爲民至是復故爵

詔有司奏雨澤者即以聞
通政使請寘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
欲前知水旱以便恤民故令奏雨澤今送給事中是終不
知也自今奏至即以聞
立皇后張氏立子瞻基爲皇太子○詔舉賢才
命分五品以下官及軍民中訪舉德性端篤文學優長
者量材擢用舉後犯贓則連坐舉者
命大學士會法司錄囚
帝性仁恕諭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比年法司之濫朕
所深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公文致自今審決重囚
卿三人必往同讞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十一月詔群臣極言得失○葬長陵
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春正月建弘文閣
詔選諸臣有學行者入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
繼蹇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以繼爲博士敬爲編
修澄爲給事中直閣中命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帝
親授閣印曰用卿等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
理道之助如有建白封識以進
二月帝耕耤田○南京地震○三月以權謹爲文華殿大
學士
謹初爲光祿丞事母至孝帝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
可任輔導特擢之

詔求直言
初大理少卿弋謙言事過激帝怒停謙朝參未幾帝以
言者益少遂詔群臣曰去冬無雪今春少雨陰陽愆和
必有其咎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諸
臣勿以前事爲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勿諱
謙朝參如故
詔法司慎刑
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也吏或深文傅會
以致冤濫朕深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若朕過於嫉
惡法外用刑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
允乃已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入宮刑有自宮者以不

孝諭人之為非父子不相謀是以舜罰不嗣文罪不孥
自今非謀反勿連坐親屬古之盛時採民言以資儆戒
今奸人往往摭拾誣為誹謗法吏刻深鍛鍊刑之不中
民則無措其除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

夏四月免山東淮徐今年租稅之半

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
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秋稅之半士奇言上恩至
矣但須戶工二部與聞帝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
決救民之困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也趣具楮筆令士
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即下所司

五月左遷李時勉羅汝敬為監察御史尋下獄

侍讀李時勉抗疏言事帝怒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
以金瓜擊之脇折死而復蘇時侍讀羅汝敬亦言事並
改監察御史頃之下獄

帝崩六月太子瞻基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立皇后胡
氏○閏月以翰林學士楊溥入內閣

詔以文閣名溥入內閣典機務

更定科舉法

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仁宗時楊士奇請定取士之
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仁宗以為然而即位遂詔行之
其後復分南北中為三以百人為率則南取五十五名
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謂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

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秋八月始置巡撫官

以大理卿胡槩兼巡撫直隸浙江自是邊郡荒
盜賊輒遣大臣往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
而三司之任漸輕

九月葬獻陵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六

宣宗章皇帝（丙午明宣宗宣德元年 [illegible]）凡十八年

宣德元年春二月以張瑛爲華蓋殿大學士。

○夏五月詔毀身療親疾者不得旌表。

燃旗衛軍女割肝愈母病禮部請旌帝曰孝親有道割腹割肝豈可爲孝若因此傷生其罪益大所請不允

秋七月京師地震○始立內書堂。

改主事劉翀爲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以爲常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閱票批硃與外廷交結往來矣。

京師地生毛長尺餘○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

高煦徙國樂安益怨望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爲兵破獄出死囚厚養逋逃及無賴子弟奪官民畜馬立五軍指揮授王斌朱恒太師尚書等官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爲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樂安家居御史李濬詣京告變高煦旋遣親信人京約英國公張輔爲內應輔立縶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賚書賜高煦高煦見泰觀其軍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爾歸報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耳泰歸不敢言越數日高煦又遣使賚奏至多所指斥索誅奸臣以夏原吉爲罪首帝夜召諸大臣入議[illegible]榮力勸帝親征帝難之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力贊之帝意決遂發京師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

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

高煦初聞薛祿將兵曰易與耳及聞帝親征始懼其黨有自拔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衆復遺高煦書曰張敖失國始於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縛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朝出戰帝聞令大軍蓐食兼行駐蹕樂安城北諸將壁其四門發神機銃擊之帝復以敕射城中諭禍福高煦請降願假今夕訣妻子帝許之高煦遂夜焚兵器及通逆文書昧爽帝移蹕城南高煦出見帝示以廷臣劾章令爲書召諸子改樂安州爲武定州以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鎮之侍郎陳山請乘勝襲執趙王楊士奇楊溥力持不可及還京師帝語士奇曰議者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最親陛下當保全之無惑羣言帝乃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等賚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趙王大喜已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且獻護衛言者頓息。

九月帝還京師廢高煦爲庶人。

打

王斌等皆伏誅畿內山東諸都督指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千五百餘人高煦及諸子相繼死。

冬十月釋李時勉於獄復以爲翰林侍讀

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得罪先帝者帝發怒命校尉縛至帝遙見罵曰爾觸忤先帝疏何語其數之時勉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稍平時勉數至六事止帝令書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大雷電雨。

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二月以陳山爲謹身殿大學士

○夏四月晉王濟熿有罪廢爲庶人

濟熿既構陷濟熺幽其父子空室中。蔬食不給恭王宮中老媼走訴成祖盡得其構陷狀乃命釋濟熺封其子美圭爲平陽王畀以恭王故田濟熿漸不與仁宗屢詔諭之不聽高煦反濟熿與通謀其黨王京自首學化王濟烺亦奏其弒母帝遣人察之皆實乃免爲庶人幽之

鳳陽同謀者皆伏誅

松潘衛千戶錢宏以罪誅

松潘衛舊發邛戍交阯衆憚行宏因詭言番寇至衆恐詞又領邛突入麥匝諸族還取牛馬而以六軍將致討恫之番衆驚走遂糾生番五萬人爲亂。發上下四關及諸寨堡又圍威茂疊溪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帝遣都督同知陳懷與指揮蔣貴合兵討之而械宏於松潘以徇明年正月官軍進取賊復疊溪招撫諸番三十餘寨松潘平命懷鎮其地

秋七月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

自死罪至杖四十分十七等納米百石至一石有差納者皆得不死徒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久繫不釋往往至死後以御史張純言貧人罪輕者始免追繫

命都督僉事山雲鎮廣西

柳慶[illegible]黃等糾合猺獞劫掠歸杜諸縣頃遣侯顧興祖坐逮命雲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官軍討之賊退保山寨壘石於藤峽官軍至輒斷藤下之莫敢近雲夜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驅向賊賊亟斷藤下木石比明木石且盡衆譟而登斬首萬餘級賊降雲乃築四城九堡俾各九十餘區以鎮要害初土官饋獻帥率受之幾卒爲所持雲聞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復滌將軍新潔衣也雲曰彼且疑奈何牢曰黷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耶雲曰善盡卻之由是土酋皆服。

八月尚在罷○冬十一月罷交阯布政司
初仁宗遣中官山壽齎敕招黎利而利已陷茶龍州清化府殺將吏得敕終無降意陳智方政皆懦怯不敢進帝初即位降敕切責智等不爲意將柴懸未平而小寇蠭起元年夏命成山侯王通討之至應平遇伏大敗參贊尚書陳洽陷陣死通被創走懼賊甚陰許爲利請封而棄清化以南歸黎氏帝復遣安遠侯柳升督師赴討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會之未至賊已攻陷昌江圍交州致書王通請和及升至利僞爲國人書請立陳氏後升不發封遣使奏聞無何升薄倒馬坡遇伏死後軍相繼陷沒通遂大集官吏軍民與利盟誓約退師至是黎利遣使奉陳暠表至求續封帝心知其詐欲藉此息兵遂以表示廷臣楊士奇楊榮力贊之惟蹇義夏原吉不可然帝意已決廷臣不敢爭遂命禮部侍郎李琦等齎詔撫諭交阯赦其罪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因赦利以興滅繼絕并命王通及三司官盡撤軍民北還詔未至通等已棄交阯還官吏軍民得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爲賊所殺及拘留者不可勝計於是下通及山壽馬騏等於獄論死籍其家

皇子生赦。
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有寵乃陰取宮人子爲己子帝以長子生大喜寵貴妃有加

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爲皇太子
皇子生八月廷臣即請立爲太子貴妃寵篤曰后病痊自有子后孫子敢先后子即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爲皇后
太子既立帝遂令后上表辭位乃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冊貴妃爲后諸大臣張輔蹇義楊榮等皆不能爭后無過被廢天下惜之
夏四月詔自今官民建言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
○閏月遣使撫輯河南流民
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帝即遣官撫恤從願賑之

秋七月以顧佐爲右都御史
都御史劉觀以貪黷罷楊士奇楊榮薦佐廉公有威尹京時政清弊革帝立擢佐右都御史賜敕獎勉佐視事即奏黜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肅然佐性嚴毅每日退朝百僚皆旋折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僚同坐人稱顧獨坐
帝巡邊敗兀良哈之衆於寬河九月還京師
次石門驛聞兀良哈萬餘人已入寇乃留大軍於遵化而自率精騎三千人人二馬持十日糧出喜峯口遇敵於寬河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

兀良哈人馬死者過半。帝親率官兵前追介勝至，其
能願悉下馬羅拜請降，明日命諸將搜山谷，獲甲器馬
駝不可勝計。
冬十月，命太監郭敬鎮守大同。
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嘗云：大
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卒勿墜我家事也。時
內官有道鎮兵官共之，惟亨與敬議事無所拂，亨卒，敬
始縱恣。
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夏四月，命贓吏不得贖罪。
御史王例言：貪吏害民，雖役贖死罪，其今官吏犯無贓
屯運磚復職，是貪贓者得免辱，犯者無懲勸，非為治之道

也。請自今贓吏坐死，俱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朱氏曰
贓有贓罪，雖來者吏部論降一級用，帝日俯采乃一時
之權宜，殺食為立國之大法，自今文職官吏犯贓者悉
依律治。
六月，初設鈔關。
戶部尚書郭資言，鈔法不行，皆由商貨不稅，請行關鈔
例，御史雜官偕李奇驗定，稅鈔言之，於是置鄰縣徵
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河西務、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
鈔關，量船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
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冬十月，帝製猗蘭操賜大臣。

詞曰：蘭生幽谷兮，芬馨時其芳兮，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
蘭之茂兮，眾草為伍，於乎，哲人兮，其子輔。又論蹇
義等曰：朕為賢人困之詩，野有賢遺，副朕懷。
依璟陳山罷。○十一月，命武侯陳懋帥師巡邊。
將兵鄭遇兵官命原侯與兒曹副之，部督譚廣、武安侯鄭
亨為從。
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卒。
原吉自言臣為官，亮有雅量，如何中庭大事當如小事，
若先自張皇，則此中無主，何能處事。原吉與蹇義皆起
家太祖時，義事於吏部，原吉理財支賦，皆二十七年，時稱蹇
夏。

二月，下詔寬恤。
帝論楊士奇欲蠲免災傷官民田追償畜馬，士奇對曰：
聖心及此，誠民生之幸也。但今當寬恤者，尚不止此。因
論免積久逋負，減官田租，罷部催採買，嚴按土貢，使
可罷，庶務停下，慰工匠在京者，皆分戶，上之，欣從
寬納之，遂下詔寬卹。
夏五月，以況鍾等九人為知府，賜敕遣之。
帝以知府多循資格，不稱任，命大臣保舉郎中況鍾、趙
豫、黃忠、羅以禮、員外郎陳本深、御史何文淵、
陳鼎俱授知府，其冬復用薦擢……十九人，後鍾等多
為循吏，有居官至……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一

時承永樂餘烈後

八月，遷開平衛於獨石。

洪武初，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接大寧古北口，西接獨石。永樂間，大寧既棄而開平勢孤，至是遂徙開平衛於獨石，棄地三百里，失龍岡灤河之險，識者惜之。

遣使捕畿內蝗。

命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擾民不減於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秋八月朔，日食。

陰雨不見，禮部請表賀，不許。

命工部尚書黃福經理畿南山東河南淮北屯田，尋罷。

福上言：永樂間營建北京，南征交阯，北伐沙漠，資用不乏。比年以來，國無大費，而資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征調，何以濟之？臣請役操備營軍十萬人，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東緣河屯種，歲可得米二百萬石。帝善之，遣郎中趙新等經理，福總其事。兵部尚書張本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必兼勞擾，事遂不行。

九月，以周忱為工部侍郎，巡撫南畿。

故時蘇州府官田租至二百六十二萬石，帝屢詔減之，忱與知府況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亦以次減，民困漸甦。

冬十二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閱武而還。○十二月，兩京地震。

六年夏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三年夏，李琦還自交阯，黎利遣使奉表謝恩，詭言陳氏子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以俟朝命。帝心知陳氏即有後，利亦必不肯，然以封利無名，復遣使齎勅諭利及其國人，令遍訪陳氏子孫，并諭還官吏軍民及兵器之留者。利因之利亦再遣使奉表，具言耆老衆言陳氏無從嗣。帝乃遣禮部侍郎章敞齎勅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雖受朝命，其居國則稱帝，紀元順天，建交州府為東都，清化府為西都，分十三道，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二科取士焉。

秋七月，帝微行。

漏下十二刻，帝從四騎至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帝曰：朕思卿一言，故來耳。越數日，獲二盜，有異謀，帝語士奇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冬十月，令官軍兌運民糧。

初，陳瑄與黃福建議，令江西湖廣浙江及江南北諸郡民運糧於淮徐臨清，而令軍士接運至京。至是瑄上言：民運糧，往返經年，失誤農業，若令民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地遠近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與福等議行之，更民運為兌運，自此始。

十二月中官袁琦有罪伏誅

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內官內使假採辦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獄籍其家金寶千萬計服用僭侈非法遂磔琦并誅其黨十餘人

金幼孜卒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賜中官金英范洪免死詔○三月復下詔寬卹

帝召楊士奇諭曰卹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卹者乎士奇因請撫流民蠲稅課察令吏廉能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按二司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中有文學勇略者薦臣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帝從之

夏六月修天下府州縣倉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壞宜遵舊制俾出涉有資從之

作官箴戒百官

凡二十五篇

秋七月揭豳風圖於殿壁

帝閱內庫書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賦詩一章命侍臣書圖右而揭諸便殿之壁嘗日午朝退吟聶夷中鋤禾日當午句謂侍臣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

賑蘇州府濟農倉

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蘇松民輸南京戶部給之石加米六斗耗忱請就給蘇松止與船價米一斗餘存米共四十萬石并官鈔所糴共得米七十五萬石有奇又每歲民糧起運羨餘存貯在倉者曰餘米皆書諸冊而官掌之貧民借貸及綱運風濤盜奪者皆貸給於此忱與況鍾定條約以聞帝名其倉為濟農貧民不能償者多不追故忱在任二十年百姓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賦後之繼撫江南者莫及焉

八年秋九月遣使勒天下重囚

九年秋七月瓦剌脫歡襲殺韃靼阿魯台於母納山

脫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勑曰王殺阿魯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賜遣之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來歸

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閱武而還

諸將言瓦剌狼所去洗馬林不遠襲之可大克也帝召問楊榮榮對曰陛下遣人招諭命其近邊遊牧故感恩而來奈何襲之且彼聞上至必先遁雖襲何益徒失戎心耳乃止

冬十月松潘番叛都督僉事方政討平之

松潘諸族及空郎龍溪諸寨番叛帝屢命陳懷討之寇掠如故乃召懷歸命政與都督蔣貴討之政至榜諭禍

福威茂諸番悉降惟松潘猶梗化政等連破三十餘寨
寇平遂留政鎮守松潘

乙卯
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
遺詔國家重事白皇太后行時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
入內欲召立襄王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
太后即至乾淸宮攜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士奇等伏
謁呼萬歲浮議乃息
罷金銀硃砂銅鐵坑冶免其課○減稅鈔
悉如洪武舊額
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卒
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性謙約未嘗一語傷人至議典
法不苟爲包容上前所言退未嘗洩
二月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左右有請垂簾聽政者太后曰毋壞我祖宗法第罷不
急務斥宦中玩好之物時時勗帝務學而已朝廷大政
羣臣白太后太后令悉送內閣俟楊士奇等議決然後
行太后兄彭城伯張昶都督張昇惟令朝朔望毋得與聞國
政昇素賢士奇等請加委任太后終不許
尊皇后爲皇太后○封弟祁鈺爲郕王○以禮部尚書楊
溥復入內閣預機務
溥自四年秋丁母憂起復至是與楊士奇等同直內閣
三月放教坊司樂工三千八百餘人○江西盜作亂命寧

彭[illegible]等討平之
時連年水旱有司不能賑恤大盜山賊會子長等爲亂
衆至三萬屢撫不服森與吉安知府陳本深率官軍民
往討之斬子長餘衆潰散
詔死罪必三覆奏
其後太監王振擅權怍意者輒加誅戮不俟覆奏矣
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廟○夏六月葬景陵○秋七月太白
經天○九月御史陳祚主事郭循於獄復其官
宣德間祚請帝講大學衍義帝怒曰爾以我爲未讀大學
耶命錮其家逮其親屬同下錦衣獄婦女發浣衣局時
拓西內皇城修離宮別館循爲刑部主事極諫帝怒命
[illegible]以[illegible]至大內親詰之循對不屈帝射傷其額血流被
面亦下錦衣獄至是皆赦復職
以王振掌司禮監
振狡黠多智事仁宗於東宮宣德初侍用事帝爲太子
朝夕侍左右及即位命掌司禮監寵任之
冬十月詔天下衛所皆立學○十一月朔日食○命楊士
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
太皇太后委任三人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
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
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率首不敢有違溥會已
從人翕無敢議者時論賢之號三楊

阿台走甘肅，總兵官陳懋擊敗之。

阿魯台既死，其故所立阿台王子及所部朶兒只伯等，復爲脫脫不花所窘，竄居亦集乃路外，伺納款而數入寇甘、涼。至是陳懋擊敗之，追至黑山而還。

丙辰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春正月，發京軍屯田畿輔。

楊士奇言：國家歲用糧儲皆自東南轉運，軍民勞費。今京軍操練外，餘卒尚多，宜令於近京八府屯田，可省四方轉運之費。從之。

二月，始御經筵。

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擇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侍講之職。太皇太后然之，命士奇、榮、溥及侍講學士王直等爲經筵官，每十日一會講文華殿，餘日仍令講讀官四人入[illegible]。

夏五月，始置提調學政官。

戶部尚書黃福言：比來生員學業荒疏，宜令布政、按察二司選歷考試，庶得真才。於是南北直隸各置御史一員，餘置按察司僉事一員，提調學政。

秋七月，復聖賢後裔。

令有司訪求衍聖公及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蠲其徭役，司其祠者優之。

兩畿、山東、河南、陝西、湖廣、廣東大水。○八月，始徵金花銀入內庫。

國初，金花銀解南京供武臣俸，諸邊有急亦取給焉。至是始改解內庫，嗣後除武官俸外，皆爲御用，不以給邊。

九月，封黎利子麟爲安南國王。

初，利死，以其子麟權知國事。至是帝以陳氏宗支既絕，麟事朝廷甚恭，遂遣使齎敕印往封之。

冬十一月，詔廷臣舉堪任御史、知縣者各一人。○十二月，下兵部尚書王驥於獄，尋釋之。

驥議邊事，五日未奏，帝怒，執驥及右侍郎鄺埜下獄，尋釋之。未幾，右都御史陳智劾張輔回奏稽延，并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杖御史、給事中各二十。帝以沖年踐阼，慮羣下欺己，治尚嚴，而中官王振假以立威，屢撫大臣小過下獄，尚校者無虛歲。

丁巳 二年，夏五月，遣王驥經理甘肅邊務。

韃靼阿台及朶兒只伯數寇甘、涼，邊將屢失利，帝命驥往，許便宜行事。驥疾馳至邊，問往時追敵魚兒海子先退者誰，僉曰都指揮安敬，遂縛敬斬轅門，諸將皆股栗。驥乃大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俄阿台復入寇，驥遣都督蔣貴爲前鋒，而自與都督任禮統大軍出塞，轉戰千餘里，獲虜酋五十餘人，降其部落，追至黑泉，朶兒只伯遠遁。

詔旌出粟賑荒者爲義民，復其家。○六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廟。○秋九月，以指揮僉事楊洪守備

戊午

獨石堡

洪初御史謙等備禦城衛，石當俯將也，殺敵，謙突曰：職殺吾人，日故可盡乎。御史弗為劾，謙遂以洪代洪總律。度明烽堠修飭，故兵長令之，則其備成，自開後比（?）

聊楊洪

三年春三月京師地震○夏四月置大同馬市

與虜剌互市也

六月早蝗○秋陝西饑

令雜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從巡撫易米賑之

冬十一月逮天下逋逃工匠四千餘人

尚德門大興土木，徵天下軍民工匠，常四倍，恐罷之來

後建宮殿修九門及造元府六部諸司公署，又建京城內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至是已逮一萬八百餘人，後又逮萬人，皆桎梏赴工，六年夏以盜起

始免其桎梏

己未

四年春三月逮已革貴州有罪廢為庶人

貴州叔殺其吏，發荊州知府為撫按官所劾，帝亦聞其

內亂，召訊其狀，廢為庶人

是六月日見○京師地震

庚申

五年春正月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安南貢使入朝，或指福問之，識

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其字也

辭論不及七論間之

二月以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曹鼐入內閣預機務

十一時輪值講學士人內閣預機務

時楊士奇、楊榮以朝廷事久勞，公等公嘗

侍講學士修文，公等何其，楊士奇曰：七臣老病，隨死而後已

榮曰：不然，吾輩衰矣，無以效力，當擇後進可任者報國

恩耳，楊溥曰：而退，榮曰：彼欲吾輩矣，及此時進一二賢者

同心輔政，尚可為也，士奇以為然，翌日，如愉鼐及侍講

學士苗衷、侍講高穀四人，名以進，愉鼐遂先被擢用

是八月度僧道二萬餘人○秋七月遣侍郎何文淵等分

行天下修荒政

從楊士奇請也，時太皇太后諭以養民為務，舞陽（?）來

早賑濟，勸借當時綱紀，免災糧，或散官府石，開閘，安集逃

災，不為害，延士振用，其惡又初，攻推踰種賑荒，尚仍之

不收云

少師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

榮疏闊果毅，好謀而能斷，成祖初與解縉等七

人同入閣，榮最少，警敏，一日，齊襄報，復圍成祖，亦以奏

榮入對，尋改城，嘗入侍，省戰，召上出下餘，目同府夜半

奏，奇同果斷，成祖與諸大臣議事，不決，或至發怒，不敢

輕奏，為出宮亦從容，上甚歡，以榮為得見孔中

論文敏

冬十一月妖僧楊行祥伏誅

廣西僧楊行祥僞稱建文帝，械送京師，下詔獄，瘐死

辛酉

六年春正月朔，欽天監奏日食不應

禮官請表賀，不許

以蔣貴爲平蠻將軍，王驥總督軍務，討麓川，大破之

洪武中，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慰司使，已而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而以隴川、干崖、大侯、灣甸四長官司隸焉。思倫發死，其子思任發驕桀，數與兵爭細，卽作亂，遂東擾麓川隸及近地，攻陷騰衝，遣撫諭不服。四年夏，命方政攻，命沐晟、沐昂討之，政至上江，全軍俱沒，晟懼罪暴卒，敕昂代總其軍，亦無功。昂請發兵分道進，並圖山川險易以聞。侍郎何文淵、侍講劉球皆言不可，而王振欲示威四夷，遂命貴等會諸道兵十五萬討之，至冬，擣賊巢，破其象陣，斬馘萬計，思任發僅一子走孟養。驥留兵守之而還。進貴爵定西侯，封驥靖遠伯

三月，下巡撫侍郎于謙於獄，既而釋之

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威惠大行，每入京無私謁，王振銜之。謙以在外久，乞召還，舉參政王來、孫原貞自代。右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任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會謙來朝，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得釋，左遷大理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乃命復原官

夏五月，太白經天。○遣使錄囚。○秋九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成

承樂中宮闕未備，三殿成而復災，以奉天門爲正朝，至是宮殿成，宴百官

冬十月，進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秩正三品

鍾、本深治行爲天下最，秩滿九載當遷，部民乞留，詔下正三品，仍視府事。及二人卒，郡人立祠祀之

壬戌

七年夏四月，直隸河南蝗。○五月，立皇后錢氏。○六月，遣戶部侍郎焦宏備倭

倭屢入寇，命宏整飭浙江備倭事，兼理蘇松福建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十一月，瓦剌遣使入貢

故事瓦剌使止三十餘人，其後利朝廷賞賚，所遣動以千計，大同供應騷然。至是鎮巡撫羅亨信、戶部侍郎劉中敷等俱以供饋不敷至下獄。是年春，帝亦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其秋至大同者復二千餘人，帝因又而餘人，帝悉納之。使人以馬易弓，藏於衣篋，不可勝計。巡撫羅亨信奏請嚴隘關譏檢之，帝不許。鎮守太監郭敬歲造箭鏃數十甕遺其使，帝亦不問

十二月，葬誠孝皇后

癸亥

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爲吏部尚書

直子稹爲南京國子監博士，考滿至京，選司欲改北監以侍直，直曰：是亂法自我始，亟命止之

夏五月，復遣王驥、蔣貴征麓川緬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能擒獻者即以麓川地與之未幾緬人禽思任發挾以求地而其子思機發方據麓川乃命驥等合兵討之大軍逼緬緬人以樓船來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任發遁驥趨者藍擒思機發巢機發亦遁去俘其妻子部衆立隴川宣慰司而還後二年緬人始以思任發來獻總兵官沐昂斬之函首送京師

夏大旱○六月太監王振殺翰林院侍講劉球

球應詔言事曰自古帝王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延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陛下臨御今已九年煩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古之擇大臣者必謀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不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箠楚之未幾又復其職甚非所以敬大臣也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今卿貳皆缺宜選習禮儒臣使領其職古者人君不親刑獄悉付理官邇者法司所上多奉勅增減法司不能執奏或先觀望以爲輕重民以多冤望運磚納米尤非古法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苦宜皆停罷京師營作已五六年曰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今營繕多宜停罷工以蘇人力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將遠征而伺責獻思任發使得逞以歸不過虜諸種其市而已然彼狀以力攻必求與木邦分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爲堅大是滅一麓川生一麓川也設有蹉跌兵爭無已死者必多延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所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督視官軍及時訓練毋使借工役服役私家仍去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求武勇禦也因公臨法以厚其備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疏入下廷議惟從其擇太常寺官一事欽天監正彭德清素爲振所昵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且遂摘疏中語傳激振怒下球錦衣衛獄屬馬順殺之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前斷其首血流被地肢解之瘞獄戶下

下大理少卿薛瑄於獄既而釋之

瑄有學行人稱爲薛夫子初爲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有可爲京卿者乎士奇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瑄至士奇使謁振瑄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自是銜瑄會指揮某死振從子山欲強娶其妾妾指揮妻毒殺大處株刑瑄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指劾瑄受賄故出人罪下獄論死將行刑振有蒼頭忽泣於爨下問故曰聞薛夫子將刑也振感動會其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

秋七月枷祭酒李時勉於國子監門三日釋之

時勉與前祭酒陳敬宗並有學行時稱南陳北李王振

謂國子協時他不為頼其廉其必衞以得時勉當是歎
倫事樹芳枝遂坐以擱代官村枷於將門監生石大用
等皆三千餘人上疏救不納會昌侯孫忠太后父也
忠生日太后使人賜其家忠言今我生辰殊不樂因言
興之奏稱李先生尚枷不至中太后言於帝帝始知而
釋之
冬十一月寛太皇太后胡氏卒
初張太后閔后賢而見廢召居清寧宮宴遊之太后輒
后扁哭輸奇亦知用寛御 …… 入山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七

起甲子明英宗正統九年盡丙子明景帝景泰七年凡十三年

甲子 九年春正月遣成國公朱勇等擊兀良哈敗之

兀良哈數寇邊詔發兵四萬擊之朱勇出喜峰口都督馬亮出劉家口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喻灤江渡柳河轉戰寇餘於全寧復被伏奇泉頗於虎頭山三衛大困其後遂將復屢擊敗之三衛益怨遂導乜先入寇

三月帝視國子監

以新作國子監成也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士奇公正持大體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卒年八十諡文貞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預機務○秋閏七月復開福建浙江銀場

初帝即位詔罷封坑冶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以便宜言職方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浙江按察使軒輗力持不可乃止至是頗溪染宋留陳湖鑑等復請開淵中官及言利諸臣爭請開礦乃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之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四萬餘而官吏俱侵費較課歛尚過之自是民困而盜益衆

八月勑諸將嚴邊備
也先兒狡桀驁北部皆服屬惟兀良哈未附也先屢擊破之又結婚沙州赤斤諸衛刼制哈密巡視陜西都御史陳鎰以聞帝勑諸將嚴爲備
冬十月朔日食○戍御史李儼於鐵嶺衛
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下錦衣衛獄尋戍之時振以義子馬順掌錦衣衛撫司官無大小悉送順拷訊嚴酷甚衆順大通賄賂廷臣莫敢言者
十年春二月京師地震○夏四月朔日食○命擧州縣官治行卓異者
擢知縣楊瓚王懋等爲知府瓚言民間子弟可造者衆

請增廣生員無限額禮部採瓚言考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瓚始
秋七月下蔚州知州張需於獄戍之
需見民逃食者多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爲設方略暇則躬自巡視有不如教者罰之民皆勤力州以饒富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笞其校卒中官譖於王振逮下錦衣衛獄幾死詔戍邊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鄺埜工部侍郎高穀入內閣預機務
十一年春正月異氣見奉天華蓋二殿○夏六月京師地震○秋七月增市稅
先是以洪武中天下稅課司局課鈔不及三萬貫者幷罷之領其稅於有司上下稱便至是戶部尚書王佐請增稅課官設提門官分收商稅課鈔天下稅課司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設征榷漸繁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溥質直廉靜有雅操自楊榮楊士奇卒在閣者皆後進望淺溥孤立王振遂用事及是卒諡文定
冬十二月大雨雹
十二年春二月徙沙州衛於山東
初赤斤蒙古哈密沙州罕東赤斤四衛於嘉峪關外所衛西陲者是沙州都督喃哥兄弟乖爭部衆携貳喃哥請入居肅州已而意中變甘肅總兵官任禮乘其猜窺以兵迫收之帝命分處其衆於山東自是沙州地爲罕東所併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馬愉卒○冬十一月以宋彰爲福建左布政使
彰交阯人爲福建參政與都指揮僉事鄧安進表至京以萬金饋王振又囑安其黨爲之遂遷布政使抵任後自同役漁民不堪命
十三年春二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廟○三月復遣王驥征麓川蠻
思機發竊據孟養地屢遣使入貢謝罪中外咸願罷兵王振意終未慊要任發躬入朝不至於是復命驥總督軍

務官聚爲平蠻將軍統兵十五萬討之明年春渡金沙
江至鬼哭山破其十餘柵而思機發終脫去官軍踰孟
養至孟那海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驥度大軍
遠涉饋餉不繼急謀引還時思機發弟思陸復擁孟養
驥度賊終不可滅乃立石表金沙江上與思陸約誓曰
石爛江枯爾乃得渡遂旋師議者以驥等三征麓川以
一隅騷動天下倉川衛并英劾驥擅殺冒功千擾
左右之得不問

夏五月禁用銅錢

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至是止折錢二文帝從御史蔡
愈濟言禁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

至天順中乃弛其禁

秋七月河決河南

一自新鄉漫曹濮抵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一自滎
澤經祥符陳留歷睢亳至懷遠界入淮淹地二千餘里
壞城垣廬舍溺死男婦不可勝計

京師禱○罷保樂

宣德制保樂得人最盛後漸舛謬教論傳習給事中余
世御史汝以爲言遂罷之

八月沙縣盜鄧茂七作亂遣御史丁瑄捕斬之

茂七江西人亡命入福建聚衆爲亂會宋彰爲虐從賊
者益衆遂大剽掠攻沙縣尤溪圍延平全閩震動帝遣
瑄會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率軍進勦未克復命寧
陽侯陳懋爲總兵官刑部尚書金濂參軍務往討比至
瑄已大破賊茂七死衆復擁茂七兄子拒官軍濂以計
破黨之首宄刺備對名懋等還明年春前陰致賊黨爲
間誘賊衆攻伏兵邀擊擒劉追斬之至是黎始
餘黨始平

冬十月辛大興隆寺

初王振佞佛請帝歲一度僧修大興隆寺役軍民萬人糜
帑數十萬閎麗成壯麗寺付之帝親傳法稱弟子

十四年春正月太白晝見○夏五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
錄囚○以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入內閣預機務○六月

甲○熒惑入南斗○詔責躬修省以災

是夜大風雨明日殿吻生荊棘高二尺詔修省大赦

秋七月瓦剌分道入寇

初也先貢中國財物無不許使來增至三千人復虛張
其數以冒廩餼禮部驗實予之所請又僅得什之一也
先大恚遂誘脅諸部分道大舉入寇脫脫不花以兀良
哈攻遼東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別遣兵寇甘州也先
從大同入至貓兒莊參將吳浩戰死西寧侯宋瑛武進
伯朱冕與也先戰於陽和俱敗死監軍太監郭敬伏草
中得免諸邊守將皆逃竄

帝親征命郕王居守

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
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王直率百官再三諫俱不聽遂
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尚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屬五
十餘萬人倉卒就道軍中常夜驚出居庸關至宣府風
雨大至邊報益急從官交章請留振益怒大將朱勇
膝行聽命尚書王佐鄺埜伏跪草中至暮不得請
欽天監正彭德清告振曰象謫示警再前恐危乘輿振
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係
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聽至陽和伏屍滿野衆益
危懼

八月帝至大同詔班師次土木師潰也先以帝北去

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議
從紫荊關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鄉禾復改道
宣府鄺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為殿不報又詣行
殿中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叱左右扶出
之及發宣府也先兵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及其弟都
督克勤禦之力戰死後軍潰散遣成國公朱勇永順
伯薛綬帥師四萬往援全軍俱殁次日至土木日未晡
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之
即駐營土木掘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飢渴虜分道自
旁近口入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明日圍御營
不得發也先遣使請和帝詔曹鼐草敕許之虜佯退振

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亂虜大呼四面蹂躪入衆裸
袒踏藉死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之
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公
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都督梁成王貴尚書
王佐鄺埜侍郎丁鉉王永和學士曹鼐張益等九十餘人皆死帝既
入敵營敵以校尉袁彬來侍也先擁帝至宣府傳諭楊
洪[illegible]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
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都督郭登謀奪
駕入城不果也先遂擁帝北行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立皇子見深為皇太子

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心洶洶羣臣聚哭於朝
議戰守侍講徐珵請南遷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京師天
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學
士陳循尚書胡濙力贊之守議遂定太后命郕王總百
官徵兩畿山東河南江北軍入衛分遣大臣撫安軍民

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謙上言京營兵械且盡宜亟遣官募義勇給兵甲修戰
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徙閭郭居民入城通州倉糧令
官軍自詣支取毋棄以資敵文臣如軒輗武臣如石亨
楊洪柳溥皆宜倚任至軍旅之事臣請以身當之王深
納之

籍王振家夷其族

郕王據朝諸臣請族誅王振振黨馬順叱羣臣退於是
給事中王竑廷擊順衆隨之爭捶順死朝班大亂衛卒
聲洶洶王懼欲起于謙直前掖王止請王宣諭百官九
其罪衆乃定并執王山至命縛赴都市磔之振族無少
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
尺者二十株他珍玩無算○山西巡撫朱鑑山東布政
使裴綸前請監軍及鎮守中官不報
召前大理寺少卿薛瑄○以翰林院修撰商輅彭時入內
閣典機務
以陳循高穀舉也彭時以繼母喪乞終制不許
九月皇太后命郕王即位

廷臣合辭請太后曰東宮雖立皇太子幼沖古云國有
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王驚讓
再三羣臣固請會[illegible]也先挾邊曰傳帝旨以
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以明年為景泰
元年
遙尊帝為太上皇帝○罷浙江福建銀場課○以郭登為
副總兵官鎮大同
時大同軍士傷殘蕭條城門晝閉登修城堞繕器
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為裹創傳藥曰吾誓與此城
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登初至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
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兵遂為天
下最

南海賊黃蕭養作亂討平之
蕭養以行劫繫獄從[illegible]越城出劫軍器為亂聚衆至萬
人進圍廣州總兵張安與死指揮僉事王清被殺圍三
月不解鄉民避賊者皆不納於是盡為賊殺從賊
者益衆命遣僉都御史楊信民討之信民至開城門發
倉賑饑民來歸者日衆招降者數萬人蕭養與期請降會
信民卒乃止明年四月都督董興討定之
冬十月以于謙提督各營軍馬○也先入紫荊關
九月中也先入紫荊關逼易州涿水僉事左能迎關走
敵從紫荊關去至京也先弟大同王等從入關僉事韓
青提督副都御史孫祥戰死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及山
東河南山西陝西巡撫皆入援

也先犯京師于謙統諸將擊卻之
也先長驅至京師次蘆溝以上皇登土城敕關索賂
也先邀大臣迎駕索金帛萬萬計廷臣欲議和謙力持
不可敵窺德勝門謙令石亨設伏誘敵敵以萬騎來薄
伏兵起擊之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砲死復轉戰
至彰義門都督高禮毛福壽等擊卻之還至土城居民
升屋呼號投磚石擊敵喧聲動地也先初輕中國既至
相持五日戰不利意稍沮又聞勤王兵且至遂擁上皇
由良鄉西去大掠所過州縣由紫荊關出以石亨孫

功大進亨武清侯加謙少保命昌平伯楊洪充總兵官
勦畿內餘寇
瓦剌脫脫不花遣使入貢
時瓦剌君臣鼎立也先專國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
汗兵較少阿剌知院兵又少二人外親內疏其合衆南
犯利多歸也先而害則均受至是可汗遣使來貢帝從
胡濙于謙等議厚賞賜以間之
十一月修沿邊關隘○以左都督朱謙鎭宣府僉都御史
王竑鎭居庸關
于謙言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之門戶乞選重臣
鎭守乃以謙鎭宣府紀廣楊俊輔之竑及吳忠終琮守

居庸關
十二月尊皇太后爲上聖皇太后尊貴妃吳氏爲皇太后
立皇后汪氏○也先犯寧夏
喜寧勸也先西犯寧夏掠苑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京
袁彬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徒取凍餒且
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也先聞之怒欲殺彬上皇力解
乃止也先遂自誘寧夏掠人畜期月始退仍留數千人
於河套時入寧夏爲寇

庚午

景帝景泰元年春正月朔罷朝賀
以上皇在瓦剌也
始命輸納者給冠帶
戶部請令軍民輸納者給冠帶官進階有輸草於邊
得復職帝用給事中程徵議祇給冠帶其後監生郡佑
上言農工商賈不較賢愚惟財是授驕親戚誇鄉里長
非分之邪心滅汚吏罷退爲民欲掩闒茸之恥納粟納
草無論遠鄉輸以食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
殘帝命爵賞天下一統藏富在民未至大不得已而舉
用此輸粟納草以空乏之故收民心也章下廷議格不行
郭登敗瓦剌於栲栳山
寇入大同至沙窩登奮擊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
山自土木敗後邊將無敢與寇戰登以八百騎破寇數
千軍氣一振捷聞封定襄伯後寇數至登屢擊却之

二月帝耕耤田○遣武清侯石亨都指揮同知楊能巡邊
帝用于謙議遣石亨率京軍三萬巡大同楊能統京軍
一萬五千巡宣府未幾大同參將許貴奏言也先請和
下兵部議于謙言我與也先不共戴天理不可和萬一
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困不從則遂變貴居邊
疆重任恇怯如此法當誅自是邊將無敢言和者
三月瓦剌復分道入寇
陽和天城偏頭關野狐嶺萬全衛皆被寇時邊將禦敵
互有殺傷進寇寧夏慶陽朔州殺掠甚衆
錄土木死事諸臣後○夏四月旱○五月總督侍郎侯璡
[illegible]

時苗發内逕龍里東趨沅州北窜武岡南窜播州不下
二十萬平越被圍已一年城中食盡掘草根煮弩革食
之巡按御史黃鎬區畫竹備申獎士人以拒於朝命保
定伯梁瑤都督方瑛充湖廣總督侯璡等進討瑤瑛
至璡據蛇合兵討之破八十餘寨平越圍解已復與
方瑛等破二百餘寨明年春擒宋景蕭其酋以降

朱謙敗也先兵於宣府

也先以二千騎屯宣府謙與參將紀廣等力戰卻之封
謙撫寧伯也先復寇宣府大同○二城可見夕下直謙與
郭登敗以龐師拒其勁騎也先由是氣沮

秋七月也先遣使請和遣右都御史楊善等報之

也先挾上皇要索皆以喜寧爲謀主于謙密令大同守
將擒寧戮之又因諜用間也先始有歸上皇意遣使通
款至是見中國無釁端欲和使者頻至王直等議遣使
奉迎帝不懌曰吾非貪此位而卿等必欲立之紛
紜何聚不知所對于謙從容言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
傾理當奉迎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意始釋先後
遣給事中李實右都御史楊善羅綺如瓦剌

八月上皇自瓦剌入居南宮○故

楊善至瓦剌也先問曰兩宋和好久今奈何倒我馬價
下弱多節損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非倒
進太師馬歲增而不忍拒故微損之太師自度價先前
鈍多有剪裂者通事爲之耶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
豈太師意耶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有爲盜或犯他法
歸恐得罪亡去留之何用貢使受賞朝廷核實與之所減
乃虛數耳也先稱善善因言太師再攻我屢戰殺士萬
太師部曲死傷亦不少矣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
帛日至不亦美乎也先曰敕書何以無奉迎語善曰此
欲成太師令名使自爲之若載之敕是迫於朝命非
太師誠心也也先大喜遂設宴餞上皇上皇行也先遂
數十里還其知院率兵衛送而自與衆伏地辭拜慟哭
去上皇將抵居庸帝始命禮部具奉迎儀注侍以
與二馬迎於居庸關給事中劉福言禮太薄帝曰昨得

上皇書言迎駕宜從簡損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
會千戶龔遂榮爲書投高穀言奉迎宜厚引唐肅宗迎
上皇故事穀袖入朝與王直等觀之直與胡濙以書進
且言肅宗迎復禮今日正可仿行陛下宜躬迎安定門
外帝不從上皇至自東安門入帝迎上皇居南宮百官
隨入朝謁大赦天下

苗衷罷○以刑部侍郎江淵入內閣預機務○九月御經
筵○冬十一月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生日不
許

求幾諫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
句令正月令軍民輸納者世襲武職

掌科給事中金達疏諫　不聽其後給事中曹凱言近輸粟四千石以上得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復令世襲是以在民有血　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有功者必謂吾以捐軀獲此彼輸豆亦獲此是朝廷以我軀命等於菽粟其誰不解體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文職則止原籍帶俸帝然之命已授者如故未授者悉如凱言

度僧道五萬餘人

于謙上言今四方多　流徙之民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太多恐乖本末帝不省

二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

初土木之變楊洪入　援獨石等八城俱殘毀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率　兵守之安招士卒修城堡飭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　八城遂完

秋八月南京地震○復　午朝○冬十二月廣通王徽煠陽宗王徽㸂謀逆廢爲庶人

徽煠以家人段友洪　嘗事于利寶學言作僞敕分遣友洪及蒙能陳添仔等　以銀印金幣賂諸苗爲亂陽宗王徽㸂亦與通謀友洪　歸爲鎮南王所獲所捕有司以聞帝廢徽煠徽㸂爲庶　人幽之京師時苗兵二千平武岡州事敗叛入廣　西稱掌王劉牟前一萬餘人攻破更新化銅鼓　諸城至七年夏方獲擒斬之

立團營

明初京師兵　隸五軍都督府分中軍左右掖左右哨謂之五軍營兼　馬步隊中設圍法已又設三千營掌車輦旗幟從征出　八隊皆騎從而得火器法置神機營隊皆步各提　督以勳臣內臣所謂三大營也于謙以營政久弛兵弱　不相習請選精兵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五團營其　法五十人爲隊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隊官千人有把總二千人有都指揮總領俱五選兵將相識然後敵多寡以爲調發謙又請命都督石亨總十團營倉猝以武臣內臣而聽謙及石亨內臣曹吉祥節制

官非倚制以　選餘軍歸本營訓練名曰老家備兵守京師之制一變　謙號令明審目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亨等雖大帥　進退賞罰一由謙旦夕要成而已

以禮部侍郎王　一寧參贊蕭鎡入內閣預機務○也先弑其主脫脫不花

脫脫不花妻　也先姊也也先欲立其姊子爲太子脫脫不花不從也先遂殺脫脫不花收其妻子求脫于謙上言也先雖悔過遣使入貢而非大誠終不可恃今其諸部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我宜詔總團操軍馬分往宣府大同討賊帝不允

三年春二月戶部尚書金濂有罪下獄尋釋之

初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田租三之一濂檄有司但減米麥其銀布絲絹徵如舊學士江淵以告帝詰責戶部濂言絲絹銀布詔書未載若概免國計何資言官交章劾之遂下都察院獄三日釋之俄太子太保改工部吏部尚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遂復還戶部

三月詔錦衣衛官刺事○夏五月帝廢故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子見濟為皇太子

初帝即位欲易儲而難於發遲回久之太監王誠舒良為帝謀先賜陳循高穀百金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半之以緘其口然猶未發也會廣西土官黃竑以私怨戕其弟思明知府㭎滅其家竑懼罪遣使走京師上疏請帝蚤定大計易建東宮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帝下廷臣會議相顧莫敢言司禮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為不可勿署名無持兩端群臣皆唯唯署議奏上報可即日簡置東宮官廢故太子為沂王立見濟為太子大赦天下詔百官朔望朝太子

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為皇后

帝初欲易太子獨汪后不可帝不從后以太子杭妃所生遂廢焉

官顏孟二氏子孫各一人○六月建大隆福寺

時太監興安用事佞佛甚於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踰年始成帝剋期臨幸鹽運判官楊浩諫止之

秋七月殺內使王瑤

御用監阮浪侍上皇於南宮上皇賜浪金袋刀各一浪以與瑤錦衣指揮盧忠見之醉瑤酒而竊之上變告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圖復位帝怒下浪瑤詔獄窮治之忠卜於術者仝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商輅及中官王誠言於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並下忠獄尋以他事謫廣西立功殺瑤錮浪於獄事得不竟

八月王一寧卒○九月江淵以原職起復

初侍讀學士倪謙遭喪淵謀為講官請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引謙正為今日地帝以事既處分不問詔自今群臣遭喪毋濫保

冬十月以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預機務

時閣中已有五人陳循最寵任高穀與循不相能以文剛悍欲引文自助乃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禎穀舉文文得中官王誠助遂入閣二品大臣入閣自文始文既居政府反與循比而不附穀

十一月朔日食○于謙請解總督軍務不許

帝知謙深所論奏無不從謙亦務申抒忠藎言無隱由是不任職者皆怨諸言官相繼彈劾帝破浮議用之謙性剛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嘆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

地方守與謀其事守從容諫每哉仰之守大息流涕總兵官不許諫上言祖宗朝本無總督遼因邊事棘命臣兼領今賊情未定任將官尊臣見不守兵灸斷喉以有臣為之析析也臣可以僭之衛使守不得行其志乞解臣總督衛務俾守專任其事帝不許○自上皇還京欽君刺歲來貢上皇所亦別有獻於是帝意欲絕瓦剌不復報使也先數以為請于直命儀胡濙等相繼言絕之且啟釁帝下兵部議謙曰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聞乃止

遣使撫輯畿內山東山西河南流民

河南流民復業者計口給食五年畿內山東山西逃民復凡從五年

四年夏四月始令生員納粟為國子生

開封教授黃鑾上言納粟升官衰世有之然未聞納粟貢士者也今以浮薄不齒之子納粟進身不數年將以民社以付驕狠虎以牧羣羊欲其不恣吮噬得乎疏下戶部議不從著以胡濙言罷之時戶部以邊儲不足請令輸選官非贓罪輸米二十石給冠帶都給事中劉煒言得選之官多有罷軟酷虐荒淫酒色廉恥不立者非止贓罪已也賜之冠帶何為耳若復責其輸粟則是何異詔勒止輸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後世此由戶部尚書金濂不識大體有此奏乞罷濂以已之

冬十月以徐有貞為左僉都御史治沙灣河

有貞初名珵以議南遷為帝所鄙大臣數薦不用遂更名有貞時河決沙灣已七年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議推有貞乃擢左僉都御史治之有貞至張秋相度水勢條上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乃治渠起張秋金隄引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古金隄以為岡外恃渠山泊以為泄河流之旁出者築九堰障之閣五百五十日而工成賜渠名廣濟自是河水北出濟漕阿鄄曹濮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乃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復建八閘於東昌以平水道山東河患少息

十二月皇太子見濟卒

五年春二月命王文巡視江淮水災

初蘇松常鎮四府每糧四石折白金一兩民以為便後戶部復徵米令輸淮徐凡二百餘萬石率三石而致一石民多破家文以便宜停之

減國子生額

監生二千餘人俱俟給官歷事戶部侍郎孟鑑言留年深者千餘人餘放歸

夏四月朔日食○秋八月令兩京市稅輸鈔

時鈔法不行令兩京市肆門攤稅悉輸鈔按月徵之商民以為病或閉戶不敢市以拔園蔬伐果木以避之給

事中陳嘉猷言兩京根本而地軍民尤宜加恤皆可當
歲歉之時與擾民之政縱使鈔法通而民已不聊生矣
詔蠲果等贖免納鈔

冬十月也先爲阿剌所殺

也先既弑脫脫不花自立爲田盛而汗阿剌求爲太師
不許且殺其二子阿剌怒率衆攻也先殺之未幾韃靼
部字來復殺阿剌奪也先母妻并其玉璽求脫脫不花
子麻兒可兒立之號小王子自是字來與其屬毛里孩等皆
雄視部中韃靼勢復熾

乙亥六年春正月雨木冰○錄囚

時中外繫囚有至十餘年者帝以災變詔法司審錄冤
獄得減免者甚衆

夏四月朔日食○韃靼遣使入貢○五月帝祈雨南郊○
閏月兩畿湖廣水○秋七月太白晝見

帝即位後太白常晝見至是御史倪敬以災異頻仍請
罷齋僧輟遊宴止興作疏入報聞未幾都御史蕭維禎
考察黜敬爲典史

八月前大理寺少卿廖莊爲驛丞杖殺御史鍾同繫禮部
郎中章綸於獄

前年五月同請復立沂王爲太子帝不懌越數日綸亦
疏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
冊封上皇之臣也請於朔望令仰一請命百官朝
見延安門以展友于之情又言宜復皇后於中宮下天
下之母儀復皇儲於東宮定天下之大本帝覽怒執
綸與同並下詔獄至是廖莊復以言沂王事廷杖謫
存不言事由同倡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殺之綸長繫
英宗復辟後始釋綸以爲禮部侍郎莊亦復官

丙子七年春二月皇后杭氏崩○三月天鼓鳴○夏四月甘露
見○五月以宋儒周敦頤程頤朱熹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六月冊[illegible]皇后○兩畿山東河南饑○秋七月以工
人蒯祥陸祥爲工部侍郎

蒯祥以木工陸祥以石工俱累擢太僕寺少卿至侍郎
[illegible]

起丁丑明英宗天順元年，盡庚寅明憲宗成化六年，凡十四年。

八年（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春正月，武清侯石亨、右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於南宮，遂復位。以有貞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於獄。

初，帝不豫，廷臣請立太子，不報。至是，將南郊，帝輿疾齋宿，召亨至榻前，命攝祀事。亨見帝病甚，退與都督張軏、張輗、左都御史楊善、太監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軏、吉祥潛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也。盍圖之徐元玉。元玉，有貞字也。亨即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軏曰：已陰達之矣。辛巳夜，諸人復會有貞所，有貞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至矣，不可失。時方有邊警，有貞令軏以備非常為名，納兵長安門外，亨掌門鑰，夜四鼓，啟門納之。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入，見上皇於燭下，上皇問故，眾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輿，兵士惶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奉天門升殿。時百官以帝將視朝，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咸失色。須臾鳴鐘鼓，有貞出號於眾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咸入謁，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遂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命陳循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日中，御奉天殿即位。于謙前總官論異，即班內執之，與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同下獄。

以許彬為禮部侍郎，入內閣預機務。

彬以石亨、楊善所薦也。

改元，大赦。

詔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論奪門功，封石亨忠國公，張軏太平侯，張輗文安伯，楊善興濟伯，進徐有貞兵部尚書，予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衛世職。有貞意未慊，數詣於亨，曰：願得冠側注從兄後。亨入言之，特封武功伯。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戍陳循、江淵於鐵嶺衛，斥蕭鎡、商輅為民。

初，帝自北狩還，廷臣議奉迎禮，文厲聲曰：公等謂上皇果還耶？也先不索金帛土地而遽送駕來耶？眾素畏文，不決而罷。及易儲議起，文率先承命。至是，蕭維禎定讞，坐以謀逆，處極刑。文力辨，謙笑曰：亨等意也，辨何益。奏上，帝猶豫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為無名。乃棄謙、文於市，家屬戍邊。榜其罪示天下。自也先之變，謙誓不與俱生，常留宿直廬，不還私第，景帝聞其服用過薄，詔上方製賜，及籍沒，家無餘貲，獨正室鐍鑰甚固，啟視，皆賜物也。死之日，陰霾四塞，天下冤之。

二月廢景泰帝仍爲郕王遷之西內
以太后制廢之。皇太后吳氏復號宣廟賢妃，削肅孝皇后杭氏位號，改稱懷獻太子爲懷獻世子。欽天監監正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帝不從。
高穀罷。○以吏部侍郎李賢入內閣預機務。○郕王薨。
諡曰戾，毀所營壽陵，葬金山，與夭殤諸王公主墳相屬。妃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欲令汪妃殉，李賢言不可，乃止。
三月復立沂王見深爲皇太子。○夏四月直隸山東饑。
遣侍郎周瑄往，偕僉都御史林聰賑之。聰復請發帑，帝召徐有貞李賢議，有貞言發帑賑濟，徒爲吏胥乾沒耳。賢曰有勝於無，帝卒從賢議。時方遣使通西域，忠義前衛吏張昭上疏曰：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賣子女無有依者轉死溝壑，即成市盜，望陛下用和番之費，選使急賑，庶猶可救。報聞。
六月下徐有貞於獄，尋竄金齒，貶李賢爲參政。
有貞爲曹石所引用，既得志則思自異，帝意厭二人，乃稍稍裁抑之。亨吉祥不能堪，數毀有貞於帝。帝方寵亨吉祥，令小宦竊聽有貞語，洩之於帝，帝驚問，對曰受之有貞，帝由是疏有貞。會御史張鵬等欲糾亨他罪，未上，給事中王鉉以告亨，吉祥亨吉祥泣訴於帝，謂內閣實主之，遂下諸御史獄，并逮繫有貞及李賢，降有貞廣東參政，賢福建參政。既行，以匿

名書誹謗政者，亨吉祥奏此有貞怨望所爲，命追執之，下錦衣衛獄，拷掠無所得。亨吉祥怨其復用，誣以謀逆，[illegible]從金齒爲民，亨敗乃赦還。
以通政司參議呂原入內閣預機務。○禮部侍郎薛瑄致仕。
瑄在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歎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致仕去。
以翰林院修撰岳正入內閣預機務
吏部尚書王翺薦之，帝亦素知正名，欲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石亨張軏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遂命以原官入閣。
秋七月承天門災。○許彬罷，復以李賢入內閣。
賢既貶未行，王翺奏賢可大用，遂復命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閣。石亨輩日謀軋賢，賢深自晦，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嘗問賢奪門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且幸而成功，萬一機事先露，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
岳正謫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
正負氣敢言，既入閣，益感激思自効。會曹吉祥得擅旨出，帝令撲校搜捕之，正與呂原入見，因言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緝捕者。且事衆之則自恣，急之則愈以爲力……入先石彪鎮大同

遣使獻捷下內閣問成使者言脯動無算不能悉致皆
梟林木閣正按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磧汝梟何所其
人語塞時吉祥亨恣甚正請帝裁抑帝曰即可以朕意
告二人正因勸吉祥辭兵柄二人詰帝前泣請帝內愧
慰諭之而責正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臣
欲全上恩故令早自爲計耳二人聞益怒承天門災帝
命正草罪己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構借語
帝怒謫欽州同知陛行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爲陳汝
言所劾逮繫詔獄杖戍肅州憲宗嗣位始召還復修撰

九月以太常卿彭時入內閣預機務。

時帝方倚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賢雅重時退必咨之時
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亦怍久之心折曰彭公眞
君子也

冬十月詔爲故太監王振立祠。

帝惘心振復其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賜祠曰旌
忠

釋建庶人文圭。

文圭建文帝少子也成祖幽之中都號爲建庶人帝憐
其無罪久繫欲釋之仰鳳陽守奴婢月給薪米聽婚
娶出入自便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
不能識未幾卒。

十二月封太監曹吉祥養子欽爲昭武伯。

鉞

二年春正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汝言附曹石由郎中驟進尚書陰險貪黷遣將內出其
門得賄無算下覺下獄籍其家贓數十百萬帝召大臣
入視曰于謙終始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官未久何多
耶亨等俛首流汗不能對。

上皇太后尊號。

初閣王淑煥請上皇太后尊號禮部以非本朝故事
止已而錢溥謂陳汝言曰復辟之初非孫太后詔誰敢
提兵入禁今論功行賞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毋乃
闕典汝言以聞帝大悅遂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

夏五月徵江西處士吳與弼爲左諭德不拜。

石亨欲引賢者爲己重謀於李賢因薦徵與弼授左春
坊左諭德召見文華殿與弼辭曰臣草莽賤士本無高
行陛下垂聽虛聲臣不幸有犬馬疾今年已六十八矣
實不堪供職帝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
官送館次留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
不允遂稱疾篤遣行人送歸賜敕并銀幣有司月給廩
米。

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錦衣官校遣緹校刺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進
賄使者以所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害得進一
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恐詐所忌

請撤還帝不許於是其勢益張

二年春二月遣御史及中官採珠廣東○命太監曹吉祥

○夏四月方瑛大破貴州苗

東苗干把豬等攻都勻諸衛命瑛率川湖雲貴兵分四道擊之所向皆捷生擒干把豬送京師磔之瑛前後討川湖貴州諸苗克寨殆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未有比者

冬十月詔霜降後錄囚著爲令

每歲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公侯伯審錄重囚謂之朝審

四年春正月石亨及其從子彪伏誅

亨弟姪家人冒功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竄名奪

門籍得官者四千餘人兩京大臣斥逐殆盡納私人乘暇不次遷擢中外將帥多出其門日益見恣預政事所請或不從即艴然見於辭色帝不能堪以語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帝因勑左順門無納總兵官亨從子彪謀鎮大同屬千戶楊斌等奏保帝察其詐下彪詔獄籍其家法司劾亨謀不軌遂罷亨朝參用亨得官者悉黜之逯杲復奏亨怨望乃下獄論斬瘐死獄中彪棄市

夏四月大雨雹○秋七月朔日食○謫工部侍郎翁世資知衡州府

蘇杭諸府織染歲造有定數帝遣內使增造綵緞七千疋世資請減帝怒下錦衣衛獄謫知府增造亦減

自此始

八月韃靼孛來入寇

孛來與毛里孩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寇聚南行總兵官李文不敢出孛來直抵雁門至代朔忻諸州肆掠帝遣都督顏彪率師守紫荊關馮宗至倒馬關禦之

五年夏五月殺弋陽王奠壏

逯杲訐奠壏烝亂帝遣官往勘事已白帝怒責杲杲執如初帝竟賜奠壏母子死焚其尸方昇尸出大雷雨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爲冤。

下南雄知府劉實於獄殺之

實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邀索弗與中

官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恚誣以罪逮下詔獄瘐死郡民哀而祠之

六月彗星見○秋七月曹吉祥及其從子欽反懷寧伯孫鏜討之吉祥欽皆伏誅

正統間吉祥屢出監軍輒選達官隨侍善騎射者隸帳下。師還畜於家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結爲死黨千戶馮益參謀議上皇於沂州復辟後以吉祥請得不次因客欽所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會言官劾欽不法事帝命逯杲按之降勑偏諭羣臣欽驚曰前降勑逮捕石將軍今復有勑吾族滅矣遂決

鏜西征，京師未發，帝將以庚子昧爽臨朝遣將，欽於是時擁兵入變，吉祥居中應之。先夕，召諸何官指揮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恭順侯吳瑾，瑾趣告鏜。鏜由門隙投疏入，帝即收吉祥，敕皇城及京師諸門俱勿啓。欽知事泄，夜馳往杲家，殺杲，砍傷李賢於朝房，以杲頭示賢曰：杲激我也。遂率衆攻長安門，不得入撒往來叫呼門外。鏜急召西征軍二千人擊之。欽走攻東安門，殺吳瑾。天漸明，其黨稍稍散。欽率數騎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會大雨，如注，鏜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之。帝出吉祥與欽尸同磔於市，諸從逆者皆伏誅。進孫鏜爲侯。

河決開封。

城中水深丈餘，死者不可勝計。

韃靼寇河西，遣都督衞穎禦之。

孫鏜等既不行，邊報益急，因命宗充總兵官禦之。起副都御史王竑於家，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八月，寇來上書乞和，而寇掠如故。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冬十一月朔，日食。

六年夏五月，都督僉事頗彪破兩廣猺。

自元年春，大藤峽猺爲亂，兩廣皆擾，越廣西，殘燬殆遍。前年，帝命彪爲總兵官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直抵[illegible]所向皆捷。

六月，皇太后孫氏崩。○廣錦衣衛獄。

逯杲死，指揮同知門達益布旗校於四方，告訐者日盛。詔獄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及達敗始毀去。

冬十一月，葬孝恭皇后。○[illegible]原卒。

七年春二月，以陳文爲禮部侍郎，入內閣預機務。○夏四月，殺巡按御史李蕃。

錦衣衛偵事者言其擅撻軍職，逮治之。又逮山東巡按御史楊璡、山西巡按御史韓祺，並以中官誣奏，杖次被遣戍，祺荷校死。

六月朔，日食。○秋閏七月，復宣宗廢后胡氏位號。

孫太后崩，錢皇后爲帝言：胡后賢而見廢，其歿也人畏孫太后，殮葬不如禮。因勸復其位號。帝問于李賢，賢對曰：陛下此心，天地鬼神實臨之。臣以陵寢享殿神主俱宜如奉先殿式。帝從之。

冬十一月，下指揮同知袁彬於獄，尋釋之。

帝在迤北，彬周旋左右，未嘗違忤。夜則與帝同寢，天寒以脅溫帝足。彬嘗中寒，帝身壓其背，汗浹乃已。一年之內，視彬如骨肉。帝復位，擢指揮僉事，進同知。時門達寵幸，嫉彬恃寵不爲下，逮下以罪，遂治之，調南京錦衣衛。

八年春正月，帝崩，遺詔罷宮妃殉葬。

大漸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多至數十人。景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遺詔罷之。

太子見深即位。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

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英宗疾篤，綸私詣溥計事。陳文與溥比舍，竊覘之。已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會綸驕，發其事。會大斂時，綸衰服襲貂，帝惡之，因數綸罪，逮下獄，詢所連者。餘人謫溥順德知縣，降雍為浙江參政。

二月，指揮僉事門達有罪下獄，戍之。

達亦以結納王綸，謫貴州都勻衛帶俸官。已又事論其罪，逮繫論斬，後貸死，謫戍廣西南丹衛。

始命中官傳旨授官。

帝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以千數。

三月，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帝命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欲獨尊貴妃為太后。賢、彭時言不可。頃之，中官傳貴妃旨：「子為皇帝，母當為皇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為比。」中官厲聲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神靈在上，敢有二心？且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為之爭？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爾。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為宜。」賢亦極言之。議遂定。將上冊寶，彭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皇后請加二字以便稱謂。」從之。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於太后，不敢自主耳。二公力爭，殊說大事。」陳文初默無一語，聞包言大愧。

放宮人。

時日曛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日者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

持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宮人太多，浣衣局沒官婦女愁怨尤甚，皆宜放還。」帝從之，中外大悅。

夏四月朔，日食不見。五月，葬裕陵。秋七月，立皇后吳氏，八月廢之。冬十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帝居東宮時，萬貴妃已擅寵，后既立，摘其過，杖之。帝怒，廢居別宮。萬妃寵冠後宮，王后處之淡如也，以是得安。

致仕禮部侍郎薛瑄卒。

年七十二，謚文清。瑄初受學於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聞濂洛之傳，其學以復性為主。嘗言：「自考亭以還，斯道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行世。

言所得學者宗之。

始罷皇莊。

以沒入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自此始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與民爭利弗聽自是戚畹及中貴家多奪民地為莊田矣。

立武舉法。

直省并諸武藝入兵部同總兵官考其策略弓馬分別甲乙武學廢已久至是復立之指揮以下子弟皆令入學。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討廣西猺。

守臣奏猺賊殘破廣東又越湖廣江右日益蔓延乞選將征討兵部尚書王竑亦言賊非大創不止薦雍統兵乃命輔為征夷將軍召雍為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開納粟例。

以備兩廣軍餉。

二月詔雪于謙冤。

御史趙敏言于謙為石亨輩誣陷榜示天下竊思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賴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乞收同時被戮死者卹贈生者錄用帝曰朕在東宮時即聞謙冤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所司其急如敕言施行釋謙子冕還家明年八月復冕官遣行人往祭謙墓。

帝耕耤田。彗星見。三月帝視國子監。荊襄盜起。

荊襄上游為鄖陽古麇國地多山元至正間流賊為亂終元之世不能制明初以兵勦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箐蒙昧中有草木可採掘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長漢中守臣請誅之英宗曰小民為衣食迫耳今何遽用兵命御史往撫諭戍數人餘陽與撫而大奸潛伏不出尋復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己境用循不治至是劉通石龍劉長子聚衆數萬掠襄鄧境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死焉明年命朱永白圭討之連敗賊偵知賊巢在萬山豆沙河諸軍分道進擒通於

後巖石龍劉長子逸去轉掠四川攻巫山大昌圭又破之漢中賊被圍食盡劉長子縛石龍以降賊少熄。

夏五月四川盜趙鐸作亂官軍擊斬之。六月奪張瑾楊宗襲爵。

瑾父太平侯軏宗父興濟伯善俱以奪門功封時以迎復襲爵者皆革奪惟瑾宗尚襲封指揮同知崔源等援例乞復遂并革瑾宗。

秋八月兩畿湖廣浙江河南饑。

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流移南陽荊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絕收乞勅官司賑濟於是命工部及浙豫撫按各賑其屬

旋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史吳琛往淮陽內
外諸臣請緩征鹽鈔逋賦等皆從之義琛無他策惟條
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
冬十一月韃靼毛里孩寇延綏
虜與甚發詔大同總兵楊信寧夏總兵李杲陝西巡撫
項忠等率所部兵禦之初韃靼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
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爲患不久景泰初始
犯延慶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羅出者率屬
潛居河套遂逼近西邊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
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
里饒水草外爲東勝衛東勝而外土地平衍敵來不能

隱明不守之後以曠絕內徙自是孛來與小王子毛里
孩等先後繼至擁中國人爲嚮導抄掠延綏無虛時矣
韓雍破猺於大藤峽
初國子監生封登奏潯州夾江諸山險峻中有大藤如
斗延亙兩崖勢如徒杠猺蠻蟠據號大藤峽登峽巔數
百里俯瞰可盡諸猺倚爲巢穴自洪武以來猺獞嘯聚爲
亂乙州兵剿滅很閒及朝議用兵編修邱濬上書李賢
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用雕勦之策於朝詔
錄示諸將諸將多主其說欲分兵兩廣韓雍曰不然賊
巳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大藤峽賊之巢
穴我以全師搗之心腹既潰餘迎刃解耳乃倍道進兵

驅至峽口攻破山南諸巢追躡至九層崖等山用斧斷
藤改名斷藤峽明年四月餘黨攻陷洛容入博白城侵
掠全州臨桂諸境再破之奏賊平召輔還封武靖伯雍
進副都御史留兩廣提督軍務
二年春三月遣右都督李震討靖州苗破之
湖廣靖州銅鼓五開武岡等苗爲患巡撫王儉不能討
乃以命震督諸軍由銅鼓天柱諸境分道入破八百
餘寨又大破猺獞於桂陽威名蓋西南苗獠畏懾呼爲
金牌李
南畿大饑○夏五月李賢以父喪起復貶修撰羅倫爲福
建市舶提舉

賢喪父令馳驛歸葬即還視事賢再辭乞終制不許及
還京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倫上疏條件肯難爲福
建市舶副提舉王翱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因諮
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以效之後因商輅請乃召倫
還
秋七月番寇洮州○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
卒
贈太師謚文達賢每遇災變必與同官極陳無隱嘗言
內帑餘財不以恤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用之於
土木禱祠聲色以故頻請賑貸恤邊所薦引年富軒輗
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姚夔等皆爲名臣

常寺少卿劉定之入內閣預機務。○鎮守甘肅太監
有罪赦不問
由內侍梁芳韋興與諸宦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悅帝
各監中官假採辦名先後出監大鎮皆縱恣貪
以媚故不問也時劉坐失律當逮治其同官鎮守太監
官良上言武侯失律街亭韓琦敗師西夏兵家之常
不可以一眚遽棄明請戴罪立功兵部議勿許內批允
之
三年春二月朔日食。○御經筵。○三月。召商輅復入內閣
○夏四月地震
自去年六月至於是月四川地三百七十五震詔所在
官吏修省
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修省
言官劾罷戶部尚書張睿南京禮部侍郎俞綱等於是
陳文彭時商輅劉定之姚夔並乞免上皆慰留
秋八月增江西督賦官
巡按御史趙敏言江西賦繁官少催督不力逋負者多
請增設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乃增布政使參政一員
南昌吉安撫州袁州臨江饒州瑞州七府同知各一
冬十二月杖謫翰林院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
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呈懋仲昭昶同疏
言今川廣未靖遼左多虞江西湖廣亦遭水旱正陛下

宵旰焦勞之日不宜更耽宴樂宅翰林以論思為職豈
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
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豈仁義之言乞停止
煙火移此視聽以明目達聰省此資財以振饑恤困則
災祲可銷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責懋等
妄言杖之謫懋仲昭知縣昶通判尋以懋等與羅倫同
稱翰林四諫
四年春三月禁勢家請民田夏四月慶雲伯周壽求涿州
田許之
先是番僧劉實巴乞靜海地為常住田嘉善公主求文
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地四千一百餘頃皆予之給
事中邱弘等言洪武永樂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聽
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為閒田奏乞至
數十百頃夫地逾百頃古者百家之產也豈可徇一人
之私而奪百家恆產哉宜悉之詔自今請乞皆不許劉
實巴等所乞還之於民未幾壽以太后弟仍乞求涿州
田六十餘頃帝不得已許之自是翊聖夫人劉氏求通
州武清地三百餘頃太后弟周彧求武強武邑地六百
餘頃皆予之給事中李森疏諫不省
加番僧封號
西僧劄巴堅參以秘密教得幸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
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覺法王西天至

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封國師賜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棕輿衛卒執金吾杖前導其他冽流加號竄入高士者亦盈都下而佞倖由茲進矣。

陳文卒。

文素負才望及秉情居官端行事鄙猥既參大政無所建明子弟家人大通賄賂雜倫論李賢秉情交內媿陰助賢遂倫益為時論所鄙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秋八月葬孝莊皇后。

初營裕陵李賢請營三壙中宮不可事遂寢至是周太后不欲合葬帝召大臣議彭時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魏曰又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與商輅劉定之各辭言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心為心今若安厝於左而虛右以待將來則兩全其美矣帝頷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葬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禩下禮官及群臣集議皆請如時言帝曰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其議別小明日廷臣百四十七人並上疏諫又明日魏合諸大臣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當守祖宗成法豈可阿順母后顧違前典帝猶依求央給事中毛弘倡言此大事吾輩當以死爭乃[illegible]伏哭文華

紀

門外帝命退衆叩頭曰不得旨不敢退自巳至申帝與太后皆感動乃許之群臣呼萬歲出

石城賊滿俊反遣都督劉玉副都御史項忠討平之。

滿俊亦名滿四其祖巴丹明初率所部來降世以千石當牧馬雄長其故俗無科徭在開城縣固原里俊素獷悍與[illegible]寇會有獄辭連俊有司跡捕不至其家多遝索遂激衆為亂據石城石城即唐吐蕃石堡城最險固官軍攻之不下所敗不數月衆至數萬關中震動乃以玉為平虜副將軍忠總督軍務討之既抵石城天寒甚玉[illegible]固原[illegible]兆衆渡河與秦合日夜治攻具穿壘矢石遂禽俊送京師伏誅

九年夏五月以禮部侍郎萬安入內閣預機務。

安由編修累遷禮部左侍郎外倚深中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尚少於安安兄事之得其歡泰每當遷必推安出已上至是議簡閣臣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安無學術既柄用唯日事請托結諸閹為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使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妃嘗自恨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兩家婦日往來通妻者籍禁中恣出入安得備知宮中動靜益自固。

六月朔日食。秋八月禮部侍郎劉定之卒。○[illegible]星見。

下刑部郎中彭韶監察御史李琮於獄。

太后弟周彧奏乞武強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爲閒田帝遣官按視皆民所墾闢輸税者因據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溢入爲閒田得七十餘頃彧不滿復言於帝改命韶琮覆視韶往不復步田周視復命上疏自劾曰祖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爲恒産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帝怒下韶琮詔獄言官爭論救乃釋

冬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

先是韓雍以憂去賊復熾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illegible]與廣東三司議調兵逾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剽掠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一而責有所歸乃命雍爲總督開府梧州。

六年春二月遣使分巡州郡。

兵部尚書白圭等言陝西屢遭寇掠川廣盜擄未息疫癘行於閩越災異見於淮徐兩畿齊豫雨暘愆期二麥槁死荊襄流民動數十萬姦盜由之乞簡文臣循行天下便宜興革於是遣大理寺少卿宋旻侍郎曾翬原傑黃琮副都御史滕昭巡視畿南浙江河南四川福建奏斥貪殘吏甚衆。

夏四月旱。

北畿山東河南大旱陝西四川山西兩廣雲南並饑。

六月朔日食○大水

順天河間永平諸郡大水水旱相仍民食草木幾盡從吏部尚書姚夔請遣使賑卹

秋七月皇子生於西內。

皇子帝孝宗母紀氏賀縣人本土官女征蠻俘入掖庭警敏通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妬後宮有娠者皆墮之帝偶行內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娠萬貴妃知而恚甚令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痞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密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九

起辛卯明憲宗成化七年盡丁未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凡十七年

七年春正月以余子俊巡撫延綏

時虜數入邊兵部尚書白圭請從延綏巡撫王銳推陝西布政余子俊代之先是延綏鎮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孤懸鎮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子俊既至乃徙鎮榆林增益兵衛攻守器具榆林遂為重鎮虜患漸稀軍民得安耕牧

始立漕粟長運法

初運漕京師軍民互相轉運民運淮徐臨清德州四倉軍接運入京通二倉曰支運宣德閒平江伯陳瑄請令民運至淮安瓜州兌交運軍給其路用耗米是為兌運至是應天巡撫滕昭疏為長運法令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兌曰改兌復加渡江米一斗後數年令淮徐臨德四倉之米悉改水次交兌而官軍長運遂為定例

二月增設九江蘇杭鈔關 ○御經筵 ○冬十月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督河道

英宗初命官督漕分濟寧南北為二侍郎鄭辰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治其北至是河道淤淺廷議分漕河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為三道各委曹郎及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一人總理其事於是始命恕為總河

十一月立子祐極為皇太子 ○十二月彗星見於紫微光長竟天至是猶見明年正月乃滅帝避正殿撤樂勅羣臣條時政

召閣臣於文華殿

帝在位久廷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中官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時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觖望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若輩嘗言不見召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計事安止之曰君不聞彭公耶請召對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令吾輩每事謹言太監擇而開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

八年春正月太子祐極卒

萬貴妃害之也

二月蠲山西河南陝西明年賦

以課提李也於是內地驟災給事中梁璟言山西頻徵歲歉大利銀式十一十萬百姓民饑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日內已有三百八十餘家人心駭懼乞發帑補買以甦民困事下戶部議格不行

夏六月旱。五月占城遣使告難。

前年安南國王黎灝攻破占城擄其王盤羅茶全至升使臣樂沙不告急。命給事中陳俊等賷詔往而占城已爲黎灝所據不克入

秋南畿浙江大水。

九年春正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忠順王卜列革卒。無子。王母主國事。成化二年以把塔木兒爲都督攝王又卒其子罕愼請襲都督帝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時土魯番酋阿力自稱速檀乘機襲破哈密城擄王母及金印去留其妹婿牙蘭鎮之兵部言哈密實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

斤蒙古罕東沙州等亦爲所脅則我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使者宼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矣乃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經略文等檄赤斤及赤斤罕東也克力諸部集兵進討。

三月畿南山東大饑民相食。

山東境內忽黑暗如夜又大饑骼無餘胔乃命免今年租。

夏四月朔日食。閱武臣騎射。

帝以武備廢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黜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十一月復閱西苑罷定襄伯郭嵩等四人。

秋九月鎮守浙江太監李義殺指揮馬璋不問。

義至寧波指揮馬璋餽白金二十兩意不慊遂杖殺之璋母訴於朝上命義自陳言因公事杖璋璋病死非斃杖也帝命宥之

滿都魯孛羅忽乃加思蘭並入宼王越擊破其孥於紅鹽池

成化初毛里孩亂加思蘭孛羅忽滿都魯相繼宼邊六年後歲嘗三四入殺掠諸郡人畜輒數百萬邊將擁兵坐視或伺其出而尾之獲所遺老弱輒虛張首級自詭嘗有敗衄者罪止降調且多宥之嘗三命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征每以地濶事大爲解不敢出邊虜患由是日熾至是三酋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邑總督延

綏軍務王越偵宼盡銳西出而不備東偏乃率總兵官許寧游擊將軍周玉各將兵四千六百人從榆林紅兒山出境晝夜兼行涉白鹽灘北次百餘里探知賊老弱俱在紅鹽池乃分兵爲十覆而身率寧玉張兩翼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夾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宼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對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復居河套間盜邊不敢大入亦數遣使通貢西陲得息肩者數年

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

刑部主事張鼎言延綏甘肅寧夏三邊鎮撫不相統一宜推文武重臣一人總制因設制府於固原詔以越爲

之巡撫總兵而下並聽節制三邊設總制自此始
三月罷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
雍在粵於鎮守中官黃沁不爲禮又自恣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布政何宜副使張斆皆銜之會柳潯諸蠻陷懷集兵部劾雍失機沁亦訐雍濫賞費財帝遣官往勘宜斆因釀成其罪命致仕去雍用兵兩粵躬親矢石軍門設銅鼓數十裨將以下繩栩無所假貸民賴以弭寇盜寧稀粵人念雍功爲立廟祀
夏閏四月築邊墻。
初余子俊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寇屢入犯邊人苦入河套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於沿邊築墻置

堡況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以成邊墻於事爲便時尚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其役八年秋子俊復言曰今征發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衆芻糗內地若令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約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請於明年春夏寇馬疲乏之時役陝西運糧民大給食與工期兩年畢事帝從之會王越從紅鹽池寇少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凡築城堡十二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墻內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餘石
秋九月朔日食。冬十月移哈密衛於苦峪。

李文等引兵至卜隆吉兒川諜報阿力集衆抗拒文等不敢進令罕東赤斤二衛還守本土罕慎及也克力退居苦峪文等亦引還肅州十二年冬令邊臣築苦峪城給米布賜穀種俾罕慎撫輯人民於其地。
十二月罷採金。
時內帑日侈餘金不足用命湖廣寶慶等郡開採歲役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得金三十餘兩乃從撫臣言已之。
以項忠爲兵部尚書
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二十年持正存大體有所論諫

不使人知燕居無惰容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以吏部左侍郎劉珝禮部右侍郎劉吉入內閣預機務。
珝先以舊宮僚侍直經筵日講劉定之稱爲講官第一帝亦愛重之入閣後每呼東劉先生珝性疏直吉則多智數與萬安比
乾清宮門災。五月始召見皇子於西內。
帝自悼恭太子薨常鬱鬱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敏櫛髮照鏡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問安在敏叩頭對曰奴言即死萬歲當爲皇子主於是太監懷恩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已六歲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迎皇子紀妃

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卽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髮披地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良久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羣臣皆大喜懷恩并傳帝意欲宣示外廷商輅曰當降敕禮部以定名分會於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卽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召閣臣問曰皇子既出將何以處之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卽立爲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遂定名祐樘頒詔中外

六月皇子母紀氏暴卒。秋八月浚通惠河

通惠河者卽大通河元郭守敬所鑿由大通橋東下潞通州與白河合又會衛河入海計里一閘蓄水濟運亦名潞河洪武中廢永樂中修治復湮前五年尚書楊鼎上言舊閘二十四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城外舟得入城今水由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請濬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諸泉水使入西湖閘分水靑龍閘引諸水從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從都城外濠流轉會正陽門併流入通橋閘河隨旱澇啟閉則糧艘可近倉甚便帝善其議工未及舉至是命平江伯陳銳等督漕卒疏浚明年六月訖工濬泉三增閘四漕舟始通

滿都魯加思蘭遣使入朝。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立子祐樘爲皇太子

時孝肅皇太后居仁壽宮語帝曰以兒付我太子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謂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妃治食曰已飽進羹曰疑有毒貴妃曰是兒數歲卽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因恚成疾

以朱英總督兩廣軍務

自韓雍以來將帥喜邀功利俘掠名爲勝勦英至鎭以寬靜招撫猺獞歸順者定編戶給復三年於是馬平陽朔荔浦諸縣猺獞悉望風附而荔波賊李公主有衆數萬久負固亦遣子納款爲置永安州處之俾其子孫世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爲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

十二月改謚郕戾王爲景皇帝

初荆門州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厥功不小迨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號未稱典禮弗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左庶子黎淳言昌邑既廢不聞復爲漢某帝更始既廢不聞復爲漢某王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爲不明一陷陛下於不孝此必有小人主之者不然彼草茅遠安敢妄言帝曰景泰往事朕不介意淳徐獻媚希恩邪切責之議亦遂寢其後御史楊守隨亦言郕王有功

社稷請改諭帝下廷議大學士彭時言當復王是乃下
詔曰朕叔郕王踐阼戡亂保邦奸臣遂構請去帝號先
帝尋知枉誣深懷悔恨以次折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及
舉正朕敬念親親用成先志郕王可仍舊皇帝號尊上
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令所司修飾陵寢

丙申 十二年春二月朔日食〇夏五月命副都御史原傑撫治
荊襄流民
初白圭既平劉通荊襄流民屯結如故竊掠南漳內鄉
渭南帝命項忠討之忠遣人入山招諭流民先後來歸
者九十萬通餘黨亦以次就禽至是流民復聚朝廷以
為憂祭酒周洪謨上言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

僑置松滋縣於荊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
南雍州於襄西其後松滋遂隸荊州南雍遂併襄陽今
當增置郡縣聽附籍為編氓可實襄鄧戶口都御史李
賓韙其說聞於帝帝然之遂命傑出撫傑徧歷山谿宣
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附籍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
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
有奇其初至無產及願還者遣還其鄉附籍者用
輕則定居賦民大悅因相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去府
治遠山林深阻將有盜賊難遏制乃拓其城置府曰鄖
陽設湖廣行都司衛御史吳道宏自代詔即擢道宏大
理寺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

陽有撫治自此始傑以功進右都御史逾年卒鄖民為
立祠
秋七月京師黑眚見
不知從來時傳其狀如犬貍負黑氣夜入民家至則人昏
迷或抓傷帝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頃之乃定
帝於禁中祭告天地以四事自責
九月令太監汪直刺事
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內事發伏
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太監汪直故大藤峽猺種給
事萬貴妃昭德宮遷御馬監為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將
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獨都御史王越與結

歡
冬十月京師地震〇十一月南京大雷雨
丁酉 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
初成祖置東廠令宦官訪緝謀大奸與錦衣衛均權
勢至是尚銘領東廠又別設西廠刺事以汪直督之所
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時南京鎮監覃力朋進貢
還以百艘載私鹽武城典史詰之力朋擊折其齒射殺
一人直廉得以聞帝詔直能摘奸益幸直直乃任錦衣
百戶韋瑛為心腹屢興大獄冤死者相屬自諸王府邊
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闘詈雞狗瑣事輒
置重法人情大擾是年夏大學士商輅率同官上書陛

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於緹騎小說作威福賊虐善
良陛下若謂擒奸禁亂爲有益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
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逯杲刺事激成可爲明鑒自直用
事卿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塗庶民不安於業若
不亟正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慍曰用一內豎何
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illegible]至閣詰責辭
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
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
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諸近
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輅等同
心一意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

卿劾之帝不得已命直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
校還錦衣中外大悅然帝眷直不衰仍令密出外刺事
御史戴縉者性險躁不進探知帝意乃假災異建言稱
直功德遂詔復開西廠

夏六月斥兵部尚書項忠爲民 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引疾
歸

初忠倡九卿劾直既屬稿令郎中姚璧持詣諸尚書署
名吏部尚書尹旻問曰奏出項尚書兵部宜爲首璧對
曰公六卿之長也旻怒曰今日乃知六卿長耶既署名
即遣報直直銜之摘忠下獄斥爲民直又譖輅納指揮
楊曄金賂[illegible]輅乞歸兩京大臣自陳欲以傾
直所不悅者於是大臣以次陳免者數十人士大夫[illegible]
傾首事直六

秋八月錦衣衛執工部尚書張文質下獄

東廠官校發安南百戶左昇私事詞連掌通政使工部
尚書張文質錦衣衛遂執下獄帝不知也左通政何琮
等以掌印請帝乃知而釋之

九月京師地震

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就學

命老儒吉有剴夕侍太子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
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勿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
從內侍誦佛經吉入急手孝經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夏六月太白歲星同晝見○汪直行邊遼東

前年冬遼東巡撫陳鉞以掩殺[illegible]致變命馬文升往
安撫事定直欲攘其功請於帝[illegible]日馳數百里雜
提守令各邊都御史服櫜鞬迎謁供[illegible]至遼東
陳鉞郊迎蒲伏廚傳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悅馬文升
不爲禮直再下令揺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然直內銜心
益不喜日夜思有以中之

秋九月河決開封

遷睢陽臨城於河北以避水患

十五年春正月修開國功臣墓○夏四月以方士李孜省
爲太常寺丞

孜省以江西吏就選京師贓發匿不歸時帝好方術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進中旨擢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劾孜省贓吏不宜用帝爲改上林苑監丞然寵幸日甚許密封奏請孜省因與梁芳等表裏爲奸干亂政事

五月下兵部侍郎馬文升於獄謫戍

汪直勘事遼東還劾文升行事乖方逮下獄謫戍重慶衛并詰責諸言官緘默不劾杖給事中李俊等五十六人

十六年春正月王越襲亦思馬因於威寧海子破之

虜酋亦思馬因入靖虜詔以朱永爲平虜將軍汪直監軍越提督軍務越說直令永率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至大同聞敵帳在威寧海子則盡選宣大鎮兵二萬分數道進值風雪晦冥掩擊破之斬首四百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論功封越威寧伯

十七年夏四月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

命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自是每五歲內臣審錄以爲常制大審始此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初成祖定熱審之例仁宗命閣臣會審英宗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朝審至帝罷不行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嘗倍於熱審於大理寺爲三尺壇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牘立唯諾趨走惟謹三法司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忤

六月雷災郊壇承天門○冬十月以道士常恩爲太

十八年春三月罷西廠

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於帝前爲醉者嫚罵狀人言駕至嫚如故又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但知汪太監也又爲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鉞陳鉞也帝听然而笑稍稍悟會東廠尚銘獲賊得厚賞直怒其不先告已銘懼乃廉得其所漏禁中秘語奏之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心始惡直前年冬直越在宣府以敵退請班師不許陳鉞居兵部代爲請帝切責之兩人始懼至是悉召還京營將士移直越鎮大同寵日衰言者交章論罷西廠許之尋罷陳鉞調王越鎮延綏降汪直南京御馬監

夏四月罕慎復哈密城

罕慎寄居苦峪十年至是率所部兵萬人糾罕東赤斤二衛夜襲哈密城破之牙蘭遁衆勢遂復八城遂居故土帝進罕慎左都督

六月敵寇延綏擊敗之

亦思馬因寇延綏指揮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巡撫何喬新指揮同知支玉敗之於天窯衆守備千戶白道山敗之於木瓜園總兵官許寧敗之於三里塔參將都勝等敗之於黑石崖時寇抵於塞黯不得出遂大敗

秋八月大水。

衛漳滹沱並溢河南霪雨自六月至於是月溺死數萬人。

十九年夏六月韃靼寇大同官軍敗績。

小王子率兵三萬寇大同連營五十里殺掠人畜數萬總兵許寧知敵勢盛欲持重俟隙乃斂兵守而遣別將劉寧等出與周璽相犄角寇大掠蔚代工別堡王迎戰使衆哭於轅門寧憤與巡撫郭鏜等營城外寇以千餘人為誘大監蔡新部騎馳擊寧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會璽等援至寇乃退尋復入寧等掩其敗以捷聞

王越免

言官交劾汪直王越交結罪詔從末減奪越誥券編管安陸州二子以功廕得官者皆削籍並斥右都御史戴縉為民韋瑛亦坐事誅人皆快之然直竟良死

秋九月召陳獻章為翰林院檢討尋乞歸

獻章以舉人家居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章薦乞以禮徵聘吏部尚書尹旻謂獻章可聽選京師非隱士也安用聘徵召至京令就試吏部獻章稱疾不試乞歸養乃授檢討歸自是屢薦不起

旌表僧繼曉母朱氏。

繼曉以祕術因梁芳進封國師日誘帝為法事建大永昌寺於西市逼徙居民數百家費帑數十萬其母朱氏本娼家女也繼曉自陳乞旌詔不必勘覈遽旌其門

二十年夏六月以思柄為孟密宣慰使

孟密在雲南土司木邦部內地也初木邦宣慰使罕揲法死其孫罕落法襲職罕揲法有女曰曩罕弄自以分當不受節制襲據公署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使分掠鄰境遣使進金寶乞別立孟密安撫司下內閣議尚書萬安欲許之劉珝劉吉曰孟密木邦叛屬若許之是開天子命一官大夫為諸侯也十一官誰不解體安曰不從則當伐之往日麓川之敗不可不戒珝對曰何以伐為但令守臣撫遇備而勅鄰境士官合兵威之彼奚能

為患遂寢其後邊臣上言曩罕弄將外結交阯遣兵務諸部萬安等請遣大臣往撫遂命副都御史程宗往宗受安風旨不直曩罕弄復遣人入貢如前請遂設孟密安撫司以思柄為宣慰使思柄先後脅掠木邦地二十七所自是諸部擾攘侵奪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京畿山東湖廣陝西河南山西俱大旱道殣相望。

秋九月朔日食。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星隕有聲詔羣臣言闕失。

申刻有光自中天墜化白氣曲折上騰踰時復有赤星如碗自中天西行轟然如雷震帝頗懼詔羣臣陳闕失

於是吏部尚書尹旻等論傳奉官過多吏科給事中李俊等科臣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幸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十餘人一事而參六七輩分部藩郡總領邊疆援引憸邪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方責賂殺人者見原僨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嚴加省汰毋令干紀則近幸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夤緣內臣則不得進進亦不安以財貿官以官貿財無怪其賂受四方而計營三窟也如尚書殷謙張鵬侍郎艾福杜銘南京尚書李本侍郎劉俊皆老而悖尚書張鎣大理卿田景暘南京尚書張瑄侍郎尹直皆清論不與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爲姑息則大臣皆得人意可回矣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今掾史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租稅民之脂膏不以養賢才乃以飽姦蠹誠可惜也如李孜省鄧常恩輩尤爲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官毋令污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都城佛剎迄無寧工京營將士不復遑九如因師繼曉假術濟私中外切齒願陛下內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

而天意可回矣奸民規利率假進奉爲名或錄一方民市一玩器購畫圖製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陛下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倖鹽課暫假造寺資財移賑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疏入帝俾部答之降左通政李孜省上林丞太常卿鄧常恩本寺丞繼曉爲國師爲民斥罷傳奉官五百餘人中外大悅時南京諸臣爭應詔陳言給事中盧瑀御史汪奎等主事張吉南京員外郎彭綱等言尤愷直帝以方修省不罪然心甚恚之密諭尹旻出俊瑀等其書六十人姓名於屏俟有遷則貶遠惡地未幾俊瑀等相繼貶斥或以他事下吏孜省常恩等仍復官待寵愈甚

[三]三月泰山震

太監梁芳韋興竭帑藏爲奇技淫巧結萬貴妃歡累朝金七窖俱盡帝一日視內藏詰芳及興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爲陛下祈萬年福耳帝曰吾不汝瑕後之人將汝計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司禮太監懷恩固爭帝不懌斥居鳳陽會泰山連震占者謂應在東宮帝心懼寢其事

夏四月以康永韶爲禮部右侍郎

永韶故爲御史有直聲謫知縣中旨召還進太常少卿

欽天監聯陝西大饑丞部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從頒
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悅擢禮部右侍郎
明年以升旻黨斥爲民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劉翊罷
萬安與南人相黨附翊與尹旻王越又與北人爲黨互
相傾軋翊自以宮僚舊臣遇事無所回護刑部員外郎
林俊以劾梁芳繼曉下獄翊於帝前解之李孜省亂左
道亂政欲動搖東宮翊密疏諫帝皆不悅翊嘗斥安爲
回無恥安忿日夜思中翊汪直寵衰安揣知兩廠可罷
邀翊同奏翊辭不與安遂獨奏之陰使人計翊與直有
連帝疑未決安又使人爲劉公子曲增飾猥語雜教坊

院本奏之劉公子謂翊子鎡也帝怒遣中官持手詔書
一函詣閣乃入訐翊書安等往營救且言當令乞休以
全始終翌日翊乞休去
冬十一月召尹旻升爲兵部尚書○十二月以彭華爲吏
部左侍郎入內閣預機務
華大學士時族弟也與萬安李孜省相結得入閣明年
逐尹旻羅璟人皆望而畏之踰年得風疾去
二十二年秋九月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尚馬文升代之
恕先後應詔陳言凡五十餘上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
慕之時爲謠曰兩京十一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
側目帝亦頗厭苦之是年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帝愈

不從乃致仕
廣東右布政使陳選道卒
選臨海人天順中巡按江西盡斥貪殘吏成化初督學
河南江直出巡獨長揖不拜久之歷廣東左右布政使
中官韋眷肆橫奏乞均徭戶六十八選持詔書爭帝
命與其半番禺令高瑤沒入眷通番貨巨萬選移檄獎
之且聞於朝眷恨甚誣奏選瑤朋比爲貪暴遣刑部郎
中李行及巡按御史徐同愛勘之眷所逐所部吏張褧
令誣選褧不從搒掠無完膚行等畏眷竟以誣獄上與
瑤俱被逮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
昌疾作行阻其醫藥竟卒
遣刑部侍郎何喬新提訟播州

播州宣慰使楊輝欲立庶子友爲嗣長官張淵阿順之
安撫宋韜等諫乃止輝致仕嫡子愛嗣輝與淵謀割地
授友巡撫張瓚受輝屬爲奏設安寧宣撫司以友爲之
輝死友誣愛謀逆聞於朝遣喬新往勘將行請曰楊氏
守播州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歷代寵以文誥羈治
之以不治也今但宜二人面質真偽然後驚疑喬新至
盡得其始末自劾誣奏友官安置他府斬張淵播州遂
安
以尹直爲戶部左侍郎入內閣預機務
直官南京八年鬱鬱不得志以李孜省力召爲兵部侍

聯至是取中旨入閣

二十三年春正月皇貴妃萬氏卒

妃服用器物窮極僭擬因力進奉異物皆歸之父兄弟姪皆授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中官錢能江西梁芳韋興陳喜等代民財傾竭府庫假以貢獻皆由妃主之性嫉妬掖庭御幸有身飲藥傷墜者無數至是卒帝震悼輟朝七日謚曰恭肅端慎榮靖皇貴妃

二月以李孜省為禮部右侍郎

孜省中廢復用益作威福縉紳進退多出其口前年冬擢通政使至是進禮部掌通政如故

秋八月帝崩〇九月太子祐樘即位〇太監梁芳都督萬

喜及李孜省等有罪減死謫戍

言官劾孜省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交結太監芳外戚喜等諸不法事論死上以宅憂詔芳南京少監喜指揮使孜省常恩玉芝等戍陝西邊

冬十月罷傳奉官奪僧道封號

帝用科道言降黜傳奉官通政任傑侍郎蒯鋼指揮僉事王榮等二千餘人罷遣禪師真人等二百四十餘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餘人並追誥敕印仗遣歸本土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立皇后張氏

先是孝穆太后紀氏內庭籍籍指萬貴妃帝即位魚臺縣丞徐頊疏請上母妃尊謚遷葬並追究變故廷臣議逮萬氏親下錦衣衛鞫治萬安懼不知所出曰我久與萬家不往來劉吉亦有連自危與尹直共擬旨寢之帝仁厚恐傷先帝意不問安吉得無事帝生西宮時吳后往來保抱帝命尚膳如太后禮

萬安罷

帝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末署曰臣安進帝命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庶吉士鄒智御史姜洪交章列安罪狀復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志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遽歸第乞休去安時年七十餘在道

猶望三台星冀復用

追謚母紀氏為孝穆皇太后〇以禮部侍郎徐溥入內閣預機務

尋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十一月召王恕為吏部尚書以馬文升為左都御史

時恕致仕家居言官論安者皆薦恕司禮監懷恩亦素重之力勸帝故即家起用之

以劉健為禮部侍郎入內閣預機務〇逮梁芳李孜省等下獄十二月孜省死於獄

芳等既謫戍遇赦當還印綬監太監蔣琮言芳等罪大不當赦復逮下獄孜省不勝搒掠死常恩玉芝等復遣

放仍徙遇芳廢死
葬茂陵

戊申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

起戊申明孝宗弘治元年盡乙丑明孝宗弘治十八年凡十八年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春正月，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喬新以剛正為萬安劉吉所忌，帝嗣位，由刑部侍郎晉南京刑部尚書，借升秩以遠之。中官懷恩詣閣正色曰：新君宜用正人，胡為出何公？安、吉等默然。杜銘龍春望屬喬新時言代安為首輔，終忌之，久不補。帝以王恕薦召用之。

二月，帝耕耤田。

禮畢，宴群臣，教坊以雜伎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之。嗣後每歲仲春舉行。

罷選淑女。

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以廣儲嗣。庶子謝遷上言：山陵之工未畢，諒闇之痛猶新，此必宦豎巧為謏詞，以動陛下，非本心也。陛下富於春秋，俟祥禫之後，徐議未晚。願亟寢前命。帝不遂而復從之。

封哈密衛左都督罕慎為忠順王。○三月，帝視國子監。○御經筵，命儒臣日講。○起用言事降謫諸臣。

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李文祥，故鰥元進以言事謫。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獲罪，必不變節厲身，乞擢置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

史075-542

風采必有可觀帝命吏部起用之
夏四月釐正祀典。
依洪武舊制凡祀典所無者悉罷之。
冬十月妖僧繼曉伏誅。
法司擬曉罪以犯在赦前免死科臣陳璚等劾曉罪大
惡極不當宥命棄市。
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二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湯鼐於獄戍之
先是帝廣開言路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交章論劾
當路鼐意氣先銳大臣多畏惡之劉吉尤刺骨使人嗾
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鼐行命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鼐

短鼐家壽州知州劉槩嘗餽鼐白金遺之書云夢一人
騎牛幾墮君手挽之引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國姓意
者國將傾君扶之引君當道也鼐得書以示客璋得間
會帝遣官賑四川中書舍人吉人薦鼐及劉槩可任璋
因嗾同官陳景隆劾吉人私立朋黨并及槩貽書狀劉
吉從中主之下詔獄鼐槩戍邊人削籍智文祥貶官璋
遷擢大理丞
以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
承平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不時窺塞下文升嚴覈諸
路將貪懦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作謗
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衛緝捕給文升騎士十二

人出入文升乞休慰諭之。
三月河決開封入沁河。○秋七月詔求直言。○冬十二
月日食。○賜故少保于謙謚忠愍。
加贈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謚忠愍立祠墓所賜額曰
旌功
三年春三月令天下設預備倉。
每十里積粟萬石及數為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罰之
府州縣及衛官視此升黜
冬十一月有星孛於天津詔羣臣言闕失。
大學士劉吉等言妖星見天津歷人星杵臼近營室考
之載籍為兵為饑為水旱死亡之徵又曰天下大亂竊

見近年風雨不時所在水旱邊境未寧盜賊竊發變亂
之作恐亦不難惟陛下深思軍民困苦沙河橋南海子
役軍士數千經年未見畢工內府磁器本无用無故遣
內官燒造並宜停止所司有陳闕失者伏望聽納次第
施行則可以易災為祥轉禍為福從之。
京師地震。
四年春二月彗星見。三月逮兩廣總督秦紘詔免歸
初紘巡撫山西總兵官柳景貪暴不法紘劾景下獄以連姻
內臣故得釋反訐紘不已命逮紘并景廷鞫紘被
逮時方議討後山賊治軍事從容就道儀從不
既踰嶺因服就繫謂官校曰兩廣遼遠難處總制

以遠所拘執恐損國威既踰嶺宣因突入服其得體
是六月地復震。秋八月罷刑部尚書何喬新。
喬新執法不阿每重王恕輕劉吉吉卿之嗾御史鄒魯
劾喬新通賂潛治無實遂乞休去。
九月以彭韶爲刑部尚書。冬十月以禮部尚書邱濬兼
文淵閣大學士。
尚書入閣自濬始至六年二月內宴濬遂居吏部尚書
王恕之上其後由侍郎詹事入者班皆列六部上矣。
十二月土魯番以哈密來歸。鳳陽陵火。
延九十餘里。
以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

言官論紘無罪詔起之。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九百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
萬一千一百五十八。
五年。春二月減陝西織造絨毦之半。
巡按御史張文言陝西歲歉之後民病未甦司禮監近
下帖子降圖式織造數百事並宜停止以其價振業貧
民命減所織之半。
三月立子厚照爲皇太子。○夏五月求遺書。○六月下御
史彭程於獄尋遣戍。
程巡視光祿寺見造皇壇祭器皇壇者憲宗修齋行法

之所也程疏言光祿金錢皆民膏血用之得當猶恐病
民況投無益之地先帝篤信李孜省鄧常恩意在求福
今二人已伏辜不能自保焉能福人陛下如有此舉宜
遏之將萌如無此舉論臣下逢迎之罪帝詰責光祿卿
停俸程暴揚先帝下獄戍邊
秋八月劉吉罷
吉與萬安劉珝在憲宗朝無所救正時有紙糊三閣老
泥塑六尚書之謠帝仁明同列劉健徐溥皆正人二人
有論建吉亦署名時時稱美務以自蓋至是帝欲封后
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兩太后家子弟乃可
帝不悅遣中官諭令移疾歸

冬十月更中鹽法
明初於各邊開中令商人募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
邊儲以充成化時始以銀易米然未嘗著爲令也至是
戶部尚書葉淇召商納銀令運司類解太倉分給諸邊
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
苦一時太倉銀累至數百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
撤業荻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十一月停納粟例
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爲害亦
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離散
年來一遇災歉輒行指例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砥礪廉隅

爲循吏豈可得也帝卽命止之

六年春二月錄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裔世襲指揮使

遇春元孫復文忠元孫璘愈五世孫炳和六世孫紹宗皆與軍民雜處無職命世襲指揮使以奉先祀

河決張秋以劉大夏爲副都御史治之

詔博選才臣往治時大夏爲浙江左布政以王恕等薦擢副都御史賜勅遣之大夏寨張秋鎭河下流使北入東昌臨淸由天津入海道道以通復自黃陵岡浚賈魯河孫家渡四府營上流以分水勢築長堤起胙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水大治更名張秋鎭曰安平鎭

夏四月土魯番復據哈密

初土魯番以哈密來歸詔封元裔陝巴爲忠順王欲以鎭定諸番未幾諸番索陝巴財幣不得阿黑麻怒率兵夜襲哈密執陝巴去事聞命兵部侍郎張海前都督同知緱謙往經略

閏五月免應天蘇松田租

以水災蠲租一百八十餘萬石

吏部尚書王恕罷

先是恕與邱濬同階太子太保恕長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閣恕以吏部弗讓也濬不悅恕里居日嘗屬人作傳梓行濬謂其沽直謗君太醫院判劉文泰與濬素往來亦銜恕因訐恕變亂選法。所作傳使先帝無人臣禮欲中以奇禍。外論謂濬實嗾之恕奏辨下文泰獄訊狀果連濬濬亦疏辨乞放歸帝慰留恕。恕稱疾罷歸文泰貶官

六月蝗○秋八月京師大雨雹○刑部尚書彭韶罷

韶自正色與王恕何喬新稱三老然每爲貴戚近臣所疾故致仕去。

七年春二月詔群臣言闕失○三月巡撫貴州都御史鄧廷瓚平黑苗

都勻苗乜富架長腳等作亂廷瓚與兵備副使吳倬進勦苗許降富架誘入寇伏兵擒之乘勝深入連破百餘寨生擒長腳以歸廷瓚請於都勻淸平二衛設流官與土官兼治於是設府一。曰都勻州二。曰獨山麻哈縣一。曰淸平。苗患漸息。

命兩畿捕蝗

民捕蝗一斗。給米倍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命工部侍郎徐貫經理蘇杭水利。

貫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患爲多。永樂初命夏原吉濬治時以吳淞江灘沙浮蕩未克施工逮今九十餘年港浦愈塞臣相度地勢疏吳江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入海開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由白茆港入海開斜堰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丫浦

入海下流既通於是開湖州之溇涇洩天目安吉諸山
水自西南入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
水自西北入太湖又開諸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
入大江上流亦通凡修濬河渠港瀆湖塘斗門堤岸百
三十有五所役夫二十餘萬東南水患少衰
八月以李東陽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典誥勅
大學士徐溥等以誥勅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
領乃擢東陽入閣典之
九月南京地震

乙卯
八年春二月朔日食○武英殿大學士邱濬卒○以禮部
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入內閣預機務○秋七月以宋
儒楊時從祀孔廟○冬十二月復哈密
土魯番既襲據哈密都督奄克孛剌走沙州進會東諸部附
已馬文升言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
故事襲斬之乃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方略翥備陳哈
密可取狀文升言於帝勅發罕東赤斤苦峪兵令副將
彭清將之隸巡撫許進進乃分數道進至羽集乜川畢
會發卒大風雪夜半抵至城下拔之牙蘭遁後二年土
魯番乃以陝巴來歸仍令忠順王領哈密

丙辰
九年夏四月以屠滽為吏部尚書
時帝銳意求治滽亦推明經義恪遵祖宗成憲無所
更張然征斂之議四方告災必覆請蠲除鹽稅官課入
多者與下考自是濫苛刻之風少衰
下給事中龐泮御史劉紳等於獄
岷王奏武岡知州劉遜不法事命錦衣官校逮之泮等
率科道論救帝以親王劾一州官輒交章奏阻下泮紳
等六十二人於獄署為一空命尚寶司及中書代收
部院封事九卿力救釋之遜亦無罪
六月詔舉將才○冬十二月刑部吏徐珪請革東廠黜為
民
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斷獄忤東廠法司承太監
楊鵬指擬哲等罪徙邊不下上言臣在刑部三年見盜
賊多東廠鎮撫司所獲有稱校尉挾仇陷或為人報仇
或受首惡賄令傍人抵罪刑官莫敢改多枉殺人臣願
陛下革東廠戮楊鵬臣一介微軀自知不免與其死虎
口孰若死於朝廷願陛下斬臣首行臣言死不悔帝以
其狂誕發原籍為民哲等放歸進士孫磐上疏曰近者
言官劾人率乘勢敗排擠奸佞反出胥吏議者羞之請
定建言為四等最上彈劾權貴其次補拾闕遺又其次
建白裨國家大體分別擢敘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黜
之時不能用

丁巳
十年春三月召大臣議政文華殿
帝御經筵畢召徐溥等於文華殿出各司題奏而裁決
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無疑滯每數問必稱先生帝

即位以來宣召頻問自此始後以為常
夏五月小王子寇潮河川指揮劉鉞等戰死○六月命戶
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宣大軍餉
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為私利
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
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以故中官
武臣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
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儲積充羨
冬十月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
帝元年小王子奉書求貢自稱大元大可汗朝廷方務
優容許之自是與伯顏猛可及北部亦卜剌因王火篩

等往來套中出沒為寇諸虜相倚日強遼東宣大延綏
俱被殘部起越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言甘涼兵弱非
藉延寧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從之
簡閱禁兵
馬文升疏言歷代兵制不使偏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
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護京師聽征討各有所掌而
南軍尤託以腹心我太祖法古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
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即
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
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寖弛請勅大臣簡選操練
令更番直各門官為鈐束出入從之

戊午
十一年春三月皇太子出閣講讀
東宮宦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沮講讀詹事吳寬
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
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進講之時少
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就傅即居
宿於外欲令離近習親正人庶民且然況太子天下本
哉帝嘉納之
秋七月王越襲小王子於賀蘭山破之
虜巢山後久熟知路遂架招野乜克力等擾邊越分兵
三路進俱有斬獲日晡收兵回別伏道傍賊來襲復追
殺至柳溝獲駝馬牛羊器仗千數論功進越少保遂條

上制禦哈密事宜會李廣得罪死言官追論劾廣營賂
及越越聞憂恚卒
九月華蓋殿大學士徐溥罷
溥性凝重有度在政府十二年屢調大獄及建議言官
委曲調劑帝多嘉納嘗言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
矣患不能守耳卒無所更置至是以疾乞歸踰年卒贈
太師謚文靖
冬十月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宮也先是有熊踰西直門兵部請嚴武備郎
中何孟春言宜慎火已而禮部內府軍器局番經廠內
官監進俱災

太監李廣有罪自殺

廣以符籙禱祀獲寵任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官復災日者謂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甚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賄籍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百千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昏夜扣壽寧侯張鶴齡求解時方以災求直言編修羅玘上言曰今日之事如瓊猾剔之去易而身危猾之去遲而身安竊見文武官僚屈求進廉恥掃地其間有部寺之貪將帥之寄天下四夷方以爲內璫姚宋防召衛霍今一旦懸白恐生變易雖實有內魏方召之徒亦不復信此大可憂也如幾已之廉恥愈衰乞密諭賄廣者引退或以他事黜之庶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之禍章下所司

十一月朔日食

十二年夏四月更定律例

給事中楊廉上言高皇帝肇造之初特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且諭之曰立法貴簡當使條緒繁多可輕可重吏得資緣爲奸聖制甫律輕例之意見矣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革其繁瑣使均歸律非深於經者不足以議律非深於律者不足以議例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爲主一切近代冗雜悉爲革去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淆律之正庶刑官有所遵守帝嘉納之

火篩寇大同遊擊將軍王杲禦之敗績

虜騎七千餘人處遠衛杲與都指揮鄧洪等禦之戰數合大敗洪及官軍九百餘人皆死命平江伯陳銳爲靖虜將軍充總兵官侍郎許進提督軍務

前禮部主事楊循吉請復建文位號不從

循吉言建文君乃高皇帝嫡孫躬受神器其後太宗入繼大統削建文位號百餘年來未蒙顯復夫建文雖以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則生民之主也請復尊號如景皇帝故事庶幾裨益先聖有光大孝下禮部議格不行

十三年夏五月朔日食○六月火篩寇大同遣朱暉史琳帥師禦之

言官劾陳銳等無功乃召還以保國公朱暉充總兵官侍郎史琳提督軍務益兵往禦

秋七月京師地震○九月下行人司行人王雄於獄貶其官

雄上言克敵在將得其人選任不可不慎比者胡虜入犯廷臣首推陳銳以國之死生衆之存亡誠之謀勇未聞之人虜益猖獗今斥陳銳用朱暉暉素不更事同不合於銳也願陛下罷暉責前日推舉銳之罪然後從公

核其尤者俾專閫外勿署監軍提督以撓之今之監督即唐觀軍容使與監軍之任也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略然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九節度皆潰相州況其下乎帝以維亮言下獄謫縣丞比師至寇已退乃還

十四年春正月朔陝西河南山西地震

朝邑震十七日壞廬舍壓死人畜無算

夏四月火篩及小王子遣兵入寇復命朱暉帥師禦之

虜以八千騎東駐遮塞下入長驅殺掠殆盡白鹽池騎至花馬池等處虜衆充斥道路不通是年秋暉等以五路之師夜襲虜於河套斬三級以捷聞小王子火篩以十萬騎分道入散掠固原寧夏境三輔震動

秋七月普安苗婦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督師討之

初普安土官隆暢既老子禮聽嗣營長阿保讒搆相仇怨暢有妾曰米魯以罪見逐依子禮阿保居禮阿保皆與亂暢聞誅子禮阿保懼謀助米魯從眾攻暢破百餘寨暢逃雲南鎮巡官召阿保與暢盟息兵米魯潛令人殺暢與阿保等亂益甚鎮巡官發兵捕斬阿保米魯亡入霑益州但立復歸故營攻劫諸寨鎮守太監楊友等討之大敗賊乘勝劫略普安幾陷命軾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軾未至米魯擁萬騎劫營乃去

九月朔日食○召秦紘總制三邊軍務

言官劾史琳等喪師辱國琳遂起用紘戶部尚書秦紘副都御史代之紘至錄死事者功劾敗將楊琳等四人罪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

冬十月以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劉大夏爲兵部尚書

大夏辭不許既拜命問曰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

十二月火篩等寇河套詔朱暉還

留精兵三千防禦以參將楊玉領之明年正月朱暉引兵還都給事中屈伸疏劾暉等西討無功班師命甫下將士已入關門不知奉何詔旨且此一役糜京餉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賊一衆魁如火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又不知幾萬萬也暉等宜論罪置重典不聽

十五年秋七月王軾破米魯斬之

軾調官土兵分道進擊連破賊道走僉事王槐中土知府風英追及之馬尾籠官軍四面急攻米魯突圍出戰矢陷陣格殺之餘黨悉平

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瓊州黎亂討平之

前知府張桓貪殘私斂繼以余濬貪虐尤甚黎人苦之符南蛇等遂聚衆爲亂鎮兵討之不下戶部主事馮顒

上言賊所在大海中週三千里其丘指山林箐深險川
澤險阻兵不可入黎衆聚散無常攻之則巢穴難窮雖
之則復掠不已乞勿攻諭知其情者令各統土兵號召
守官制有能擒斬首惡者從其厚賞此以夷攻夷數
月間當見俘獲不煩師旅之興而時已也帝從之閏
七月斬符南蛇賊平
十六年夏四月遣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巡視雲南
先是雲南景東衛大疫晝晦凡七日不辨晝夜龍
川宜良司地如下掌不保其地
蒲以災變命各撫鎮帝以雲南災變非常皆由官不得
人上下掊取以致小民含怨上干天和命瑩與在巡撫

御史巡視之瑩至劾黜不職者數十人民心漸安
秋九月桃李華
十七年春二月詔每歲審錄重囚展限一日
故事每年會官錄囚率以一日告竣至是科給事中潘鐸
言審錄數多一日不能詳定恐致冤濫太宗皇帝時刑
部上大辟三百餘人諭各官再訊延十日不為詳審祖宗
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遵也從之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
及慈懿錢太后崩周太后不欲令合葬裕陵廷臣
伏哭文華門始得請及葬與陵隔距英宗元堂數丈許空
之處不墉以待陵獨通至是太后崩帝御便殿出裕陵圖
示大學士曰陵有二隧一室二通此皆先朝內臣所
為未合禮昨見成化時彭時商輅等章奏先朝大臣忠
厚猶因知此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後問祔廟禮劉健言
當時定議慈懿太皇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
用唐宋故事非漢以前制帝曰事須師古末世不足效
祖宗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是壞禮自朕始也乃援
孝穆別祭奉慈殿為據下廷臣議英國公張懋等言春
秋考仲子之宮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
祭所以此觀之祖廟無並配而周禮有祀先妣之文疏
云姜嫄也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者立別廟享之亦得
閟宮之義宜倣故事於奉先殿外建廟奉祀為宜帝命

欽天監擇年月不宜廷議請暫祀太皇太后
於奉慈殿正中徙孝穆居左終明世皆用其制
夏四月葬孝肅皇后於裕陵○五月罷中官監織造
命鎮巡官領之從劉大夏請也
六月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
自陳著為令
故事京官三年朝覲一考察兩京堂上官不與五
品以下未嘗一行居官率九載年勞轉遷或服除改
補多不及期給事中許天錫請京官六年一考察大僚
令自陳以去留之命從所請
火篩入大同指揮鄭瑀戰死○廬山鳴

聲如雷次日大風雨平地水丈餘溺死男子德安二縣
人無算
秋八月置東西衙軍
帝從宿兵近地為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
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選邊將銳卒入為西衙納京東
兵當畿輔為東衙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謁飛
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
失兵耳由是閣不行
九月復置起居注
洪武中設起居注後廢至是太僕少卿儲巏言古者立
史官記言記動典至重也得見陛下宣召羣臣多係帷

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以聞史官莫由紀錄失今不圖
恐歲月綿遠傳聞各異事跡無以究其始末乞敕廷臣
曾蒙召問者備錄見聞宜付史館然後舉若言動舉無
所遺若臣論說亦以附見報可
冬十一月以大理少卿吳一貫為嵩明州同知
先是太寧衛部落射傷海西貢使指揮張天祥出毛憐
閣掩殺他衛三十八人指為射貢使者巡撫張鼐以捷
聞會指揮張茂與天祥有郤發其事命一貫往勘得實
將天祥死於獄中天祥叔父洪赴京訟冤帝密令東廠
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因逮一貫帝御午門親鞫之盡反
前獄抵一貫死閣臣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徙帝不

原缺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一

起丙寅明武宗正德元年盡辛巳明武宗正德十六年 凡十六年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夏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以焦芳代之
時朝政已移於中官文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推
兵部侍郎熊繡內任繡怏怏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
升徇私文升連疏乞休去芳陰險無學識好媚人陞
請侍延既乃深結閹官以干進帝初即位廷議以國用
不足敕上節儉多所裁省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
須用度何況縣官今天下多逋租匿税不是倹省而但
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會文升去遂代為尚書

六月大風雨壞郊壇獸吻
帝諭羣臣修省劉健謝遷李東陽上言比來免朝太多
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不知陛下宮
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大□□□□非所以崇儉德彈
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不可育於朝廷弓矢
甲胄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
下情不達而此輩者雜交於前臣不勝憂懼疏入報聞
秋八月立皇后夏氏 ○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華蓋殿
大學士劉健武英殿大學士謝遷戶部尚書韓文並罷
瑾東宮舊豎也帝即位與其黨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
邱聚谷大用張永俱用事時號八虎日進鷹犬歌舞角

丙

瑾之導帝微行又勸帝令鎮守內臣各進銀
皇莊三百餘所畿內大擾先是健東陽遷以瑾等蠱惑
上心請誅之疏留中五官監候楊源以星變陳言帝意
頗動戶部尚書韓文率諸大臣極諫帝命司禮監王岳
等詣閣議遣瑾等南京健遷欲遂誅之岳亦濟而焦芳
洩其謀於瑾瑾等夜遶帝前環泣曰微上恩奴輩何大
矣且鷹犬何損於政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
如是帝怒命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提督東西廠張永
督十二團營兼神機營魏彬督三千營各據要地韓文
再疏諫不聽健遷即日乞休聽歸瑾既得志遂以忠罷
韓文職并杖諫諸臣之請留健遷者瑾每奏事必偵帝
為戲弄時帝厭之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
遂專決不復白從於私第批答章奏辭率鄙冗焦芳為
潤色之東陽俯首而已

以焦芳為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尤作即王鏊入內閣預機
務

劉瑾欲引焦芳廷議推鏊迫公論命鏊與芳同入
閣

蠲曲阜孔氏田賦

二年春正月朔日食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

劉健瑾憾不已矯詔列健遷及尚書韓文楊
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

戊

仁等五十三人為奸黨榜示朝堂
勅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夏五月度僧道四萬人。
復劉王寘鐇護衛

初寘鐇祖安化王犯法革護衛至是寘鐇請復許之

六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

先是一清以花馬池一帶地勢平漫寇每從此毀牆入
固原不寧不能耕牧請修築邊牆帝發帑金數十萬工
方興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尋以一清
發自邊費逮下錦衣獄李東陽王鏊力救乃得釋

秋八月作豹房

帝為群閹蠱惑於西華門作豹房朝夕處其中

冬十月以楊廷和為文淵閣大學士

三年夏六月劉瑾執朝士三百餘人下獄

午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數瑾罪者詔百官悉跪奉
天門外瑾坐之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時酷暑有暴死
者明日李東陽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衆獲宥

秋九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

初大夏以鎮守中官黷貨請令僉事按治帝不能用致
仕歸劉瑾與焦芳銜之於帝曰猶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
會田州岑猛叛遂謂大夏前為巡撫時激變逮下詔獄
論死都御史屠滽持不可瑾嫚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
李東陽為婉解瑾詗大夏家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

西岁曰是若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
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頭去觀者歎息泣下
以介夏四月王鏊罷
鏊初謂誠如瑾言開聽納而焦芳專儉阿瑾精彌甚鏊
不能救乞休去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不起年七十五
卒謚文恪
六月以劉宇為文淵閣大學士張綵為吏部尚書
始宇介焦芳以結瑾得入為都御史瑾好摧折臺諫
宇輒以小過笞御史瑾初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宇首以
萬金賂瑾瑾大喜遂晉吏部尚書至是瑾欲用張綵代
宇乃令宇入閣宇宴瑾閣中極驩明日將入閣任事瑾

曰爾眞欲相耶此地豈容再入宇乃乞省墓去綵以瑾
同鄉一歲之中由郎署長六卿變亂選格賄賂肆行今
所為貪相望鎏若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娶妾美綵
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子何以報我介惶恐謝
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內舁其妾
與戰歸瑾誅宇倒綵綵以預謀逆瘐死獄中仍剉尸於
市籍其家妻子流海南
秋小王子寇延綏
五年春二月以曹元為文淵閣大學士○三月以洪鍾總
制川陝河南鄖陽軍務
時湖廣歲饑盜起沔陽出沒洞庭間陷岳州臨湘官

軍覆敗鍾檄都指揮潘勛等擊破之俘斬七百餘人四
川保寧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衆十餘萬延蔓陝西
湖廣之境陷通江營山縱掠蓬劍二州鍾令永順土司
彭世麟以計禽廷瑞本恕斬之廖惠逸去仲掠兩川官
軍不敢擊躡賊後散民殺功士兵尤甚時有謠曰
賊如梳兵如篦土兵如薙
夏四月安化王寘鐇反遊擊將軍仇鉞討平之
寘鐇慶靖王曾孫也與其黨周昂等潛圖逆謀會大理
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以五十畝為一頃肯斂騰怨黨
鐇遂聚兵反殺東及巡撫總兵官傳檄遠近以誅劉瑾
為名命起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軍務以太監張永監

軍先是仇鉞屯玉泉營賊稱名之鉞謬以兵隸賊營自
稱疾堅臥及一清將至與鐇合昂就鉞問計鉞方呻吟
伏壯士突起捶殺昂乃提刀前麾兵馳縛寘鐇賊平論功
封咸寧伯
五月焦芳罷
劉瑾亂政芳黨結納指芳導之每過瑾言必稱千
歲自稱曰門下四方賂瑾者先賂芳始張綵為郎時芳
力薦以悅瑾比綵為尚書芳納賄薦人無虛日劉瑾數
於衆中斥責之芳不得已乞歸瑾敗以為其後大盜趙
鐩起河南焚其先冢取芳衣冠被庭樹斫裂之芳僅以
身免

六月帝自稱大慶法王

帝於佛經梵語無不通曉鑄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自稱法王其後帝習韃靼語自名忽必烈習回回語自名妙吉敖爛習番僧語自名領占班丹

秋八月劉瑾伏誅

先是張永監軍西征楊一清深與相結知永與瑾有隙因與[illegible]為言誅瑾及狀俾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比夜瑾退永出寘鐇偽檄因奏瑾不法事帝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馬永成等亦助之遂縛瑾明日詔自正德二年後所更政令悉如舊帝親籍瑾家金數百萬珠玉寶玩無算所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帝大怒曰奴果反命百官會鞫午門獄具詔磔於市怨家爭購其肉生啖之諸附瑾者皆竄逐朝署為清

曹元以罪免

元柔佞滑稽不修士行自劉瑾侍東宮即與相結得倚緣驟至卿相瑾敗元上疏乞寬言官交劾斥為民

九月以劉忠梁儲為文淵閣大學士。冬十月霸州盜起

初文安盜張茂交通豹房近侍劉六劉七等附之後茂為官軍所獲劉六劉七自首伏詔貰死捕賊自贖尋叛去聚衆剽劫旬日間衆至數千明年賊分為二劉六劉七寇山東趙鐩寇河南命惠安伯張偉右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偉中錫主招撫致賊大肆逮下詔獄以兵部侍郎陸完代完屢奏捷太監谷大用等部賊印可平豈遂封賞與伏羌伯毛銳帥京軍往討賊臨清賊據衆突霸州犯京師自畿輔迄江淮楚蜀盜縱橫陷山東七十餘城道路梗絕又明年命咸寧伯仇鉞副都御史彭澤討趙鐩於河南鐩奔湖廣官軍追獲之於江夏劉六奔寇日殺都御史馬炳然劉七自大江下亂濱奔保狼山官軍分道擊之劉六劉七並中流矢死凡三年始平

六年春正月以楊一清為吏部尚書。二月起左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

時撫州有東鄉賊南昌有姚源賊瑞州有華林賊贛州

有大帽山賊時官軍屢失利金調廣西狼土兵進討平[illegible]斬首一萬七千餘人定建新縣招降人居之然土兵貪殘所過剽掠甚於賊金亦倚其力不為禁士民深怨之

夏五月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贈太保諡忠宣

冬十一月地震。劉忠罷

劉瑾既誅張永魏彬谷大用猶用事永嘗邀慶[illegible]忠忠偵棘避之又却其餽永大恨是年忠與會試命揚言錄中刻誤宗姦憲同忠知為中官所齮乞休歸

十二月以費宏為文淵閣大學士。黃河清

自淸河口至柳鋪九十餘里凡三日

七年秋八月召洪鍾還以彭澤代之

澤與總兵官時源數敗賊擒斬賊首劉惠趙鐩等遂請班

師

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並姓朱氏

帝所悅中官及卒輒收為義子亦廣亦與焉前賜國姓

冬十一月詔大同宣府遼東延綏四鎮兵留京營

初江彬結義子錢寧以進及彬驟得幸寧心忌之彬從

藉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於

是調四鎮兵入京師號外四家軍彬兼統之帝別令發

閹寺射者為一軍與彬等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聲

聲達九門

十二月李東陽罷

東陽性謙慎有文翰初與劉健謝遷奏請誅劉瑾健遷

詞色甚厲惟東陽少緩故健遷去而東陽獨留瑾摧挫

縉紳東陽亦多所解救至是以老疾乞休許之家居四

年卒贈太師謚文正

八年春正月召陳金還以俞諫代之

初陳金破東鄉賊上兵還賞不及金金懼不予乃縱賊使

逃逸其桀者多不死及破姚源賊金與諸將置酒高會賊

將因兵乘間逃竄招徠餘衆復集至是召金還以右

副都御史俞諫代明年進破賊於貴溪東鄉賊平

秋八月土魯番據哈密

九年春正月乾淸宮災

帝每歲張燈費數萬及是宸濠別為奇巧以獻遂火

藥宮庭遂延燒宮殿皆盡楊廷和等請帝避殿下詔罷

已又疏請早朝寬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

復內閣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出西僧

省工作減織造語皆至切帝不省

二月以靳貴為文淵閣大學士○夏五月費宏罷

錢寧陰黨宸濠多交歡宏餽宏絲幣珍玩拒卻之宸濠

求復護衛屯田賂以金鉅萬偏賂朝貴寧及兵

部尚書陸完主之中官持奏請閣宏力言不當予卒予

之於是宸濠與寧合謀傾宏事無所得以御史當劾宏

弟寀不當留翰林即指為宏罪中旨責宏令自陳狀宏

即日乞休命并寀致仕

秋八月朔日食○京師地震○九月謫編修王思為饒平

驛丞

時帝搏虎被傷踰月不視朝思疏言孝宗子惟陛下一

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其身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

輕身疏留中謫饒平驛丞

冬十一月廢歸善王當沍為庶人當沍自殺

當沍好弄兵開府召善射者名與角勝負怨家告沍謀

逆詔遣官究狀遣謫守鳳陽陵既至縊牆死

十二月營乾清宮加天下賦百萬
十年春正月帝有事於南郊遂獵成禮
楊一淸等言比歲視朝太稀又復太晚入春以來漸至
昏夜日月之光旣遮上下之情不通侍衛被甲鉦仗自
朝至暮饑餒困疲四夷貢使見此能無駭異歸而傳議
必致戎心疏入不報
夏閏四月以楊一淸爲武英殿大學士
冊楊廷和以憂去用一淸代之
冬十一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思藏
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遂命允往迎以珠琲爲幡
幢黃金爲供具餽賜鉅萬所攜鹽茶又數十萬允至臨

淸濟艘爲之阻截入夾江舟大難進易以艑舼相連二
百里至成都又治入番器物踰歲僅始行兩月至其地
番僧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允脅以威番人夜襲之
奪其寶貨器械去士卒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朔日食
十一年夏大旱。五月錄自宮男子三千四百人充海戶
。秋八月楊一淸罷
時義子錢寧用事一淸以災異陳時政譏切近倖寧與
江彬等惡之使優人於帝前爲詼語一淸力請骸骨歸
以蔣冕爲文淵閣大學士。以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
南贛汀漳

十二年春正月帝祀南郊遂獵於南海子
郊祀畢即幸海子縱獵夜半始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夏四月靳貴罷。五月以毛紀爲東閣大學士。六月朔
日食。秋八月帝微行至宣府
江彬欲擅權數導帝遊遊使諸倖臣不得近因言宣府
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何鬱鬱居大內爲廷臣所
制帝然之至是乃裝微服出德勝門幸昌平大學士梁
儲蔣冕毛紀追及於沙河請回鑾不聽至居庸關巡按
御史張欽閉關不奉詔乃還越數日復夜出先令太監
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因度關幸宣府彬先爲帝
造鎭國府第帝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
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夫裝幸陽和適北五萬騎入寇
諸將王勳等力禦之轉戰五日至應州寇引去官軍死
者數百人以捷聞京師
九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冬十一月
召楊廷和復入閣

十三年春正月帝還京師留十四日復如宣府
帝將至京命群臣各具旗帳迎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
親藩且不可天子至尊不敢濟獻帝所使使諭旨廷和執不
從乃已居十四日復如宣府廷臣從者四人餘以次追
及楊廷和等諫不聽
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帝還京師。夏五月朔日食。

毗

六月葬孝貞皇后
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至陵欲帳殿及升祔帝罷享太廟
入廟雷雨大作燭盡滅言官上疏請修省不報
秋七月帝自加封鎮國公復如宣府
敕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中神功聖武宜加顯銜以報
其勞今特加封鎮國公楊廷和梁儲等極諫以為名之
不正言之不順一至於此古今所未有也不聽又錄應
州功陞賞內外官九千五百五十餘人遂北行由大同
偏頭關渡河次榆林綏德至忻州太原
上守仁平江西賊
初陳金討姚源華林諸賊多取招撫未大懲創民間父

兄被殺者不得報讐將相居謀諸因不自安復從亂聚
不散所仍起為盜又南贛地多深山易為巢穴南安橫
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等贛州浰頭諸寨有賊首
池大鬢等於是江西福建廣西湖廣之交方千餘里皆
亂兵部尚書王瓊薦守仁才特用之守仁先攻大庾賊
巢潛兵入險乘夜縱火師大捷既而進攻橫水破賊巢
三十八斬首三千有奇四省積年逋寇至是悉平
十四年春二月帝還京師。京師地震。帝自加太師敕
諭南巡
諭吏部太師鎮國公朱壽將巡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其
人員從以聞又諭工部今南行宜亟修黃馬快船備及

不從者切諫不報兵部郎中黃鞏等疏言陛下即位以
來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幸又再壞於邊帥
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因陳六事一崇聖
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人六建儲貳
修撰舒芬等亦言陛下兩巡西北四民告病哀號聲徹
天今聞南巡民多逃竄非古巡狩之舉而幾於秦皇漢
武之遊宜罷此以慰人之願郎中張衍瑞等百餘人相
繼抗疏諫帝怒其執六人下鎮撫司掠治餘一百七人
跪闕前五日旋杖之死者十一人。
夏六月宸濠舉兵反王守仁討平之
宸濠久蓄異志交通肘腋中外無敢言者時帝無儲嗣

巡幸不時人情危懼宸濠日夕覬覦聞帝將南巡陰蓄
樂人張設勾欄雜戲欲邀帝幸會朝廷遣官戒諭又逐
其旗校遂決計反會宸濠生日宴都御史孫燧兵備副
使許逵等明日燧等入謝宸濠令閉門甲士露刃環之
詭言太后有密旨燧曰果有旨巡撫大臣當與聞請出
觀之宸濠怒叱甲士縛燧逵奮身起罵并縛逵斬之布
政使梁宸胡濂按察使楊璋等皆降賊賊以致仕官李
士實舉人劉養正為謀主釋獄囚收府庫遣人分諸郡
邑并起兵遂陷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時守仁方奉命
勘事福建至豐城聞變遂還與吉安知府伍文定謀舉
諸路兵擣賊巢傳檄遠近暴宸濠罪守仁恐賊出長江

順流東下乃以計撓之爲蠟書遺士實劉養正令宸
濠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士實養正勸宸濠疾趨南
京宸濠果心疑不敢出諸路勤王兵既集或議救安慶
守仁曰九江南康皆爲賊據我若越二城趨安慶賊必
回軍死鬬是腹背受敵也賊精銳悉出守備皆空不如
直擣南昌使彼解圍自救然後迎擊之湖中蔑不勝矣
衆稱善乃定策道進夜半破廣潤門擒宜春王拱樤宸
濠聞敗急還兵擊走之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又即
岸爲營文定先遣五百人駕舟四十艘實荻灌油與對
江而軍別遣兵自下流潛渡繞伏賊後黎明發舟乘風
縱火頃刻達賊營宸濠舟膠淺舳艫連絡不得發從岸
伏兵夾擊賊大敗挾宮女四人遁萬安知縣王冕追擒
之并其世子郡主將軍等數百人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

初宸濠反狀聞帝欲親征楊廷和諫不聽以安邊伯許
泰爲威武副將軍領兵先趨南京太監張忠左都督劉
暉撫江西令王守仁兼領巡撫事未幾守仁平賊之奏
已至仍決意南征江彬等嫉守仁功令縱宸濠於鄱陽
湖俟上親征擒之凱守仁不可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
止帝南征不許會張永至杭州守仁乃以宸濠付之身
還南昌張忠許泰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
嫚罵守仁撫之愈厚忠泰一日言寧府富甲天下今所
安在守仁曰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内應耳令有籍可按
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賂氣懾不敢言會日長至守仁命
居民巷祭且上塚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
皆泣下思歸忠泰不得已遂班師譖守仁必反帝召守
仁立馳至忠泰沮遏之不令入見乃入九華山宴坐草
庵帝覘知之曰王守仁道學人也何謂反乎遣還鎮令
更上捷奏守仁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宸
濠亂且盡入諸嬖幸名彬等乃無言

冬十二月帝如南京

庚辰

十五年秋閏八月帝發南京

帝欲幸浙江梁儲蔣冕伏宮門泣諫乃還發龍江次於
江口遊南瓜州民家至鎮江幸楊一清第又臨故大學
士靳貴喪

九月帝漁於積水池遂有疾

帝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留三日泛小舟漁於積水
池舟覆左右救帝出自是遂不豫

冬十月至通州十二月誅宸濠帝還京師

時久駐於外京師洶洶傳言江彬欲爲變及召諸大臣
入情益惴楊廷和毛紀力爭故事請帝還大内御殿受
俘然後誅宸濠不納趣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即行在
誅宸濠戮之乃還京師還之日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
及家屬數千人皆裸體反接揭白幟標其名死者暴於

笄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十六年春二月朔日食○帝崩於豹房
先是帝郊祀嘔血輿疾歸迨月益篤至是谷大用張永
詣閣言帝崩於豹房且議所當立楊廷和舉祖訓示之
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
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等咸賛之乃入啟
皇太后頃之中官傳遺詔及太后旨一如廷和請
平虜伯江彬有罪下獄
彬知天下惡已又見遺詔罷遣邊兵及威武團練諸營
益內疑其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
猶豫未決會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溫言而密與

蔣冕毛紀及大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
太后會坤寧宮安獸吻令江彬入祭祭畢張永留彬飯
宮中俄而逮彬下與李琮神周並下詔獄籍彬家黃金
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彬既收張
忠許泰等以次下獄
夏四月迎興王厚熜至京師入即位
帝之未至京師也廷和總朝政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爲
安及帝登極詔書革正德中弊政節錄言事諸臣中外
大悅
召費宏復入閣
宸濠既敗言事者爭請召宏於是起宏爲少保入輔政

旋復其弟寀編修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
時禮部尚書毛澄請於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
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澄乃會羣臣上議曰漢成帝立
定陶王爲太子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共王師丹以爲得
禮今陛下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子厚炫
主後興國其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安懿王故事稱孝宗
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妃曰皇叔母議上帝
大怒曰父母可若是互易耶其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
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
頤濮議最得聖義之正採而行之可爲萬世法帝益不
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上言舜不追崇
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君惟陛下取法二君澄亦會
廷臣再三執奏俱留中於是觀政進士張璁疏言廷議
欲考孝宗叔興獻王拘漢定陶宋濮王陳迹耳夫漢哀
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立爲儲嗣其爲人後之義甚明
今陛下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且迎
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子可以臣母乎長
子不得爲人後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
後將恐自絕其父母乎故謂陛下入繼祖統則可謂爲
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以
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

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帝方扼廷議得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遂手論楊廷和蔣冕毛紀欲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爲壽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於是給事中朱鳴陽史于光御史王溱盧瓊交章劾璁帝不聽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爲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啟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臣惶懼廷和乃請稱興獻王爲興獻帝王妃蔣氏爲興獻后從之并尊憲宗貴妃邵氏爲皇太后璁知帝意嚮已又聞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禮或問以上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璁下禮部見者皆曰爲邪說惟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揣璁言必用附和之未幾浹外轉僉事璁出爲南京刑部主事韜自知爲衆論所既引疾歸不數日帝手勅加興獻帝后以皇號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今興獻加稱帝后較之前代已極尊崇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願罷歸尚書喬宇亦言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於本生之親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朕不敢違廷和等復偕禮臣執奏編修陳

言給事中朱鳴陽御史陳[?]等百有五人皆言稱皇非是請斥張璁邪說俱不報元年正月以清寧宮後殿災閣臣因言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帝不得已乃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興獻帝后止稱本生父母三年春尊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

八月梁儲從吏部尚書王瓊以罪戍邊

初瓊在兵部凡所誅賞悉聽中旨至是給事中張九敘劾瓊密結將官依附權倖併劾梁儲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賜勅馳傳歸下瓊都察院鞫治論死瓊疏辨乃減死戍邊

以袁宗皋爲文淵閣大學士

宗皋由進士授興府長史帝即位擢吏部侍郎入閣自是潛邸舊臣俱以扈從功不次錄用宗皋以疾辭不允未幾卒

江彬伏誅

與李琮神周錢寧等俱棄市時京師久旱彬誅大雨

秋七月以喬宇爲吏部尚書。九月葬康陵

起壬午明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盡乙未明世宗肅皇帝嘉靖十四年凡十四年

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春二月，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總兵李隆與銘不相能，俟支月糧，啖部卒請增價，銘不許，遂閧公廨，殺銘焚其屍。五衛軍人亂，詔陳九疇為僉都御史撫定之。巡按御史俞俊發隆罪，乃誅隆。

三月，上皇太后尊號。

曰昭聖慈壽皇太后，并上武宗皇后尊號曰莊肅皇后。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礦盜流劫山東、河南及兩畿，都御史俞諫討平之。

礦盜王堂等劫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指揮楊濟等擊之，潰。堂死，紀僅以身免。賊往來金鄉、魚臺間，突至曹州，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illegible][illegible]封邱、歸德，南抵徐州。廷議巡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因詔諫與都督僉事桂勇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諸軍進勦，明年二月賊平。

二年春正月，葬孝惠皇太后於茂陵。○劉忠卒。○禮部尚書毛澄罷。

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不為詭激。大禮議起，帝屢遣中官諭意，澄奮然曰：老臣悖謬，不能隳典禮，惟有一去，不與議已耳。帝雅敬憚澄，雖數忤旨，恩禮不衰。至是以疾歸。

道卒，贈少傅，諡文簡。

歲星、太白同晝見。○夏四月，旱。○以宋儒朱熹裔孫墅為五經博士。

御史王完言：熹本婺源人，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從之，及墅老，遂令世襲。

閏月，帝始修醮於宮中。

太監崔文誘帝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最劾文左道蠱帝，帝怒，謫廣德州判，文憾不已，摭最他事戍之極邊。其後帝以無儲嗣，益修齋醮，命夏言充監禮使，湛若水、顧鼎臣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帝嘉之，自此詞臣多以青詞干進矣。

秋七月，南畿大水。

三年春正月，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地震。○二月，楊廷和罷。

自帝即位，廷和遇事諫諍，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銜之，左右因言廷和專恣無人臣禮，最後以諫止內官提督蘇杭織造，大忤帝旨，累疏乞休，至是更議大禮，求去益力，許之，言官交章請留，不報。

三月，罷禮部尚書汪俊，以席書代之。

時方營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欲迎祀獻皇帝主，俊上疏爭，不納，趣建室益急，俊乞休，中旨以席書代，故事，禮

部長貳率用翰林官，晉進不由廷推，吏部尚書喬宇等
交章詆之，書錄上大禮考議，遂趣入朝。

夏五月，蔣冕罷，以石珤為文淵閣大學士。

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帝逐汪俊，用席書，召張璁、
桂萼，悉由中旨，進退親自裁決，不關閣臣。冕言：任
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備員內閣，於朝廷事無所匡
救，溺職甚矣。因連疏求罷。帝以冕為廷和所不悅，欲引
以贊大禮，乃聽冕致仕，命珤入閣。珤據禮力爭，大失帝
意。

六月，以張璁、桂萼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

初，璁、萼同為南京主事，輒入日夜詆朝議。萼上言：陛
下入繼大統，非為人後，當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并錄
侍郎席書、員外郎方獻夫二疏以聞。下廷臣集議。禮臣
汪俊請加皇字以徵稱號。璁復上言：今日之禮，不在皇
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若陛下承祖宗大統，非政乃
無故任己私，為不宜，使陛下終身為無父人，逆倫悖義
若此，猶可與斯議哉。疏入，帝大喜，召兩人。會獻帝已
改稱本生皇考，詔止勿來。兩人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
與禮官面質，且云：本生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
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帝復召二人。比至都，
眾洶洶欲傚先朝馬順故事，擊之於廷。萼懼不敢出。璁
越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武定侯郭勛家。
勛大喜，約為內助。時給事中張翀等，連章劾璁、萼及方
獻夫。席書請入，疏下所司。翀乘送刑部尚書趙鑑，列
璁、萼罪狀上請，私相語曰：倘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知
之，特命璁、萼為學士，獻夫為侍講學士，切責翀、鑑。學士
豐熙、修撰舒芬、楊慎、張衍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願與璁、
萼同列，乞罷歸。帝怒，俱奪俸。璁、萼以議禮驟貴，於是閒
罷失職武夫小吏，皆望風希指，抗論廟議矣。

秋七月，罷吏部尚書喬宇。⊙詔稱獻皇帝為皇考。伏
闕諫，戍學士豐熙等於邊，杖員外郎馬理等於廷。

時廷臣多主楊廷和議，力攻璁、萼、獻夫之非，疏皆留中。
少卿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為伯考矣。
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廷臣姚夔
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
百五十年，伏節死義，正在今日。遂會群臣跪伏左順門，
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命中官諭之退，不聽。帝
怒，執豐熙、張翀及御史余翱、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
世芳、大理寺正毋德純八人下獄。楊慎等乃撼門大哭，
眾皆哭，聲震闕廷。帝震怒，逮何孟春等二百二十人，
為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予杖。杖死編修
王相等十有八人。自是衣冠喪氣，璁、萼勢益張。孝宗遂
改稱伯考。

毛紀罷

乙酉

紀請宥伏闕諸臣帝責紀要結朋黨削籍歸

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初文錦以大同無險可恃乃度地築五堡欲將賈鑑督役嚴堡成議徙卒戍之衆憚行鑑趣之急遂爲亂殺鑑及文錦裂其屍出故總兵朱振於獄脅爲帥事聞以蔡天祐爲僉都御史往撫之衆稍戢是冬金獻民杭雄出師且虛道大同叛卒疑見討復亂命侍郎胡瓚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往討叛卒洶洶拒守殺知縣王文昌閉代王府及總兵杜勇第王微服夜奔宣府勇被執天祐及朱振馳救乃得免帝名勇遁郎以朱振代之明年春天祐縛斬二十餘人衆始定。

以賈詠爲文淵閣大學士。冬十二月起楊一清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一清自是凡三爲總制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

四年春正月仁壽宮災。○夏五月復傳陞官

初王邦奇在武宗朝贊緣入錦衣構害其衆帝即位悉革傳陞官至是邦奇詭詞求復遂授錦衣衛試百戶同時復官者九十餘人兵部尚書金獻民固爭不聽。

京師大雨雹。○作世廟

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建世廟廷臣惡之出爲平涼主簿屢被上官揚答求內改帝擢爲光祿寺署丞於是復申前議并請祀皇考於太廟帝下廷議璁等俱上疏爭謂

丙戌

璁言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別立禰廟禰之得爲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爲之入太廟禰之不得爲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爲席書亦二疏勸止帝遣中官諭書曰朕紹膺大統即以皇考爲百世之宗何不可而卿乃怙衆飾奸耶書知帝意不可回遂請於皇城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更名獻皇帝廟。

秋八月營仁壽宮。○南畿地震。

是歲天下地震凡六十有三。

田州指揮岑猛叛命都御史姚鏌討誅之

廣西岑氏自洪武以來世爲土知府弘治六年猛兄猇弒父自立思恩土官岑濬襲破之及濬誅改思恩爲流官正德初猛賂劉瑾以同知攝府事後從征江西流賊有功覬復祖職不能得頗怨望又自恃兵力數侵奪鄰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上猛反狀請討會應期以他事去詔鏌往代慚猛子邦彥歸順上知州岑璋殺猛以其首獻後遂改田州爲流官

冬閏十二月朔日食。

五年春二月定有司久任法。

吏部尚書廖紀言遷者皆令遷轉太驟政多苟且宜準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從之。

夏五月召楊一清復入閣

時席書與費宏有隙張璁桂萼亦力排宏前年冬御史吉

費詩召還一清以消朋比帝因議禮故欲藉一清以箝衆口命以吏部尚書入閣

秋九月章聖皇太后有事於太廟世廟

世廟既成章聖太后欲謁見帝詢張璁桂萼俱援廟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賈咏楊一清從臾之不得石珤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亦不輕入何况后妃璁萼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使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入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帝不聽

六年春二月小王子寇宜府

小王子寇宜府水地莊再入大白陽堡參將王經闘出戰死所部殺傷殆盡

費宏石珤罷

璁萼由郎署入翰林璁爲經筵講官與兩京鄉試教習庶吉士宏每示裁抑璁萼大恨數毀宏於帝及璁摘兵部劾欲用新寧伯譚綸等試營璁遂劾宏挾制府部宏連疏乞休帝雖慰留然終不以譖璁萼於是奸人王邦奇承璁萼指上書訐故大學士楊廷和并誣宏及珤爲奸黨兩人求去益力許之

召謝遷復入閣

費宏既罷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璁亦力舉遷詔遣行人齎手敕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遷不得已拜命比至璁已入閣遷遂力求去

三月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健卒

健致仕後劉瑾榜爲奸黨復削其籍瑾誅乃復官聞武宗數事遊逸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帝登極屢賜存問比之司馬光文彥博至是卒年九十有四贈太師謚文靖健器局峻整正色率下其有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

以桂萼爲吏部侍郎入內閣預機務

帝急欲用張璁念廷臣率柔有才望者可推而璁不與會中官多稱萼遂用之一清以辭萼請用羅欽順吳一鵬不聽

夏五月朔日食○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辭不拜

欽順見璁萼用事屢召不起家居杜門潛心格致之學所著有困知記卒謚文莊

王守仁撫降田州蠻

田州既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猛黨盧蘇王受等糾衆爲亂陷州城詔起守仁兵部尚書總督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隣交阯猺獠出沒宜仍設土官俾爲屏蔽遂與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散遣諸軍祗留永順保靖土兵二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至是大喜乞降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衆因上言

岑氏世効邊功，宜存其祀，請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為吏目，署州事，設巡檢司以統受等，從之，並受約束於流官，報可，田州以安。

六月，詔科道官互相糾劾。

時京察拾遺，桂萼等為南御史所論，乃上言：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於拾遺後互相糾劾，請舉行如制。吏部侍郎何孟春等言：憲宗無此詔，萼等被論圖報復，不可信。帝終用萼言，既而御史儲良材被黜，辨疏力詆廷和，指孟春為奸黨，萼即奏復其官。

秋八月，下刑部尚書顏頤壽等於獄，賈詠罷。

初，崞縣人李福達以從亂，戍山丹衛，逃歸，更姓名曰張寅，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黃白術出入郭勛家，仇家所發，御史馬錄按山西，窮治之，郭勛為遣書屬免，錄不從，且劾勛庇奸亂法，於是科道交章劾勛，勛疏言：臣以議禮觸眾怒。帝信之，命移福達獄付法司，會廷臣廷訊，無異詞，帝怒，下刑部尚書顏頤壽、都御史聶賢、大理卿湯沐等於獄，命桂萼、張璁、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遂釋福達，逮馬錄付璁等酷訊，坐挾私故入，論重辟，獻夫力爭，得減死，永戍邊瘴地，遇赦不原，給事中劉琦、御史當泰等四十餘人，以劾郭勛故，逮下詔獄，死、謫戍者十餘人，餘皆削籍、戍邊。錄之被逮也，賈詠遺書相慰，懼萼等搜錄篋得之，帝責詠，詠引罪去。於是萼等自謂平反有功，

請頒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

以桂萼為禮部尚書。冬十月，以張璁為文淵閣大學士。

璁深恨諸翰林，會侍詔汪佃講洪範不稱旨，璁請自講讀以下量材補外，於是改官及被黜者二十餘人，并罷選庶吉士，翰苑為空。

丁卯

七年春二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瓊在戍久，桂萼等言瓊前攻廷和，故群臣爭起排之，今邊陲急人，廷臣才皆出瓊下，帝乃復瓊官，代王憲總制三邊。

二月，胡世寧罷。夏六月，頒明倫大典於天下，削前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籍。

初，大禮集議成，張璁請纂為全書，萼等請備書大臣進退百官諫諍之詞，以著陛下之明斷，至是帝自製序文，刊布天下，追論前議禮諸臣罪，削廷和籍，毛澄、林俊、蔣冕、毛紀、喬宇、汪俊皆奪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為民。

秋九月，王守仁平斷藤峽猺。

自韓雍去兩廣，斷藤峽猺等復熾，上通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盤據三百餘里，郡縣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既平田州，兩江父老遮道言狀，願得王受，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潛約兵，期進破牛腸、六寺等寨，循橫石江而下，賊巢悉平。初，守仁赴廣西，桂萼諷令取交阯，守仁辭不應，萼大恚，至是斥守仁和撫交失，賞格不行。

冬十月皇后陳氏崩。
帝性嚴厲，后一日偶忤旨，大怒，后驚悸墮娠崩，喪禮悉從殺。
十一月立妃張氏為皇后。土魯番寇肅州，王瓊請令人
貢，帝許之。
初番酋屢侵求貢，入寇如故，所使多為內應。巡撫陳九
疇拘其貢，前後使者數十輩，俾不得通，故屢寇皆失利
去。瓊至悉遣還所繫，且許通貢，番酋喜，又以牙木蘭
內附，終引尾剌犯肅州，既後使人求貢，請以哈密城易
牙木蘭。瓊疏請，詔下之兵部，尚書胡世寧言番內叛不
可許，牙木蘭反正歸順，不可棄。瓊抗疏如前，詔張璁等
卒用瓊言。

八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卒。
守仁病篤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
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從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
者。桂萼劾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隆慶初
贈侯，謚文成。守仁天姿英異，幼時謁上饒婁諒，與論朱
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亦泛濫二氏學。正德
初以兵部主事抗章忤劉瑾，謫龍場驛丞，萬山中無書，日
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
曰道在是矣，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
眾，最著者餘姚錢德洪、山陰王畿，學者稱之。
二月，以桂萼為武英殿大學士。
萼素與張璁比，及同居政府，遂復相失。
河南襄陽大饑。
巡按湖廣御史張祿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亟賑。時
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
有三便，曰極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轉貸；有六
急，曰垂死急饘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募
瘞，遺棄孩稚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
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
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
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因輯為書以上，詔有司舉行。
三月，葬悼靈皇后於襖兒峪。○夏六月，前少師華蓋殿大

學士楊廷和卒。
廷和卒後，帝問李時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
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
也。隆慶初復官，贈太保，謚文忠。
秋八月，張璁、桂萼罷。九月，召張璁還。楊一清罷。
璁萼與楊一清積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疏論一清及
璁萼俱劣，其同官王準、陸粲復相繼劾璁萼引用私人，
日開報復，威權既盛，黨與復多，不亟去之，將為社稷患。
帝感悟，立罷璁萼。霍韜擬牘言曰張桂行，勢且及我，乃
疏詆一清，力為璁萼辨雪，謂陸粲之劾，實一清嗾之，臣
與璁萼俱以議禮進，璁萼去，臣不得獨留。帝即召璁還

既淮典史槃驛丞霍韜再疏詆一清帝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刑部尚書許讚請削一清籍璁故三上密疏引一清糾禮功乞寬假實以堅帝意俾速去帝果令一清致仕

冬十月朔日食戍刑部員外郎邵經邦於邊衛

經邦疏言日食於正陽之月詩小雅變象可懼占今得毋有皐父其人乎適者張璁桂萼已罷尋以議禮功復名輔政人言莫之恤天變可不畏哉疏入帝大怒立下鎮撫司拷訊戍鎮海衛

除外戚世封著爲令

從方獻夫請也

復名桂萼入閣

庚寅

九年春二月皇后親蠶於北郊

帝從夏言請作先蠶壇於北郊皇后行親蠶禮明年以北郊出入未便命於西苑行之

夏四月前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家奴許永爵盜匿金[illegible]發永弟容孝以餽一清求作墓誌詔法司推問張璁從中主之坐一清受財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疽發背死久之復其官謚文襄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illegible]嘗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然爲璁萼所軋不獲以恩禮終士論惜之

五月作四郊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以制作禮樂爲事欲分建二郊并日月爲四會夏言請罷親蠶禮帝以古者天子親耕南郊后親蠶北郊適與分建二郊義合遂諭張璁令陳郊議夏言主分祀霍韜謂分祀說見周禮王莽僞書不足據帝怒下韜獄[illegible]言四品服俸分建圜丘於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於東西郊以春秋分祭祈穀南郊則以正月上辛行之

冬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帝以孔廟籩豆十二牲用犢儀同祀天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張璁言孔子宜稱至聖先師不稱王祠宇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木主籩豆十籩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去止稱先賢先儒從之

辛卯

十年春正月桂萼罷

萼以病乞歸未數月卒萼性狠愎爲知縣時悻悻使氣屢爲上官所厄既得志報復無虛日又好排異己凌轢同官議禮議獄排斥不下數十百人

夏六月[illegible]前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卒

遷學術純正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孝宗稱賢相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至是卒贈太傅謚文正

孚敬削璁也以犯帝嫌名請改帝手書賜之夏言得幸帝
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因搆陷行人司正薛侃欲以傾
言廷鞫事露帝斥其枝罔令致仕去
八月改安陸州爲承天府○九月以李時爲文淵閣大學
士
自張桂與費宏楊一清相傾軋攻擊不已孚敬罷翟鑾
獨秉政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寧
以夏言爲禮部尚書
時士大夫多惡孚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結主知又
折節下士大得聲譽朝廷制作一決於言閣臣李時翟
鑾取充位而已

冬十一月召張孚敬復入閣○十二月戍監察御史喻希
禮石金於邊衛
時方修醮祈嗣希禮等乞赦免議禮議獄得罪諸臣帝
大怒曰希禮謂朕罪諸臣致遲嗣耶遂謫戍邊衛
十一年春正月祈穀於圜丘命武定侯郭勛攝事
遣代自此始
夏四月復常雩○李文忠鄧愈湯和劉基世爵○五月以
方獻夫爲武英殿大學士○秋八月彗星見東井
芒長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有五日乃
滅編修楊名應詔上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尤
而陛下用之是偏於喜也建言諸臣遠竄已久未嘗收

鋐是偏於怒也且工作屢興財力匱竭又崇信道士邵
元節不稱之言設醮內府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此皆
聖心之偏徵帝怒下獄戍邊
張孚敬罷
孚敬以彗變乞罷帝慰留給事中魏良弼疏稱先後劾
孚敬專橫帝復罷孚敬
十二年春正月召張孚敬復入閣○秋八月朔日食○冬
十月下建昌侯張延齡於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
鶴齡延齡皆昭聖皇太后弟也初興國太后入宮皇太
后猶以藩妃禮遇之帝頗不能平及帝與皇太后侍之又
倨會延齡爲人所告帝欲坐以謀逆族其家皇太后窘

迫無所出欲爲請帝謝不見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
何能反法司治延齡前事坐違制殺人論死及秋審當
論孚敬又上言皇太后春秋高脫延齡死萬一不食
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怒以危語怵孚敬
孚敬仍力爭以故終昭聖太后世得長繫鶴齡以延齡
故例降謫南京擒捕
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
小王子寇大同塞外瑾督役浚濠急役卒王福勝王寶
等數十人鼓噪殺瑾巡撫潘倣奏瑾激變宜撫總制劉
源清徼胡瓚等請討之遣裨將入城索賊賊復夜噪殺
千戶張欽出前參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於獄奉爲帥

與官軍迎戰源清等亦奮夜攻關賊潛出寨殺小王子
入縣乃為請增兵皆帥鄭源而已得專事攻城衆詐源
清遂殺源帝怒黜之以張瓚代瓚至下令無攻城諭賊
兵非朝廷意馬昇楊麟始禽斬首惡黃鎮等以獻瓚入
勞諸將撫定之

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德妃方氏為皇后

舊制皇后立祗謁內廟至是行廟見禮

夏四月削給事中張選籍

時帝久不親祀事孟夏時享復遣郭勛攝選疏諫忤旨
廷杖八十死而復甦遂削籍

方獻夫罷

獻夫好飾恬退名屢為言官所劾中亟疏乞執大政氣厭
厭不振又以帝恩威不測居職二載三疏引疾帝優詔
許之初獻夫緣議禮進與璁萼共事持論頗平恕故人
不甚惡之

六月南京太廟災

十四年春正月罷督理倉場中官

提督京通倉場內官七奏季慎先以奸贓訐奏下法司
按問給事中管懷理因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今參用
內臣惟肆侵蠹於國計無補請悉撤回從之

莊肅皇后夏氏崩

禮臣上喪儀帝曰叔嫂無服且兩宮在上宜服青臣

民如母后服又言奏事臣不敢以素服見上請暫罷朝
參許之已而議謚張孚敬曰大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
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言與李時等以莊肅配武宗
請避累朝舊制帝不悅因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毅
皇后後悟孚敬言非是改謚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
偕聖毅皇后

二月作九廟

太廟南向特建文祖世室百世不遷以下昭穆各三廟
尋以張孚敬言更文世室曰太宗廟

三月葬孝靜皇后○遼東軍亂囚巡撫都御史呂經

經以苛虐失衆心為亂卒所執囚之都司署[illegible]閉官[illegible]

回行至廣寧悍卒十餘見經復執辱之巡按御史曾銑
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群小遂狃為故常
今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遼城全遼
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

夏四月張孚敬罷

孚敬以疾乞休許之明年復遣官視疾趣入朝行至金
華疾大作乃歸孚敬持身廉潔惡贓吏苞苴路絕亦時
進讜言惟性很愎報復相尋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已先
為黨魁帝以議禮故始終恩眷常稱少師羅山而不名

召費宏復入閣

帝與李時言今內閣乏人復取舊老費宏來何如時稱

帝遣中官齎詔召之

秋八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

帝懲遼東之變欲慎簡撫臣張孚敬請會九卿推舉

帝從之

九月大學士費宏卒

宏弱冠擢第明習國家故事持大體三入政府以功名終卒贈太保謚文憲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三

起丙申明世宗嘉靖十五年盡壬子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凡十七年

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為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

時小王子稍厭兵徙幕東方稱土蠻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甚眾曰吉囊曰俺答者皆於小王子為從父行雄黠喜兵居河套為諸部長相率蹂躪諸邊天和赴鎮誡將吏飭邊備繕垣城俄吉囊大舉入寇天和檄副將白爵與將吳瑛等邀敗之

夏五月毀禁中佛殿○冬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為禮部尚書

元節龍虎山道士也嘉靖三年召入京大加寵信封真人班二品至是以皇儲生錄其禱祀功拜尚書

以夏言為武英殿大學士

十六年春正月命右都御史毛伯溫討安南

初安南陳暠簒稱前王陳氏後殺國王黎晭而自立調臣莫登庸起兵討暠立晭兄子譓為王登庸擁兵柄恃功驕恣旋逐譓立其庶弟懬已復殺懬而篡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譓子寧遣使告難乞興問罪師夏言舉列登庸罪狀請定期徂征命起伯溫於家參贊軍務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廣東巡按御史余光亦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較

但遇罪人不庭者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國帝怒褫允倖職奪允倖會兩廣巡撫汪文盛招納黎氏舊臣得其兵地圖上之遂命伯溫進師

夏五月雷震謹身殿。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

奸人指揮劉東山告延齡兄弟挾左道祝詛逮延齡下詔獄太后衣敝襦席藁為請不得鶴齡竟死獄中

十七年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於獄

初獻皇帝廟止修時祀至是前揚州府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尊獻皇帝廟號為宗以配上帝嚴嵩言稱宗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天親親也宗宗祀倫創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且未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帝下其言不敢議帝曰皇考稱宗何為過情嵩於是曲順帝旨以為嚴父配天允合周道唐胄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由周成王之世未聞有嚴父配天之祭稷於武王也臣謂明堂宜奉太宗配帝獻皇帝得聖人為子不待稱宗議祀而當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帝大怒下胄詔獄削為民坊既與學子冀以左言取通顯待命久之無所進歸家悒悒以死人咸鄙之

八月以顧鼎臣為文淵閣大學士

時夏言當國鼎臣素柔媚不敢與抗惟充位而已逾二年卒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睿宗祔於太廟

帝諭禮臣曰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稱於是尊獻皇帝為睿宗嚴嵩復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前事可據睿宗與孝宗當同一廟奉主臣無敢異議遂奉獻皇帝祔太廟廟號睿宗復配享上帝於元極殿

冬十二月章聖皇太后蔣氏崩。李時卒

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壡為皇太子封載垕為裕王載圳為景王。起翟鑾為兵部尚書行邊

帝將南巡慮塞上有警特遣重臣巡視起鑾節制諸邊

以曾子裔孫質粹為世襲五經博士。帝如承天謁顯陵

夏四月帝還京師

帝初議大峪議遷顯陵合葬未決欲親詣承天周閱卜兆命宣城伯衛錞遂安伯陳鏸及顧鼎臣等輔太子居守遂如承天謁陵詔復承天三年免湖廣及所過田賦歸過慶都從臣請祀堯母墓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徵合葬非古既至京復詣大峪審視曰大峪不如純德卒定南祔之議

復以梁材為戶部尚書

材初任戶部力祛宿弊以忤權倖帝若及尚書李廷

相龍帝念材廉廷臣亦交薦名復原官致仕尚書孫
如材者十二人無愛天下矣。
彗星見。○六月雷震奉先殿。
詔廷臣自陳都御史王廷相奏曰人事修而後天道順
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恥不飭賄賂公行臣職當糾
宜先罷斥意蓋斥嚴嵩張瓚輩也帝但諭留而已。
秋閏七月葬孝烈皇后。○河南饑
十九年春正月召翟鑾復入閣。○夏五月詔勳戚子弟入
監肄業
司業王同祖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夫教故也請勅公
侯伯子弟未仕者悉入成均俟學有可觀者請敘擢不

率者糾治從之
秋八月殺太僕卿楊最
時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器獻因郭勛以進帝召與
語大悅朝用言帝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
死藥可得帝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乃
親政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欲服食求仙夫
神仙乃山棲者所爲豈有高居深閟衮衣玉食而能白
日翀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
監國議亦罷明年郭勛以罪瘐死朝用亦伏誅隆慶初
贈最副都御史諡忠節
九月劉天和敗吉囊於黑水苑斬其子小十王。

吉囊與俺答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吉囊合
衆犯固原擊走之至是復入固原諸將多畏縮天和
斬指揮二人遣總兵周尚文大破敵於黑水苑斬吉囊
子小十王寇遂屯宥夏總兵楊守禮總兵任傑等復邀
擊於鐵柱泉敗之進天和南京戶部尚書以守禮總督
軍務
冬十月顧鼎臣卒
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於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
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上疏言今天下大
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體無不受患猶且齋醮成風
賄賂公行遇災不懼非瑞稱賀邪佞日親諍臣日遠此
大惑也歷陳諸弊詞俱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搒掠血
肉狼籍死一夕復甦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疏救先後
死獄中自是無敢言者

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
伯溫等督師抵廣傳檄諭登庸父子能束身歸命即待
以不死登庸乃與諸酋入鎮南關上土地軍民籍請奉
正朔永爲藩臣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
授登庸都統使更十三道爲十二宣撫司各設同知副
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三歲一貢以爲常仍令覈黎寧眞
僞如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俾奉祀事否則已之

九廟災。○五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總理河漕。

時黃河南徙，决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决口俱塞。總河郭持平久治不效，乃命以旂督理。以旂言：「黃河遷徙不常，不能借以濟運，宜濬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木如閘河制。」從之。

秋八月，昭聖皇太后張氏崩。○冬十月，葬孝康皇后。

二十一年秋七月朔，日食。○夏言罷，以嚴嵩爲武英殿大學士。

初部助言寵，禮部尚書嚴嵩亦心妬言，言與嵩相踞。爲若后昭，徐再請表賀，言乞假還京，帝不懌。嵩與帝指回，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今表賀及至大峪，言進居守，勅衛輿，帝怒，令致仕。嵩復日夕媚，復貸言罷。聖母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疏有訛字，帝切責，復令致仕。將去，詣齋宮叩頭謝，嵩慫恿之，俾還私第，後復命。時郭勛引疾在告，帝問京山侯崔元曰：「勛何疾？」曰：「勛無疾，俟言歸即出耳。」帝銜之。會給事中高時劾勛奸利事，逮下勛獄，復詔言入直。帝製香葉冠五，賜言，言以非人臣法服，不奉詔，嵩因名數短之。嵩以賜冠見而恤之，嵩因傾言，振暴其短，會日食，帝手詔責言，以嵩爲大學士。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內信巢刑戮，頗護已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戮者不可勝計。

六

俺答犯山西。

時俺答使石天爵肖舍等款塞，河西勢分，惟俺答獨盛。遣使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誘縛其使，奏言用計擒，詔磔於市。敵怒，入掠朔州，破廣武，由太原南下沁汾，復從平陽而北，屯祁縣，參將張世忠等戰死。

九月，下工部員外郎劉魁於獄。

帝用陶仲文言，建雷壇於太液池西，督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頃營大高玄殿，工戰以億萬計，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於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爲此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大怒，杖於廷，錮之詔獄。

七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等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宿曹妃宮，宮婢楊金英等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未絕。有走告后者，后馳救得甦。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知王寧嬪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疾悸不能言，后傳旨收端妃、寧嬪及金英等，悉磔於市。久之，帝始知妃冤。

癸卯

二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冬十月，朵顏入寇。

攻圍塚頭谷，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往援，乃遁。

甲辰

二十三年秋八月，翟鑾罷。

嚴嵩入閣，鑾以資地居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

微服逆土遂斥爲民
九月以許彬爲文淵閣大學士張鎣爲東閣大學士
時大璫｜錦衣指揮門達不得自恣撫提譖彬曰何奪我
吏部使我劣跳入閣屢乞休
冬十月小王子入寇
俺答與小王子入寇金石衛掠蔚州抵完縣京師戒嚴
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師
仲文由吏員需次京師故與邵元節善元節年老宮中
黑眚見治不效因薦仲文以符水噀劍絕宮中妖祓除
幸承慶少保禮部尚書未幾加少傅至是大同獲叛諜
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少傅少保後復以禱雨功封
恭城伯
二十四年夏五月朔日食 逆世子英燿弑其父顯榕伏
誅
英燿性淫縱烝王宮人又使卒劉金納妓別館懼事
覺乃與金謀逆會元旦置酒觴王及武岡王顯槐酒半
從者出就食金等以銅瓜擊王腦並擊顯武岡王於別
室王孔者恢門出告變帝命駙馬都尉鄔景和錦衣會鞫
巡官勘定詔磔於市焚尸揚灰逆黨悉伏誅
前少師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卒
紀歷仕四朝守正不阿家居二十年卒諡文簡
秋八月張璧卒 九月召夏言復入閣

帝數覽言貧橫復召用之言至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
答略不顧嵩嵩銜刺骨而言以廢棄久務振權所黜逐
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
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長跪乃得解二人
與嵩比而構言言不悟
冬十一月許讚罷
二十五年春正月謫御史周鈇爲通海縣典史
時太子生十一年尚未出閣講學鈇極言脩教不可緩
帝怒謫之
三月四川白草番亂遣何卿充總兵官討平之
卿會巡撫張時徹擒其渠魁斬千計克四十餘寨賊平

卿素有威望終嘉靖世悉爲重鎮號得人邊境安堵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是冬俺答以十萬騎入掠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駐塞
門而遣前參將李珍搗巢於馬梁山後敵始退
秋八月天鼓鳴 冬十月故建昌侯張延齡棄市
二十六年秋七月河決曹縣
決曹縣浸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河臣詹瀚請於
城東築請門穿支河以殺水勢從之
冬十一月大內火釋楊爵等於獄
初爵與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皆以直諫下獄
歷五年不釋久之帝因齋醮中服降神語立出二人未

戊申

翰月尚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命東廠追執鞫訊復用嚴嵩擬獄枉加嚴刑大為元殿奪職絕其是以大高元殿

災釋之

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

皇后方氏崩

帝數使內豎詣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及詣嵩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毀言言故慨慨以經濟自許會曾銑議復河套力主之銑與兵結塞輒破敵帝命言擬旨優獎之銑益銳志出師帝忽降旨責詞甚厲嵩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大懼謝罪且云嵩初未嘗異議今乃盡委於臣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令言致仕

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

兵部侍郎總鎮等劾銑同上貪功虐開邊釁逮下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初仇鸞鎮甘肅以貪黷為銑所劾逮[illegible]嵩[illegible]視[illegible]至是代鸞草奏誣皇言納銑金法司[illegible]交結近侍律斬西市妻子流二千里并逮言下吏[illegible]於獄

夏五月葬孝烈皇后於永陵

詔曰[illegible]比救[illegible]危[illegible]大[illegible]元后禮葬預名其地曰永陵

秋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殺前大學士夏言

己酉

言[illegible]所坐大[illegible]死矣上疏訟冤[illegible]以頌臣嵩謝言庸[illegible]假其[illegible]上[illegible]王[illegible]奸巧挾父子專政似司馬懿[illegible]保全帝不省獄成論死[illegible]能[illegible]以上亦不[illegible]居庸[illegible]收河套[illegible]至此遂[illegible]氏流廣西從子[illegible]承從孫尚寶丞朝慶[illegible]初詔復官諡文愍

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張治為文淵閣大學士李本為少詹事入內閣預機務○俺答寇宣府大同總兵周尚文擊敗之

敵[illegible]浙東把總江瀚指揮[illegible]陽戰死全軍覆沒[illegible]尚文[illegible]其[illegible]尚文請約愛士善用間知[illegible]中[illegible]功未[illegible]格[illegible]典不予給事中沈束以為[illegible]錦衣之詔獄

三月朔日食 皇太子[illegible]薨○秋七月倭寇浙東

初[illegible]江設市舶提舉司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官及罷市舶[illegible]海奸人遂操其利[illegible]出中國財物與[illegible]商主之及嚴通番禁遂移之貴官勢家[illegible]其直倭大怨恨[illegible]糾黨人掠[illegible]朱紈[illegible]捕販倭者不俟命輒斬又數上疏[illegible]大姓[illegible]狀以故閩浙人皆惡之御史陳九德[illegible]劾紈[illegible]擅殺紈仰

棄死劉燾甚時海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聞倭至爭走
一守自是終嘉靖世無寧日

九月朵顏三衞犯遼東

庚戌 二十九年秋八月俺答犯京師

是年夏俺答犯大同總兵張達林椿戰死敵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至是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別遣精騎自間道潰牆入兵驅至通州營白河東分兵四掠時王忬以僉都御史守通州夜縋使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戒集諸營兵城守僅老弱四五萬人索武庫甲仗庫奄勒賄不時發久之不能軍帝大驚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又命都御史商大節募兵閭閻材勇合四萬餘分置陴間時寇已薄都城安大同總兵仇鸞赴援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各率兵至詔以鸞為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制下犒師牛酒芻餉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帝趣戰甚急兵部尚書丁汝夔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輦下敗不可掩寇飽自颺去耳汝夔悟皆不敢戰寇焚掠三日始引去將出白羊口仇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乃整輜重徐由古北口出塞詔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勞加太保
明日帝殺汝夔守謙棄市仍削籍

謫中允趙貞吉為荔波典史

初俺答薄都城以嫚書求貢詔百官集議貞吉抗言不可許且請赦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於獄以開言路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帝聞而壯之立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令齎金五萬犒軍嚴嵩心惡之會撰勑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明日帥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為周尚文沈束遊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

九月以仇鸞總督京營戎政

兵部侍郎王邦瑞上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設不如初然額軍常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比寇騎深入戰守俱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請提督以下諸官參其罪狀核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朋集市人呼朝夕而已乞遣官精核帝是其言於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仇鸞統之鸞方貴幸請選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塞上有警主將不得徵集由是邊事益壞

廢鄭王厚烷為庶人

帝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厚烷獨上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為戒帝怒下其使者於獄盟津王祐椸遂訐厚烷謀不軌遣官往訊無左

翰詩下詔數厚烷驕慢無禮廢爲庶人幽之鳳陽厚烷
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土室宮門外
席藁獨處者十九年隆慶初厚烷復爵載堉始入宮
冬十月張治卒　十一月祧仁宗祔孝烈皇后於太廟
初睿宗入廟帝恐後世議祧遂欲當已世預祧仁宗以
孝烈祔廟自爲一世下禮部議尚書徐階執言女后無
先入廟者帝大怒階懼恐不敢守前議遂祧仁宗升祔
孝烈皇后。
三十年春正月戍錦衣衞經歷沈鍊於邊
初廷議俺答求貢事毛起請姑許之邀令出塞而後拒
之時鍊在衆中大言起失策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

此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臣禁不言故小吏言之奏
既退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令
勤王師十餘萬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不省至是劾嚴
嵩嵩黨既及邦謨謂誣狀請均斥罷帝怒杖之數十謫佃
保安
三月開馬市於大同宣府
仇鸞畏寇甚密遣人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
答利貨幣投譯書於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
贊成之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上言互市者和親
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人民不能報而反與
市失成重長寇先甚矣今說者曰假馬市羈縻之
而內得以修武備夫海內豪傑爭磨厲待試不及肝激
發其氣而和以自弛將何所賴豪傑效用之心何備之能
修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
彼謂國有人乎互市既開彼或負約不至至矣或謀伏
兵突入或以下馬索上價將何以拒之歲帛數十萬得
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且彼安肯予我善馬我
歲靡數十萬而無所償於虜一不如意彼且敢盜凡此
釁端百出其害易見甚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是臣冀
陛下獨斷疏入立下詔獄貶狄道典史
秋九月京師地震
三十一年春三月罷內府營

當於內教場以總協內使
以徐階爲東閣大學士
仍掌禮部事時嚴嵩忌之階恐被中傷乃精治齋詞迎
帝意左右亦多爲地者遂入閣。
秋七月以王忬巡撫浙江備倭
自朱紈死浙江不設巡撫海禁益弛奸民汪直徐海陳
東麻葉輩悉逸海上爲之主謀倭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
以王忬任之然賊已蔓延明年春大舉入寇浙東西江
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衞陷上海城流劫
乍浦金山太倉崇明常熟嘉定又明年掠蘇州松江淮
通泰陷嘉善崇明焦據往來忬不能禦乃移忬巡撫大

同

八月仇鸞死追戮其屍

馬市既罷諸邊日告警帝命鸞逐寇大同鸞懼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遂託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徐階密疏發鸞罪兵部尚書趙錦亦言強寇壓境而鸞病不能任事一旦寇深長驅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侍郎蔣應奎暫攝戎政鸞大恚恨疽益劇遂死始鸞與嵩約爲父子已而相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世蕃貪橫狀嵩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伺鸞陰事既死炳盡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

河決徐州○罷馬市

俺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譟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帝惡之詔罷馬市

冬十月築京師外城

以寇警故築外城一十五里閱九月訖工

十二月殺光祿寺少卿馬從謙

中官杜泰提督光祿寺乾沒內帑數萬從謙奏發其罪並及宮中齋醮事命下詔獄杖殺之

起癸丑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盡壬申穆宗隆慶六年凡二十年

癸丑

三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不見○秋七月俺答大舉入寇

初叛人趙全邱富等以罪亡入虜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構宮殿墾水田號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全等數誘虜入寇教以製鉤桿攻城俺答之法從各川之下是復大舉深入下渾源靈邱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游擊陳鳳力戰卻之虜分兵東犯蔚州西掠代繁峙駐鄉延二十日肆掠延慶諸城殘通會久雨乃去未幾復以萬騎寇大同總兵李淶戰死全軍皆沒明年復犯宣大攻薊鎮牆白羊口進逼數日數十至京師戒嚴衛遊兵

許梅降恐人殺之乃逆

九月柘城盜作亂官軍討平之

柘城人師尚詔結劇盜數千薄歸德城其黨陳門綱之劫獄閉掠殺大官軍分道追戮獲尚詔於山東詔郎所在斬之戕殺四十餘日破二州三縣八屠戮千餘萬人三省騷然

甲寅

三十三年春正月杖六科給事中於廷

以科道失劾嵩子杖

夏五月命張經總督江南浙江軍務討倭○秋七月詔勅戚大臣入直西內

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尚書李默王用賓

右都督陸炳入直西內侍郎程文德閔如霖郭樸吳山
供撰青詞宗和以不諳元理辭帝不悅謂其入直已而
賚及前諸臣撰和與嵩宗和辭免且言臣願得洗心滌
慮効馬革裹尸之報帝怒其怨訕黜爲民

三十四年春二月遣趙文華督視海防

文華諂事嚴嵩結爲父子自通政使進工部侍郎東南
倭起乃文華請遣大臣祭東海帝即命文華往捉督祭
軍僭文華恃寵恣攘官司震懾公私財賂填集江南爲
之困敝又牽制兵機頓阻功罪雖微兵半天下而倭勢
愈熾

冬十月殺總督尚書張經

初文華催趙經進兵經慮洩師期不以告文華怒劾經
養寇失機帝方下經大破倭於王江涇文華攘其功謂
已與巡按胡宗憲督師所致嚴嵩復從中搆之遂逮經
下獄經疏言臣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
不納至是斬西市天下冤之

殺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帝既罷馬市仇鸞誅繼盛自典史四遷復爲員外郎繼
盛南抵任甫一月劾嚴嵩略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
顧問視制草而已嵩儼然以丞相自居竊弄威柄黜陟
由己百官奔走其門直房如市令其子世蕃代票擬京
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
一涉行伍皆冒軍功官錦衣以故兩廣將帥甄受府部
逆鸞下獄賄世蕃三千金嵩即薦爲大將北虜深入嵩
令汝夔勿戰生靈塗炭衆輔爲壚郎中徐學詩給事中
厲汝進等一劾嵩皆立加斥謫文武遷擢皆其肆行將
弁惟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
百姓守法廉者爲迂拙附離者爲才能風俗泥泥靡
恥斯滅嵩罪如此而其姦又足以濟之厚賄左右得伺
間宮中言動用趙文華掌通政使疏至必先閱副具
廠衛錦衣與結姻婭言官彈劾非私人不得預臺諫
部寺中有才望者悉羅致門下內外聯絡根株蟠深諸
臣忍負國不敢斥嵩惟陛下察其姦邪或召問裕景二

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罷免內賊既去外賊不
戢而自滅矣疏入嵩摘召問二王語密搆於帝下繼盛
詔獄備極拷掠論死繫三載會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
揣帝意必殺二人因附繼盛名併奏繼盛妻張氏上書
請代夫死詞極哀痛嵩屏不上遂斬西市臨刑賦詩曰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
下涕流傳誦之

十二月朔日食○山西陝西河南地震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等處山西
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廬舍陷
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河渭洛並溢終南山鳴河清

數日壓死官吏軍民八十二萬有奇

丙辰三十五年春三月以趙文華爲工部尚書仍視師總督軍務

前年秋倭衆六十餘人自杭州西剽嚴衢窺歙太平直犯南京出秣陵關劫溧陽宜興抵無錫趨滸墅轉鬭數千里殺傷幾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爲官軍所殲應天巡撫曹邦輔以捷聞文華忌其功又集浙直兵與宗憲親將之擊倭於松江之陶宅進營甎橋倭悉銳來衝大敗文華氣奪乃定計招撫以寇息請還許之比還朝倭警日至帝數詰嚴嵩嵩曲爲解帝意終不釋會吏部尚書李默發策試選人中言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

宗攻淮蔡而晚業不終文華劾其誹謗繫獄死帝以是謂文華忠進尚書加太子太保文華益驕總督楊宜罷薦宗憲遂擢宗憲兵部侍郎總督諸軍討倭

夏五月復遣趙文華視師

倭警復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材安嵩令文華自請行且言江南人久望文華帝信之命兼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既而宗憲俘陳東徐海文華以大捷聞論功加文華少保廕子錦衣千戶

秋九月徽王載埨有罪廢爲庶人自殺

載埨性狎虐奪民間女爲姿殺□七十餘所前後殺無算二十餘人悉得罪乃陰置驛騎伺京師動靜撫按交章論奏詔廢爲庶人載埨投其妻妾自縊死

冬十月朔日食

丁巳三十六年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帝下詔引咎修齋五日止諸司封事

秋九月趙文華有罪免其子懌思戍邊

帝急欲進正朝門樓文華猝不能辦帝不懌且聞其視師江南時貪冒功狀思逐之嚴嵩亦惡文華因屬病甫南征疾尚未愈隨令上疏請疾帝手批令回籍休養制下與削籍其子錦衣千戶懌思以齋祀停封私自請假送父帝怒褫文華爲民戍懌思邊衛

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鍊既至保安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延至家舍授之其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嵩惡爭詈嵩以快鍊且縛草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痛哭而歸語頗聞京師嵩大恨將楷巡按宣府世蕃屬其總督楊順合圖之兩人日夜謀中鍊會蔚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引衆順與楷目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上之遂斬宣府市戍子襄極邊子袞一子錦衣千戶楷得銓五品順廕□公尚投背嵩意嵩不慊乃取鍊子襄杖殺

之
冬十一月辛亥圍大同右衛
俺答子辛愛有妾曰桃松寨私部目懼罪來降楊順白
部將冒功致之京師辛愛求索不得寇應朔二州毀七
十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衛數匝順懼乃謾言敵欲以叛
人趙全等來易桃松寨廷議許之敵抑知順無能圍右
衛益急更分兵犯宣薊西部震動從尚與兵部尚書許
論計欲棄右衛帝不聽召順還以兵部侍郎江東代之
時故將尚表以偏師入圍城悉力捍禦時出兵突戰拔
虜衛三人會江東與總兵安承勳等各旋兵進圍乃解
胡宗憲誘降海盜汪直誅之

直糾衆三千餘人寧波岑港大掠宗憲故與直同鄉因
館其母妻於杭州厚撫之遣使招直直尚降閩効死自
贖帝謂直元兇不可赦乃收斬之其黨復據岑港堅守
逾年徐移之柯梅宗憲利其去不追賊遂揚帆而南流
劫閩廣
三十七年秋八月吉能圍甘州
吉囊子吉能犯永昌涼州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王繼
亦數捷進秩
冬十月禮部獻瑞芝
先是詔有司採芝五岳及諸名山至是禮部進一千八
百六十本詔廣求徑尺以上者

三十八年春二月辛愛寇遼河
辛愛與老把都諸部謀大舉入犯宣督薊州趨告東下調
遼總督王忬不能禦遂引去而敵遂分攻諸關乘閒入
潘家口渡灤河而西大掠遷化安薊州玉田駐內地
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交章劾忬遂逮忬下詔
獄論死
秋七月南京地震
三十九年春正月以鄢懋卿總理鹽政
舊制無一人總理四運司者至是懋卿以嚴嵩力總理
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增課四十餘萬所至市
權納賄要嬖若妻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綵輿令十

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甚簡懋卿
恚不能容斬而去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抗節懋卿銜
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削籍及嵩敗懋卿以臟戍邊
二月南京兵亂殺總督糧儲侍郎黃懋官
先是南京設振武營健兒兌餉侍郎懋官稍裁抑
之諸軍大怨遂以都尉日殺懋官裸尸於市守備太監
何綬等遣延賄諸卒許給賞金卒輒碎之許將十萬
金乃稍定巡撫李遂捕首惡二十五人斬獄事聞逮
疏懋官誅叛卒三人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
秋七月大同總兵劉漢搗俺答於豐州敗之
先是俺答眾屯豐州以犯邊劉漢乘虛搗其巢於灰河

坊猾違徙至其黨役與參將王治賢等分道出搗敵州斬首百五十人擢拔升階諸將邱富已陷坊候他征剿全亦逃免

四十年春二月朔，日食。景王載圳之國

初，莊敬太子薨，廷臣皆請早立太子，不報。帝惑于方士二龍不相見之說，二王皆不得見。載圳年少，左右頗懷覬覦。至是之國，居安陸，四年薨，無子，國除

三月，太白晝見。秋七月朔，日食。冬十一月，以袁煒為武英殿大學士

先是，月日食微陰，煒言不當救護，禮部尚書吳山不從，得遷去，遂以煒代山。及七月又日食，欽天監言食止

一分，日私倒絕救護，煒乃附帝意上書：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是以太陽晶明，氣暇彌，祿食止一分，與不食等。臣等不勝欣忭。未幾，遂進尚書入閣。煒本以青詞進，與李春芳、嚴訥、郭樸並號青詞宰相。

萬壽宮災

萬壽宮在西苑，帝自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即徙居此。時適新後玉熙宮火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

四十一年夏五月，嚴嵩以罪免，其子世蕃下獄。

帝居西苑，大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寖厭之，而漸親徐階。會階所厚吳山方士藍道行……幾及孫論嵩，帝雖獨占者然，心不能無動。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嵩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答，嵩自為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為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旨，帝益疏嵩。未幾，方士藍道行言欲逐嵩。御史鄒應龍避雨內侍家，偵知之，因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遂罷嵩，下世蕃及其客羅龍文於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侍郎魏謙吉等數十人皆

坐嵩黨罷黜。論者謂嵩歸後八年，寄食墓舍以死。

土蠻寇遼東，總兵黑春戰死

土蠻入撫順，復攻鳳凰城，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三日夜，死之

秋八月，加戶部尚書高燿太子少保

初，大內災，官有嘗收龍涎香者，至是帝索之急，燿從禁中購得八兩，用聖壽節日獻之，大稱旨，賜銀幣，尋加太子少保。燿初媚嚴世蕃，躐戶部尚書，以貪穢著。及世蕃敗，知不為公論所容，乃要結為固位計

九月，三殿成

更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

癸亥

冬十一月分遣御史求方書

帝晚年求方術益急仍以伊王死乃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祕書閱二年還朝上所徵法祕數千冊薦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儆大任俱擢侍讀學士

倭陷興化府總兵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擊破之

初倭去浙江一犯惟揚與將不利遂巢閩中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殺傷官吏軍民不可勝紀轉掠沿福天下騷然至是閩患少息

四十二年冬十月辛愛把都兒入寇京師戒嚴

虜數犯近畿總督楊選因繫三衛長通罕令其子通導為質通罕者辛愛妻父也冀以牽制辛愛三衛皆怨選是把都兒等從牆子嶺入犯掠順義三河諸將逗遛孫臏戰死京師戒嚴大同總兵姜應熊敗寇於密雲乃退詔誅選

甲子

四十三年春二月伊王典楧有罪廢為庶人國除

典楧奪民舍以廣其宮索郎中陳大壯宅不與使人絕大壯飲食斃之築崇墉連城擬帝闕強取民間子女七百餘留其姝麗者餘令以金贖巡撫張永明等上其狀詔壞所造宮城歸民間女執不付有司典楧不奉詔乃除世封

夏五月朔日食

乙丑

四十四年春三月嵩罷以嚴世蕃伏誅

世蕃謫戍雷州衛未至而返益大治園亭兼擁嬌婢媚不少息袁州推官郭諫臣與巡按御史林潤謀上其罪且及冤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刑部尚書黃光昇等以獄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夫楊沈之獄嵩皆取上旨今顧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為手削其草獨按龍文與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彭孔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楧陰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應即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詫曰死矣遂斬於市籍其家珍異充斥踰於天府

夏四月以嚴訥李春芳為武英殿大學士冬十一月嚴訥罷

訥仍掌吏部尋理部事兼直西苑供奉青詞積勞成疾遂乞歸

丙寅

四十五年春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於獄

瑞上言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捐納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嫌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吏貪官橫

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為
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
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
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
順之無一人肯為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自古聖賢垂訓
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
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日御
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
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
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
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

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
也帝默然少間復取讀之為感動太息留中數月會帝
有疾因疾遂繫論死穆宗嗣位乃釋之
三月以郭樸為武英殿大學士高拱為文淵閣大學士
樸拱皆由徐階薦召入直廬至是同入閣
夏四月朔日食○六月旱○冬十月俺答寇大同參將崔
世榮戰死○十一月帝有疾
以服方士王金等所獻丹藥故也
十二月帝崩裕王載垕即位
徐階草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
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春正月議以世宗配享明堂
禮部尚書高儀上言先帝升祀明堂今當宗世宗本睿
宗已為皇祖君仍配享上帝似非周人宗祀文王之義
請罷大享禮從之未幾給事中王治上疏言睿宗雖為
天子父實未嘗君臨天下雖為武宗叔嘗北面事武宗
今位武宗之右未合典禮不報
追諡母杜氏為孝恪皇太后○二月立皇后陳氏○以陳
以勤為文淵閣大學士張居正為東閣大學士
以勤居正俱侍裕邸講讀至是並參大政
三月葬永陵
孝潔肅皇后孝恪皇太后同祔

夏四月御經筵○五月黃河決
先是河決曹縣沈溺徐沛間河淤尚書朱衡以南陽迂
行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地高平河流至昭陽湖右
後東乃疏盛應期所鑿新河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注
之捌三河口又疏留河築馬家橋提河流使盡入秦
溝又築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築黃甫浦沙河入獨
山湖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遂通
高拱罷
初徐階甚親拱及拱驟貴負氣頗忤階世宗疾亟拱方
直西苑遽移其出為給事中胡應嘉所劾拱疑出階指
大憾之及帝即位階為首輔拱自以舊臣數與抗郭樸

復助之因由胡應嘉給事中歐陽一敬劾拱以私
怨逐諫臣拱疏辨階護言官而不甚譴言者拱益怨
相與忿詆閣中於是言官論拱無虛日拱不自安乞罷
歸
六月淫雨傷稼○秋七月遣使招撫山東河南流民給復
[illegible]○八月帝視國子監○九月俺答寇山西
俺答故犯山西至是復大衆數萬分道逾井坪朔州偏
頭關老營堡遊將不能禦遂長驅破石州殺知州王亮
采大掠孝義介休平遙文水交城太谷隰州間男女死
者數萬而土蠻亦犯薊同時入邊衛犯昌黎撫寧樂亭
盧龍皆被蹂躪遊騎至灤河京師震動三日乃引去

郭朴罷○冬十月以王崇古總制三邊
時吉能與兩套爲西陲諸部長別部賓兔駐牧大小松
山偪掠河湟番族亦起爲寇乃擢崇古兵部侍郎總督
延綏寧夏甘肅軍務

戊辰

二年春二月帝耕籍田○三月立子翊鈞爲皇太子○京
師地震○夏五月以都督同知戚繼光鎮薊門
繼光至鎮議建敵臺千二百所臺宿百人二千里聯脊
務相接又立車營製拒馬器仗制精明器械堅利薊門
軍容遂爲諸鎮冠
秋七月徐階罷
帝即位以來階所持諍多宮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

側目給事中張齊前奉命獨事宦人之遺前金因疏請
撫邊諭革俺答爲階所格至是上疏劾階階引疾求退
許之
冬十月遼王憲㸅有罪廢爲庶人國除
憲㸅在世宗朝以奉道被寵賜真人號至是巡按御史
郜光先劾其淫虐僭擬遣侍郎洪朝選等勘實絕爲庶人
國除初張居正與憲㸅有隙及朝選行勘諷令坐以謀
反朝選不從居正怨屬巡撫勞堪羅織朝選死獄中

己巳

三年秋八月以趙貞吉爲文淵閣大學士○冬十二月命
廠衛刺部院事
帝以災異數仍由部院政事不平所致命廠衛密訪以
聞於是尚書毛愷侍郎魏學曾等皆自劾求去帝慰留
給事中舒化等上言祖宗設廠衛令緝盜詰奸非以察
百官也制駁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參核諸司責在臺諫
今陛下委之廠衛必詐之番校此輩貪殘起開羅織之
門不可不慎帝報聞
召高拱復入閣
拱杜強直自遂頗快恩怨及再入閣盡反徐階所爲凡
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䘏者一切報罷且明
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襃顯議禮諸臣陛下歲時入廟何
以對越二聖帝深然之

庚午

四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夏四月京師地震○秋七

月禁賽祭淫祠

高拱言北來官家鋪役連[illegible]言多意聯[illegible]請[illegible]

宜罷之寶請嚴加禁約從之

陳以勤罷

以勤入閣徐階乃首輔而高拱方與[illegible]各有所附

交相攻以勤中立無所比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用事

居正復中構之以勤與拱為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

所舉士也度不能解引疾乞休去卒贈太保謚文端

罷戶部尚書劉體乾

是時內供浸多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寶

石諸物體乾疏爭忤旨竟逐罷

八月河決邳州

初新河既成南北諸支河悉併流於新河勢益大漲三

年七月決沛縣至是復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

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由漕河道右郎翁大立言邇來河

患不在豐沛而在徐邳臣以為權宜之計在浚故道而

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遏洪水帝命大立躬自

相度條利害以聞

九月以李成梁為遼東總兵官 冬十月俺答孫把漢那

吉內附詔授指揮使遣歸

把漢幼孤育於俺答妻所既長而娶與妻不相得復自

聘俾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即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

美奪之把漢遂率所屬十餘人來歸大同巡撫方逢時以

告[illegible]言把漢來歸非擁衆內附者比宜給

官爵豐館餼飾輿馬以示俺答俺答急則令縛送叛人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趙貞吉罷

高拱掌吏部貞吉掌都察院[illegible]

貞吉所薦者[illegible]餘人文[illegible]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illegible]帝[illegible]詔令[illegible]

[illegible]人多[illegible]少保[illegible]文肅

以殷士儋[illegible]文淵閣入學士

士儋本[illegible]高拱惡其不己出不為援士儋遂結

人[illegible]中旨入閣

[illegible]

把汉那吉既歸，俺答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上游小上

言朝廷許俺答封貢，邊鎮得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險。脫有敗盟者，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從之。遂封俺答順義王，昆都力辛愛等皆授官有差。封把汉那吉為指揮如故。趙歷仍名俺答所居城曰歸化。

夏五月李春芳罷。

始徐階罷，春芳歎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日夕乞身。見居正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未允。及高拱再入，知春芳不能與爭，自劾而已。會拱遂盡反前勞給張修階故怨，春芳常從容為階解，拱銜不悅。言官希拱意，疏詆春芳，乃罷歸。

六月京師地震。冬十月河南山東水。十二月殷士儋罷。

御史趙應龍劾士儋進由內侍，不堪大任。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儋遂乞休去。

六年春正月築徐邳河堤。

時復以朱衡經理河工，遂罷泇河議。專事徐邳，築長堤自徐州至宿遷三百七十里，并繕豐沛大黃堤，正河安流，運道大通。

閏二月帝有疾。夏四月以高儀為文淵閣大學士。五月帝崩。六月朔日食。太子即位。罷中極殿大學士高拱。

始拱與張居正友善，既而內離，猶防日甚。穆宗崩，太監馮保偽遺詔，掌司禮監。及帝登極，保升立御座旁不下，舉朝大駭。拱以主上幼沖，懲中官專政，條奏請詘司禮權，又屬言官合疏攻保，而已從中擬旨逐之，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私以語保。保訴太后，奏拱擅權不可容。明日召群臣入，宣詔數拱罪，罷之。居正遂為首輔。

高儀卒。

儀性簡靜，寡嗜好。入閣兩月卒，家無以殮。謚文端。

以呂調陽為文淵閣大學士。尊皇后為仁聖皇太后，貴妃李氏為慈聖皇太后。

故事，天子立，尊皇后為皇太后，若有生母稱太后者，則加徽號以別之。馮保欲媚帝生母李貴妃，風張居正以並尊，居正不能違也。慈聖移居乾清宮，撫視帝，內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焉。

帝御文華殿講讀。

張居正請定三六九日視朝，餘日御文華殿講讀。

秋九月葬昭陵。冬十二月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廟。

癸酉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五

起癸酉明神宗萬曆元年盡辛卯明神宗萬曆十九年凡十九年

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春二月御經筵。○正月丁丑王大臣入乾清宮伏誅。

大臣京師傭奴僞爲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下東廠獄保欲緣此陷高拱令家人飲食之紿以其事俾言拱怨望與太監陳洪謀大逆遣緹騎械高氏奴問拱與戚張居正亦請詰主使獄朝洶洶自謂速拱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力解居正從之乃揀使校尉帖大臣吐實又以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別茫然莫辨也而命錦衣都督朱希孝會訊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拷掠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不敢鞫而罷保懼以生漆酒瘖大臣移付法司坐斬拱得白

三月詔舉將才

張居正進諭因言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剎制將員不當奴隸甚且不能展其鋒銳臨敵何以責其折衝嗣後將帥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權俾得展布故有是命

秋九月以方逢時總督宣大軍務

始逢時與王崇古共決貢市之議時崇古入理京營戎政將逢時代之至則申明約信邊境益安

甲戌

冬十一月立考成法

初許國草奏部院題行撫按勘者皆不報張居正請以大小緩急爲限立文簿月終註銷開列部院互相糾舉誤者抵罪自是政體稍肅。

十二月朵顏長禿犯塞總兵官戚繼光擊擒之。

時俺答雖款塞而土蠻徙居插漢地控弦十餘萬常爲薊門憂朵顏諸部皆與交通時時服從是年春朵顏部長董狐狸及兄子長昂入犯喜峰口繼光擊敗之狐狸乃請宥至是狐狸之弟長禿復入寇繼光擒之於是狐狸長昂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乞赦長禿繼光遣將受降將釋長禿還所掠人攢刀設誓乃釋長禿許通貢如故繼光在鎮十六年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李成梁獨擅戰功

二年春正月召見朝覲廉能官於皇極門。

太祖時外官奏事輒召見賜食訪民間疾苦佐貳雜職有廉能愛民者常特遣行人齎勅獎賚宣德成化朝亦間行之張居正以考察朝覲例做行之具儀以上帝乃召見布政使胡[illegible]等二十八人賜銀幣

秋八月淮揚徐河溢。○冬十月決囚。

世宗晚年崇奉玄修又好祥瑞遂停刑至是錄囚因循日久張居正言縱釋有罪無以懲惡請如祖宗舊制每歲一決囚從之又嚴[illegible]之禁犯者雖循

史必翀總爲少衰。

三年春正月徙遼東六堡

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六堡其地不毛與遼陽不相援不接李成梁請移孤山堡於張其哈剌佃險山堡於寬佃江沿新安等四堡於長佃長嶺諸處且條當衝扼要可拓境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廷議從之於是撫順以北清河以南皆遼穀東

夏四月朔日食既。秋八月以張四維爲東閣大學士

四維由張居正進凡事之不敢相可否附其後拜賜進官而已

河決碭山

南畿大水河決而北淮決高家堰而東高郵湖亦決淮水灌口淮城幾沒徐邳山陽南北深溺千里河道淤淺阻漕者數年

九月禮部尚書萬士和罷

士和初官庶吉士以忤嚴嵩改部曹累任按察布政使甫著清節及官尚書張居正欲越例贈朱希忠王爵馮保爲方士求官士和俱力持不可給事中余懋學言事得罪士和言直臣不當斥由是積忤居正謝病歸卒諡文恭

冬十月京師地震

四年春正月巡按遼東御史劉臺論居正逮下獄

時御史在外者凌巡撫張居正欲痛抑之事小不合詰責隨下又飭其長加考察以故言路多不平時臺按遼東恢奏捷居正方引故事經營之臺遂抗疏劾居正居正疏言論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冀願以悅下耶則誤國將竭忠以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譏因辭職不視事帝手勅敎諭始起逮臺下詔獄久之復用他事戍潯州

二月開草灣河

督漕侍郎吳桂芳上言淮揚洪潦奔衝緣海汊港久堙入海止雲梯一徑致海壅沙橫河流汎濫而鹽安高寶侵成巨浸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轉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今黃河衝決壅塞以入海請於草灣低窪之地挑新口以迎大溜安東流遲闊其勢垂陷不如棄之以拯全淮廷議安東未可棄而命開草灣閱七月工竣水患稍平

秋八月帝視國子監。河決崔鎮

徐豐沛睢寧金鄉魚臺單曹八州縣多決因廬淹沒無算河決宿遷城吳桂芳請遷縣治築土城以避之明年復決而北清口淤塞全淮南徙灘漫山陽高寶間會河向桃源三義鎮入老黃河故道淮水來虛入清口老黃河復舊

五年夏四月兵部尚書譚綸卒

諡襄敏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與戚繼光齊名稱譚戚
秋閏八月朔日食不見。九月張居正以父喪起復。
居正父卒戶部侍郎李幼孜首倡奪情議馮保亦固留
之吏部尚書張瀚以持慰留旨就逐於是留者相繼
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
士鄒元標交章爭之皆坐杖戍學士王錫爵等求解於
居正不得侍講于慎行田一儁張位趙志皐修撰習孔
教沈懋學皆疏救不納尋勅群臣再言者誅無赦錫爵
慎行一儁懋學先後移病歸
冬十月兵部尚書王崇古罷
初俺答諸部皆款甘肅撫西番既通款其從孫切盡台

吉連茂盜番不得志求俺答西掠崇古每作書止之是
年俺答請赴青海迎佛崇古上書西行非俺答意且以
迎佛爲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洩其謀於番
族以示恩給事中劉鉉尹瑾等交章劾崇古弛防狎敵
崇古奏辨因乞休去。
星見。十一月考察百官。
張居正自奪情後知天下不與己思以權劫之時因星
變考察自官趙志皐張位習孔教相繼謫南京御史
朱鴻謨驗疏救吳中行等斥爲民南京刑部御史張岳
請令居正奔喪坐考察自陳能禮部尚書何維柏亦
以自陳免。

戊寅六年春二月以潘季馴總理河漕。
先是總河傅希摯欲塞決口與桂芳主開老黃河故道
議未決有言濬海口以分水勢者會桂芳卒以季
馴代之季馴上言故道久湮雖濬復其深廣必不能如
今河宜塞崔鎮決口築遙堤以防衝潰又淮清河濁淮
弱河強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
必至停滯當藉淮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清口以
敵河之強使兩淮並流而臨水去則雲梯海口不濬自
通即草灣亦可不復修治矣因條上六事行之乃塞崔
鎮等決口築高家堰歸仁集柳浦灣諸堤自徐邳至淮
揚間遙堤縷堤滾水減水壩閘無不修築逾年工成。

立皇后王氏。
先是帝大婚屆期慈聖太后歸慈寧宮諭張居正曰吾
不能視皇帝朝夕師保之責惟先生任以居正充納
采問名副使給事中李涑言大婚吉典而使居正變服
從吉於觀禮不宜乞別簡用不聽。
以馬自強爲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爲東閣大學士
三月張居正爲用自強素忤居正負伉直名既入閣
亦不能有爲。
秋七月呂調陽罷。
帝大婚後張居正乞歸葬許之賜帝賚忠良銀記如楊
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勅調陽等有大事勿專決

馳驛之荊州聽居正處分詡陽內懇累疏乞休及居正
還遂去。
詔選內豎三千五百人。冬十月馬自強卒。十二月高
拱卒復其官。
拱練習政體所建白多可行初在吏部遍識諸司賢否
倉卒舉用皆得人又以時方棘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
由侍郎而總督而本兵中外迭用邊材自裕更取各邊
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皆報可世宗服金
丹斃法司坐方士于弒父律拱言先帝高壽令終曾無
暴遽今謂為王金所害天下後世視先帝為何如主穆
宗深然之始與張居正善既俱負其才至是卒居正奏復

其官贈太師諡文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
二千八百五十六。
七年春正月毀天下書院。
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遂改各省書院為公
廨
夏四月張居正上肅雝殿箴。
帝漸備六宮多宣索太倉銀購珠寶居正言歲入則減
於舊歲出則浮於前請量入為出罷節浮費因進肅雝
殿箴帝嘉納焉

秋八月減均徭加派
國初役法有里甲均徭雜泛三等自嘉靖以來行一條
鞭法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頗
稱簡便然諸役冗費名罷實存有司追徵如故百姓苦
之至是詔減銀一百三十萬有奇
八年春二月朔日食。帝耕耤田。夏四月遼東都督王
兀堂犯邊李成梁擊敗之
兀堂乞邊將坊市復犯靉陽及黃岡嶺指揮王宗義戰
死復入永奠堡成梁擊走之追出塞斬首八百餘級至
秋復犯寬奠副將姚大節又破之兀堂由是不振
六月南畿大水。秋七月後軍都督府僉事俞大猷卒。

大猷負奇節以古賢豪自期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
功所在有功武平崖州饒平皆為立祠諡武襄
冬十月汰冗官。十一月度民田
初建昌知府許孚遠始為歸戶冊以田從人法簡而密
至是復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奇零截補於是豪猾不
得以欺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
十六頃視弘治時贏三百萬頃張居正頗以溢額為功
有司爭改小步弓以求田多後遂按溢額增賦
九年春二月大閱。夏四月戎政尚書方逢時罷
逢時才略明練處置邊事悉協機宜五年以宣大總督
召理戎政時議者爭言馬市利害逢時疏言北部輸誠

敎貢虜敢渝約茂時請求隨宜與之或稍肯款笑有掠
入要賞者告俺答罰治卽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
使充斥曰益耗費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均未覩事
機之論也今計三鎭歲費二十七萬較之向時十纔二
三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買之利不與焉方隆慶庚午以
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之旰食
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穴所不可知者俺答老且死數年
之後諸部無所統一。狡黠爭構或行侵擾在我亦惟寵
貢市同從歸以待仍禁邊將無輕衆使曲常在彼直常
在我因機處宜願方略何如耳。封疆之事無常形何必
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至是以老病乞休去其功名與王

崇古相亞世稱方王。

十遼犯遼陽副總兵曹簠敗績。○京師旱丙戌饑。

張居正上言淮鳳蘇松連被災傷徐宿間至以樹皮充
饑或聚爲盜昔元末之亂亦起於此當破格賑之陛下
宜節宮中耗費世宗朝用最浩繁內庫尚有餘積今
所存猶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供無窮之用帝嘉納

月議賣民間種馬。

國初馬皆官牧後改牧於民給草場以資芻牧自宗右
莊田占草場馬戶漸多逃竄穆宗從太僕少卿武金議
賣種馬之半至是以互市俵馬蕃育之折徵草場地租
銀以供國營買馬及各邊之請迨帝末年師役繁興徵
借支太僕銀久之銀與馬兩耗而馬政大壞。

十年春正月免天下逋賦。

張居正上言帶徵逋賦徒爲民累有司那新抵舊年分
雜淆小民滿將猾吏絶給驚其不肖有司因而漁
獵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
帝從之凡免二百餘萬有奇是時國最完富太倉粟支
十年。

速把亥寇義州李成梁擊斬之。

泰寧部速把亥與弟炒花子卜言兎入犯義州成梁設
伏鎭夷堡率將李平胡射中速把亥墜馬斬之寇大奔

炒花等慟哭去自是謝數入成梁等數敗之輒斬其魁
又時襲擊於塞外敵少戢成梁以功封寧遠伯。

夏四月京師旱疫。○彗星見。○六月朔日食。○加張居正
太師。○以潘晟爲武英殿大學士余有丁爲文淵閣大學
士晟尋罷。

張居正臥病自度不起乃薦晟有丁自代晟素貪鄙不
爲淸議所保故從授書強居正薦之命下僅五日爲言
者交章劾罷。

太師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卒。

贈上柱國謚文忠居正當國務尊主權覈名實神宗初
政起衰振惰幾於富強然持法嚴刻務於自任諸不快者

多怨之。及更時行爲首輔，務承帝指，又恐居正所行者成法。一切務爲簡易，由是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

秋八月，皇長子常洛生。

恭妃王氏所生。帝御殿受賀，頒詔大赦。於是保弟姪爲都督僉事，內官爲工匠陳乙萬恩者至百七十餘人。

冬十二月，謫太監馮保爲奉御，安置南京。

帝初即位，保朝夕視起居，小有忤，輒以聞太后，太后訓帝嚴，詔曰隨下，帝故積怒。保東宮舊閹張鯨、張誠刺閒保過惡，並發其與張居正交結狀。御史江東之遂劾保黨徐爵，以皆釁帝，果下爵獄，論死。李植乃攻保，帝謫保南京奉御，籍其家。命[illegible]。吏部尚書

梁夢龍賂徐爵得官，工部尚書曾省吾、吏部侍郎王篆皆被論得罪去。於是彈擊居正者紛起矣。

以嚴清爲吏部尚書。

清在部，自卿佐以下皆親拔，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清問以病乞，歲得疾歸。

癸未

十一年春三月，追奪張居正官階。

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并奪謚。

夏四月，張四維罷。以許國爲東閣大學士。五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冬十一月朔，日食。

十二月，慈寧宮災。

甲申

十二年春二月，京師地震。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

御史屠叔明請釋革除忠臣外親，後裔部臣自齊泰、黃子澄外，其坐方孝孺黨連及者，俱免之。於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千三百餘人。至光宗嗣位，并泰、子澄戚屬後裔俱放還。

夏四月，籍張居正家。

御史羊可立復追論居正構陷遼王。王妃因上疏訟冤，言遼邸金寶悉入居正。帝命司禮張誠、刑部侍郎丘橓往籍居正家，守令先期錄入口，錮其門，子女俱死者十餘人。誠等盡括其親族所有，得黃金一萬、白金十餘萬。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其誥命，以罪狀示天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戍極邊。諸以忤居正罷黜者，俱召還。初言路爲居正所抑，至是爭礪鋒鍔，搏擊當路。可立與李植、江東之輩倚帝寵，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爲重，競政府之末。已，御史丁此呂劾侍郎高啟愚主試，以舜亦以命禹爲題，爲居正勸進。帝下疏示時行，時行言此呂以曖昧陷人大逆，恐讒言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楊巍請出此呂於外，植、東之交章劾時行、巍蔽塞言路。許國不勝憤，疏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

乙酉

闕上行私其風漸不可長疏蓋指中行用賢等也自是
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矣
冬十月余有丁免○十二月以王錫爵爲文淵閣大學士○
王家屏爲東閣大學士○詔以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從
祀孔廟
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
言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弟出處如獻章文章
功業如守仁純心篤行如胡居仁允宜崇祀從之終明
世從祀文廟者薛瑄與守仁等四人
十三年春三月京師旱大雩
帝步禱南郊詔中外理究抑免天下被災田租一年

二月以尚寶少卿徐貞明領墾田使督治京畿水田
初貞明爲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利如南人圩田之制
引水成田時以財匱不能舉及謫官南行又著潞水客
談論水利當興者十四事既還朝給事中王敬民薦之
會巡撫張國彥汪應蛟方開水利於薊永有效遂命貞明兼
監察御史領墾田使貞明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及明
年二月已墾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周覽水泉分
合將大行疏濬而奄人勳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帝成
之遂罷
秋七月雷震郊壇門○八月京師地震○冬十一月禮科給
事中王三餘請帝親郊不從

丙戌

三餘請帝親郊以答天戒帝怒其奏請不早詰責之仍
遣官代
十四年春二月冊鄭氏爲皇貴妃
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而王恭妃生皇
長子已五歲不獲封中外籍籍疑帝將立愛給事中姜
應麟首抗疏請立元嗣爲東宮貶廣昌典史大學士申
時行等同列再請建儲不聽帝嘗下詔求直言郎官劉
復初李懋檜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
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出位帝甚悅之
於是言者蠭起章奏下不省指斥宮闈攻擊執政帝槩
置不問門戶之禍大起

夏六月松茂番平
松茂諸番屢犯邊殺守將巡撫徐元泰遣總兵官李應
祥進討應祥樹赤白幟名一下令良民附賊者徒手立
赤幟下誘脅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俱免罪番遂急
不樹救官軍連破河東河西諸巢禽賊渠三十餘人俘
馘千計又討建昌番及邛部屬夷以其地置屏山縣蠻
中劇寇盡平應祥由是威名甚著
冬十一月祀南郊

丁亥

十五年春三月命撦力克襲封順義王
初俺答死子乞慶哈襲至是乞慶哈死子撦力克襲其
妻三娘子即俺答所奪之外孫女而爲婦者也歷配三

坐主兵柄諸部畏之自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二十
年帝嘉其保塞功亦封忠順夫人
夏四月旱京師地震○秋七月衛輝水江北山西陜西河
南山東旱
時所在災荒河北尤甚戶部右侍郎孫應奎請蠲
因加派宜寬賦節用損上益下以培大命帝感其言頒
有所減罷
九月朔日食不見○冬十月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
瑞力矯偷惰褻吏竪風裁即其及卒士大夫賻金爲斂
百姓罷市送者數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謚忠介
戊子 十六年春三月詔改景泰實錄郕戾王號不果行
時上下偷惰詔勑多不稱行景泰實錄終神世未有改
也
南畿浙江山西陜西河南大饑
己丑 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時以日食免朝賀嗣後每元旦皆不視朝
夏六月賑南畿浙江饑
南畿大旱浙江大風海溢溺死者八十萬人
也
庚寅 十八年春正月召見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於毓德宮
大理評事雒于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直攻帝失帝震怒
將加嚴譴召見時行等令擬旨時行等請寬其罪而諭

令于仁自引去于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是
日宣皇長子出見時行請早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乃曰
朕不喜激聒近因諸臣所奏聽其離間父子故概置之
若廷臣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
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瀆擾
二月罷日講
帝毎遇講期多傳免申時行請免講日仍進講章以備
觀覽自後講筵遂永罷
三月以宋纁爲吏部尚書
纁前爲戶部五年値四方多災悉心經畫上下賴
之石星代爲戶部語纁曰某郡有羨餘可濟國用纁曰
朝廷錢穀寧藏於下不用勿使搜括無遺上知物力充羨
則侈心生矣時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亦不
罪纁愼行補救寬大纁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
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省概置勿問則如痿痹
不可療矣及移吏部絕請託奬廉抑貪痛懲黠吏於政
府一無所關白屢乞休不允卒官謚莊敬
夏六月青海酋火落赤犯邊
自俺答西掠諸番番人不支輸伏於虜虜騎遂數入番
中至是套部莊禿賴等據水塘卜失兔火落赤擁衆
剌掠工兩川而火落赤尤黠桀數犯甘涼臨洮西寧
副將李聯芳戰沒未幾復大掠河州臨洮渭源官軍

之敗績西陲大震時搭力兎勢孤亦爲卜失兎等所誘
西行遠遁帝懸之詔停市賞
秋七月朔日食。命兵部尚書鄭雒經略邊防
雒前督宣大軍撫順義王及忠順夫人有恩故用之雒
以洮河之難由縱虜入青海所致乃馳抵甘肅下令曰
北部入青海者拒之於是擊破卜失兎軍大布招番之
令。歸附者日衆乃進兵青海逐火落赤諸部而諭搭力
兎縛獻首叛踰二年搭力兎以史二等來獻命復其市
賞
十九年。春閏三月彗星見。夏四月朔享太廟。
是後廟祀皆遣代。
六月王錫爵罷。
火落赤犯邊議者爭請用兵錫爵與申時行主款忤帝
意未幾偕同列請建儲不得遂以母老乞歸。
秋畿內蝗。八月申時行許國罷
閣臣疏請建儲首列時行名時行聞帝怒密疏言臣方
在告實不與知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陽附廷臣而陰
之誠陰爲自交宮掖之謀欲大獄非以賓爲中書
舍人黃正賓附和大紘疏亦抗疏詆時行帝
怒斥大紘正賓爲民時行力請能與家居又以建
請帝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遂罷時行國獨留家居
以趙志皐張位爲東閣大學士。

申時行密薦志皐位遂用之吏部尚書陸光祖言閣制
閣臣必由廷推若令一人密薦是開倖進之門志皐位
因疏辭帝不允
冬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罷。
十七年以後土蠻結西部數入寇將卒多戰沒成梁又
潛兵出塞襲虜殺伏死者千餘人仍報功首增爵廕敵
再入海州成梁不敢擊縱掠數日去是年閏六月成梁
票給事中侯先春閱邊劾禍樂功遣副將李寧襲破板
升還師遇敵死者又數千人爲巡按御史胡克儉所劾及
先春還朝尤力詆之遂罷成梁官以寧遠伯奉朝請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六

起壬辰明神宗萬曆二十年盡壬子明神宗萬曆四十年凡二十一年

二十年春二月哱拜據寧夏反遣總兵官李如松會總督魏學曾討平之

哱拜西部人嘉靖中來降屢立戰功官副總兵拜老子承恩襲性狠戾巡撫黨馨裁抑之拜遂嗾軍士劉東暘許朝等殺馨據河西四十七堡誘套寇入犯花馬池全陝震動學曾檄諸將沿河扼賊衝渡而自駐花馬池當賊衝未幾四十七堡皆復惟寧夏尚爲賊據命從廷議以李成梁子如松提督陝西軍務會學曾及甘肅巡撫葉夢熊討之屢攻城不下及秋賊復勾套寇分道入寇華創官軍學曾檄延綏兵乘虛搗其巢虜始遁延綏決河灌城而先遣人誘東暘朝令殺哱拜父子自贖然軍御史梅國楨劾學曾玩寇逮下獄以夢熊代之賊被圍食盡其黨內攜互相殺冬十月承恩開門降拜闔室焚死夢熊盡誅拜黨俘承恩至京師誅之學曾逮未逾月賊遂平詔復其官

三月王家屏罷

給事中李獻可以疏請豫教元子謫外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怒遣內侍至其邸責之於是力求去詔馳傳歸

夏四月總督河道尚書潘季馴罷

季馴四任治河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水勢以借水衝沙築堤束水爲治河漕兼利之策下至水石樁埽綜理纖悉以勞疾疏乞休不允至是泗州大水與撫按議濬治不合得請歸後一年卒

九月倭陷朝鮮

僞倭王平秀吉者起人奴篡立統踞三十六州窺朝鮮弛備分道行長清正等率舟師從對馬島徑釜山破朝鮮入王京朝鮮八道幾沒國王李昖倉卒出走渡鴨綠江求內屬請援之使絡繹於道詔以宋應昌經略備倭軍務李如松爲總兵官救之兵部尚書石星奏遣游士沈惟敬詣軍前諭令行間明年如松以連勝輕敵猝遇伏於碧蹄館官軍喪失甚多如松氣大索應昌亦急欲休息乃令惟敬至倭營議封貢會倭糧盡棄王京走據釜山惟敬同倭使來請款石星力主之召應昌如松班師二十四年遣使封平秀吉爲日本國王倭已受册而怒朝鮮報謝無禮留兵釜山如故帝怒逮星下獄論死更命邢玠總督薊遼軍務麻貴爲總兵官楊鎬以僉都御史經略朝鮮玠知行長與清正有隙遂檄諸路專趨蔚山攻清正倭結三柵以自固進擊陳寅進破二柵而鎬故與李如梅私欲待其至分功遽鳴金收軍明日攻之不能下倭救兵猝至鎬大懼先走諸軍繼之前後死者二萬人事聞帝命罷鎬聽勘

二十一年春正月召王錫爵復入閣

甲午

錫爵至密請建儲以踐大信帝手詔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並封為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旨進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眞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為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旨進帝竟下前諭令有司具儀於是舉朝大譁禮部尚書羅萬化給事中史孟麟等詣錫爵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趙志臯張位請追還前詔不從已而諫者益衆岳元聲顧允成等十餘人遮錫爵於朝面爭之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亦不報因自劾求罷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舉行

秋七月吏部尚書孫鑨罷

先是大計京官鑨與考功郎中趙南星力杜請謁盡黜執政私人於是衆多憾之給事中劉道隆劾南星專權植黨謫南星三秩鑨亦奪俸遂連疏乞休去

八月彗星見紫微

二十二年春二月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

時已十四歲出閣用東宮儀中外欣慰

河南饑○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

先是羣臣爭國本惟王家屏與言者意合中旨行王錫爵皆宛轉詢護亦頗以言者為多事憲成主京察凡所推舉多與政府牴牾于是會推閣臣憲成舉家屏忤帝意削籍歸憲成既廢名益高與故官高攀龍等建東林書院為宋楊時講道處憲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為東林黨議之始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以陳于陛沈一貫為東閣大學士

○王錫爵罷

錫爵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力爭不宜用廷杖為世所稱特以阿並封旨被物議既而趙南星斥趙用賢放歸論救者咸被譴責衆指錫爵為之

因連章自明乞罷歸

秋八月以孫丕揚為吏部尚書

丕揚挺勁不撓百僚無敢干以私者獨患中官請謁乃創為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選人自掣請寄無所容然銓政自是一變

冬十月炒花犯遼東總兵官董一元擊敗之

初速把亥為官軍所殺其弟炒花子把兔兒益結土蠻東西相倚數侵邊一元遣部將孫守廉馳右屯禦西部而自將大軍固振武外為聲勢以待敵騎深入官軍奮擊破之逐北七十餘里把兔兒中矢走西部亦解去一元復以歲暮敵不設備率健卒踏冰渡河疾馳四百里

抵虜巢斬一百餘級獲牛馬弓仗無算把兎兒虜死其部衆盡遁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宗室得就試

鄭世子載堉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視才器使從之許奉國中尉以下入試輔國中尉以上爵尊不得與其後禮臣李廷機言封爵科目原自兩途彼既願從科目入仕應照士子出身資格銓除何拘原爵亦從之惟不得除京朝官

夏五月京師地震○秋九月青海酋永邵卜犯甘肅參將達雲擊敗之

永邵卜屢爲邊患値九月度諸將必撤備擁勁騎直入南川屬番偵告雲伏兵要害令番人誘出西寧峽外擊挫其前而已提精卒二千夾擊大敗之斬七百餘級其走峽外者番人殲之爲西陲戰功第一

復建文年號

初司業王祖嫡以建文不宜革除上請沈鯉官禮部力贊之帝不從至是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復以爲言詔附建文事蹟於太祖實錄之末復年號未幾南京太常寺卿沈子木疏言建文帝御宇五年顧不得一盂麥飯下同齊民於義不忍請附食懿文太子之側章下部議不果行

淮水灌泗州祖陵○冬十月湖廣饑

二十四年春三月乾清坤寧兩宮災○夏福建饑○秋七月仁聖皇太后陳氏崩○遣中官開礦

初畿輔奸民慫恿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會建兩宮計臣束手府軍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獻礦峒者踵至悉遣中使偕原奏人往首畿輔嗣是延遍天下其後各省皆設稅使如天津店租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等都邑關津中使基布所至倚奸民爲爪牙搜括及發冢奴告主者畀以什之三中人之家大半皆破甚者招集亡命肆劫奪擄殺人有司稍拂意輒劾其阻撓逮治中外諸臣諫疏前後累數百上帝俱不聽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蠭起

閏八月朔日食○九月葬孝安皇后○河決單縣

時徐泗淮揚間無歲不苦水患總河楊一魁議分殺黃流以縱淮別疏海口以導黃於是役夫二十萬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至安東五港灌口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闢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石閘洩淮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於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揚得無恙然一魁專力桃清淮泗間而上流單縣黃堌口之決如故後以黃堌不塞致衝祖陵斥一魁爲民

冬十二月陳于陛卒

于陛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嘗請建東宮及時豫教與早朝勤政皆不報以災異乞罷亦不許于陛積勞成疾卒贈少保諡文憲

丁酉

二十五年夏六月三殿災

時帝銳意聚財多假殿工爲名言者謂天以民困之故災三殿以示儆奈何復因天災以困民帝不納繼徵木於川廣令輸京師費數百萬其彼中官冒沒終帝世三殿實未嘗復建也至熹宗朝魏忠賢等成之

秋七月赦○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

初應龍數從征調恃功驕蹇知川兵脆弱陰出劫州縣

詔逮驗匿不出所部何恩等訐有司皆變四川巡撫王繼光發兵討之覆於白石應龍上書自明乃命南京兵部侍郎邢玠爲總督往勘值東西用兵不能窮治因招撫之應龍請執罪人獻金贖罪遂縛獻黃元等論輸四萬金羈其次子可棟於重慶追贖可棟尋死應龍益恨遂糾諸苗反殘餘慶掠大阡都壩及興隆都勻諸衛進圍黃平殺官吏後復大掠洪頭高平諸屯及湖廣命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討之賊張官軍未至率眾陷綦江盡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楚黔道梗

八月京師地震○冬十月以黎惟潭爲安南都統使

初莫登庸請封制下而登庸已死遂使其孫福海襲已而福海不能輯衆爲黎氏所逐寧死而傳于惟潭遂殺福海孫茂洽復據安南款關求貢總督陳大科上言莫之篡黎實其逆黎之復仇其名正宜許其來歸詔以維潭爲都統使自是安南復爲黎氏有而莫氏惟據高平一郡宗黨多竄處海隅時出侵掠爲邊患

戊戌

二十六年夏四月土蠻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塞戰歿死○京師旱○六月張位罷

以爲楊鎬故也

秋八月京師地震○冬十一月倭遁去官軍分道追擊敗之朝鮮平

初官軍分道擊倭不利會平秀吉死諸倭俱有歸志其

渠帥清正發舟先走總兵官麻貴遂入島山西浦劉綎攻行長曳橋砦都督陳璘敗其援兵倭始揚帆盡去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與朝鮮迄無勝算至秀吉死禍始息

以劉東星爲工部侍郎總理河漕

初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即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不果東星即其地開濬起而里鋪至三仙臺抵小浮橋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遷凡五閱月工竣明年濬邵伯界首二湖又明年開泇河南通淮海引漕甚便

官軍襲火落赤於松山走之復其地

瘠力兒已東歸而各虜火落赤卜失兔等頻年抄掠如
故據三大渠曰河套曰海西曰松山幣貞奏衛總督三
邊李汶內聯四鎮外招番人襲破寇衆於松山復其地
築邊四百里
二十七年夏旱○閏四月遣中官徵天下積儲
以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戸部告匱乃
命中官嚴覈各省積儲由是外帑日耗
秋八月陝西山崩
狄道縣有山長二百餘丈聲如雷者十數夜遂陷為池
山南平地湧山五高者二十餘丈
冬十月加四川湖廣田賦
以播州用兵故

二十八年春二月京師地震○夏六月川湖總督李化龍
帥師平播州
化龍集三省兵分八路進賊奔據海龍囤總兵官劉綎
先入婁山關直抵囤下諸軍繼至築長圍迭攻時久雨
將士馳泥淖中苦戰大破之應龍自縊死七子皆就擒
詔磔應龍屍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
冬十月兩畿盜起
頻年災旱又苦礦稅民多起為盜浙人趙一平與其黨
孟化鯨等招集亡命於徐州自稱宋後署偽官期明年
二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鳳陽巡撫李三才因疏陳礦
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
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
日奏章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
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
為守之不報
二十九年夏五月罷山西巡撫魏允貞
中官張忠孫朝先後領山西礦稅誅求百方允貞俱奉
裁抑忠暴其罪帝入朝譖將加譴責山西軍民數千詣
闕爲允貞訟冤言官亦連章論救帝雖置不問允貞乃
乞歸不幾卒晉人立祠祀之
旱

畿輔山東河南赤地數千里
六月法司請熱審不報
嗣後數年每請皆不報獄囚久繫多死
秋八月復以李成梁鎮遼東
總兵馬林獲罪沈一貫言成梁雖老尚堪將兵乃命再
鎮遼東年已七十六矣時土蠻長昂及把兔已死寇掠
漸稀而開原廣寧復設馬木二市諸部皆市賞利爭就
款以故成梁再鎮八年遼左少事
九月趙志皋卒
志皋柔弱頗為朝士所輕日本封貢志皋與石星相應
和星敗劾星者必及志皋志皋乞休疏八十餘上遂不

許在告四年矣
以沈鯉朱賡為東閣大學士○冬十月立子常洛為皇太
子
沈一貫請立東宮帝已允行旋復諭改期一貫封還諭
旨力爭乃立常洛為皇太子同日封子常洵福王常浩
瑞王常潤惠王常瀛桂王
三十年春二月帝有疾召沈一貫具詔除礦稅翌日疾瘳
寢前詔
帝忽有疾召見一貫諭以罷礦稅及江南織造江西陶
器撤還所遣中官釋繫囚召用建言諸臣一貫方擬旨
進翌日帝瘳悔之連遣中使十餘輩追還前諭一貫慢
逮徵八時司禮太監田義力爭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
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
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言者皆不聽礦稅之害遂終帝
世
閏月河州黃河竭○秋七月緬甸犯騰越
初雲南稅監楊榮聞採阿瓦猛密諸寶井云歲可得數
十萬既而所進不得什一又開採麗江土司地皆當職
夷漢居民相率焚稅廠殺委官于是緬人以稅使貪暴
為辭攻陷蠻莫宣撫使思正奔騰越緬賊追及之有司
殺思正以謝賊始解
三十一年春正月京師宮○詔戶兵二部發帑貫

時內府所供寖多戶部困不能支九邊額軍八十六萬
衛所將弁率以空名支餉且多冗濫邊兵屢譁爺急向
戶兵二部餉者罪責帝不能振刷也
夏四月朔日食
是日當享太廟禮部侍郎郭正域言禮當祭而日食於
未殺則發朔日宜救日詔朝享廟從之
五月京師地震○六月廢楚中尉華越為庶人
初楚恭王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曰內
官郭綸取他人子養之宮中莫能明也萬歷八年華奎
嗣王華壁亦封宣化王楚宗人華越等訐異姓子不當
亂宗沈一貫屬通政使格其疏不上月餘華奎劾華越
疏至乃上之帝從郭正域沈鯉議令撫按行勘撫按皆
言無左驗中旨以楚王襲封已二十餘年坐華越等誣
奏降庶人錮之鳳陽明年華奎獻萬金助工經漢陽宗
人疑其賄中道奪之巡撫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持
兵突入撫署殺可懷於是逮捕諸宗人置重典者六
人禁錮閒住者四十五人
秋七月京師大雨○八月禮部侍郎郭正域罷
正域劾華奎行賄事辭連沈一貫華奎言正域楚人與
臣素有仇於是給事中楊應文御史錢夢皐等交章劾
正域陷親藩正域乞休去
冬十一月獲妖書

先是侍郎呂坤嘗撰閨範圖說太監陳矩持進帝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二十六年秋或撰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頌妃而妃之刊刻實藉此爲奪嫡地妃兄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並糾貴妃疑出自二人手言於帝帝重謫二人事遂寢至是續憂危竑議復出朱賡於寓門外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之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於東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賡爲內閣者以賡更同音也詞極詭妄時皆謂之妖書帝大怒勅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以楚宗事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逼欲因是傾之給事中錢夢皐首指爲正域鯉所造遂發卒圍正域舟於楊村捕僕隸乳媼十餘人御史康丕揚先後捕正域所善醫人沈令譽僧達觀等雜治之竟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皦生光生光性險賊多脇取人財又嘗爲妖詩傾戚里鄭書出其手遂下獄拷訊夢皐丕揚令引正域不從光宗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帝亦不欲株連法司乃歸獄生光磔之正域始得歸

三十二年夏四月朔日食○五月雷火焚長陵明樓○六月太白晝見

沈一貫等因災異疏請罷礦稅出繫囚補缺員發臣下章奏俱答以修省實政俟次第舉行一貫等又言俟之爲言有所底極臣等非不欲俟而天下危亂恐有不能俟者帝不省

秋七月大雨水

三十三年夏五月雷震郊壇○鳳陽大風雨毀陵廟○左都御史溫純罷

時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主之沈一貫所欲庇者錢兆斗從夢皐等皆在謫中疏入降旨切責盡留被察科道官純力求去夢皐等訕純納賄給事中陳嘉訓極論夢皐兆斗明比爲奸請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帝予純致仕夢皐兆斗亦罷歸

秋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濬朱旺口

前年河決豐縣單縣決口亦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湖河臣李化龍上言自泇河既成起直河至夏鎮與黃河隔絕山東直隸間河不能爲運河害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沼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碭皆命懸一綫堤防宜急會化龍以憂去命工部侍郎曹時聘代之時聘乃大濬朱旺口北役夫五十萬六閱月工竣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堤厚河歸故道焉

三十四年夏六月畿內蝗○秋七月沈一貫沈鯉罷

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交章詆一貫奸貪一貫求去帝許之嘉訓居相亦貶秩一貫素有清望惟楚宗妖書

京察，吏部與時論異，故人多詆之。鯉嘗侍帝東宮，受知
最深，及官禮部，中官貴戚違例干請，多引典禮裁抑；及
是政府守正不阿，以壓於一貫，志不盡行。于是一貫尹
為嫌，鯉方懇乞，命致仕

冬十二月，棄六堡。

初六堡既築，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至是李成梁
以地孤懸難守，與總督蹇達、巡撫趙楫建議棄之，盡徙
居民於內地，不從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藉。給事中
宋一韓力言棄地非策，熊廷弼亦以為言，帝卒用成梁
議，自是遼左藩籬盡撤

三十五年春二月，以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為東閣大學士。○秋八月，彗星見。○冬十一月，于慎行卒。

慎行明習典制，為禮部尚書，諸大禮多所裁定，以請建
儲忤帝意，家居十餘年，召掌詹事不至；入閣命下，再疏
辭不允，至京十有二日而卒，中外惜之

蠻陷武定。

鳳氏世為武定土知府，嘉靖中土舍鳳朝文叛伏誅，乃
改流官，授鳳歷為土經歷，又以謀作亂死，土職盡絕。至
是鳳阿克陰結會川諸蠻，攻陷武定，連破旁近州縣，自
立為知府。巡撫陳用賓、總兵沐叡以失事下獄論死。明
年九月賊始平

三十六年春二月，京師地震。○飭邊備。

是時蒙古喀爾喀諸部恐襲我
大清。薊遼總督蹇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為備；廷臣請罷
礦稅以安人心。不省，第命守臣嚴備邊

夏六月，李成梁罷。○冬十一月，朱賡卒。○十二月，朶顏寇薊州，京師戒嚴。

朶顏長昂之子騰皙復與其從父蟒金潛入薊鎮大掠
河流口，參將馬棟等不能禦，京師援師所過，居民望見火
光，驚為敵至，逃入京師者日數萬，九門盡閉。兵部尚書
李化龍請以二十萬金備薊鎮缺餉，飭修守備之具，而
度支告匱，戶部請暫借內庫礦稅銀，限以歲月補還。帝
難之，命發太僕寺馬價十萬、戶部銀十萬畀之，軍情稍
定，敵以有備引去

三十七年春二月，拱兔陷大勝堡。

先是朶顏結黃台吉謀犯喜峯口，總兵官杜松受總督
王象乾指，潛搗黃台吉帳以定薊寇，乃從中左所夜馳
拱兔營，掩殺百餘人，以大捷聞。兵備副使馬拯謂彼無
故被勦，必復佐事，且叵測。至是果以五千人攻大勝堡，
殺裨將耿尚仁，支解之，殺掠幾盡，復深入小凌河二十
里，官軍禦之大敗。部議釁由杜松，令戴罪自劾，松恚甚，
焚其鎧仗，罷兵事不問，乃勒還籍

閣部請并言官章疏，不報。

時言路互相詆訐，帝心厭之，章悉留中。御史鄭繼芳力

攻給事中王元翰左右二人者復相角不已向高請盡下諸疏勅部院大臣評其曲直罪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不報諸臣既無所見由前益行黨相攻

三十八年夏四月正陽門災

時京師久旱正陽門樓火給事中馮曰庠疏言正陽城樓與正殿相對義取當陽自萬曆二十年來大小臣工莫見聖容朝夕左右不過宦官情明雍蔽之心日傾月消而人材邪正政事得失都置膜外昔年宮殿災業已示譴迄今十餘年玩愒如初所謂恭己正南面者皆無時日則何取於正陽之名為哉願稍振刷勤臨政親百官疏入不報

冬十一月朔日食

禮部右侍郎翁正春言前歲食四月朔純陽之月也今食十一月朔陽生之月也皆非陽德有虧是以上天譴告如此日之食與更在一時而皇上之寢與行祇在一念誠翻然轉移太平基業將從而致疏入不報

三十九年春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三才罷

三才在淮久以折稅監得民心歷加至戶部尚書然頗通賂遺結納遍海內輔臣缺建議者請參用外僚意在三才由是忌者日衆工部郎中邵輔忠劾其貪偽險橫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等十餘人繼之胡忻曹于汴等交章論救朝端聚訟數月未已顧憲成方

講學東林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盛稱三才廉直議者指摘三才力請罷去未幾兆魁劾東林黨人陰持計典因以附三才講學者多不理於口

夏六月大水

南北兩畿及湖廣皆大水諸大吏請罷榷稅以甦民命不省

秋八月吏部侍郎王圖罷

是年京察御史金明時以不職懼斥假言要挾諸當事者於事未來金佐之俱為孫丕揚劾罷其黨大譁又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埈各樹朋徒于與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埈崑山人也圖時兼掌翰林院而祭酒例由掌院注考賓尹屬王紹徽為之請圖峻拒之然二人職既殺及喬應甲皆外轉由是諸失官者力攻圖圖遂引去時黨論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黨之名齊則亓詩教周永春韓浚張延登為首而燕人趙興邦輩附之楚則官應震吳亮嗣田生金為首而蜀人田一甲徐紹吉附之浙則姚宗文劉廷元為首而商周祚毛一鷺過庭訓輩附之與賓尹輩相倚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

九月戶部尚書趙世卿上疏去位

世卿矢心計在戶部酌劑盈縮常國賴焉公主下嫁福王出邸凡額外宣索世卿俱力爭楚王與宗人相訐世

卿嘗官楚府長史言王非僞與沈一貫合謀劾廷臣所
惡論劾相繼世卿上疏乞罷出城候命踰年不報乃乘
柴車去未幾吏部尚書孫丕揚亦拜疏歸
四十年夏五月朔日食○秋八月以刑部尚書趙煥兼吏
部尚書
時曹署多空六卿惟煥一人又兼署兵部至是改署吏
部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
工禮三部止各一侍郎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
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十
餘年不得代督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什之五六
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

缺掌印不給牒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煥累疏乞
除補始除侍郎四人既而考察命下補科道六十餘人
時稱盛事云煥素有清望於朝臣無所左右顧雅不善
東林諸黨人及附東林者咸起攻之明年秋罷歸
九月李廷機罷
廷機性廉潔然頗刻深初入閣廷臣爭論之累疏乞休
不允出居僧寺不視事言者猶攻之不已至是疏已百
二十餘上不得命竟歸

起癸丑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盡庚申明光宗泰昌元年凡八年

癸丑
四十一年春三月加淮揚田賦
時江上有倭警淮徐鳳陽巡撫陳薦請加派銀十五
萬兩有詔從之
詔卜失兔襲封順義王
三十五年順義王撦力克卒孫卜失兔應嗣求婚於忠
順夫人忠順拒之其所部素囊台吉五路台吉各不相
下封號久未定至是卜失兔始婚於忠順東西諸部長
皆具狀爲請封忠順夫人旋卒詔封卜失兔爲順義王
然勢益衰不復能力制諸部矣

秋大水
兩畿河南山東湖廣江西廣西俱大水
八月以方從哲吳道南爲東閣大學士
自朱賡卒李廷機以人言杜門久葉向高遂獨相向高
臥病每郎求擬旨請增閣臣章百餘上至是始命二
人入閣時道南在籍踰年乃至

甲寅
四十二年春二月以鄭繼之爲吏部尚書
趙煥既以繼之代繼之楚人年八十餘耄而憒一聽楚
黨意指凡與黨人異趣者斥殆盡大僚則中以拾遺
部曹類爲空云
慈聖皇太后李氏崩

后性嚴明，萬曆初政，后保護之力居多。委應以說請建儲，被詰。太后因帝入侍，問故，帝奏對失旨。太后怒，帝惶恐伏地。儲位由是定。至是崩，謚孝定。

月，福王常洵之國。

初，廷臣請福王之藩者，數十百奏，不報。會錦衣百戶王日乾訐奏貴妃內侍姜麗山等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欲擁立福王。帝震怒，葉向高請速令福王之國，以息群喙。帝納之。尋又諭改期，向高封還手敕力諫，帝不得已，始令就藩。歷年稅使礦使所進珍奇，盡以賚之。賜莊田四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又奏乞淮鹽數千引，開市洛陽。中州舊食河東鹽，以改食淮鹽，河東引遏不行，邊餉由此大絀。

釋楚宗附楚諸人

楚宗之獄，廷臣互有左右，歷數年，帝不能白。至是禮部侍郎孫慎行力言楚宗私赴可懷，不得為叛。乃稱太后遺詔釋之。

夏六月，葬孝定皇后於昭陵。○秋八月，葉向高罷。

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效忠盡，帝心重之，而其言多格不用，所救止十之二三而已。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廟堂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也。帝不能用。向高見疏求去，帝輒優旨慰留。向高復言：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留何益？又言：今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群臣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帝俱不省。至是乞休疏四十餘上，詔極褒始允其去。

四十二年春三月朔，日食。○夏五月，畿內山東旱。○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伏誅。

太子居慈慶宮，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梃擊傷守門監入前殿，被執。太子以聞，命法司按問。御史劉廷元、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先後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以積柴為人所燒，氣憤發狂，詣京師訴冤，法司遂以瘋顛具獄。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刑部主事王之寀至獄中，誘令吐實，詞連內監劉成、龐保，皆貴妃近侍也。於是廷臣交章上請，言禍生肘腋，急宜剪除，並寢不報。越數日，刑部集諸司會鞫，與之寀所奏無異，詞廷臣請鞫治成保等，窮究主使。給事中何士晉直攻國泰，且侵貴妃。初奸人王曰乾上變，言乖蠱事，辭已連成。至是復涉成帝

丙辰

心動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帝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毋株連帝乃御慈寧宮召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大臣入責以離間父子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又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并責諸臣妄言諸臣叩頭出遂磔差於市掠死成保等禁中帝不見群臣二十有五年矣至是特一出以釋群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不遽罪言者未幾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劾之寀妄生事端遂削之寀籍調士晉外任

冬十月京師地震

四十四年春兩畿山東河南大饑

是歲陝西山西旱蝗江西廣東湖廣大水

二月朔日食○夏六月天鼓鳴

兵科給事中熊明遇疏言入春以來天鼓兩鳴於西北流星晝隕於清豐地震二十八次火光石隕雨核河內幻妖遼東兵端叶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於今日者且山東大祲人相食黃河水稽天兼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水逆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爲恒風爲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逆天拂經之事此誠危急存亡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備臣乏侑遼臣闕邊可憂二奢部圖土播部覬覦可憂三黃河泛溢運河膠淺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閭閻不偷杖索常洗可憂六群誹謗衛訛言叛道可憂七兵民蠢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付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隳律制科之法漸成姦藪武庫之器漸至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太子小校可濫邀綸綍是朝廷無紀綱滇黔之守令皆竄逸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構之口甚於戈戟傾危之禍慘於敵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

冬虜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破降之

時套虜號十萬然其衆分四十二枝多者二三千少不及千騎惟卜失兔之子吉能土馬雄諸部前年秋求封王爵邊臣格不以聞遂糾諸部入寇文煥屢擊敗之乃相繼納款

秋八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皇太子輟講已十有二年群臣諫疏凡數百上及是始命舉行然一講而輟後不復舉矣

九月兵部請治兵不報

前以孝定太后喪停操三年至是兵部上言大禮已殷當新戎器以應秋防不省

四十五年夏旱
自去冬無雪入春不雨至是大旱時災歉遍天下有司請蠲卹率寢不報盜賊四起帝但勅群臣修省而已

秋七月朔日食○吳道南罷
道南遇事有操持通達政體頗負時望前年典會試吳子有以代倩擢第者湯賓尹嗾其黨交章論之給事中劉文炳御史張至發攻尤力肆口詆淇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今言事有糾閣臣之言官無論閣臣之言官臣擯因已去請立罷黜帝爲諭文炳於外言官論救文炳復派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疏至二十七上帝猶慰留倂戍乃歸居二年卒

戊午

四十六年夏四月京城濠水赤○我
大清兵克撫順
守將王命印死之李永芳降總兵官張承廕率師來援分軍爲三據險自固俄師潰承廕戰死將士死者萬人諸堡皆陷時捕漢及西部皆擁衆入遼東機激賞猶書日數十至中外戒嚴帝初頗發憤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矣

日中有黑子○閏月起楊鎬經略遼東
初鎬巡撫遼東當乘虛襲殺兪寧部致寇屢入犯爲言者劾罷至是以遼警廷議謂鎬熟諳遼事起兵部侍郎往經略

六月趙煥復爲吏部尙書
鄭繼之罷去給事中亓詩教以煥爲鄉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由是清望益損

京師地震○秋七月我
大清兵克清河堡
守將鄒儲賢張旆戰死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奠南距靉陽北距瀋陽清河既失全遼震動而諸路兵尙未出關帝賜楊鎬尙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軍中至冬四方援兵始集

加天下田賦

帝以遼左軍餉不敷除貴州地磽瘠有苗變不加外餘省照萬曆六年會計錄所定七百餘萬頃每畝加三釐五毫其加銀二百萬有奇次年復加賦額至八百萬時遼餉五百餘萬人心賴以粗安而天下囂然民生困弊矣

茂陵災○冬十月彗星見
彗見氐分後十數日犯太微又三日逼紫微垣凡三十四日乃滅

四十七年春正月蚩尤旗見長竟天○二月楊鎬師出塞敗績
帝以四方援遼兵大集恐師老財匱下廷議方從哲與

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日趣
鎬進兵鎬乃於二月中出塞分兵四道令總兵官馬林
出開原攻北杜松出撫順攻西李如柏從鴉鶻關出趣
清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奠由涼馬佃搗後而以
朝鮮兵助之號四十七萬期三月二日會二道關並進
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進至二
道關遇伏戰歿全軍盡覆林率開原兵出三岔口聞松
敗結營自固我
大清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去鎬聞急檄止如柏綎兩軍如
柏遂不進綎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
大清兵擊之不動已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以紿綎綎入營

營中大亂綎力戰死惟如柏軍獲全文武將吏前後死
者三百一十餘人喪軍士四萬八千五百餘人亡失馬
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言官交章劾鎬逮下詔
獄論死
夏四月遣給事中姚宗文閱遼兵。○六月命熊廷弼經略
遼東。
楊鎬既喪師廷議以廷弼嘗按遼熟邊事命代鎬經略
未出京開原失廷弼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
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保遼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
破開原時北關朝鮮猶足為腹背患今已破開原北關
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腹背憂必合

東西之勢以交攻然則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備芻
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
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
也。疏入。報允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
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
濬濠繕城為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
秋八月廷臣伏文華門請帝視朝發章奏不報。
時遼警日至方從哲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群臣面商
戰守方略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
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煥等復上疏且作危語曰
他日薊門蹂躪敵入叩闕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
乎。帝深嫌焉。

四十八年春正月。朝鮮乞援。
是時我
大清兵既破北關降蒙古宰賽等進攻朝鮮。國王李琿上疏
乞援帝降勅慰之。
夏四月皇后王氏崩。○秋七月帝崩。
光宗貞皇帝泰昌元年秋八月太子常洛即位。○罷天下
礦稅及監稅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諸臣。○以史繼偕沈漼
為東閣大學士
神宗末廷推閣臣給事中亓詩教等以漼及繼偕名上
疏未發至是帝召用之明年六月漼至十月繼偕至漼

官翰林時嘗授內侍書劉朝魏進忠皆其弟子既入閣密結二人嘗言遼左用兵臣嘗募材官勇士二百餘請隸錦衣衛訓練詔從所請。

帝有疾

初鄭貴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宮及帝嗣位未移帝以前嘗上事銜己進珠玉及美姬八人啖帝知選侍李氏最得帝寵因請立爲皇后選侍亦爲貴妃求封皇太后帝力疾御門趣舉冊封禮方從哲仰以命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得寢時都下紛言貴妃使內侍崔文昇進瀉藥帝由此委頓群情疑駭外家王郭二戚畹遍謁朝士言宮禁危急狀言鄭李交甚因包藏禍心

於是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白言於朝與吏部尚書周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兄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恐即移居慈寧漣遂劾文昇用藥無狀并及輔臣方從哲。

以何宗彥劉一燝韓爌朱國祚並爲東閣大學士召葉向高復入閣

時宗彥國祚向高皆在籍明年六月宗彥國祚至十月向高至復爲首輔

帝召見方從哲等於乾清宮九月朔崩

帝疾甚召見閣臣從哲劉一燝韓爌尚書周嘉謨李汝華侍郎孫如游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楊漣等命封選侍爲皇貴妃選侍趣皇長子出曰欲封后帝不應群臣愕然帝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退可灼復進一丸明日帝崩選侍與心腹閹魏進忠謀挾皇長子自重群臣入臨爲閹人所格漣厲聲叱之得入臨如禮一燝詰皇長子所在群閹不應一燝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抱皇長子出及門中官數輩追及攬衣請還漣呵退之掖升輦至文華殿群臣叩頭呼萬歲還居慈慶宮擇日登極漣與左光斗等念皇長子無嫡母生母選侍嘗邀封后非可以沖主付託也

於是議令選侍移宮爭數日不決從哲欲徐之至登極前一日一燝爌邀從哲立宮門請選侍乃移居噦鸞宮

皇長子由校即位。

廷議改明年爲天啟元年左光斗請以今年八月以前爲萬曆以後爲泰昌從之時劉一燝韓爌周嘉謨等念內廷惟王安足倚引與其中安亦傾心同之內閣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倖搜投賢才中外欣然望治

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封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

進忠初爲帝母王才人典膳內魏朝以結王安與乳媼客氏私帝嗣位進忠客氏並有寵陞客氏子侯國興弟

客光先及進忠兒釗俱錦衣千戶。進忠後改名忠賢。

罷熊廷弼，以袁應泰經略遼東。

廷弼有膽畧，知兵。前按遼時，即持守議，爲經畧，主守益堅。然性剛，好嫚罵，物情不甚附。御史顧慥、馮三元、張修德、給事中姚宗文、魏應嘉等先後劾廷弼破壞遼疆。廷弼憤甚，抗疏求罷。朝議以應泰代之。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下令招降，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與民雜居。議者言收降過多，恐陰爲敵用。應泰卒以此敗。

冬十月，葬定陵。○以孫如游爲東閣大學士。○御史賈繼春削籍。

選侍移宮時，內監劉朝、田詔等盜內府金寶，下法司按治。群閹懼，搆蜚語，言帝薄待先朝妃嬪，致選侍自裁。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謂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帝諭群臣曰：選侍前因毆崩聖母，自度有罪，每使宮人窺伺，不令朕與聖母舊侍言，有輒捕去。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悉。皇考賓天，大臣入宮哭臨，選侍阻朕煖閣，既出復再三趣回，此諸臣所目覩者。繼春妄生謗議，押法安在。朕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已復屢旨詰責，繼春削籍去。

十二月，方從哲罷。

初，光宗崩，從哲擬遺旨賚李可灼銀幣，已而改奪俸。言官多劾從哲術庇，罷歸。明年，孫慎行、鄒元標等追論紅丸，斥從哲爲弒逆。從哲疏辯，請削官階，投四裔。[illegible]張問達言：進藥始末，臣等共見，當時事起倉卒，非但從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焉。但從哲罰可灼太輕，無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從所請，削去官階，爲法任咎。上可灼戍邊，從哲亦罷歸。

起辛酉明熹宗天啟元年盡丁卯明熹宗天啟七年凡七年

辛酉

熹宗悊皇帝天啟元年春三月遼陽有數日並出○閏月

孫如游罷○三月我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略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等死之

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撫順未行

大清兵薄瀋陽降軍爲內應城破總兵賀世賢副將尤世功等

皆戰死應泰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遼陽引水注濠

沿濠列火器

大清兵棚城西閘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步兵涉濠

薄城從小西門入應泰佩劍印自縊監軍副使何廷魁

等俱不屈死

大清兵循海而南海蓋金復四衛人爭乘舟渡海多航海走山

東其不能達者棲止各島間援遼都司毛文龍走皮島

招集逃民爲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爲掎角計朝議是

之勅遣使分道募兵前後屬將數百驅然所募皆市井

烏合臨帥先走甚者逃爲盜奸民亦從之山東自此

多事

夏四月朔日食○以王化貞巡撫廣寧

化貞收集散亡復得萬餘人激勵士民聯絡西部人心

稍定化貞又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將領大衛兵可止

中朝謂其才可倚悉以河西事之

立皇后張氏○太監魏進忠殺司禮太監王安

進忠與客氏忌安持正嗾給事中霍維華劾之矯旨充

南海子淨軍絕食死進忠狠戾不知書以王體乾及李

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爲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識

於牘要白進忠議可否帝性機巧好親斧鋸椎鑿髹

漆之事每引繩削墨進忠輒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

矣汝輩好爲之進忠因得擅威福

六月起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張鶴鳴爲兵部尚書

瀋陽遼陽繼失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廷弼在當不至

此帝乃貶馮三元等而召廷弼於家廷弼至建三方布

置策廣寧用馬步兵列壘三岔河上天津登萊各置舟

師設登萊巡撫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

遂命廷弼駐山海經略軍務王化貞與廷弼議不合

惡其盡委軍事於廷弼廷弼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

制坐失機宜由是經撫不和廷弼又言三方建置須聯

絡朝鮮與登萊聲息相通乞給臣空名劄付自道募山

東礦徒有能結率勇自百人以上者即署守備都司如此

則一二萬勁兵立致帝然之未幾化貞奏參將毛文龍

鎮江大捷收朝皆賀命急發天津登萊水師援文龍併

合諸鎮由中乘機進取廷弼遺書中朝言兵力未集文

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時鶴

鳴力主化貞議凡廷弼所奏請輒從中沮格之廷弼憤

且抗疏言臣有經略名無其實遼左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爲之鶴鳴益恨至冬廣寧人傳敵兵且渡河兵部趣廷弼出關策應廷弼乃令劉渠祁秉忠羅一貴分守鎮武閭陽西平而自出關駐右屯

秋九月葬慶陵。永寧奢崇明據重慶反。

永寧宣撫司奢崇明與子寅久蓄異志會徵兵援遼崇明選土目樊龍等以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汰其老弱餉復不繼遂據城反殺可求及道府總兵等二十餘人陷瀘州遵義新都內江進圍成都布政使朱燮元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門固守石砫女土司秦良玉先遣弟民屏率兵四千倍道兼行抵賊歸路而自統精兵六千

援成都圍遂解擢燮元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明年夏燮元以計斬樊龍復重慶而是時水西安邦彥亦反貴陽以西土目皆附崇明遙爲聲援。

冬十二月罷吏部尚書周嘉謨

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爲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主嘉謨爲尚書大起廢籍向稱三黨之魁者漸自引去惡嘉謨者何復出之外魏進忠怨嗾給事中孫杰劾嘉謨受劉一燝屬爲王安報仇嘉謨遂罷歸

二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取西平堡王化貞棄廣寧與熊廷弼走入關。

先是化貞屢出師輒引還廷弼劾化貞頓兵不戰化貞上言臣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時葉向高爲化貞座主也閣臣右之廷臣惟御史江秉謙夏之令周宗建給事中趙時用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得以不受廷弼節制廷弼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遭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鬪恃有閣臣今無望矣帝令廷臣議兩人去留時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誤封疆而張鶴鳴偏袒化貞請撤廷弼他用帝不從責兩人協謀未上而

大清兵已西渡河攻西平堡化貞盡發廣寧兵付孫得功參將祖大壽會總兵劉渠祁秉忠往援廷弼亦遣劉渠來會遇

大清兵於平陽橋鋒始交得功遽走呼曰兵敗矣諸軍皆奔渠秉忠及副將劉徵戰死羅一貴自刎大壽走覺華島得功遂降廷弼因次閭陽驛聞敗遂馳城中訛言敵已薄城居民驚竄化貞莫知所爲單騎從二僕西奔遇廷弼於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如何化貞慚議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己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爲殿盡焚積聚與化貞相攜先後入關給事中侯震暘少卿馮從吾董應舉何喬遠請並逮二人以伸國法遂下獄論

死，御史亦罷歸。

二月，以孫承宗為東閣大學士，兼領兵部。

承宗以知兵名，廣寧失，東事益急，遂進大學士。又從御史左光斗請，命承宗以閣臣理兵部。承宗疏言：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將備邊，而日增設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今當重將權，擇沈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如唐任李郭，自裨將偏裨以下，遂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徐為恢復計。因列上撫兩部，汰遼民，減京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事。帝嘉納焉。

三月，劉一燝罷。

先是，言官交章論沈㴶，㴶疑一燝主之，與魏忠賢比而齮一燝。及周嘉謨罷，一燝屢疏乞休，許之。衆向前客氏既出復入，一燝嘗合大臣，乃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於宮闈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不省。

帝閱武於禁中。

魏忠賢勸帝選武閹，練火器，又日引帝為倡優聲伎，狗馬射獵。給事中惠世揚、劉弘化，御史江秉謙等，劾沈㴶交通閹人，弄兵大內。中旨切責。侯震暘、黃尊素等先後疏諫，帝不聽。明年，內操增至萬人，衷甲出入，鉦鼓徹聞，宮內外訛言鼎沸，多驚死者。

夏四月，大雨雹。

御史周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疏陳四事，千攻大學士沈㴶。言近者驟黜諸臣，一言觸逆，輒已有成獄，不當因此縉紳惕息。上言魏忠賢陰賊險狠，陛下用人行政，一切陰移其衡，恐羅鉗之漸，將起於帷幄，讒構之禍必生於長信。忠賢見疏，恨刺骨。

五月，令左陛日上呈。六月，以毛文龍為平遼總兵官。

秋七月，沈㴶罷。

刑部尚書王紀，再疏劾㴶，比之蔡京。㴶亦劾紀能庇熊廷弼，兩解之。不戢，紀削籍去。葉向高言：紀與㴶交攻，俱失大臣體，獨斥紀，如公論何。帝不聽。不日，㴶乃引去，逾年死。

八月，以孫承宗督師薊遼。

初，廣寧既失，關外方城七十二，俱為哈喇慎諸部所據。督臣王在晉繼經略上任，議與薊遼總督王象乾給月糧撫收諸部，又議築重關於八里鋪，設守兵四萬人，而兵備僉事袁崇煥以為非策，奏之於葉向高，向高不能決。承宗請身往定之，乃馳赴關門，相度邊務。至中城，不以築重城為然，還朝面奏，謂在晉不足任，自請督師，帝許之。承宗既至關，令道將申明職守，以馬世龍為總兵官，各道將分地，而大帥督守，監軍分領將，遣將守前屯，前後築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造甲仗數百萬，開屯田五千頃，歲省度支

大調兵不深入而承宗防守嚴亦少敗衂邊將稍振

九月增田賦

時用兵急加倚從御史馮英請也

封前用撫被殺者有差○冬十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元標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與高攀龍講學御史黃尊素說之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元標不能用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交章劾元標從吾講學沽名請毀書院中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解興治允厚復力攻比元標於山東妖賊元標從吾遂俱罷歸

三年春正月以顧秉謙朱延禧朱國禎魏廣微並爲東閣大學士

廷推閣臣首列孫慎行盛以弘皆不用時魏忠賢用事深結外廷諸臣秉謙廣微率先諂附遂援二人入閣

紅毛夷據彭湖

荷蘭人自神宗末據澎湖地後又出據澎湖犯漳州海澄中左所已復入廈門當案澳官軍擊却之仍築城彭湖以居四年冬巡撫南居益擒賊帥十二人澎湖之寇始息其據台灣者自若也

遣中官刺邊事

帝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詗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竊柄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先後至山海關孫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不省

三月太白晝見○夏四月京師地震○朱國祚罷○五月四川總督朱燮元克永寧奢崇明走龍場

燮元既合諸軍復遵義遂進克永寧降賊眾二萬崇明父子竄盤江檄水西安邦彥與合兵復犯遵義官軍敗之擒崇明妻安氏及其女弟奢社輝蜀中遂稍安未幾貴州巡撫王三善爲邦彥所襲死崇明勢復張

秋七月史繼偕罷○客氏魏忠賢殺光宗選侍趙氏幽裕妃張氏於別宮殺之

客魏恐宮中人白其罪矯旨賜趙選侍自盡幽裕妃

別宮絕其飲食天雨妃匍匐承簷溜飲之而死皇后數於帝前刺客魏過失是年后有娠客氏以計墮之帝用此乏嗣又以帝郊祀日掩殺帝所寵馮貴人左右無敢言者范慧妃以讒失寵李成妃爲之乞憐客魏知之亦幽成妃別宮妃預儲食物簷瓦間半月不死斥爲宮人

冬十月以趙南星爲吏部尚書

先是南星爲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掌京察黜去給事中亓詩教趙興邦等天下快之至是問達罷南星代爲吏部魏忠賢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應星謁見拒不納魏廣微入閣嘗三至南星門亦謝弗見廣微大恨遂與忠賢謀傾南星時東林勢盛韓爌輔政二後[illegible]

華高攀龍爲首遂劾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
鎭撫許顯純之於外事敗大獄。
十二月地震
南京鳳陽蘇松淮揚滁泗同日俱震
魏忠賢提督東廠。
忠賢每出出騎儀衛僭擬乘輿。用許顯純爲鎭撫司理
刑。羅織殘酷。士大夫多被其死。
括天下庫藏輸京師
葉向高言。都內庫藏已竭。漕羅稍餘。今講折之弊有亂
將何以應。不納
四年春正月。何宗彥卒。○日亦無光。旁有黑子。○夏六月

杖殺工部郎中萬燝。
左副都御史楊漣抗疏發忠賢罪狀。給事中魏大中。
陳良訓許譽卿御史李應昇袁化中太常卿胡世賞
祭酒蔡毅中。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
郎岳元聲等七十餘人。復交章論忠賢不法。葉向高及
禮部尚書翁正春請勅忠賢閒住以塞謗。皆不聽。燝疏
最後上。言忠賢擅斥士庶。威加縉紳。生殺予奪由其
手。先帝陵工所需。忠賢靳不肯與。而營西山葬地。制
擬陵寢。前列外祠。原金錢數百萬。乞加鎔鑄。忠賢即矯
旨杖殺之。黃尊素謂楊漣曰。可以去矣。漣曰。何濟國事
死以之。卒不去。漣疏中有門生宰相語。向乘讒緩機

見之。很恚遂以己意點縉紳一冊。以葉向高韓爌何如
寵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
喬允升。李邦華鄭三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劉
宗建李應昇等凡百餘人目爲邪黨。以黃克纘王永光
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爲正人進之。忠賢俾據是爲
黜陟。
秋七月葉向高罷。
向高先已三十餘疏乞歸。至是請益力。許之。向高有德
量好扶植善類。既去清流無所依倚。次第戮辱。
河決徐州
決魁山堤。城中水深丈餘。遷州治於雲龍山。而留河東

無有及者。
封光宗選侍李氏爲康妃。
忠賢擅權。帝亦思前事。加妃封號。人以是爲前移宮論
翻局。王安實不豫也。
冬十月。罷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
南星謂魏大中交通文選郎夏嘉遇資給請屬南星攀
龍力辨其誣。中旨嚴責大中忤旨南星等引罪求去
俱歸。
十一月。削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
光斗籍。
廷推吏部尚書漣廷推不及于廷漣推魏大中乃光斗以其

汪應蛟上之中旨責漣大不敬又以元升等爲趙南星
私人責于廷光斗與漣朋比並削籍而擢徐兆魁吏部
侍郎喬應甲副都御史王紹徽僉都御史朱童蒙爲南星
所擯者紹徽等既進用乃排擊善類編東林一百八人
繫以宋時淮南盜宋江者名目爲點將錄獻之忠賢俾
按名黜汰。

韓爌罷。

故事閣中止首輔秉筆魏廣微欲分爌權嗾言官攻爌
毋待負爌遂乞休去。

十二月朱國楨罷。

韓爌去國楨爲首輔魏廣微覘之陰囑給事中李蕃三

疏劾國楨遂引疾去忠賢語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
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賜銀幣。

五年春正月崔呈秀復爲御史。

先是呈秀按淮揚高攀龍發其贓私揭南星議戍之呈
秀窘夜走魏忠賢所叩頭乞爲養子流涕言南星攀龍
輩皆東林邪黨時忠賢爲廷臣交攻思假事端傾陷正
士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爲腹心日與計畫給事中李
恒茂爲呈秀訟冤中旨復其官越二歲遂冒兵部尚書
兼左都御史出入煽虐勢傾朝野呈秀首疏薦張鶴鳴
申用懋王永光喬周祚許弘綱等而疏請令京官自陳
陰排諸異已者時給事中李[illegible]遂阮大鋮等什

二人群小並進善類爲一空。

三月以朱燮元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

先是貴州官軍屢爲安邦彥所敗廷議以川師不協助
宜令一人統之乃詔燮元兵部尚書總五省軍駐遵義
明年降賊黨誘殺奢寅崇明年老無能爲邦彥亦乞撫
燮元聞於朝許之未幾以父喪去賊復熾崇禎初起故
官令諸道兵剿之崇明邦彥俱授首。

夏四月太白晝見。○重修光宗實錄。

御史楊維垣首翻三案給事中霍維華繼之痛詆劉一
燝韓爌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寀楊漣左光斗而
舉范濟世等請改光宗實錄中旨允之宥李可灼戍擢

濟世等京卿時魏忠賢特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於
三案及京察封疆事無與也群小欲藉忠賢力爲報復
凡異己者概指爲東林而去之清流之禍遂不可解

六月朱延禧罷。

中旨令閣票稱魏忠賢爲元臣延禧執不可御史田景
新阿忠賢意劾去之

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
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下獄殺之

削前吏部尚書趙南星等籍。

初給事中阮大鋮與光斗大中有隙屬同官傅櫆誣劾
中書舍人汪文言交通光斗等爲奸利遂下文言詔獄

廷杖除名。至是魏忠賢必欲殺漣等，未以移宮，徐大化教忠賢牽入封疆，坐以納熊廷弼賄，則殺之更有名。於是復逮文言，備五毒，令引漣等受賄。文言忍死不承。鎮撫司許顯純手作文言供狀，漣、光斗各受二萬，大中三千，朝瑞一萬，大章四萬。即日斃文言於獄。奏上，詔逮趙南星、繆昌期、王之寀、李三才、惠世揚等十餘人，中旨逮漣等下獄，南星等俱削籍，下所在巡按追贓。漣等先後逮至，拷掠慘酷，體無完膚，至秋俱為獄卒所斃。惟大章未死，群小謂諸人潛斃，無以厭人心，乃移付法司定罪，布告天下，仍移大章鎮撫司。大章曰：吾豈可再入此獄。投繯卒。南星等遣戍代州。

秋八月，毀天下講學書院。

御史張訥請毀東林、關中、江右、徽州一切書院，力詆講學諸臣，尚書孫慎行、余懋衡，副都御史馮從吾等，俱削籍，併追奪鄒元標官誥。

以周如磐、丁紹軾、黃立極、馮銓並為東閣大學士。

輔臣欽諭推老成幹濟者，禮部尚書周如磐以年例推用，侍郎黃立極與忠賢同鄉，故援之。熊廷弼之獄，紹軾與銓謀居多，銓資淺，年未及四十，忠賢等得生上言：老成即為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即有濟。銓閣銓遂柄用。如磐閱三月即罷歸。

魏廣微罷。

初楊左之獄，廣微預謀，吏部尚書崔景榮慮諸人立斃，疏請廣微諫止。廣微不自安，乃疏言漣等曾任卿貳，坐贓亦當轉付法司，無令鎮撫嚴刑追比。疏入，大忤忠賢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忠賢怒已不可解，遂連疏乞歸，景榮亦罷。

殺前遼東經略熊廷弼。

御史梁夢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劉徽謂廷弼家資百萬，宜籍以佐軍。中旨從之。籍產不足償，其子兆珪自刎死。武弁蔣應陽為廷弼稱冤，大倉人孫文豸、顧同寅作詩誄之，俱棄市。

冬十月，罷孫承宗，以高第代為經略。

初忠賢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遣其黨申意，承宗不與交言，忠賢大憾。趙南星等逐，承宗請以賀聖壽節入朝，忠賢恐其擁兵入清君側，使魏廣微、顧秉謙調嚴旨諭禁之。承宗抵通州，聞命而返。給事中李蕃至詆為王敦、李懷光。承宗遂連疏求罷，許之，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為經略。第以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關內。袁崇煥力爭，謂兵法有進無退，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第意堅，且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軍民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

益不振。

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御史盧承欽上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外如王圖高攀龍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烺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一切榜示海內俾奸黨無所容忠賢大喜悉列黨人名示天下

丙寅 六年春正月作三朝要典。

先是給事中楊所修請集三案章疏倣明倫大典編輯為書頒示天下從之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為總裁施鳳來楊景辰孟紹虞曾楚卿副之極意詆諆黨人罪惡刊布中外至冬改修光宗實錄以黃立極等為總裁事關三案即據要典改之

二月高第罷以王之臣督師袁崇煥巡撫遼東

先是我

大清兵圍寧遠高第與總兵楊麒擁兵不救寧前參政袁崇煥集將士誓死守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檄前屯及山海關凡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固圍旋解事聞擢崇煥僉都御史削高第楊麒職以之臣代第以前屯總兵趙率教代麒鎮關門而改經略曰督師兼命崇煥巡撫遼東駐寧遠。

夏四月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蘇松巡撫周起元諭德繆昌期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攀龍沉於池順昌等下獄皆殺之。

忠賢欲殺攀龍等七人取蘇松織造太監李實空印牒為疏誣起元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遂矯旨分逮諸人順昌故有德於鄉緹騎至蘇州居民不期而集者數萬咸執香為周吏部乞命旗校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乎擲鋃鐺於地大呼囚安在衆憤曰吾以為天子命東廠敢爾遂奮擊斃旗校一人餘衆負傷走順昌乃自詣吏巡撫毛一鷺飛章告變捕得顏佩韋等五人以謝忠賢後皆論斬攀龍知順昌已就逮即具書謁宋儒楊龜山祠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及暮[illegible]衣冠自沉於池遺表云臣雖削籍舊為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昌期等先後逮至坐以受贓五日一追比俱榜掠死獄中

丁紹軾卒○六月京師山東河南地震○閏月建魏忠賢生祠

浙江巡撫潘汝楨疏請建忠賢生祠於西湖織造太監李實請令杭州衛百戶守祠詔賜祠額勒石記功德閣且頌文以丹自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薊遼總督閻鳴泰部內建七所費數十萬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語開封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

者朱童蒙建祠綏延用琉璃瓦劉詔建祠薊州金像冕
旒疏辭諭揚稱以堯天舜德至聖至神閣臣輒用駢語
褒答其運奏迎忠賢像五拜五稽首稱九千歲都城劇
宇相望有建於東華門外者工部郎中葉憲祖曰此天
子臨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之即削其籍初
汝楨請建祠巡按御史劉之待會稿遲一日即削籍而
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以入祠
不拜皆下獄論死

爲銓罷。

銓乃媚忠賢登宰輔素與崔呈秀睽呈秀欲入閣其黨
孫杰霍維華嗾職方郎中吳淳夫力攻罷銓又慮王紹

徽為吏部不肯推呈秀令御史袁鯨攻罷紹徽而杰等
慮忠賢意變復以計沮之自是群小攜貳

京師水。江北山東旱蝗。秋七月以施鳳來張瑞圖李國
㯳為東閣大學士。九月顧秉謙罷。

魏廣微馮銓更相傾軋秉謙不自安乃告歸

冬十月進魏忠賢爵上公從子良卿寧國公。

三殿成吏部尚書周應秋奏忠賢功遂進上公其姪前
已封伯至是復進封公已而諸邊奏捷南京孝陵
功竣甘肅奏捷法司捕盜無不言忠賢區畫方略諸臣褒
美閣臣皆擬九錫文半歲中廕錦衣指揮使十七人同
知三人僉事一人擢其姪希孟世襲錦衣同知職俸之

琮馮繼先並都督僉事章奏無巨細輒頌忠賢稱廠臣
不名山東產麒麟大學士黃立極等票旨言廠臣修
德故仁獸至其誣罔若此

丁卯

七年春二月召王之臣還。

朝議以袁崇煥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督師不設令崇
煥盡統關內外軍。

放太康伯張國紀還。

國紀后父也先是有張懷名榜於厚載門者列忠賢反
狀及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國紀為之邵輔忠孫杰等
欲因此興大獄以搖中宮順天府丞劉志選遂上疏誣
國紀且微刺后帝令國紀自新忠賢憾不已復嗾梁夢

環劾之大學士李國㯳曰君后猶父母也安有助父難
母者國紀始得放歸故郡

夏四月下前刑部侍郎王之寀於獄殺之

先是劉志選疏頌要典言命德討罪無微不彰且云懷
挺變時力障狂瀾於既倒者魏廣微也當還之揆席以
繼五臣之盛事亦忠報國將成巨典於不刊者廠臣也
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王之寀宜正典刑
孫慎行宜加遣戍忠賢大悅矯旨逮之寀下詔獄訂以
賍殺死慎行亦遣戍

五月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於國子監許之。

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其疏曰孔子

作春秋，廠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廠臣誅東林，猶八
持疏請祠，業林釬。釬援筆塗抹，即夕掛冠，檄門去。副
業朱之俊為奏請從之，釬坐削籍。
秋七月，罷袁崇煥，以王之臣代之。
先是，
大清兵圍錦州，總兵趙率教固守。崇煥令祖大壽等統精兵
四千繞出
大清兵後，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大壽等未至，
大清兵已抵寧遠城下。方擁勢不能克，旋引去。時稱寧錦大
捷。魏忠賢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崇煥乞休，遂以王
之臣代之。及論功，文武百官濫增秩賜蔭者數百人，崇煥
止增一秩。

封魏忠賢從孫鵬翼為安平伯，加少師；從子良棟為東安
侯，加太子太保；良卿加太師。
良棟、鵬翼尚在襁褓。鵬翼以寧錦奏捷封，良棟以殿工
封。從吏部尚書周應秋請也。良卿至代天子享南郊，祭
太廟，於是天下皆知忠賢欲竊神器矣。
八月，帝崩。
帝大漸，召閣部科道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
乾皆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黃立極等對曰：陛下任賢勿
貳，諸臣敢不仰體。及崩，遺詔以弟信王嗣位。廷臣入臨，
內使十餘人傳呼崔尚書甚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
之，語秘不得聞。或云忠賢有逆謀，呈秀以時未可止之
也。
信王由檢即位。九月，立皇后周氏。○冬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魏忠賢、崔呈秀及客氏等皆伏誅。
帝素稔忠賢惡，即位後深自儆備，廷臣交章劾忠賢。忠
賢大懼，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帝斥應元，安
置忠賢於鳳陽。既行，遣使逮之，並逮崔呈秀及工部尚
書吳淳夫、兵部尚書田吉、太常卿倪文煥、副都御史李
夔龍。忠賢在途，縊死，詔戮其屍。客氏及魏良卿、侯國
興、客光先等並伏誅，籍其家。田爾耕、許顯純等以次伏
法。

罷諸邊鎮守中官。○黃立極罷。
山陰監生胡煥猷上疏論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
櫓等身居揆席，一意媚閹，亦宜斥罷。帝除煥猷名。立極
不自安，乞休去。
十二月，以錢龍錫、李標、來宗道、楊景辰、周道登、劉鴻訓
俱東閣大學士。
帝以施鳳來、張瑞圖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推閣臣，倣古
枚卜，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得龍錫、標、宗道、景
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道登、鴻訓，並命
入閣。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九

莊烈愍皇帝崇禎元年(起戊辰盡崇禎九年凡九年)春正月，尊熹宗后張氏爲懿安皇后。

○二月，葬德陵。○施鳳來、張瑞圖罷。○起周延儒爲南京吏部尚書。

諸忤璫被死者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皆卹贈有差。[illegible]在位踰年卒。

夏四月，以袁崇煥督師薊遼。

初崇煥以忤魏忠賢去，至是進兵部尚書督師薊遼。

五月，李國𣚴罷。

國𣚴與魏忠賢同鄉，然頗持正論，至是乞歸，疏薦韓爌、孫承宗自代，卒諡文敏。

毀三朝要典。

忠賢既誅，其黨楊維垣等上疏並指東林、崔魏爲邪黨。編修倪元璐再疏攻擊，柄國者兩解之。元璐復上言：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鬨於清流，而要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從之。

六月，來宗道、楊景辰罷。

宗道爲禮部時，爲崔呈秀父請卹典。景辰爲要典副總裁，[illegible]頌忠賢，及時事變，乃請毀要典，言官劾之，遂與宗道同罷。其後並麗逆案，贖徙爲民。

秋七月，浙江海溢。○海寇鄭芝龍降。

海上故多盜，芝龍尤猖獗，然不甚殺掠，將士不敢當。有司遣使撫諭，遂降。福建巡撫熊文燦遇之。芝龍先後擊殺大盜李魁奇、鍾斌、劉香，海氛漸息。

寧遠兵亂。

諸營兵以缺餉大譟，縛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於譙樓。督師袁崇煥馳至撫定之，請令關大帥仍駐錦州，中軍副將何可綱駐寧遠，而移薊鎮趙率教於關門，遂罷寧遠及登萊巡撫。時度支大絀，錦州、薊鎮兵相繼譟，戶部尚書畢自嚴言，歲之出浮於所入一百一十三萬有奇，而內供召買不與焉。帝命廷臣各陳所見，自嚴擇其可者先後列上，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增關稅，皆項冊備官之計，民以重困。

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劉鴻訓免，尋戍。

鴻訓入閣，斥楊維垣、楊所修、賈繼春、孫之獬、阮大鋮等[illegible]餘人，人情大快。又上言民困由吏失職，請久任責成，帝嘉納之。至是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勅內有兼轄捕營語，言者以非故例詆慶臻行賄，并劾鴻訓，遂落鴻訓職，戍代州，慶臻及兵部尚書王在晉俱削籍。

十二月，召韓爌復入閣。

詔會推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謀於當事者，擬同官周延儒及尚書溫體仁皆不與，體仁遂上疏訐謙益主浙江試時賄中錢千秋事。帝召體仁、謙益廷辨，絀謙益官

以會推者皆不用，適韓爌薦名至，命仍爲首輔。

陝西饑，流賊大起。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等應之，三邊饑軍亦群起爲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徐自定耳。明年，帝從給事中劉懋議，裁驛站冗卒，山陝游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皆從賊。

二年春正月，周道登罷。○定逆案。

詔定魏忠賢逆案。韓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列上者少，帝不懌，令入便殿，出章疏一囊曰：此奸黨頌疏，可按名悉入。又令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審定。自魏忠賢、客氏外，首逆同謀崔呈秀、魏良卿等六人，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劉志選、梁夢環等十九人，其次充軍者魏廣微等十一人，又次論徒贖爲民者顧秉謙等一百二十九人，革職閒住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忠賢親屬及內官黨附者又五十餘人。凡六等，詔示天下。賈繼春初不列名，帝問故，閣臣言繼春雖反覆，然持論亦有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爲眞小人。遂論徒。

以楊鶴總督三邊軍務，捕流賊。

鶴初官僉都御史，忤魏忠賢，罷去。帝即位，復官，進左副

都御史，上言：今日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遼左將驕，喪師失律，封疆之元氣傷；縉紳構黨，彼此相傾，逆璫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道在培護。帝以爲名言。關中寇熾，總督缺人，乃進鶴兵部侍郎，總督軍務。至則參政劉應遇、參議洪承疇已擊破王大梁、王左掛等，賊稍稍懼。

夏五月朔，日食。

帝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禮部尚書徐光啟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不食，無怪今日之失，宜及時修治。從之，詔西洋人龍華民等推步，光啟爲監督。西法之行自此始。

六月，袁崇煥殺毛文龍於雙島。

崇煥惡文龍，假閱兵名，泛舟抵雙島，伏甲士縛斬之。由是皮島不復治師，以副將陳繼盛兼攝。

秋八月，朱燮元平水西蠻。

燮元檄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自率大軍駐陸廣，逼大方。貴州總兵許成名由永寧復赤水。邦彥與崇明合衆十餘萬來攻，燮元令成名佯退誘賊，而遣兵三路搗其巢。四川總兵侯良柱遇賊於永寧，與成名合擊，大破之，斬崇明、邦彥，俘數千人。積年巨寇始靖。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下遵化遂薄燕京

我
太宗文皇帝親統大軍入洪山口別將克大安口會於遵化山海關總兵官趙率教入援戰死全軍覆沒巡撫王元雅與推官何天球知縣徐澤等恐城拒守城破皆死之我
太宗文皇帝嘉惠雅忠命賜官殮閣曰燕京始得報帝詔天下鎮巡官勤王並召前大學士孫承宗至命督京師城守明日夜半傳旨守通州時烽火徧郊承宗從二十餘騎疾馳抵通與保定巡撫解經傳總兵楊國棟登陴固守
我
大清兵已由順義西薄都城命下民鄉迴軍至蘆溝橋殲明

將申甫兵六千進迫永定門援軍總兵官滿桂戰沒京師大震

以成基命爲東閣大學士○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於獄總兵官祖大壽擁兵奔錦州

崇煥聞警帥祖大壽何可綱入援所過諸城皆留兵守帝聞其至甚喜命盡統援軍時所破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崇煥千里赴援自謂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朝士因前過和議誣其引敵脅和會我
大清設間謂與崇煥有成約語聞於帝帝信之遂執下詔獄成基命叩頭請慎重者再帝不省大壽與何可綱擁衆東走毀山海關出塞近大震初大壽嘗坐事當死賴崇煥救免是命之於帝就獄中取崇煥手書招之皆師大承宗亦遣使追撫於是合上疏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大壽如其言帝優旨答之命承宗移鎮關門大壽斂兵待命○時帝不視朝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就獻馬騾又命百官進馬順天府尹劉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疏言國勢雖弱觀人心安危乞延見百僚諭以固守外無他計從之

錢龍錫罷 以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並爲東閣大學士

御史高捷史範本閹黨得爲龍錫所抵皆以崇煥殺毛文龍疏內有輔臣龍錫往復商推之語及崇煥下獄捷遂

遂上章以迎欽殺將爲龍錫罪龍錫引疾去時兵事棘未暇究也延儒性機警善伺意指以會推不預與溫體仁比數爲言者所劾帝不聽特命入閣時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衆助官軍如寵力言其叵測會帝得偵事者報與知寵言合由是受知象坤奉命守城郵巢不懈帝既知之遂並命入閣

庚午

三年春正月韓爌罷

中書舍人原抱奇以表崇煥爲爌所取士遂劾爌主款誤國應天丁進主事李逢申復相繼劾之爌三疏引疾歸爌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用多正人天下稱其賢

二月立子慈烺爲皇太子○三月李標罷

史075-625

標在閣稍久頗能陰庇匡扶然時方爭門戶帝亦深疑
朝臣有議遂連疏乞休去。
夏五月戊
大清兵東歸。
先是戊
大清兵取遵化永平。遷安灤州皆陷兵防守及京師遂分兵取
山海關守將官惟賢力戰乃退攻撫寧昌黎京師道梗。
孫承宗知大清在東則勢能及四方援兵在西承宗始
兵戍關不復進月餘援始集我
大清兵遂棄永平出冷口而歸承宗遂復四城
六月流賊陷府谷。

陝西五鎮兵入援多逃歸與賊合而賊勢大熾於是賊
帥王嘉允掠延安慶陽。陷府谷又有神一元。不沾泥等
凡十餘部旋撲旋熾延安人張獻忠亦聚眾稱王延綏
巡撫洪承疇擊敗之獻忠遁去。
以溫體仁吳宗達為禮部尚書大學士。
體仁以訐錢謙益為時論所醜多發其陰事帝信體仁
無黨周延儒復援之遂入閣
秋八月。殺前督師尚書袁崇煥逮前大學士錢龍
錫下獄。遣戍
史[illegible]能[illegible]出都以崇煥所專東事賄帥講和求[illegible]
帶廠帝怒遂逮崇煥磔之坐龍錫大辟下獄尋免遣戍

周疏救帝意亦稍解乃減死戍定海衛。
冬十二月增田賦。
兵部尚書梁廷棟以兵食不足疏言。民窮之故惟在官
貪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亦懽然帝命戶部協議尚
書畢自嚴請畝加三釐於是增賦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
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而內帑總明年給事中魏呈潤
疏言驛站所裁本以充餉十。而郵傳益困勢必再編
之於民山海關中外兵額十八萬今止十萬八千合
薊門援兵并溢原額而餉乃日增不可不稽押援請昌
捐貲助餉大率索之於民不可不禁帝不能用
四年春延綏饑。夏四月旱。副將曹文詔敗賊於河曲

王嘉允久據河曲文詔絕其餉道困之嘉允遁去已而
突犯潞澤為左右所殺其黨共推王自用為魁自用結
群賊高迎祥張獻忠等共三十六營眾二十餘萬聚山
西李自成亦往依之號闖將。
六月錢象坤罷
御史水佳允劾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不待旨即發疏
佳允疑其座主象坤所洩疏侵之周延儒惡廷棟并忠
象坤象坤遂引疾歸廷棟落職。
秋八月戊
大清兵圍大凌城。
遼東巡撫邱禾嘉議築廣寧義州右屯三城承宗謂廣

[illegible]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遂以七月
興工築甫竣
大清兵圍之祖大壽嬰城守踰月不下援絕總兵官吳襄宋偉合
兵赴援敗還復渡小凌河次長山連戰大潰至冬大
凌城援絕大壽殺副將何可綱偕諸將降於我
大清。以妻子在錦州請歸設計誘降守者遂縱歸

何如寵罷

如寵官禮部時請宗婚嫁格於行間者千餘人用如寵言獲婚嫁者猶千帝欲族袁崇煥以如寵言得免及入閣為同官溫體仁所排連疏乞罷歸久之卒

九月復遣中官王應朝等監視諸邊軍餉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

帝初盡撤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見廷臣競門戶不足倚乃復遣王應朝鄧希詔等監視關寧宣大山西軍馬以彝憲有心計令鉤校戶工二部如涂文輔故事吏部尚書閔洪學率廷臣力爭帝曰諸臣若肯實心為國朕亦何藉內臣衆不能對然諸監率多侵剋軍資臨陣先走戎務益壞。

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

御史謝三賓及巡按御史吳甡劾楊鶴主撫誤國逮下獄戍袁州以承疇代。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孫承宗罷。

長山之敗言者論不置及承宗築城耗糧承宗遂引疾歸

閏月登州游擊孔有德反陷山東州縣。

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皆毛文龍部曲文龍死走入登州登萊巡撫孫元化擢為偏裨大凌圍急元化遣有德赴援抵吳橋遂反陷陵縣臨邑商河屠青州之新城明年春陷登州執元化以要撫帝命總兵楊御蕃盡將山東兵討之不利走入萊州賊分兵陷平度圍萊州甚急復命兵部侍郎劉宇烈總督軍務宇烈日遣使往撫賊愈熾乃逮宇烈下獄以朱大典巡撫山東調關外勁旅往討敗之沙河乘勝抵萊州城下賊解圍走登州官軍築長圍困之。

五年夏五月以鄭以偉徐光啟為東閣大學士。六月京師大雨水。秋八月副將曹文詔等連敗賊於平涼慶陽

文詔與左光先等分勦宜君清澗米脂合水城皆大捷洪承疇亦破賊平涼賊黨分竄文詔追至寧州與殺其猿以降關中巨盜略盡文詔在陝大小數十戰功最多巡撫范復粹上功狀為兵部所格賞不行

九月流賊連陷山西州縣。

先是賊將高迎祥羅汝才張獻忠等分道四出連陷大寧隰州澤州壽陽諸州縣全省震動部議合宣大總督張宗衡駐平陽巡撫許鼎臣駐汾州分地守禦已而李

中貴人，惟尚書將關中兵至，與巡撫以自從，宗衡怒其不從己檄，劾之。戍將貴之通從賊，乘間入據磨盤山，出陷交城、文水、澤州、潞州、平順。

六年春正月，總兵曹文詔擊山西賊，屢敗之。○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

賊自山西分道踰太行，掠濟源、清化、修武，圍懷慶；別賊復闌入西山，大掠順德、真定間。大名兵備副使盧象昇力禦之，乃自邢臺摩天嶺西下，抵武安，敗去。已而河北三府焚劫殆徧，潞王上疏告急，詔遣總兵倪寵、王樸帥京營兵六千，偕文詔等合剿，屢敗之。帝勅諸將速平賊，限以三月。未幾，言官劾文詔驕倨，調大同總兵。

官軍復登州。

孔有德等被圍食盡，先後泛海走降於我大清。餘賊退保蓬萊閣，朱大典招之，悉降。

夏六月，鄭以偉卒。○周延儒罷。

溫體仁與吏部尚書王永光謀起逆案王之臣、呂純如，或以告延儒，會帝以之臣問，對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體仁由是恨之。時言者多劾延儒納私受賕，縱子弟?臣，中臣謂其納巨賂融。一旦體仁復嗾給事中陳贊化劾李元功招搖罔利，語侵延儒。帝下元功詔獄窮治，延儒大窘，乞休去。

秋七月，我

大清兵取旅順。○九月，以錢士升為東閣大學士。○冬十月，徐光啟卒。

光啟前官禮部侍郎，忤魏忠賢落職。崇禎初召還，及入閣，年已老，值周延儒、溫體仁用事，不能有所建白，與鄭以偉相繼卒。兩人行清介，卒之日，囊無餘貲。

十一月，以王應熊、何吾騶為東閣大學士。

應熊能諂與故而性剛狠，溫體仁力援之，遂入閣。

賊渡河，陷澠池諸縣，分掠南陽、汝寧，遂犯湖廣。

賊聚集河北，屢為諸將所敗，欲逸出於河，乃詭辭乞降。監軍內臣楊進朝信之，為入奏。會天寒冰合，賊從下家寨徑渡河南，南無拒之者，遂陷澠池、伊陽、盧氏。巡撫元默督軍禦之，賊竄盧氏山中，由間道入內鄉，大掠南陽、汝寧，在北湖廣所在告急。賊始起陝西，高迎祥最強，李自成屬焉，及渡河，自成始別為一軍。

七年春正月，以陳奇瑜總督河南、山、陝、川、湖軍務，討流賊。

初，奇瑜巡撫延綏，破賊延水關，有威名，賊憚之。廷議以事權不一，請設大臣統之，乃進奇瑜兵部侍郎，總督五省，專辦流賊。

賊自鄖陽渡漢，連陷紫陽、平利。二月，陷夔州。

張獻忠等由?上?流突?南州縣，遂陷夔州，遠近皆震。

三月朔，日食。○山西、陝西饑。○六月，陳奇瑜圍賊於車箱峽，賊偽降，奇瑜縱遣之，賊復叛，陷所過州縣。

賊自蜀逆楚分犯均州鄖陽南陽，帝諭檄陝西河南湖
廣兵剿其四面，偕撫治鄖陽都御史盧象昇率將上山
竹谿竹山利之，自林關一路戰，大破之，別將分道邀賊
於其魁數人，故以忠爲商洛，高迎祥李自成等遁入興
安之車箱峽，官軍塞山口，賊大窘，以重賄奇瑜左右
及諸將，偽請降，許之，先後出三萬六千餘人，悉遣歸農，
每百人以一安撫官護之，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賊甫
出峽，即大譟，盡殺安撫五十餘人，屠所過七州縣，畧鳳
賊數萬亦來會，關中大震。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

我

太宗文皇帝親征察哈爾，遂師入大同宣府境，下城堡數十，總
督張宗衡、總兵曹文詔、張全昌等不敢戰。我

大清兵下萬全左衛，始班師，宗衡及全昌文詔皆坐遣戍，以
巡撫吳甡請，留全昌文詔為援剿總兵，討流賊。

冬十一月，逮陳奇瑜下獄論戍，以洪承疇代之。○賊自陝
西分犯河南江北湖廣。

帝以賊盡擾陝西，詔河南山西湖廣四川出師合勦，賊
聞之，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俱東出關，陷陳州，破汜水
圍，始大會於滎陽，遂陷潁州，知州尹夢鰲，指揮李從師
等皆戰死，故尚書張鶴鳴，賊倒懸樹數日，猶罵

一日馳數百里，官軍兵少備多，饋餉不繼，且馬少，故
多畏賊，往往尾之而不擊，將帥議不合，檄調不時應，帝
命敕旦出關，令盡限六月平賊。

八年春正月，賊陷鳳陽，留守朱國相等戰死

先是，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以賊南下，請防護鳳陵
不報，及賊至，焚皇陵，殺軍民數萬，留守署正朱國相
等戰死，漕運都御史楊一鵬在淮安遠不及救，帝聞變
素服避殿，逮一鵬下獄棄市。時賊合營大飲，自成從獻忠
求皇陵小閹善鼓吹者，獻忠不與，自成怒，偕迎祥西趨
歸德，復謀入關，獻忠獨東陷廬江，屠巢無為，潛山太湖
宿松。

夏五月，吳甡罷。○六月，賊復走陝西，總兵官曹文詔擊
賊戰死。

初，承疇出關至信陽，諸將畢會，賊見河南兵盛，復分路
犇還陝西，獻忠出與他取道商雒，入陝會高迎祥李
自成於鳳翔，副將艾萬年、柳國鎮等戰歿，文詔憤甚，以
三千人戰真寧之湫頭鎮，斬首五百，追北三十里，賊伏
數萬驟合，圍文詔，從兵轉鬬，與遊擊平安等二十餘人
皆死，賊乘勝抵地，火照西安城中，洪承疇自汝州還救

秋七月，以文震孟、張至發為東閣大學士。

震孟在講筵，每因事規諫，帝數逮大臣，震孟講筵論
君使臣以禮，反覆陳說，帝為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

賞於獄。帝嘗足加於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帝為之引下。賊焚鳳陽陵，震孟歷陳致亂之源，謂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統之朝廷分畛域，又言陛下宜行撫綏實政，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濬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語多切中時弊。至是將增閣臣，以翰林不習世務，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票擬，震孟引疾不入，至發所擬獨當帝指，擢震孟與至發並入閣。

賊復東犯，總兵官尤世威敗績。

承疇力遮賊於涇陽三原間，獻忠復由藍田走盧氏，秦將徐來朝所部三千人盡沒，世威軍大疫，與賊戰敗走。於是賊皆出關，分十三營東犯，惟高迎祥李自成留

陝西。

八月，以盧象昇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討流賊。

賊既蔓延半天下，承疇一人不能遍及，擢象昇總理，承疇蕩西北，象昇辦東南，尋進象昇兵部侍郎，加總督山西陝西，賜尚方劍。

九月，洪承疇破賊於渭南。

承疇遣副將曹變蛟等追賊至醴泉，賊將高傑降。承疇身追自成，大敗之於渭南臨潼，自成東走，迎祥亦敗，收東路出華陰南原絕嶺，自成出朱陽關，與獻忠合王應龍。

應熊為楊一鵬所取士，一鵬下獄，應熊營救甚力，應熊遂引罪乞歸。

冬十一月，何吾騶、文震孟罷。

震孟與溫體仁不合，給事中許譽卿好言事，有劾其為人營求遷擢者，體仁擬旨斥譽卿為民，吾騶、震孟力爭，帝責二人徇私撓亂，並罷之。

賊陷陝州，攻洛陽。

賊渡閿鄉，左良玉、祖寬禦之不克，遂陷陝州，攻洛陽，寬、良玉從巡撫陳必謙赴援，獻忠走嵩州，迎祥自成走偃師、鞏縣，略鈞山、葉縣，陷光州，會盧象昇自湖廣帥師至，合寬擊敗之於確山。

九年春正月，盧象昇敗賊於滁州。

高迎祥等圍滁州，象昇督祖寬、羅岱等來援，大戰於朱龍橋，賊連營俱潰，積屍水不流，賊北攻壽州不下，折而西入歸德，分道犯南陽、裕州，象昇與必謙分擊之，賊精銳幾盡。

以林釬為東閣大學士。

初釬以忤魏忠賢去，忠賢誅，起官至禮部侍郎，謝病歸，至是與劉宗周同召見，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為本，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帝

廷其言謫針入閣。

二月山西饑人相食。寧夏兵亂殺巡撫王楫。寧夏兵乏餉楫不能措餉兵譟而殺之副使丁啓睿撫斬首惡六人乃定。

以武舉陳啓新為給事中。啓新上書言天下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悌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史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一登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為之今惟用進士知縣監司郡守承奉不暇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升以館行取考選以除積弊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便宜行事帝大悅擢吏科給事中朝士深惡之紛然論劾帝皆不聽後以受賄匿喪削籍下撫按追贓竄逃去。

三月賊高迎祥李自成復入陝。迎祥由鄖襄趨興安漢中自成由南山踰商雒走延綏張獻忠羅汝才等伏鄖陽商雒山中不能救未幾延綏總兵俞沖霄擊自成於羅家山官軍大敗賊勢復振

夏四月罷錢士升御史詹爾選時溫體仁以刻覈導帝士升獻四箴大指謂寬以御眾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帝優旨報聞而意不悅有武生李璡者請括江南富人令報名輸官士升擬旨下刑部提問士升疏言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資也皆無益於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奈楚預也無事而擾江南數郡利安此議但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為難矣帝報曰卿欲沽名前疏已足而疏留因緩也士升引罪乞歸許之爾選謂閣臣不當以進言去且言帝行一切苛且之政帝面加詰責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願陛下姑留臣言以為他日思帝大怒諸臣力救乃斥為民

六月林釬卒以孔貞運賀逢聖黃士俊並為東閣大學士逢聖性廉靜初官翰林湖廣建魏忠賢生祠或傳上梁文出逢聖手忠賢詣謝逢聖曰無之借衙門齊耳致曰遂削籍帝即位召還至是與貞運士俊俱入閣三人皆不能有所匡益。

秋七月朔日食。我

大清兵入塞。

大清兵入昌平進下畿內州縣乃下詔徵諸鎮兵入援給事中王家彥以陵寢震驚劾兵部尚書張鳳翼鳳翼自請督師命與中官羅維寧宣大總督梁廷棟相犄角然皆不敢戰

陝西巡撫孫傳庭敗高迎祥於盩厔擒之送京師伏誅傳庭代洪承疇為巡撫銳意滅賊賊首整齊王據商雒傳庭檄副將羅尚文擊斬之又督賀人龍等擒迎祥於

黑水峪獻俘闕下磔死賊黨乃共推李自成爲闖王
諭紅匠助餉
禾幾又括助餉文武諸臣馬閒銀鐵銅錫諸礦。
八月唐王聿鍵起兵勤王廢爲庶人錮之。
京師被兵聿鍵倡義勤王詔切責命有司勒還國尋爲
庶人幽之鳳陽。
我
大清兵東歸。○九月以盧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象昇本部入衛至已解嚴會梁廷棟卒命代爲總督而
以王家楨代象昇家楨故庸才賊無所憚。
冬十月削前工部侍郎劉宗周籍

宗周累疏陳時政語多激切爲溫體仁所忌請告去會
天津聞京師被兵留不行上疏極論體仁奸邪致刑政
乖舛及中官不宜總軍務凡數百言帝怒斥爲民。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
起丁丑明莊烈帝崇禎十年盡甲申明莊烈帝崇禎十七年五月 凡七年有奇
丁丑十年春正月朔日食。○賊犯安慶
張獻忠糾羅汝才馬守應劉國能等自襄陽順流東下
烽火達淮揚從間道犯安慶連營百里詔左良玉馬爌
劉良佐合兵往援大破賊賊走潛山太湖山中巡撫張
國維檄良玉搜山不應待北去賊復出太湖敗官軍於
酆家店殺參將程龍陳于王等四十餘人遂陷和州含
山定遠六合攻天長破盱眙良玉合河南士民合疏留
之竟不赴援已而總兵牟文綬偕良佐赴援賊始遁獻
忠入湖廣

二月我
大清兵下朝鮮
我
大清兵克王京圍國王李倧於南漢山城已復破江華島俘
奉表出降與明絕
三月以楊嗣昌爲兵部尚書
嗣昌有口辨帝以爲能所奏請無不從嗣昌議大舉平
賊分各省官軍爲四正六隅網之十面之網總督總理
二臣隨賊所向征討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
萬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因舊額量加畝輸六合石折
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曰溢

地丁加派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
日事例富民輸貲爲監生一日驛遞前此郵驛裁省之銀
以二十萬充餉議上帝下詔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
心大患詔改因糧爲均輸布告天下尋以武臣驕悍逗
撓失事總兵丁忠張全昌惟左良玉以六安破賊功張
獻忠自贖用福建巡撫熊文燦大言自謂足辦賊嗣昌爲
之請命總理南京河南山陝川湖軍務文燦大募粵人及
烏銃火器者以從已見賊勢盛遂建議招撫帝詔
讓嗣昌乃條上用兵事宜剋期明年二月平賊然文燦
終主撫新增餉多資以撫賊嗣昌陰主之明年以滅
賊踰期請貶削洪承疇等秩而留文燦不罪

夏六月溫體仁罷

體仁在閣八年日與異己者爲讎帝以爲樸忠愈禮無
與比倡言密勿不宜宣洩閣揭皆不發亦不存錄故所
中傷人不能盡知廷臣劾之者先後不可勝計而衣楊
光先至輿櫬上奏帝益謂其孤立寡助者或至杖死至
是常熟人張漢儒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體仁擬
旨逮治謙益求解於司禮太監曹化淳體仁知之請幷
罪化淳化淳乃破帝眷以請案治得體仁及漢儒密謀
上之帝命漢儒立枷死體仁乃引疾歸踰年死
兩畿山西大旱山東河南蝗。○秋八月以劉宇亮傅冠薛
國觀爲東閣大學士

國觀爲人刻深。溫體仁嘗薦於帝遂柄用。
冬十月李自成犯四川
自成竄蜀中空虛乘閒陷寧羌破七盤關分三道入蜀
總兵官侯良柱禦之於綿州戰死遂連陷昭化劍州梓
潼江油黎雅青神進逼成都不殘洪承疇督曹變蛟等
來援自成乃由洮州入番地官軍轉戰千里不解甲者
二十七晝夜自成引殘卒竄入岷州及西和禮縣山中
十二月黃士俊罷。
十一年春正月裁南京冗官。○三月賀逢聖罷。○夏四月
張獻忠僞降總理軍務熊文燦受之
先是副將孫應元等連敗賊於鄖州舞陽光山固始賊
賊犯江北應元等扼其前復連敗之賊渠劉國能馬士
秀先後詣文燦降獻忠爲左良玉所敗亦乞降良玉知
其詐請急擊之文燦不聽。

張至發罷。
至發嘗疏詆黃道周頌溫體仁屢爲言者所劾至是中
書舍人黃應恩以賄請得罪詞連至發罷歸。
六月孔貞運罷。○以楊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范復
粹並爲東閣大學士嗣昌仍掌兵部
初國祥掌戶部議借都城賃舍租一季可得五十萬勛
戚內官多匿不奏僅二十萬然國祥由是受帝眷
兩畿山東河南大旱蝗。○秋七月謫少詹事黃道周官

初遷安鄉紳以逆案謫戍其鄉人爲訟冤楊嗣昌時巡撫永平聞於朝及奪情入閣又起復逆案陳新甲爲總督於是言官相繼論之道周上三疏一劾嗣昌奪情一劾新甲走邪徑一劾遼東巡撫方一藻主和議時帝亟兵甚謂廷臣可膺大事者惟嗣昌遂鐫道周六級調外

八月傅宗龍罷。九月我

大淸兵入塞京師戒嚴。

大淸兵分路入牆子嶺青山口薊遼總督吳阿衡敗死監視中官鄧希詔遁走遂深入抵牛蘭山時盧象昇以父喪未行詔督宣大山西兵入衛冬十月象昇至命與中官高起潛分督援軍楊嗣昌與起潛主和象昇主戰議不合

大淸兵分三路南下。是冬下畿輔城四十八前大學士高陽孫承宗死之明年春下山東州縣十有六執德王由樞布政使張秉文等死之

洪承疇大破李自成於潼關

先是自成復謀犯蜀爲將馬科賀人龍拒之乃走漢中又爲左光先所扼其黨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令曹變蛟窮追設伏於潼關之南原大破之自成妻女俱失從數騎遁商洛時關中賊惟張獻忠已降惟羅汝才等十餘部往來[illegible]楚[illegible]陝西亦以求撫紿熊文燦孫傳庭復引兵敗之於閿鄉[illegible]得文燦止兵檄怏怏而還未幾承疇傳庭皆入衛北行賊遂不可制

冬十二月方逢年罷。盧象昇兵潰於鉅鹿死之。

山西告警總兵王樸引兵還鎮象昇督虎大威楊國柱引軍至鉅鹿高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相距五十里象昇遣使乞援不應行至蒿水橋力戰死

十二年春正月以洪承疇總督薊遼。移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尋下傳庭於獄。

朝議移承疇薊遼欲帥秦兵東守傳庭言秦軍不歸則流賊勢張且軍士家在秦久留於邊非譁則逃無益帝不能用繼又移傳庭於保定傳庭疏請召見爲楊嗣昌所阻惱甚引疾乞休嗣昌復劾之部斥爲民逮繫論死

二月劉宇亮罷

初宇亮自請督察軍情抵保定聞盧象昇敗懼甚急趨晉州不敢戰尾

大淸兵而北至天津乃劾總兵劉光祚逗遛詔斬光祚軍前而光祚適有武清之捷宇亮復具疏乞宥帝責其前後矛盾削籍

三月我

大淸兵出青山口

帝逮治失守封疆諸臣巡撫陳祖苞總兵吳國鎮等三十六人同日棄市

夏四月總兵左良玉敗賊於鎮平關

初賊渠馬士秀等降良玉處其衆於許郊外許大州諸將嘗劫掠會良玉率諸將入援士秀等假良玉軍號紿入城縱火殺官吏戮良玉家至是良玉南還擊賊馬進忠於鎮平關降之復遣降將劉國能擊降士秀等於是熊文燦上言兵威大震賊歲月可平帝優詔褒之

程國祥罷五月以姚明恭張四知魏照乘並爲東閣大學士

薛國觀楊嗣昌用事國祥委蛇其間嘗召對無一言帝一責之遂乞休去明恭等三人皆庸劣四知尤甚國觀力援入閣。

張獻忠復叛。

獻忠在穀城擁兵索餉不奉調遣且日肆劫奪人咸知其必叛知縣阮之鈿力言於熊文燦文燦不省洪承疇等入衛羅汝才諸賊疑見勦亦乞降文燦撫之至是獻忠復叛毀穀城陷房縣左良玉羅岱追至羅猴山遇伏岱被執不屈死良玉軍大敗喪士卒萬人時李自成亦出收餘衆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遁去。

六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加徵練餉。

廷臣多請練邊兵帝命楊嗣昌定議嗣昌議鎮及畿輔山東河北凡四總督十三總兵官各抽練額兵總三十七萬有奇又汰郡縣佐貳設練備練總並州縣民兵於是勦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

秋八月命楊嗣昌督師討賊。

嗣昌以熊文燦論死命嗣昌督師嗣昌言左良玉有大將才兵亦可用請拜良玉平賊將軍又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爲軍前監紀時李自成潛伏陝右嗣昌專勦張獻忠獻忠屢敗於興安求撫不許其黨多來降軍聲頗振

十三年春二月官軍大敗張獻忠於太平。

獻忠在楚蜀界上將奔漢中爲川北副將張令所扼左良玉會諸將兵敗之枸坪關獻忠走良玉自漢陽西鄉一追入蜀會諸將擊之瑪瑙山斬賊渠十六人俘獻忠妻妾賊走谿溪轉入柯家坪已而率千餘騎竄興歸山中

勢大蹙。

夏四月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及黃道周下獄尋遣戍。

先是詔督撫舉人才學龍薦道周帝逮二人下獄責以黨邪亂政論救者悉獲罪法司擬二人戍煙瘴帝以爲輕除刑部尚書李覺斯名踰年尚書劉澤深言二人罪止永戍過此惟論死非理主殺諫之君也乃戍廣西

以謝陞陳演爲東閣大學士

帝簡閣臣將試策觀能否演結中官探得帝所問故事預對獨稱旨遂被擢用

秋九月石砫女官秦良玉敗羅汝才於夔州。

汝才犯夔州良玉邀敗之斬千餘及其渠汝才大敗奪其

巢六人汝才走大寧
姚明恭罷。六月蔡國用卒。薛國觀以罪免尋賜死
先是帝憂國用不足國觀請借助於戚畹勒武清侯李
國瑞金四十萬國瑞無以應奪爵悸死國瑞乃神宗母
孝定太后兄孫也會皇五子病宮中倡言太后降神於
皇五子言帝薄外戚諸子當夭折俄而五子薨帝懼悉
封國瑞子盡還所納金而追恨國觀國觀又以考選請
行人吳昌時昌時大恨與所善東廠謀發國觀受賕事
帝怒奪職遣歸既出都後為給事中袁愷所劾逮至京
明年八月賜死
秋七月張獻忠與羅汝才合官軍敗績於夔州。

初賀人龍屢破賊楊嗣昌私許人龍代左良玉而良玉
適有瑪瑙山之捷嗣昌頗人龍曰須後命由是兩人皆
不為用獻忠遣間說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
圍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米收潰散走白羊山西合
於羅汝才諸將共會師進擊之檄人龍兵不至已而謙
歸楚兵多新募賊悉銳來攻大潰參將汪之鳳戰死嗣
昌以賊勢張甚乃進師彝陵下令招撫
九月李自成走鄖均張獻忠陷劍州
楊嗣昌招諸賊自成出謾語官軍圍之魚復山中自成
大困欲自經會圍者懈乃盡棄所掠走鄖均連陷宜陽
永寧假師先是嗣昌欲驅獻忠入蜀殲滅之又慮蜀兵
扼險乃調蜀精銳萬餘自隨巡撫邵捷春爭之不能得
及賊從蜀界張令及秦良玉扼之竹菌坪令中矢死良
玉亦敗賊遂入大昌遂陷劍州綿州嗣昌泝州西上至
重慶檄諸將會勦賊走內江總統猛如虎帥騎追之
獻忠遁成都陷瀘州官軍設伏兵邀擊賊已遁走入巴
州。時河南比歲荒米萬錢民盡起為盜杞縣舉人李信者
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賑饑民民德之曰李
公子活我會繩妓紅娘子作亂擄信去強委身事之信
不從逃歸有司並其為內應執下獄紅娘子來救城中
民應之共出信往歸自成納為謀主改名巖盧氏舉人
牛金星磨勘被斥歸自成為主謀薦卜者宋獻策長三

尺餘上圖讖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巖因說自成
勿殺人散所掠財物賑饑民從遂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
糧使兒童歌以相煽於是從賊者日眾。
冬十一月南京地震。十二月兩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
饑人相食。
辛巳
十四年春正月官軍敗績於開縣張獻忠復東走。
嗣昌知賊必出川遂從舟師下雲陽令諸將陸行逐賊
賊自巴州至開縣官軍追擊之於黃陵城賊容進精卒
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左良玉軍先潰參將劉士傑
等戰死賊遂循巷出川絕新開險道揚走消息中斷
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

旁郡援兵避洛者皆言先帝同天下以肥王今王府金
錢山積乃分毫不出誰爲死賊伺首起維祺方家居勸王
散財餉士不從王是夕軍引賊陷城維祺被執不屈死
賊殺常洵以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火王府數日
以賑饑民乘勝圍開封周王恭枵及副將陳永福等拒
却之。

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
嗣昌以襄陽爲軍府獻忠令羅汝才綴鄖陽兵自率輕
騎一日夜馳二百里殺將吏取軍符以二十八騎詐入
襄陽城夜半從中起城陷賊縛翊銘屬卮酒曰吾欲借
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遂與貴陽王常法同遇害黎

議張克儉遊擊黎民安等死之

三月楊嗣昌自殺。
嗣昌旋師至荆州沙市聞襄陽洛陽相繼陷不食死以
丁啟睿代爲督師啟睿怯李自成不敢討聞張獻忠在
鄖始稍稍請兵勦獻忠從之

我
大清兵圍錦州。以是月進兵復松山。
帝召對廷臣語及輔臣泣下復於曰此乃天數帝曰雖
氣數亦賴人事挽回復於不能對竟致仕去

秋七月洪承疇援錦州次松山
錦州圍久承疇先後調總兵吳三桂等凡八大將兵十
三萬進次松山我
大清太宗文皇帝親督戰王樸吳三桂等俱夜遁上被邀擊死者
無算承疇竄走入松山與承疇堅守奉命頃天遊擊楊
繩武總督遼東尋遠諸軍往援

臨清運河涸京師大疫。八月左良玉敗張獻忠於信陽
獻忠棄襄陽連陷樊城當陽泌陽諸州縣良玉從南陽
間道進兵大破之信陽降其衆數萬獻忠被重創東遁
副將王允成復敗之獻忠衆散且盡獻忠走依李自
成自成欲殺之羅汝才曰不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兵
力乃給以五百騎俾遁去

九月陝西總督傅宗龍軍潰於新蔡死之

自成破河南勢大熾帝以故尚書傅宗龍總督陝西別
殺保定總督楊文岳會師宗龍馳入關與巡撫汪喬年
調兵兵已發盡乃檄河南大將李國奇賀人龍兵隸麾
下急出關次新蔡遇伏人龍先走國奇及虎大威繼之
宗龍與文岳合兵結營保兵宵潰走陳州宗龍營堅拒
守八日矢石俱盡夜半潰圍走被執死賊屠項城商水
扶溝陷葉縣圍左良玉於鄖城帝乃擢喬年爲總督

復周延儒職召延儒復入閣
延儒所取士太倉張溥結同邑張采倡爲復社與東林
相應和四方好名者爭歸之聲氣通朝右里人許其倡
亂事下所司嚴究溥念延儒相可解乃說之曰公若

再相易前轍可再得賢者延儒以爲然溥乃屬吏部郎
中吳昌時爲交關近侍令帝思用舊臣遂詔起延儒等
延儒至復爲首輔悉反體仁所爲中外頗以爲賢時溥
已卒宋玫徐石麒列從吏中遂置不問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鍵總
兵官猛如虎死之
如虎隨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鎮南陽自成來攻如虎憑
城拒戰殺賊數千及城破猶短兵大呼衝賊血盈袍袖
北面叩頭謝帝自刎不斷遂被殺泰攻汝寧初知縣姚
運熙等皆死之賊連陷南陽汝鄧十餘城再攻開封帝
乃釋孫傳庭於獄以爲兵部侍郎督師往援

十五年春二月陝西總督汪喬年軍潰於襄城死之
初秦中精銳盡沒於項城喬年集散亡得馬步三萬使
賀人龍等分將之攻賊老營於襄城自成解圍來救
人龍等不戰而走郾大潰喬年帥步卒二千餘人城拒
守賊盡銳攻五晝夜城陷喬年被執罵賊死賊惡諸生
劉漢臣等助城守劓刖之二百人遂陷陳州歸德復圍
開封總兵官陳永福射中自成目賊攻益急左良玉稱
口勅張獻忠不赴援帝以孫傳庭總督陝西勅誅人龍
傳庭乃數其開城誤歸新蔡棄城連喪二督罪斬之
我
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遂下錦州
松山圍久食盡督師范志完不能救城破巡撫邱民仰
總兵官曹變蛟等死之承疇與總兵祖大樂皆降寧遠
關門勁卒盡喪錦人大震遂以錦州降杏山塔山皆下帝
論諸逃將罪誅王樸錮吳三桂三秩時諸將多擁眾自
略樸實故樸以外皆獲宥
三月魏照乘罷。夏四月謝陞罷
初我
太宗文皇帝屢遣書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南北交困請主
款以紓患既而私告傳宗龍宗龍以語謝陞陞後見帝
事大壞於帝前述宗龍之言帝悉陞進曰倘肯議和和
亦可恃帝默然已而言官謁陞陞言上意主和於是言
者交章劾陞帝怒其洩漏削籍去新甲亦由此得罪
五月張獻忠陷廬州起馬士英總督鳳陽軍務
初汴圍急督師丁啟睿及左良玉皆往援獻忠乘間陷
亳州英霍邱延復劉別賊陷舒城據之遂陷廬州舍
山巢縣廬江無爲六安諸州縣南京大震詔逮鳳陽總督
高斗光起馬士英代之士英初巡撫宣府取公帑饋朝
貴坐遣戍至是兵部侍郎王錫袞薦其知兵阮大鋮力
贊之遂自戍籍起用
六月賀逢聖張四知罷。以蔣德璟黃景昉吳甡並爲東
閣大學士。秋七月左良玉兵潰於朱仙鎮諸鎮皆潰
開封圍急帝命良玉赴援楊文岳合虎大威楊德政方

國安及良玉四鎮兵次朱仙鎮良玉見賊盛夕拔營
走諸軍皆潰
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
巡撫高名衡議決河灌賊賊偵知之遂徙營高阜驅難
民數萬決河河水自北門入貫東南門出城中人民溺
盡賊淨擄入城無所得拔營西去。前總督孫傳庭出關
傳庭言秦兵新募不堪用不聽不得已抵潼關值大雨道
阻餉不時至開封既陷急攻賊於南陽敗之追奔三十
里至郟縣之冢頭賊棄甲仗輜重於道官軍趨利遂爲
所乘大潰傳庭走入關賊悉衆攻楊文岳於汝寧汝寧
所縛文岳於城南以大礮擊殺之時河南郡邑無不殘

破朝廷不復設官選將各結寨自保大者洛陽李際遇
汝寧沈萬登南陽劉洪起兄弟衆各數萬賊小寨附之
或降賊或受朝命復互相吞併中原禍亂於是爲極明
年夏帝乃下詔蠲租赦罪已不可爲矣。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
時關外亦警帝又設二督於昌平保定又有寧遠
永平順天保定密雲天津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
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六總兵星羅棋置無地不防而事
權反不一。警報至急徵諸鎮入援而我
大清兵已克薊州分道南下河間以南多失守至山東魯王

以派自殺明年夏我
大清兵始北旋帝聞周延儒自請視師帝獎以召虎裴度
延儒駐通州一無所措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馳
疏奏捷及我
大清兵已旋不追光非合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戰於螺
山諸將總兵張登科和應薦敗沒

癸未

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承天
自成初無遠圖所得城邑輒焚燬棄去及灌開封敗秦
軍群賊皆來附乃營謀王由楷使從軍陷荊襄諸郡殺
湘陰王儼鈞遂犯承天焚獻陵御下寇近州縣自號奉
天倡義大元帥稱羅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衆各

數十萬自成後遂殺汝才并其衆改襄陽曰襄京設官
屬僭號新順王自成每陷城邑令軍士坊得空虛寢興
悉用單布幕綿甲厚百層矢礮不能入一兵倅馬二四
匹冬則以裀褥藉其蹄剖人腹爲馬槽馬見人輒鋸牙
思噬將渡直上水雖黃河若涇渭則騎衆擁
足馬首或挽鞍緣尾呼風而渡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
牆前者返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誘官軍步
卒長槍三萬擊刺如飛騎兵回擊無不大勝攻城迎降
者不殺守一日殺什之三二日殺什之七三日屠之
凡殺人束屍爲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環堞下馬兵
巡徼無一人得脫者獻忠雖暴殘忍不逮也

月朔日食。京師大疫。夏五月以魏藻德爲東閣大
學士
藻德長於辨說帝意其有抱負擢爲甫四年遂至執政
然一無建白但倡議令百官捐助而已。
吳甡罷
先是帝命甡督師討賊荆襄甡請兵三萬隨行俟兩月
兵終不集帝責其逗遛甡引罪去甡與周延儒爭樹門戶
既去陳演復構之徵至議罪戍金齒
周延儒罷
延儒自通州回帝大加獎勞居數日帝微聞軍中事下
廷臣參議延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邊乃罷歸

張獻忠陷武昌前大學士賀逢聖死之。
左良玉避賊東下以楚兵自隨獻忠遂進陷蘄黃武昌
以通衢流賊丁壯拳於東湖大殺楚宗及居人浮尚蔽
江逢聖乃家居載家人至墩子湖鑿舟沉之死者二十
餘人
六月雷震奉先殿。秋八月張獻忠陷湖南諸郡
獻忠據武昌僭號西王設官屬李自成在襄陽聞之遣
使譙讓左良玉復西上獻忠懼率衆附岳州欲渡洞庭
湖卜於神不吉投珓而詬將渡風大作獻忠怒聯巨艕
千艘載婦女焚之水光夜如晝進逼長沙吉王惠王桂
王皆避入廣西

九月官軍敗績。冬十月李自成破潼關總督孫傳庭死
之遂陷西安及秦諸郡
傳庭之出關也秦民苦徵繕冀其出關帝屢詔督趣
傳庭復奉命東出拔寶豐唐縣郟縣自成以勁騎迎
戰擊敗之會大雨賊輕騎出汝州絕餉道傳庭令陳永
福守營而已與白廣恩高傑分道迎糧既行永福兵亦
爭走爲賊所乘廣恩先遁戰大敗自成追之一日夜踰四
百里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傳庭由垣曲走河北急趨潼
關與監軍副使喬遷高俱戰殁賊連陷華陰渭南臨潼
遂犯西安守將王根子開門降賊執秦王存樞永壽王
誼漶按察使黃絅皆降總兵高傑以前竊自成妻懼走延

安爲賊所追遂由韓城渡河入蒲津以守賊分兵四掠所
至風靡寧州米脂皆殘攻延安同天保府居鳳翔傳檄
榆林榆林故尚書劉廷傑與總兵尤世威王世欽等集衆城守
血戰七晝夜婦人孺子皆發屋瓦擊賊城陷無一降者
忠烈爲天下最賊遂北陷寧夏慶陽甘州三邊俱沒
又遣賊將渡河陷平陽殺宗室二百餘人衛遣副將熊
通往援通至降於賊併爲賊說總兵周遇吉遇吉斬之
傳首京師
十一月以李建泰爲東閣大學士。十二月周延
儒有罪賜死
初延儒爲用侯恂言起左良玉督師將佐事延儒無恩色又

信用文選郎吳昌時及門下客盛順董廷獻等皆因緣為奸利是秋山東命事雷縯祚劾志完縱兵淫掠御史蔣拱宸劾昌時交結中官漏洩機密詞皆連延儒帝親鞫志完昌時於中左門察其事皆有迹遂發緹騎逮延儒時督輔王應熊被召延儒宿留道中冀應熊先入為之解帝知之命應熊歸延儒至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法司以戍請皆不許至是志完昌時棄市詔勒延儒自盡籍其家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明懷宗烈皇帝崇禎十七年是年三月流賊陷京師五月我大清兵定京師）

正月朔李自成僭號於西安。

自成僭稱王國號順改元永昌設大學士以下官封其黨劉宗敏等為侯伯馳檄遠近指斥明帝明帝集廷臣議欲親征決戰李建泰家曲沃富於貲請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甫出都聞曲沃已破驚悸得病日行三十里至定興吏民閉城不納建泰攻破之笞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遂入居城中及京師陷後數日保定亦陷知府何復內臣方正化皆死建泰竟降賊

明以范景文邱瑜為東閣大學士。○張獻忠寇四川。

先是獻忠自湖南入江西連陷吉安袁州建昌撫州諸郡至是自荊州趨蜀陷夔州秦良玉馳援敗歸遂陷重慶殺瑞王常浩陷成都蜀王至澍闔府死自是蜀中郡縣俱沒賊大肆殺掠幾無孑遺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遣別將犯畿南陷眞定

明帝下詔罪己發帑金五千治守具詔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華請南遷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報賊勢急復遣內臣高起潛杜勳等分監邊鎭及近畿要害賊至眞定撫總督徐標降標斬其使率衆拒守中軍謝加福告之以城降賊攻彰德趙王常淓亦降

明陳演罷

演在閣一無籌畫惟以賄聞賊入山西薊遼總督王永吉請移寧遠總兵吳三桂於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演及魏藻德持不可後賊逼明帝決計行之而軍不能猝至演不自安且謀脫難遂引疾去入辭自言佐理無狀當死帝怒曰汝死不足蔽辜叱之出演貲多不能遠行京師陷與魏藻德方岳貢邱瑜俱降賊後皆為賊所殺

李自成陷寧武關明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

初遇吉駐代州憑城固守食盡退守寧武賊踵至大呼五日不降即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城中誘賊入復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懸力攻破之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賊死遇吉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賊從火焚之闔家皆死城中士民無降者自成集衆計曰此去歷大同陽

和宣府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柰何不如且還俟再察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降表相繼至自成大喜遂長驅而東至大同殺代王傳𤄦宣府監視中官杜勳偕王鳴鑾迎賊三十里外而明帝以杜勳為賊殉難予蔭祠

三月明將德璟罷

李建泰自保定疏請南遷明帝召廷臣於平臺諭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德璟與少詹事項煜請命太子往江南帝不答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有向來小人倡為練餉致民窮禍結等語帝不悅責其朋比罷之

李自成犯居庸明中官杜之秩以關降

始賊陰遣人買販都市或充部院掾吏探刺機密且多入居庸關陷昌平兵部發騎偵探輒被賊得去莫騎報平則門都人猶未知明帝召群臣問計無對有泣者命襄城伯李國禎督京營太監王德化盡督內外軍務益發三大營兵屯城外賊至皆降守陴者寥寥人給百錢竊食於市益無固志已而杜勳從賊至縋入城勸帝自備計帝叱之出仍縋下讓守城諸璫曰吾輩富貴固在也

李自成陷京師明帝崩於萬歲山大學士范景文等死之

丙午日晡外城陷明帝登萬歲山望南城烽火徹天歎息曰苦我民耳遂命分送太子定王永王於外戚周田二家劍斫長公主令皇后自盡翌日昧爽內城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復登山書衣襟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以帛縊於山亭太監王承恩從死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駁馬入承天門僞丞相牛金星等騎而從登皇極殿據御座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景文與尚書倪元璐侍郎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少卿吳麟徵庶子馬世奇諭德周鳳翔劉理順檢討汪偉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良謨太僕寺丞申佳允

員外郎許直主事金鉉成德等皆死之其餘侯伯勛戚及廷臣死難者數十人宮人魏氏等二百餘人俱赴水死賊殮帝后以柳棺置東華門外禁太子及定王永王於宮中越三日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百官入賀陳演首勸進自成不許悉付賊將劉宗敏等營中拷索賄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竟皆殺之

夏四月

大軍破李自成於山海關

初明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京師陷猶豫不進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妾為賊所掠大憤急回關遣使乞降於我

明求其討賊自成率衆東禦我

天軍入關擊賊大破賊追北四十里自成奔永平殺吳襄走

還京師。

五月。

大軍定京師。

自成敗還僭帝號於武英殿遂焚九門城樓挾太子二

王西走。

大兵至故明諸臣迎於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以禮葬崇禎

帝后及懿安皇后令臣民服喪三日自成奔山西。